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八冊目次

海壑吟稿七卷文稿五卷（明）趙完璧撰　顧爾行　王象坤批點　明萬曆十年趙慎修刻本　〇〇一

備忘集十二卷（明）海瑞撰　明萬曆三十年海邁刻清康熙五年海廷芳補修本　一六〇

海壑吟稿七卷文稿五卷

（明）趙完璧撰　顧爾行　王象坤批點

明萬曆十年趙慎修刻本

海壑吟稾十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趙完璧撰。完璧字全卿，號雲壑，晚號海壑，膠州人。由歲貢生官至鞏昌府通判。是集詩五卷，文五卷。其第一卷爲目錄，入之卷數，蓋唐以前例，經典釋文尙然也。王三錫序其詩集，謂嘉靖間坐宦司城，抗職忤權姦，與楊椒山公同厄。案集中北司獄中七言律二首序云：嘉靖甲寅秋，曾檄捕豪校某，因獲罪東湖翁，劾執坐死，賴元老科臺之力，僅復瓦全云云。東湖者，陸炳別號也。時炳爲錦衣衛都督，與嚴嵩表裏爲姦，其勢張甚。完璧以指揮末秩能與之抗，其獄中與楊繼盛倡和諸詩，有辛苦不妨淹日月，投書喜有漢良臣等句。繼盛死西市，完璧作楊烈婦詞以哀之，有小雅怨誹之遺，可謂志節之士矣。其詩多觸事起興，吐屬天然，絕無叫囂怒張之態，亦與有明末造矯激取名者有殊。徒以名位未高，史不立傳，遂幾於湮沒不彰。僅賴此集之存，猶得略見其始末，亦足見正直之氣有不得而銷蝕者矣。

海壑吟稿敘

海壑趙先生今年八十餘矣吟稿其平生所肆力且以自喻快者也蓋先生位不償才故以其未盡用之志寄之於詩久而成家積之成帙云先

生之子為今大名守清廓君於余弟輔為寮長而與余姪坤同進士也則余於先生有世好之誼焉一日弟輔受是稿於清廓君既付之梓已又偕大名倅韓君等致書於余

索余言以弁其端余取而閱之因得以見先生於詩詳先生之始末則益嗟嘆歆慕之矣昔太史氏有云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迄至盛唐如李翰林杜工部

二大家古今稱卓爾者亦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耳先生幼負才氣謂功名可指取已而數不偶從歲薦就秩都下而先生業已著詩自娛無他愠居無何績效懋著聲

籍籍於縉紳間人謂先生脫
穎之才已試囊中矣然先生
一意危行不為媕婀媚世竟
以被中逮繫方其時人皆為
先生震怖顧先生特屹不為
動適椒山楊公同時在獄與

之吟咏酬答以道義相得甚
驩於利害之臨泊如也故余
讀是集中至獨知心上原無
累與授書喜有漢良臣之句
則顰變色動容亟服之焉最
後謝天水之郡判以歸世方

彈指咄咤以未能究先生之
用為惜而先生內沾沾自喜
以長有天地之日而竟其適
於詩為幸蓋自其立朝時已
嘗自命云何時謝朝組隨意
踏莓苔由是以觀則先生者

尤泥塗軒冕浮游塵埃之外
古之所謂達者也先生既歸
徜徉林壑觸趣成聲或幽踪
雅致廣蕭散之懷或精裁婉
托寓無聊之感憫時迪志談
理訓真則脩然方之內合和

茹泊悟玄超凡則悠然方之
外其所咨嗟咏嘆即時或自
鳴其鬱結不平而絶不為叫
噪怒張以恣其臆蓋先生之
發憤於詩垂數十年而不為
儻來之物以滑其内而奪其

功故振之以雄麗而出之以
優游卓絶一時有如斯者語
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豈謂
是與假令先生以其直節壯
猷托景青雲係籍華樾來樹
嵒廊之上馳騖萬里之遠其

勳烈可勝道哉迺其所歷宦
踪僅僅止此遂卷之於泉石
巖谷之間非其當矣然先生
志不鬱道不窮其發為詩章
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世
如今雖使先生究所施奮勳

烈於一時吾不知先生肯以
此易彼否也雖然吾又聞先
生年巳逾耄而神猶屹屹不
衰其文思不少減於壯歲矧
今太守君抱猷宏峻且偉然
有公輔之望由茲以往先生

之未艾者年未已者詩而未
可量者後人之勳業也則先
生於不朽之事可謂兼之矣
余復讀先生詩至庭下伊皐
之語歷古詩家詎能有之乎
嗟嗟先生固足以自娛快矣

哉
萬曆十年中秋吉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户部右侍
郎前禮刑二科都給事中侍
經筵官濟郡見峰王之垣頓首
拜撰

刻海壑吟稿

大名府同知王之輔
通判王三錫
韓　容
閻　立
推官穆來輔　閲選
開州知州張中鴻
元城知縣蔡時昂
大名知縣蕭　祭

南樂知縣柯　挺
魏縣知縣原一魁
清豐知縣杜和春
内黄知縣饒　位
濬縣知縣劉　煥
滑縣知縣鍾羽正
東明知縣亢　璣
長垣知縣劉　金校正
濬縣教諭崔　桓同校

海壑吟稿
卷之一
目錄
卷之二
五言古詩

感興　聞愼修兩臺交薦
籠鳥歎　冬夜書懷
月林遺酒西臺感賦　冬夜感懷
飲馬長城窟行　棄婦辭

代鶴言　靜寧曉發
漁父詞　樵父詞

七言古詩

古道傍　禽言
寒食吟　春夜曲
淮村八景
海屋添籌二首壽尹金峯侍御太翁
夏日小庄即景
八龍濟美行贈劉春臺太守
楊烈婦辭　西山行
春溪行送塩城蘇二尹擢判壽州
懶起　塩城獲雙鶴
青宵篇送孫小渠
己丑聞都城有妬妻斮其妾之雙足者妻
就刑夫適馬感而賦
晚春西原　曉帆歌送溫玉齋
代鰲山王西渟大尹送周古梧先生擢敎
天城鎮虜　雙節辭

南極歌癸酉壽辰
塩城送姪懷愼遊杭州
行路難懷愼姪自塩邑將浙遊不仰柔舟
眩暈病歸戲作　頹室歎
送陳肖玉長公擢敎楚藩
題張平山古山春色圖
題張平山溟海曦陽圖
湯即墨太翁南還過膠墨人追送之
次韻元遺山送李參軍赴塞上

春風篇

卷之三

五言律詩

昌平道中 安寧寨曉發
德州 阻雨安寧寨
癸酉新秋二首 再賦新秋
冬日靖虜曉發
寄黃海野天曹郎諭歸
登閱江亭 新中驛夜雨

房山道中
送范惠泉地曹南守游關
都城西望湖亭 縱舟張家灣
晚泊長蘆
月夜飲靜寧劉陵沙太守
贈許空石解元刺史貫棠
廣濟寺 寄丘月林給事
月林見枉遊戲琴約西還賦送
晚行溪畔 初秋暑退晚坐

對雪限韻 夏夜獨坐
雨中 官衙夜雨
鹽城聞促織 八月四日官署晚坐
鹽城八月十五夜二首
淮陰冬夜 吊黃海野早發
歸宿米灘
十二月立春日簡繆侍御二首
秋日出西直門 秋日興教寺
都城送繆岱滄進士尹溧水

都城冬日公出同楊東川寅丈宿僧舍二首
朝回望西山 獄中不寐
落日 代送人二尹聞喜
次韻山行即事 次韻宿洪恩寺
東歸過鄒平山下 砭石
張茅道中 郭城驛道中
塞垣曉行 次韻夜過六盤山
次韻夜過分水嶺
靜寧道中用韻寄陵沙太守

舟中夜雨　聞蛩
楊花　春日西嶠
次韻除夕　彈琴
春日過凉臺寺　碧溝戰場
月下聞鍾　詠菰花
送姜將吾少恭駐撫商州
晚發萊城　次韻南庄
重陽　次韻雪聲
次韻穹色　野鶴
無題　冬月感懷
招蜂
乙丑正月二日慎修北赴禮闈十一日大
雪懷思
用韻寄答萊城張南溪老長府舊友
五言排律
曉霽　煎茶
西庄晚歸十韻　中秋對月小飲十韻
代高時齋節推賀平涼李兩山太守入覲

有三二十韻　悼　世皇三十韻
卷之四
七言律詩上
晚眠　壬申夏日赴西庄
盐城官舍苦雨感懷
嘉靖丙寅八月十日祝萬壽
即景　盐署不寐
懷月林　丁卯盐城元日
盐署凭高晚望
小僮綴磁片代簷鐵風中琅然可聽
送温王齋三尹擢典魯藩
秋日署閒即事
盐署聞丘月林擢赴南太常舟過寶應遣
送　次韻盐城月下聞笛
次韻水中花影　盐城秋夜覺後聽雨
盐城歸還舊居登樓偶成
春遊廻文　夏日廻文
秋懷廻文　冬曉廻文

漫興　冬夜
煑茶聲　霜月
送劉春臺太守朝京
壬戌秋夜聞雨不寐憶亡弟介泉
芍藥　次韻玉泉
簷前鳴玉　曉鍾
代人送同年推刑泉州
冬日過雙塔僧寺
都城冬夜不寐感懷　都城西香山寺

乙卯九月七日西城聞慎修秋捷
咸陽懷古
會寧縣旅夜簡吳檜臯太守堂翁
南山曉歸
丁酉省試畢曉歸東省
瀕溪曉行
夏日同張蕙江太守海遊得海字即席偶成
再過金山未得登覽舟中望而有作
春日淮安道中　哭水南翁

妓者失明
謝呂乾齋僉憲故人見過
木魚聲　九月庭下杏花
上程碧溪太守　己酉下第
次韻顧文昱公白鴈
李亨菴見枉因示佳製用韻感賦
送李亨菴太守擢貳河間二首
王寇峯見招觀蓮阻雨簡復
次韻賞蓮　秋夜聽雨小飲二首

沙川東望　詠孤鴈
送慎修兒還任兵曹
送江龍所通府署州西還
次韻壬申元日大雪　趙烈婦
癸酉曆封　夏夜
次韻夏日久雨　冬夜聞逢迎鼓角
次韻秋日書懷二首簡紀湛泉
詠漁　詠樵
詠耕　詠牧

用韻寄答東萊張南溪老長府舊友
盐城初夏官舍獨坐
夷齊廟　春日旅中
次韻春日崔氏西堂二首
暮春雨霽感懷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中
西庄晚歸
春日得二崔進士書兼枉佳篇
次韻楊契玄秋日閒居
虹
六月二十九日過小庄
次韻冬日小雨　夜坐用韻
喜晴　入夜大雨不絶
庚申秋苦雨
秋日雨霽病況蕭然庭下閒適
送王寇峰分教舒城　寄舒城孫小渠
辛酉寒食夜同春泉兄小斂用韻

商林曉行
次韻中秋獨酌感懷　沭陽早發
送張尊江太守擢貳南安
早春雪後獨坐　雪中思梅
用韻春閒二首　次韻秋興二首
雨中桃花　閒坐
小珠山秀倚城南咫尺嶔崟老未登覽聞
其勝而慕之用楊公可久韻漫賦寄懷
次韻倪太守背兒山　次韻滴水菴
次韻歲寒亭
次韻張尊江太守過松山
北窓　古城
喈月林謫歸道中喜見群山
獨居　都城冬夜醉眠
曉過紀省吾靈濟宫次合
送管勵山進士尹六合
小雪初晴夜坐有懷倪若谷中合
北司獄中用蘇長公韻二首

西臺獄中簡楊椒山
次韻酬楊椒山四首　大名野水舟中
洪縣道中望西山有感
閿鄉道中
清豐道中逢雲南戴玉岡推府
觀諸陵有感　乾溝驛道中
宿青家驛　青家驛曉發
次韻落花　鷄冠花
野人齋鶴　南山曉行

過蘇州　宿望江
落葉　晚春小齋即事
秋夜　道見飢民採拾草子
諸城道中　春夜懷馬殊岩
己酉除夕　賀吳司訓榮膺奨
夏日久雨簡高介亭三首
用韻喜晴二首
春夜對飲中杏花獨酌
用翟樓村進士原韻寄乃兄雪泉進士

用韻答姪懷慎至鹽城二首
鹽城殘臘久雪
寄弔丘月林喪塚器肖林進士
丁卯鹽城再逢初度時慎修公出南都
隆慶丁卯八月九日感懷二首
丁卯鹽城中秋感懷　次韻吹笛牧兒
己巳元夕二首　登樓晴眺
夏日雨後閒居簡秦余臺太守
高守符節推署膠事春日簡上

次韻唐人劉阮五首　次韻懶出門酬水南
逆前韻　癸卯中秋
次韻胡虛白公蘇武子國
癸酉秋苦雨二首　小樓晚興
春曉枕上偶成　蛩聲
春日樓上琴件　彷　鹽城新秋即事

卷之六

七言律詩　下

庚戌京邸除夕　再次韻孫小溪

白川
春夜飲王右菴兄弟宅醉歸賦簡
寄懷庵明
次韻送張省幾司城歸休
艾山晚歸
癸丑寒食
春暮感懷
九日集飲邀樂亭亡所二首
秋夜邀叔西廣通寺用韻
次韻李東岡關山
流曲河

早春用韻
次黃海野韻寄李翁明齋
雨後夜坐
次韻登艾山
次韻刈麥
庭下新鑿二小泉
七月苦熱
贈江龍所別解暑膠
曹文村晚歸
癸酉夏日赴西庄
癸酉七夕
癸酉秋闈慎幾應試曉發感書
贈王碧溪太守
聞試滄海遺珠感賦

清明
殘臘小雪晚晴
書熊仁寺上人壁間
五夜不寐
旅夜
次韻秋園晚興
寄月林奉使西京師
海屋添籌壽尹金峯侍御太翁
將只鹽城作
夏日西庄
南窗書事
感蝗
次韻喜雨
明川
曉過草堂
簡吳興謝生

雪中趙公
春夜不寐
春曉水邊感興
次韻李南川覽趙氏山泉
喜晴
秋晚
寄酬陽信董光祿二首
送丘月林制闋還京
聞喜五詠
十月初寒圍爐小飲
披邑張南溪老友以赴見亭侍御詩扇見
遺用韻寄答二首

桐陰　柳色
竹韻　蕉聲
次韻高雙泉翁登樓寫懷
慎修以夏曹郎出守維揚經年懷想間書
　來鬢漸生白因而感賦
用韻丁丑除夕　用韻書懷三首
哭內弟高介亭二首
戊寅新正四日雪中用唐韻一首
己卯新正年登八耋家宴偶成

次韻登城樓　金井
七月十二夜　春山
秋波　哭黃海野妹丈三首
自傷二首　雪中偶書
人日觀雪　雪中潘邊二老見
　枉夜歸有懷　首夏雨後曉起
和稚少春帝賜詩扇二首　和稚少春後賜詩扇二首
卷之七
三言
五雜組
四言
程家嶺道中　過西岩寺山
五言絕句
高王翁左史見枉用韻賦簡五首
感物三首　春閒四首
早春有感　草露
鹽城獨坐　感朝雨
有感　鬢上偶見一白

寶應湖漁舟　小箋芙蓉圖
六言
秋夜　春日
宿靜寧州
曉遊溫玉齋官邸亭臺
七言
雨曉看菊　對菊小飲
青州道中觀古塚
道遇寒食憶宋之問馬上逢寒食句五咏

其韻　山猿竊菓圖
觀泉圖　琵琶寫怨圖
紅葉題情圖　夜聞琵琶
次韻野居　次韻春日感懷
次韻答張當軒節判　秋閨思
次韻宮詞五首　塞下曲
次韻古城　携琴小圖
次韻趙松雪胡馬圖　次韻王嬙出塞圖
冬日過崔侍郎墓　次韻雪夜
風流太守
讀朱淑貞吊林和靖二絶因用韻偶成
用韻京郎春夜感懷　坐對楊花
都城閒西郊閱武　月夜會寧縣道中
次韻鴿山晚釣　感懷
春夜
盐城初夏雨中誦不知春去幾多時紗窓
幾點黃梅雨之句用賦十四首
古意

鶴林玉露紀王荊公晚歸鍾山放魚詩或
因刋一絶余亦效次
七月十四日觀虹　問僕
花老小雨落花滿地感賦
十日登城九日　晚庭前風竹戲書
[illegible]次韻　盐城官署對葵
次[illegible]　[illegible]家嘴感懷
[illegible]
春日[illegible]　聽砧
劉春基太守州治有大觀天日近雄勝海
山連之聯因十詠其韻簡上
次韻高侍郎鴿山　次韻東山樵逕
栢關將軍廟　落日二首
金身范蠡　雪
久雨新晴小步　瓶中花
閱閻鐸斷脛河之作用韻感賦
獨酌
正月九日夢與春泉先兄凭欄看花賦詩

目錄 一

十九

海粟吟稿卷二

膠東海粟趙完璧　著

吳興儆韋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五言古詩

感興

淳風不可挽大道成微茫椒蘭不自保惡機以宛囊自愛瓊珮姿期以揚清芳美人改中路徒此明月光

聞慎修兩臺交薦

顧我寡昧子庸庸何所長秖有一寸心可以昭夜光藏息良有由持贈美人儌念此蹇修理愛惜以崇芳

音節鏗然

籠鳥歎

山鳥胡不幸羅此樊籠中啄不獲野田栖不及深叢挪翎翮背旭日垂翅當寒風徒抱曠逸懷側目雲霄鴻秖緣笙簧音乃滯幽困窮嗟嗟耳目娛盡以物我通

冬夜寄友人

寒月照寒山北風下聲[illegible]人夜[illegible]

今[illegible]湯湯山[illegible]依依[illegible]

年一[illegible]鏘鏘[illegible]

[illegible]琴不成聲[illegible]

[illegible]

故人[illegible]故人心故人不可見[illegible]

[illegible]起[illegible]

鴈秋沉沉衣葛當北風鬢蒼絕衷腸[illegible]

胎今古歸福堂把酒且言飲[illegible]

同心人剪燭今何方

冬夜感懷

高齋夜獨坐[illegible]增秋

水明冷光[illegible]成醉幽

[illegible]無與賡[illegible]東山

[illegible]沉沉[illegible]悲鴻

[illegible]長城[illegible]

飲馬長城窟馬渴飲不已馬飲良易足我懷當何止曠昔離故鄉淹淫幾萬里明月缺復圓邊聲日充耳精魂遠天涯日夜邈伊邇仰天不可呼歸鴻背我起焦然勒幾時大刀難自揆一身寄他人未保生與死横腸斷腸淚墮落長城水長城水不竭離情不終歇

棄婦辭

棄婦出蘭房長辭薄倖郎憶昔授綏日合巹雙鴛鴦相為琴瑟歡宜室期餘光自君蕩春心蔽

愛章臺倡冶容育尒胸荊布成惡嫉嬌歌褅尒魄沉默非異寶鎖神復索家願謂邂逅良劬勞歎充室反目卒為殃子為狎孽逃妾為君子傷賤妾不足惜古道殄肝腸淚出身亦出請試倡短長

代鶴言

山人遺鶴畜久而馴授彌甚家人戮馬羈諸押無令縱恣嘖嘖晨暮不休余聞而嘆乃代言

元化渢靈淑産此神異姿皓潔煥采彩不雜塵埃䌌啄憔四海雲九霄惟所之忘機天壤間何意虞羅斯鍛我紫氛羽剔我青田思垂翅鷄鶩群矯首燕雀喚良玉污塗泥仙格如隸司昔爲青雲器今爲糞壤遺鬱鬱廖廓抱依依知者誰開此含丹啅迹滯無異窺胡爲作近翫養馴以前期

靜寧曉發

曉出靜寧郭山川鬱蒼蒼初日韜玄霞凄風下崇岡鉛花肅寒色嵐氣㫺初光山水涵烟雲泉潄石泠泠我生亦何之肩征興思長日短不遑從容陟峻谷望空谷佇冷候寒海霧遠迢力塞蹊條坂馬矣賓鴻鳴聲嗷嗷望之思渺茫飄颻迥不見橫涕知幾行

漁父詞

世道久交喪人心不如水蕭然一釣舟沿波吾老矣棹去鏡中天歸來蘆葉裏魚鳥作比隣風月還知己江山萬古情烟雨平生喜雲靜捲釣絲得失何心爾雪中無羊裘日長迎獵士坐看鷗濤帆戒險知誰是而無名利懷禍患胡罹此買得孤村醪醉巾冥甲子悠然快一眠化契青蓑底覺後作長吟橫竹雜流徵浩然天地間無從逾樂只誰能質姓名鼓枻不相俟

樵父詞

太古不可挽空山潛幽人世務無繫縛樵蘇不爲辛遊目曠烟霧騁懷極崢嶸咄惜聳壑材聊斧雕腫薪空翠冷入骨殘霞每在身谿谷適愛然麋鹿家風所親朗唱振林木長嘯超風塵寓興雲與石逃名秋復春巢由慕狂躁堯舜非所欽豈云負杖教令笑棄買臣此中有眞趣物外曾憂貧丹崖一千丈不顧圖麒麟夕陽二三束重負嗤丘民頹然卧明月身外安足論

七言古詩

古道傍

古道傍雙垂楊長風颯颯聲欲狂行人同上[illegible]渺茫黃塵一陣空斷腸

禽言

水兒者小水鳥也天將雨飛鳴[illegible]水兒水兒俗為雨占盬城久雨為[illegible]賦此怏怏以賦

水兒水兒穿雲呼雨今何之速天秋水南已稀汝聽何多民何其

寒食吟

湯泰苦為來已踩蕪幾點寂寥雨聲滿何處樹我懷郎吟意氣曲情水平游春草綠如此何枝蔡緩步桃花阡

春夜曲

烏夜啼月欲西沉沉院落春雲低玉漏無聲夜將半金盤有酒人欲迷花前底事夜短了在一刻催隣雞

淮村八景為安丘黃甥作

淮川晚度

淮水浩以廣滔滔下滄溟長風吹落日烟雨時冥冥行人欲渡不可行灘頭北莫樹啞無方舟自有濟川術不比無人[illegible]日橫

[illegible]寺曉鐘

山僧睡欲足携鯨戲蒲牢[illegible]殘月殺殺來[illegible]蕩為風吹落仙[illegible]鳥雲際梟梟四林梟大千種種塵夢勞虛空一破無秋毫

濟水澄清

濟濟何清淇上微太靈明識雲下然萬古誰能辨雅有孤貞契心胸波瀾不為[illegible]怨如何獨濟水中泥水深月晴行人渡

蓋峯聳翠

欽岑不可仰綠涉通天衢翠色照終古正氣承不渝[illegible]陽斷靄濃未釋過雨晴嵐試滴對爾亭亭正色彷爾[illegible]千仞壁

書帶餘香

斷簡那可覩秀帶留餘芳乾坤似私息雨露滋
春長王孫一去不復返牛羊歸來日應滿野火
空將化劫灰斯文根蒂終難斷

囊沙報雨

夙仰淮陰名不識淮陰陳囊沙今尚存報雨無
從信囊沙之化自可猜千秋殺氣神與俗多多
蒼鷹負桃不軍聲十萬風雨來

搭嶺連雲

碧嶺何崔巍行雲日縈廻相看不相厭怡兩重
排徊衣裳皆囑貧雨補蛟龍早晚憑爾雨秋風
吹動桂花香蹲騰直抵清虛府

松池細月

彼茫茫小池泄於下池水月本無意相逢如
有期仍波不驚纖繞淨一片琉璃匣相映靈機
悟取真中萬海千江隱性

海屋添籌二首壽丹金峯侍御太翁

涼颸西下吹洪濤秋空怒捲雲山高紫霞綵霧
從遊遨金銀臺眾迎仙曹前拍三山有海屋此

中壽筵原於穆
瀛海仙來九天手挽白麻秋風前童顏鶴髮不
知年丘雲寄髭依何緣滄溟會見歸神籌相尋
今古良金由籌同道人同休天同久地同悠

夏日小庄即景

細柳孤村向日長紫門流水芰荷香幽軒獨撫
松岩光閒庭芳草晴烟薄南薰細細餘花落虞
絃靜撫少進竹夢回修竹聽啼鶯百鳥叢中囀
天籟如何這不送邁

八龍齊美行贈劉春臺太守

丈夫合作心中龍生於攢與荀氏同荀龍之名
不可棲轉春八下龍春翁華濤紅雨舊頭角江
州擢登金臺八龍潛潤暢括翔九天一息祛
衣宋迷遠野凡甦蛟高弄寸尺供蟻緣老龍
種種布宗要示海符瑞錫予天東

楊烈婦辭 楊子椒山因同難西臺相知乙卯各該刑廻時禁記烈婦辭以傷之

楊烈婦請可傷生平雅操冰與霜小姑作道誠
恃良眾人默默將誰匡直言為姑陳丹心照中

堂不肖一人生大義誤可揚何意觸姑怒一場
竹頭句逢反無光抱我寸心向終始誰能詳死
以天下事辱為小姑償彼蒼不墮淚萬古排肝
腸

綿麗
委曲

西山行

西山行苦辣去去登無滯盤盤朝還暮登頓凋
朱求寒嶼岩不可承千條傳曲天漫漫車輪
雪人飲千寧何傷心風霾晦黃日妖
為良苦苦霧絲行人心恐餞食難哉此行
良可嘆樹將摧折心與肝滄溟何在生羽翰白
雲石上垂綸竿

春溪行送盐城蘇二尹擢判青州

春溪綠黄君祖行烟開錦浪桃花明瓊卿釀凸
煖風軟緑舟望絕仙雲程芳聲楚天潤斜日諸
波悠儒子絃窮遊西州聽此山水音乖
彼蘭蕙傳青陽無定所碧樹生凉秋短髮蕭蕭
奈欲歌故鄉未去故人別送君天衢努力答
明主造山遊邂餘休烈

奇逸
不凡

懶起

懶起懶起六十餘齡閑懶已癖布被昏明僅庇
身竹窗風雨無侵耳農耕不思商利莫齒紛華
水炭權勢已矣山海悠悠春復秋風花擾擾從
人高醒復成眠覺曾閒親靜轉無咖非午辰已
枕畔安眠逍遙仙不知牀外有書琴在裡香燒
從容一欠伸笑他攬尺帝腹何心賜賜

盐城獲雙鶴

淮南偶得雙仙禽野人慰我高雲心昔閱滄涯
彷彿蓬瀛凡格適爾華亭清絕誇靈音雪衣六月
開煩襟霞冠一点來逸米昂昂烟華猶孔翩皎
皎塵點胡相侵天風吹醉顏海月鳴瓊琴爾志
九霄遠我懷千古深世無知己況幽棲山徘逢
君猶斷金萬里終當作選舉徘徊暫爾伸前林

自見
親切

青霄篇送孫小渠

故人予別何處來青霄紅燭心眼開燕山一別
二十載何寧望斷空徘徊淮南小邑郊李香青
蔡白髮從翩翔春來幾日風雨狂閒庭岑寂古

辭蒼鋒帆一夕飛滄江相持夢寐驚華堂話來往事歡復傷人生離合參與商顧我衰多殘歲月君行咫尺登雲關神魁靈鳳又何期清漏上

杯君莫歌

已丑聞都城有妬妻斮其妾之雙足者妻就刑夫逋馬感而賦

青娥倏隕雙秋蓮玉魂慢斷千里緣織手射灰伏太魏凌波嚴險知誰憐入室之妬莫可測他人所慕吾所指前魚泣落後魚船飛燕補飽班姬妍天涯翁質胡相及他豐乃在香屨楚蘅怎不逆睢掩鼻井心共棄滄溟天告以要能令殺身害爾自取焚與前漏命速辛鬧密速一劒三撫尤物懲猩猩之㤗猶在前

晩春西原

衰翁三月不出城春深早已過清明西原偶踏芳草且喜春光猶未老桃花半笑如有情新柳垂青度嬌鳥滄聲送客去潺潺林浴迎人來欲步入翠紅徑恐逃可興墜紫惜年華綠

然怡日歸嵒我壑埃八幽境[illegible]杉近不如野穆財[illegible]果林空游游鶴来往啄蒼苔不悲晚從[illegible]行新[illegible]寒山又欲顏

[illegible]渋還[illegible]爵

[illegible]雨[illegible]我[illegible]是[illegible]刃[illegible]湖水

[illegible]何[illegible]胡不[illegible]情君[illegible]如君何[illegible]遊

代餐山夭西溪亡廿[illegible]周右拓先生罹教

入城領房

殘吞半洛滄溟東絳緋青眼瀰漫翁出飛惡臺雙失賊[illegible]除金谷源清風瑞[illegible]朱簾曉[illegible]是天緩[illegible]指紅闈外絲[illegible]秋交[illegible]青燈細雨調終[illegible]前光庭[illegible]今誰解[illegible]

龍錫塞垣迦勹首恨蘇蓬窺空鄒魯文程達龍
喬壑壁璐采流刁弓風樹銷魂若蕭颯烟山送
目悽雲蒙金石荒亭一動色萍蹤何處重相逢
碧峯落日夢初斷青天杳杳涼冰鴻

雙節辭

客人有兄弟相繼而亡者共奴婦各尋
死之客人義而表雙節乃命因成賦

山雲兮水春兮悽我欲吊此雙節空含酸淒風
兮云不可挽聲逸千載頹狂瀾烈哉二淑女求

吟稿　一　卷一　十四

雪凜腸肝誰令遂流鴻各借孤鳴鴛痛絕異時
殞沒豈同小節負心逐勢洩落花隨風滿余不
何期抱一節以死揚子名亦可安春草空留翠羅
綺秋風夜冷金浪紅紛盡漏洛銀瓚觀珠聯青
海星斗寒君不見壽浪塵丈夫盡楚楚胡為偷生
反而視此寧無辭

南極歌癸酉壽辰時年七十四也

南極秋轉青雲太虛風一下靈球寂飄颻老鶴
過滄海滄洲綠水遠村羅獨上金銀臺神姍四
望開天空日月老海嶽心悠哉瑤觴晚吸霞入
口玉笛晚挹龍在手偕老金堂古亦稀重須紫
綬今何有蘭桂兒孫赫鳳儀樓臺簫鼓鸞鶴吼
未須更問綵雲人如何不醉華筵滿天見武庫
門復頻小兒文場聲價新燕山濟水亦千里方
寸心不青眼真唐虞化日樂不禁蓬瀛玄笑要
千年松柏無恙厥衰老天恩命乃空懷抱芳庭
傳家爲鳩班後昌圖報精裡禱

益城送姪懷慎遊杭州

吟稿　八　卷二　十五

壯夫慷慨吳楚遊飛虹浩氣湖天浮我欲從之
滯衰骨風流美事輸先籌來書屢劍飛高樓北
風日夜吹蘭舟片帆望迷藏事渺孤鴻聲斷蒼
烟洲寒梅三弄出淮水黃鶴一跨騰楊州得魚
沽酒風月閒閒雲遠水情思悠悠丈夫宏闊豈龐
兒乾坤勝槩開雄胖雲濤激湃泣千里芙蓉秀
削峯巒起海頭怒激千谷湖樹邊有黃公稱
江山人物盡繁華黃金紫玉何足誇收來圖畫
寸心曲賦擬班張五色葩剡溪盡興一返艇錦

娀維變終還家椒盤邇爾起頌花華燈熔熔醺
紫霞春宵客夢驚天涯懸河慰我卧遊賖

行路難懷慎姪自盐邑將浙遊不押乘舟
暁帯病歸戲作

吳山迢迢幾千里北人不狎南中水孤舟一葉浪吞天映蛇激雪雲中起殘魂零落波心裏泂流倚擲頭目旋山移岸轉何時已昏然混沌之九天頹然沉迷於九淵仲子唯出心與肝詿爲六六夜不眠林息風靡撥陸我方寸地復臉不

如夷求必江湖利石尤風急掉空回與盡何須苦復催三日淹淫一日來盧胥一笑非其哭孤城半夜驚魚鑰嚴牙燈火吹殘角昨日遠遊今日歸偶爾沉痾倏爾瘳古來聲利山水間鑿空萬里將何堪豈圖吹砥還平湍舉足世路俱間關行路難良可歎

類室歎 并序

嘉靖丙辰秋余擢判肇以携姪修兒以行過爾濟陽官署適風雨迫朝次夜分乃巳輾轉不能寐芒刺隱然凡一再起如或翼之移裳間亦莫知所謂俄而所寢之一楹遂瑞幾致覆壓而幸免也亦神矣哉時維七月之二十有七日也悵恨以行是爲歎

倥偬七月來濟陽醲西濁駕秋山長征風吹雨竹六徙翻覆二日雲茫茫中宵作歇天兵休奔泉四舍突兀洪濤子家落少人從我胡偶寄令莲如今堂東隅淡復明一夕再起莫我由東柴

三鼓烏誰速欻然頹室非人謀飛我天涯魂顛我仙在下一榻粉塵泥二命驚且喜始以官走蕨詎知患且并幾爲立發人幸免刑谷生揮淚忽盈把微名灰且輕樵雲釣滄水安知此阽傾人生修短良自命神禹風波終亦慶白頭老我豈摧殘青春騰踏知何竟泥父從天亦泰然豪雄不變山阿前壯懷落落胡相牽前途有酒還如泉

送陳肖玉長教擢教楚藩

雄壯奇蓋禪序輕處所清能貴面風草并非御

胡爲孤奇姿觀此青海曲玄箇如有情綱常儛
邑鵲朱絲迓淳元紼筆振頹俗霰霏青幽蘭剖
劚試良玉炫日夭桃崇紫霞凌風琤笋超貞華
楚淮絃誦春無涯龍門緇羅文澤貽效有紫泥
書仰翁丹霄風瀟湘杳靈翰琬琰破塵夢悵惘
湖水春寰寘山陽弄挹之不可留瀨溪溥相送
青青楊柳搖碧波孤帆萬里情如何酥醴一酌
強君酡青萍三尺爲君磨江空歲晚目力短霜
寒秋老鴈無多荒城銀燭坐風雨春暉紫府迷

笙歌陳琳負偉才仲舒抱俊策銀紀湘東家仙
集淮南客梁園授簡空陳編夜臺夢思與雲烟
風流儒雅懷千年北圖此日輝前賢

題張平山古山春色圖

張生雅抱奈爾塵世何走筆驅此一段太古之
嵯峨闢開天地不可紀杳絕人寰知幾多青壁
嶄巖以直上幽谷窈窕而莫窺雲濤濤兮空寂
氣蒼蒼而陸離隱乎清飈淅瀝於窮壑鶴兮幽
芬逸逸於危巘林莽凄曠悄乎無人一鳥不鳴

寫出山色如掌神無乎太白不是過也

[illegible]

[illegible]泉磷磷苔老麋鹿跡烟深草樹春巢由秘高
蹤車馬遑驚塵中有金仙之寶刹浮圖隱隱重
霄旋爲僧姓字不可聞鍾磬沉沉隔斷雲開情
何撫此[illegible]一生腸斷在人群我忖張子懷景
日[illegible]鍾老臾門霞想終難諧聊復快寫
之[illegible]心使我究彷彿恨揮千金

題張平山溟海曉陽圖

此[illegible]素中分波[illegible]罔是誰爲此圖蕩漾元
氣[illegible]之上渺茫東溟無際之洪濤胡爲一輪初

日浮朱影三山巔在何處長烟野霧茫茫去金
光照射霞[illegible]晴[illegible]歛歸青天曙不聞天雞鳴
時復見龍驚但見火輪飛蕩下不可測湖頭絳
氣如山横烟波迴環赤城明扶桑灼爍金鵶輕
一島[illegible]仙鳥歸一水耀萬水輝幽荒寒門開夕
窺長江大河相依稀廣淵終古不相值妙造精
光隨手揮張公閏山復圖水卷首曉昔如豫此
晚年別號偶相符海懶薄劣山維爾君負大造
資我非補造不巍巍若名何可推渝波猶笑

歷埃

此作時張宗并溪予坡雲經州米六十年門之山是為經當時患有二十對役米之二號若贅為之者故末其言云

湯郎擧太翁南遷過膠墨人追送之

華軒忽遷膠水東三子遂我玉鉢詩無工仙翁
風作天上客綠毫漫灑蓬萊風一枝仙桂來墨
場羽仁落□稱髮黃浴海枯桑被時兩節佇仙
沙交天尊送馬列於下蓬蹋春恍縹渺吳山月
思雲郁自可能忘搜窘空教心力鎖柳依依雨

霏霏桃花亂點春衫稀子規啼歇暮山紫清樽
酒盡滄雲歸望君擬南極雲巔方瞳瑞玉國待
君遊東瀛玉笙璆珮飛天聲勞拳鳴鳳一時舉
朱衣爲繡黃鶴輕山高而海清澤滅而永名亦
子慕不輟青柱當重榮丹霄有道在乎地皇靈
厥艾還分明顧我迂踈老林水烟綠雲斧何如
情長短有何長短亭聊爾爲墨人之誠送人之
征

次韻元遺山送李參軍赴塞上

嘗讀遺山塞上篇悲愁憤懣極邊塞之
苦詞亦工矣但丈夫之氣何太靡耶想
當時于參軍必有爲而發也余非敢以
文詞相雄長特欲反其意以壯之耳

慷慨出門去擊楫渡桑乾丈夫處世非鹿豕關
山談笑驅湯湯不策絕世勳生虛天壤間義氣
摩青冥嘗教汾濟□我折坂王孝子奉身慶
義廻闊闢更有吳江竊一隅偷安恐恥忘寄環
要知西域奇功照青史要知燕然偉績垂毫端

岐路情懷總兒女風雲六翮乘時搏身歸斧鉞
命祿遺孫萱盤一朝樹功名家國同慶雁便教
風霜烈烈鏑沙漠直須彪訓授肯霜刃藉花斑
衝風罩于庭蹴雪賀蘭山孤臣夙中熱不知鐵
衣單玉靈振無極何恤凋朱顔林飛本自猛將
志仕爾徒老安與頑君不見陶太守時憂過爾
躭優閒移覺寄深意揚名合自甘辛酸一杯萬
里與君訣無前夾捷期君還

春風篇

春深暮夜春風號淙淙吹轉亦川高倚望歷亂
不成影長松滾滾慘江濤斷雲派空光慘慘歸
鴻失侶聲嗷嗷迢迢瑤琚下綺則破窗耿坐燒
高燭臺城柳條今又碧金谷花枝向誰赤一番
草木長暢基千載春光樂遊陌西陵無復望銅
臺止此一夜摧松柏春來春去奈人何令人今
人春幾多歎息留藏一杯淨洒骨契相背人手
今古情懷不相值祇合冥會浮生意珊珊白馬
金鞍光晴川湫湫痕李香東山華容莫相棄蘭

陵夷隨何可畏梨花瘦夜夜不寐泰第金隅飛
高堂春風日日吹我袂春酒昨昨淋我觴但恐
芳春美風物不向春風空斷腸吹頹樓臺了不
覺落來鳥悔從數數百年幻夢將息蘭莫令來
者悲齷齪吁嗟太昊封姨兮難久依亦能布春
兮送春歸今日清樽惜流醉明日蒼苔紅雪飛

海壑吟稿卷二終

海壑吟稿卷三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徵韋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五言律詩

呂平道中

濛濛寒食雨剪剪暮春風醉眼開新綠征衣點落紅山光嘵鵲鵲王事苦匆匆空復尋芳意悽然望海東

安寧寨曉發

微雨曉初霽揚帆亦快哉輕風踈柳下晴景斷崖開艤影青山過潮聲雪浪迴憑虛來浩渺頓覺出煩埃

德州

畫舫來天上黃昏泊德州滄波千里迥殘月片帆收吾境欣初入他鄉嘆遠遊雲山開曉色早晚步瀛洲

阻雨安寧寨

小雨阻孤村下山雲霧昏方舟繫枯柳落日傍
柴門蝦蝦蒹葭冷悠悠蟋蟀頻跳燈照秋夜歌
枕白鷺惡

癸酉新秋二首

玄運不自已清秋時迫來金風吹煩暑爽氣溢
樓臺世事全如夢韶華半不回節光更幾許相
賞莫相猜

又

幽賞莫相猜蟬聲故復催煩襟涼似洗塵慮暗
須微月轉高天朗花隨淡日開清風樽酒在千
古幾人同

再賦新秋

清曉一登樓新涼報早秋風輕梧葉響露重竹
光流山意淡青眼波澄瑩白頭老愧嶙暮景瀟
灑作閒遊

冬日靖虜曉發

初冬發靖虜殘雪照山頭冽氣凝青嶂寒光迫
翠裘孤臣秋絕塞萬里望中州擾擾無東計悽

悽欲歲遒

寄黃海野天曹郎謫歸

不見黃生久塵襟耿未忘玉堂周禮樂絲筆漢
文章碧樹虛秋思黃花負晚香擬為滄海慰不
久滯懷王

登關王亭 亭在鎮江江南岸簡關升所者

獨上江亭望長江蹈壯眸風帆隨霧捲雪浪拍
空浮天塹中原迴玉靈百世悠酒酬千里客聊
爾一優游

新中驛夜雨

卯次香黃雨瀟瀟夜未停孤燈燒欲暗宿酒醉
初醒輾轉那能寐淋淫不忍聽何如飛夢去遠
我故山亭

房山道中

曉上房山道行看亦自幽空山鳴野鶴小水立
閒鷗斷靄迷村樹晴雲結海樓東風吹款陋倦
客重回頭

送范惠泉地曹南守湖關 都城作

（起處便妙）別送滄江渺㳽分青海晴楚天春草合吳水暮
烟平蘿月清無寐絲桐秘不聲關山勞望迴報
績訃仙程

都城西望湖亭

（兩聯奇絕）雲外下長坂湖南過小亭寒泉冷石賞細草暗
沙汀驚鷺閒青靄遊魚破翠萍釣磯來暫息波
影俗懷醒

維舟張家灣

早解雲邊纜初歸海上賓雙鳧衝翠霧孤鶴出
紅塵回首燕臺月離情漢苑春雨昏辭別浦沽
酒暫相斟

晚泊長蘆

（情景俱勝）晚泊長蘆月涼生瀛海風雲川凌暮節岸葦泣
寒蛩酒盡空明裏詩成款乃中天涯浮桂棹星
畔老擢翁

月夜飲靜寧劉陵沙太守

（光妙）涼月飛寒蠟清宵遇故人共將逢海思相慰塞
垣春把酒黃塵倦論文清興新挑燈放襟抱海

內爲誰貞

贈許空石解元刺史貴南

荊識今何幸萍蹤亦可憐聲光齊物外俊逸漢
唐前塞日孤城暮蠻烟萬里天何當一朝寵相
慰五雲邊

廣濟寺

迢遞驅山逕空德入梵宮長廊喧燕雀古殿蘚
杉松採藥神僧去霏香禪榻空清遊欲延佇俗
役未從容

寄任月林給事

矚望天低樹孤吟月滿林斷雲春寂寂落日晚
沉沉青瑣欽懷玉滄溟嶽斷金封書將別恨迢
遞過西岑

月林見枉逕踐琴約而還賦送

故人敲有限永夜問何其醵飲酬良覿調絲慰
夙期霜寒紅蠟短木冷玉龍遲竹裏清風起連
（句妙）床無寐時

晚行淺畔

翠蓋鈢陽外，聯輿綠水邊。清風吹細葛，微雨散
遙天。沙鳥豈何在，溪魚樂自牽。好來垂釣處，只
是近人烟。

初秋暑退晚坐

蟋蟀鳴堦下，凉風動檻前。露華侵枕濕，月魄綴
簷[illegible]。[illegible]暑知何去，清宵自不眠。幽吟對修竹，相
[illegible]

戲李限韻

錦浪明垂地，岑寥[illegible]。寒庭花滿樹，青海玉

連山作賦才，難企高賢迹可攀。懷人清興發，孤
棹夜中還。

夏夜獨坐

獨坐芳庭晚，遲依銀漢清。竹風披[illegible]，山月静
荒城。有酒閑仍醉，無[illegible]負白輕。年年滄海上，高
興此中生。

雨中

宿雨朝還霽，凉風夏作秋。竹光臨檻潤，苔色上
衣浮。古木驚濤轉，飛甍瀑布流。清軒人獨倚，盡

日看浮漚。

官衙夜雨

清館鳴寒雨，離人寄遠天。高風歲欲暮，孤燭夜
如年。妻病沉雙鯉，兒官苦獨賢。羈愁千里外，魚
目五更前。

盐城聞促織

忽聞鳴促織，應自感清秋。花底來何暮，風前聽
未休。異鄉人不寐，故里思難酬。骨肉經年別，湖
天鬢白頭。

八月四日官署晚坐

海邑消煩暑，星河坐晚凉。清風來獨樹，新月掛
危墻。水氣生寒早，蛩聲向夜忙。客懷秋漸老，官
邸漏初長。

盐城八月十五夜二首

飛鏡當庭靜，啣杯向夜深。清光霜滿地，寒色水
侵襟。不覺銀河落，偏宜玉漏沉。暫將江國景，聊
慰海瀛心。

八月盐城客，孤吟桂兔秋。悶時常惜老，對月欲

沖澹典雅所謂秋水芙蓉者耶

[illegible]

寫景道盡

銷愁。把酒添清興、酬歌慰白頭。郎官今不數、猶
憐此同遊、

淮陰冬夜

羈客當寒夜、驚寬自不眠、風簾清寂寂、霜月冷。
娟娟、衰鬢淮陰道、歸心敬暮天、敝衾擁獨坐、熊
歛暗雲川

黃海野早發

殘月策行驂、青娥斂曉嵐、征衣沾落露、宿雁起
寒潮、烟迥蒼茫外、曠野紫翠間、北風吹老淚、悽

惆悵林巒、

歸宿柴溝

餘映沉岡爽、悲風捲地寒、烟中度淮水、月下扣
柴關、半醉霜猶冷、孤眠燈欲殘、可憐今夜夢、腸
斷野雲間、

十二月立春日簡樂侍御二首

臘日逢春日、新年入舊年、野梅殘雪後、江雁暖
風前、老恨園林霧、閑身湖海天、朱顏那可再、偷
向醉中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角春初報陽和物自私、氷溪澌欲綠、岸柳媚
將絲、雲壑堪乘興、霜臺好賦詩、相知無異地、相
憶莫相違、

秋日出西直門

秋日遊晴曠、西風初自涼、征袍紅葉滿、[illegible]馬白
沙長、[illegible]萬苑池度野芳、碧岑千萬點、一
望[illegible]

秋日[illegible]寺

古寺青林外、輕車白日斜、秋懷開野色、午茗憩

僧家、山鳥青峰興、雲松靜物華、禪關醒俗夢、坐
晚意[illegible]賒、

都城送綠岱潘進士尹深水

相逢忽復別、羈客不勝情、衰柳高秋晚、寒山淡
日明、歌殘春酒盡、帆遠暮潮生、何處潘郎夢、芳
聲達鳳城、

都城冬日公出同楊東川寅丈宿僧舍二
首

冬夜宿僧房、萍蹤擬帝鄉、松風頻驚骨、窗月

情景兩絶

恩答亦不淺淸宵短論文雅謔長誰憐沈伯起
相與對壺觴
何事淸樂復羈臣愁不淺月明寒吹大風靜夜
啼猶心苦仍依望寬猿不到家悲歌逢義士彈
鋏和燕華

朝回望西山

初日早朝回今天秀色開綠雲迷爍浮翠靄接
淡煙斷續[illegible]遊矣在此何時謝朝紐隨
遠谷蒼蒼

獄中不寐

身老名何在歲殘人未歸烏紗成曉雪白髮悟
前非何以知從此千山隔雁飛淚痕揮不盡慕
雨北風微

落日

落日崦嵫外新蟾粉蝶邊殘霞紅柳葉露悲角調
霜天倦點燈前易徐調勝上絃酒醒無限恨頭
白梵鍾前

代送人二尹聞喜

閑暑金風早離觴野館西關河秋杳杳雲雨曉
凄凄良吏新承寵殊方久望霓即看今日業擬
與古人齊

次韻山行即事

白雲斷石古青壁漲湍鳴空翠侵衣濕山花照
眼睛啼鶯爽谷靜落絮晩風輕何處爾征蓋松
門一段情

次韻宿弘恩寺

殘勝投古寺乘月訪高僧佛土風塵淨禪心抱

水明玄關欣妙悟白首絆淨名半榻三生幸千
緣一念輕

東歸過鄒平山下

昔去氷霜歲今歸五六年青山如舊約赤日自
堪憐雨鬢空成雪孤忠負所天偷閑過海畔故
舊半蕭然

硤石

昔聞硤石嶮此日度應難烟洞深無極雲梯不
可干人從天上落樹向井中看空翠茫茫裡征

奇句

秋聽泓寒

張茅道中

世路厭愁絕胡爲來此哉峻巇崖畔度窈窕壑中回仰面青天小低頭黃霧來艱危向衰老不覺此心灰

郭城驛道中

寒鴉驚斜日胡沙捲北風散興山霧裡冷飯驛亭中黃草連雲暗青山帶雪叢壯懷元不老猶慕伏波翁

寒垣曉行

野寺踈鍾盡寒山殘月斜氷溪驚鴈陣石徑破霜花杯酒全無力胡風不可遮孤臣一萬里腸斷塞垣笳

次韻夜過六盤山

初月上銀盤登高夜倍寒谷風肌栗慄山露鬢珠團身爲微名苦心應老病酸秦程良不易蜀道浪驚難

次韻夜過入水嶺

素娥迎暮嶺青女作寒空龍劍明搖雪貂裘薄透風征車長入夜王事久忘躬穩羨山翁睡獨憐西復東

靜寧道中用韻寄淩沙太守

霜枝曉仍翦烟花凋未銷龍氷千尺滉鳥景一鑄高岡氣青天遠孤征紫塞遙行行不自已歸恨我車膏

舟中夜雨

細雨江風晚蕭條落小舟一身千里外百慮五更頭水遠還鄉夢雲凝去國愁沉沉不知曉一鴈叫寒洲

聞蛩

踈簾玉露冷深院候蛩鳴切切寒如許悠悠夜幾更半窓山月白一榻竹風清秋色竟何意愁人自有情

楊花

點點過樓臺因風何處來庭空雪歷亂簾靜日徘徊漢苑春仍老吳宮寂可哀飄飄度江水腸

腸幾時回

春日西疇

春日踏西疇東風陽焰浮曉雲屯隴畔活水浸溪頭耳畝周王業一犁莘野誅此身同康豕此樂豈人倖

次韻除夕

燈前辭臘盡漏底易年華撥火圍青夜傾醪泛紫霞清香流栢葉歎頌起椒花學道使衰恭經年媿聚沙

彈琴

彈琴有佳音對竹彈且吟清風來几席俗慮滌胸襟青峯對終日綠酒沾千金太古慕高調冥冥獨此心

春日過凉臺寺

野寺風塵靜乘春一暫遊蔡樺違俗世駐履傍林丘貝葉僧爲敘金沙聖跡留慇懃訪學地隨意去閑愁

碧溝戰場

微雨曉初歇陰烟過戰場悲風翻野蔓流水咽荒塘枯骨生新蘚殘魂斷故鄉誰輸全勝策千舞念虞皇

月下聞鐘

鴉影風前定鐘聲月下聞高僧開暮靄古寺隔河濆冷度千門雪清分雙樹雲夙懷超靜土終媿戀塵氛

茨菰花

忽訝秋風至由來氷雪姿孤光明綠葦獨秀出汚池龍謝華堂剪閒依野釣絲清芬烟水外不受一塵欺

送姜省吾少裕駐撫商州

人去三秦地花飛四月天離魂銷別浦斷靄晴前川美政酬明主芳聲茂昔賢商山無吏隱清暇抱琴眠

曉發萊城

羸馬策新秋清光句可遊殘霞依古木野水纖孤舟人跡新沙潤蟬聲落川道征鞍何處息沽

好句

超脫

風流脫俗

高騰迥別

泗使淹留

次韻南庄

一心無俗物滿眼是春光楊柳孤村靜烟花曲
徑芳看山同野麋藉草當胡床回背紅塵裡無
如此地狂

重陽

佳節際重陽西風野日黃鳴鴻雲外度細菊日
前香遣興詩從拙銜愁酒放狂獨醒還獨醉塵
俗黙低昂

次韻雪聲

片片落來輕幽聽細細鳴撲紗燈影靜瀉竹夜
深淸夢破黃蘆腸愁添紫塞寒何堪擊鴛鴦聚
下不分明

次韻雪色

窮陰凝皓潔青女未依俙越犬風前吠梁園月
下歸疎梅迷玉魄孤鶴失仙衣粹質誰能奪緇
塵迥自違

野鶴

十思自適

敍事自妙

野鶴集沙渚悠悠向曉陽長鳴寒野濶振翼海
天茫仙格違塵俗閒身足稻粱好隨王子去已
與衛軒忘

無題

秦箏聲琅琅越女歌遶梁響亂傾衆耳曲終斷
人腸高情五陵客醲賞一軌賞古音豈不雅寂
然貯錦囊

冬月感懷

窓月明如練松風捲入簷不成淸夜寐耿對燭
花殘往事翻新恨凋年損故顔餘齡春酒在何
必問還丹

招蜂

何處黃蜂集招來野叟家纔分三六歲計擬蓋闘
年華努力知誰和成人正爲嗟君臣負明識何
事戀塵譁

乙丑正月二日將修北赴禮闈十一日大
雪懷思

兒作燕山別親留漢海情北風吹大雪何處駐

眞意溢出

行旌春入瓊林早。雲開玉殿明。望迷天漸遠。計日慰佳聲。

用韻寄答萊城張南溪老長府舊友

相思分異地。相應自同聲。各抱懸懸意。頻看字字情。餘年知幾許。何日續重盟。南北應天限。離鴻怨弟兄。

海去(?)極佳　蘇軒清意(?)　我家得手(?)

五言排律

曉霽 五仄五平

細雨夜漸歇。侵朝雲初晴。竹檻宿露散。松堦餘寒清。旭日野鶴奮。輕烟林鳩鳴。遠巘潤畫碧。新篁鮮圖程。亂蘚疊紫翠。平池掩空明。啓牖興氣溢。開簾微風生。俯仰盡勝覽。徘徊多高情。作賦謝妙思。橫琴鳴佳聲。撫撫興未已。蕭然倍謳賡。

煎茶 都城作

斧氷寒泉下。粉玉石瓶中。風團沉夜寂。獸炭燒春紅。霜清上桂魄。人靜騷松風。芳香渙瑞露。靈味滿華鍾。孤坐寒不寐。一飮淸無窮。枯腸潤仙液。輕汗四體融。興逸混崙外。神爽桃源叢。可以發清詠。兼之韻枯桐。長嘯似蒼昊。矯首慰高鴻(?)。壯心逐雲翻。奮翼來大東(?)。

西庄晩歸 十韻

寥帷一東望。滇海正蒼然。浪激潮頭亭。山浮湖外煙。蓬瀛迷落日。蛟蜃幻長川。孤島孫還沒。野雲晴欲連。偶來逸清興。勝覽抱塵緣。杲入仙源

硯拖遊霞際天短柯胯自在一萍夢秭庵悅古
超塵外嗟今老目前不成黃鶴客添媿絲毫篇
片片輕鷗下悠悠祇對眠

中秋對月小飮十韻

寂寂蒼虛濶明明皓魄來淸風下黃葉白露濕
靑苔聽竹幽懷靜掃花逸興開霜前驚雁度歲
暮感蛩哀桐影侵瑤席鍾聲度玉臺賞心仍獨
坐對影暫相陪把酒不星盃吟歌依高歌
謝塵慮淸詠媿非才老矣依床漏然醉瀞隈

百年寧知己蚌守竟尤埃

代高時齋節推有平渡李雨山太守八齋

有三二十韻

渺渺雲龍裔悠悠蓬島春精英集海岱劍舃出
風塵襟抱乾坤外風流泗水濱淳還高遂古玄
養裕天真芝采今來漢桃花久避秦朝廷須
鶴髮俎豆讀鴻賓疏聲老迥山川雨露均功
成從絕粒廷抖學今身幽谷虛千載長林欺一
人雲霞韻古洞藥床老比膝丹灶追瑆兎淸波

跨紫鱗再週新甲子七帙舊庚申耄協姜侯返
齡超錢老倫滄洲娛蔗境靑鳥迓芳辰道氣通
無極家聲演至仁芳流丹桂遠秀吐玉蘭新秋
錦誇三捷春雷奮一伸優閑一園老模範四朝
臣竊幸紫關客會依靑海津擬將賓造破遙祝
老人類

梓　世皇三十韻

聖帝今何在皇恩不可酬康平叨四紀德業
想千秋刑賞天王政奸諛遐邇休神功照絕域

靈瑞輯中州尺土一心澤秋毫萬里晴居虞軼
高志秦漢耿九傳千古英雄主群生際會優一
劫三世祿兩語五雲淨羅織曾生死權豪已破
謀嘗懇天日求賢乞隴雲游白面新承寵金門
早見收天波泰滿海晚春雪盈頭終仍懷芹爆
無由報馬牛反對天保祝不爲岳湖留泣泣空
陳迹烏號遺世憂天風悲海岳雲日慘旌存山
色慢遷變江聲咽不流麻衣飛暮雪杜宇劇春
愁有旅辭華館絃歌靜玉樓鳳簫寒與闕孔盖

杳瀛洲仙骨一區木神龍數尺丘忠肝悽欲裂
苦節竟何求夏啓歸賢嗣周成佐故侯兒曹貞
信義上業勉伊周壯士應崇孝殘軀不解壽徒
將庭教意不盡此生謀力竭懷終古家餘抱寸
幽龍顏瞻失龍天闕負無由悵望蒼梧老啼痕
湘水併山川雨不滅此恨共悠悠

海壑吟稿卷三終

海壑吟稿卷四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微章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七言律詩上

曉眠

枕畔鳴鷄是幾迴不關禁鼓塞笳催曾宦遊都城隴西故云陶然人集彤庭後嗒爾日高滄海隈門掩松堦眠夜雪濤翻茶竈午時雷朱簾不捲沉清影莫放閒雲襆夢來

吟稿　　一　　人本田

壬申夏日赴西庄

南薰吹醒市塵愁冉冉新凉六月秋夾岸綠楊蟬不息連村青靄雨初收巾車迤邐滄葭渚藜杖逍遙白鷺洲一片野心何所繫野花啼鳥共優游

盐城官舍暮雨感懷

暮雨霏霏動客懷宿雲鵠鵠伴空齋無端冷氣生虛壁不盡寒聲下綠槐故識夢中揮玉麈尋

衣海上淄金釵清風自笑無飛翼滿眼烟波杳
楚淮

嘉靖丙寅八月十日祝萬壽

聖主仙齡甲子週西風吹喜溢中州赤天星彩
老宸極變島烟波度海籌萬國衣冠朝紫府五
雲幽冀仰丹紅軒黃身世全無補天保高歌舞
未休

即景

八月淮海客孤城高齋春京何如情孤鴻落日
天邊去雙柞秋風月下鳴滿地花飛紅雪紛一
庭竹合翠雲平禁他離思沉酣睡杳爾寒蛩日
夜聲

鹽署不寐

樓頭鶴鼓四更撾枕上蝶飛不到家風透紫綃
涼若水露濃催織靜生禪詩因苦思聽殘漏燈
為無眠數落花夜夜竹窓緣底事碧雲看盡楚
天涯

懷月林

坐杳青燈是幾年思荃心事自懸懸天涯鴻雁
秋將老江上青山日對眠夢斷故人蓬海月杯
停新恨菊花天淮南久負白雲約去住幽情各
黯然

丁卯鹽城元日

喜收雨雪自經旬侵曉晴光逐歲新大造有知
開景象萬方無地不陽春日長詩酒清淮客風
暖絃歌太古民垂老唐虞何以報年年庭教漢
良臣

（賦元日精切）

鹽署凭高晚望

北望滄茫眼欲迷碧岑斜日晚悽悽烟光度鳥
白還沒水色連天青更低千里秋顏吾已老萬
山雲樹思堪題曾駝[illegible]孽滄江外不醉闌干玉
署西

小僮綴磁片代簷鐵風中琅然可聽

賣簷飛度玉丁東雜珮仙人緩步空點點楚臺
隨暮雨迢迢銀漢下秋風無情若為多情擾動
處生惱靜處逐一夜不成千里夢轉看殘月向

滕嶷

送温上齋三尹擢與甯藩

一扶清秋几木歸錦帆先送楚雲飛高風曠世
驚青眼落日遙岑隔翠微江國有情人去後客
懷無計鴈來稀玉門久負雲和曲此日淮南正
可依

秋日署閒對雨

玉署高風鎮日清閒庭滿院綠苔明德軒聽鴝
鳴晴闌倚扶看雲過古城翠裡幽花留晚色粉
墻條竹撼秋聲居閒不染塵埃迹同調山翁匿
姓名

塩署聞在月林擢赴南太常舟過寶應遣
送

聞道飛帆楚水秋碧雲深署杳羈愁寥是鴻鴈
逢青眼咫尺烟波滯白頭八月仙槎天上客卜
年情思海邊樓青燈莫慰江湖夜新思淋漓送
綵舟

次韻塩城月下聞笛

羌管誰家弄月明晚風清度隔雲聲悠悠夜館
渾無賴裊裊江天別有情揚柳淒涼鄉夢斷梅
花零落鬢絲盈闌干十二醒殘酒憔悴年年客
楚城

次韻水中花影

穠花瀲淩與悠哉暗满作拗心眼開帝子綵雲
歸極浦影娥明月下瑤臺綺羅錦水經秋瀲紅
翠青銅向晚回自是馮夷宮裏勝玉欄長倚碧
烟隈

塩城秋夜覺後聽雨

分明氣夢到家來却被閑窗細雨催栩栩千山
隨意去匆匆一榻故飛回懸泉不滌羈愁長
夜雞將曙色開心火不隨爐燼滅倚聽寒鼓下
樓臺

塩城歸還舊居登樓偶成

白髮朱欄快一凭珠山南跨枕滄溟烟中浩漫
連天浸雲際峥嵘括地青千古盡圖詩興濶四
時風月醉魂醒蓬瀛不用飛翰去坐嘯青雲送

[illegible]

栞齡

春遊廻文

忙裏閒情娛景華、度溪尋逕蔭塘泱長。原峯漾
雲浮草暖徑紅飛燕。落花狂詠客亭春把酒憩
留僧寺曉烹茶香生兩霧飄風軟芬蓊路來遊
路還、

夏日廻文

紅榴石畔海光晴寂寂閒堦曉蘚清風靜柳亭
鬆靄細山矓荷浴晚霞明桐青對暇休炎暑草

碧眠慵癖讀耕空院小岑長晝靜同誰與飲聽
啼鶯、

秋懷廻文

寒烟淡點亂山青眺遠傷懷老渤溟湍急落聲
風拂樹鴈飛涵影添開萍餘侵冷月宵吟苦壁
訴哀蛩森酒醒殘調古琴橫竹石蘭芳歎寂竹
孤亭、

冬曉廻文

紅日初醒睡起遲捲簾朱戶暖烟披鴻飛日斷

[illegible]

雲山遠鶴伴人閒曉抱歊松雪覆堦清入簷竹
風鳴院靜吟詩東窓欄影移霞綵蓬髮短歌酬
酒巵、

漫興

弄罷瑤琴看鶴舞歌殘茶熟聽鶯啼。蒼苔細數
閒花落白髮清眠[illegible]雲秋滄海上日
生日落[illegible]屏西[illegible]心更
釣溪

冬夜

撥火青[illegible]烹茶[illegible]落[illegible]花月明當戶
清如畫[illegible]庭[illegible]折氷絃驚睡鶴寒
生風撼起[illegible]人不盡松窓興坐送清陰下
碧紗

煮茶聲

石鼎春芽自煮寒泉浸[illegible]
秋作細松葉吟風聽[illegible]不[illegible]
醒殘酒傍孤檠芳聲不為[illegible]明燈獨聽幽軒[illegible]
野情

霜月

玉魄鉛花晩逐飛素娥青女夜忘歸窺簾暗迫肥生栗到地明看星射輝鶴欒路茫蟬鬓老樹麝人去蚌珠依龍墀如水瑩階滑和似烟光臥梅扉

送劉春臺太守朝京

朝天旌節海邊來殘雪花亭送玉杯風樹有情縈管外鶯花如夢水雲隈裴鱗燭爛膽光日丹衷歎名唾漢才鵬鶚不堪林不思荒將霖雨過蓬萊

癸酉 八卷四 八

壬戌秋夜聞雨不寐憶亡弟介泉

枯竹窓前雨未闌離鴻聲斷夜生寒寒蛩切切金爐燼銀燭凄凄玉漏殘風樹不休人不寐池塘無夢恨無端聯床更作來生約悽惻鴒淚暗彈

芍藥

一枝紅藥紫峯前半出青叢露未乾脂粉不緣粧鏡曉塵凡適偶玉臺寒芳姿若惜忘斑鬢清

[illegible]常將倚晝欄錦瑟無聲終日醉黃昏猶約隔年看

次韻介泉

鶯飛神錫翠峯開鶴出瓊玖澳不回風帶潮聲下洲[illegible]岸[illegible]飛寒色一時來清瀨人逸娛高枕浮影流歸[illegible]上台一脉九天[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波本必更塵埃

簷前鳴[illegible]

碧[illegible]初[illegible][illegible]簷空[illegible]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破[illegible]聲蹤

癸酉 二八卷四 七

寒夜寂步虛人還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殘銀燭[illegible]不得清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竹月明中

曉鍾

曉鍾不與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合白鷺[illegible]色微茫分宿[illegible]年光[illegible]送[illegible]殘[illegible][illegible]綠旋起風塵思短髮徐添雪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勿勿莫悵鳳樓聲

代人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風雲萬里覲仙才何事春深白鷁開瀛洛風鸞
今在簡炎花雀鼠會看推馬蹄曉送黃梅雨羊
角秋生翠栢臺官柳斜曛無可贈民情此日正
堪哀

冬日過雙塔僧寺

漠漠風霾白日黃浮屠繫馬暮清光畫廊烟靜
魚聲歇寶塔雲中鐵韻長雙鬢塵凝憐俗狀滿
懷機擾斷秋腸衰年若為微官縛白社風流詎
可忘

都城冬夜不寐感懷

雪霰青宵迥未明宮城漏結斷寒更鳴風窗紙
驚殘夢如水衾裯冷宦情三徑已荒人未去尺
書久滯鴈無聲衰年猶自甘勤動升斗如何不
解輕

都城西香山寺

獨宿香山正寂寥憑誰詩酒縱良宵檻前山色
千年畫枕上泉聲半夜潮風雨滿天劇愁思乾
坤無地作逍遙舉微夢破紅塵去清景曾教負

聖朝

乙卯九月七日西城聞假修秋捷

齊川秋捷迅燕山青紫功名愧莫斑何益父書
標錦奪早繩祖武掛香攀五雲喜溢蓬瀛外一
日光生海岱間　聖代世恩深雨露馬牛無補
汗衰顏

咸陽懷古

悲風漸漸古咸陽百代遺蹤自可傷王氣有歸
亡劍沒寢園無祀野雲涼蒿萊滿眼英雄去翁
仲含情歲月長索寞秋原那可問碧岑斜日向
蒼蒼

會寧縣旅夜簡吳撫阜太守堂翁

薄衾寒夜卧如許萬種羈愁轆轉中有慰月輪
來海上無情鴻鴈過天東百年身計老仍拙萬
里歸程夢轉空落葉滿窗人不寐坐令銷瘦媿
無功

南山曉歸

苦愛雲山風景幽百年心事幾曾休是誰於此

長相絶顧我而今不自由舉嫩有情逆送客猺
烱驪馬重回頭壓羅卒抱崆峒恨多少浮榮多
少愁

丁酉省試畢曉歸東省

颯颯西風已老秋海東歸騎曉悠悠荒亭落木
蕭蕭下古渡寒烟冉冉收畫貫蔫音殊楚璞無
齊三戰遂吳鈎壯圖早晚青雲上折取天香慰
白頭

湖溪曉行

至驥策曉傍寒流水自悠悠春又秋岸颯風
謖木葉蒼葭樓鷩暗汀洲波間魚逐貞相樂沙
上鷗眠不解愁漁艇釣磯無限恨壓勞何事不
相謀

夏日同張尊江太守海遊得海字即席偶
成

挂棹蘭橈泛滄海微薰晴日萃條寒潑波萬里
碧泓澌迷山幾點青嵩嵐落蕭嚥聽歌酥醲烟
鶊迢迢聽款乃回首風塵萬事忘臨江攬樂今
安在

再過金山未得發覽所中望而有作

兩過金山發未得風塵空復抱高情乾坤勝槩
還千古詩酒無緣負此生心逐白雲環嶰崿棹
隨流水趁江程悠悠瑰大愁緣何事蒼慨高儔一
朝漲

冬日淮安道中

春日遲遲古道賒東風遊子倦摩沙方塘水暖
鴛鴦睡平浦烟消鴻雁斜滿眼青山非故國一
鞭羸馬去誰家風詩飲酒天涯興莫遣離愁老
歲華

哭水南翁

吁嗟寘漠太寥寥棄我遐家鶴髮翁高世才華
老子畏忘年交誼古人風他鄉風雨愁相慰故
里篇詩老更同渺渺斷魂何所仰淒凉淚落水
雲東

妓者失明

合情秋波不可醫芳心不減欲何為綺窓曉日

迷有鏡谷春風謝紫危絶望遠山空舊恨傳
情熱地縱新知琵琶記御從府譜一曲嬌歌淚
嚬霽

謝呂乾齋愈憲故人見過

蒼庭草樹慘烏秋海上民風殊可憂赤縣恩光
宣魏闕碧烟旌旆逢瀛洲九霄鸞鳳欣青眼十
載江山盡白頭豈有芳聲馳鳥故人雅意自
綢繆

木魚聲

僧魚聲度晚烟青索寞松廊徒倚聽緩急自隨
仙梵落迢遙已覺聽魔醒風前時點愁城破月
下從教慾海惺清味空門今不厭禪關何處好
傳經

九月庭下杏花

寒露凄凄肅曉旻嗟渠何事再榮新西風化機
東風早落葉枝同未葉春歸燕尚懷寒食約黃
花應值晚秋晨當陽處際貢英迎合有調元此
細論

上程碧溪太守 守名世鵬廣東人

萬里雄圖仰德光扶搖東徙慰窮荒精忠翊
聖風雲迴枯槁回春雨露香一變贖聞周禮教
千年喜覩漢循良清時赤子今何幸白髮丹心
世未忘

巳丙下第

青門淚落海雲飛青紫曾看拾芥微五十文章
猶錦字三千勝負有玄機朱衣棄我孤膓細翠
岱喚人匹馬歸寄語諸郎盡英妙巍科應復慰
重輝

次韻顧文昱公白鴈

紫塞翛翛素作儀關山寒早帶霜飛湖天職失
雲中影漢水長迷月下輝瑞葉九天曾拂羽狄
花何處旋為衣上林王謝回陽侶擬向蘇卿寄
兼歸

李守菴見枉因示佳製用韻感賦

小洞傳呼啓碧蘿逢迎無奈竹婆娑山樽有興
花為妓檀板無聲鳥作歌宦海冠裳萍梗跡浮

生日月上人投冠公此日真難借白首相酬莫
厭多

送李亨菴太守擢貳河間二首

赤舄辭東何處遊五雲直北是瀛洲華䕺夢破
孤城月玄朔情違一葉舟白雪俄驚滄海絲
毫無計侍清秋幽岩莫送佳擲在早晚霜臺慰
別愁

翠靄銀塘紅蓼花玉人青鏡送仙槎小光悵別
孤雲暮帆影關情落照斜五馬春歸滄水際孤
本稿 八叅四 十六
鴻秋斷海天涯何郎無奈瓜期早坐遣清風去
思賖

王冠峯見招觀蓮阻雨鬪復

正憶仙芝艷艷開報書忽下紫鸞催緩驅飛馬
西溪度旋逐狂風北雨來絕代妍華勞遠夢片
時歡賞阻英才横塘十里烟雲冷白昔佳人不
易諧

次韻賞蓮

芳姿裊裊出晴波烟破虛明照影娥紫艷生香
風日遠紅酬咄堂門倘多盈盈帝子來湘浦勝
勝天孫隔絳河莫謂無情情亦在休教解語動
清歌

秋夜聽雨小飲二首

坐聽微雨夜如何小飲秋堂樂意多臉上酡顏
忘白髮杯中燈影見金波高臺魏女空揮淚片
石羊公久自磨今古消沈春浪湧一艘長歎一
高歌

莫教煩惱心常累留悟空門永不波萬古此生
吟稿 八叅四 十七
真可惜百杯良夜豈為多逐臣何處山林僻幽
室還宜風雨過縱酒放歌今不樂寒螢將曉欲
如何

沙川東望

小橋東畔溢沙洲一望清光雨作收雲盡山腰
横玉帶水環屋角遶蒼虬磯邊楊柳堪垂釣天
外滄浪好放舟鄉土有情風景勝白頭心事共
誰籌

詠孤鴈

戛戛孤飛何處尖嗷嗷四顧不勝哀虔羅鼓失
送江人姪溥實送渙不耶故侶有情天遠人斷
[illegible]絲細長鳴帶月秋江上影落寒波猶
有猶

送愼修兒還任兵曹
好去神京奉 聖王休隨兒女戀高堂燮藜針
目猶強從百歐終年足稻粱有官什天皆雨露
[illegible]兩不絕良兵權繆與則前[illegible]
樂未央

吟稿　一八卷四　大

送江龍所通府署於西還
荒城歲晚多違無奈悲感送客歸鴻影數峯
留戀思悔此去重尚餘雙寒觴漫酌聊相[illegible]人
[illegible]岸飛不可及處沒無私更何地東人空[illegible]
次

次[illegible]壬申元日大雪
綠春[illegible]啟芳辰[illegible]六飛花爛目新帶雨無聲
[illegible]入夜烈冰不解生春年登南畝知誰[illegible]月
酣東風樂更長十四飛鴻促銀燭不知斗柄轉

高叟

趙烈婦
趙童生妻也董早沒趙隨自經以殉鄉
人哀之余亦感賦
王委鴻毛何太輕天常蚤已獨分明破來蛺蝶
人間夢合去鴛鴦地下情斑雨恨遺湘竹淚紫
鵑愁斷風[illegible]聲誰將銀筆清風下不為褒頹著
令名

癸酉膺封

今高　二八卷四　九

萬曆新主覃恩老夫婦以愼修兒備員
夏郎叨與殊典鄉人稱慶乃以不肖當
年七十有四老妻六十有九而於先朝
又曾各沾一命白有司匾雙壽重封以
榮之因而書賦
蠢愚翁媼眷清朝然以兒曹媳冒叨鵷鷺叟逢
千載慶龍章重下五雲高處生豈有涓埃補小
子曾輸犬馬勞末路寸衷無地報肯教庭下背
伊皋

夏夜

落日逍遥向晚凉芳庭孤坐興何長碧虛露下
歷褒静銀浦雲消仙路岸雨掖風生飛海嶠一
天星動蕩滄浪通霄無寐超人境秪恐曦明踏
舊鄉

次韻夏日久雨

溪頭雨暗釣綸收蒻笠纔歸蘆荻洲逸興喚來
西舍酒清風卧向北窓秋梧階滴破江湘夢烟
景題堪海岳樓日夜瀟瀟渾不已老懷佳趣亦
無休

冬夜聞逢迎鼓角

寒夜三更鼓角鳴逆知下吏苦逢迎氷霜透骨
微名縛軒冕凌人四體輕枯挪門閑無限趣紫
芝山静有餘清衡茅貞貞高風在骨拙爨爐睡
到明

次韻秋日書懷二首簡紀湛泉

撥頭纔見斬千釣芰製曾教汚紫塵撥得雜英
輕斗粟歩來谿壑謝蒲輪不才白髮違明主多

病滄浪縱逐臣忙裡琴書醒後酒秋風瀟洒自
由身

歎老驚秋倚畫屛搏沙功業竟何成心勞刻葉
終無補技擅屠龍豈今名撫劍停杯不自酔横
琴爭古泮淮鳴鳬曹別有岩廊業朴[illegible]清風且
讀耕

詠漁

萬頃滄波恣所如水雲清曠豈忘渠長烟鷗[illegible]
情偏洽細雨蕉蓑興有餘幾日醉来村舍酒一

生飽足釣船魚湖天縹渺無相識一笛幽襟月
下舒

詠樵

翠巘千尋斧白雲高風存不染塵氛襟裾每帶
烟光潤毛骨常從蘭氣薰松下看棋迷甲子夜
中燒石待嵯峨山深歲老翁名姓一笑那知朵
麻群

詠耕

一犁沉跡野雲邊百畝蕭然桑柘烟憔悴杏花

春雨後浩歌金石晚風前飯抄雲子終年厭酒盡霞觴對月眠鼓腹豈云非帝力朋良應慰老林泉

詠牧

野趣閑情一跨牛烟蓑雨笠此生謀掛書旭日桃花塢吹角秋風蘆荻洲留裹關山今古恨笑中榛莽貴豪休斜陽古道頻回首多少英雄名利愁

次韻寄答東萊張南溪老長府舊友

二十餘年久別來江林衰老愧仙才觴詩即景心猶壯松菊怡情手自栽可恨故人常在夢白頭心事已成灰詩來慰我情如結舊恨新愁不易裁

盬城初夏官舍獨坐

幽軒晴晝上瓊鉤長夏清光寂寞傳竹影恣狂風裊裊揚花隨意小悠悠短墻蝴蝶移春去獨樹黃鸝只暫留惟有海雲推不散欺人白日到床頭

夷齊廟

二賢千載尚餘休古廟荒凉過客留秋雨空聞寒鴈度祟梨惟見野蜂遊拾薇豁絜孤忠老棄國烟霞百世謀一掃寒蕪倍惆悵可堪聾瞽吏遺羞

春日旅中

春日馳驅雪漸消客懷鬱鬱思無聊鹿庭風細松聲落薄海雲開鴈影遥孤劒可堪海岸月樓臺何處屧笙簫朱鳥不動爐烟細一曲緣樹慰寂寥

次韻春日匡氏西堂二首

沙暖遲日暮山堂拽杖東風踏莽蒼野鳥隔林清弄味桃花流水暗生香閑依修竹頻携酒靜愛孤雲獨捲床滌倒揮毫渾漫興高名真自愧王楊

野塘鷗鷺靜比隣何用蔵犀此避塵芳草緩尋違俗物落花沉醉作閑人溪頭綠浪無歸日柳外晴絲不繫春白眼𥨊中誰是伴青山海上一

佳賓

暮春雨霽感懷

風柔雨霽暮春天可恨塵寰不了緣柳色不知
城郭外鳥聲已亂市闈前桃花野逕雲中騎絃
管湖天鏡裏船多少風流貫心事白頭擾擾俟
何年

海壑吟稿卷四終

海壑吟稿卷五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微韋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七言律詩中

西庄晩歸

嶺頭旋柿二斜陽山里山光不忙酒向晩風
津東得詩從野色與偏天川樹白鳥烟才暮潮
堆滄波海氣涼鴻雁寒寒雜待暮朝來暮去水
雲鄉

春日得二崔進士書兼托佳篇

口邊雙鯉海邊來愁絶惺惺摩抱開忽發仙函
鶯對面更依藻思苦憐才鶯花異地春仍暮雲
樹經年老共催懷袖字應終不滅斷魚芳草向
高臺

次韻楊契玄秋日閒居

風清疎柳咽寒蟬棧菽芳庭自快然蕨蕨落花
飛晩徑依依閒鷺睡秋蓮蘋溪何意三千釣竹

將忘情五十絃終日看雲無一事不知霜鬢向殘年

虹

逸勢翩翩掛海頭神光燁燁炫人眸長橋彷跨蓬瀛迥美錦誰纏醉舞休銀釜雲平從痛飲玉人烟際暫淹留斜陽相送天涯暮擬破巫陽一夜愁

六月二十九日過小庄

在經畸墻傍一經暄炎適得片時清主人十里

春來少桃李千株子已成欲去未能窺晩照乍醒還醉聽啼鶯年來何事城中久書閣留人不放行

次韻冬日小雨

海國寒雲鎖晝晴北風旋作雨絲輕疎梅冷浸嬌含玉黃竹低垂暗有聲室藹芳蘭逃靜門開朽栁謝將迎焚驗歌徵虞絃雅環堵何妨近市城

又坐用韻

滄溟無夢逐秦關日絶塵勞夜更閒雲吐月來看不厭風吹雪散酒初闌殘更詩思碧窗靜半夜琴聲絳蠟寒布被茅堂從坐臥浪無羈束浸成歡

喜晴

疾雨飛雲慘淡收清風蕭颯曉涼浮石榴浥潤紅妝膩水鵝凌寒紫艶羞四野晃搧詩裏畫八窗欹枕夢中秋日長細栁柴門靜一曲玄蟬覚夕幽

入夜大雨不絶

黑雲冥冥來海東翻盆急雨吹狂風驚雷走電晝還夜傾墻頹屋家幾空峻崖巍捲平地陰烟上下餓鴻濛更深誰為乞隣火坐聽瀑布心忡忡

庚申秋苦雨

海國窮陰雨散絲秋風不見霽開時千峯秀色知何處一刻清光費夢思石燕歡騰洲渚外萱花零落水雲湄泉聲不盡蛙聲劇攪夜無眠漏

更遲

秋日雨霽病况蕭然庭下閒適

雨後新凉不自持扶藜猪去遶寒籬龍鍾老鶴秋風動寂寞閒庭落日遲把酒頽齡心易醉看花滿眼鬢成絲夢中日月籠中鳥獨白蹉跎訪藥期

送王冠峯分教舒城

魯鐸聲殘馬帳開淮南生色向春雷匡時禮樂從周典復古文章倣漢才丹桂天涯尋舊約碧桃雨後試新栽龍泉晚効秋江捷得意淸聯玉笋回

寄舒城孫小渠

長憶匡廬孫子荊燕山契雅豈忘情雲中詩酒淹留漏月下笙歌遶鳳城萍梗天涯君宦迹桂香秋晚慕才名江湖雙鯉開緘處珍重緘書達海瀛

辛酉寒食夜同春泉光小飲 用韻

收掃春雲宴小堂孤城海月正蒼蒼淸風拂夜侵簾冷紅雨飄烟入戶香人靜竹窗孫共語酒酣花夢好同床良宵且莫抛春夢曾向寒原聽白楊

商林曉行

雲暖烟消欲曙天行人驅馬杏花前故園桃李春如錦客路風塵日似年山水倦人休未得功名老我少無緣蓬瀛何處東來近早晚華堂萊綵翩

次韻中秋獨酌感懷

皷絶山城夜正幽雅懷對酒更何愁功名勘破浮生夢風月淸餘海國秋一醉良宵情浅浅孤吟殘漏思悠悠徘徊不遣嫦娥別遮莫鷄人五報籌

沐陽早發

山城鼓罷更時官道蕭蕭馬正嘶霜重敝貂寒透骨月明啼鳥逈生愁長風遊子驅千里喬木微禽羨一枝坐損紅顏成底事吳山楚水轉相嗁

送張尊江大守權寳南安
[illegible]鷄[illegible]東山翻仰大江名紫泥有寵
[illegible]身世百年携隽傑口
碑[illegible]分明青錢郡復期君一爲祝高門闢
後生
[illegible]
[illegible]
東[illegible]縣碧山蘇外凍雲
青[illegible]作蠻殘夢一
[illegible]夜[illegible]年休問鏡
中顏

吟稿 卷一 六十

雪中思梅
憶向東風雪幾枝小庭零落玉闌干臨香何處
凌寒度跡影誰家微夜倚獨弄虞綜春遣澹空
餘羨管月明殘金樽絲竹孤清賞惆悵江雲與
不關

用[illegible]春門三首
仍[illegible]居滄海消[illegible]不疏屬車塵風雨聽竹
衡[illegible]細雨後春山翠徽[illegible]香惹[illegible]烟[illegible]東醉

浣花烏著天涯不教拾得芳菲恨數把金樽挽
郎春
春[illegible]東下[illegible]征[illegible]久客燕山此日南萬里秋塵
孤[illegible]五湖春水寸心逐清樽夜夜情何極碧
[illegible]年人[illegible]雁[illegible]雨[illegible]催客次每
教三

[illegible]二首
一[illegible]逸興
[illegible]千古英雄[illegible]浪雪一

吟稿 卷五 七十

身天地笑蜉蝣年來嘆息風塵事潮落潮生青
海頭
窮海幽潛傍鶴汀偃游清境不知年松陰月落
妝窓外山色雲開到案前渡晩紅迷霞際水汲
晨青破石龕烱開開敢自忘斯世秋釀醺人日
酩然

雨中桃花
驚風跡雨度新枝曉裹紅粧半不支含淚有情
胡寒別沐芳無力華清時開脈冷濕青烟合絳

此令飄然舉乎塵鞅空一種神法也

有幽居之意

雪香沉碧蕊滋蘼捲幽軒看不厭漫漫春浸武陵涯

閒坐

幽人無事坐虛堂小院風淸日正長芳圃雨晴歡紫燕短墻雲靜倚脩篁紅塵車馬迷淸晝全谷笙歌共夕陽多少欲閒閒未得一般深味滿詩腸

小琢山秀倚城南咫尺欲登老未登覽閒其勝而繇之用楊公可久韻謾賦寄懷

白頭伊邇未躋攀闢道奇觀絕宇寰送盡歸雲殘照裏興高終日舉欹間緱山鶴去塵緣渺天姥魂飛月下遥竟欲晚尋麋鹿跡俗緣爭得片時閒

次韻佐太守背兒山

山風颯颯向淸秋古屋探幽一暫留飛瀑旬雷靑壁下筠雲如水翠岩流閒中日月抛雙鳥靜裏烟霞笑五侯何用紅塵空白首余身是處即丹丘

次韻滴水菴

靈源莫測此爲渟千古摩尼下翠屛環珮有聲寒出谷蛟龍沉碧夜吞星淸闢塵眼還侵骨靜照禪心不役形擬訪真如來物外寔寔白首坐烱青

次韻歲寒亭

絕壁花亭歲月柔長松碧鬱葉寒林曾教炎暑來熱更誰向淸風會賞音氷雪有情偕晚節乾坤無地寄貞心寂寥盡日啼幽鳥何事逝人未解襟

次韻張尊江太守過松山

古徑蹈雲老翠封淸風驛騎暫來休半天晴影蒼崖畔一派新涼碧海陬秋色故餘還似水濤聲欲瀉未成流煩襟久已無從滌此日經過許散愁

北窓

北窓一枕寄高情久息塵機心獨淸閒看閒雲來自變靜聽啼鳥暗遺聲蒼蒼筠冷浸華胥夢夜

夏涼生白玉京老去日休無一慾不須藥物更身輕

古城

古城矗矗碧雲莊往迹經過成夜亡流水有聲號暮靄遠山無語送斜陽棠華恨遂何時盡野草愁餘故國長風日蕭然從極目平沙渺渺鴈行行

喈月林論歸道中喜見群山

終日紛紛俗務中出門喜見翠螺峯幽情久抱空斑鬢勝槩長孤秋醉翁撥掃紫芝休晚歲使從白鹿佩高風同心欲採丹丘子又恐春雷起卧龍

獨居

獨居獨坐獨閒行豈有此聲慰此生翠黛向人原不語綠溪違我去無情焦桐古調憑誰奏綵箋新詩秪自賡一片野鷗蒼海上好風良月共魂清

郁城冬夜醉眠

霜滿珠簾月滿天鳳城撾皷夜悠然風塵宦況淡于水山海歸心急似弦一醉青肯寘世態五更銀燭攪愁眠蓼虫合是忘辛物白首衰顏恨未前

曉過紀省吾齋濟宮次舍

曙色蒼蒼駐繡鞍銀臺仙子夢初殘晴霞乇闕翰秋日青靄朱門瓚曉寒病骨可能依聽鶴旅魂常自速吟壇西風合笑塵羈久欝欝憑誰說肺肝

送管勵山進士尹六合

我吾秋晚之江左鮑叔情深繫水頭何思蒼生明主意萬山青靄故人愁彈琴更有昔人興鳴鳳終看盛世休衰柳西風一杯酒好將忠亦答旁求

小雪初晴夜坐有懷倪若谷中舍

小雪初晴永夜寒挑燈長憶老倪綵淵海探非易調入陽春和更難雲吟陪席人不寐窓虛月轉漏將殘小橋猶自限南北秖負良宵興

赤胤

北門獄中用韓長公韻二首

歲在甲寅秋秋曹撥捕豪校某因獲罪
東洲翁劾訖坐死賴元老科臺之力僅
復免全乘死中時涙幽悃

直從枯樹辨陽春。翻作寃獄郄有身。地下不慚
今小惡。天涯哭絕故鄉人。猶知心上原無累。
信人間更有神。擬向海邊千里外。殘魂寥落去
依小

金吾肅穆晚風悽。玉漏遲遲銀漢低。何意微軀
投猛虎。祇緣薄祿混群鷄。如弦速患思先哲。繞
指全身負拙妻。或說一生斷萬死。漁樵雲水任
東西。

西臺獄中簡楊椒山

北風泥濘夜如年。轉輾愁人獨不眠。積壁凝霜
寒冽冽。破窓殘月冷娟娟。故鄉有夢人千里。病
骨誰憐雪滿巔。垂老自慙迷小巷。飛鴻誰復慕
江天。

次韻酬楊椒山四首

風捲風流效折巾。低頭此日愧山人。出門有礙
應懷古。學道無成合累身。筋力日衰猶躍險。風
霜夜寂更傷神。拂衣未遂江湖意。補袞終慚社
稷臣。

蓬瀛田舍夜沾巾。勢入艱危託故人。偏性由來
難避俗。迂儒到老拙謀身。落衣相值伉秦越。紘
管誰存泣鬼神。平昔不妨淹日月。授書喜有漢
良臣。

海上長思烏角巾。樊籠愁殺宦遊人。空隨秋雁
頻回首。安得長風一奮身。右擬凌風常淅瀝。老
梅含雪更精神。賦詩共荷 天王聖。取罪還知
自小臣。

曾向王公浪脫巾。英豪跌宕邁騎人。乾坤老我
凋雙鬢。風月憑誰伴一身。事變蒼黃堪墮淚。天
高視聽豈無神。窮陰急景催年苒。引領金鷄釋
罪臣。

大名野水丹中

野寞荒荒候客惆悵艱難世路復登攀蕭葭聲裡
漁鷺弄揚蘆叢中不怕天釣艇日閒誰是主蘋
洲秋老自嗟憐大漢宦況滄如許一望東溟一
愴然

洪原道中望丐山有感

每天入[illegible]青山欲斷腸縹緲州蕪
[illegible]逢人把酒酬清夜高
[illegible]表白漢路難難不已此行真自媿
[illegible]腸

閿鄉道中

六十頹齡獨可歎五千餘里一微官河臨斷岸
魂應斷遲入寒岩膽亦寒白雁關心秋杳杳黃
塵吹面日漫漫離英觸煥情如失嶺樹迢遙興
欲闌

清豐道中逢雲南戴王園推府

漫漫長路可堪愁何幸英雄際盛遊落木晚山
人似約短亭濁酒意無休陽春雅調誰和雪
夜高情此日酬萍梗秋風仍萬里隴雲滇水思
悠悠

謁昭陵有感

人間富貴只如斯地下英魂莫自疑兩漢風流
秋寂寂二秦功業草離離丘陵何用千年計指
點空令萬古悲西餓匡夫今不見高名竟與首
陽長

[illegible]道中

迢遞[illegible]髮出谷白黃雲渺渺
望[illegible]初作凛朣

朧冷月尚含光山城半夜無烟火調盡霜笳漏
正長

宿青家驛

古驛蕭條獨宿時悲風吹動故鄉思踈燈半夜
窓前點殘漏孤城月不遲人為浮名來絕塞書
因遞阻到無期夢魂忽忽驚寒榻唱徹鷄聲又
路岐

青家驛曉發

有興清曉出山城塞上風刀慘客情日吁旌旗

微有色霧中鼙鼓暗無聲燹寒割面重裘薄晚
節忘身一羽輕多病不堪勞遠役羞將祭裹伴
微名

次韻落花

蘇薇飄零絳雪光合烟蒼蘚不成粧蝶蜂幾日
爭春色風雨連宵妬異香浮去浮隨無意水拾
來長情有情郎玉堦不掃黃昏月攬校金樽坐
[illegible]

鷄冠花

亭亭斜倚玉欄秋緩帶仙粧塵外幽對日欲酣
紅暈臉舞風如意錦纏頭奪炎白惜斑姬扇妬
夜還生青女愁誰把芳姿擬驍健爭妍鬪寵一
生羞

野人鬻鶴

何事皐禽絷野狂雲霄仙格墮塵鄉兒童白日
駭心眼肉食黃金議豕羊雪羽投人濕鷄鶩青
錢得意笑林塘瑤池萬里嗟殘夢靈囿千年空
斷腸

南山曉行

石徑無蹤野草青悠悠驅馬曉烟橫霞分曙色
淨蒼崙雲冷秋空倚翠屏麤康閑眠驟征轡山
花澗口笑行旌西風捲地迴蕭索獨把龍泉守
紫寅

過蘇州

雲錦[illegible]水頭繁華滿眼過蘇州青樓麗箔
[illegible]淨薄霧山鐘驚市曉斜
陽[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對酒不成醉明月吞門坐
未休

宿望江

北風雲暗雨如絲暖暖孤村欲暝時野港繫舟
聊寓宿寒宵沽酒獨吟詩乾坤曠蕩渾無用湖
海淹淹未有期一點青燈千里夢江山歲暮結
鄉思

落葉

霜冷風淸綠已休紛紛黃紫總驚秋僧廊寥亂
無人掃江國蕭條剩客愁山麓一空天際潤紗

窓。終夕雨聲悠悠，青娥豈是無情物，剝復亢機不自由。

風流推陶元亮似之

晚春小齋即事

小庭人靜悵春長，珠箔微風度晦香。雨過欄花開錦繡，日高樊鳥哢笙簧。脩篁藹藹雲依石，晴絮霏霏雪滿廊。一曲焦桐一場夢，不知身世在羲皇。

秋夜

秋色愁人夜不眠，喞蛩四壁意蕭然。小窓影落松簷月，虚室寒生竹户。[illegible]

拙巧偏向人今有醜文章，憎命古無緣平生合恨謀生拙，坐遣白頭媿少年。

道見飢民掃拾草子

有仁人易世恤民之志

渺渺荒原雪欲殘，窮民無計掃凝寒。置錐無地周田壞，潦水滔天舜帝難。閫廩已空猶菜色，簞瓢不足飢餐散。金不解蒼生策，徒向陳紅發浩歎。

諸城道中

孤村酒畫促征鞍，急景凋年道路難。四野荒烟迷客望，半山殘雪迫人寒。孤依玄鶴林間哭，百中青骹草際餐。冉冉危岡下餘晙，馬啼何處說辛酸。

春夜懷馬珠岩

春夜沉沉春月明，春光不與故人并。星河庭院何時曙，烟露溪橋無限情。滄海交游曾鮑叔，玉堂文藻漢張衡。迢遥畫角吹殘夢，寥落梅花負短檠。

己酉除夕

五十今宵除巳盡，明朝五十一相依。年逾尼父未知命，老過蘧翁曾悟非。世事無憑慚我拙，文章何益壯心違。酒杯且莫浮椒柏，辛苦平生豈細微。

典雅渾成

賀吳司訓榮膺臺奬

妙簡蓬瀛適可親，風流儒雅更無倫。玄機秘啓青藜夜，大造潛回絳帳春。桃李門前新雨足，絃歌洲上古風淳。明時豈負旌賢寵，會見霜臺荅

紫宸、

夏日久雨簡高竹亭三首

淫雨凄凄久不收凋雲迢遞暗滄洲古[illegible]飛泉落
澗[illegible]竹涼生數早秋青眼誰爲心上友蒼
苔[illegible]閒援芭蕉聲裡無窮思獨倚閒窓聽
不休、
新[illegible]日[illegible]雨未收[illegible]清[illegible]仙洲[illegible]來雲去
[illegible]花[illegible]春人[illegible]蛤蚌[illegible]蚊吹不
定[illegible]樓[illegible]不

青休
溪頭兩晴約綸收[illegible]歸處秋洲逸興喚乘
西舍酒淸風臥向北窓秋梧堦滴破江湘夢烟
景題堪海岳樓日夜瀟瀟淳不已老懷佳趣亦
無休、

用韻喜晴二首

幾日愁霖一夕收晴薰吹綠滿蘋洲山光浥潤
溪如[illegible]水氣[illegible]忽作秋竹塢烟銷[illegible]駭復海
天雲[illegible]一[illegible]樓啼鶯[illegible]時飲花外催人故

不休、
雲雨從前夢一場園林轉覺倍生芳青青楊柳
聽乖女嬌嬌芙蓉慰芝[illegible]方[illegible]旋添三尺綠小
窓新透百花香光風拂面吟懷爽緩步青燕到
夕陽

春夜對院中杏花獨酌

紅明園雪水晶中對酌幽軒入暝清絳蠟光
香玉瑩綠粉影動錦波生瑤臺下二春何在粉
院三千空獨輕[illegible]奈芳妍終夜醉不須歌舞自
多情

用程樓村進士原韻寄乃兄雩泉進士

一生襟抱二難知金石論心豈易移夢裏禁鐘
猶勸酒腸迴僧宇共題詩秋鴻十載南飛日老
鶴孤雲北望時春草才名空悵恨一行家淚對
殘危

用韻喜姪懷慎至塩城二首

幺子南遊白鷺洲謝安久客慰羈酬良宵有興
[illegible]燒燭急景酣歌不下樓青眼天涯春幾許白

丁卯愁日三秋重嗟筋力江天淵擬作青藜返
故州、
月[illegible]映菊花[illegible]逢[illegible]涕美他鄉
[illegible]駿馬諸殘書淚向朱樓孤兒不滅終天恨老
[illegible]人[illegible]發壯懷屢勝逝伍員英烈尚
中興、
追[illegible]雅久雪
紛紛[illegible]移移殘臘嚴凝冷不堪萬里揚花
飛淚[illegible]節俠江南舊侶[illegible]聯翩古

以稿　二八卷五　廿二

硯玄水晴透酒燕袖龍鍾無那老月明長夜酒
杯酬、
寄弔丘月林後塚器肖林進士
紫綬青春玉帝歸哀君腸斷旅魂飛綠芬早爲
青娥妬何髮翻[illegible]丹桂遷邪老[illegible]淚損眼食山
翁淚落濕裳衣題詩春鴈遂相慰珍重琅玕待
紫微、
丁卯鹽城再逢初度時慎修公出南都
秋風颯颯鬢蕭蕭從宦殘年思尚饒江上征帆

迷迷掛漁西歌奇陽重霄久違親故虛風月暫
狎兒童憑寂寥明漆翁[illegible]歸去後還人景色倍
逍遙、
隆慶丁卯八月九日感懷二首
八月九日天氣清同文四海試群英蟾宮娥我
昔年忘蚕食看人此際聲江左朱衣非見夢讀
[illegible]海邊丹鳳[illegible]鳴[illegible]白頭已誤
青袍拙奕世科名誤後生
壯圖曾此淚沾衣老向人間誰是非得失功名

咏稿　二八卷五　二一三

春夢斷古今榮利露華晞身歸大塊茫茫耿心
向空門種種稀莫說風詹爭寸晷且將杯酒送
斜暉、
丁卯鹽城中秋感懷 有序
是秋慎修分篆南都慎幾應試東省老
妻攜煩動兒膠東泉叟從銀勞孫盐讀
同皆一時美事然值此良宵而能無感
漫賦用紀客懷云
中秋雲盡月華涼骨肉良宵寄四方一鳳南飛

奄耀彩三郎西赴虎採香荊籍摛幼滄源曲藝
杖弄孫泄水傍共向一輪清影下離情各自抱
衷腸

次韻吹笛牧兒

短笛山童犢跨牛荚音不著利名愁雨昏楊柳
堪腸斷月冷關山合淚流三弄幾歸荒落晚數
聲吹老綠蕪秋太平有象淸風外飄落梅花遍
海陬

己巳元夕二首

考鼓撞鐘夜正賒暢懷春事老烟霞樓臺月映
蓬山色歌管風清仙子家綺席有情催刻漏山
城無事共諠華黃柑綠酒𡟳爽爽一醉相忘兩
鬢華

新逢三五興初賒玉漏遲遲進紫霞明月說來
知幾醉華燈看去說誰家祠開太乙春方劇禁
弛金吾夜正譁七袞放歌歡故里十年羈客笑
京華

登樓晴眺

宿雲收盡曉初晴獨倚樓臺寓目淸亂水拖藍
遙接海千峯凝翠鴣追城興高平楚朱欄外酒
送飛花小院輕塵點不侵寥廓靜超然身世在
蓬瀛

夏日雨後閑居簡秦余臺太守

夏木陰陰雨乍過幽人獨適向山阿啼鶯隔岸
笙簧細古蘚侵階翡翠多竹杖緩移蒼靄徑釣
絲偶動碧雲波巢由樂有明良在枕上華胥醉
後歌

高時齋節推畀膠事春日簡上

九霄旌旆拂春烟遐域蒼生慰所天關隴豪華
輝海岱伊周聲聞達幽燕青陽化協窮陰後玉
樹淸依暖吹前林壑熙熙歡不已佇看鳴鳳五
雲邊

次韻唐人劉阮五首

劉阮遊天台

翠微深入興方新却笑浮生誤紫塵絶壁恍開
他日夢片雲擬老此中身兵機本悟元非晚淸

景無涯別是春採御紫芝從浩漫綺囷猶笑漢
觴人

劉阮洞中遇諸仙子

洞逵寒溪古木蒼偶窮雲際出微茫不知天上
歸鸞察旋有人間奏鳳簫青眼夢中心未穩瑶
池春酒與初長匆匆却訝相逢好自是相逢悞
仙郎

仙子送劉阮出洞

名山高峙倚三台何事郎歸何事來紫帳像鸞

吟稿　卷五　二十六

青鳥別翠岑進送綠雲開楊花決絕應難致溪
水悠長可易迴洞口歌殘千古恨蕭條風雨老
莓苔

仙子洞中有懷劉阮

卧憐薄倖損寬衆古洞生寒思正長芳草不歸
春寂寞斜陽凝望晚蒼茫鶴飛滄海雲初斷人
遠瑶臺花自香風樹蕭蕭月烱烱昭郎彷彿復
羞郎

劉阮再到天台不復見諸仙子

歡合從前記尚真不堪重問杳音塵玉簫金粉
遺蹤恨紅樹青山失舊隣野鳥喚回花底夢水
雲悽斷洞中春故鄉落寞故人去空對斜暉愁
殺人

次韻槇出門酬水南

柴門反閉動經旬竹石琴書足所親半掬清風
成滿坐一點春酒共誰斟浮雲有繼歸寞黙世
紛無處混假真却笑生平多滯礙出門何處可
容身

吟稿　卷五　二十七

送前韻

出門何處可容身夢裡乾坤莫認真晉楚豪華
渾不見阮劉寂寞更能斟在天富貴應難必到
手壺觴自可親月夕花朝從我好合期共醉百
餘旬

癸卯中秋

酒滿金樽月滿天清秋兒女笑星前喬松空自
傳千古金石誰同固萬年三百清銅真土苴沉
酣良夜擬神仙人生莫遣佳時負豈有江河西

復還

次韻胡厓白公蘇武牧羊圖

羝乳何年仗節旋中原君相久忘勞珊鉤歌擊
秋風紹金屋沉酣夜月高多病茂陵歸駟馬談
諧方朔已緋袍中郎老遂歸來鬓獨把青銅歎
鬢毛

癸酉秋苦雨

帶雨閑雲西復東朝將巫女意匆匆蓬瀛望絶
連天霧渤海波翻幕地風臨水花涵青鏡裡看

苔人在翠帷中炊珠爨桂秋將晚愁有題詩興
未窮

又

天空石破偶驚猜逗漏鴻泉海國來長晝翻盆
迷白日連宵注瀑鬪狂雷三旬水潦無餘地八
十年來未見灾老怖漁竿明此處中原點檢濟
川才

小樓晚興

獨倚闌干眺夕暉山城秋色正依依蟬聲不定

風枝裊虹影初殘雨意微看去墨雲雙鳥沒聽
來紫塞一鴻歸悠然清興不可寫明月滿庭梧
葉飛

春曉枕上偶成

語燕匆匆傍曙歸幽人慵起閑柴扉夢迴花塢
啼春鳥人靜松窗鎖曉霏六六意閑青嶂在交
游情淡紫塵違去來無事宜共吾清對琴床臥
翠微

螢聲

清秋何事此悲螢散入塵寰恨不同舊國荒榛
寒雨裏古陵衰草夕陽中沉沉庭院殘更月寂
寂樓臺落木風無奈年年苦相值是誰沉醉在
笙鏞

春日樓上琴餘小飲

長晝如何愜好懷琴樽清興晝樓開朱絃久為
玉門絕白雪新傳郢客來駿馬五花能換酒浮
生一夢可啣杯醉中更有佗鬪興滿目山川總
匪才

[illegible]

鹽城新秋即事

涼風吹入七月前清秋爽氣闢新鮮狂雨既過
亂蘚濕遠山欲瘦孤雲連黃葉萎庭自作聲青
蟲吐絲相對懸稻花飛香海署靜何處老翁來
醉眠

海壑吟稿卷五終

[illegible]

語句妙絕

[illegible]

[illegible]

海壑吟稿卷六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傚菴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七言律詩下

庚戌京邸除夕

的的寒燈照寂寥悽悽鄉國望迢遙樽前欲醉
腸應斷客裡逢春冷未消雪暗歸鴻書不至雲
迷孤鶴思無聊來年合笑燕山客獨對東風慕
聖朝

再次韻孫小渠除夕

一年將盡寄金臺千里蕭條獨舉杯臘使無聊
燈下別春光布頂暗中來身羈異境添霜鬢心
逐薰爐化劫灰鄉國好憑飛夢去數聲寒角故
吹回

白川

萬頃長川入望平烟開渺渺澹虛清翔鷗飛鷺
茫如失落絮遊絲迎未明極目晴光霜練淨迎

人寒色玉塵輕悠然太素還千古一幅齊紈畫
未成

春夜飮王吉菴兄弟宅醉歸賦簡

春夜沉沉漏未終畫堂銀燭暖搖紅錐則古調
塵氛外逸少家風談笑中紫陌醉迷靑海月蒼
苔徤倒白頭翁天涯何幸逢知己聊慰覊愁日
夜東

京邸淸明

送憶芳菲故里春長安憐作一羈人松楸望斷

靑山外花鳥淸孤滄海濱黃卷叢中從宦業玉
壺醪醉共誰斟寂寥獨坐空窓畔簾幕[illegible]燕
予新

次韻送張省幾司城謁休

鍈千繁劇試多年報主衷顧惕能然白首不
堪孤鶴怨拂衣曾爲一綠牽斜陽晩浦憐樽酒
歸鴈春風咽海天滿目紅塵陶令去羈人淚落
五雲邊

斜日亭亭石逕歸秋風颯颯捲征衣林聲度晩
壑殘酒山氣生寒下翠微黃菊暫留烏帽去落
霞遙逐斷鴻飛蒼茫獨自餘淸興新月依人弄
夕暉

癸丑寒食

無限花開無限情此身那得一朋行銀鞍揶外
誰家子玉笛風前何處聲俗務絆人春已老淸
光猶負醉難成賞心久負浮生意鷗鷺爭如早
締盟

春暮感懷

春色初闌杏雪飛惱人情思晴依依風塵滿目
誰相慰觴詠無心久自違雲斷遠山虛淑景簾
垂淸晝送斜暉天真欲寫仍羈旅白首淹遲未
拂衣

九日集飮遵樂亭工所二首

不見黃花兩度秋西風此日共優遊靑山入望
飛難近俗事侵人却未休佳節秖今憐白髮賞
心思昔對金甌征鴻落葉無吟興暫把茱萸一

破愁。

燕山風物向高秋，稅駕塵機合暫游。寒日晚鐘黃欲破，淡烟晴野綠初休。官街竊祿慚食，關人事傷懷到玉甌。山水幽閑何日遂，蓬瀛回首浪生愁。

晚秋過城西廣通寺用韻

颯颯秋風靜法堂，幽吟無與共酬觴。疎疎實村垂清影，冉冉天花散爽香。落照催歸山郭寺，漁舟看弄水雲鄉。遲留合愜偷閑意，俗擾從來抱悵長。

公務　卷六　四

次韻李東岡關山

逢人只處說關山，巖險誰成百二關。空谷陰寒催白髮，崇巒顛倒損朱顏。才輸周召應知止，老入氐羌却憶閑。落日啼猿腸欲斷，可堪紅袖淚痕斑。

流曲河

流曲河邊促曉行，桃源乍喜赴仙程。溪聲雪激寒潮吼，山色屏開翠黛明。楊柳石磯白晝靜，桑麻村落碧烟輕。倥傯不愁徐徐意，風送黃塵無限情。

早春用韻

東風策策拂餘寒，靜掩柴扉燕鵲冠。晷影漸舒開粟度，梅紅初上醉中看。燒蘭暖合芳庭靄，煮茗清分活水湍。衰跡却宜春色早，韶華真與意相安。

次黃海野韻寄李翁明齋

壯心飛向白雲頭，桂窟蓬瀛擬漫遊。勳業不堪青鏡老，璠璵早爲碧山留。孤蹤悵望韶華暮，雙眼迢遙烟樹稠。風月滿天春寂寂，相逢相憶兩無休。

公務　卷六　五

雨後夜坐

赤日煎沙苦未休，黑雲拖雨倏然收。中天霽魄三更盡，一夕新涼六月秋。深院無人風細細，古楓垂露夜悠悠。微斜星漢清無寐，酒醒芳庭獨自謳。

次韻登艾山

風塵夢想故山遊白髮搔簪向急流世路不堪驚險絶幽懷自合老林丘放歌邀逸青霄鶴把酒茫然滄海洲黃綺一歸紫芝老白雲此日慰鄉愁

次韻刈麥

宦海風波已倦遊東山生計老春秋杜鵑啼歇桑重綠梅雨晴初麥下收餅餌香風新足慰流移此日故還稠巢由何與唐虞事自是江湖翻鬪[illegible]

庭下新鑿二小泉

小泉新鑿碧泓渟混沌鑿開雙眼明入夜淪光動銀漢浮空霽色接滄溟孤居適意寒江破一片開心娥影澄不敢濯纓蕩萍翠魚龍時作雨雲冥

七月苦熱

纔喜新秋不自勝豈期煩暑轉相仍微風小動爐中出屋閉高凌甑裡蒸汗浹徒勞白羽扇肺乾空想玉壺氷翛然欲奮凌風翼汗漫清虛去

不能

贈江龍所別駕碧彤

風流文藻挹英賢緣筆通靈有異傳冀北群空還自負漢南獨步更誰先滄溟治績曾無右青史勳名不道前垂老會逢今日盛相忘蓼契醉堯天

曹文村晩歸

斜日荒山返旆旌野烟迢遞暗孤城路迷春草連雲碧水遶寒川隔岸明細雨不禁花外冷鶯風可奈樹邊聲芳菲有與催歸急每苦登臨不稱情

癸酉夏日赴西庄

翠柳千條拂曉風亂山如畫擁晴空閑情緩轡蟬聲裏幽興題詩烟靄中野草連天望迢遞人家隔水正冥濛青松知是迢相慰一入白雲暑自窮

癸酉七夕

雨霽風清佳夕開從人遥指絳河間鵲橋誕妄

今夜牛女虛無貳作選秋以盈盈一水隔如
脉脉兩情關人間底事仍相乞巧何煩迷語
吏歎

癸酉秋闈慎幾應試既發感書

癸酉秋七月之望慎幾明赴省闈有雨
霽曉職吹凉清吹澈於虛碧煙光染
[illegible]灝之凝將亂番兼壯懷怵
又勤[illegible]既老[illegible]成貽譏蕩子良可羞
恨但二郎已叨甲第三郎又覩秋捷亦

海曲之榮光僅為未踐薄尉耳漫爾此
賦

一番清爽雨初晴正是英才折桂行雲路秋風
香颯颯海山曉色一望盈盈壯懷春潑仍昔日大
笑無成奈後生同發蹈將遂作喜幾家勝鳳疊
芳馨

贈王碧溪太守

晉魯勳名夙所欽朱幡適慰海之濱蒼生曉被
賦風舊白首重看漢吏新妙簡無私遭聖主

今不[illegible]令能臣虎牢既託重羈險謂柴揶大
吹生發揚誦然

聞試滄海遺珠感賦

精英夙自結聯珠明月清光重海東捷欣爲
衛承命嚼彈彩向瓊宮沆泥滄涛知誰惜按
此不門總未逢安得高風來象罔便應長價到
陶公

清明

今入清明自可游窮將樂事撥閒愁落花烟裡

從春前細柳風前纖野聲去歲隴添今歲塋千
年人慨百年謀六龍不為人間駐莫道風塵空
白頭

殘臘小雪晩晴

小雪隨風旋復晴曉暉獨眺有分明雲歸海浦
寒空淨烟遶川原冷工轉項刻作花非稱素顛
狂爲瑞竟虛名冬深不愜蒼生望徒遣欲憐燕
太清

書法仁寺三八壁間

十二回廊月正明菩提相見悟三生法雲真際醒塵眼寶樹清陰慰客情一壑泉鳴驚卓錫半天風下貫飛旌金繩夢想開迷境此日相從憩化城

五夜不寐

脩篁移影小窓沉青女侵窓夜不禁星下繁機猶在眼海邊歸夢尚關心啼殘胡雁燕雲冷開徧籬菊塞口深懷愁更渾不寐姮娥升斗未抽簪

旅夜

霜清月白酒初醒鳴咽悲笳調風城紗靜老梅横瘦影庭空疎竹送寒聲羈愁多病頭應白王事關心夢不清輾轉殘更眠未得宦情爭似故鄉情

次韻秋園晚興

殘照離離帶遠林秋園晚色欲塵襟玉珊風細梧桐落石賣烟涵蟋蟀吟題句恨無堪刻竹歸巢喜有倦飛禽金錢滿地知誰惜醉卧蒼苔興

獨深

喜月林奉使回京師

他鄉太喜故人回塵抱朝從一暫開芝宇三秋孤館夢萍蹤萬里丘雲惜地風與逆燕山酒餞月歌殘郢曲室宦海由來無定所老懷可奈濟川才

海屋添籌壽尹金參侍御太翁

關河迢遞思無窮落照蒼茫望未通金闕月淹周柱史碧山雲老漢芝翁烟開青鳥捐金母籌徙滄濱禮木公天澤年來更優渥紫泥黃閣下

秋風

將旦盤城作

窓外驚風颯五更欹衾臥覺冽寒生夜叫旅夢開殘鼓倦寫新詩句短燈斜月半窓餘香淡疎鐘幾杵帶霜清十年不為朝鷄擾今聽兒衙報曉聲

夏日西庄

炎赫西來鋭野芳古槐疎柳蔭茅堂破窓不阻

南薰細深院常逕宿霧凉崗桃清眠移白日柴
門幽啓對滄浪扶藜散步平沙晚傍送鶴鴣淚
萬行。時春泉兄新逝

南窓晝卧

石床假仰趣南風密落開雲雪竹空一枕清涼
三伏外片時仙夢十洲中凌歘歌舞雲飛盡結
綺縈華水自東七尺微軀滄海上悠然情興老
崆峒

感蝗

六月飛蝗過日頻奇災何事苦斯民天空不斷
䀹風雲隴際還驚蔽日塵倏作青娥推綠野旋
看赤土泣蒼旻誰將無食悲生計稍有能知愁
殺人

次韻喜雨

阿香驅車海上來白雨跳波雲暗隤靈淳千峯
潤枯槁洪泉一息消氛埃稻諳戰劇明珠碎竹
淨凉生寒玉堆何幸蒼生逆天錫從開一嘯一
啣杯

明川

淸碧橫開灔瀲春封姨乍息湛天眞靑冥聚散
雲影白鳥微茫落日津洲砯不知銘鐵容月
臨擬有弄珠人淸光不借銀河色瑩徹靈襟覺
日新

曉過草堂

曉霜驅馬過草堂弱柳依依門半開夢破巫山
雲未散香銷鴛被日初回竹依護犬番朱箔花
落無人獨繡苔滿眼烟花無限恨獨輸劉阮到
天台

簡吳與謝生

康樂池風貫濃思欲題凡鳥到門時陸華小仰
今何蘇一枕雲仿迎太契半夜絲桐還白附平
生塵榻爲誰私碧窓春盡滄溟月寥落燕山濁
酒卮

雪中趍公

半夜紅燈踏雪行壯風凜凜玉珂鳴貂裘被體
故仍薄羔酒衝寒力已輕千里辛勞成底事一

宦襄老炎微名海邊茅屋何時返金鉦融融聴
至明

春夜不寐

金柝聲殘夜已深鴨爐香灺擁寒衾松根餘雪
侵窓冷竹杪頹雲接地陰坐久虛堂春悄悄夢
回聯榻夜沉沉無眠不盡山城漏聽送啼鴻過
北岑

春曉水邊感興

曉策花驄傍水涯清光何限竟誰知平湖雨霽
蘋葭綠曲岸風柔楊柳垂烟渚鷗閑開逸興滄
洲春晚負佳期塵埃滿目空奔走衰倦應慚歸
去遲

次韻李南川覧趙氏山泉

啼歌鶯聲午閒關捲簾長晝看春山洞門花落
憐風雨石竇泉鳴訝珮環幽境不知辭組去紅
塵空自羨人閑相過聊對芳菲醉合釋羈懷頃
刻間

喜晴

封姨夜半驅黑雲羲和海上推朱輪氣埃淨洗
碧天闊物色清開玄圃新光景無涯輪老眼觴
詩有興屬何人迂踈風媿柚簪未白首紅塵悞
此身

秋晚

孤城秋老欲黃昏扶杖閑堦踏蘚痕芳咀落英
來砌畔吟聽促織傍籬根微風病葉先投地斜
日寒烟半在門詩景滿庭人獨倚飛鴻送盡木
南村

寄酬陽信董光祿二首

燕山鴻鴈惜離群二十餘年杳未聞綠野可能
敦夙好鳳城長憶辭宵分滄溟迢遞勞春夢嶺
樹蒼茫送暮雲白髮已衰空札結瓊枝何以慰
清芬

碧筒啣鳳翠屏岩（芳山岩名）青眼披雲白雪篇風雅
曠聞金石韻輝容宛覿玉堂仙東山久亦從踈
放西子那能鬪媚妍醉裏揮毫何以報不成金
錯意茫然

送丘月林制閣還京

故人北上黃金臺烟花春暖滄溟隈蓬山人遠不相送仙塵望絕空徘徊十載　朝廷懲如渴九天雨露欣重回叢扉挽莫明聖績烟波一竿何快哉

聞喜五詠

嘉靖乙丑二月念九日愼脩春捷來喜烈想存沒因進第共榮恩而五詠之用識草茅之滋慶云

飛報捷音

鄰兒謬附黃金榜阿祖今朝奮目心六紀杜香承杏苑十年雲路到瓊林為門宿累皎能化魏關風飛海浴音恩老不知天地報北懷記取慎清勤

臨軒策試

太平天子開臨軒廣軒英賢慎采言金殿日明春晝永丹墀簾捲　御香翻鳳鸞際運鳴時盛豚犬俯愚恭　聖恩野叟娓無今日訓早期董

賀此迴論

臚傳丹陛

瑞騰烟靄藹形庭仙御旌幢拂曙星千載龍飛雲雨合九霄綍下姓名馨黃金臺上天恩渥玄錫人間塊夢醒齊齊鳳麟輝日月兒曹忝竊慶周寧

安賜瓊林

瓊林賜宴平生慕繫子何知此日榮玉笋碧桃窮日醉宮花綠鬢鼎帽輕　恩光滄海三千里人在瑤臺十二城遙想蓬山歸路晚新郎簫鼓競相迎

榮釋褐衣

褐衣本自草萊衣　聖主登崇華職微野水烟裾迴珮玉雲山芝袖謝衣緋春風文炳於莬變化日儀騎綵鳳飛一介寵光何所報仲山袞補勉歸依

十月初寒圍爐小飲

一壺春酒對紅爐十月初寒慰老夫雲影滿窓

松影亂雪花點地，柳花鋪弄孫。清夜歌唇句教
子，彤庭効禹謨。一枕遊仙歡賞後，棲臺深處擬
蓬壺。

校理張南溪老友以賴見亭侍御詩扇見

遺，用韻寄答二首

月攀危磴俯田溪，遊賞清樽迴竹携。花氣浮
香□□衛，聲□落嶺雲堤。修篁對酌風前舞，好
鳥入林外啼。詩裡狂歌聞曳履，蒼崖回首是
沙泥。

衰翁無復志磻溪，山海逍遥一杖携。尋話野僧
春日寺，聽蟬高柳夕陽堤。閑情不遣花空落，清
賞曾教鳥自啼。進向舊知揮醉筆，休教翰苑鄙
塵泥。翰苑謂侍御以能筆擢也

桐陰

瑤臺鬱鬱綠生寒，淨掃莓苔坐自看。日下平鋪
金翡翠，月明齊上玉欄干。來儀擬集丹山瑞，戲
蝶休教紫禁殘。老我琴書孤樾下，不知冠蓋滿
長安。

柳色

纖風弄日翠依依，遂成春姿故不違。映渚不隨
流水去，臨岐常送玉驄歸。臺城兒上無興廢，陶
令門前有是非。莫向笛聲忽憔悴，好隨烟更上
魚磯。

竹韻

颯颯□□□座迴，秋聲遠送楚湘來。驚風滿院
清□□，人□鳴窓靜可待。瓊珮人歸明月下，綠
琴□合碧雲限。高齋剩有鄉杯趣，七子襟懷曠
衣開。

蕉聲

繁蔭庭下卒難收，風雨番番可自由。朱箔不堪
雲悄悄，綠窓無奈夜悠悠。綺羅翠蓉驚初度，金
石琤鏘聽未休。獨倚珊瑚向殘漏，不成蝴蝶惱
莊周。

次韻高雙泉翁登樓寫懷

雨霽烟蘿故故涼，悠然塵外豈皇皇。乘綸適意
依滄海，縹馬曾教度太行。盡閣捲簾舒遠眺，清

泉煮茗潤枯腸山人本自無多事酬倡新詩散
裹忙
慎修以夏曹郎出守維揚續作懷想用書
來鬓漸生白因而感賦
庭教原來輔　聖明十年燕瀾又江城嗟予錄
日青山暮閒爾秋霜綠鬓生南鴈恠遲滄海信
北堂莫慰綵衣情遥知客難爲孝不遣書題
老淚傾
用韻丁丑除夕

衰老頭顱盡已絲挑燈又送臘歸時心情萬事
輸予拙骨隱節酸秋自知倏去年華憐栢酒幾
迴春色向花期玄修已與靈龜合詎向人間一
柔順
用韻書懷三首
紅塵回首笑牽絲正爾烟霞放浪時碧水青山
如有待好風良月屬相知伏封芙也今非坐壽
擬安期那可期陶意琴尊從白首不將能爲作
顛順
高節桐江慕一絲吐心苦惜暮年時隨珠夜擲
多少訝楚璞烟涇幾見知碧樹自栽栖靖節朱
絃欲奏失鍾期危樓惟有滄溟月弄向清風一
解順
宜投大苦縲蛛絲得意酣歌向暮時花鳥閒情
[illegible]寂寞雅操更誰知名虚蝴蝶須臾夢身
[illegible]今堪大笑悲絲何必淚
交順
[illegible]弟高介浮二首
介弟負俊才尹鐵邑之豐潤以艱事殂
京邸聞訃哭之

一宿中宵別帝京悲風飛訃過蓬瀛傷心迢遞
還疑夢淚眼潺湲且未晴英釆何歸空抱恨遠
音猶在可堪情芙蓉別館塵凡杳腸斷朱絃夜
夜聲
英才何事委窮塵病絕清時失所麟分枉有情
憐弟子種花遺恩哭血民兮傍說易期何夕地
下修文是幾春獨許衆寅一相予知于滄海更

寫雪極工

夏吟稱五律備集之工也

聚竹空闊懷

何人、

戊寅新正四日雪中用唐韻一首

粉蝶紛紛下短墻楊花早點鬢邊霜月明迥微
清虛府帝澤先沾綠野堂穠李驟看初歲艶枯
槎猶借一時粧園林是處生春色愁殺窮花仗
節郎

己卯新正年登八袠家宴偶成

青眼明時八十春白頭竊擬渭濱人青綠不用
扶衰骨絳雪何須健老身罷鳳雙偕窺洞久桂
蘭叢見武陵新神仙猶恐虛無迹欲會蓬瀛此
更真

次韻登城樓

苦悲歷市上高樓老眼遙開天際頭絃管雲霄
窮晝夜海山今古幾風流汪洋萬里樽前興紫
翠千重分外幽一縱豪吟來勝槩雅懷曾許末
齡遒

金井

小鋪金井碧粼粼瓔玉參差照眼新花落清防

四聯寫情景細膩

俗客至笑生喜趁綠錢勻月明細浪聲沉夜雨
霽如篩淨脫塵醉向晩風從健倒摩挲鷺汝莫
相嗔

七月十二夜

幾日煩襟暑不清天街此夕慰凉生翩翩華月
隨潮上藹藹青烟抱樹輕露下寒蛩悽四壁風
前清漏杳孤城秋堂欲問如何夜竹影依稀石
徑橫

春山

學彎新月兩分明春霧連山淡欲盈入室纖蛾
曾見嫉隔墻橫翠重關情王書不至雙規損黛
色初勻八字輕究度清揚挑剔底怕教心棒更
傾城

傳花消神之妙

四聯亦清真絕

秋波

翠湖初落熨晴波明媚秋生奈爾何金鴈月輝
珠未穩玉臺雲散鏡初磨霜紅密意盈盈度銀
浦幽情脉脉多幾許清光無限恨姑蘇一瞬羅
吳歌

哭黃海野妹丈三首

可惜仙才黃海翁，秋風坐買海山東，驚人綵筆
原[illegible]已清朝，未至公，流水不歸蘭蕙老，長
沙[illegible]古今同[illegible]生[illegible]當年望橫溪滂沱哭
上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illegible]流[illegible]君君我棄[illegible]作殘多哭

山翁

待[illegible]韻

暮景寥殘爾我同，臨嵐落日已[illegible]，傷懷問疾
虛青簡，無計招魂向碧空，遂海[illegible]山綠春愁惠
音[illegible]聆失佳翁，痛君西[illegible]平生淚，淮水無情日
夜東

白傷二首

幻身千古盡凋殘，是八蓬仙緣淚[illegible]逝境難關
下眼相衰顏誰駐，九還[illegible]昆來[illegible]鬢如擲老

去情懷[illegible]自發[illegible]不沉[illegible]酒杯端合強

追歎

同游漸指逝川波，濤體支離奈老何，甲子已過
仍有戀，春秋[illegible]亦無多，仙丹[illegible]鬢終難合，海
岳沉[illegible]豈易磨，學道未成雙[illegible]，雲悠悠人事日
蹉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海山[illegible]作殘年端

尺仍餘浩劫灰，獨倚老松醒醉眼，平原不辨楚
王臺

人日觀雪

青靄乍喜布陽和，勝六役雉恣意過，漠漠彤雲
昏日月，皚皚白晝失山河，東風欲拂全無力，宿
莽初萌且奈何，老眼仰天開一[illegible]，繁霏飛看作撲
燈蛾

雪中游逝二老兒扛夜歸有懷

點點山城暮雪天，齒軒[illegible]栩集英賢，遊雲寒度

潘邠老竹露清延邊孝先暖玉醲蘸醒紫茗傳
山香散拂朱絃情瀾未竭仙舟放無影月中人
不眠

首夏雨後曉起

列缺奔雲裂海山叜闌雨歇曉開關脩篁聽鶴
忘烟紫小院無人細草斑啼鳥不來詩興歉諾
花殘晝酒深陰蒼苔滿地抱孤悶獨眺滄濱縹
渺間

和穆少春前賜詩扇二首

跡狂取笑草鳴蟲豈謂幽蘭播遠風曾媿鯉庭
無異教恨將鼠朴試良工玉堂綵筆馳聲久丹
桂青雲奕世雄池上鳳毛今不爽海人休說郢
人同

書翰忘辛擬蔘蟲酒酣隨意洒清風脂鉛不識
憐愚婦剞劂無能媿拙工孫雁飛黃來藻鑑薛
亟結綠隙豪雄玄珠未必遺滄海山日何堪象
罔同

和穆少春後賜詩扇二首

翰墨前然謝鮑才龍門迢遞僕難裁銀盤爛自
滄濱吐錦綺新從蜀水來白髮可能承玉唾清
風猶憮濊烟埃神交徒爾侵寒燦却幸兒曹侍
酒杯

抱緒忘機老漢陰詩從風沼忽驚心孤高莫和
陽春曲千載依稀大雅音武庫乍開寒凜凜文
虹遙射影沉沉蓮溪悵明詩觀悔藝程豪自
不禁

海翁吟稿卷六終

海壑吟稿卷七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敬卓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五言古

[illegible]

五雜組

五雜組，[illegible]姝各，往[illegible]遂，換捐不得，[illegible]求衣白。
五雜組，使僕人，往復返，豹虎走，不得已，中散酒。

四言

句法古，律氣兼雄偉

程家嘴道中

高山嶄巖，冰溪冱結，北風凜如，同雲雨雪。太荒陰坰，飛鳥欲絕，僕夫況然，征車未轍。前途何依，想望天闕，愴彼東溪，我心已折。

過西岩寺山

陟彼東巘，寒雲蒼蒼，驅我軒車，險阻且長。猿猴我戲，虎豹我當，次第榛途，顧望斜陽。左攀雙轡，右縱千將，奮然踏過，以赴康莊。

五言絕句

[illegible]

高王翁左史見枉用韻賦簡五首

夜堂酣若下，春豆薦王餘，酒與闌珊後，乘龍過太虛。

其二

孤雲棄朱紱，五柳謝金魚，蕭散風塵外，翛然慰索居。

其三

山鳥避人飛，丘林遜自肥，不緣黃鶴度，盡日鎖烟扉。

其四

春殘無暮景，志協怨離居，處處堪乘興，時時有報書。

其五

南極星飛彩，東溟月漸西，青藜扶去晚，伴影度雲溪。

二詠含蓄，三復自見

感物二首

欲繫日沉彩，欲障水湍流，東西不我與，耿耿心獨憂。

嗟嗟三閭子不復得懷王早以蕙蘭悞豈虞蕭
艾香

春閒四首

幾射窓烟破風飄花露寒鶯聲清夢覺春色獨
依欄

其二

小亭玉笙細苔痕碧錦浪揚花春欲暮睡起和
陶詩

其三

寂寂閑庭靜離離春草生朱簾白日永空復落
花情

其四

春陰山館閑雲靜松花老玉琴寂不調清簫為
誰倒

早春有感

東風吹老鬢衰耨漸成銀不及閑庭草年年綠
意新

草露

清湛草上露瑩瑩[illegible]日華豈不照青眼須臾良
可惜

悲秋獨坐

絃絕[illegible]知[illegible]年不可禁素琴望秋浦對日又
[illegible]

[illegible]雨

一夜秋[illegible]雨不絕天時無定其人情那
可[illegible]

有感

春有看花興烟雲竟不開每當花時節腸斷幾
千廻

鬢上偶見一白

鬢上一莖雪眼中一點血萬事竟蹉跎難教心
似鐵

寄應湖漁舟

湖天一葉舟衆網此生謀幾許風波惡艱危不
自由

小蓬萊茶洞

空石結雲根發華不相識仙姿媚晚秋金屋無
顏色

六言

秋夜

涼□上殘蟋蟀西風落葉亭亭鄉夢作秋聲不寐
寂寞迷行庭中

春日

微雨洗盡苔色蒼蒼花竹裡酒醒無事
徘徊春日西斜

宿靜寧州

踈竹半窓横影濃霜滿院飛花夢破燒殘紅蠟
更闌冷墜金蟲

晚遊溫玉齋官郡亭臺

幽境亭虛綠陰良宵花落青燈殘月蒼蒼人去
斷雲夢寐武陵
醒眼楚臺烟月推襟晉代風流中夜燒殘絳蠟
孤城悄徹銀箏

七言

雨曉看菊

向曉疎籬看菊黃夜來微雨沐新粧西風好待
吹雲霽合送清香到玉堂

對菊小飲

小徑黃花艷艷開晚風時有異香來長揚紅粉
知多少爭似年年照酒杯

青州道中觀古塚

荒塚纍纍春草青行人指點未分明英雄寂寞
前朝跡落日東風恨未平

道遇寒食憶宋之問馬上逢寒食句五味

其韻

鞦韆女兒桃李下擲外行人駐征馬驕馬嘶風
桃李香愁人落日雲平野
東風浩浩吹平曠紅淚紛紛號塚上滿地梨花
春又來松楸海上懷行客
荒村寒食雨濛濛楊柳拂嬌青桃欲紅山館留連
聊把酒他時歷世苦難逢
雲外烏衣怯曉寒花開杜宇泣春殘冷風疎雨

行不得南陌清光自可嘆
小雨清明燭火無寒茶冷酒強飲食雲宾家遠
野草青青門相逢不相識

山後翁桃簡

佳賓秋風霧間上綠木□聲子野猿猱不緣便挽
老翁□□自是山□□□□□

觀泉圖

懸泉高起九天□□□□紅□□□□松間合笑狗名
徒洗耳洒然何以洗心來

寫情切至

琵琶寫怨圖

紅顏共策息金戈淚落哀絃奈若何昨夜單于
氊帳底分明猶說漢汁沛

宛然分明

紅葉題詩圖

潺潺御水出宮羅空復題紅信不遂薄命誰云
秋葉似人如隨水到人間

夜唱琵琶

何處琵琶向月明粉牆低度晚風清夜深多少
王嬙怨寥落江州恨未平

次韻野居

滄溪遶屋野人家風静門開鳥篆沙清夢乍回
春晝永黄鸝啼上碧桃花

次韻春日感懷

朱簾微風燕子斜江山紅綠總春華酒醉偶作
情勝聽夢醒寂寞幾樹花

次韻荅張常軒節判

白晝樓臺空對酒朱簾烟雨獨看花瑶華慰我
往平于稔恐未深早及瓜

一枝春色自憐羞向東風鬭嬋妍可恨少陵
家落久無人驅馬過寒川

秋閨思

西風凄凄木葉下凉月皎皎抱君思思君見君
一相對夢回不如無夢時

次韻宮詞五首

宮柳垂垂露欲黄西風吹冷妾衣裳妾身宮柳
難相似咫尺東風入建章
昭陽殿裏醉陽春歌管風來夜夜新錦向臺前

怨顏色施恩承寵不由人
踈鍾夜半過長楊歌舞爭能得帝王書卷筆床
何所益當年悔不事宮商
聞道仙幢下九垓是誰巧引羽車回慇懃學揷
朱扉竹又恐君王緩步來
中使開扃曉一通雲車傳馹上陽宮黃鶯喚醒
殘春夢獨對東風惜落紅

塞下曲

萬里胡天一寶刀霜風透骨不知勞壯心直為
封侯賞不遣旌頭像夜高

次韻古城

陳迹興懷空野芳賢豪一載總亡羊牧兒不解
丘墟恨橫竹秋風弄夕陽

携琴小圖

滿天秋色月明中散步石梁趁曉風是處寒蛩
繁響乾坤無地理絲桐

次韻趙松雪胡馬圖

俊逸風流帝室人素衣無計染燕塵當來胡馬

千年在道恨中原要認真

次韻王嬙出塞圖

昨夜燈前舊守宮朝來零落向胡風無緣紅粉
逢明主錯恨黃金買畫工

冬日過崔侍郎墓

殘碑蕭索半梅開潮咽悲風萬古哀金盌玉魚
猶地下行人誰訪侍郎來

次韻寒夜

侯門燈火尚遲眠酒美歌樓[illegible]笑天却有鐵衣
三十萬誰憐徹骨冷於邊

風流太守

風流太守飲西家纔向東家日已斜樂意未央
夜未晤不知門外雪飛花

讀朱淑貞吊林和靖二絶因用韻偶成

嫠女纔分處士星楚波寒綵布餘清何緣紅粉
孤山吊投[illegible]千名豈令名
十二欄下腸斷時寂[illegible]空[illegible]緣詩不將化石
心應老猶向詩人[illegible]

用韻京邸春夜感懷

寂寂松窓凉月斜客身何事滯京華青燈落盡愁無盡酒羨燕山不是家

詠楊花

[illegible]小院輕拔簾孤[illegible]午風淸一春寥落

[illegible]好箇客情

[illegible]

[illegible]

月夜會寧縣道中

半天玄露浮沙漠[illegible]山拔草菜千古嬋娟恒此度不堪人自滿邊来

次韻鴒山晩釣

一片閒心繫野藤羇人紫翠遶千層孤雲小艇迷春夢月滿寒灘未起僧

感懷

六十餘齡羈[illegible]難酬能[illegible]髮心猶壯日逐白雲天際遊

春夜

[illegible]碧窓[illegible]

[illegible]多時紗窓

[illegible]四首

[illegible]覺

[illegible]悵故山

[illegible]鶯兒

[illegible]容郎身清吏戒嚴

[illegible]人

[illegible]天涯仍[illegible]去背[illegible]

[illegible]家

[illegible]不幾[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

風和雨盡日無簾獨賦詩
異鄉紅紫老春華故園芳時不在家奈爾青青
數竿竹天涯風雨伴窓紗
蓮朝風雨度滄江接地烟雲暗海邦王事沈郎
仙棹迥白頭半夜倚寒窓
涼雨冷風暮復朝翠林紅蓼知餘幾十二闌干
無限情錦囊清晝閒憔悴
兒役王程我拘檢官衙雨淸重門掩淼圍湖水
綠千重不見蓬山青一點

別悵鼓吹慰詩腸斗酒芳神傍海宗調得玉笙
無覓處青烟低度小欄黃
楚天四月熟黃梅雲雨年年會早來日夜不堪
江上客寂寥惟有掌中杯
酒醒蕭索桃花塢霎冷玉屏詩思苦楊柳風清
燕子低幽軒簾捲黃昏雨

古意

飛夢依郎不可招郎倚杏杳妾寥寥思郎不見
郎帆在日日門前送暮潮

鶴林玉露紀王荊公晚歸鍾山放魚詩或
因刺一絕余亦效次
相業當年負讀書一番新法太迂疎蒼生望絕
公孫恵何事終山學放魚

七月十四日觀虹

半天雲雨半天情哔睨連蜷斜照明莫自巫陽
歸意倦晩拖腰帶惱人橫

曉起小雨落花滿地感賦

小雨聯纖曉意寒樓廣秋色落花殘無情一夜

風吹盡可奈多情滿地看

丁卯臨城九日

江峯迢遞獨登臺滿眼黃花暫聚杯兩度重陽
歸未得秋風千里望鄉来

閒僮

碧紗離離清影開有僮掃花來玉堦閒窓朝朝
數相問陰晴一夕不易猜

春殘漫書

啼殘野鳥春歸去開徧好花人不知向曉高堂

描寫入神

巧思妙手綺語動人

對青鏡蕭騷惟見鬢邊絲

戲庭前風竹戲書

嫩娟細竹玉玲瓏，嫋嫋纖腰不奈風，誰遣楚宮如意舞，婆娑對酒日西東。

次韻李亨菴辛夷花 其花未開如筆一名木筆

惆悵春殘晝日中，新詞欲寫倦柔風，珠璣不逐猩毫落，意匠悠悠錦未工。

閑來孕態若為容，倦寫娥眉獨倚風，滿目楊花心緒亂，彷彿愁在不言中。

鹽城官署對葵

偉幹穠妍冒雨華，紛墻桯隈晚風斜，黃昏小院無人見，孤負年芳獨自嗟。

雨夜

城頭落日雲重重，倦吏閑門睡正濃，雷雨滿天來半夜，定知海上起蟠龍。

程家嘴感懷

老妻海上腸應斷，弱子河西淚滿襟，獨向關山對明月，離懷三處總傷心。

天然妙句

春日即事四首

滿庭芳意綠茸茸，獨向瑤臺步晚風，一片殘紅飛暈鮮，可憐春色寂寥中。

一聲雨聲山鳥啼，三日五日春雨凄，柴門暗鎖梛花碧，閑館無人醉似泥。

松篠隨風如意舞，石床羅鮮五色組，悠然醉臥了不關，一夢落盡桃花雨。

脩竹嫩娟塵外幽，蒼苔滿地落花浮，青藜散步東風軟，無箇軒乘無箇愁。

睡起

寂寂清軒老病身，閑情無賴窩無因，日長翻為琴書累，恰度華年意興新。

劉春臺太守州治有大觀天日近雄勝海山連之聯因十詠其韻簡上

夔契唐虞佐良會，熙熙四海春無外，酒酣欲作太平歌，欣然欽首乾坤大。

海國熊軺一縱觀，凋殘此日際劉寬，東風到處蘇春稿，紅樹啼鶯物色歡。

聖明列帝崇[illegible]老東來慰所天、籬落不驚。
[illegible]單鎮長洲
[illegible]欲上行之日、岐陽曠矣
三千秋青[illegible]今字一
天地明[illegible]知今古欽高韻、何物猶頻
慕[illegible]人詞
[illegible]天地無私
人似[illegible]今到天界
[illegible]封侯

吟稿

自烈無塵埃詎爲知鉤應、
廬陵太守來東海、政和化爽春常在、慣尋山水
積英賢、朱絃欲奏朱顏改、
龔黄芳譽重如山、可慕當年不可攀、銀筆恨無
今日傳、循良猶在口碑間、
散逸雲林彷惠連、佐時仝仗廟廊賢、閉門不解
當時務、只合教兒讀詠箱、

次韻高侍郎鶴山

百年幽癖向烟霞、海岳茫茫日已斜、開老蘋花。

秋浦靜、野鷗來往水邊汀、

次韻東山樵遲

謝組棋雲白髮餘、閑來塵世合幽居、蕭然一逕
林巒外、未必人心似坦如、

栢閣將軍廟

俗傳將軍戰韓信敗死廟於此

將軍身自舊周來、大義還當仔細裁、紀漢從知
今日死、帝秦已遣後人哀、

吟稿　一　卷七　一八

落日二首

碧篁[illegible]生[illegible]日斜、[illegible]飛滿玉堦花、幽閒簾捲
汀[illegible]過海涯、
古木陰[illegible]微風[illegible]生涼、餘甜涼眺
暮雲萬點碧山秋與長、

金身范蠡

報國忠良義自深、幾微早已見君心、金身却恨
功成去、不去終難保似金、

雪

朔吹飄飄雪滿城、瓊飛月墜眼中明、君看千古、

[illegible]風刺遠矣

結句佳

[illegible]

結句寓[illegible]感懷

[illegible]

興亡適謝衰門一樣平

久雨新晴小步

雲雨連朝不下堂新晴小步訪庭芳苺苔爲我
開清興是處氤氳翡翠光

籬中花

清秋紅翠浸氷壺浪遣人誇絶世無壯志肯教
摧小草長松古栢擬身圖

閱闘鍔斮脛河之作用韻戲賦

當年斮脛剩相看股慄行人阻曉湍莫笑行人
行不得不知天步已艱難

冬稿　卷二　五

獨酌

綠酒金樽花正開閑庭白日好風來樽中酒盡
還沽得花落明朝可易廻

正月九日夢與春泉先兄凭欄看花賦詩
覺來記首二句續補一絶

日暖風清花正開雕欄雙倚共徘徊春窓夢破
夜沉寂淅瀝寒聲竹裏來

癸酉次韻新春試筆十首酬友人

[illegible]

綵筆氷消試早春墨花香暖謝薰人媿無珠玉
篇篇瑩却有龍蛇字字眞

玉函暖透碧泓春猩頭鸞箋更可人掃去忽驚
風雨落右軍瀟洒自精眞

揮毫不敢和陽春多少休論北面人但使醉中
常作客有神詩興去冷眞

[illegible]又經春[illegible]崢嶸屬後人惟有中書
不終老[illegible]天眞

七十高齡又四春哀遲偶過魯儒人[illegible]生詞翰

冬稿　卷七　三十二

空成拙曾悟玄關三昧眞

[illegible]陣琢律幾百春杜家詩法要驚人年來漫興
揮毫處草草花箋不用眞

大夢悠悠幾許春浮生不悟古今人酣觴高詠
[illegible]須樂樵[illegible]從來認未眞

風欣晴開環海春日長暖遲白頭人風流對客
揮毫處何用蓬山謾訪眞

紫極恩光萬里春觴詩獻賞百年人本公金母
知何許雙壽重逢此樂眞 時明齋命鄕人有奬壽重目之慶故云

揮灑憑誰共好春青雲何幸挹詩人十分佳句
凝清聽人暦風流亦迫真

聞蟬

凉聲咽樹向夕流年年一度使人愁白頭已盡
鬢如雪又被催人鼓金遊

海壑吟稿卷七終

海壑吟稿後序

蓋嘗徵往代詩家凡雄詞逸調凌厲古今者皆本之慷慨豪宕之氣而非徒霧縠組麗瑣瑣然以為工也何者詩以言志志定而氣隨之氣定而辭應之若源流根幹然無或爽也今我

太守趙公父

海壑先生者世家東海上幼即磊落不羣持高節時慕魯仲連之為人也自為舉子業時

已賦詩自娛即苦心追古不務俗觀要以為此立言不朽之緒至于功名則謂芥取之耳乃竟以數奇扼一第止于嶽麓就官余讀先生省試詩如炎蒸吴鈎等語則竊歎天

下人士挟倜儻非常之才含抑不獲伸如先生者豈可勝道哉余甚悼之焉碩先生道方行直不少爲衰沮就官未幾遭遘觸權奸被逮繫至其獄中所咏猶有薄祿混羣鷄

之句何其壮也及其次楊忠愍韻有云辛苦不妨淹日月援詩喜有漢良臣又何適也盖先生與忠愍同時繫獄雅相善故所相酬答甚多不悉載今是稿中猶有録者迨其

後也又作楊烈婦詞以傷之即迄今家居一念及尤淚漱漱下人不知也嗟嗟利害之臨灼如炎焰彼其不震動悼慄反舌屈意以求解脱則亦優矣矧反犯權勢之怒結忠

義以自明乎故余謂先生志
定而浩然之氣常充塞也旣
而以省臺交敉事得白尋遷
天水郡判而先生已厭視軒
冕竟憶蓴鱸尋陶徑以歸於
是世俗是非榮辱之途益不

得以滑其中而挫其氣而一
惟於詩是力今觀是稿中所
作大抵皆以英邁俊逸振響
方家繼軌往古如云夢迴花
塢啼春鳥人靜松窓鎖曉霏
此齊梁健境也兩掖風生飛

海嶠一天星動蕩滄浪當與
工部三峽動搖之語爭勝閒
中日月抛僂鳥靜裏烟霞笑
五侯則其胸襟曠達直呑吐
數千百代藉令漆園復起尤
當引爲朋侶至於迴文數作

又精融流麗前無古人其餘
登堂入室不可殫述余雖不
知詩然手而讀之知其爲輪
匠之超悟洋洋乎成一家言
也盖先生之浩然不屈與其
悠然無欲者交養而並進故

其蘊之於內而應之於散自
不覺其所諧知此今先生年
八十餘而感時觸物尤時有
所吟咏而務要於其至則先
生之苦心於詩蓋已自少至
老而其志定而氣不衰亦愈

有明驗矣余侍太守公語次
稍知先生之平生既而讀是
集見頹窒嘆之事則益奇之
竊謂先生以氣節詞賦豪雄
一代信若有司之者而是時
先生只携太守公以行俱為

神物護持兩得以無恙今太
守公勳名又駸駸崇懋矣可
見文章功業二者皆神授哉
余慕先生之大節故因讀先
生詩而推本於浩然之氣復
奇其事而知先生之非偶云

萬曆壬午仲秋吉旦
賜進士出身知元城縣事通家
晚生潼浦蔡時鼎頓首拜撰

海埜吟叙

不佞嵗庚辰夏受符之南

樂方

命下有過語且賀曰子得所

宗依矣是守天雄者夫非東

魯趙清獻公耶彼其中濯浸

乾坤而汪汪千頃者也彼其

餘波足以澤下流者也則竊

以自喜已受事謁見及以事

質成叨教言如倒囊出物不

可涯涘而泓渟之度春涵雨

毓諸屬靡不人人得所庇則

又喜而驚噫嘻此豈其邃於

淵源者耶已得其淵源於海

埜先生蓋其人如古靖節者

流浩然正氣完嗇無欠宦嘗

忤權奸幾不免荷

聖斷得白旋擢補郡旋復敝屣

禄爵蟬脫塵壒之表而其中

常有以自樂興至長吟和以

絲桐老且益壯至於今年踰

八袠而金石之鏗鍧藹如也

迺因三守韓公請弁業於是

太守公出笥中偶攜近集得

海嶨吟若干卷拜讀之竟日不釋手遂忘固陋僭一言以叙請言海嶨昔者謜芒遇苑風於東海之濵曰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大壑之為物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是故浸雲浴日泥壁轀金而或津雨霏霧縱鱗騰蛟或驚風怒濤撼空摧山迤枝流派渚川分瀆別浸灌萬彙普潤無極則海嶨之

所以為大也挺閔先生諸吟大都性靈廖廓胸藏萬斛馳騁上下淵泫汗滂茫乎莫知其盈虛而時發之於憂悲愉快怨怒思慕窮拙感激無聊不平則若浸者浴者泥者轀者津者霏者縱者騰者驚者怒者撼者摧者千變萬狀莫可窮詰則其寓號於海嶨得無意耶然則淵源所漸不於其身而大發於太守公寧獨天雄被澤已耶異日者霖雨

普施將洋洽海内外而盡究
先生鬱蓄未洩之蘊使遡源
委者曰是海壑先生之餘波
也是先生之所以為大也則
先生之所傳於世者直以吟
乎哉

萬曆壬午端陽日
賜進士第知南樂縣事通家晚
生清漳柯挺頓首拜譔

海壑趙先生詩文序

海壑先生詩文若干卷余公
餘取而披讀之大都質而綺
贍而不纖放而不詭於則工
而不費鑪錘之力其取義也
精其垂教也大渢渢乎伯仲
唐晉之間夫人而能言之獨
竊謂知先生直詩文而已非
能知先生者也先生性靈瀟
洒蟬脫塵表而浩氣充然利
害生死不足介其際嘉靖間
筮官司城抗職忤權姦與楊

椒山公全厄人僉為先生危
先生談笑當之時與椒山賡
歌迭唱竟荷
聖斷得白已出判秦中先生以
此聲籍籍無何擻蹤簪紱益
肆情於吟弄間即賡長公大

封泊然若無有而更觧世綱
惟意之適迨於今踰耋望耄
手不停絲桐與至浩歌敲金
石剌剌不休此其人豈所謂
闡天地叅盛衰者耶世譚詩
文家則嘖嘖口陶李李之丰

度飄飄乎羽化登僊陶得性
情之正倦還舒嘯乘化歸盡
夫觀陶李文章而不究其然
則皮相而已矣世之觀海臺
先生者其毋皮相先生哉余
與長公叨世講兼屬寅末知

先生最深茲受命之閩行逼
無能為揄揚萬一聊叙其所
以知公者而屬鰲水令柯君
以綴諸簡云

萬曆十年端午

賜進士第知常州府事中憲大

夫前刑部郎中判天雄年家
晚生浙西王三錫謹撰

刻海叟吟稿

大名府同知王之輔
通判王三錫
韓　容
閻　立
推官穆來輔　閱選
開州知州張中鴻
元城知縣蔡時昂
大名知縣蕭　寀
南樂知縣柯　挺
魏縣知縣原一魁
清豐知縣杜和春
內黃知縣饒　位
濬縣知縣劉　煥
滑縣知縣鍾羽正
東明知縣亢　璣
長垣知縣劉　金校正
濬縣教諭崔　桓同校

海壑文稿

卷之八

賦

寒宵賦

帳詞

為儒學師生送童貞菴太守入覲帳詞

為膠庠師生贈高時齋節推署州代還帳詞

詞

為鄉耆賀戈兩溪榮膺嘉獎帳詞

為千户所賀楊子承千兵完戎朝獎帳詞

表

擬上元觀燈賜宴輔臣謝表

擬夏日賜扇羣臣謝表

擬宋論胡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謝表

卷之九

序

海若効靈序

代贈劉氏樂壽堂序

勞山仙跡序

贈儲少栴將軍掄典戎政序

代姜省吾侍御送劉春臺太守考績序

海屋添籌序壽年家楊黎峯太翁

代慎修送溫玉齋三尹榮擢魯藩司賓序

贈景節推重均膠役序

張平山畫冊序

賀張恂翁七袠序

贈鏡湖王司巡三載考績序

送樓念竹太守入覲序

卷之十

傳

高八姐傳　張老傳

蠨蛸傳　古粧鏡記

書諸子姪[illegible]

銘

代撰明威將軍匡公墓誌銘

高麗硯銘　宣和硯銘

又槐銘
行狀
收春先大夫暨先母恭人高氏行狀
故鄉進士直隸和州知州進階奉直大夫
行齋毛公行狀
卷之十一
祭文
祭毛行齋親家太守文
代祭匡環溪文
代祭劉石渠給事文
代彭麟野祭丘母夫人文
祭宋南亭舉人文
代春泉兄率諸弟祭東淇翁太叔文
代同鄉諸朝紳祭杜太翁文
代祭同年丘肖林太守墓文
祭逸菴丘翁文
祭妹丈黃海野文部郎文
祭亡壻毛尚賓文

代京師王吹菴舉人兄弟祭亡妹文
祭濰邑通家　翁文　祭內叔高翁文
代祭年家孫翁文　祭丘母夫人文
代諸僚友祭邊太夫人文
代高氏兄弟祭管子暨貞妹文
卷之十二
疏文
書
與丘月林給事書
答毛行齋太守親家書
與舒城孫生書　與任丘邊通府書
與濟南王羅溪通府書
與王冠峯書　盐城答王冠峯書
盐城與姜石澤封憲老親家書
盐城答黃海洲書　謝平度崔生
與即墨湯君陽大尹
盐城謝劉雪溪太守書
答紀鑑塘司徒郎

答福山郭嗣翁尚書
與安丘黃甥茂才書
答章丘胡湖山三尹
謝維揚巖紹峯貳守
疏
徐幹請募緣疏

海壑文稿目錄終

海壑文稿卷八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儆韋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寒宵賦

海壑子讀書冬夜長宵沉沉凝寒凛如撫此窮陰悵然不寐是用有作辭曰顓頊司御兮移玄負黑帝凝號兮趣朱明悲泉沉暉兮野霧冥駟宿耿耿兮流長空素蟾碾碧兮寒光清青娥肅征兮鶴尾氷蒼昊迥而星垂枯梢號而聲悲大河伏濤兮凝璐連輝溫泉封凍兮瑤華瑩璀萬動閒寂兮清廟進假其何讀廣莫揚吹兮轅門號令之戒嚴寒雲寞寞兮鴻雁哀而流遠黃竹蕭蕭兮玄鶴警而鳴旋松杉隕兮欄檻冷而凄然聆梅梁兮掩寒紗而曉婉悵銅龍之煞絕兮銀箭淹息霜堞之節奏兮魚柝杳以聲殘軒楯沉寂兮朱箔翩重扉幽扃兮蹤房寒獸火無光兮噓之不燃蘭燈冷青兮素膏凝盤抱雲和兮

纖絕攬冰紈兮錦折龍涎熄兮芬滅鳳闈委兮
燭歇紅絲冰兮玄結徑顏強兮摧缺悲菲飾之
隆嚴凝泉廢之曠別乃有貴奢兮構幽綺於雲
霄脂蒸融融兮護絕域之重貂沉檀爛庭兮鬱
攸而香飄龍燭焚煌兮星分而紅挺翠雉明兮
襲錦袍擁熊虎兮崇且高熏胎膈腯兮肥甘充
庖醇醪列美兮紫霞春饒素霓迴旋兮舞纖腰
且齒摩遼兮遏雲遶瓊齒頰兮紫綃金鈿落兮
娥嫱舊被浮蘭兮恍巫陽之苑交金鉦暖薰兮

暘水漏之易滑澀約懸絕兮竟罔知此寒宵悲
風發兮情自如而陶陶若彼塞戎之宵征兮慘
邊塵而渺漭關山迥絕兮望故土於中州孤濃
霜之重鋒兮寒徹骨而驅遵衛沙漠之驚沙兮
月黯淡而雲愁孤臣萬里兮海天沉沉鳳城云
遠兮銀漢無垠時易逝而歲晚兮憂忡如焚愴
遐荒之逆旅兮耿長夜而慮深愁思婦於雲屛
兮心已摧冰珊瑚之絳濆兮腸終夕而九迴幽
思沉以繚紆兮遊蛛絲於天限合歡餘寒以輾

轉兮金壺如海而鐘聲遊子未返兮天涯淪落
羈館岑寥兮悵戍烟之殘角孤燈落而愁絕兮
蝶悠揚而遠脫載夙興以行邁兮抱離懷之忉
怛驅渺茫兮寂雞聲之伊喔陟崇嶺兮俯荒原
而驟潤霜風凜其被面兮堅凝裘之涼薄冰淩
皓膠以迷途兮情惻楚其如割縈獨無眠兮哀
生寒廬爐無宿燼兮惡裳無絮一飽無時兮凜
切饑瘦妻孥坐對兮相泣以吁嗟今夕之昧旦
兮傷來夕之何殊胡為終此歲寒兮仰蒼穹其

疇蘇皇天運化兮無私於好惡四時平分兮豈
以斯人而輟其凝沍推有生之厚薄兮允玄機
之攸賦感逆順之相遭兮憂樂安於所寓貴不
可以擬賤兮貧與富之有數神祇無以辭其憾
兮博濟為聖賢所懼位造命惟人兮我心皇皇
仰燮理之任重兮惕此寒涼闢閶門而假寐兮
邀火城之煌煌立雙闕之殘月兮霏紫霧之滿
霜啓九重以匡不逮兮吐瑤墀之雞香格君於
仁聖兮沛天德以懷萬邦裘帽群兮三軍挾纊

而相忌雪宮同樂兮脊肉帛而不常夫無外曠兮內無怨女之徬徨彼四方之人兮孰不期溫飽而我望皆凍餒之無冊兮鬱和氣而洋洋寒暑有代謝兮春暉煦而悠長固君相之能事兮又安危關運化之否呂坐唱嘆而漫漫兮其誰待且汲汲於廟廊顧茲寒微兮何以弘被抱此區區兮暢回春之溥及淑氣敷以遐徂兮馨寥宇而俱立借物我而悠然兮慰是夜之悒悒

詞麗似王揚而典則為之

帳詞

為儒學師生送童貞菴太守入覲帳詞 并引

伏以

國靈啓秘實陶瑞世之賢方夏崇勳昭仰御天之睿故荒陬無久否會際貞良而善治有奇馨協欽隆渥恭惟 某官 炎鄉鴻筆羅渚仙才逸韻松飈沖懷桐月抱千古江山之秀擅一時文藻之宗錦捷秋風回首龍超萬蟻桂探寒窟揚眉虹貫九霄青錢遴慎於玉堂鶚薦易水亦邑寄專於墨綬驤展湘雲三楔政成江城花暖一遷福賚海國星高楚大而見思夢澤岸長迷望齊來而嗟慕蓬瀛兩足騰徽德化洽於渤澥豚魚畢信恩光流於原野草木均輝王風迓而恬熙醉憮村烟葉柘文澤深而汪濊光生璧水琉花吾道孤旌金章企慕斯文正印玉笋聯翩幸傾圯之經營遠鑒麥蒸控蕩荷清寒之矜恤曾闡首蓿闌干秋風獨歎已慰吹嘘天上春龍旅應還期輔

冀江濆五馬驟而恪誦寇楓三繪違而嬋媛
岐柳薰霏鷄舌御屛題漢循良珮轉螭頭帝
室延周篤棐沐無涯之天寵喜溢滄濱睽不
世之邦侯情含翠岱晩山殘雪寒侵綠蟻芳
罇古道酸風吹斷驪駒淸詠冠裳郁郁弦管
嘈嘈長憶大東短歌水右

詞曰

山館翠雲寒曉色新齊古木含風捲濤細川長
洒渺情思啼鴻聲裏文翁金闕去留無計孤

鶴霜明七弦錦秒五袴淸歌遥流徽玫瑰紅凸
相送紫霄凌鳳凰池調舜尙庭明世

右調感皇恩

此詞長公家數

[illegible]

爲膠庠師生贈高時齋節推署州代還帳

詞

伏以

芹藻香浮風雲留恩徽淑庶情昭於日月協
慶㭊灼泮宦天棐淳元木泯聲芬人紀悠邈
奚涯恭惟　台高風周甸雅望泰川華峙英
靈沖淑精秀瑞岐陽之鳳鳥産有名家窮太
后之龍岡紹由先世輪笏豈然不當世而擬
後達人杜占肯綮劾吟時而粹前緇美蚤圖

九萬鍛擊南溟晩慰黔黎銓榮七國明孖宸
極緬孚烏喙之芳使伴寒星遥徙爽鳩之域
麌烏巢於春樹沉冤哭於夜毫刑訖於措刑
淸息庭前鼓吹訟服於無訟亦違水而波濤
忽吏渙膠西黃草生綠李旌移掖北腐草回
春灸谷恩光良憮白天之隕翁蒼肯澤式占
時雨之私柳春變秋華背鶯花暢化悲晩來
於青壤滿㲹騰繳消鼠約之妖蹤朗月淸澄
堀落屛劉狼之妬跡震霆烈赫山川亦子如

仿佛李太白夜李園序文

寓奴十扮陣王閒

傷豈云青眼丹心似水莫探玄淵洞寸照於
水晶青燭烱王荷之影涵萬機於藻鑒明湖
流桂梟之光貞操垂晚節霜筠義槩凜平生
冰蘗宦海波而砥柱壯繫商帆世道瀾而日
新詩言阿堵風流儒雅攸欽壁水詞宗夷易
溫恭悚企窮阨道範青衿棍釆死在春風白
面承休坐醺醇醴雨露忘情於瘉李雲霄垂
意於蓬茅有代及瓜旌旆遥遥天上含情折
柳稱觴悚悚溪邊復歲月之幾何五雲高靄

慨烟花之縹緲萬井睛依草凝望以連青不
盡矗雲離恨桃無言而含紫聊將落日歌喉
四首岩霏棻棒別緒斷熏鶯語爲和遺音

詞曰

郵亭沉月正杜宇送春時節淡靄連山柔風捲
陌滿目楊花飛雪人渡溪橋晴泳揷泉碧山遼
絕無可奈借野花啼鳥留觴英烈　傷別難忘
處三月彌旌惠政人人悅絃誦春長桑麻雨足
方信海波恬臧何意孤城冇尉守遠三秦豪傑

乃指日向烏臺青瑣使霖望切

右調喜遷鶯

為鄉耆賀戈雨溪榮膺嘉奬帳詞并引

伏以
靈鳳徵祥羲馭光華海岱應龍神化豐隆毀
雞山川故英雄奮明聖之期幸世道際亨嘉
之運恭惟某官燕翼休靈古今俊彥深沉令
德慷慨高風逸韻稟自天陶沖氣含於特秀
襟懷璞玉唾欬明珠蚤捷蜚聲載耀龍光於
雲漢重輝接武旁昭瑞彩於虹霓鐘鼎之業
合羨夫家傳儒雅之風爭誇乎世繼忽宣綸
於北極式贈馬於東州旌旆揚休枯槁桀陽
和之候閭閻動色頓連仰怙恃之秋邇清光
而岩電奮飛採幽格而松風遺響抗鴻鵠之
志擬迹俟良潔冰雪之操乃心民社清才實
學君子攸欽純化義風匹夫胥慶禁奸不遺
於毫髮歛跡冥冤夫蒙經仁恩與造化爭流
靈威共雷霆齊馳邏遐春蠶政教雲行海國
日長乍織華胥懿景村高夕靜頓回太古醇
風溫溫乎豐歲瑛清時可愛桑桑然荒年救
亦子所天庶班胡氏父子以天語流光勳繼
董生南北之鄉評有在偉績茂昭於海域芳
聲丕著於霜臺春日生輝聚家嘉奬秋風播
譽見復重褒甫期年而治効垂成未半載而
恩榮荐至某等猗英賢之令範已踰白頭接
錫命之寵光俗經青眼不勝撒躍競笳鼓以
相迎奚啻聲音聊謳歌以敬壽心慙芹曝調
謝官商

詞曰
霜樹蜚紅烟岑凝翠雲齊秋晚摧落群芳採菊
暮節方見雞英艷西風遙逐陽鴻征曉報到天
恩重衍慶仁聲海海窮山共欣鳳懷今展 琰
譽播青瑣名馳究空自芳傳殘簡垂光躬逢清
朝良吏無負虞湯邀絲鸞鳥枳棘飛黃庭際應是
不堪狹淺行看取秉鈞巽寵沛霖溥演

右調永遇樂

爲千户所賀楊子承千兵完成朝奬帳詞

并引

竊以

明聖神機拯溺恒生於厲世豪雄効節臨戎豈得於粉少尔雅其官將軍申子閑室俊人戮力殊勲端嚴令範耿青年之義槩正氣自天矢亦小之貞操壯心畫地八陣腑旁夢寐六韜紹滌宫庭申漢號之嚴兒戲盡洗陋迹本知權之善父書不滯陳言乘海嶽之瑞靈

慶風雲之猛士倫精夔府開基之華典重輝鎮肅邏陬號鬼之威聲四達建牙吹角寂不聞諠披鈴登壇護無與敵茂溪塢之春草曾教戎馬長嘶澄淮海之滄波坐致鯨鯢永滅錦袍纖細鄉康緒編娛鏤帶緩生花傾心儒雅佐政播霜臺之聲秋色貽寒士之恩雨霜提兵羅然千里十年就煉惕關萬全際

國家悠久之隆飾部伍凋殘之弊推心置腹勞思自過吃含恤苦分耳布惠頻空廚蓄鑑

貅爭奮思無報帥以報君葵藿紓忱誠非愛身以愛國指龍沙而禦侮迴熄狼烽旋鳳闕以趨勞靈成雀賀旋麾攸向績用倏登歲月雖淹人咸恐後閫師而稱耗方殷當國憂虞雖次者無聞獨美元戎紀律累黄金之腆賚兵稱丹衷凝紫極之温綸式荷青眼玄朔遥而飛激青海[illegible]以濤秀瑀[illegible]充露錄漢潤分月渥天庭[illegible]鍾銀雲蔚映仙範沸金鼓之喧闐軫[illegible]莭人文之炳朗喜合春陽末泰

[illegible]見乘龍其[illegible]　參彥乾無躍虎英討一闋消歌千鐘[illegible]何人肯不解宮商

詞曰

雲[illegible]春初聚忽下綵[illegible]王關布天恩
鳳門[illegible]色煥山城芳譽飛遥遥　總只
爲赤心丹[illegible]況卓邁英[illegible]世家散萬今身餘
一劍[illegible]教力三軍銳[illegible]擬王關封爵取今章
繁

右調憶帝京

表

擬上元觀燈賜宴輔臣謝表

年　月　日臣等蒙

賜[illegible]宴稱謝者 桂[illegible]騰光溥海仰初春之象

萃[illegible]彩

[illegible]天[illegible]太平何勝感荷臣等

[illegible]以天地交泰一元

轉[illegible]萬古慶明良之遇

故貳室讓光乎唐帝而金臺賢與乎燕昭

火戲驪山奚取深閨之笑 酒通淇水終貽

烈婦之哭 南國臨春永嗟沉湎 西風汾水

徒自悲歌 迺者候運青宮 大地淡陽和之

氣 陡而影璽玉闕 鈞天昭皎潔之晶 祈太

乙於初元 一燈破晴 演炎劉之故事 幾夜

挂紅烟 雲歛而明月逐人 簫鼓沸而喧塵

隨馬 宮城焜燿 閭巷謳歌 六鰲駕海上之

山 樂偕百姓 雙鳳挟

[illegible]中之輦 清[illegible]萬燦炬爛

[illegible]寵宣幸 微臣縱目風傳

天[illegible]渥家

御宴[illegible]賜充

[illegible]之[illegible]情[illegible]康平之樂事 寅酸至願今古

難逢茲遇

皇帝陛下

徐撫乾元

明体離照

恩澤及物

炳朗燭奸 暢

仁風而遐邇皆春 被

光華而隱顯共違三冬 陋巷蚤蒙

分暖 杏林十載短檠 頌致揚輝

奎閣春臺 謝調元之善 玉燭負光膏之[illegible]甫

奮幽微 欲竭平生糟粕

[illegible]觀燈火

[illegible]

[illegible]蓬島香靄

金[illegible]夢入[illegible]浮[illegible]詵家對月能開而吻與

星[illegible]之[illegible]處[illegible]燈不看而曠瞻

[illegible]之奇

金[illegible]彩[illegible]界[illegible]靜[illegible]光幼

[illegible]二

[illegible]瑤[illegible]

[illegible]八

龍虎優游頓醺醺於霞觴明及肝時照珍奇於
玉案暖入腹心錦[illegible]紫銀缸寵優豈遠纖
手綺羅飛[illegible]鈿[illegible]盤追[illegible]合把分[illegible]棒於
九霄醬[illegible]於[illegible]夕相[illegible]分期於不醉無
歸從軍[illegible]嚴[illegible]在有[illegible]必吐
九重春色共學仙桃永夜漏聲嘗假銀箭飽
飫
皇仁而旋足沉醉
聖化以行知於熈熈鬧鬧之中洩洩尭天之下勵

査澤於親炙寔曾秋陽蕩邪穢於相酬豈
云江漢東風吹灑旋看銀海初醒涼月伴
人清到玉堂不寐身歸
天上而常有光明夢想樽前而及心麴孽臣
等脩肝不足以圖報稱滲倒曾可以効勤
勞徒抱區區有懷耿耿伏願
有象太平借此春而永泰
無疆福壽並斯月而恒盈
演霈澤於幽陰
煥文章於昭灼

養賢以周天下用繼權輿
燕居以資國中不獨盤樂則
聖治清明而夜户不閉民心和暢而鳥鷺可
歌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思巧詞工　點題老走

擬夏日賜扇群臣謝表

年　月　日蒙

賜臣等以扇者湘筠破玉黃封隕自

九天蜀繭浮香墨跡題當五月草茅增氣閭

巷生光

巽命很頒

賁恩仰被臣等惶恐惶恐頓首頓首竊以八

風吹並謳歧舜無以育群品一元宗籥非

涼冷罔以濟至仁故廓寰宇之妖氛而颸

動地而除酷炎之瀰若清商滿林此吾人

仰挽拂而歌如周大造以呼吸而成若也

乃若日貞離於鶉首律[illegible]祝融

蒙赤帝之[illegible]陽[illegible]之駅[illegible]以

臣不足[illegible]以[illegible]蒸

煩浴寒[illegible]樂[illegible]好生之

德歌薰[illegible]哲人[illegible]之宜來風一扇

以形暑氣[illegible]節

[illegible]

分布者尤為不世之恩銅柱逼人慨殘酷於

萬古雄風適已恨誇誕於一時夜色撲螢

舞之螢宮闈褻月秋光致素紈之詠箧笥

深藏泛微香於花髻衰不知炎灼舞殘白羽

閣中獨乾飄揚緇塵染素於九衢清風安

在東帝發狂於庶府明月何歸曾無蘇下

以輕颸豈有假人以便箑王風因之而掃

地焯焰於是為薰天何幸微臣驟蒙

示賜百工至願千載奇逢恭惟伏遇

皇帝陛下

古直德健

質素性成

妙開闔之天機四方風動

神屈伸之物感百世揚休

鑒前王搖亂之鄙心

蕩淑世刻薄之陋習

出仙工於天上

歸造化於陰初織女機絲霄漢作流夜月石

錚鏦甲池塘蚤已秋風移寒色於瀟湘散
清光於巴蜀絕塵凡之奇巧如璧如輪祛
窮杏之煩冤非水非雪捧持在手感荷生
心發跡寒微沾
恩稠疊鬪紋日下黄金輝映蓬瀛畫省
雲中仙桂香遺青紫穹挼羅扶何須風蹬
雲鏘澤暑散窮簷不向茅堂江麓酷吏去
矣身寓寺寮人未訢神游空谷際朱明
之律烈炎威多熱於晌炎扇清益

表稿　二八卷八　二二

至寶懷袖而鄭重入依孔雀徐開攘把握
以無忘出爲僥倖指示衆動而毛髮洒淅
揮揚而股肱戰兢臣等熱中未已恒思汗
出沾衣寒心方殷切恐情乖中道伏願
巖操縱之威權輕勿授人以柄
善弛張之治道重惟持己以清
作法於涼而罔貪
守約施博而不亂
推心及冷地霜撤炙手之徒

示法向薄夫用戒趨炎之輩荷蒙
遐敷無爲庶塵所污
不興寒暑莫致班詩共歎則
仁風擬大塊而同德
餘光照汗簡以不磨四海播揚萬年快慰矣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表稿　二八卷八　二三

典麗

佳聯

當日事石守以等得酒之入幻工者

擬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謝表建隆
元年
年　月　日伏蒙
聖恩加賜臣等官爵者臣守信等惶懼惶懼頓
首頓首竊惟亂極思治實皇天泰復之機
歷數歸
仁正
英主豐亨之運故
神漢廟筭克當乎天心而治定功成不由乎人
表箚　卷八　二十三
力
武功誠武丁之獨斷翊戴何論
文德允文王之寡儔加封實忝
曾不以能而自負
普施天地之恩何敢以功而是為仰荷
生成之德稽晉文於返國功高有不賞之嗟
考漢祖於承家事集致當誅之禍狗烹數
語奇功萬古以醆心龍蛇一章偉績千年
而墮淚是皆刻薄之主頓忘勳舊之人臣

等退思有愧犬馬何勞進補無能蝂蚕未
報仰白
天之隕實切愚衷慰好爵之懷真逾望外玆
遇
○○○
乾坤至德
日月休明
馭衆以恩雨露溥施春澤
臨下有赫雷霆丕振秋憲
表箚　卷八　二三
徼
傷　被
體
赤
能
鳳詔光華
凡天流渥進有差之隆爵再焰寒灰沾並領

之
寵光重榮春耦轅門甲胄際風雲而高入青
霄汗馬乃予出塗泥而近趨
丹陛人無不足恥龍泉擎柱之爭勞無不酬
絕虎士分麾之恣各切一
命軟不程力以何思益竭寸衷攄膽披肝而
圖報君都揮君點檢山河帶礪無疑或虞
候璽右廟日月貞明不替雲臺異香越百
世而同符龍閣奇褒曠千年而合轍將

龍顏之密邇共將紆謀一朝仗虎符之靈威
謀復横行四國慶明時於無事不圖劍戟
扶危樂長夜於未央合聽笙歌聒耳謾勳
名之暴著詎致沉淪際
君臣之交通永無猜忌臣等終延樂土
大造無可言之仁蚤沐
恩波滄海之可述之潤起死人而肉白骨結
草無因忘何日而藏中心銜金未即伏願
五位昌隆太平有象

二德貞固終始不移保誓命於萬全
君臣一體綿
本支於百世
上下同休罔犯無棄席之憂
恩信日固叔敖息負薪之慮
德惠彌深阿衡策而商道致遠營丘永而周
漢流長萬古無虞九泉不朽臣等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海壑文稿卷八終

海壑吟稿卷九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徵岸顧瑀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海若効靈序

天□□三年守膠政敎洽涯民協青埃和氣蒸
□□□□霞當□□者然自閑澤者涵育柔麻穰
□□□暢敷□□□康人徵黄慶之徐而華胥
之風也父老子弟□□□□□□□□相慶且復精

顧蒼漢其以斯民之生也治亂關於弘運休戚繫
於相遭殘虐者流亦增波貪饕者地利惟盡我民
何幸際我侯登我治耶往者天保之祝無亦感休
慶而艾君以心也千古純誠殊無乎異此爲三代
直道而行者也是以不能無祝願於侯也南山之
貞擬君之躬永君之躬不盡所願也松栢之茂擬
君之操承君之操不盡所願也至情篤意殆超乎
天保之外遐錫仰禧將望於君身之餘也如蘭之
錫如麟之託冒厥後裕厥昆充厥公閭焉已矣天

惟民聽而允享之篤生英秀實惟戊午之始秋君
子卜其知本寄吳靈其効於濱水允矣且東濱泗
滙百川長爲委輸游秀二儀涬漓元綱若珍異寶
獻瑞呈祥萬品類育千古可考也故夫木難明月
尤稀奇絶盈溢於天一受於胍蚌之不知其獲
於天珠之不知其成於蚌也造化之鍾於海者無
窮而珠之産於蚌者曾無老少之異蚌之珠非海
之靈耶君之子不猶蚌之珠耶於務以無心福仁
者而至仁亦不知所以承天休其時其地所適所

遭皆莫可臆究今君侯年幾強仕宦叅青江鄉而
住氣獨鍾於海域宜多男於寄居而孤矢再繫於
求播其澤及生民而後天德之孚其涵濡滄津寬
濤波之吐吞沐蛟龍之煙雨漸其秀而化於靈亦
得以蓄結玄妙是皆未可知也但民情所寓人言
所及依理符迹吾不得而遺論也烏可不謂之海
靈耶況英物𡀖𡀖啼聲琅琅猶鴻鵠雖未羽而拂
霄之勢可逆覩矣幻逸天池清聳彩異時光朝
廷輝四海聲夷貊重古今茲公之●也民之望也

海之靈所以協於天也

景寄由詩進人分明五村口吻

代贈劉氏樂壽堂序

劉氏子者風神逸爽偉然三齊俊人與先聲累業雄於珠右拓故第而新之大搆胥峙川原動色且廣締四方豪彥一時儒紳率雅愛之甲子冬予將北旅江春戒行在即忽有欲為留行者倥傯氷雪間切諭劉子景懷令願篤尊騰虬披珠雲移旌而南光乃爲室遺乃珠璣以垂慶於無極惴惴然將不慰草茅覬私耶予解莞唯唯

用扁樂壽以贈主人揖而前敬觴為壽或曰智者樂仁者壽智仁之道亦大矣哲如顏樊猶待問焉劉氏其智仁矣乎奚扁為予曰不然人心之天不終漸泯瑩珠璣王韜瀞彌光匪情而揚誣也機萌而沮棄也皆非也軻命世英儒曾不知戰國風習韻以仁義爭論於時可謂智乎無亦以彼昏不愛仁義而利之出乎仁義者將不愛耶故梁惠好臺沼而進之聖齊宣好雪宮而推諸王齊梁不闕民隱然齊聖興王諒足悚動

章法

名言

信口音跪

悖此勢現方貧不稍大

方寸劉君為斯堂將自娛而永焉者吾不以樂壽開之堂胡為哉兒望其知仁乎吾今冀其樂而壽焉融融斯洩洩斯伏臘斯子孫斯劉君其自得矣雖不告以仁知將不繹其所以而求諸浚源植本要有餘師因樂以崇知由壽以敦仁樂樂而達於君底豫而達於親塤篪而達於兄弟琴瑟而達於妻子笙簧而達於賓友周流活潑莫非樂地罔惑於聲色罔誘於貨賄罔奪於威力安固永貞無戕所天樂示而智進壽啓而

仁弘緣此獲彼魚網鴻離誰則知之劉君將不為明理以終樂貞守以介壽者乎兒東望滄溟西顧長河鯨波潮而虬帶環陽侯河伯君之適也大勞在瞻二珠伊邇青蒼鬱而鴻麗基林林央央君之契也此又非樂壽出於堂之外而智仁之雅懷幽致會得於天者乎使君而淫於樂於智則昏焉已無述於壽於仁則悖焉已昏且悖其奚慶於斯堂或曰悖矣哉君子之言非淺夫所窺也僉勉劉君其慎揩於樂壽

此似伯夷傳

句法[illegible]古

出[illegible]之[illegible]

此非劉玄龜不能為此言

勞山仙跡序

勞為墨陽靈峙，枕滄溟而峻迥，東南秀於青聲，
於天下。迫物外者咸茲樂慕，遂冠掛而斯東，安
期老馬，邪有取也。世傳丘劉王馬華果，此仙焉。
信耶渺茫之故，齊諧青眼妄耶，史籍攸徵，殆難。
極誕矜生之論，存乎養久而仙，或由茲也。長春
諸翁見起寰宇，越嶽峯發奇峭，窦齒千億，秖惟
勞為依依，無謂耶。海嶽之吐吞，雲物之舒卷，寘
化之往來，必有奇趣入乎其心而契焉，而陶焉
者。虛牝抱元，精鍊致極，而還虛破造，要所必至，
蓋亦自不知其喬松之趣也。混古今於天地，弄
風月於川岑，神遊意適，罔非豫所。寸靈之秘，濺
於英詞，悟歷之緣，託於[illegible]石。霞棲雪蝕，滋封碧
蔭，鳥窺而樵逆[illegible]，[illegible]思者誰歟。嘉靖甲子
載，值君陽馮公[illegible]之暇，慰適官況，勞無
餘區，尋幽興懷，撫賦增慨。虛玄泯昧者，空復處
思而垂悠，寄遠若[illegible]，[illegible]可彷詩刻，鮮掃
烟靡隱邪[illegible]，[illegible]一一[illegible]篇，玄珠之[illegible]

可[illegible]知君陽者矣

又[illegible]一[illegible]

以憐風私，竊惟海內之嶙峋，層見奇跡，恒尠乃
有高林石之興，而欲一騁歷覽之懷，率皆滯於
時，牽於勢，壓拘鄭解，悼種種乎毛，卒未之酬者，
指可勝屈耶。鉏予亦客遊海涯，幾百里耳，覩崎
峭於目前，聆勝絕於夙昔，寸心如飛，猶越萬里，
攀躋之志恒切，而仍歲無諧，況其遠者乎。君陽
公以其跡諸勞者移諸梓，遍歷迨茲，曠逢懿舉，
俾無脛珠玉，儼徧中原，勝徵而情慰，無勞而可
勞。間有微辭奧旨，妙悟神會者，得無樂際矣乎。

君陽之於道，玄關幽鍵，仰不可窺，即仙跡攸崇，
無乃慕之篤，養之深，臭味之相入，賞音於善歌
者歟。于野之利，何其憐共矜。蒞墨以來，軒黃之
化，而旌陽之政，跡之寓乎墨者，皆以銘諸心，不
但寓乎勞者，存諸石焉耳。噫，演勞跡者君陽也，
昭墨跡者玉堂在今，銀筆在後，不知其當為誰
也。塵埃鄙人，雕龍匪技，詎敢為諸仙序，聊復對
君陽之命，述其畧，無章君陽之美意云。

寓意於規凡有關世教之序

贈儲少梅將軍掄典戎政序

膠為邊右窮壤南北界萊靈二戍間徹三百餘里滄濱浩望曠然潮汐之區島夷伺逞靡常撫圉籌畫者乃不顧茲陬凜森耶沿淡連兵以膠衛雄鎮崇墉以昭巖駐戎以張威選將儲才倡勇明政用宜聖武遐荒也始敦任七伕寧由殊簡二百年中繼美揚聲海上者今莫仰矣儲氏少梅將軍將門英胄涵淹儒術毅然剛介中有雍容文雅之懿藝精力強才優識朗古名將風烈銜 命以來文武属心殆以安危輕重繫將軍也嘉靖辛酉春侍史檄執戎政遴選慎名實核協人望哉少梅將軍震惶罔自勝感一飯於思酬慙世祿於未補顧不惴然悟畚然興惕然求免㵳艱耶中外熙熙卬首維新令而風霆威而霜雪介而金石操而氷蘗縛組可以折衝帷幄可以禦侮虎豹雄踞邊域邊遁鯨鯢之波其幾息矣乎蛇豕之毒其或靖矣乎絃誦與耕耘無事太平之樂乃不賴將軍以有終矣乎冠裳

析慶至從禹況之[illegible]細或不矜其罔有不傾將於上下負匪淺也尚自厲焉拊髀徙時築拜有其垂黃裘錢萬里之封豈直區區一隅之顯已哉諸日夕以俟

迓受理治

世止何以四知其所與義得此語說以天名

四皓說益州進天子為名學

代姜省吾侍御送劉亦臺太守考績序

歲宰酉握光樹虛危寒風凜如玉塵炯炯春臺侯弊車羸馬逖征之色溢於道亭庶黎超駭莫慰攀廷熙洽中不知崇年効績撽速稽核將以旌淑德昭陟典也猝奪吾良㤗若何省吾子崇其行君子也幾何人哉　聖皇三五紹庥渴篤廿英四紀于茲以齊嘉靖之治無他考核鼓舞翕然侯六載濱際一貞永矢雖有橫陳漠然也揚稱四知弗來胡畏劉侯一選弗贈胡辭侯曾

未聞來且贈也殆翕淵方寸波瀾寂絕要難以漫窺焉者無蕩天機庶理懇至公斯也明斯也廠而斷斯也本植而績庶凝焉狐梟停瀧清飈逸谷夫或得而禦且掄諸茲不稽焉攸勸今天下籍名寵以騁鏤鍸銖而利貫有逢心蠹乃紀經胡能侯擬繼侯而後皆侯耶匪侯耶種種予懷無或護焉若帝臣罔筱汸思有明寵眷茂殊寄任出入以德諸郡者德諸天下此又人心無恍之覬也省吾子㲈㲈尙以之廬松楸外不狎

塵撥侯行念茲揆有言伯媿無言徵制於時泥於迹即不能以侯圖報尙宜言臺垣膺聲忠赤行將乘馬以聞慰夙私也姑以虛江公甫来奇侯之器不遑悉侯之澤樂聞而誦之趣張水石嬋媛增楚金石震而玉觴酬矜存颺而五雲茫驪駒不忍聞執予言以贈

海屋添籌序壽年家楊叅峯太翁

添籌寧邈不可知然造化之運甲子循環其或小字叱者埋亦介之近恒摹繪奇跡以相贈遺與亦援仙靈以擬長年非斯人之至情已乎此所謂者何壽洛之楊崑翁也其壽楊崑翁者何敦年家誼也吾鄉慎脩服致乙丑春第適與賢嗣同之叅峯君爲崑圃片巨洛才俊逸也視海山敬賢參署倍蔭宜鄰蜿附及分令鹽瀆而又同采淮陰洽情楚水且與三祺郎嘗拜崑翁淮

序稿　二八卷九　十二

邸而衰質亦曾幸挹叅峯通家之契良亦深矣戊辰春旅觀燕都下車叅峯君林然記翁當七袠稀古春秋彌溢顏色將汲汲便經故洛以觴初度郎聞而嘉之欲偕往不果遙致巳心許焉歸而語諸庭余曰諾佳哉是不可無慶慶以神祉占海人室廬潮汐間仙跡茫茫習聞巳久雖不躬覩其異古史籍亮不厚誣添籌海屋茲用圖焉今復指三山之睢鶵聯十洲於微茫銀臺金闕所寓紫鸞黃鵠所歸海之屋殆可究可言籌之添亦何終何始水淺蓬萊壑揚瀾渤龍鳥之辰云誰數計而太虛浩劫要難紀極歲易籌僊人依化運崑山翁其將優游穹壤而不自知其壽擬玄昊也雪刺方瞳烏紗玉杖餐霞吸芝雲卧天游悠然伊洛中奚俟玄圃瑤池瑯况桂林鬱鬱蔥蔥森森而賢嗣叅峯飛鳧之複甫過金門旌揚之餘上達天關行復大擢玉堂調鼎鼐以壽皇圖則賡虞斯世貞不負所以義過也能章鳳采綸綍重褒自天之澤如海斯深此

序稿　二八卷九　十三

又添籌外無涯之福籌亦所不能盡筭焉者矣小子乞予言以信友篤敬也叅峯事君不忘其親崇孝也崑山翁茂無疆之壽徵仁也敬則善交孝則不匱仁則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宏裕而可親焉者也余於翁神交久矣况今蠢延亦巳六十有九晚齡同躋喜聞而樂誦之欲同慶華堂仙雲縹渺莫慰逖忱忝同盟之好假仙籌以獻同天之祝云

代慎脩送溫正齋三尹榮擢魯藩司寶序
余素聽濤瀧家世海山狎於心出必登臨舒
嘯入則園林沼榭會心自娛同志者盖寡焉乙
丑夏謬領鹽寄違夜鶴而南勉蒞陳僻日夕塵
勞類乎俗吏四首雲阿夢寐渺然乃有少尹溫
正翁者風流醞藉曠古高人雍容官署中峻結
幽軒小築亭臺佳木葱蘢琴鶴蕭然脩開機務
而山林餘事隨其所適盖超然不累於喧囂之
頃而洒然特逸於籌祓之外也余然後知其為

仕而隱焉者況乃堅持凜凜不為苟汚豈特居
處之淸而高節更自嶄然可謂心迹兼得其養
而孤奇塵表實儔也余每慕其烟霞幽趣究在
咫尺簿書之暇假之游衍資之諮諏相與上下
數千載間古之是非得失以及今之賢不肖可
否飛舄澳澳如燭燕照恭斯卜也吁有是哉翁
之可嘉樂也其裨於海良不淺矣究極師友
淵源翁汝人鍾汝秀而通南陽山川之靈其亦
有得伏龍鳳雛之遺風者不然胡高雅乃爾竊

慶方啟忽有東藩之擢　聖天子篤金玉之懿
重風紀之帷去孤就魯親賢之義無得之
矣但江海之留思未艾鴻爲之興懷無已也翁
行矣魯周公舊國宣尼所生禮樂遺風千古不
終渺泯翁覽鍾家洙泗之勝撫浴沂風詠之迹
回琴點瑟人遠而眞樂猶有可尋翁與味惟同
慨慕依倚履之歲月當必有進於此者翁愼
厥司欽厥寶增輝滄岱以迓天休此其常業耳
格職之外更以寶之胸中者為國華焉則輝光

日新淸越以長綱常植彝倫昭王德敦教化隆
亦幾乎變而至道矣魯將不遺其所常寶者而
寶翁耶況懿德之好有生恒性竊恐魯不私其
寳而揚于　帝庭以為天下共寶之是又所日
惓惓者翁其無自高以兼天下

[illegible]不重均役[illegible]序
[illegible]無[illegible]者[illegible]孟子曰
[illegible]也者[illegible]得其民心焉
[illegible]天下一[illegible]之乎是
[illegible]之[illegible]王道
[illegible]王[illegible]不以得
[illegible]法[illegible]如
[illegible]人
三代[illegible]矣

序類 一 卷十 十五

也而撫柳之此又設[illegible]之[illegible]行仁之令典
也[illegible]膠[illegible]海[illegible]貧役[illegible]賦
重[illegible]耕[illegible]治又[illegible]良之政術不能速効
於吏生[illegible]者之相仍而姦偽[illegible]生耶
民焉[illegible]國家例以三載一均民役隆慶庚午
冬[illegible]以[illegible]匆匆未暇竟[illegible]東
方[illegible]海[illegible]之恩得風
裁風著[illegible]時已叠為[illegible]
矣公[illegible]

入脉来沧聲悲窮補偏剔蠹恤瘠痍如己子慰
寒酸猶故知好所好惡所惡一狗民便而罔恤
己私真猶父母之愛其子也無矜容無厲色春
風和氣中人未嘗不畏刑威痛懲下人未嘗不
隱患酌得調停之善而牟升斗錙銖之差上不
滞息澤[illegible]下不致呼訴於窮簷一時膏雨
究蘇海堧白首[illegible]於荊圍己也何意
聯翩喜[illegible]三代之澤不[illegible]而醒瘠
而嗟[illegible]而起耶公奉甲第[illegible]雲雋才小

序類 一 卷九 十六

試魯郡天假惠臨初拖其輝采侍其珠唾已識
其逸絕風塵矣況復躬蒙德教而舉措閑雅規
度弘裕逆占所就更當何如噫寧肉細事也且
以徵和令此休休之心優優之政章章人之心
目時復金甌之卜舍公其誰士類歡慕之餘挽
之罔不可留望之又不忍去聊託衰残以相贈
誦然東野之鄙言諒不足為鴻筆齒草次揄揚
一以為君子美一以為俗吏風焉

張平山畫冊序

張平山者大梁祥符張路也字天馳初號茅蹊子先大夫正德辛未間判開封予因識之時張游府庠計其年可三十前也體質短小器識溫雅胸次洒有奇趣不多飲酒賦詩鳴琴志役物外而其筆造之妙初無所受於人天界之巧雖心手亦不可得而知一落類靡不駭訝時譽藉然每留連於豪商大賈妖豔珍奇羈縻百種以是士大夫尉其意者蓋寡矣而窘焉者恒有難

色先大夫略常格曲意招之張感焉及聆談契合遂傾意相將而交好日敦姑愛子亦總知琴曾作寫與圖為忘年贈其相與之情伯仲中於予尤篤也燈宵手語時復連床抵今有惻乘興揮洒甚多曾覩有象箸刻張路字甚妙疑即識之倉卒之圖多而不暇且漫然有待遂因循終致不果丙子秋先大夫有武呂之命分袂來迴不相聞後訪其貢之太學珍於公卿名動京師先不知更號何年而天下莫不膾稱張平山也

[illegible]紙三紙尺素之遺者寶藏珍愛琉琰不難無以易之皆不知吾家之所蓄者多且久焉愛雖鍾於平日名復重於末年其進於後來者竟無一獲是為悵爾雖然但要其得意處雖少年猶老[illegible]嘗聞昔之評人有年未壯而風格亦已夙成者卓識與才豈論蚤暮張之筆妙殆亦無聲詩也何老少云良亦足珍迨今五十餘年間散之既秊而獨存者無幾張曾謂蓄畫莫如作冊吾因而後志焉茲用永之以方付慎脩慎秘以

藏值嘉靖乙丑舉進士出宰鹽城余亦當隴西歸暇從容偕遊携取以資翫弄遙觀溫栗翁三尹汝人也得平山之履歷甚悉始知壽以云殂也深為悼悒將追刻平山小印於諸所遺皆為補識庶不混真以紓嚴聲又欲各勉題詠哀思之餘以終朋好之誼工恐才不逮志詞不能摹先生之精也夫姑曲為敘述以章諸首云

起應得宜常州可法

於此文可見作者用心甚勞可為法矣

同批之評

賀張栒翁七袠序

古今人恒多慕仙其慕仙者何謂長生也曠邈塵表也神變化於莫測意萌而罔不愜也其孰能破造化外五行與天地並日月侔哉借有勞心若形如鑽盤閟壁召并揖祐精煉致極而至於吹笙跨鶴鳴簫乘鳳駕赤鯉於滄波驂綵輿於碧落以相羊乎兩間者要皆理之所不可知也蠱惑之深雖帝王亦不能自已况武燕昭周穆秦皇漢武之為心也張翁寓於稠人之中而

特異乎尋常之外產古即墨去鄒魯甚近陶然醉孔孟之風於數千載之下純乎其中而朴乎其外共德在家謙光在鄉庭教孜孜篤求善類以為師友之資迺爾賢嗣文伯秋雲劾捷赫然揚海岱之光行復登瀛選觧台䆠為時霖雨斥揖不賢而致是乎若夫役志渺茫以自沉溺於怪神誕妄皆所弗屑也然德本諸身靜而恒焉不期其壽自爾永年出入烟霞優游山海闤世故於虛舟撫日月於籠鳥忽不知其𩓞爾鮐背

爾鮐髮爾種種矣邈乎壽之不可及已然嘗冠切雲於暇日挽靈壽於清風褒衣芝蘚潤帶蘭馨酣春醁而謳商山蕭然太勞峯下為帝懸觧安期之儔歟偓佺之儔歟崑崙蓬島奚以踰茲芝顏玉彩快覩斯人其於生斡白日而清虛莫可彷彿者何如耶桂嗣蘭孫繩繩森立其於名存仙籍而苗裔莫可究極者何如耶况帝賚之榮莫逆其後天錫之齡未究其終翁之仙於人間而出乎天仙之上者盖幾許矣福祉非常墨

云胥慶膠之縉紳能無景德而希光已乎且誌予言以贈顧拙薄弗克誦述秖惟吾郎慎脩嘗內交文伯舊有通家之雅迺勉於揚榷陳辭為諸公代壽

照應有情

古法

贈鏡湖王司巡三載考績序

夫觀政者聞其譽，不若覩其人；覩其人，不若核其績。績徵而愈覩焉，宜其譽之不泯也。鏡湖子，淮陽美士，楚藩淑儁，擢巡邏，猛司銓者拔英揚俊，逐託危陬，謂其雄鎮要害而分守山海也。方其揚旌而來，厲精應物，蜚蜚𤇈焚，温然迓城之輝，皦然百煉之彩，人咸謂茲貞良之質也。予聞之可式，容未必然。既而士相與禮愛之無尤焉，民相與敬畏之無厭焉，有所悉衎而付托之無憾焉，人咸謂茲才能吏也。予聞之可式，譽未必然。洋洋藹藹，殆擬芳秋蘭，比翼翔鴻矣。君子要不得而盡信也。其裴謝岩壑，𣊬然塵務，冠裳車馬，邈不相及。吾於鏡湖子，鑠溺有情云。覯未縣空，復勞止。乙丑春，適泥書在庭，頃門有慶，鏡湖子牽羊負絲以臨，挹其光冲如也，聆其音秋如也，把袂惓惓，好爾忘倦。吁嗟人言，其不謬哉。又祭膠南，曠數百里，霧鰲之衖，而青徐之走宗，變亂無常，恒為當道憂。乃者防禦有方，緘衎

序稿　二八卷九　·三十二

古風

効東南伻域，殆坐靖耳，曾不聞夬獷於濱逃恣於野也。且催科有道，不妨公，不病民，寸稟無累，而匹夫不怨，得人若此，亦難矣哉。期當考績而去，人咸思慕之。君其勉諸！方今用賢無方，超陟不次，君之晉未可指數，切無懈清操，弛壯圖，乘古道，負明時，以自隳嘉譽而頹偉績也。戒行晚秋，應情悒悒，追而送之雲之涯，酌我醴，觴我忱，臨風以贈。君胡來東山孔邈，我䩄去五雲維翥，君之心惟石與金矣，彼石金君子攸欽。

序稿　二八卷九　·三十三

送攖念竹太守入覲序

古諸侯朝禮孔子列之九經以啓魯哀孟軻氏本之述職以候齊宣振王綱以垂後法顧意豈其微哉我聖祖開基撫有華夏酌古准今制為三載一入覲天下有司莫不恪期以從事是舉也立法之精又有超乎前代者寔焉考覈由茲也旌別由茲也黜陟由茲也勸懲由茲也玉帛之華有以光神禹之隆英俊之輯足以協虞庭之美迺不盛歟況今 聖主處已好賢孳孳圖

存稿　十八卷九　廿三

治往年躬宣容旨以勞遠臣安賜之榮恩禮之篤懷忠良而有激者孰不精迺心竭迺力効迺職耶是使天下罔不臣政罔不舉民罔不順且治也熙洽之世何幸躬逢萬曆丁丑春又當其期我滕侯念翁將行滕人始仰而樂其進御宸極又不忍暫睽而忘情於翁也翁則為乎來哉翁江山瑞靈夢嘗淑齊早登甲第而首試以推鞠西江強禦不畏摧抑權奸者法無少貸聰斷惟明平反曖昧者衆罔不服勁節高風悚動上

下維時內詔懸懃狄曹哲署朝埜方慶其弼教得人天下可以無冤民也何聞迺美菲牛馬濟水別駕以行其亦[illegible]而淮湯舒而江都馬者其誰不為之惋惜耶公也勤勤自若漠然無動鞅掌塵埃中[illegible]以勝難其人遴擬我翁而蹤遷之御命東下海人其更生[illegible]也五馬蕭蕭朱旛郁郁[illegible]生色草木增輝不半載而田埜辟餘粮[illegible]也人[illegible]治華[illegible]易[illegible]訟獄均雀鼠[illegible]也[illegible]自息[illegible]吠不驚[illegible]奎垣朱

存稿　十八卷九　廿四

衣不違於青夜乎往躬[illegible]生[illegible]於春陽籬落[illegible]花山城[illegible]為無哀[illegible]依稀太古之風[illegible]以[illegible]何時也今何時也而何其[illegible]之暮耶[illegible]今之縣古者以隣境言之不過[illegible]之[illegible]蓋公之[illegible]人人亦罔為耳[illegible]康又間當漢之循良者[illegible]於古人不其遠乎方今明通萬里[illegible]行也[illegible]天顏則

晉接殊隆超踰非次騰翥當其時而久於膠不克終留也仁人之失可不爲深慮乎迂叟沐岐陽之澤箴之廼心徒將不朽耳適學諸縉紳以言徵竊媿穨齡既耄謝翰楮久矣上無以悉衆善下無以盡羣情聊述鄙懷以備達諸道左且祝之曰其人如玉胞公之光兮其徳如春佐右之良兮天子纘明兮式穀之彰兮海人啣懷兮亟矯首於帝鄉兮

海壂文稿卷九終

海壂文稿卷十

膠東海壂趙完璧　著
吳興傲葊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高八姐傳

高八姐者膠東鴻臚南泉翁季媛蚤孤鞠於庶慈庶出憲長公淑源有自媚閨風節烝以性成古列史種種默識温然良璞在韞也及適密也礪山進士之仲子管二元者閫儀雅慰宜室咸

二元緝學勵行光休維奕及二元游虎闈省耶陵而東值餘疴未殄嚴霙野颺長征遄勞黧然顛然幾不獲稅駕故客八姐一睇震惶神爽幾越即趣赴膠幸圖餌砭盧扁察而謝焉八姐審不可為飛悉宦所阿姑星戴以還二元劇且慰薄誚金遺別八姐不忍迂泣懷之無何釐珥餙暨二元堂授備以扎歸姑前一號投頓彌日乃蘇諸莫諳故二元尋就舍八姐掩圉知潛自客經衆亟索釋之二元少蘇聞故求閱嗟痛久之

叙事從左傳獻録

□□□無烈丈夫遠不愧矣

遂幽約食合越日棄客八姐自二元報葬即不茸食至是憊餒彌甚伺間三死未果五日哭不輟泣盡音竭待斃而已或以寡姊之生例解焉乃憤憒曰吾方寸事已定爲常識拂擾憐我者媿我深矣天云墜不徒作未亡人若阿姊撫有襁孤用延綫緒是可無死管無遺育其誰與圖存荀氏之緩已爲下策為身防者吾衆且叵窺焉遂絕水飲僵卧不起凡六日母姑泣勸直一沾漱即吐曰起若兒吾可食矣五内蒸灼舌燥

以槁齒漸以脫骨立容毀母憐之曲為調攝覬少延焉八姐瞋謂評已兒以死慰以生忌也匪石之心徒爾勞苦我若耳再逾日厥息寖微暢然曰今果負初志媿戚懷也一節有終從容為諸骨肉訣無憾矣乃歿時嘉靖辛酉閏五月之廿一日越二元之殂其浹辰也八姐以廿一歲合甫三祺萃渙靡常恩愛幾何管之宦裕可以溫飽高之雄宗科名儒俊可以終賴矧古今奪志之權抑亦不尠八姐冲年弱質迺能精識茂

居可來言鮮者陳矣

見就死不易青女炎烏超氣埃而特烈美丈夫弗逮也英皇之死有虞均焉死而過也叔姬存紀無裔緒焉過而生也殉義蔑生邀焉其守媲矣夫海壑子棲遑漠曲厥衷頹久矣駭聞而槩紀之用彰　聖化表堅貞勵靡風也異時備良史簿采

張老傳

張老者不知山左何許人亦不悉其名字但東人率以老張稱之性敦朴鄙嗇鮮以賄交人多

與其厚而賤其吝也適有惡少往訪之堅拒不應索之亟力拉於庭睇且將殺而出至門驚惶莫措踟蹰而言曰我將長往爾其門者再俄亦仆斃少焉張漸甦以生惡少竟以死矣候徼特聲惡少之死絕不允張先見殺惡少因以自殘也聽者卒以相殴鞫候抵死雖屢錄未決其誰能輕脫之噫始以無故之死而人自償我繼以不死之故而我顧償人冤哉鉏然惡少之死其究也貪而忿無足罪者張之死而生生而死得

非蓄樂其身齒罔其累耶

文古而則其味對敍而長

結敍在此

蠨蛸傳

蠨蛸構羅牖側大纔若杯奇狹而縷微僅以困蟻蠓蚊蚋即為巨充爾敢橫其間犹伏匿羅際用需來者會有飛蠅卒悞觸之穿鳴閗蠨蛸震殷物表速前以承天隕既而所以為具與力寡集私按忽復却日伺之罔措中殆幸以一獲蠅鼓翼奮躍極力覺蹐小羅旋空而脫蠨蛸亦隨蕩翻相失海壑子嗢噱嘆曰微質也本不足以制宏幸覬也竟顧以殲家小而謀大曷可不程憯以幸免者其戒諸

[illegible]

古秋鏡記

先大夫收恭翁博洽好古正德間官遊開封曾購獲一古秋鏡背綠暈而浸玄朱斑聚銘字宛然余竊愛慕先大夫因以畀之余敬承良用珠櫝未暇考究嘉靖乙酉之十月暇日短簷漫閱葡坡叢話適有宋景德間軍人楊起於鳳州遁赤山郭家崖下洞穴中入見有石鏡臺一座鏡圓五寸背鑄水族四環有三十二字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窓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闢後有風雨聲既出洞則鏡存而匣爛矣詳是秋鏡不知何代文義甚佳惜不見於文集而獨見於郡志故傳錄之以補款識之一云誌出學齋佔畢也閱既掩而歎曰有是哉相遇之奇也其所述規跡文字相質無舛但中二聯與鏡文差越前後想亦當時紀錄悞耳及再考博古圖形製有大小之異文字有多寡之殊皆云自漢不可証據大抵世久傳悞誠難得真即今存者異則庶

可以徵諸傳非也謂為漢梨亦宜噫器物之在
天地間如金石類者歷古今遭常變寓隱顯如
絮流風如萍渙水惡知其有定在耶要不可以
意圖而力致乃者傳之古汴若越千里而歸於
吾室蕆之先人者於諸昆而遺之不肖況入洞
以前楊起以後歷年幾世傳經幾手雖紀於學
齋時亦不識此鏡攸寓簽於翦翁時亦徒慕此
鏡芳聲耳今究在茲物雖微理數存焉不亦良
可幸矣乎乙丑秋慎脩兒舉進士出令鹽瀆以

便省歸余會倦於家政悉付諸郎而是鏡特授
之慎脩以方民社攸歸觀人觀已之間足為明
法厥意滋深豈徒傳紅寫翠已哉其繹之其世
守之海壑翁識

刻鏡款氏共詩而敬於之訓史切

書諸子姪自社引

我列祖諸丘壠皆在南山下去城百里時祀維
艱自先大夫欲遷之不果而逝以是先大夫卜
葬城南之二里許諸兄弟相繼而亡序昭從之
子孫之拜掃者始便於時又趨走各異萃合無
常情雖同而禮不一甚非所以睦下而事上也
隆慶辛未冬會慎脩兒以兵曹郎送婦喪歸懷
慎姪相與議其事以質於予適符吾志因可其
言遂集諸子姪世用[illegible]勸之曰奉先惟孝不

以禮非孝也孔子一二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吾於爾生事葬祭無容喙矣而祭祀
之儀得無諭焉已乎構祠未竟先晦翁家禮已
有成式亦將待時舉行姑以墳祀論之昔我尼
甫亦不以為非春秋已為墓祭而東漢初遂成
俗焉繼今不可不遵一一舉先以立吾家之準也
月為三會會有常品丟人以序齒無越酌家以
出資有差掌擭一人每歲時致祀預委一二幼
而才者置之於吾父為尊祖之義特一具鐵豐

而不為奢於爾等親為追慕之均雖殺而亦必
成禮禮竟而合享之著為定式似於逝者粗有
常制而生者又不可無常訓焉每會畢除宦遊
者不遑考問官守循圖寄勉其餘士農商賈必
詢其課某業作某田居行某貨學業進而家道
亨及安常生理者則誘掖之誦美之其有頹惰
不才驕横非禮者勸戒之再三不率將必痛懲
之期爾善斯安矣而終不悛恐非吾門子弟也
然又或別有處焉足會也遵行無怠孝思可謂

有承而義訓不為無方泉臺慰血食之休子弟
樂中才之養淑厥家而風厥俗不亦善乎噫吾
兄弟五人長兄南泉享年四十有一遺孟煥次
兄春泉享年七十有五遺之蘭之蘇之范之蔡
之琴四弟介泉享年五十有一遺懷慎懷貞懷
禮懷明懷遠五弟番壁享年四十有二遺懷中
予今年七十有二子三人慎修慎幾慎動俱已
成立但吾之內外同胞零落已盡而龍鍾衰老
頹然獨存昔年齡之過望顧骨肉之不相及可

廷訓 懷然

勝悼哉所冀吾兒當喜懼之年宜愛日以承歡
諸子向無天之期敦循父以悲慶過筆之論恐
不足以慷慨狂然番老之年亦或可以繫骨肉
也其恪循之尚期不替

叙事直而核簡而不昧事足可以論其世矣

代撰明威將軍署匡公墓誌銘

隆慶庚午夏五月十九日

詔進階明威將軍署指揮僉事匡公卒，越年冬，余將還任京師，其孤受爵衰絰踵門，捧同年公弟兵科給事匡君松野所狀行實，匃余誌銘。余不忍辭，按狀公諱天倫，伯仁字，北田號也。仰溯遠宗，故魯匡卜句須後。初寓海州，及七世祖以兵從贛榆之赤澗里。祖福者，值元末之亂，忘脅郭清，却偽吳元帥之授，歸翊我太祖高皇帝，茂

樹奇績，累封東萊副千户。子德移鎮膠州，尋以功擢正扶，遂世守茲郡。德生濟，濟生英，英生勳，勳生允中，弗嗣，允道以次弟承之，寔生公焉。公賦性穎異，器度鎔如，敬修厥職，忠勇之畧不黍先世，參涉書史，古儒將風烈也。屯田海上，利裕軍需，提旅京師，勤勞屢効，分廿恤苦，士卒樂附，佀佀有禮，以遇鄉人，敦睦宗族，惠愛優渥。其有負譽自暴者，則務規於善。嘗歷圖先像，篡製譜牒，奕世英風，宛然在目，豈徒光美前烈，而忍激後昆之意，殊為深切。憫伯父之女於孤貧，雖及其嗣而弗息；全伯母之姪於荒歉，終始賙恤。恒情所難，晉濟於無私；垂恩於罔報，仁人君子之心。推而無所不至者，殆不可以縷數也。公生於正德丁卯九月初一日，距奄棄之期，享年六十有四。配吳氏，贈宜人；繼李氏，封宜人。男三人：長受爵，正千户，三薦武闈，一占鄉解，總戎即墨赫然有聲，時亦有上之　帝廷者；竚膺異寵。次受業，補弟子員；次受誥，尚幼。女二，長適本所正千

户汪士弘，次適士人高一夔。孫五人：曰持，曰極，甫成童進學；未艾曰揚，曰擇，曰拱，尚幼。孫女八：長適本州士人紀國瑞，次適國子生郭景完，次聘庠生劉漢嗣宋一冕，次聘千户應襲劉肇基，次聘楊時春，餘幼在室。辛未冬十一月二十有六日甲申，葬於州之郊南高阜山。

銘曰：

桓桓神武，輝昭厥祖，仁勇性生，

帝臣維虎，維世之英，維國之禎，

于朝有紀、于鄉有評、長眠南畝、
佳城不朽、大樹蕭蕭、攸欽彌久、
巔如相望、白雲渺茫、海山休逸、
萬古無疆、

高巖硯銘

英英紫玉、渺渺滄波、貞𩔰華夏、契結賢科、龍光
香鸞、澤潤江河、發瀛奇選、百戰良多、補天高節、
五色、磨過水旌、厥信無替、緇磨

宣和硯銘

真確懿質、漸磨惟良、文林奇品、世寶彌光、來自
宣和、其獲也有隕、究自御用、其歸也靡常、

又硯銘

貞而剛也、不磷、溫而潤也、近仁、依之朝夕、翰墨
崇勳、磨之歲月、輝光日新、允斯文之良友、其子
孫之世珍也夫、

收春先大夫暨先母恭人馬氏行狀

先君諱從龍、字雲其、字收春、其別號也、世家膠
西、生而穎異、有奇識、鄉人奇之、以為先太父未
揚之兆、先太父諱本、字宗源、績學積德、純雅君
子、弘治間有司貢禮曹、輒厭棄、趨歸、顧天和因
授先君以易學、先君甫弱冠、窮理精深、文詞俊
逸、金陵沈公鍾督學海上、一試大奇之、極加題
品、識迥超塵俗、學賦優出倫儕、殆鳳毛出色
者也、取冠膠庠、先叔亦歹、二弟兄第一日隱然

名動齊魯、先太父一旦病殁、沈為之震悼、命有
司禮葬東人、恒為美談、我先君居喪哀毀弗勝、
哭嘗嘔血、葬之日、先是祖塋去膠南百里、先君
狹之、遂南百餘步、別創新域、沙水特秀、遂改遷
我高祖、以我先太父合敘於穆、比遷之舉、雖有
志焉、未敢卒議、至弘治戊午、先君領鄉薦、凡五
謁南宮、不遇、辛未、以太母夫人就衰、乃即銓曹
簡判開封、水任是寄、先君阻絕奸貪、大革弊政、
行所無事、水政脩焉、始塞荊隆、再完銅瓦、繼而

揄揚有法

羅蔔張口之患尋已焉凡三大工皆前哲歷歲所難而先君以初仕次第就緒且復隄防疏導民安而運利數十年間皆先君子之力也專職之外且多造官舫以便度廣修廨署以便公槪包老之祠歲久畀隤一新煥美神妥而人安之斷獄則公無私託法無冤民雖異境疑獄莫不懇請當道以趨速理兇頑無知釋讐息忿皆棄利敦德有藏我先君之主而報祀者彌久不衰也正德壬申大河南北流賊猖獗當道殷憂乃

於先君倚任不貳兵馬大政一時偕歸蚤夜憂違用圖報稱大購駿馬廣募驍雄旬日之間軍聲大振且調遣有方輸餉不匱是用剿絕鯨鯢以濟平定之功又嘗行寓蜀邑賊勢突至方經殘破城無完堵先君通夕率理達旦俱與居民賴全河壯渠魁裴昆者諸師攻之久而不下我先君外張兵以窘其勢內遣使以讋其衷不血一刃元兇授首河北以寧撫臣鄧公璋歷試諸勛既借衆以聯揚復特章而超薦其畧曰轉輸

効勞督調有策才力既贍勤苦亦多而中丞劉公承華御史陸公贇李公元皆以賢能交薦六年之間凡五疏馬丙子春擢貳武昌上林歌誦以華其行曰導水疏壅曰作舟利涉曰平分寃獄曰增壘禦防曰募勇得人曰智獲渠魁曰轉輸効勞曰督調紆策今猶未泯也度江而南當道嘉其廉能吏民懷其威德三月之間聲動江漢丁丑春先以不狎媚悅中傷萋菲拂衣而東士民遮泣上下挽不可留侍御王公度有舍斯

人其孰與理之嘆行之日方舟琴書殊無長物來歸海上蕭然灑然黄犢在畝青衿在塾偕三五同志高年酬觴賦詩尚寫林壑以終天年嘗喜詠宋老得閑真是閑及田看官爵是泥沙之句謂古人良不我欺也隱念宗族之流離貧困者招輯而慰悅之老弱有養壯者有給一身蔭庇靡所不至益恒以祖宗為心平仲文正為法也嘗置一宅第故主悲愴不能舍夫輒留之不令遷徙撫諭之久仍發金帛以悅其意有揚州

士人自東海來者病瘡瘍途垂死肅手賙恤生
全與馬追歸南比美之嘉靖乙酉東方大疫叔
父分謝澥痒子病於家不至殞絕者將一息耳
先君日夜悶撫哀待之曰我先君育我兩人吾
子有五而弟惟兹一焉吾老矣復何爲願以身
代以永弟傳以慰先人於地下鄉人數服叔父
之子尋愈是秋先君亦漸不豫遂卧病不支嗚
神之理雖不可知而先君之疾會逢其適嗚呼
痛哉先君知不可爲言念先太父風愛盧無一

行稿　八卷　十六

酬泣下交頤顧謂兒曰某初欲構甲第上先祠
修古蒸嘗以報先德傳之子孫再欲移卜作城
移請先殯家崎昔之游葬易今日之美完築遷
就遷以時祀粢實抱區區也更將奉老母於幽
宮盡人子之終事豈意遂白者爾康而我禍先
零也惟此春秋窀穸之事兩無一得遂死負大
之故竟莫能及泉天有終此恨不朽兹不有俟
諸爾曹焉矣乎嗚呼嗚呼夫復何言越明年正
月二日子時忽謂吾母曰適有人衣我仙衣於

示之門是何鮮美也俘午卒於正寢先君體幹
秀偉丰神英爽天性仁孝才識通敏理義充然
襟度豁如慨慷有古人風而康濟之志老而不
倦博通書史多識物理文章雅健詩律清古善
楷書行草圖畫其騎射百工技藝之事亦莫不
諳解乎音律而不暇於[illegible]學之以[illegible]懷
不多[illegible]聲音門徵衣裳
有及[illegible]可依篤愛賓友情如同胞[illegible]方知名
之士罔不悅契接物則務謙退奉身則欲留有

行稿　八卷十　十七

餘勤以待窮乏以垂訓不喜逢迎鄙俚鄙陋制
行之美每爲鄉人取則耿介之操絕非庸俗可
及也生於成化己丑十二月四日戌時卒終之
期享年五十有八任至大政大夫嘉靖戊子冬
襄厝於城之北依先母別議改葬先母姓高氏
膠西處士浩之女也維性貞專維質淑雅勤以
奉我先太父母愼以侍我先大夫先太父蚤卒
先太母孀居嚴肅我先母朝夕溫恪委曲周旋
衣食不敢先求卧不敢休恒恐先家之不攝於

此皆女流之傑出者耶可以為女則矣

時而安養之不適其宜也凡我先子所不能躬致者舉一身悉之而不遺或謂母曰太夫人蚤嘗苦汝留悠乎母曰夫苦我者乃以進婦德以勞阿母罪也今復以怠敖尤罪也吾不圖家世學禮可以對視乎悲非所以垂訓表風也日慎一日四十餘年終始推一太母臨終之日亦以賢婦歸之從我先君蓬茅中燈火辛勞久而不倦十餘年相取鄉第二十年從仕梁楚報國恤民之心未嘗無助丞見之弼處制之宜堅貞之

操潔素之行先子每有取焉淑子女以禮義貞諸婦以典法勤儉有恒慶恭茂著家聲有赫於鄉邦懿德不忝於前烈也嘉靖丙午秋兒完璧應省試白璧較庠晉母戒曰各勉旃以紹汝先志以慰我餘齡各勉旃隊而門下有膺薦者吾兒弟俱未捷母嗟兒之不利而悼巳之益衰因不懌宿疾增劇凡六越月而逝生於成化己丑三月之八日寅時卒於嘉靖丁未三月九日戌時享年七十有九制封宜人生子四長良璧讀

嘗未仕先我母卒娶蕭氏繼娶崔氏孫男一孟煥女孫一適雅士楊憲次廷璧無為州同知娶李氏生孫男一之蘭次完璧國子生娶高氏生孫男三慎修慎幾慎動女孫二長適千戸楊世芳次適尚寶司丞毛照次白璧庠生娶樂氏生孫男一懷慎懷貞女孫一生女二長適高容儀寢國子生次適安丘黃禎吏部文選郎側室姜氏生子一垂璧女一適諸城庠生張丙銘今將遷先君柩合先母葬於城南完璧不敏不能詳

悉先行草述槩畧以俟秉筆者志之

故鄉進士直隸和州知州進階奉直大夫
行齋毛公行狀
公諱槩字世用別號行齋世居東萊掖邑之東
里高祖考諱伯全曾祖考諱福英祖考諱敏由
鄉貢士任杭州府學教授俱贈光祿大夫柱國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考
章紀號礪菴晚號海翁早擢省元舉進士累官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致仕贈太保謚文簡高祖妣丁氏

曾祖妣王氏祖妣趙氏劉氏俱贈一品夫人妣
官氏累封一品夫人兄恭癸酉舉人順天府推
官渠乙未進士戶部員外郎弟渠亦以省元登
丙戌進士任太僕卿業治儒術不第俱先公卒
集官至都勻府知府公天性嗜學弘治丁巳甫
六歲即欲從兄治業文簡以沖齡竟弗已比長
慨然欲尚友天下士時業日茂正德庚子以
儒生應試補邑庠及弱冠文簡愛携官邸學
易於汪東麓太史領其微奧發爲文詞彌無尚

以嘉靖壬午大中丞浚川公督東士閱其文以
保士奇之是秋領鄉薦尤六不偶於春官辛丑
春文簡書諭有命且又致爾年我暮之望及是
亦顯揚之道公徘書志以命制遂謁天曹授守
本省綱紀當海寇初平流移未定公推波與發
曲爲招來復安如昔州東境舊築堤數里用禦
潮汐厥利維深歲久殘夷致爲民患公毅然增
修不擾而畢舉究然士林賛承賴焉壬寅文簡
公壽登八袠　聖天子篤念元老馳遣撫按官

及門存問公荷主懷親守官雲望將圖海岱長
春之慶維時文衡山朱王峯太宰洎吳下縉紳
且繪且文以從徵祝遣延照子恪致遙壽張天
恩愈庭恰誠一時忠誼仁孝之盛癸卯侍史周
公南旐爲累云純誠篤擬綵逸老成除奸弊而
事克有濟理海虞而民利無窮遂調知和州盖
移節施彰德諭才也行之日迓以來蘇留以
去思道路相屬得民若茲亦鮮矣及視和城闉
故存炕堞樓櫓已就凋弊公曰預備不修何以

待暴非政也殫心力懲焉且不再踰月頑者興
弊者煥矣和人慰維新之仰初文簡蓄文稿二
十六卷歸田集識二卷聖朝存問錄二卷久未
付梓繹文簡不欲彰人而人未嘗無探珠之志
矣公乃序於徐崦西少宰捐俸梓之文簡手書
與公辭親繼志之一端甲辰公入覲傾境遮留
泣哭訴蘭不忘懷私侍御舒公汀疏薦畧云性
資敏練事務精詳真實心以愛民堪任重而致
遠復改西陝之乾州蓋掄材試用倚効邊籌也

居無何公以塞程巇嶮耄親杳隔高志謝于盛
時乃致政於西日輒解組浩然以東蔡乎乾省
於緒□乎和與泰也琴鶴以隨□門長物會太
恭人壽旬二弟咸以省還金紫相慶鄉人以古萬
石榮之越明年乙巳夏文簡翁不起公復侍屬
纊哀自盡焉公可謂有感有見也尋與二弟謀
請卹典悉獲如制戊申建祠并遵禮奉祀公
務復祠墓間永慕弗替冢子延照以恩授尚寶
司丞考績進公奉直大夫制誥□□家宿學科

目流英仕閩玷於官應居克敦乎鄉行之寢公
稟受靈淑雖抵暮氣鮮失平庚申夏偶攖微疴
即不就砭藥至五月二十有七日寅刻處正寢
神閑氣定無亂無惕從容以還元化公生弘治
壬子十月二十有七日　時距終期享年六十
有九配雷氏贈宜人萊州衛指揮勳之女也前
二十有一年卒繼王氏封宜人廣西南寧府通
判廷臣之女側室姜氏子男三長延照尚寶司
丞次延慧次延炯俱府庠生女五長適萊州衛

指揮張棟次適平度州國子生崔旦餘幼孫男
三長引增次引墳次引来俱庠生女孫三長聘
萊州衛指揮王道男梓餘幼曾孫男一鈇曾孫
女四公孝友夙成事親曲盡其道雖官遊異土
時獻不爽約以自奉享祀致涓篤愛宗親終始
不衰晚年與季弟集偕休林壑觴詠陶寫琴瑟
好合王謝高風非塵庸所知垂訓以善繼居官
以清慎恭無諂和無驕人咸慕之守有先廬扁
堂裕慶郭田百畝他無厚蓄清白世紹無改焉

每春秋掃祀躬率諸子若孫禮成繙序文會盡歡而返居暇則坐一室圖書前後日夕潛泳隨筆詞章大半雕餙渙理可愛著有行齋手稿數卷藏於家善行書有晉風公鴻筆懿行姚美前修不幸制詘禮闈擬古則過人遠矣況位刺史壽古稀蕭散豁達歷久完名無異議公亦人所難矣哉茲傳以逍家無忝葭莩其世系事業孰得考詳今葬且有期姑撰其槩畧備為狀以立言君子閔不朽焉

海壑文稿卷十終

海壑文稿卷十一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傲葦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祭毛行齋親家太守文

公輔之冑賢聖之徒社稷楨榦宗廟璉瑚清才通朗輝映天衢武繼三世芳聯五株三守名邦琴鶴與俱白雲興思玄髮來趨抗章解組林石江湖參榆季慶墳麓偕娛一觴一詠蕭洒從吾

盈虧伸縮造化一途高標逸韻超然萬夫嶠南鄙叟迺敢趨隅喬絲不棄慚與葭莩篤我懇至慷慨交孚情爛不斁玉兔陽烏送我飄颻識我區區秦隴懷君同味秋鱸江山十載胥視凋枯我舟未刺君竪迴轤君昔夙愛我抱今辜悲心忽折淚下嗚嗚臨哭未即窀穸罔圖支離莫慰幽鑒不誣遙託哀誠以薦芳酤湫不可測天淂愁予邇不可拊奏鼓吹竽瞻望咨嗟何射何虞

代祭侄環溪文

閥閱之裔栖於海鄉清俊之才沉於林塘陶真觴
詠娛情文章竹林逸韻蓮社清光經筵訓四國
斯揚桂窟秋擢桃水春芳暫予不肖謬附翱翔昔
分南邑慶過華堂今還北觀嗟慕沾裳悼彼電
露胡存胡亡公不我留我爲公傷仰公哭誰云非
福五十餘齡不稱殀速身棄國榮予崇君祿忠良
有聲公遺之榖紫誥濺澤黃壚永沐澤溢松楸
芳流山谷顧此殯宮梨雪春風淑嗣有情王程
倥偬不遑素車結此丹衷聊爾薄奠以表無窮

代祭劉石渠給事文

君負雋才迥茂佳名君崇令德宜壽此生胡方
階於青瑣儵謝塵於玄冥小試秦關甫兆大行
蒼生不幸奪我豪英仰昭昭之禍善窺渺渺而
未明追憶淮南慰聚風萍瞻望悴顏恍爾揚驚
送君南渡烟水關情閩君北歸鴻雁稀征凝雲
開於海山冀日休於蓬瀛胡爲乎盧扁無功哀
此同盟江鄉杳杳幽襟痛盈乃今過便一吊孤
斝酹觴在手不覺失聲

代彭麟野祭丘母夫人文

嗚呼母有順德謌如慈祥母有令範則於家邦
佐宜君子閫閾用彰肅有懿訓薰蘭叢芳秋捷
春榮滄岱輝煌耳目魏闕勾陳孔陽國崇英俊
賢我厥昌峻惟作艾煥錫寵光龍飛鳳翥猗歟
有鄉垂白珠錦鳩杖華堂邀禧優優既壽且康
理數之極今古之常頃復莞含九地何傷幽明
一情樂意洋洋業敷菲陋瑞鶩相將春霆桃水
偕我翱翔微蘿圉棄寄託于章乂揖堂下沐德

何彊聞母之訃慟母之亡紛我涕泗絕我衷腸
適我先慈三載未亡還侍天陛執紼不違道出
琅琊展我心藏慨無生芻忝有勺漿秋風蕭蕭
愁雲茫茫青眼同袍靡恃雪窗離魂飛越靈鑒
我傍

祭宋南亭衆人文

別君久矣莫挹夫咫尺望君邈矣徒仰夫空碧君之文章散爲雲霞君之徽音寂矣泉石君之芳聲早已逸於雲漢君之奇才術未試夫霹靂惜哉逝而沉珠毀璧哭君以絲筆一言盡而思深弔君以朱絲琴破而恨積嗚呼嗚呼其何期適星霜之兩易撫九原其誰招魂叔蘭於一格忝君姻戚痛君夙昔涕淒淒以衝襟風梢梢而過栢

代春泉兄率諸弟祭東濱翁太叔文

皆我先太父猷猷高人樹德積學志存廊清屯洫不揚從我先君及叔〻舉有奇資時以達人致身貞辦□不能弘治戊午秋我先君膺薦叔父失利先君嘗憾其不得爲蘇氏同榮且曰我信負儁不必問其人終當□□翔芳聲蔚譽震灼海閩□不逕知其□□□中□□貴本難殊珍先□□□□可□何□□□□□肖者也過不遇時也叔父亦久□□□安於□□又焉怨而靖於未有司貢於朝分教□潞文泮汪濊上下慨之庚寅春奄我先太母喪越明年叔父以疾終於戲於戲何痛如之我先君宦遊七載倦還叔父甫出先君即疾鴻絕離傷兄弟不獲一訣而逝及叔父來歸我諸孤咸膺劣失怙仰其撫我裕我養訓我等動定其又或雨夕風晨春亭秋圃娛情觴詠彷佛謝清風所深願也不圖皇天罔弔爰棄我老成宗親蘭蓀其摧矣斑玦其碎矣涕淚失聲潸湲其如霰也吾弟楚珍負梧筐秀姿抱鴻鵠遠圖信叔父所未信者攘在

斯人叔父其又何憂廷璧不肖粗通書史忝廁下舍無足言我母弟完璧弃濁不堕亦欲罔忝先世而白璧又進學求友有可衷者我母兄良璧殂於去年之七月而不得同哭於柩前是爲泣盡而心死也幽宜如知觀我先君暨我兄妹骨肉相將顧念故鄉事何如楚倜家勢殊昔書生亦悉有令圖叔父其又以是爲先君慰焉尔者楚珍弟卜於容成筮於巫咸曰維庚申是爲佳辰將厝之王村之陽以安窀穸廷璧等致薄奠臨哭之嗚呼慚我享

代同鄉諸朝紳祭杜太翁文（即劉林介菴進士太翁也）

福莫大於壽也，而公惟遐齡；壽恒本於德也，而賢嗣足徵。瞻滄瀕而緬懷逸韻，寫玉鱗而遐挹芳聲。德教如春，公之器度大雅也；泓然莫測，義訓名世，公之文章龍蛇也；變化可驚，康濟之學負無必試於一邑，幽潛之德竟亦淑作。夫炎星渺鶴高翔於羣洛，篆蘭獨秀於中陵。陶意海濱，[illegible]而今茲長辭於烟駕，放懷詩酒，蹤影而利害不[illegible]乎天矣。公所不得於人者得之天，歷[illegible]之外。公所未信於身者信之後，[illegible]其無知耶，其[illegible]間矣。一[illegible]於草衣而金[illegible]其[illegible]蓬山[illegible]兮[illegible]凄凄兮。不得[illegible]了[illegible]兮今[illegible]渺渺兮，不得[illegible]於其[illegible]抱黃泉之恨者，風[illegible]華封茲莫待以[illegible]大榮寵慕昊天之德[illegible]終猶可以慰乎衆情。春風蕩而梨花飛，回首英靈之莫即；曉煙開而山水綠，墮淚頹波之盃增其筆哀。哲人兮天邊冥冥，送孤帆兮楊柳青青。靈不返兮芳草萋萋，杯不乾兮憂心忡忡。

尚饗

[illegible]文

[illegible]千里渺茫前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相違[illegible]

[illegible]亂[illegible]

天乎斯[illegible]春紅

[illegible]行心

[illegible]云

[illegible]青

[illegible]逝駈

[illegible]不[illegible]遠哉

祭[illegible]翁文

公[illegible]結[illegible]跡海涯不
以[illegible]今天下之
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於移有豐
後之[illegible]非內庭
欲[illegible]名[illegible]天下想
[illegible]乎殆慰
矣乙[illegible]不知凝洹之厥馳驅之
數其君臣之義父子之仁義而懷之也諄諄詳

切輔郎所未及而勉旃以清忠高節此真愛主
上無已而因以愛子有道欲凝其志使無分焉
公其賢矣哉俛而浩然東還吾黨諸賢弗克爲
遲留之計祖侍道左瞻望芝顏不惟知仁者之
必壽而且逆識耀爍翁之終延天錫也玆聞逝
矣精爽飛越五內猶傷夙有陵爭之好今不得
彷其形聲素有山斗之仰今不復揖其輝彩老
成云亡吾道其可哀也夫嗚呼我心有惻夫道
不誣七十餘齡不爲夭矣賢士登庸不爲窮矣

子孫繩繩幾於呂後矣興時龍會煥九原之光不以死而亡矣公於幽冥不亦憮乎哉但高堂雲斷於海天孤兒鬼飛於蓬關生者倏而死萃者忽而離造化無常人事靡定變若浮雲運同逝水此不肖所為交竊於相知對泣於羈旅也吁戲其哭也何涯其靈也何招姑一酹惟鑒之

祭妹夫黃海野文部郎文

嗟乎公逝矣於公何言哉公靈鍾海嶽貞超塵埃浩蕩尚襟渙氣英渊德誼評於鄉閭文章品於當世攻在朝廷名在天下何似頻言但三十餘年絲蘿親情有莫[illegible]者如春如醪温然藹然同胞之愛出於絲蘿骨肉之好久於初竟[illegible]彩[illegible]家逢於衡則錐同乎相接殆異乎相遇也方公小試及第予亦叨參成均位偶蓮亭聯及其射者幾再易寒暑復無妄適災於奄忽風

淨冬濟於天涯可樂者無幾可悲者尋至矣相[illegible]長於遨遊有以[illegible]草野發[illegible]滯情維說[illegible]逝[illegible]朱[illegible]公之非也再歸日月逝而會晤稀予以逆交何[illegible]行交[illegible]乃[illegible]絲[illegible]北解組闕[illegible]別夫之發[illegible]汝[illegible]別不相[illegible]而留想[illegible]遊然也何遇公[illegible]月乘燭把衣披心悲歡交叨[illegible]然之渭[illegible]精[illegible]之殊旨且驚哀迄何[illegible]有香山之約也指羅海峯遙期勝槩挑茶盡石帆錦烟濱掃殘紅於春臍採落英於

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抱一時之[illegible]如式[illegible]我[illegible]蛾之許遇
也何意[illegible]喧[illegible]山陸老成公逝冥漠其不吊矣哉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泣血悼離合之靡常傷歲月
之[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遠我生其無意矣夫腸斷遥天
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予懃[illegible][illegible]一哀厥衷嗚呼公不
以生[illegible][illegible]以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造化中與元[illegible]相徘
徊兮[illegible][illegible]不死公何[illegible]於塵埃纍門[illegible][illegible]兩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揚[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生人之情[illegible][illegible]逝
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來九原[illegible][illegible]從
我心摧公其感[illegible][illegible]浮耶水之化[illegible]而流耶精
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哉

祭亡壻毛尚賓文

嗚呼子之心胸涵千古而莫測子之才華豈近代之易得聆子之唾嗽瓊珠綺繡之悅心依子之光儀玉樹清標之動色詩禮浸涵自五馬之庭金紫承傳本三公之德北趍鳳闕匪懈之義嚴霜月於婿婿東慕鶴蘋無忘之誠暢雲漢而惻惻播芳聲於畿輔以侍御為榮仰芝采於依倚以封侯未亟忽鳳臺而失侶屑膠木以求凰荊布不鄙幽燕相將海人衰晚爰資清光豈意

帝簡金城一方余與筱笋朝夕相忘久子之愛也飲醇醪而同嘗其醉美子之度也探淵海而莫可或量把酒論文落青燈於殘月鳴琴邀與共清風於倚簟孟冀其同遊百載尚慶其各宦一方何意一疾之奄欻竟致百齡之莫良仁者必壽兮子何為夭天何迂闊兮善亦可疑要自有數兮令不能移而尚亦有報兮胡可度思秋風淅淅兮使我心悲燕臺悽悽兮老鶴如痴惟酒兮在罍惟痛兮有情魂來歸兮鑒此誠淚不

代京兆上次春舉人兄弟祭七妹文

嗚呼淑人復出艶明推之貌耶復能寧故里以二十有六之青那鬱其長逝而不可復追矣夫神飛兮焉寄皇矣鎮自而決清淌忍言之夫以柔順之德謂其可以得後也而椒聊推焉堅貞之節謂其可以永十九而不圖火焉得非冥冥迂闊旅以難窮天道有所憾而人情有不能堪者耶然青鬱杳而琛池巢顏身瀉其莫櫻窺瑩蠲

而瓊樓逈何世俗之足戀淑人諒其有歸矣柰離腸斷而骨驚方寸死而魂銷其招之何據挽之何由也执覽春花其在目挹寒松之可哀清冰凝而留想素月流而恍驚淑人之去若不可得而知兄弟之情抑豈可得而或盡耶況高堂人散於斜陽南浦鴻分於夜雨謂存於少者可延而後於悲者相慶矣今復若兹殆出於意之所弗及而事之難以逆焉者矣亦復何如其痛撫焦鬚其若割慨睿謀以何借曹闈虛而影滅春臺寂而聲沉蘭薰充堂騷香泛筆同胞之酸恨無窮異路之芳蕙莫即嗚呼嗚呼其來歸

[illegible]道家[illegible]文

[illegible]木楊[illegible]董諸淡穎風
易[illegible]考時然於懷乃以其充
一[illegible]與[illegible]空谷之蘭
[illegible]芳於[illegible]小[illegible]淮瀟
與[illegible]後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亦何
異於玄[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睨憮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錫
之[illegible]於[illegible]內

而何憂何歡陶然冥漠而匪存匪亡通家之誼
情旁闕於衆側[illegible]緜之遠迹有間於瀰沱前留
後[illegible]欲而絜[illegible]愧[illegible]無際[illegible]於蕪荒
靈[illegible]來[illegible]我依我將

祭[illegible]文

[illegible]八十餘齡酣
[illegible]家之[illegible]德無忘乎
[illegible]而且[illegible]
[illegible]馬季子昇
[illegible]地華榮光
[illegible]漠中玄鶴
[illegible]塵世然而薰
[illegible]芳也[illegible]南[illegible]之[illegible]無揮淚

[illegible]文

[illegible]之兮雲飛大荒[illegible]不朽兮清風以[illegible]兮美共桂達[illegible]兮雲衢聯[illegible]兮[illegible]杖[illegible]之[illegible]兮日夜以黃二[illegible]切哀感[illegible]顧秋嶺以游神託霜鴻以致傷楸梧悲而西風淅淅兮[illegible]萎而宿莽蒼蒼洒淚滴於雲隈達誠欸於海鄉遠兮邇兮我心有截靈揚揚兮尉我以回翔

祭丘母夫人文

嗚呼母之謝塵寰而去也曾莫推乎雲旌母之逝青壺而逝也伊何慕乎遐征蓬瀛歸而波淺瑤池返而花時胥慕綠於鳳馭追杜蘭之雲軿[illegible]委錦[illegible]輕䕶泥封於宸極[illegible]王於[illegible]超氛埃其如[illegible]仙界於渺冥有範在庭有訓在經方于維楨有孫惟繩福壽[illegible]乎兼美生死兮乎兩榮[illegible]內交於賢嗣將以淑孟母之芳聲越山川而百里竟不慰范子之幽情違晨昏於海曲忽飛訃而震驚愁霖冥而秋徂北風發而寒凝某也歷崕莽登丘隴而西來於以敬祖乎佳城和殘露以御哀俯金扃以致誠三醉瑤漿一哭玄靈

公自撰[illegible]

代諸僚友祭皇太夫人文

嗚呼母之逝也良可哀傷母之生也昌掩其光產自名閨春松兮青標於煙雨歸於巨室天飛京廠教於家邦屬餞綏之哀絃辛苦無違戒鷄鳴而帶恩勑先贵之符警勉旁莫恤徽葭絮以仰恩施而春萱茂夫貴於孤揚鄣節簡攉一存兩亡天地不而聚百年之心節木霜冽而[illegible]萬古之孤苦以能屏於宗室教學小子乃機絲於嘏日激紹先良不欲墜厥緒者母之貞志必欲

昌厥後者母之遺芳果而挺桂林之仙枝香浮蟾窟出芙蕖於綠沼秀絕　帝鄉玉闕生輝賦蒸羊以禪盛世金郊播譽屏豹虎以衛明王萍藻懿儀而相值蘭馨契而相將令範未清勛而勳茂醇德醉素交以心降光於君上者母之懿訓益著厥於條末者母之餘澤尤長將覬協斯人之願也彼而彌久厚彼蒼之艾也壽而且康慶泰岳之崔巍遙遶孟魚於故里沐恩波之渙演終慰萊綵於高堂君以子賢賚遺有隕子以君

祿仁孝未央何意桑榆暮而悲泉沉景望舒缺而婺宿韜芒珠沒瀛川地下抱倚閭之痛恨烏啼燕樹天涯隐枕魚以徬徨報乎我者無盡撫乎我者何殃嗚呼母謝塵界也山川還秀母遺賢後也金玉其相孔雀堂深乘龍美青鎖之選鈞天[illegible]石麟崇紫誥之章黃泉之幽母其容與青宵之表母其翱翔揚鳳落兮吾不知其遊瑤池與瓊圃縱鸞驂兮吾不知其備蘿綠與蘭香某等感風雲而治骨肉於一旦哀鴻鴈而橫

涕泗於萬行忽匍匐以驚骨載夷猶以斷腸北風蕭蕭兮寒山蒼蒼翔雪霏霏兮陰烟茫茫陳絮酒兮靈於何望送氷塗兮子於何方吾於靈慕兮訣絕太荒靈於我感兮依佛在傍

[illegible]文

爲[illegible]樸[illegible]共、[illegible]山[illegible]妙之未、揚眉、玄
[illegible]之材、從以殞[illegible]衰、誠
[illegible]自輕[illegible]因[illegible]親愛、而
[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以爲骨、
[illegible]也[illegible]雙璧、
[illegible]大[illegible]爾生、
[illegible]若[illegible]之不可、
何[illegible]以[illegible]貞[illegible]於自沉、不以一勺、或[illegible]於

自發、不以一息易名、超然之識、出於凡腥、烈烈然
之操、冠於豪英、謂蠧撲之傳也、嘗以一節而獨
完、謂古昔之癖也、無於列傳而[illegible]者、金玉
之質、[illegible]於同氣、米霧之列、赫於[illegible]表、無
世之澤、山川還[illegible]之精、白髮[illegible]有存於芳草
紅淚、吊[illegible]女於佳城、且不知其死可[illegible]耶、行可
尚耶、聯旌鮮祖、舉將[illegible]然於蓬瀛、

送疥文

海壖老人七十有三齡、病疥痛痒、搔爬不康、覬
望無瘥、三年於茲、聞昔人有病瘧而譬於鬼、送
之以文、余因意其茲或有崇焉者、戲效以送、曾
聞以邪妻取瘧者、謂患不及於腹心、乃有賊楚
臣好色者、擬譏惡之益深、始焉肌膚隱隱、芒刺
陰侵、繼而突顆、纍纍珠璣、浸淫嗟痛痒之無時、
悲日夜而難禁、搔之而素雪零落、深無內填、焉
而紅露清滴、疥在臨當、賓祭而委蛇、潜伏屏然

閒而爪甲相尋、探不安於綺席、僅不妥於錦衾、
跡月循增、而如慓倚風、搘杖以肖、任牙籤在案
卷舒、惟倦、停披晴窗、忘情文苑、屈伸愁予、棄絃
索而宮徵不調、驚鶴云疎、國手從敵而未療、虎
穴符予、以何由徑、毫難於健握、驪珠滯于探求、
綸竿暫撤、何意垂鉤、斧斤且息、無事撫游、徒袖
手以窺雲谷、聊徵步以倚烟樓、掩鏡扃扉、焦心
不愜、蓬首垢面、殘軀如怯、自冬徂春、擬除舊而
更新、繼秋後冬、轉纓綿以相因、胡寒暑之屢易

生減而仍頻雖康齡其莫支矧頹年而苦辛
[illegible]達於壺觴尋復增劇欲効靈於藥石累見
無益良平無以售其智盧扁莫以善其身計無
奈何所托心煩意亂志倦體疲默仰圓靈
[illegible]祝方祈大化邪昨之運神有所尸小而一人
之身死生之司如游光之肆厲疫方良之恣陰
私三彭傾人於不善二豎為災於出奇或援於
內而沉痾莫及或乞於外而反復須危適來之
咎乃不溢起形於寒叟何以濯斯其或不能奪

又禱

卷一 二十四

人錦攀天香持毛槊戰文場振修翮於雲漢奮
獨步於驊騮負家邦之覬望釣海岱之聲光降
謫手足乃若此耶抑或不能獻策金門紆滅帝
闕揮翰玉堂分闕鐵鉞勤奉主於鳴珂急親賢
於握髮甘貧賤於清時從儀安於滄渤厚樂手
足又若此耶思之思之若將有知甫自成童功
名念茲紅顏白髮待意無時不爐不甬手無釋
卷暑濕風寒晚齡未見原積漸而身災更崇慰
而神厭或不事犁鋤專尚清虛錦衣華堂寒熱

姝且彼幽斯瞰患曷可除伊戚本於自貽殘田
過於見牽被其毒者[illegible]於北火主其柄者欲其
轉鈴以宮可寧樂世空[illegible]而自若家聲琴鶴
以相承汝將[illegible]非金谷與銅陵以
貴可附歟於等二十餘年結蕙海山云暮汝將
炙手而趨炎我非權門與要路反覆長意憤憤
不直[illegible]易
[illegible]實爾[illegible]
為鬼號曰通靈於[illegible]於一[illegible]於冥指摘萬類

又禱

十五

用捭紀綱總惟錫祉惡用不寧乃有信孔子之
四達道蹈孟云之五不孝翻覆雲雨貪殘虎豹
纘緣相高奔趨爭効撓亂綱常蠹壞禮教爾宜
橫其祟充其類變而通咎而備使之痒痾以反
其躬自其疾痛以殺其恣於逆黨死而後已雖
偷生少焉知忌不愈於死妄以肆災亦足為乖
氣以致異盍知性而察來盡異趨而斯避便須
遄駕速宜縱轡蘭薰椒醑之莫陳桃弧棘矢之
將累若其慷慨遂行是謂有知且明如復夷猶

潟湧乃訴惡識否肯尋畢除而無悔其疚滿而惡盈嗚呼别矣式將訣矣天下之情動之惟誠黯然銷蒐者原於意氣之相傾願為比翼者激於交好之莫并爾於我乎何榮吾於爾乎何矜伺行李之將戒覺傚躬之方瘥為歌今日之驪駒效贈昔人以不拜

海壑文稿卷十一終

海壑文稿卷十二

膠東海壑趙完璧　著
吳興儆葊顧爾行
濟郡中宇王象坤　批點

與丘月林給事書

前軒車東來未暇一言而返久許勞思不慰片時款教悵悵何如聞即占坐失趨候衰病窮居艱於動履惟賜體亮想此行不日此别仰陟鈞衡慰瞻盛世而丘林野老日趨凋朽再圖良晤

河清之俟更幾何哉茲遣候情抱無涯書莫能悉臨楮悵然知復云何惟知巳鑒原

答毛行齋太守親家書

牛馬走蠢愚無似苟延五紀何益明時消損天日負媿良多貴期謬辱盛使惠我好音眷我珍品捧慰登嘉感佩寧有既耶尚容遣候使還暫此仲謝

又

數月來家務瑣冗未遑馳候適聞道體違和鄙

悵切切徒抱趨侍惆私奮飛安得想斯文之係匪輕吉人之佑有在擬復妥然倍常矣兒君家孝子慈孫自善調攝無憂也謹專人賫小牘奉問惟避俗清心重加玉愛以永仙齡以慰天南寸慕不備

又

前令孫可已具滐謝近聞海屋初度在即擬將穆瑳甍執寶觴以効蓬山雙誠奈塵冗衷痾不果初志且若之何北望迢迢耿懷無已敬遣蒼

奴持罍醐籠果少將遐悰其為我顧揮萬萬

與舒城孫生書

疇昔邂逅京邸蒙我款私示我肝膈披照寮薄何緣雅遇迨十餘年來去留異迹離合靡常夙歷中令人常抱惘思曾不得把臂朝夕以敦舊好情如之何卯科仰冀魁名賛屈既徂午年傾候番光轉加落寞是何不遇之數耶而倫絕見忌耶抑亦晚成而大器有需耶茲者酉宿天開文光昭於廬岳想休徵端在子矣秋風發而桂

郁春江淡而花暖得意華騮長安之勝一朝逈矣不識通家兒曹獲嘘擊否不肖苟祿西城五年餘功擁筆呂出監靖虜邇在邊陲荒山紫草外往中京鄉上下之情每有相宜而風土之薄良無所賴甫半載而東采鶴蕭然海山恬若耕名昵琭於少年敷棐衰顏於青鏡闞來世務賢否之乖宜清濁之異異物理顛倒幽獨黙黙於之耳然又嘗竊衍達人之撰乃不順適所天也聊相逍林壑庇以先廬給以山田詩酒琴書此

焉自足鶯花風月知已無多惟此老焉竟何足齒適舍親分教未給以彼之獲依於執事為甚幸而繼以不肖之得通於門下為尤幸也草此敬陳久曠懷私瑣瑣無倫惟高明賜亮

與任丘邊通府書

別來又許不奉顏色悵惘彌深聞候京師不識於補何城想暫復而大選矣美質清才真明時利器他日寵榮曷可量哉何但不肖过煉方稜則是觸近滋謗貫禍竟所不免委棄山野適分

[illegible]蓑蒲田優游海上與林壑居與雲
[illegible]醉聽歡快詠歌瓊林桂關付之三郎
秋、恭韞陶於百歲清狂野叟何足為朝紳齒
耶、但殷蒙雅愛會晤無繇而音塵曠絕不敢不
以私函相寄也、前所託海天泉壤二冊近曾注
[illegible]不見遺萬一獲協初志沒齒猶感千里
[illegible]不勞遠羈之至
達教少叔忽[illegible]溢海山修洵光景迅逝奈老

懷何我林谷岑寂偶辱華札兼蒙珍惠自天之
隋處娓何如捧讀聞既諗大擢局勝欣忭及再
聞[illegible]闡謝棄之變震悼不任想繼續已久探珠
消息近不識幾許也此亦不肖為兄寃[illegible]寫者
慰[illegible]不勝末豐理數必至歌侯佳音足為遐慰蘇
繼面致此奉謝仰恕不恭切切

與濟南王羅溪通府書

別來數載夢想光顏無由為慰每念疇昔叨侍
京師猥[illegible]奉[illegible]方[illegible]私刻鏤何能泯
沒適聞榮擢東藩佳聲騰播海延海岱君侯奇
績南北之間亦偉矣哉大拜明時晝期可待不
肖西隴來歸棲遲海上斷山漁水聊復終老惡
足云小兒慎敎以省試來謹兹候問惟台鑒不
悉

[illegible]答書

平[illegible]載淮海悠悠何如為情
撫良時[illegible]舒之七斥純雅上俗寮案
無際一[illegible]之感慰慰真來漁歌奇譜小試頗佳

但訛謬太甚煩暑中不暇容審姑俟凉秋徐按
之以副遠愛使旋輒復祈賜照

[illegible]王寵峯書

[illegible]上人歸得手教知浩然高舉撫掌嘆賞急
[illegible]時孰有逾於君者[illegible]意緋
倜況壯年強健天趣[illegible]一頭地
雖然[illegible]倒[illegible]方主方日
夜埃東携取枯[illegible]以[illegible]陶寫於雲水之陽
每欲奮一颺翰蓬烟杳如楚天莫慰且若之何

悵悵悵懷羽便卒爾奉候涼秋蕭條瞻慕不能
爲情擬幽人會此區區是仰

盤城與姜石澤封憲老親家書

別來不覩教範奄焱逾年桑榆羈侶頻致杳違
淮海浩渺中時復令人回首侯期而旋何如莫
渴吾兄須養滄溟陶意種種天禱無涯而相業
有託景羨景羨不肖從兒曹小宦即爲鈴閣寂
不任結束仰冀山杖屨徒五內爆熱焉耳便中
小致問私餘再候

盤城答黄海洲書

仰聞忽承手札無再辱寵貺謝謝吾兄晦養雲
霄會心魚鳥於勢分莫攖清曠之娱迥自翹企
不肖凝寒中遂孱弱書生間羈粉郎顧淮海烟
雲不任悵悵冀春米旋旆以慰夙況且復何通
猿鶴或有期也兒曹株守小吏久忝素延秖貽
迷荒爾來教已悉想閥閱遺躅賢德休光自足
感人於無既亻分畀微揆不爲人重輕也勉令
轉爲栽候聊致陵箏至意以自盡耳敢遽圖君

家補益云乎媿媿鴻返此復希原照

謝平度崔生

曉昔京邸辱枉未遑從容聆唔音抱歉未既邇
年來兒曹柱返取突門下良多鄙懷耿耿忽復
瓊函冇隕珍品猥須捧誦拜嘉頓令慙汗滕大
兒謬附末第曾無尺齒道沾被寵錫若此怖感
曷勝久仰趺宕雅懷曠逸高致海山風月中良
傳也何白首衰殘經年百里竟不獲一把芝采
探玄機徹道妙川逝悠悠侯復何時此爲悵根

使還倉卒敬此附謝

與即墨湯君陽大尹

邇聞寵陟鸞音別榮態駕林壑慰愁然可謂無負
賢勞矣似於俊才偉績少有不協殆明世登良
要有漸次隆崇之典仍合旦夕期也然體國仁
賢應自有後獲深識鄙窺何如何如但墨水蒼
生無復寇借膠濁黄髮靡從卧轍兹焉悵爾登
圖恭謁之行適爲良晤何意冉坐塵闠尊駕稅
於王而不知尋候於姜而弗遇再要於匡而星

[illegible]續越仙跡杳然徒令望塵愧恨
[illegible]可言敬茲遣謝無附鄙稿用塵清閱
[illegible]頭之獎該無足云亦聊以覓嚴命爾統惟原
[illegible]

[illegible]書

[illegible]恭[illegible]南服
[illegible]秋暮
春[illegible]何依窮合瀕溟
枯稿[illegible]不[illegible]坡春陽[illegible]來路邈趁楚雲可

能侍榮花於清飈煎芳蘭於良夕叨恩如昔耶
白首馳神青冥鐵羽候時而東吾知其九霄靈
鳳千里神虬亦焉攸寓嘉樂淑人寬我心惻柰
我翁何哉風便小裁敢致遥悃岑寂中不盡悃
懷仰冀德涵萬一

答紀鑑塘司徒郎

忽教音猥及高情款悉走衰朽林丘曷堪屑惠
無乃德之至愛之深不我終棄爾耳足下清才
識巍陟徒卿進依　英主退協仙僚優游碣

省中議政論文自是青雲奇趣昔人謂向長安
西笑企慕何如時復大拼柱轄搬樹無前偉績
於呂期走之所遙欽而仰羡者指可勝屈耶且
不替曳曹舊好澤益有歸感念殊切遜謝幽忱
良莫能極潦倒岩阿強勉報候茅恐烟霞鄙悖
唐突風雲取罪萬萬清秋爽颯塞氣高凉懇冀
玉息以將天休臨書悵悃無旣

答福山郭嗣翁尚書

瞻企間忽仙翰俯臨無天幾有隕發函媿感仰

謝仰謝頃在淮咫尺無關坐失良晤令人悃悵
不肖自南歸俗務纏牽殊乏清興新聲舊譜兩
負夙心向亦無得今且幾忘矣閒山居吟得之
桐菴者想亦造妙而陽春焦歌曾記於邊邸謂
賸或亦不可棄也數曲之雅真足以快適東山
矣又奚以多爲哉然嘗緬惟高致風月邊空復
劬勞每有東勞之思海市之想倘慰此行擬當
一候門牆然白首桑榆知復將來何似亦聊云
此一胡盧耳黨人之變諸子姪死長被災苦何

此書曲盡海翁平生蹤歷即節以家乘也

可言幸昭然餘不足慽矣辱蒙言念感感別啓
來教已聞命今亦未敢輕擬其人俟從容馳報

與安丘黃甥茂才書

久曠情悰殊切懷念向聞春試優選欣慰不勝
默而秋鑒失利更增悵悒然妙齡青衿時復當
奮袂也雲霄天馬詎患於暫蹶耶但淬礪無輟
以遠嗣前武丁寧耳吾庠吳冠老俊逸高雅人
也今擢貴庠教長將渠泮生輝春風轉徙也子
其善事之渠修吾膠誌創稿未半遽有此行將

勞彼處終之及思我先君墓誌乃若翁海野筆
也今原稿已遺想賢甥家藏者猶存可檢出錄
致以備風采蓋首欲不泯英才鴻筆而先人寔
行亦賴以不墜吾與子不佞憮於心乎子其念
之臨書不罄懇私惟孝子仁人鑒察之

荅章丘胡湖山三尹

過辱教翰切慰渴懷幸接王郎再諗吾兒二十
餘年徧歷動定深恨璠璵重器不獲大揚明時
轗軻峴屼竟致山野遺逸自君子觀之不無倒

植之歎乃謂諸郎若孫桂蘭叢茂秋來當自有
効奇捷者不將以信兒所未信耶亦姑陶適烟
霞從容玉玄蹤耳竊為默慶之再憶疇昔都城
一見英風而豪人意氣便投所屬亦傾蓋猶夙
契焉者未幾僉別悵輸擢家猶賴故人夙愛致
蒙見甚升堂傳為垂手公論不泯而瀕萬死者
重得一生可幸如之竹主簿祿忝擢筆昌塞垣
是實良非衰老所堪六越月而歸乃酬素願栖
遲海岳間掣鋤續簡傳家舊矣誨諸郎以是老

焉已也何意二郎慎修濫叨甲第蠢子迂翁寔
出望外及謬尹鹽瀆亦嘗俯逐琴鶴聊適晚懷
於淮海也三載還兒復忝附郎署曾何勞績近
補維揚令人慙悚不肖衰齡適今七十又七老
荊少五歲而相偕豚犬兒三慎幾亦叨廪慎動
附庠末小孫四而徽當志學畧知文字亦可粗
繼書種供桑榆玩弄也且拾先人之餘材完小
子之新第琴書餘暇松竹盤桓癡延崦嵫餘聨
朝夕所不可知者亦一付之寘造耳吾兒果有

東山高興秋風春日引首西岑正懸百年志願何如慕何如慕侍愛瑣瀆忘陋取罪仰惟老知己情鑒

謝維揚嚴紹峯貳守

久企芳聞不階瞻挹璦柔拱聆珠唾以雪洒衰朽塵抱空復馳神江淮耳竊聿兒曹忝厠左右辱蓋良多琬琰華英不棄葑菲是爲遠荷昨兒書來啓函得菩冊一帙倉皇再閱乃知鄙稿也又復捧誦首尾佳篇乃知二公賜愛也本海壖

野語暫藏之弊笥終當覆瓿焉耳曷意塵之名家而且梓焉刻製端整裝縹雅麗自揆鄙俚豈宜過蒙稱獎重勞增美若是耶無乃陶瓦賤質抔朴棄材慢飾之金玉章之青黃耳愛之深寧不愧赧之愈深乎又聞垂念賤辰猥惠錦製珠老玉螢頰令南極增輝東瀛生色身躋垂老之慶家傳不世之珍也刻感更當何如便此統伸謝私衰眸病胃草欲不恭臨風莫罄鄙懷邈越天南勞望靡既祈惟台照惓惓

徐督道募緣疏

竊以太玄溥化妙無外以何仁品彙肖形私有生以成性洪纖各足終始相忘稟賦惟均得喪或異椿齡芝秀草木且復歸根龜息鶴胎禽獸亦知有養是以智超苦海者不同腐於塵緣見爽直機者欲高飛於仙界鼎湖龍去金華貽萬古之思函關牛歸紫氣協千年之瑞然道不可以易致必假修爲況神每限於難通豈宜鹵莽金丹妙煉惟須靜定還虛玄關微機會傍紛華

入聖子晉長辭魏闕而笙鶴微茫希夷高卧華峯而雲霞縹緲故奮凌霄之志者寧久滯於樊籠竭慕貞之誠者不暫依夫燕雀衆人身之一失萬刼惟難戀世法於七情尤賊何減徐子崇輝自九齡而波宦録海返覲紫府清虛悟百歲而電滅靈山長往白雲閑寂蚤依禪室苦空金粟如來日奉沙門護持貝葉敵若竹搓曾卓錫蓬雲十載潤袈裟鐵橛再開山池影幾年清智彗志上人力行妙道非不根徒誦狂言欲了真

聯透玄訣

四語押字不可刪此

如可期後世奈仙緣之猶在赤松黃石每神交
羽芳名之猶存玉室丹臺曾點識迷途猛省脫
殼身入身之煩急流挽舟會用鉛棄鉛之妙達
雪峯而趨玉極懿戀雍潭底日輪捨龍鉢而就
鶴衣蕭散疏山頭月片脩性而遺命何如性命
之兼修得陰而失陽奚似陰陽之兩得江湖曠
蕩荏苒曾遇高真吳越徘徊繁華可能幽僻池
亭水榭總爲歌舞之區野寺山房盡是遊觀之
所北人南恨空嗟萬里之勞紅霧白頭慨失半

生之計利名場覰破罕得披沙見金聲色關打
開誰識被褐懷玉惝然故國何假蘧廬吾黨多
情仙鄉少遇秦皇漢武尚屢蓬島之懷麗萌海
蟾且逸勞峯之興挾清風而載返還思滄海揚
塵路雪羽以言旋重嘆城郭如故眞人所至從
之者雲仍妙道攸存宗之者日盛望靑蒼而高
蹈欲慰平生躋危嶮以幽尋川償夙願翠屛岩
畔怡三生舊日精蘊華樓宮巔接萬里紫霄烟
霞圍解塵而他年之蟬蛻何斯小結蓬萊此日

之龍珠堪養金爐玉鼎頓佳地以何妨水虎火
龍還先天而有籍然身歸靜域自應削跡於闤
闠道慕玄門詎合營蒐於世俗若無外戶豈得
內脩世財罔施仙緣難遇窮鄉孤坐初難氣滿
而忘食多侶寡儔終當壁立以待喃伏望四方
聖衆一切善流弘開惠愛之門大建慈悲之業
負夙德者定圖後効於來生崇陰功者必致善
果於旋踵施恩於不報乃所以廣種福田力善
於無聞亦將以終歸樂土黃金綠鐵借天地以

迴恩尺布斗糧託鬼神以降鑒善緣速結須知
天道好還惡報難明宜察人壽有幾請爲推心
以利物豈謂假天以欺人庶大道可借以有成
而小補聊資於託始陽谷之晷斯繼於燧鑽飛
鷹之功獲濟於揮翩勢以微而裨著事以瑣而
助洪功同八百之中行合三千之內給孤長者
事有明徵元始天尊照無私漏諸天傾耳一體
回心嗟失善緣幽沉難悔

海壑文稿卷十二終

海谿文稿後跋

蓋余旣卒業海谿吟已槪見先生之所以爲大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矣已復從三守韓公購其所爲文凡五卷次而讀之㢮覺矍然嗟焉讀賦

曰美哉曲折變化而不亂困而不怨情深而不鬱進乎騷矣讀帳詞曰跡而艶揚而非誇王楊之藻弗工於此也讀表曰騈驪而則渢渢哉其廟堂之音乎讀序曰此之謂仁

言夫贈而不忘規當其贈有槪於其心可以訓矣讀傳曰有味哉其言之也闡而核隱而多風其班馬之遺乎讀銘曰其鐫之金石不朽者耶且有盤盂之遺意焉讀行狀曰

是其信史乎美而彰盛而傳矣讀祭文曰愴愴乎惻而不傷其言悃切而章是足以起九原矣讀書曰與人交遠而不攜復而不斁直已明志嗣然大雅則公孫子太叔之族

亞乎讀跡曰濟世之情見乎詞矣猶未也迹其玄詣其趣禪入定者耶不然何言之與也盖先生之學秘窺墳索妙契參同而其胷中包羅八極幻夢塵世故發而為文萬斛湧出珠璣錯落不約而綮鶩而騁不慱綜而富不爐烽而工傑然著作之庭視剽獵緒餘以争鳴角立於一得者不可同日語矣間嘗為之説曰先生之吟晉情唐風先生之文漢𩨻晉葩迺攄闡性靈主持世教且將追六籍而七之敢因三守公以請先生先生嘗余言其以為并觀不也

謹跋

萬曆壬午中秋

備忘集十二卷

（明）海瑞撰

明萬曆三十年海邁刻清康熙五年海廷芳補修本

備忘集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海瑞撰。瑞有元祐黨人碑考，已著錄。案明史藝文志載海瑞文集七卷。國朝廣東鹽運使故城賈棠與邱濬集合刻者，止六卷。是編載瑞所行條式申參之文，較爲全備，乃康熙中瑞六代孫廷芳重編。原跋云共一十二卷，分爲十冊。今考此本冊數與跋相合，然每冊止一卷，實止十卷，較原跋尚闕二卷，未喻其故也。瑞生平學問以剛爲主，故自號剛峯。其入都會試時，即上平黎疏。爲戶部主事時，上治安疏，戇直無隱，觸世宗怒，下詔獄。然世宗覆閱其疏，亦感動太息，至擬之於比干。後巡撫應天，銳意興革，裁抑豪強，惟以利民除害爲事，而矯枉過直，或不免一偏。如集中舉職問井地論，力以井田爲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於此。蓋但覩明代隱匿兼并之弊，激爲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然其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偘偘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槩。當嘉隆間士風頹靡之際，切墨引繩，振頑醒瞶，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大黃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

備忘藁引

許文正嘗語人有書也須焚一番之說夫坑儒焚書秦之所以為暴無道也而文正之言若秦之與文正非與秦也自炎漢以迄於元紀錄之繁文籍之盛汗牛充棟災木費紙不足咎也其蔽實不專乖違正道為古先聖賢累為六經語孟蠹誠若莠之亂苗鄭聲之亂雅樂鄉愿之亂德君子不容不深惡之自元迄今殆有甚焉使文正見之又不知當何如其為言也然文正與秦至文正之身則又有魯齋文集行於世夫文正之與秦不得已也文正之不免於為文亦文正之不得已也噫乎世安有所作濫稱

文章者欲致近代庸小人並鄙棄之江流之中以遂造化而又私念以為出之吾心本諸性命造化賦予於我而我為人之或於六經語孟有稍異焉且今時俗議論自以為是非不可改亦或有以破之暴秦有作不啻可焚之列夫吾人有言莫非造化並江流以遂造化不可謂無見也然天下之人賦予稟受出之造化猶之我也或於心焉而賤之有未盡或反焉而行之有不平操造化之予於我者相與覺焉且同志之士得有所說凡我言之未嘗議之未詳取為我規焉我也人也互相砥切均得以還夫賦予稟受之故較之庸小人所為有大焉不

抑為可耶近時文人有作必求名人冠于書置簡首謂頗附驥尾忽一日千里而借其言以信之天下後世也夫使吾言果當雖聖人吾與焉天下之人其心其性原之造化是非者公不能錯也使吾言於道忽有舍焉聖人不吾與天下後世亦吾與吾心其一造化有有的

三

果不可轉也夫人有言亦求之吾心質之先聖以參考焉而已矣不信之人心而信之人言非信也用是不自嫌敢乎昔所作自編敘自為一語識之以告同志二三

嘉靖壬戌仲夏朔日瓊山海瑞國開甫書

備忘集總目

第一卷

奏疏部

第二卷

南平縣儒學教諭事

第三卷

興國縣政事 興國宜在淳安後集刻本不便故取以附南平序其成一本

第四卷

淳安縣政事上

第五卷

淳安縣政事下

第六卷

都察院政事

第七卷

序記部

第八卷

序記部下

第九卷

書啟部
第十卷
議論部
第十一卷
祭文部
第十二卷
輓詩
行狀
備忘集總目終

目錄

一卷
奏疏部
平黎疏
治安疏
乞正赦款疏
乞終養疏
自陳不職疏
改折祿米倉糧疏
開吳淞江疏
開白茆河疏
處補練兵銀疏
革蘇兵疏
被論自陳不職疏
告養病疏
辨房寰疏

備忘集卷之一

奏疏部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平黎疏

廣東瓊人臣海瑞謹

奏為區處兵後地方以絶後患同久安事臣竊
見瓊州一府類獨居海中其地縮亘二千
餘里黎岐中盤州縣濱海旋於外環之人擬
岐心腹州縣四肢黎岐為寇是心腹之疾也
心腹之疾不除將必侵淫四潰而為四肢之
患州縣無久安之理古先聖王之治夷狄冠
亂征討去不窮追蓋施之要荒之外與吾中
國有所限隔之地若瓊則内之黎岐與外州
縣百姓雞犬相聞魚鹽米貨相通其間雖多
峻嶺叢林彼之出入往來自有坦夷道路自
國初以至今日除戍守軍民兵截殺并整飭兵備
道督兵鵰勦不計外兩廣巡撫都御史
上請弘治十四年征儋州昌化縣黎嘉靖二十
年征陵水縣崖州黎嘉靖二十九年征感恩
縣崖州黎凡三大舉兵以萬計兩廣官兵
餘萬費銀數十萬兩前後亡失兵將守備官兵
民或三年或四年後止然竟不能使黎岐永
服近今切計殺人無歲月無有息小長於瓊
然則黎患猶瓊民歲月相尋靡已
陛下兵糧決無一臣為地方長久計以紓
陛下南顧之憂者請為
陛下言之夫瓊地瓊山縣處其北崖州處其南萬
州處其東昌化縣處其西有瓊山縣轄西歷
澄邁縣臨高縣儋州昌化縣感恩縣至崖州
計程一千一百里自崖州轉東歷陵水縣萬
州樂會縣會同縣文昌縣復之瓊山縣計程
九百四十里是瓊州府自南徂北自東徂西
以圓三徑一計之大約七百里程也臣嘗校
訪附黎居慣行黎料人氏近日大征請路寧
兵皆繇白崖州羅活岡抵瓊山縣大坡頭營
三日可至是黎岐盤踞地不過方四百里南
北直方四百里地耳

國初以至今日殘害
國家亦有於此之勢而無已調用
國家官兵治此之衆費用
國家提握治此之多而廣有巡撫都御史總其綱
瓊州有兵備副使專其事嘉靖十九年以來
又有守備參將之設迄不能一施勦撫安輯
兵民何故武臣憚難畏縮文臣養望待遷圖
目前苟安不為地方求久謀慮黎小寇害則
掩匿不申諸大寇害調兵又苟且奏功姑以
應事塞責瓊郡誌書歷載識者開道立邑之
議又載弘治十四年大征議及此而未行為
決議彼非不明知之也而莫或行蓋聞有志
立功業者亦慮事難用覬行邀功起釁之議
良隨可摧欲舉而止無一人竭材力盡忠智
心為瓊建計為
陛下擴圖者雖被欲知之其鶴其欠之足以人
兵一途而蚩憚耕其田疇其地數年生長積
聚仍由為州縣破害不少衰止不使兵歲歲

當於日此亦可以奏功業顯賞租從而引久
長則通十字道路設縣所城池中峙參將亦
兵備道則立掎角之形成犄食之勢矣日磨
月化今日寧復有黎乎夫得黎無益於地方
瓊黎或謂於計是謂不足州縣置之可也黎人
居處皆寬廣出沙耕作皆膏腴田地非得地
不可耕而食又皆懸崖峭壁尚可黎瓊山縣南
岐尚等黎今係輸賦聽役與吾治地無殊無
異儋州七方黎今亦皆說何能正語以此例
之非得人不可寄而使黎周方四百里地也
凡我兵征討無一次不搗巢穴無一次不成
功時異事殊則又不可以危巖險阻如置諸
之論總氣以多為黎寧處此水土之害人未見
剪戮且自然消滅而稍視之以臣常以為
弘治十四年開道立縣可無嘉靖十八年大
征嘉靖二十年開道立縣可無二十九年大
征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勦勦年年守
戍設兵日興土疲縣勞師無功耕口興王不

治吏依之說者皆庸人苟祿偷安不肯任為
地方當事託詞也往不可究矣今距大征僅
三歲兵成之衆懾於彼人尚有賁黎之患
猺寨開道立縣今日可及為也不然數年後
必一大變一大變必用兵十餘萬必費銀數
十萬兩必殘破郡縣必毒痛赤子功虧一簣
坐失事機
陛下將奚取哉臣雖未嘗一撫矢刃地方變故匪
專責臣則嘗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驅兵
苗之間與黎土畫為治地發岐動變蓋為良
民臣亦能之事如不效請身服上刑以謝欺
罔蓋費兵糧之罪邪平昔羅棄論罷之人
一旦言及軍旅似可駭聽夫瓊固有兵備副
使之設矣于此不為是謂尸位伏乞
陛下明
勅群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志在
世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瓊
太

京師萬里當事請代或致遲誤設縣立所限其
太繁乘機審勢聽其便宜凡一切招民置衛
設屯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遞諸事
許撫按臣等從中節制年年借用許其調
西土兵廣東漢達官軍打手約四千人值
攻詐其調用約萬人量撥一次大征餉銀之
半以充其費
陛下三年考其成立之功七年稽其變化之效使
得專任之柄責其行事而又功少不完不
其官事必不效必重其罪欲不盡心力而為
之不可得也求納摘奸遺策萬代省
國家無已之費紓
陛下南顧之憂可計日月矣經畧瓊州詎無有過
於此者諸臣無有一為
陛下言之一為
陛下任之臣不勝慚懼伏望
皇上采納臣言
勅兵部咨行兩廣撫鎮衙門會同巡按御史等

官役長付房則地方幸甚生靈幸甚共本奏

閣

治安疏

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謹

奏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

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不稱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臣工盡言而

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諛順曲從致使實禍蔽塞主不上聞焉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妄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毋乃使之反求眩瞀失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恩厚矣請執有犯無隱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為悅不過計披肝膽為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類柔慈恕恭儉雖有近民之美優游退遜者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概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概以致安治頌之諛也

陛下自視於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為堯舜可為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帝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為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畧如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內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為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也非虛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

充其仁順之性節用愛人昔田漁所以為
人之財力惜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
安予之而貫朽粟陳民少康阜三代下稱賢
君焉
陛下則任情未久安念率之而益失反到明而錯
用之謂進與可得而一忘玄修當有四海不
取民之脂膏在是也而後與土木二十餘年
不視
朝綱紀弛矣數行法廢弛名節濫矣王不
相見人以為下[illegible]以猜疑誹謗戮辱臣
下人以為[illegible]四夷而不返宮以
為薄於[illegible]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
靡時盜賊滋熾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
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
下困[illegible]
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惟新者皆家常伴而

無非此也遇者嚴嵩從旁也藉依刑名法人
慾此稍沾其馬然嚴嵩擬相之後術之嚴
嵩未相之先而此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
文帝遠此天下之人不[illegible]
陛下蕪矣昔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不可謂愚詩
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弼
棐匡救格非而歸之正者臣責也夫以聖人
而絕無過舉哉古昔設官亦以患蔽足矣不
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亦必設也不能
金殿聖賢不必言之也[illegible]率[illegible]香天
挑天兼相舉
表賀[illegible]實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
求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然一人為
陛下一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
然聞矣設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
陛
陛下將汝本心以統州

陛下欺
君之非何如夫天下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其官
守其言責皆所以奬
陛下之家而能不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情之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
以欺敗臧敗術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五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値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
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說有
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言偶不相値也遂謂
陛下為是己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德

陛下千百事之盡然將
陛下誤終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
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為
身家心與惑心合臣職不明臣一二事形迹
說既為諸臣辭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
辭於臣君道不正臣請再為
陛下闢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
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
六
天地賦予於人而為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
禹湯文武之盡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
之亦未見方外士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昔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
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因而第之
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物後此焉古

不傳之秘天下要道行頗之聖人禪聖人以
擱示天下循之以爲星布之亦列而曾敷成
焉非虛妄事也宋真宗獲天書於乾佑山孫
奭進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祀緣衆而得薦
人工竊合以成者也無聞而至非崇有是行
耶大賊之術科手執而休之耶

陛下嚴修多年矣無所得今日左右禽人究
陛下戀恩妄念區區挑榮中之所生理之所索術
之後之縣者可知矣

陛下又將潤惠州貢以搢紳臣下分理有人天下
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幼而學無
致君澤民異事之學性而行亦無致君澤民
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
爲道言逆者未必不爲道者然嚴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背爲食耕今爲進本崇材守官守道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有稱
之雖進日嚴嵩杪沒百官有陽心焉無用於

竹洲求遊稍自恐然嚴嵩罷相之後猶啟
嵩未相之先而已諸臣爲嚴嵩之順不爲杀
竹之餘今甚者貪求太甚者按月見新於人
者亦廟山林交戰然中竊實任逸者衆故
蒙案已格物作天下並使杜稷懷長終必顧
之者不見其人爲何非有所舉擧其心未能
紛然前白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推舉行所莫違也而責之效忠付之
以異爲例聽也又欲其順吾矣修上本之說

是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
行之用有臣如儀衍馬可以成得志與民由
之之業矣無是理也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敗行民之效尤天下之
不安不治由之繇然悔悟日視正
朝與宰輔九卿什賢言宜講求天下利害洗數
十年道君之謬置其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
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光作與
卑更伊傅相從几所以發心師何以為內之

宦官宮妾外之外，條司所役錦衣衛東廠諸
衙門帶俸與凡無事而食亦多矣，上之內府
內庫，下之戶工部，光祿寺，諸廠藏段紵糧料，
珠寶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於無用，用之非
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只有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而已，
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
國有餘用，或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為之，官有職，掌先作，恪守之正，職守之
全而未之行，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荷且，因
循不認真，不盡法，而自以為是，孰肯核以端
士習，化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以責成功，
練選軍士，以免召募，驛遞節游食使歸四民，
責府州縣無事富教，使成禮俗，復屯鹽本色，
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衆天下官
之使漁獵之法，懼吏之為奸，刑之無少姑息

為必也之何可明悠遠之業，諸臣只有
為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一振作而百廢具舉，百弊剔
絕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興矣，而
陛下何不為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紀，撫按科道糾率
朝端拱於北門
陛下持大綱，精治要，而責成焉，勞於求賢，逸於任
用，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序，恭己
無為之道也，天地萬物為一體，固有之性也，
民物無欲，薰為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
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而
陛下性分中有真樂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
有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進與輕舉理
之所無者也，理所無，而切切然徼倖祿蝕精

神玄修求之戀恩懸撮綮風捕影終其身如
斯而已矣求之其可得乎君道不正臣職不
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復何言大
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面為順
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毋恨焉是以
昧死竭惓惓為
陛下一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之治與不
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於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
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

乞正赦款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
奏為懇乞
勅諭各部條正赦款以廣天恩以全民命事臣向
自備言
朝廷重務干犯先帝威顏罪在真贖法在不赦
臣萬死不辭矣當是之時仰蒙
陛下念臣一點赤忱錯目出位妄言之罪實存忠
君報國之心特命左右侍臣傳諭刑部及錦衣衛
官毋加重刑當臣後用以至微軀得全殘生
幸免是萬死之中得一生也此時
先帝既崩
陛下登位他務未遑庶政未舉獨先赦臣復臣爵
位是臣今日之生皆既死之年而
陛下之所特賜者也賜之以既死之年則報之以
免死之事固臣之所甘心而樂為也況當今
日政治清明之際臣亦安敢自棄其生不思
有以周報乎古人求養其身以有待今臣之
所以當死而不即死者正養其身以有待之
謂也然臣有當死之罪而
陛下使生之臣犯不赦之法而
陛下獨宥之任臣一人固為幸矣然天下有罪
之人皆
陛下之赤子也雖其一時無知而犯罪然赤子與

知而入井
陛下今日改元建極上法堯舜之仁以建唐虞之
業將使天下之民一洗而更新之則凡各府
州縣監禁有罪之人皆倒懸望解久矣何不
以赦臣之赦赦天下而獨救臣之厚乎
先帝在位四十五年惟初年頒赦二次續後數年
又赦一次至今矣二十餘年不見赦於天下
有罪之人所以望於
陛下者何啻如饑之望食渴之望飲者乎屢年災
沴不調寒暑不均皆積獄積怨之所致也臣
聞犯在不赦尚蒙曠世厚恩視在監有罪之
人中間另有拖犯受冤者獨不蒙
陛下一視之仁乎臣向在獄中每見獄中稱冤者
臣一御有月死上陳之念而時不可行止有待
于今日也蓋臣所見者在京一處監耳在京
如此天下可知也一處如此處處可知也况
着二三大臣雖奉
聖諭議以赦放殊未仰承

聖意諒体
聖心敍
陛下洪恩普濟一視而不遠施狹隘而不得遠布
也詔開十惡及強盜重罪不赦可也至于大
逆逆謀貪酷枉法指稱誆騙者犯罪輕者
盜于十惡強盜均之不赦乎且此等俱係在
京之事與在外府州縣有何瓜葛亦不頒於天
下乎此責在刑部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
詔開侵匿漕運京庫錢糧不赦可也蓋于在
外小民侵收錢糧入官恰主者皆可宥之雖
至到于漕運之不赦乎且此等皆撫按官府
當量行曲處者何不盡宥之以蘇民困乎此
責在户部之官宜勅之條正者也吏部有當
官吏訂量免其數
宥其罪禮部有充塞之犯罪者除謀反外
悉宜赦宥工部有無益置造之者除婚祭外
盡宜罷免皆當勅之條正者也蓋
陛下有發民無窮之念而二三大臣與仰承恰体

之忠不惟不能施恩澤于民而且不能干譽
故與新之契使臣又默而不言則
陛下之寛仁厚澤又何以行達於天下哉詔内開
款又皆挾疑不决句多兩可之説不盡出言
之詞近自遠方來京者皆云府州縣官暴苛
尅之官每每堅執詔内開款凡一切在監有
罪之人必有千千條内皆不釋放甚至一府
州縣不得開一二十人者良可惜也臣雖仰体
陛下獨厚之仁以宥免而不能使天下之人皆如

臣之宥免以体
陛下之仁亦何以一日安寧于朝廷之上乎使天
下後世稱
陛下有洪恩於臣而不能廣施恩于萬民豈非一
二大臣之罪哉臣亦預有責也三四月前刑
部尚書黄釗監審録罪人等寛一二釋放皆
大聲號哭死罪不赦遂有哭泣之詞罪罪不
赦遊興怨恨之嘆所以然者祇内前
詔開款未明抑且狹窄不寛赦也頃

陛下採臣所奏仰
賜勅諭各部預陳條款逐一開明使天下之民
得以尽宥大開悔過遷善之門則臣亦安受
陛下再生之恩矣而天下之民皆得如臣之宥免
而仰藉
陛下千萬世無窮之恩矣臣不勝恐懼之至為此
具本親齋謹具奏
聞
奉
聖旨 各部議了回報

乞終養疏
尚寶司司丞臣海瑞謹
奏為懇乞
天恩容令終養事臣係廣東海南衛籍番禺縣
甫四歲父翰不幸蚤世時母謝氏年二十八
誓自矯守勉針指紡績資之育臣教臣至有
今日原父止生臣一人別無以次兄弟母念

父削如綫愛臣尤篤臣由嘉靖二十八年舉
人三十二年謁三月內授南平縣儒學教諭
三十七年五月內陞淳安縣知縣四十一年
十二月內調興國縣知縣三仕十一年母皆
隨祿就養母之待臣雖年當強仕日夕相依
不殊襁褓後因寒嗽成疾自憂不堪北地寒
苦是以四十三年十月內臣當
朝覲陞戶部主事臣母就送別臣回鄉調疾四十
四年十月內臣以建言抗
先帝震怒臣母風聞臣罪必誅痛臣念臣前
亂後法司擬臣罪取決
請
先帝留中不下旋於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遺詔復職此出臣望外諸臣前無所待而得之恩
亡臣母望外以為必死而今日復得生之想
也
先帝降恩出臣望外伏讀臣疏感嘆端伏後
賢之

詔則今日既未獲納愉驅尚報於
陛下以為
先帝鑒德恐萬分之一未有酬也
陛下新服厥政之初正勵精求助之日遽欲求去
而言也乎忍言之哉但臣所值有甚不得已
者臣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以報
之臣李密盡臣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語
長者可以補酬短者不容於多得況臣家境
山路云
京師九千四百九十里若無兄弟以調母疾下
無男嗣以紓母懷止臣一身一子而母思子
懸心天涯之北子思母懸心天涯之南憂思
衰病百端攻心老人風燭旦夕難保何可
其此苦哉
祖宗以孝治天下
大明令凡官員父母年七十以上無以次人丁何願
離職就養者聽伏望
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之情察臣今日不待不歸之

旨
勅下該部照例放臣回籍奉侍老母俟世泰殺終
臣照舊赴部供職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
陛下所賜也臣感恩益深尚報益以致身捐命所
甘心矣臣心懇切不容
天威無任悅恐戰慄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自陳不職疏
大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臣海瑞謹
奏爲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嚴考察事臣年伍拾陸歲廣東海南衛
籍番禺縣人由嘉靖二十八年舉人歷任福
建南平縣儒學教諭浙江淳安縣知縣江西
興國縣知縣戶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寶司司
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隆慶元年十一月
內復蒙
聖恩超任今職近該南京吏部劄付准吏部咨該
本部題奉
欽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臣係四品例當
自陳念惟
臣上先釋臣爲所生之
恩使用臣又不次之擢是失心而報稱臣中常莫
有如臣者矣而臣稟賦愚才識淺薄感
德之情無能報
德之實不稱言思供職有負初心犬我
祖宗推心
留都以光翊政省掌司箋驗公文綱紀而參
詳遴之無盡納惟允寔謝也此不稱官但從何
所是於此而無辨臣中亦莫有如臣者矣伏
望
察聽循察將臣罷歸海濱別陳英才以充斯任進
賢退否大計
乾斷無幾乎政事無微不舉而
聖治益隆矣臣無任悚惕待罪之至緣係自陳不
職乞
賜罷斥以嚴考察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辦事官江

大賦稽移鋪北奏

聞伏惟

勅旨

改折祿米倉糧事，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海瑞謹

題為懇乞

皇恩賜以改折以蘇所被災傷地方事臣奏

命照得江南蘇州松州縣被災所在甚多分數應題

請者照例題請已蒙

皇上單敎

洪恩　賜之改折　賜之　蠲身小民歡忭鼓舞

感

恩無窮極矣皆復例盲但今年水災實其異常杜

年蘇衙爲害霜降後水漸消涸今大不然江

南地氣濕熱冬至後不能播麥種播之不生

今距冬至九日前常年播麥之地尚十有五

六浸水中米夏麥秋收絶望於今日矣且

災止一方猶有轉輸可望今則北之淮揚徐

邳南而浙東西西而應天太平廣德等府州

莫非水災之地旁郡無可轉輸本地無可借

貸查得嘉靖四十年水災

先皇帝准將該府六部等衙門米悉與改折止論

水災則嘉靖四十年稍甚若論近冬至水不

消涸來年二麥缺收則此嘉靖四十年之災

又過之今除　內府白熟米係

上用所需臣不敢言矣其祿米倉諸臣隨

朝米脩文校監生樂舞生天文生醫生儒士月

米伏乞

皇上軫念江南今歲之災特照嘉靖四十年例

勅下該部覆議蓋與改折其折銀則部運官同白熟

米齊解留米以濟江南之饑折銀以濟諸臣

俸之用況祿米倉每歲約該米五萬九千石

上下大約每歲支放五萬四千餘石嘉靖

四十四年總督倉場侍郎張守直題奉

欽依照循舊一收一半收兩半放又加耗米二升

為七升除去三升外米尚有四升零米隨收
隨放與漕糧久貯有消耗不同以羨餘之積
合支銷之額計今伍年矣約可酌足一年支
故
皇上俯與蠲折一年漕米將蠲額米又蠲又非缺然
無米可蓋支也事無窒礙可行民切饑者當
恤緣係懇乞
皇恩賜改折以蘇節被災傷地方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題請旨

十八

旨

開吳淞江疏

題為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竊照禹貢稱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
從古而然也婁江東江俱是入海小道惟吳
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者起近年
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惟此
督責日至湖泥日有積累日月淤淀道填
淤漲回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為能矣宿潰久
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為害
之大淹浥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
是也而小為淹浸漂浥之患亦時有之是吳
淞江一水
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
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
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
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
百五十七丈三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

十九

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
錢九分今以水荒歉秋收無之二麥未傭時
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已捌錢伍分矣
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華
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
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
貳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
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
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

知縣邢一木分班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尚
饑民稍安戢矣但以拮据大銀兩不敷饑饉
頻仍災荒臣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
江南四面行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禁
行閉糴無從取米伏蒙
皇上軫念民饑需恤吳淞江水道
國計所關
勅下該部酌議再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
准照
前者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
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
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
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
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
用被災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
力而救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資
一舉兩利施方不勝幸甚

開白茆河疏

題為開濬常熟縣入海河道兼行賑濟饑民事
臣於正月初三日開挑吳淞江已經題
請外臣於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地方父老鄉官
舉監生員人等紛紛俱稱本縣白茆河道雖
經隆慶二年開挑止是一線之路是以隆慶
三年水患不能流洩三吳積水一帶縣分均
受其害常熟與吳淞江尚有四日之程饑民
豈能赴工於吳淞者十之一二而已若是與
工之中兼行賑濟一舉兩利當開白茆河旋
於二十八日親行相視丈驗濶者不過四丈
水深不過四尺狹者不及二丈水深不及三
尺果然淺狹考之三吳水利禹貢稱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今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
北止白茆河劉家河居其中三處而已劉家
河原通達無滯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
誠為缺事難免水患臣又酌計臣先所題
請吳淞江工銀尚有餘剩可充他用吳淞江河因
饑民雲集計在二月二十日前後告成次矣

旨其不接饑民尚若無從趁食宜發狀米賑
濟勢之所必然也臣思與其空行賑饑而無
益於後不若仍照吳淞江事例興工之中兼
行賑濟既有利於目前之饑民河道開通凡
有望今秋之成熟臣已責令署縣事常州府
通判吳同華丈量約長該五千十丈七尺因
舊河道廣狹淺深不一通融牽搭計該用人
夫一百六十四萬九千五百三十六工計該
用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一照

卅二

吳淞江例不取之民不損之官止以贍康之
積餘之尚可成此一河道也饑民告濟不散
不止臣已行令縣丞良佐典史魏應亨各分
工專督通判吳同華總行稽察於二月初九
日興工矣伏望
皇上一軫念饑民當賑水利當興
勅下該部覆議　俯賜　俞允地方不勝幸甚

處補練兵銀疏

題為河工告成乞

賜處補鍼糧無爲後效事臣於舊歲十二月以
歷上海縣勘得吳松江淤爲平地約有八十
餘里三吳水利此爲第一各縣民告饑甚急
臣思借人與工收荒旅於今正月初三日破
土起工實自初八日以後人工方集二月二
十日後漸收工二十九日告成臣親行相視
盡得開深該一丈六尺面闊十五丈下闊七
丈五尺前估計過
該工食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止用過銀六萬

卅三

八千三百九十七兩東西二壩木關吊進填
一畢內再議開深三尺以交與外潭深淺皆
工摘賞開與造橋等項共拜用一千餘金可
完事工成之速工費銀不盡用其估計之數
人夫以饑迫乘逼月不雨有天幸也又勘得
內出之水係清流外入之潮湧帶泥土者內
水急流則足以衝蕩潮泥免於淤塞父老皆
係太湖水道節有攔繼計有嘉定縣吳家口
吳江縣長橋長洲縣寶帶橋吳縣□□□嚴

行委州知府成繼先等踏勘凡可通流入
吳淞江去處逐為疏濬耳後方行明與不足
於正月二十七日巡歷常熟縣勘得白茆一
河水足淺狹亦於二月初九日興工估計該
工銀四萬一千二百三十八兩該縣於三月
初報完工陸分計至二十以後亦可漸次收
工究工不過月盡矣其吳淞江工候
旨未下臣權宜借發松江府蘇州府練兵銀各一
萬兩鎮江府銀二萬兩白茆河借發常州府
練兵銀壹萬兩蘇州府銀四千兩先因各方
水災臣令修築圩岸塘浦支河堤壩賑濟本
省導河贓罰銀兩就令該府縣充用是以辦
至吳淞江白茆者共數不多今松江府銀一
萬兩補足餘四萬四千兩未補伏望
皇上將臣二次題　請　俯賜
俞允借發未補銀兩容俟任撫臣如數調取補足
白茆河未完工并夏家口長橋寶帶等處及
四府圩岸塘浦支河等項巡鹽御史吳從憲

見在起率約至三月盡可成功矣大較民耆
始之當審終若使先年所加修濬吳淞白茆
豈至淤塞自臣到任之後查得水利官皆分
管別事別差委問之水利茫然無知水利之
事既已若不關涉上司不以為職官亦不
以為失職水利不興其所由來久矣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凡河道圩岸塘浦等處責令時加
修理撫按以此考察府州縣以此殿最庶
幾乎旱澇有備年穀豐登民獲秋收之利
而
國計亦有攸賴矣
革除兵耗
一題為復兵制以省冗費安地方事自古聖賢論
兵止是言禦之坐作進退之方數之親上死
長之義自此之外無他道也以故寓兵於農
田獵講武我
祖宗初設旗軍繼後復設民兵以占遺意為之不
知起自何時流弊至今簡行召集大本忠兵

今人呼為主兵自也　募呼客兵亦既明知
其有主客之別也　主人未有不顧其家
者賓客忽然來忽然去視今坊主之家閑傳
舍也其長其上其下領部率傳舍中主人也
一朝一夕可以使之就之於平時可以使之
死之於有事乎出力以養軍出力以養民非
加之餉兵今告病矣賦歛於民日增日重害
在百姓之身未足言也二三十年以來閩廣
浙直之變大抵皆自募兵召之賊為兵散兵
為賊賊再為召募又不過取此輩用之賊應
之往往來來外援內訌當事諸臣亦非盡精
其莫可測度之心不之知也為是小民偷返
成習一無為兵數逃逃縣驅之守戰奉有難
為之者博之召募尚應自前不請之
祖宗之初不設為今日之法則誠誤矣廢中乘鈞
軸者亦不以其所為之為誤此一誤也關係
地方非不誤也臣奉
命駆撫江南披閱冊籍募兵千千丁萬不可謂無

微傜人矣然不求之本家之主而資之他方
之客二心之人入我門室有兵之名而無
兵之實已行各行省發給路費回籍一應
要派把守地方無非派民兆頭撫家自為守
人自為戰責之彼勞省代保甲伍長夫平時
無養兵之用則　内所費錢糧行粮無多事
也倉糧可給紙時糧可支其先年蘇松常鎮
兵餉及應天等府協濟錢每年計該銀一十
八萬陸千四百二十八兩四錢四分四厘
毫四絲六微三纖一沙并徽州府協濟近給
本地分别充大費計每年一萬一千六百一
十八兩四錢六分八厘共以為属有損於民
而無然免補益并合無候
命下之日自隆慶三年起一併停免求不派徵
無禍亂之端一綹餉兵之風此民之幸一方
之利亦
國家之利也然臣所言皆係兆江南事勢通
達滅下平審收行余亦如此臣稍陳其綜

親見兩廣兵帷年四十入肯便搗延浙江江
西湖北諸等處正當衝亂削節用之處者其
之道路未有不嚮旅民皆害地方亦未有不
捐養兵之費者須無益者人心同然
聖訓當復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凡臣所言及其他地方事體類臣
所言一併覆議速與施行否謂使民兵練成
然後漸去客兵二十年前曾有此議迄今未
見練成民兵未易去一應兵一言裁斷而事
定矣事定而
祖宗之制千載一日矣支吾之說臣不敢為
皇上道亦不須該部復作此等議論也
被論自陳不職疏
奏為自陳不職懇乞
天恩事
賜罷斥別選賢能以當重任事臣於今三月初
二日見邸報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論臣沽
名亂政大奸似忠憾臣鄉所劾開陳一忠省無

一半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言之
謹奏臣請為
臣上陳之蘇松常鎮四府路當衝要府縣官日以
迎送過客為事不必克抑難有欲為分理之
心而日無暇時往往廢閣不理事涉鄉官舉
監又抑勢豪窺閣不行臣聞之久矣臣到任
之後所推狀米是此前任撫臣為多通民隱
抑豪橫也江南民風刁偽每放告日狀動以
萬數臣於告期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諸
告期月以初十日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日期也
推人命強盜貪官不拘日期准詞然三五日
約止准一二狀蓋此府縣情重則審非臣自
聞自十一月以後則告人械而所准極少惟
恐歷所主縣分准多如前謂越訴不答有之
訴告未嘗不加重刑發久招奉歷可查者種
肥也不如告瘦狀蘇松常鎮有此民諺久矣
府縣官於臣任此何可訓僥誣告擬罪概行
誌念貧民恩民致懷擬之冬季則行一句

如此、江甬氏刁奸健、非此不能剷革而息訟
披先年招卷、果有所是、卽可決也、曾接肥兩
疫狀之說、刊告示以禁之、臣接先日氏謀、以
禁府縣、鳳翔乃捏揑氏為臣興謗、臣列為告
稱、乃自彰其過、使鳳翔今日得為借口罷五
年羽北
祖宗之制、謂實有斷貴文矣也、蘇松四府鄉官、賢
者固多其人、爲民致富者、誠不為少、為富不
仁為仁不富、乃然七理也、果有以貴文與耶
臣然他用條告、係白拳之狀、間行一二、惟華
亭縣告鄉官狀、所准頗多、蓋華亭鄉官、田宅
之多、奴僕之衆、小民詈怨而恨、兩京十一省
無有也、臣於十二月內、巡歷松江、告鄉官奪
產者幾萬人、向府縣官問故、府縣而告曰、大
氏令而後得及之也、向諸生員問故、則又群
聲而曰、氏今而後得反之也、鄉官之賢者、亦
對臣言曰、二十年以來、府縣官偏聽鄉官舉
監嘱事、氏進漸消、鄉官漸富、而後狀不止理、

八亦從不告訴、日訖月異、彼有今日其才[illegible]
以來自大風不如是、地方之市不入人心同情
乃鳳翔係前以用人之言、以夾縣招按撥如細
文際、知一府一縣之人、卽鄉官命樣、以既知
之亦矣、風仍果有為氏為
因之心、不私親故、衆而聞之
皇上無不可也、今卜內臣下鄉官不說、止說北民
隱不實、止見其不說、止說五年巧為吉說為
鄉官立一計、械不為小民伸理多年冤訴策
抑鄉以為害官哉、鄉官自行消退田宅、松江
府申報數、則到臣見在、求理人心不容泯滅
鳳翔獨無是心耶、鳳翔不考其初狀、今日論
謂氏為虎、鄉官為肉、不知鄉官二十餘年為
虎、小氏二十餘年為肉、今日鄉官之肉、乃小
氏鄉官之肉、先奪之今、還之原非鄉官之肉
況先奪其十、而今償其一、所償無幾、情見乎
詞、臣竊恐鳳翔名鄉、亦是此等鄉官也、
祖宗設有斗此、氏北今百則行不恭

成法之常久矣臣於到任之後與各該管兵官計
議計其不可驟散亦計其係是汛畢時分除
去止兵福浙兵數不多聚論則多而散守十
餘處地方分數則少散之不難不行者送至
定海關陸行者送至杭州方給路費緊要在
途者原議不散酌其與土著無異止選練軍
舍以充把守又其次發潮客改作護送行將
解犯人脆弱不堪激施氏壯以存兵補之然
議如此案卷具在拟各官計議停妥是以散
廿二
兵甚多了無言說開報之日排入都院顧湯
兵備權宜放歸不知鳳翔何閱何據也所貅
兵銀十一府州歲共二十萬兩本
止萬五萬兩每十兩內計免其三後共一十二府
州供如此派本
古如是非各府豈不理也十一府州一體而行何
請倫累止照
旨共派五萬兩何獨兵粮仍派仍有加派彼之民
諭之官臣必行文府縣必有備卷臣能隱之

卯縣刑問縣作有不知何故連結後寇吹斷
城池皆血為盟刦庫斬關行狼不逸埋火燬
絕非卜也方非小小也臣欲自為盜蓋巡按
御史須問明巡撫御史共從寬巡江御史李
紹先時常巡歷蘇松四府與有責焉縱重任
在臣其彼不言為非小小自為盜遷蓋耶鳳
翔欺陷臣而隱為危言以欺
皇上鳳翔也嘗大夫蘇松四府水荒為甚是以臣
議開吳淞江白茆楊家濱等河各州縣循修
廿三
圩岸疏浦支河與工賑濟江北之荒比蘇松
尤甚切據之多其經費
聞屢矣謂亦募兵所致耶建德縣原無驛遞非正
路也二十年來行者僅江西驛傳道九江兵
備道二衙門批准哉革其路始通臣聞之久
矣臣初到任即行巡州府查議并移文江西
九江道申飭相同彼不受彼江西之民而反
欸臣行之耶詐稱
勅訪民事乳臭童子此可欺之常路之官扛婦人

並予近府縣官亦說今年水災富家欲照往
例取租佃户稱無收拖欠臣令之所並要聽
二家均認矣富人疾此氣稱又當再酌口
說如此未有禁示本年租息仍作於收租時
先除選仍以平日私債後什官數富家亦欲
出米之時伺候借債公私並集致糧難究臣
因府縣官之言前告示禁革湖待究租後方
私下取償非禁不許還債也臣官南通政日
妾死於七月十五夜係自縊妾病死於二十
四夜妾死於十一日之先妻死於十一日之
後無妾先妾後妻殴妻一日致死之事錦綉
叅謀臣二為部屬見堂官皆然未聞人謂堂
官為僧孫等之分也臣未嘗差人越境拏人
詐嚇之年臣所未論也隸說事少者五十金
多者百金出金何人猶且上至何人被害抑
慢士夫何官爲何名姓其他事端臣不敢一
一煩瀆以瀆
天德鳳翔論臣捏有指實謂臣自德州而下用大

一百名則驛遞自所承濟判臣米所收凡本
鄉有司則番卹二縣有小民數次入京臣查
所旌從前開之府縣絕無此詔指係皆在陛
從同知李世藩被告隸奈二十金李世藩見
江南少卿員外已日亦被臣隸索三十金放
急王錫爵日帥北司業楊猶直入二司中通
致害大臣等員五十臣當時所遣二司令悉
隊護振尚大風鮮無雜元禎具官廣西雲南
廣東人以所問者臣不能箝其口使不言文
卷任官者臣不能滅其跡使無徵驗臣所以
湖然一心足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
臣誠查者之久非代上欺
聖明獨為辯說也
皇上洞下該部逐一查勘可以知鳳翔之妄矣然
鳳翔論臣有一貫小惡臣負
國臣罪實大夫總理投悍
至上非主重州行無不可而是以有為矣賢能當
之二三月而治化攸樹無嫌非也蘇松常

賦役不均是第一事臣任九箇月矣而賦役
不見均平次是保務而軍兵不聞強壯禁砂
告而刁訟不息禁淨僧而後佾如初謂扶弱
被侵奪而貧者自貧謂抑强雖侵奪而富者
自富有臣如此負
國之事可勝言哉可勝言哉鳳翔論臣誣捏其
小過忘其大節非不明則政事惑亂近日科
道詆臣奉公是言者固有其人其不公者往
往退已郡思照汙書數不為鷹鸇以報

廿六

國過為繩口以行私營營止集人增惧悍闘部
臣明知其非亦兩可議後而同畏其口之繼
也爲此雖犯不得不然臣竊謂畏其口之公
則可也其口之不公則不可是非淆亂則
國家之治亂由之三四年來公私並行議論騰
沸賢否混淆人無定趣有識者目詩人之誚
此淆論之鋭實虛實以明
國是兩可收其死不顧開伏望
皇上亟命臣省部選廉能以代其任而人大封

親斷刑自是非微臣負
國威附欺
君所不
寬宥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宗社幸甚臣不勝幸甚
為養病疏
奏為真病入骨伏職懇
恩容賜歸田以延殘喘事竊照臣錢鳳翔論臣沽名
亂政又奉旨體臣近見邸報

廿七

皇上不加罪責着臣以原官總督報備
聖恩厚矣無可報矣臣復何言但嘗謂今諸臣全
把一团倚苟且之禍
皇上雖有毅然望治之心群臣無毅然當事之
念互為掣肘互為排擯而又動自護目時勢
則然遂人適變人無奮志治功不興
國俗民風日就頹敝臣二經論劾衆口嗷嗷臣
尚執己為是臣實見得是也孔子謂施於有
政是亦為政總督巡撫所行之大小不同而

極於有收拾之則一臣尚欺以身爲依附
門之徑將以身爲操闔捭之門路蘇軾有言
日彼皆人之論闔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
臣日夕念之職任所到執筆而行情報長
今試可論分一二也但仕事亡
若臣年與猶化年力精強臣氣體衰弱從來瘵病
相仍古人稱臣十始衰臣今年五十七衰六
十強至年耳只過一關人身亦一變新春瘏
年又覺衰態日今歲氣疲作血氣衰虛每一

卅八

動發奮迷半日遇旅視事不知臣者謂臣未
衰臣之自視外強中乾衰殘爲甚況臣毋今
年八十二一向隨仕視事之餘得以左右侍
養而老人桑榆自出日念鄉井臣懷
啓事毋變職曹中論臣衰年義當休毋伏望
皇上察臣苦情及前月陳辭伏俟非爲一
皇上寬悉不加罪譴
賜臣回籍求終田里臣貧未過小縣人嗟小爲
里

京師陛臣忠悃愚日可達臣有一言爲臣明
化遐邇凡所施爲謁盡心力一皆採訪民言
考求
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
皇上仍
勑所化無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忠信之事
繼續可行勿謂鄉官遇咨口大難把不可不
孚小民曰小民難不得
上關而不恤小民仍

卅九

勑閣部大小臣工下僚如前虛應故事不得如前
挾以私遂必求備副
皇上求治之心毋負平生學古之志不求合俗半
以謟其九分之忠一分放過不謂之真忠半
其半假者也閣部臣之志定而言官之是非
公矣閣部臣如不以臣言爲然自以徇人爲
是是庸臣也是不以堯舜之道事
皇上者也半相率行蹇諫風声豪誡諭少成功遂
附求定不競之禍哉

皇上何賴焉胡銓之告孝宗曰詩云勿聽婦人之
言今擧
朝之士皆婦人也
皇上勿聽之可也
宗社幸甚愚臣幸甚

辨黨邪疏

大理寺右寺丞臣海瑞謹　奏爲懇乞
聖明賜
乾斷重治黨邪言官以定
國是以正人心以扶
宗社事古昔聖王謂天子君臨天下一己聞見
不能及遠以其責寄之臺諫之臣故臺諫之
臣爲天子耳目夫人一身必目而後能視必
耳而後能聽官名耳目該任也切任也臺諫
膺此重任切任是以苟有論列必随天下公
議公議所是臺諫亦是之非天下之公是不
敢是也公議所非臺諫亦非之非天下之公
非不敢非也廣東道試監察御史齊康正

皇上亦以所得也此論而臣猶惜其貪擬可之
中外惻目人人駭異夫孫附將將
先帝十五年無能改於
先帝仲仲上木之衷律之大臣以道事君之義陛
下欽欽然焉然附與惡惡同相十一年尚以其
負陛以此恣尚以其邪附以冀其惡尚父子
逸不加等罷黜惡尚以至陛爲首相天下駭
駭然有向治之漸謂非階翼贊之力不可
耶今以老臣復相

陛下
陛下信而任之其才與德諒亦將然其進於
聖鑒下矣孟子第人臣品類謂有事是君則爲容
悅者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徐
階心存社稷是誠畏威保位間不免於容悅
順從而隨事調和足小補於天下且其不招
權不納賄素所親厚事在當斥而不爲之容
素所愁惡事在可取而不爲斥逐古之所謂
休休有容亮代愁惡不行爲階亦有之有臣

如階者天民大人出處不及詞非一特之遐
社稷之衛也哉臣之所言中外公議徐階一
太公斷案也齊康身為御史付
陛下非日之寄乃攻不顧公是公非捏架無影虛
詞汙蔑宰輔吹相春芳清勤慎守僞惜名
節均之可必其為善不為惡人也康
奏連及爲善人君子齊康一網打之矣原將以
其較且光如高拱者謂有才力而遺之以輔
陛下禍天下乎盜賊資性光強刀矢慣熟殺人
封才無所不至小人非才不能動天小人非
才不能亂國今天下動極而返正宜崇惇大
養和平績綫之脈以衍之生全之隆其源
汲也後代元臂兩旃亦剛識者知其不可承
乃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歟
陛下所階而用拱爲臣不知康之心何心也惡如
高拱誠不可一日使居輔弼以當鈞軸衛在
南北科道十三號中中外共知臣不必贅論
所可恨者齊康非為驕人受高拱指使搏噬

臣類頌一巳爵祿不顧天下安危罪浮於狀
矣宋楊甲試邑有聲郡使者以不除一想訴劾
之特有循吏鵜鶘飛無可恕之說康職為御
史不咋如鼎高拱反嗟鶻鵡徐階情可恕乎
伏望
皇上細加體察如果臣言不謬速賜
乾斷亟斥高拱將齊康重加刑治以為人臣黨邪
不忠之戒庶階春芳得以安位行志
朝無小人君子道長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為此具本親
齎謹具奏
聞
一時誤聽人言說二公心事似未的確中
玄是箇安貧守清介宰相是簡明無氣不
能為妾由循人之人一時錄晋存翁攻中
玄者頗多中玄嘆曰非鄉愿不可以得人
聖人中和氣象行無過差有不得人者中
中玄說於前已不是世俗胃為和同論也

倘則是秋楚們以貪爻二字論說爻之害
夫以爻病中玄豈當其他人抵出私見黨
同不然也然中玄後出肯相吏部可為之
權一旦在己何如哉何如我人言嘖嘖啓
中玄果無入己之賊不能防閑覺察以致
有是入己入人其罪不人相遠縱舍此一
節不論首相該憾吏部點陟衛夫人而已
與利除弊亦未見其有以當人心合天道
此遂寔爻及也

國初良法守而行之中玄其得為賢哉瑞寺先
謂存翁不如中玄之高中玄不如存翁之
悔悔已一言之誤於中玄有深望焉非以
伊傅周召望之也哉
朝諸公稍涉高位便定全然快快倦養望因因循
循度日保官蠶子謂何以為是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令之謂也
國無辜矣民無望矣中玄剛火強陽偏可稍之
進救食皆沐潤補其陽亢平和之太和爾

氣以可定復比之存翁一味甘草不為駭非
事亦不為參苓替术無大利益相遠也今則
又如此食且高者癃歳無用舩者猶續窮頗
前顧後無及矣少有力耶存翁為富中玄守貴
此未論及人之難得人之難知如此哉
天下有非理非義人情世態難不可破未易
救而回之者皆全是世故成天下之事不得
已似亦不可不為調和之術然甘草國老為
佐為使則可捨參苓之為君和柔之義勝直
者之徒微此其所以誤也產業之厚亦生此
弱彼非不為富貴人也然天資近善害人
為富彼必不為僅果不如人為之彼亦聽
之亦不免掩耳盗鈴之心備進以贊成
遠諸稱之伊傅周召可也而前後不稱居家致
富者大為累可惜可惜存翁之論定於是
矣中玄身相遠未許知大縣血氣用事較
之存翁得失無大相遠均之無足取也

目錄

二卷
南平縣儒學教諭事
訓諸子說
教約 十六條
申朱授學道教條 二條
驛傳申文
驛傳議 三策
雜識 四條
申海南道陳雙山文
治蔡策
上兵部圖說 十一條

備忘集卷之二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南平縣儒學教諭事

訓諸子說

二三子之從游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斯人也而有貴乎爲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無疑惑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

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責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析乎而決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恆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端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復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鑿靈之氣固從曰吾非

師之從婁亦敝烏而已聖賢以識其誨人其從
備在方冊昭躍於水而不能以自已昂昂然
張膽明目直欲竟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
之而淬於俗不免有恢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充
也仲由不耻縕袍之立孟軻藐大人仰炎之收
於非聖入而不能牙衆而服之心胃之間往來
不置或若充養之有機乎不然從綴酸之眉陳
誣為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自貴於我師如縱
其一舉而遂立於卿相之列吾為二三子醜之
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甚心也
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許子路
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事事師無犯無隱究其
所以至於若此乎君子之無恥色忿而詞作焉
聖人不討也二三子何以從我

教約

延平府南平縣儒學教諭海　為申明教約事
照得當職雖嘗有志于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
終未能至於其閫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
但志圖補苓二三兩例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
為諸弟子勵為夫何以稱用是怵惕殫自篇䏻
求足以為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梓以為條遵
取者取為諸弟子論之本職欽承
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今有一日之雅當以
從命自盡一一遵信而強行之本職藉成決免
尸曠之責本職幸也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
從事輕則戒行及楚重則無請然降是亦今日
事也為教也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說也先為
諸弟子縶之

條約開列于後

計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大槩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之不進第今人雖知聖門之教有在而每謂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自恕則於此不能無廢試舉一事如賭博類減年盜考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其心未始不以通變自諉也然總之不脩檢實此在士子問學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言所知所行無非為存心設也則作輟進退此心也陷於不誠不一之地矣夫學何事存于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為改圖約諸生五月內一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脚色從實寫報本學請提學道另行更造冊籍諸生凡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湔洗勿以惡小而為之庶乎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慊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為賢為聖其日益民家述儒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化知行德行兩行講學為知慎自修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真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令稱德行文章則當有辨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愿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為人之賊也今俗則惟此是衆

諸弟子尋無若柳子所稱一凡人須之
自以爲直而悔於此者邪至吾輩之所
謂義氣人者又何可爲非傲慢猛悍不
遜不解之爲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
訐他人長短逞克圖利之行孟子養浩
然之氣下以不見諸侯自守文人中
根之對孔子曰根也欲焉得剛諸弟子
請擇此辯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
事不由本學申請先行稟說者縱有
司見客本職亦不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
體認道理明白心行正大光明吾
之神也作而爲文不過亟師之寫神者
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
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
泰山巖巖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如
害求於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
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

不求之心而求之記誦墨卷臨文則取
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撦枝節以
求悅[illegible]得求人即人品不可
知何來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着實
地步夫
引近蓉上蓋欲與日爲天下用諸生日逐營營於
小有裨補後可及今一生讀書作文於
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
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惡
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
之良也舍其梧檟而養其樲棘則爲賤
場師焉前試思之從本職所取數篇爲
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習申而取之
他人者縱極詞藻亦加朴戒
一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
卿會粹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爲六條
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
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

世之前所學術同救此讀書之法無據
此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鑑性
理分為上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
為二應湖光講書又分為三應日課諸
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
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宿儒宿
識者兩日背書一次後書一次畢講書
用參時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
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學十里內者
湖望進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本月以
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
後一月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每再考
次日辰時取便付居住員也發落課亦
同考用二十九日九係次俱是本職繙
定無得停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
過至者貞准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
考論作課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
生稍藉用力而又不失於眼迫若敬

詩志四書則作文皆後有可發者然先
人之已試而已之法非作艇說也諸弟
子行之
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適經世
務必有道矣第經術紫言其理世務非
一一自見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
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
教蘇湖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
策正此事也乃今則徒懸揣帖以應矣
朝有多士而世務無預者亦奚怪乎諸
生知經史稍通惜務化列者量件邊防
水利等事每月約計論一二本職就中
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後時詰其所以然
令之攻議世務柴何者之說也自謂適
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盂制以輔世分
履識事齊楚則曰非吾所及乎惟其極
亦不過強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
愼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矣
內外交相為養盡勵之道更非進學者
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
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外守令見官聞處拱揖稱亡
皆必知禮此外雖縱不檢者除在學科
皆外不識於知月行事者
一冠婚喪祭之禮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
正以無以人為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
學問知禮義其挑禮者之難俗從而効
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舉遂致斯
禮斯盡今後生員之家值冠婚等事敢
不行禮於不依儀而行者痛治之其以
父兄延詗者亦可惡大本職舉舉於諸
生者莫敢天下人也乃今不能敢二
親父兄而諸生其日將為
朝廷治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耶此
等人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一古者冰泮以相見明不敬也則君子之

有求於師者可無敬幾然受
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可責師生分定
朝廷為諸郡子求師不得諸郡擇教而後求教
官為
朝廷設教不謂諸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升
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例所云
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舉行矣
朝廷設有教官將謂為爾諸生益也寧以剝諸生
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
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也一介不
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諸先
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餘兩無於生員之冠婚
入學幫補起復等事所為科斂以克學
中費也夫冠婚等事諸生家無小費乎
有力者當而助之義也今反科剝其道
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諸師費用無
自出不之可也一應上司繇帳於何取

之夫上官果賢則諸生以文章為歌
之詠之傳之亦之文不然而行人日俾
之矜者得以光不朽矣不賢而歌頌丞
隱是諸生忍見一路之毀滅是非心矣
且今帳文歷頌共美秋毫則痛訐其過
匪然友人孔子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
為此不情舉動也延平多賢上官然執
帳文而歸正貫詆所謂牆屋被文繡可
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為之今日
以筆公堂為急帳文次之上人有綠是
怪責者責在本職於諸生無與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與諸書明有禮節令
後於明倫堂見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
亦然本學在郭外接官不許離關門出
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再同
有司行三日撞有祀於各衙門躁人也
亦勿得免冠叩頭奴顏婢膝自喪士氣
立不特本職力能為諸生立一赤幟位

尊者總必大小遵例友焉誥之曰一介
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於人有不得
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腹也諸弟子無恐
一凡二應祭祀等事禮生介齋
詔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
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
朝廷旌之禮之所以彰光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
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商確請處
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言天下事
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衆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令
立大簿二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
諸生某月某日行某好事某月某日行
某不好事者發禮覲得失附焉考學簿
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并記多忘少者
幾記忘很半者幾記少忘多責幾考[illegible]

之記如之爲字收簡間爲歲終効此然
歷稽驗參所書之三等更為一大賞罰
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頓能然
耻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
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前後右某衙某巷第幾
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
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俾知之師
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其同年籍貫
學係本職授之於簿此蓋[illegible][illegible]以為號
課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有學之所習
亦或係此有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移今後紙筆費用供
係本職區處致有因帮補等事償取生
員一錢并為生員改洗文卷尖銀圖代
夫上人每每以吏正為趨利階也我於
人無不愛且敬況僕之有弊於我耶第
本職於諸生如父兄深慮懲子任[illegible]

納照生員則心學校地光明潔淨密[illegible]
一賤吏私為汚職理必不然也爾慎思
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
兄愛子弟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
心耶本職無似叨領今官聯目而視昔
之教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規我者
不在左右矣誠見吾思心志怠忽進於
奚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嘆苟諸生不
入於耳於子路致欣幸焉諸生如不以
我長而難言匡之翼之子之福也本職
雖師友得此其感報當知之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中道教條別為更定

中朱提學道教條

南平縣儒學為學校便宜事准本學教諭海瑞
關照得卑職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到
任看得儒學中一應事體有酌之義義當改而
行之不可照舊例照舊例害正道者未敢擅便

謹條其務關惟此伏望俯賜裁度取學不勝於
若等因備關准此擬合申禀爲此合行備申伏
乞詳奪施行
一議
教官生員凡迎送參謁上司官我
祖宗稍繼作有禮節與他衙門員役稍假一二蓋
以作士氣意也今一切不行日就委靡
之習非一朝一夕亦非一處士之號能
通變者因曰事之無害於義從衆可也

然子羔不徑不竇先儒謂夫子最屬望
焉不幸先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子
路不悅於夫子者最多先儒乃曰吾人
當學子路酌義趨時大人君子有定見
矣初學生使之望塵拜跪於作氣之道
既已大之守未定而輒曰變通隨俗今
禮從俗今日從之明日又從之從之又
從浮沉逐世迭何所底止哉夫今日舍
禮以媚人他日必不能守道以正世俗

家何假焉綱詳今日教官生員修
示禮制當據守行之道則亦不及則沂也
憲綱教官生員一見後即回學肄業蓋以衆必專
講而後能有成不與有司同禮節所以
專其業也本職會試曾道經掛關約可
七八里行則喘促拘攣泉者起慄心焉
行必求息故上下有息有亭延平城跨
積樹懸崖高峻地每一迎謁所歷不止
一梅關出謁一番必由之路候迎上司

或半日盡日而至或二日三日而至一
刻參謁伺候常用已刻入禁一月盡有
半月奔走夫人精力有限詎不失紛紛
禮儀又不失職分公事是亦敗心而已
延平險地上人當有憐恤之心因之廢
公上人當爲輕重之辯竊聊
憲綱推之本道宜逐日伺候他衙門當免撫按當
迎送他上司教官生員曾經見者此時

來時亦當免分巡道延平府官迎送不
朔望之揖不可廢其間忽然起定然歸
些小禮節當免夫以下事上理所當然
朝夕於大人君子之門亦職業求仁之
助也而可如此耶因之廢公事違
祖宗制有不得不然者惟上人諒之若假之以濟
其宴惰之私則上人自有明法卑職不
能避且不敢怨也

驛傳申文

南平縣儒學為議處驛傳事蒙本縣抄蒙
福建按察司分巡武平道僉事吳　議處前項
牒行本學附集通學生員議得查得舊制乃知七
縣所議不同有故蓋自近年不能裁革因支多
出驛站官當民當同一疲敝二害難為推是故
一偏之見致有異同實非官當便於永沙尤大
當便於將順也為今之計只當議裁革不當
議官當自當益能裁革前當
國初行之而驗宜當正德年行之而驗無利於前
不利今日之理不能裁革苗當將無滋指之患
後無冒破之憂若差勝矣然應付不堪必至逃
避逃避誤官事必如初年水人之變水夫不能
裁革恐亦必如近年併僭夫保額募夫保均徭
夫保改置紛紛不已也縱流中較量夫保納銀
付管廚官吏支應又差為勝然剝削[illegible]稱過
使客彼此觀效日於以貪饕之馬[illegible]歸之

千鈞之重或徒而前或傳而後不過為之一分
不能使馬前行一也使管轄衆貼日夜籌之民
不得受一分賜矣哉第再在道院然存子講行
司其以告是卜悅然一不縣父母所民當以悅
革請不必輕重　總為無稽議論也且仁愛之
心人人有之已時官不與使客裁省為途費計
也小民困亡莫為之恤無乃見小求見半數未
辭匪當歷數支應之皆破亡之狀于以上開本
可更為若此可利若彼可利之議致上司遂謂
得便而行之也又查將樂永大銀三千三伯餘
兩屬驛只支一千二伯三十六兩餘二千六十
四兩辦支他驛順昌辦支他驛亦一千一伯有
餘今一縣乃欲以本縣之措佃貓木縣之後似
非古者輕重任分之意皆私意也南平今
告困矣造之錙銖民不堪命六將瀨賦銀只命
九千一百九十五石撥充三驛用不特不可行
且不能行似不必議驛傳之議無過於此今併
驛傳議、册咨呈本縣更參衆論施行

驛傳議　上策

宜於延者皆以危難屈豈惟驛遞一事延之敝
於驛遞有吏僕來取甚者設同時勢至此無奈
之何而已竊謂一樂可辦一人可定小若反宇
人多依而不察爾何則
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海內通行行之於延而民不
告病有益
國初人心純實居官者多不貪與己不貪不以貪怨
人不自私己不私不以私待使客責下禮貌據
典制無今日諸問送迎多方求備所以應付文
牌不得已公遣外不妄給往來有定法例合
者然後馳驛二司官坐司於道少趨候往迎亡
行下效前折乾使刻之心者若遠去為驛遞中
自然省事使客過往而民安焉今考
國初入國科第之盛百僚一二官增數員而延川
又成法市舶司鎮守太監傳食人員
國初今日異相等也識者不求
國初可行之故而日易月改官當民當日端求省謂

國初事簡濫設彼此一時不可執一例論大詔事
繁宰
朝廷近多差遣調濫冗宰
朝廷近有改革致支應過多耶以此官員只此事
務律令憲典三百年盡一令行不誰人自為私
是將何祭然令行非難事也以近事論進與倭
奴交刃皆有死亡非素負謀勇者不能堪謂之
難或可聽訟以求民隱情偽有萬非心存清澈
者不能照謂之難或可蒞政臨民簿文牘旁午

一八　四九

非才藝敏決者不能應謂之難或可文牌應付
與不與我一反掌間爾領曰時勢難為孟子謂
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為非不能此以難
諉矣萬一倭奴壓境變出不測尚可望為民一
禦侮耶受人之直而不任人之事亦可怪矣且
事可筭盡未甚厲民難之不為可也舍此之外
更無良策乃坐視人之困苦哀號立有死亡而
莫之救長人者何心長人者以何為事而旁此
耶官當民當之法嘗有以譬之夫馬力百鈞負

之百鈞可也增以千鈞欲馬之奔趨前進必不
可得民當則小戶不相沿此消戶勸為多派分
親為之不詣驛事過客欺之而苦為逼勒加之
鞭笞假貸竭產異難具論或告訐紛紛或棄家
逃避當此者苦其不行也謂千鈞引前馬前足
不能起轉而官當然領銀候日遲久折銀染指
者幾幾於半賠敗者甚者喪身亡家是千鈞引後
馬稍前進然數步而蹟較之引前之不行一而
已又不然不知減馬之負而徒轉徙不已不出馬

一八　五十

之一身不能使馬前行一也議者又參用度不
足盡由冒破夫天下無不弊之法其弊之用既
簡奸猾之端必微譬之吾用十兩彼冒破其一
用至百兩彼冒破者十矣況過往紛紛易為奸
弊百兩冒破不止於十耶故凡百孔千瘡莫可
救藥皆不能節省為之也且今上司官尚有折
乾越取利者人之所趨趁應氣求提於影響貽
之以下觀之化而欲其不為法上之取其可得
乎探本將源是不當責人而忘自責也宋人謂

小民之家方其窮困時其衣食之本實然於十
金之中及衣食既足心志之欲日以益廣是以
愈求而愈不足為今之計惟當求之窮困十金
之時不當求之富饒日廣之後是故求復
國初之外官當民當雖議事盡其變防弊極其周
皆下策也

中策下第

議者或謂上策大不近人情行之叢然構禍不
端一日安乎其位非通論也夫昔有殺一人以
媚人不為之者文憑之昔有因之投溪因之自
縊破家亡產比比皆然今及乎發衰然之波啾
啾未絕媚人不比殺一人矣而獨忍之寧無仁心
者耶安位與否已非君子所宜較量如執此之
故本至此乎請以中下策論舉其可行者證之
愚曾道經江西驛傳道審次川我輩專關之煩
悉應付多寡因職級判其圖文數多從其約非
公牌鼎一切塗抹不付驛上宜顯官不能如頭
有貴樂關行者時以過刻譏之矣謗者之口不

能勝譽者之舌今陛廣西大參彼下評數等而
行者自謂厚交矣罷黜不顯亦多有之一切借
關有節減無塗抹無能盡復
國初之舊然百鈞之馬百鈞外增數鈞尚可竭力
前步雖無尉逸亦無喪亡故曰中策然論裁革
將第一人也譚能行之江右今不可施之閩中
且通論乎前院趙玉泉府縣無送迎謁問士夫
馳驛無今日濫與濫行也時夫保貼用多五六
兩少至四兩於今稍便夫便於編户必不便於
過往不能無少逆矣譖者之口不能勝譽者之
舌今再
物浙江彼下遞數等而行者自謂厚交矣罷黜不
顯亦多有之水夫外猶須貼用非專意節減也
百鈞之馬百鈞負尚增數百日前勉強終必瘵
亡故曰下策然於今之世雖乎其繼也謗嶺之
口不能勝譽嶺之舌矣況中如次川上如
國初洪祥輿之者天下有司然為謂不能一日安
乎其位豈通論乎大抵今人不能克己私貪成

抑孜以己度人以之妄動作尖之念殊不知人
心之天爲片一日雜帖古於豈犯闕於習俗
一有緇爲終必發凡發凡則成大流行繼之試
以己論下拜洒筵揖蹕驛進必曰則不已貪厭
自納交矣清夜獨無剽躬細民動心不忍者乎
又無曰以此媚人非動必知恥者乎人以裁革
興我或不能無援我之悵然清夜獨無曰以正
自體不爲諂諛者乎我有此念人有此念可知
然錢者多有謂從衆者不從衆多之口從共所

同然之心救者應付蓋衆多之口衆不能共心
在所同然者同然之心同在謂裁革不可通行
也可乎哉長人者幸執而行之毋使人媚人人
不可媚從自悬也

無策

下策頻於無策無足恨矣合上策中策無可行
之理者延詢窮困之家不當妄爲百金之歩百
鈞之馬不堪千鈞之任也道川十室九空聚爲
盜賊兆其端矣謂之有死亡豈虛語哉二端無
利無不利不可行均也必欲較其於二端之中
則亦有別夫官當只以水夫之銀爲之官當勝
矣今既徵水夫又編夫保遂致名與官當無異
所費實則倍之蓋其徵有水夫銀在官矣並之
夫保事有所諉矣官吏遂認官銀爲已物且不
如數支給驛中事務指爲夫保分內事不登徭
環供應盡以畀之夫保債主謂有此官銀也取
息必如應官轎不得已所費之資使客謂有此
官銀也原糧大爲首計折乾俗謂財不露白今

露白矣孰能保群盜不伏戈奪之夫在彼在此
只此支應假使苗當不徵水夫銀之在民不得
全數敷用乎雖有貼戶不供之病然貼戶正戶
同體小民善者可以理諭取悍者得以法懲收
比之奸強梁指擊不得出一語不同又或諭之
不可懼之不得然民財賦自出之地財在民間
譬之隣有富室今不吾與他日或可求貸舉鄉
入而貧窶疾左無可哀右無可丐悍不敢之四
方降之濟壑耶及至客院杳無又云丹破夫水

夫有餘何故立之夫保立之夫保正謂計糧收
飲增至一石再至二石三石此不可以論於國
法也陰以賠賍寄之賠賍破家傷條酷法是群
盗不特奪之且殺之矣萬苗當作以全財為用
雖多賠賍了無後災而當無官當之害矣然苗
當雖便於民了便於官不可久行昔曾苗當而
變矣豈無故蓋昨如出逃則拿開又難至一二
日間費計百两小民無從出銀逃避支應逃避
悞官事足以有水夫之変官當則當此急迫之
時得以弁挪上下月銀為一時支吾之計官當
不便於民然出水夫銀一人夫保又一人但公
賦苧額四恭三民不覚也苗當不悞官事官當
民至破亡而事不已闔官作供應甫當勢必援
而為官當而當不必言矣請以官當議之夫微
水夫謂官當矣均徭又僉夫保不已之取無名
之費夫保當之大約官銀用以一夫保已銀常
以十可以謂之官當那竊謂水夫可增夫保不
必設今議欲少紓夫保工食一两徵十六两作

厨夫供應夫君了議下必為久行計為如貪弊
水夫合七縣苗通派均役也撫按二司通知其
為錢銀幾分也若夫保僉於均徭雖以糧多者
為之有夫保不僉他差然他差用一分夫保百
倍危沙永大又以上驛遞只僉數多有不均矣
不均必偏累此驛遞供應論人之巧拙遭之繁
簡一两工食用至拾餘两二十两三十两不可
預定上人所知工食之數纔知賠賍未知已甚
若此也因有夫保滚指官銀歷歷非一日矣夫
保之銀又徵在官夫正價一两付與票必一两
上人纔知未必如票必不曰十六两也且他日
應付不敷將官自賠賍耶自十六两之上召原
納者增至五两增至十两勢必有之應付有餘
必無扣還原納之理徵銀在官徒為貪人橐囊
計矣且水夫有數今年餘用來年可減如某年
收三錢幾分此年减二錢幾分是已夫保銀不
登數將何以為筭而减之水夫計糧通徵減則
人人蒙惠夫保偏累之役倘減徵所減又非偏

累之人非不均乎且所謂從貧人弊有其名
上策不可易矣苟一有舉行此中舉行其下者
出焉節損多寡恐亦無召夫保而選之事也在
也驛用數目小民不知其為幾何夫保納銀上
人不知其為幾何也簿籍不明易生欺弊於此
自貪人焉財在民間目下百姓同之酷罰峻刑
畧無惻隱銀微在官同衆中物也何所惡而不
取之耶此則設法未盡之弊非法久而後弊生
也為今之計當除夫保增徵水夫四錢不足增

五七

五錢伍錢不足增六錢每伍不足以漸增益
水夫有銀官實數勢不能以奸隱不會夫保將
欲騙之倚何人以行當公用耶於當於無罪之
中增水夫銀為勝矣且正糧一石銀伍錢補額
水夫幾與正糧敵矣外復加益大然小然
國法蓋未嘗有是也昭布冊籍寧無心惻而思以
濟之下如趙中如譚又上而如
國初法行之者乎愛禮存羊幾或有在議者又欲
以驛亭盡付廚夫愚又以為不可大夫保初念

亦云供應之勞而已廚夫均徭之一也安知數
年後不變而為夫保之賠激其日查驛又不至
於夫保當月破罪那前院驛官日給銀二錢五
分吏日給五分正以濟其私念免盤食也今官
吏取銀如數只奔走送迎驛事州有長管別有
鋪食失初意矣竊惟驛官以供應為職銀宜付
之驛官出納支銷任彼適用與責其支應不
責其迭迎彼以供應為職則有盈縮之權異鄉
窮官俸僅三石非各徭食夫保人得藉口侵刻

五八

貪者無如之何矣況驗驛折乾國有明律驛官
持印得以申之府司申之撫按又非若夫保廚
夫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增水夫後其間事有可
論者蓋如此然非可行之道百鈞之馬使負千
鈞之重終亦必亡而已故曰無策

雜議

夫清驛傳幾由正已事在栽革因矣然羅愈刊
孔因成弊穴其間事端叢互不逐議爪亟法
除之欲裁革盡舊非矣除排凡四等中旨付公

諭令未備者條具請後行者酌裁

一栽革就察院論察院多呃者或栽革必行
掛號歷數驛而至院者爲害不已多乎欲
栽革必先遍頒則例夫馬廪糧本省某等
缺官用若干鄉士夫某等缺官用若干差
遣人員某等缺者若干搬家脚者若干無
謂若干參酌詳明毋使遺漏驛官使客少
越則例必當之罰執之堅若金石行之信
若四時則下屬奉行得有依據他省來客
不得輒仍原文矣夫是之謂善

一則例既定然夫馬廪糧過客不能盡同不
同何以稽之凡發牌票呃先給大單遊者
親填用數仍用兒扛發大之例則例數只
許其減不許其增站短行忙亦不用中火
者用否亦親填註如是則使客不意驛人
我騙必欲折乾驛人不皆過客可敢妄舍
匠數大之是謂善政又謂令上司官不可以
此行制大官有崇卑則夫有除從如或下

待已多用自穀人充之亦制於法不行不
然也此意不特可以允恢者之弊而飲然
貧之心者亦由之矣

一支應有定數驛官必無過與矣然上司院
發火牌遍驛必須辦候候日遲久寧無夫
馬中火費耶宜行各該上司凡發火牌必
須自酌行期明寫某日某時到某驛某通
遞前於上各驛遞依期辦候只不能預定
日時者按臨後措辦撥至驛人先候升京
有定期驛人先爲論婦者必各罪之此若
無大騐費然一人惧用其一十人惧用則
爲十驛之不已有至千百者矣况驛用皆
窮其非小民膏血毫釐有不可輕耶

一驛禁折乾此良法也然常見聽差舍余有
強步行者問之乃知彼役於官家用無所
從出折乾步行不得已之故也行從折口
糧別固飲食特亦有之編謂支應既有定
價彼雖折乾亦其本分非越取也然至上

司府縣官則又當以法從事嚴斷除定有
三二錢之數非為折乾計也亦以依等者
參宜厚有濫增節減一分民受一分賜矣
乃因之以為利甚麄馭節長貪盤剝矣閣
累於承差舍余綱客於上司府縣人見之
譏笑
概文牌不得二紙并行應付良法也然其
間有不得不行之故以延平論如武平道
差役至省或解餉解卷用夫宜多或極
上司寫此順差此人至與泉只有公幹用
夫宜少全用其少者則夫不足扛全用其
多者則至省事事而與泉又不可行甚文
牌宜先起處應付無從中應付之例又遞
運應扛夫驛應轎夫舊例也然小轎夫亦
遞運支應曾見察院委官公務驛閣有遞
帶夫書給口糧脚力之文夫脚力小轎宜
付遞運今付之驛彼有遞運遞扛關宜與
該驛閣取之驛又非遞運取之此從彼不

取驛人寧無執脚力文登虛數耶入扛一
船可載若亦時有兩關並行折乾其一之
弊此皆給關不明之咎未可盡罪之行閣
之人也宜凡給文牌明書某牌夫若干至
某驛止某牌執至某驛方起夫若干前牌
夫單即以後牌續填於上明書順差之故
陸行夫若干舟行夫若干驛舟可以足扛
者明書舟行遞運不得再給一切可以生
弊之故一一詳之関文必如是而後議法
詳明防弊周密可以盡裁革之善矣

福建延平府南平縣儒學為區處兵後地方以
絕後患圖久安事緣本職會議未第曾具
奏蒙兵部奉
聖旨行撫按守巡道從公計議後據今職毋老在
堂便道歸省且蒙得一至廣奏所未盡於不可
先言者一一論之事或可成也時蒙下往雷州
府候濟軍察院旋璦與本職起日相值不得已
吏日求見察門者拒之咫尺間候二日不得一

接思憑過期始渡海比上中途分思及此深用
撫然今已至任未得言者請為臺下言之大璦
州府州縣外旋黎岐中處正皇甫規所謂恤蛛
入室焉者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心腹疾而能
一日安者耶無黎則三州十縣可寢蹤去二三
萬黎人安五十六萬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萬
年遠臺下識忠天下有此等用力少獲利多來
而可令不為者耶黎猾則三州十縣必受禍然
以三州十縣制黎則又下彩萬標皆可施功五

裂四分析執在我臺下試思天下有此等反掌
易事而可曰不可能者耶然自
國初至今日竟無一人擔當此者何其故有四舍
無志者不必論大約今人官居類傳舍至任未
久遷擢競心影響間見黎岐難處遂終以難視
處黎五年七年事也素榮途之速心厭遲難之
一見先入為主一也詢訪未的妄信人言謂黎
岐地方闊山嶺峻林木茂密通之為難妄信人
言謂黎人強衆出沒千百為群十發十中敵之

為難英雄豪傑當先為而不為是則無故二也
平素攻舉子業未嘗留心經畧民事區處措置
況兵戈危險不知其易妄意其難思及存亡呼
吸心膽喪矣不復為謀三也其有思得其方志
立功業者又慮黎平我去後萬一事出不虞遺
功起纍人將罪我何地曰前成功後當顯禍四
也自
國初以至今日言者屢矣迄無能取信上人者何
其故有三雷州平黎之說則熊不識地利險阻

兵行法權隨時致上人以白面書生笑之一也
洋洋然說平黎易究竟所以見其一不見其三
說東邊了西中南差了北上人因其二畫旋其
一二也試書歷載諸人議論然其人亦有可為
也安言之不行毋乃議事易處事難故致上人
以紙上空談視之三也二者皆非矣臺下誠能
以必為為志於本職奏疏上兵部圖說治黎策
一道以致意焉且於不可信之三求其必執此
說之故於不撓當之四深求衆不撓當之由從

〔八〕 十四

此參互不用其三借三以往吾贍鄙笑其四借
四以深吾謀將見反掌事炯然臺下日中矣夫
一時之爵孰與千萬世功名一世之榮孰與千
萬年廟食臺下欲不為之得耶本職言盡矣然
尚疑臺下有悍心焉寧非謂提督府不與我以
他方兵糧乎夫本職云調廣西上兵廣東漢達
官軍量據一次大征銀糧之外此據人皆可行
古耳若臺下兵備之權則不然召頭民游蕩非
無衣食集衆為盜賊者甚多練集五六月可成精

兵借州縣民壯工食權作區處給其始資黎地
米山貨木價給其終兵行糧隨殊無難事又寧
無調兵事一舉存亡呼吸誰則料之乎大本職
六用兵良亦以勢不在我或坐奸人玩侮之念
大約此衆究易後鄉隨機鼓舞止用一撫字自
可了事本職恐之日久考之日深問之日多事
次可成成無後患臺下肯壯膽行之本職初官
遂希得上人意這此界夷竟做成甚事業毋
老在崖鄉則指月中有言米盡者俟到臺日悉

〔八〕 十五

為奇貨可居無越於此臺下勿猶豫
以黎為奇貨此細人趨功名之心也一時欲
激變山姑用此語

治黎策（爲憲副時中式策也於奏疏附有相機對策于此）

天下之事固之因貴于有其法而尤在于得其
人何謂法經畫而條理之事有成緒可考者法
之謂也何謂人所以經畫而條理之事以成績
自許者人之謂也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
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

法無資而天下之治成則夫今之理黎其處置
之法固所當講而以身任事之人又非獲人之
所深望者乎夫執事之間莫必宜化之闕山川
夷險之勢叛服尖斜之由患生則日得其人之
爲貴何也誠見夫黎兹有衆可以一鼓而擒而
並爲是譚慮者亦日地險不可以馳驟兵強不
可以禦敵不知自古及今之寇未嘗不據險以
爲強自古及今之師亦未嘗畏險而長寇者我
不能天下無強兵者我術周天下無險地雖然
爲所之兵自豈文雖奏不辭往調以來今日已
如驕子其不足以應敵也明矣故前郎迫之敗
皆未戰怯聞千里臨敵先期乎敗爲之也朱吟
去而後所改彼欲進而此欲退爲之也今日之
禍雖有以激之使然然猖獗二年崖民死徙殆
盡未有能剿絶而安輯之者尚得謂之有人乎
今
上命嫌然聚兵誅之夫以萬全之力制此直頃乘
可其來身係頭小川可得也然患生之所要者

元屯田立學校起文河之憂毛伏莽捉私
既不開十字之道欲爲目前苟安之圖不田
世無窮之利根株之不拔則未必後日之一
今也夫瓊黎中處環海州縣譬之人則心腹
之疾也失今不治必將浸淫四潰而爲四肢之
患皇甫規所謂虺蛇入室不可一日安焉者也
故愚生以爲今日之計不過堅持開十字道之
心固執立州縣之計而已自此之外雖議之之
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何者昔之議
者謂盡絶　類爲惡而究其所以爲說不過曰
禁商人之貿易則黎無以矢刃之資夫利之所
在人共趨之雖死有所不顧而況于鐵爲其戎
者乎是奸商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於盡禁者
矣不過曰禁軍民之逃亡則黎無以深趣奪之
害夫徭役不擾循卹足資固有樂之者況于州
縣役爲之毆乎是逃亡雖不可不禁而有不容
于盡禁者矣不過曰治亡酋之刻削則黎無以
爲變亂之激夫讀書知禮義者浚剝良民雖廉

恥有所不顧而況于匕首之無知者乎又貪酋
雖不可不懲而有不容盡懲者矣始終操術者
在一和字姑為一時撫綏之計不可以業黎也
革心宣化效且邈于百年官吏之遷陟不常人
性之貪暴不一以一人之身而思一以德化之
不可以策黎也所宜乘今日大軍之勢首惡既
平之後開通十字大路州縣所之可得者移之
屯田之可徙者徙之遷良民之無田者佃其中其
不皆剿滅者徙之于外夫然後為百年之計而遏 3
民等無窮之禍矣不然今日赫然之舉後如前
日收兵之速勦除雖盡於小民無所益也又安
知後日之不如今而復為民害乎又不然而徒
曰革心宣化云者吾未見州縣之不立十道之
未通而可以革心宣化也嗚呼此所以得其人
之為難而非得其法之為難也愚之所憂者
如此而已矣而其所以策于執事者亦不過如
此而已若夫山川夷險之勢叛服得失之由還
志歷歷如照愚也欲詳而未暇焉征督之見惟說

事進而教之

上兵部圖說

中十字畫乃開十字路處

開十字路自會川至崖州道里長自萬州
至昌化縣道里短圖形不如此者但於紙也

一瓊州府暨海黎州縣周圍行走程計二千四十里各州縣治除定安會同二縣外去海遠者約十四五里近者六七里

一各州縣去黎峒遠者二百餘里近者一百里亦有二三十里者黎岐盤踞之地絕長補短大約方四百里周圍一千二百里

一峒乃黎村總名每峒管小數十村圖所載村乃村之大者其中村分屬上舍管者為熟黎不屬上舍管者為生黎其生熟亦不定付傳

熟而今反乞者有傳生而今反向化為熟者有
居傍內傍山而熟者有居傍外傍山而生者
一瓊州府地其山勢環生似有山二層其實山
各州縣迸各黎峝不必皆越山嶺經過其各
山邊有大路可行其內傍山所包為岐黎其
各山邊亦有大路可行此岐黎與外之生熟
黎皆結婚姻通有無但與州縣隔遠故足跡
少到民間其凡陽峝近被羅活人誘出行劫
故大兵征剿其峝

八　九

一黎岐所居之地雖有高山峻嶺而亦多平衍
峝場膏腴田地其村峝可立縣所者甚多今
據大征剿平及人所常行共見者則崖州羅
活峝抱顯村感恩縣古鎮州陵水縣即溫峝
瓊山縣大坡頭營儋州七坊峝凡立縣遷縣
必先置所移屯其不必立所者亦宜撥軍兵
數百名防守俟黎平後議撤其凡陽磨贊二村
之間乃東西南北之中可立一大縣遷瀯南
衛并兵備道參將府於中使東西南北皆可

以控制黎岐且與新立縣所為犄角有山之
勢
一感恩縣土瘠民貧耕作亦非要害可遷于古
鎮州會同澄邁二縣亦非要害似可遷於附
近黎峝
一各州縣巡檢司凡非要害者皆可遷於新立
縣所近地或衝要里社以為防衛
一海南衛十一所屯田正以防黎寇也今其地
附近黎登版籍為良民久矣屯軍一無所為

八　十一

可撥其田為民以遷軍餘別營屯田於黎峝
中
一崖州昌化二所在州縣中　儋州縣居民熟
方矢常情皆能自禦海寇　俟於本所官軍
今若遷崖州所於羅活峝則去崖州只一百
里遷昌化所於古鎮州則去昌化縣只七十
里內可以威制黎岐外亦可以防禦海寇
一黎人雖有獷悍不肯歸化者然去州縣遠欲
何化而無由有為奸人所阻擋者亦多今若

區處群黎當先其易而後其難既作其易黎
近縣所則難者欲為亂而無助其我勢既壯
彼當向化矣
黎岐歸化當編其岡首村首為里長所屬之
黎為甲首出入不許仍持弓矢令耕居田地
聽從其便其山下平開腴分與黎田地招外方無業民耕作給為里社與黎岐錯居
以上七條此區處黎岐大畧也若審勢相地
潤澤在人則又有不能盡一一如圖說者
奏疏圖說中間用黎將會府江處黎圖說語
蓋崖江守備瓊崖日久熟於黎事其語不可
易也崖江謂誌書元人平黎之後割瓊山之
南樂會之北添絕黎田土增立會同定安二
縣令之抱顯獨不可以立縣乎此猶足以破
庸人謂不可惹禍之謬
奏疏圖說中里數此就廣東鋪遞言之也近
行北方多次婁問北人大約北方每三十里
止可有廣東二十里地若如此分則黎州府
周圍行又不止三千里矣

目錄

三卷
興國縣政事
便宜八議
便宜五事
諭老人
申軍門吳兗山并守巡道請改招詳文
督民壯文
陳舜與人命參語
徐繼人命參語
方淙爭殼參語
吳吉祥人命參語
吳萬人命參語
胡勝榮人命參語
邵守恩人命參語
何羅宗爭墳地參語

參語單係淳安縣事今湊錄之
以成一門類也

興國縣政事

便宜八議　　六代孫建芳編次重梓

興國縣知縣海　爲地方時宜事卑縣自到任至今據所見所聞事體有當興當革者謹條具於後共八議伏乞裁度施行卑縣不勝幸甚

一屯田永樂二年撥軍下屯大造屯田黄冊軍民各有定分誠足兵足食良法也自是而後軍無耕作之勞倍收子粒之利事猶可言弘治末年因出清查事例各軍生奸指鄰近民田報作已力開墾逐增餘田名目查得屯田原一千餘分三十畝今餘田數約六千餘畝當正田三分之一查得隅都虛粮一千八百石以田多人少自國初至今無一畝一坵開墾民坐都坐里有虛粮屯軍原不住屯佃户何利何取工食獨爲之開墾致有餘田者是那軍田大率開雜民田中四旁非盡山地何自開墾軍之餘田乃民之虛粮田猶已成熟收日久小民賠粮無能料訴猶日科非可據也日今軍人生奸得慣治藥而來此屯田保此水衝沙漲水凋抛荒往往指鄰近田爲己田原有之數一佃其田百端生害無算則子粒倍收爲一花費抛負運究積數軍根並卜料卜司必爲追理又粒訟佃户拖欠已粮一年不完佃户拖害一年不已是屯田之爲害於民自有屯至今無止日也竊以爲莫論屯田之餘田補民田之虛粮此其害之害者也次之者於事體無妨革去軍人名目止此佃田之人輸納子粒而其輸納也或併於縣官或上之衛所隨宜行之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旅無虧欠之累一舉無不利焉第不知於事體何如也

一地利昔人謂江右有可耕之民而無可耕之地荊湖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蓋爲荊湖惜其地爲江右惜其民欲一洲作行之也興國縣山地今無村

山而未墾又先作爲田近日荒廢里里有之
然山地耕植尚可萬人歲入所資七八兩人
綿綿餘裕也訪之南贛二府大槩類興國
吉安南昌等府之民有牽袂接地不能甚之
使農貿易不能盡之使商此比遊食他省是
一省民也此有餘也彼有餘民日親視身親
歷聽其固然而不一均之也可乎即今吉撫
昌廣數府之民亦佃田南贛然佃田南贛
者十之一遊食他省者十之九益遠去則犂
不相聞近則勢不相及士佃南贛之田南贛
人多強之入南贛之籍原籍之追捕不能逃
新附之產徭不可減一年而二處之役加焉
民之所以樂於舍近而悔就遠有由然矣今
日者張主有人凡願籍南贛者與之除豁原
籍而又與之批照以固其心給之無主山地
荒田使不盡佃僕於富戶民爭趨之矣民爭
趨之則來者附籍不歸未來者聞風仰慕不
數年間南贛無餘地村落聯絡可以俠制諸

巢之寇吉安等府無餘民衣食不窘可無幻
逃流為盜賊之憂一舉而合省之民均有利
焉是亦撫綏一盛舉也
一隘所率文查議各地方隘官應否禁革興國
縣先年止設隘長總小甲無隘官千百長不
能詰奸緝盜專一詐騙商民越據官每年下
鄉巡查又往往需索過堡常例繼罪職自到
任以來痛加禁革然而深山窮谷假稱盤詰
借口騙人其弊其害尚未知其極之否也且隘
所又多設之無用之地既非大村可守其村
又非高嶺陡峻可據其險料是先年里老人
等慮有鄉兵之擾奸計以客戶充隘長總小
甲等役故亦即此客戶隨田耕作並散處
數人爲居之也爲之也此等客户居税户之
庄所賀税户之牛穀大槩無妻子無家當一
有警聞孑然一身挈而去爾有萬分之害無
一分之利盡舉革之無不可者但隘長總小
甲鄉兵之名延因有此名遂有此害御寇詰

奸猾兵之實迹今日不能變禮以行乎他日
必不能因名而責實否將寇自寧都來者水
徑小鑊二嶺勢將百二近嶺無人居處愈近
二十餘里內居民充鄉兵警報無守此嶺皆
無險隘間有險峻而旁多蹊路守此出彼守
之無益再查將寇自寧都來者入興國十餘
里村名營前約有四百餘家又一路入興國
二十餘里村名山寮約有千家除近縣十里
外不附隘所人村不計餘若方山里白石村

五

藍田東里多村愚化東中下都溫陂村蒲田
西下都長遷口村長信里胡家劉家相近二
村竹院團里竹院揭山祖近二村六處多者
有三四百家少亦近二百家二百家可起兵
二百餘人通前二嶺共十隘先年十八隘附
近此十隘者遷之餘八隘除革即除為[illegible]
有居高臨下之勢即村為隘人人各願[illegible]
可無逃避退縮之憂若夫民心不樂為者
在縣官加之意鼓舞之而已雖詰論則遏之

常例則在縣官加之意禁革之而已數辨之
嚴禁之而又作人警報巡檢不許縱堡亦大
警報隘所不許縣詰然故不得查典鄉兵無
故不得召喚隘長方兵事既此名而若無則
地方無擾及有事因此名而責實則地方有
賴若謂盡可除革因費廢食無其名孰任其
事守望相助之俗終無可成之日矣且無鄉
兵必資緩急不得力之客兵客兵掠之害
猶賊有甚焉畢職未敢以為然也

六

一均賦役古先聖王九兩定民業九職厚民生
而其取諸民也又定為九賦之法盡利內外
遠近多寡輕重使適相均稱也查得本縣官
民糧一萬五千二百石有奇自嘉靖三十年
至三十五年歲止派徵銀八千三百兩三十
六年遂派徵銀八千九百六十九兩四十年
派九千九百零二兩四十一年派九千七百
一十六兩四十二年派九千二百零七兩則
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一千六百兩嘉靖九年

布政司須額刻石民粮每石折銀伍錢捌分
四十年每石徵銀七錢八分五釐四十一年
銀七錢六分六釐四十二年七錢二分三釐
卯四十年較先年加銀二錢五分近年役銀
總減去端余湖陂巡檢司弓兵四十名雩都
縣僕銀七十一兩又增代雩都弓箭抜隸銀
六十八兩弓毛銀一兩二錢舉人水手銀四
兩六錢貴鑛銀五兩一錢府柴薪增六名府
皂隸增二名增府馬丁銀四十兩增府斗

興　七一

級二名銀十八兩水西驛鋪陳一名原六兩
今十八兩廪給庫子原六名每名銀二十兩
今增共八名每名四十兩先驛館夫五名每
名三兩今每名十五兩遞運所隊人五名先
每名三兩今每名十二兩又新增鋪陳庫子
銀十八兩小溪驛水夫二十名九牛驛十五
名橫浦四十四名南埜二名水西十二名遞
運所九十八名攸鎮十一名今名數如故銀
數加增卑職自到任至今縣民每告稱近十

賦役日增民多逃竄雩都里分編少而賦稍
輕且中有實戶戶齊足本縣稱以人各私已
將疑將信及查戶口則名雖五十七里實則
不及一半嘉靖三十年以前稱四十四里今
止三十四里卑職到任後極力招徠今亦止
得四十里其間半里一分二三分里分尚多
通十排年村之該五百七十人今止有四百
三十六人其間有有里長而全無甲首者有
甲首而止存一二戶戶止一二人者以故去

興　八

縣二十里外行二十里三十里寥寥孑居不
及十餘家問其人又多壯無妻老無子今日
之成丁他日之絕戶也人丁彫落村里荒涼
嶺內縣分似此盡絕少也夫民庶無殘於先
年而叔役增焉猶不可也乃今民數減前秋
粮徭役則增倍於昔以粮計無一畝田論七
八十畝粮有之以丁計一丁供三四丁之差
有之滿望造冊年除豁照中又以失額不准
所新其倫有悍至稱甚者之所民不窮而盗

盜而逃也哉乃知前日之言皆不得其平而
鳴疾痛則呼父母窮困則呼天其情苦心悶
有過當之言而非全私己也竊謂君子大心
體天下之物舉凡天下之人皆不當為分彼
此況在一省一府自為近舉逃之道論之情
尤切也今後當將役之先伏望批行司府查
議清查各縣之丁糧虛實各縣之人戶富貧
將各縣實徵丁糧并原賦役每官書算要見
某縣止當徵某縣差將某縣差糧當取某縣
津貼若干又某縣當津貼某縣若干上下四
旁均齊方正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天下之情
無不平矣伏乞裁度
一紅站馬船江西均徭均平盡以一條鞭法行
之銀止總數役無指名以此小民得止輸正
數較之他省有一倍再倍三倍十餘倍輸當
者相遠便民良法也獨紅站馬船又編正戶
正名募人自徵取夫募人為利而來積年趨
利入也少有可投之隙必作借取之計先年

往往以過征繁多府道院取用借以倍取小
民不識官府前後事川百端苦之今任之募
人前任之募人也查得吉安南昌等府此役
亦用一條鞭法南贛獨不然必曰路衙門
往劄多兵非也南昌亦有軍門巡按三司往
劄在馬用度料不減於南贛南昌亡數可足
南贛正數為無不足之事也在南昌足在贛
州不足是則上之人不能加意裁節而已上
之人加意裁節為一事出不可已勢任不可
數可增加役銀不可編設而戶蓋增銀小民
輸官有定額標之正戶募人付有倚望而無
涎為任意貪取為害深也馬船只有正戶正
銀外有官吏常例兵部差人諸費今紅船馬
船編矣正戶有名矣止徵銀官給禁募人私
自徵取量加南京路費無人齎畔是亦一條
鞭法也一條鞭則使民編正戶勢必為害似
當逃改
一招撫逃民告官準復全奚縣分安之不使逃

原缺

流不卑適當疲憊去者招之使來將去者撫
之使得反集縣官第一要也則與國一縣論
逃絕戶極多因其故則虛粮不能賍重役不
能供也而其去無還心則拖欠之粮數未除
重役之差銀尚在追徵如故數年併之逗之
先不可也是以招徠為難次則富豪之債軸
老帖存焉又其次則先年詞訟或被人誣扯
或自已細小錯悞案牘有爲分數多少不同
要皆小民致逃故也卑職到任而來查得五
十七里每里弃不可為里甚多聞行鄉落人
烟寥寂村里蕭條耳聞目擊為心惻久矣查
追原業本縣可得行之債軸磨害本縣得與
豁之其不得自行者粮役之拖負詞訟之未
完也夫虛粮拖負或非上司得專若夫未完
往銀無人可取無次丁可賠其中經收人普
是該代原有指賠稱頭今日不得准理先年
案牘府為多守巡道次之其間非者逃老者
死存被告無原告存原被俱亡証完之不能

至圖當又有把總諸員役之何相所帶營兵
子弟無武藝派付操一季而更與機兵心非
親愛于身之使曾管之使指也於操戰無分
毫之益各機兵酒食之需各統兵諸員拜見
之禮各衙門人役常例之索闕一騙爲不小
也似當裁革
一華亢貞有是事然後是官設爲先年增設夫
豈無謂也哉然前後之時事不同則前後之
官員亦當酌處與國縣先鄉五十七里既則
戶籍空懸民多逃亡田地一二三分里分為
多先年設清軍縣丞一員管糧主簿一員又
捕盜主簿一員典史一員分所事四十二年
巡檢陳　考察日罷職曾以捕盜事歸典史
裁革主簿申詳今未示下呈稱四十一年刑
科侯給事　奏請裁革四十二年禮科鄧給
事　奏裁革數開一切人浮事者可兼可併
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檢者皆可
裁革查得興國無大河作事務主簿一人清

軍營粮蕪之事未築瑣又儒學生員止七十
餘人教諭一員訓導一員似亦冗矣其一員
當裁革自贛吉二府論東界寧都東南界雩
都西南界贛縣西北太和西萬安北盧陵東
北水豐興國恰居其中萬一諸巢竊發奸細
生焉各縣盤詰之矣一巡司弓兵三十名巡
檢官小權輕所濟何事况巡檢百餘年以來
往縣城不至寨所徒有巡檢之名若不生事
無一分之事弓兵虛受一食若不生事了無

一分詰盜之勞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費若
一官不安其分則又有一官需索之擾一官
之費分也理也於民不無所妨一官需索之
擾貯變然也通弊也於民則為大害昔人謂
覓一分民受賜一分竊謂捕盜之典史上
簿一員當革清軍併之管粮主簿縣丞一員
當革儒學當革訓導一員衣錦巡檢司巡檢
一員廻龍巡檢司巡檢一員非要害均當裁
革伏乞裁度

便宜五事申
軍門吳竟山
興國縣知縣海
謹以地方便宜五事上陳伏
乞裁奪
計開

一本院到任至今百凡節省從前冗費無不
裁革民歌舞之矣府縣官亦畏法聽命敷
法上人以故民間月度十分中減去三四
然以畢識觀之尚非徹然改革一洗而新
之之道所謂一洗而新者謂一門之內小
者可論大者可殺也此是與之辯義利分
別官民界限使人知有界限而不過越焉
爾紫焉條根之外用里甲一毫皆為侵民

催徵勾捕之外後里甲一乘使凡不能守
己詳凉然嚴為之訓辭為之防而又本院
二道以身先之凡待客酒席下程一不派
之里甲道法併行身教言教兩無遺憾無
不可行者水清無魚模糊之說不足為本
院道係詞辯別分明過為刻薄治道去其
大甚而已大氣誣鄉下喝君子湯恐於民
無大補益也
一衙所省軍徒享俸粮了無一分之用非獨
南贛天下通然也民既出財以養軍至有
事又出財別行召募平昔之所養者置之
無用之地此兵事全不可通本院非安常
守故人也至任以來千萬人以鼓舞作興
誘然陂革的之矣迄今未開官軍有昔脆
弱今強健矯矯然可用者是則何故古人
未嘗借才於異代而人之姓氣亦非始終
不可遷移豫了兆兵婦人可試事光鄉入
言一訓發開稍采而付似於鼓舞振作之

法或未盡也
一南贛衙門乞今人所稱前件上而下必日
陽明陽明外無稱焉然天地間止是此一
個天理人心爽從盜賊亦止是此天理人
心無二道也陽明削平諸巢一以詐術行
之濟一時之急則可若謂其可以感化而
招徠使彼心悅誠服恐於天理人心不合
也竊謂陽明功則高名則盛大畧近似管
仲此迹務吳不足為本院今日道也誠能
動物感德並行聖賢正路本院當別求之
附聲附和不求之吾心而信之人言不可
也
一本院至任以來防閑周密以故凡衙門諸
人常例雖未可謂其盡數除絕然已十去
八九闘之遺迹淵內班一月而換未免有
迹消息通吏胥之弊不著本院久而後更
之可北在本院斟而行之畢職未知得之
道途之言虛的可否也

一縣官親民比之守巡撫按之去民遠者於
民則家人父子也見以今中知之多其處
之多得其當其啓惰不以子民為心者豈
勿論若稍留心民事上司雖明明過人者
未易及也何也遠近之勢異而位有高卑
而小民畏愛因之有得盡其情不得盡其
情之異也卑職每見事出本縣可疑者上
司未必反駁事在決然反不見允者有之
各縣官會議亦每每行動有掣肘之嘆事

九

不好者不得自由好者亦不得自由乃知
昔人責成縣令獄貴初辭之說良有見也
伏望每事仍責成縣官如縣官不才則以
法黜之若東聽西聞徒長刁風殆非治體不
可也卑職縣官也言若有為而言然達理
事體恰是如此非有為也
一卑職申請以機兵剩銀補修察院經過與
國縣里甲之用蓋因縣例貧里長捺椿下
留者愈為柜頭所凡用度憑柜頭而柜下

止是如數出銀柜頭之數蓋未可盡信也
比此事柜頭原無取斂之念縣中止是欲
補庫使子弟招中本院雖河警告庫子非
柜頭取銀而告也以機兵剩銀補里甲無
故之費似為兩便若必如招追給柜頭稱
有用度柜下告柜頭妄開虛數互相糾揭
無止日也伏乞裁奪

諭老人

贑州府興國縣為推選老人事照得

聖制老人里長聽各里之訟於申明亭老人原非輕任近日府縣官奉行不謹不加禮貌遂至身充里老之人亦自輕賤不肯學做好人不公不法刻剝小民如一老人反生一害本縣今日省令各里里長揀年地方人推選實是年高有德之人充當斯任照舊同里長聽各里訟本縣隆禮相待不敢如前輕視爾等爾等身為老人須慎自愛惜不可妄取小民一分一毫一米一合公直存心均平處事務

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事朝夕為爾里內之人勸諭必使遵行凡一里之人誰善誰惡誰貪誰富誰困苦誰強梁誰户是虛糧虛丁誰户是滿丁飛詭縣官遠而不能察爾等近而知之真者一以公心直言為縣官告使縣官刑賞不差政事恰當是爾等能稱斯任也如或不然是加一老人生一大害也律有明條本縣必不爾貸

中軍門吳尭山并守巡道請改招詳文

贑州府興國縣為上蒙大户欺騙買木銀兩逐毆打搶事緣本縣問張魁張豹等事參稽前後情節遲留數日極加詳審慮魁豹稱是張尚書公子官舍或有後言是以沈氏百姓事慎之又慎審之又審情真極無枉申解本府蒙問擬不應并後張魁役訴分巡道本縣徇謂致不心服或有故也加詳訪每逢人必問所以見得供申無絲毫枉屈是以別具文申

軍門分守分巡道并趙推官今趙推官却又別為一問今日卑縣有不得不言者民冤之甚而合縣之人不心服也張尚書書柬無一衙門不重疊投遞遍往贑州士夫無一不請託為解求未可盡以囑託公事當之然張尚書居南昌張豹犯事在興國縣張尚書縱有神智焉知千二

白也外中兇魁豹為果積門家人拔紅推豪亦急
挾勢騙財計也出門而撒常常許人謂欲
貴初前級尚書遊慶之言可信本縣申文乃無
一字可信本縣申文無一字可信張魁訴狀乃
無一點一畫招虛本縣居官頗久了知衙門宿
弊到任以來極留心察訪諸人爭覩盡無分文
嫌於誇誕竊謂萬一有之未必為張魁所訴狀
也且魁豹在縣氣燄可畏亦能與之則不來不
與則又必入登堂辯說原狀宗含氣象少與和

三

人作伍肯與人以銀爭入口紛紛青求魁豹先
日原有此意也泰山可倚何故剝衆與人本縣
惡其橫而訴魁豹知之供中出本縣意也魁豹
亦深知之與書手以銀解脫何罪種種招情極
出虧枉此本縣所以同合縣人不輸服也參粘
情事成
本部院之親批允者遵抄官成牒抵官之誤開
若隨案明其春概也春愧慰稚子亦膺推貴語
言出入下人依[illegible]判行未改本今此說口概望

上人出不得已發趙推官矣巨猾也奸可輕縱
乎魁豹得利而去然係南丹人民非化外之民
王法度不相及也
上司職重任鉤[illegible]抑暴本縣撫微學牧養理幽
抑視民[illegible]而不為言知奸發而莫以告上慢殘
下可以為民父母哉夫士君子行政要在服人
之心不在服人之口今日魁豹叩頭謝恩而去
矣然其良心發見心口相語未必不別有說也
元規元宰輸然服刑矣然毋予弟兄與泣究於

四

家庭倚里親友與怛究於鄉野未必不別有議
也法可執於庶民不可行於鄉宦俗有是說然
論道理法度不如是也有官守者不可與俗同
謀同道也本縣有不得不言者為此徒備由具
申伏乞
照詳施行
留民壯文
賴州府興國縣為單稱事查得本縣額設機兵
伍百伍拾貳名今又取叁百名赴大營聽操[illegible]

壹百伍拾名守縣城餘壹百貳名追鋤削兵林
兵用即撥兵為兵以免客兵之害即撥兵工食
銀少為稍兵相帑又無加賦之擾誠完計矣但
守城止留壹百伍拾名於本縣則似不便於得
四十年內流賊入境倉卒在城下居民不知城
池者以無事者數百名機兵也況本此文壹百叁
拾捌名團操肆百壹拾肆名留縣小有警聞居
民洶洶尚有兵少之患若又減去三分之一何
以支撑況兵事先發原少今增則上本以得贍

五

其氣壯縱使其人未必一一驍勇可用然亦有
虎豹在山壓聲也先多今減則以失助其氣餒
今昔異致人亦或得以易視之縱大督居中應
四面各縣有警可以申文求援然本縣雖附一
日程尚一如四十年方方有警傳申者雖於道
應賊卒然臨城下何以濟之今除團操叁百名
外尚有貳百伍拾貳名數伏乞姑留在縣將壹
百貳拾名充習佛郎機鳥銃餘壹百叁拾貳
名充習刑器械小有警則本縣僉點鄉兵以助

私先本文造鳥銃壹百把佛郎機貳拾把諸器
不至虛設以叁百名團操上無缺於
本院足兵安民之舉以貳百伍拾貳名留縣本
縣亦可以無士卒單弱之患緣奉仰縣遴選長
操及減扣機兵事理未敢擅便合就申請詳奪
為此今備緣由另具便覽書冊各行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

招參

陳舜興人命參語

三夫　二十五

陳舜興告扶寧都縣留惡田東魯克滢敢殺打死
雇工人李福興廣財蝌匿死傷家中本道參駁仰
興國縣檢驗招解參看得李福興之死若由曾戰
打傷所致舜興之刁儘可制曾克滢矣何為十
五日方爭鬬十六日即憑李習科李文盡還敎散
眾無難詞眾不少措一二擬十六日還敎之情可
知十五日無打傷之事稱十五日打至初六日死
歷二十二日不行告官往舜興能久容之乎舜興
家離縣三十餘里初六日死直至初八日方具告

是則柯故李胥杜潛二五日爭鬧只舜與爭戰二
人並無楊與任傳舜兵口亦並未題及楊與諸人
衆口一詞稱楊與初三日到縣為李明應作證是
一如常好人初四日省發回至楨潤宋家吃飯方
說令宋倘湖淅惻飲食醫人李明珊稱初六日請
醫治是霍亂症又克貫將企首飾備地方李文初
八日出首狀實告實事或可信據也人命以究傷
為擬近時民風刁偽往往捏為遍身亂打之說蓋
欲於所告痕疑似間混求　中為的賴計也凡人
兩打一時氣忿或不知傷處打後其傷處必痛其
傷處必有紅紫色先由皮膚後及肢骨未有外無
傷痕而內有傷色者縱其人突然倒死其親人答
手足驗皮膚必亦知之我縱遍打必是誣捏故人
命當以原告指定某處有傷某處有傷為據舜與
初詞稱遍身亂打是刁風故語也否木府審稱拳打
心坎肚腹未檢之先固別亦止稱心坎肚腹醫人
稱是霍亂舜與稱是心前與腹內痛請醫是舜與
以心坎肚腹為必傷處也肚腹雖消化而該縣初
相驗已無傷痕至於檢則心坎全無傷色可非病
霍亂心腹痛舜與遂料此處必有傷也而為此言
耶況審衆証霍亂俗作何醫稱抖入多是抖手指
血抽與手指節節多是紅色寧非抖了而血未散
使然乎左肋第五根骨若在上節頭近心坎處疑
似間亦可言矣今紫黑傷色乃前肋之末計其處
當在身之左旁而非近中之處紫黑色凝聚或生
前側卧識他故致傷未可知也去死亦月稍延故
其色亦甚除去死年月日為遠肯傷猶存皮膚血
散故相況無色人情求免辯卸總一係人命于証多
是不肯招認見打令衆証明白未可盡執為據而
原告口供則可憑也原告不供之傷豈可指為今
日致死之証況以手足毆人保辜限止二十日福
與之死已出保辜限外行三十餘里到官為人作
証越廿十五日果有打傷是亦平復後別故身亡
也原無打傷死由霍亂似是實情

徐繼人命參語

斷得條氏徐繼有妹徐氏嫁與戴五降為妻母湯

代將銀叁兩借與戴五孫生利繼娶取無還夫潘
天麒乃父里長常造黃冊投戴五孫家歇戴五孫
遇遂將銀買酒請繼說起前借銀叁兩兩相爭鬧
繼遂不合用石亂打將伊推落塘內身死又用大
石將屍壓沉具告按察司批行帖縣問擬徐氏因
姦謀殺親夫凌遲處死潘天麒姦夫斬罪繼謀殺
人從而加功絞罪申府解司駁批杭州府劉推官
審問隱下姦情改擬鬥毆殺人絞罪申司轉詳巡
按楊　屢批久後蒙都察院招送大理寺駁回發

十三

仰桐廬趙知縣建德林知縣遂安羅知縣會審仍
問徐氏凌遲潘天麒斬罪繼絞罪至四十年二月
蒙巡按崔　臨府會審徐氏哭訴已生有二子一
女豈忍壓此等語致蒙駁批　分守道行府批發
淳安縣究明參審得戴五孫之死止是徐繼因取
銀三兩致爭打死與潘天麒潘小毛止無相干本
院審批建德縣胡知縣參究曲盡其情矣原擬天
麒、小毛同行謀死尤不可通者此是極大之惡極
難行之事極不可對人言之語謂天麒徐氏謀而

行之可也乃徐氏以之訴於其兄天麒以之謀於
其僕非有多財可以結人心而鉗其口者事可行
乎天麒徐氏果行謀殺恐不若是之愚而謀及多
人也謂徐繼一時氣忿打死可也與姊與僕從容
宜謀此正天理不泯之時將求從容事不為利天理在
人不應遲至無所可奈惟謀是依若是由戀姦夫
謀殺親夫婦人迷惑亦間有之但徐氏與戴五孫生
有二男一女丈夫可棄母子天性於人情似當念
其子女因念及其夫且徐氏於天麒謀為之妾婿

十四

研審參證謂天麒乞養民本係五孫姪貧天麒非
富兩人家業不甚相遠天麒有正妻在已徐氏為
妾其苦其樂尚未可知也徐氏何所利而必欲為
之參看前後情節止是因取銀忿爭打死天麒小
毛皆是畏刑捏招恍惚成獄殊非情實

方淙爭穀參語

淳安縣民方淙與方希正等借何孟教稱穀三十
六石推賠伊爺兩首方天禹等各亦缺食借何孟
教爺穀二百一十石因還穀相遇言鬪扯扭致毆

淵撒在逃方淙告府准此究明招報招詐未了
淙又赴按察司告蒙准批縣查實究招詳報行間
隨蒙本府批招參詳得穀批發方天禹等似有搶
情始終疑吞賴次發落貸收領狀繳參審得時值
凶荒方天禹方淙等借穀濟饑其情皆切而天禹
諸人係淙甲首共貸在先天禹等穀數不足自合
與何善穀理取為當乃阻奪方淙之穀致使袋破
漏失慳知利心事似用強非良民也然借毛孟穀
稱天禹等第二次搬穀與方淙搬穀時適相值可

十五

証有借契待穀與原數尚欠壹百壹拾伍石五斗
可憑銅鑼器械眾証皆稱荒歲護送食穀防他盜
吞奪豈是如此在天禹初次搬穀則然非第二次
運穀與方淙相值而後然也不得謂之白晝搶奪
方淙借穀防借者之多即運回本家運至別處天
禹可無疑矣乃即孟敎倉廒自東而貯之西方淙
從料天禹執批滿取急來搬運與天禹再來搬穀
時適相值跡似方淙瞻時奪借甚天禹之情有可
原也淙告府錄狀并在縣對理并無一言及天禹

奪為盜警府縣天禹等亦無奪為盜警府縣案卷
天禹等素不為盜方淙非不知之也阻奪漏失由
於待饑不滿情批之數億度之差方淙又非不知
之也方河方卸是打傷幾死有何傷証府狀只稱
打倒其詞輕司狀稱搶殺幾死其詞重先後不同
顯是誣捏但方淙之情亦有可原者饑者求食其
情內切而天禹等貧户小民在汲汲然不得穀然
言相加扭扭不敬比平日甲首禮下里長貧户遜
謙富户事體大有不同且袋破遺失之穀方淙執

十六

稱不怕天禹不怡天禹自謂被淙奪去三十六石
漏損幾何一家然歸兩不檢取一斗得之路人一
半混之草中方淙無處取賠是以致有訐告方淙
二十九日在縣對理已自輸服初三又有司狀淙
稱二處併告併是假手他人情詞過當不過希尚
推理或亦是也方淙明有借契而因阻奪致漏失
穀不滿數情不能已是曲不盡在方淙天禹明有
借契而穀不滿數二家運穀時候相值由亦不盡
在天禹孟敎原就倉穀日久或有消耗不曾盡此

契匕數日與天尚山亦不在孤牧各私之情以行
可原者

吳吉祥人命參語

建德縣民吳吉祥與義父吳湘堂叔吳鋼各居另
食吉祥投吳湘家傭工吳鋼到山盜砍柴與吉祥
相遇扭打吉祥抽柴一根亂打吳鋼身死吳湘告
府行金批官蔣審吳瀅又告分巡道批府行委建
德林知縣問擬吉祥在工人毆小功親死者斬招
解發白推官發究吳瀅堅執吳湘主使吉祥打死
十七
等情改擬吳湘威力主使人毆打律絞招詳巡按
楊　處批允巡按案　改吉祥毆死題奉欽依全
嘉靖三十六年減刑郎中余　會審改擬吳湘斬
罪致伊不甘具本辯行
都察院轉發壽昌彭知縣審勘委是吉祥毆死申
府案批吳鋼獄情反覆不一又與審錄大異帖委
淳安縣會同遂安縣毋知縣究參審得吳鋼之死
實是吉祥奪柴打傷所致節次經審供擬吉祥抵
死人無異詞只致此獄再辯者蓋恤刑一出罪人

各懷求什之心適遇湘與吳供舉訐告成讎之後
吉祥倚恃供舉故極口稱究供舉當及見本里長
審錄緊急一下証人出已傾倚供舉應對官府衆
人附聲和同復讐有機故附衆證詞供舉從前
皆稱吉祥毆打至與吳湘訐告之後改稱吳湘其
情亦可見矣吳湘計使吉祥脫逃遂誣指吉祥打
死似亦一說可通但審吉祥子然一身絕無父母
妻子親人吳湘果欲誣指吉祥則憑倚隣里縛送
官司力証其罪供可脫然無累也吉祥口氣似非
八
痴憨之人萬一因計令脫逃之言悟已必至抵罪
之故遂逃不遂罪將誰歸吳湘必欲以已之罪歸
之吉祥不當出此下策也細審吳瀅詞意止是不
欲吉祥賤人抵伊父命故牽扯吳湘不肯休歇不
告奴僕而誣指主人以求抵敵今日人情之常緣
吳瀅止告吳湘遂以為案恐亦未得吳瀅真實之
情也計令脫逃吉祥心窮辭遁對衆質証拱舉假
事復傳再三研審參究無異

吳萬人命參語

遂安縣民吳萬有嫂吳阿伊有菜園一處與萬住屋相近園外有水坑一道原用石板一塊佈橋往來青香挑糞去園澆菜因失橋石行走不便叫萬萬明萬声令義男法才將伊扯到家內萬用手足打傷一頓後方仁等將青香扶回氣絕身死告府批分水縣檢究覆委壽昌李知縣檢審申解本府覆審各犯執詞互異兇惡傷前後不同帖仰建德胡知縣覆檢審萬定招兇毒青香等情遇蒙巡按往臨府審駁本府委官再檢蒙府批仰淳安縣從公檢究參勘得青香之死係是吳萬毒打所致無可疑矣但服毒一節則難擬定如萬所訴謂伊氏無賴審得伊氏老寡孀媳幼孫外獨有青香一人種菜澆水舂米運柴百凡使用一日無青香則無人使用矣與萬無甚深讐毒死青香以剪手足此必無之事也若謂吳萬打傷青香自料必死因下毒為脫身計然初五日打傷至初九日方死方仁等初七日送青香還伊氏病去阿伊家十五丈餘地步青香步行則不用人扶伊氏肯收領青香不

謂必死也萬何致遲以火死也之日用湯藥下毒藥則必死無疑萬縱能懷抉巧計而預伊氏然亦亦在兩疑間出此入彼難於先料萬雖打傷青香死生尚未可知本家義女如幸不死萬得乾淨脫身矣於事未可必或得脫身者萬不之求乃於必死之中巧為之計自陷其身於危險地耶萬毒青香憑一冬遵說耶冬遵稱分水建德縣檢驗未曾到官壽昌縣檢驗到官畏刑不得已隨声招認所稱豆腐花恐豆腐花亦非伴毒之具也伊氏自稱青香回並不曾說及萬下有毒青香果被萬毒怨恨深矣該縣差里遞審問萬請方仁等送回面見主母何故獨不一言及之萬能買里遞曲為掩蔽送回之人怕是二家非親方仁係是方氏親父豈口所在或難買之掩蔽也里遞可買青香真心能禁之使不言耶獄貴切辭嚴州之俗人家多蓄砒霜斷腸草備菜蟲一遇忿爭取諸左右故服毒致死比比有之本府縣先年有服毒不給卷埋碑文可知此風沿襲日久況者非青香一人也阿伊與

鴻為譬自稱初八日到青香家飢丸不一僥心甚
疑之將殃去出破碎初九日死或因此所致則冈
伊亦疑青香可日自服毒也安知初五日之毒非
青香自服因所服偶少或嘔吐出故不死耶遂安
縣初問情詞并里遊衆人之口似或可信也獨青
香自服無人見証雖為擬議然以邪擬推輕之義
推之則謂萬以毒洗香因為脫計恐猶穿鑿非情
實也緣事干人命卑職識見卑淺未敢擅便擬述
前後情節并屍傷連人解審

胡勝榮人命參語

淳安縣民胡勝榮與兄胡勝祖勝佑弟勝榮弼共
里寺山胡勝祖病死捏稱被胡亞打傷本縣湯縣丞
檢驗勝榮見得檢無致命傷痕與勝佑外甥邵鏞
共謀買硃閒插點跡仍用火燒家府係字中作通
一詞檢參看得凡人被打傷死其血凝聚多是瘀
隱骨中微見於外重則血帶紫紅謂之紫則黑帶黑
色輕則紅色淡紅色然血凝聚於骨其紅與硃所
色鮮明顯然不同曾經檢驗者能辨之所以凡檢
屍先用酒醋蒸罨使脫去污漬傷色易見報傷仵
又對日畢以油傘值天陰雨昏色不明白則改檢
初聞勝祖屍摘頭顱上鮮紅迹片遠四五尺地旁
觀之人皆以硃脂之色疑之誥兆所以勝榮稱是
湯縣丞檢畢硃判封條封屍致之視其封條又
是半破日曬硃色淡薄獨此三人其事之時自疑其
用硃之過將外面扯破封皮藏於懷中以為日後耕
釋地那所點之硃和以膠脂後經火燒是以雖洗
刷數次盆水已紅其骨不變紅色後用磁瓦刮之
頭顱硬處紅去無跡至於縫痕鬆糙骨紅跡則存
然硃脂色與打傷色一隱一顯一凝死一流活懸
絕可辨村氓止欲置人於死用硃過多不知屍傷
原無此等顯色也打傷胸腔骨色當在外今紅
色多在內此亦是村民止知圖賴人當下手時不
知此骨孰向內孰向外也兩造上遍人等皆稱初
檢木見有此傷色看得勝祖屍色鮮明顯看雖由
培處不能藏條仵作昏者亦或可見衆目所視父
子兄弟則有不能掩為捏兩者初檢官豈容不行

查報初檢仵作豈容生計隱瞞加刑脇佑趾情實邵鏞詞報巳乍座之體脇栄勝佑詞報巳爭山之譬初檢無傷内川殊脂塗掛皆實詞也天理在人不容終掩

邵守愚人命參語

濟安縣邵守愚與弟邵守正共承祖遺塘壹口輪年養魚嘉靖三十六年輪該守愚委伊被盗八月二十二日夜一更將分邵守正糾同林遇夫塘盜魚守愚帶同義男邵天保執鎗夫塘捕盜稚遇窺人影步声即背魚網去脫詑邵守正被守愚一鎗戳倒當叫一聲再加狠力連戳五鎗身死伊母宋氏告縣蒙洪知縣審得若是誤殺不宜連戳六鎗似有讐恨遂安米知縣審明守愚連戳六鎗似非誤殺壽昌彭知縣問擬守愚依同居卑幼引人盜物若有殺傷者依殺緦麻弟律絞解府轉詳巡按御史王　處駁叫分巡道看得揆情亦欠合律行府轉委本縣檢究參審得宋氏詞内告有指魚爭魚大鐵鍃魚律不致死之説檢得耳竅亦有搪况在内則與在週同盜之情似實又稱六人詐稜一人口舌之多豈能久不敗露五人亦財買一人獨認財物實跡高門又不外聞況邵守正邵守和弟邵守中守和男邵大禮與守愚等係同宗兄弟住址相鄰耳目切近詢訪三年杳無可據則計買認之情似虛殺賊不死賊必反傷其延戳六鎗者蓋亦不知其死與未死多戳使之必死亦勢所必至也守正被戳豈無痛聲然止一痛聲未有別樣認語黑夜敵賊危迫荒忙兄弟相盜思慮不及恐不能認一痛聲而辨其為兄弟他人也登時殺死未經拘執似不當以同居卑幼引他人盜己家財物有殺傷者依殺傷緦麻弟律絞論罪

何耀宗爭墳地參語

濟安縣民何耀宗與何孟榮等合有土名陣嶺墳地一塊嘉靖二十六年何孟榮貪圖風水將父何氏彦葬栢安塋始祖何環墳右後何仲榮思有秖葬不均告蒙院府斷令遷塋何孟榮執不肯遷耀宗將祖妣王氏發掘遷塋何氏彦塚上何玄輔玄

朧亦各將父祖茔掘浮殯賣傍何孟榮埋各將骨
骸山盜毀拋散具告按察司批壽昌縣知縣踏勘
各造所賣有案昭穆令各遷移孟榮不服又告分
守道批委本縣勘問參審得何氏所嶺墳山左葬
太祖考妣右葬高祖考妣共四穴已於其下開生
墳八穴正為後日子孫定計也何孟榮乃不遵派定
火存惑於風水過祖盜葬自何孟榮一葬之後人
人不甘財力不敵如何玄輔何應宗何玄龍則淺
殯何氏述何民魁曾氏柩於上財均力敵於羅宗
者則過葬王氏於下纍纍塚墓形如魚鱗皆孟榮
一葬啓之孟榮葬父之後弟何仲榮何季芳亦
駐葬不均蒙察院裴 斷令遷移各出田或畝貫
銀合葬父母孟榮抗違至今何民彥一穴當遷不
待今日而後定也孟榮告稱祖墳地一丈八尺所
指何民彥葬地尚在一丈八尺之內為得後有何
包三等地且墳地葬祖一派子孫混淆得分未分
界止包三為得前地私買則是孟榮此地獨葬不
協衆心故將已死何包三名目頂為抵飾卜酉地

何澗子何民孚等已葬三穴何浦子何民述等已
葬三穴似已均平羅宗果有掘棄發骸則張氏發
骸自先壓葬於民彥之上矣羅宗原無將張氏骸
骨毀棄不必待族長何玄輔說無此生人之言而
後可見也恃木銀三十兩孟榮始惑於風水則昔
弟盜葬其父今日得銀則恃晉在已告官使用派
弟均出孟榮有利於已則為之出與原議已出葬
父弟出葬嫡母許庶母費用之約不合三十兩內
晉起三兩為榮遷父使用恐亦不當與也羅宗不
甘於衆人得分之地孟榮獨擅其利自合告理為
當乃昏夜謀葬不會人知雖未掘至何民彥塚穴
而纍繩直下壓何民彥塚磚三寸葬已祖母乃壓
伯祖之上情皆可惡其生墳二穴尚未葬柩何羅
宗謂與何孟榮祖共造者何孟榮謂是何羅宗祖
獨造者斷二家各承一穴就遷王氏何民彥於其
內其何玄輔等陣嶺浮殯發掘盡令起去再勘得
陣嶺小酉二處地步已盡日後子孫決不許再行
殯葬以滋爭訟

目録

四卷

淳安縣政事上

淳安縣政事序

知縣条評

縣丞条評

主簿条評

典史条評

教官条評

陰陽官条評

醫官条評

老人条評

里長条評

生員条評

吏書条評

申文

協濟夫役民壯申文

築城申文

量田申文

均徭申文

均徭稟帖

分大户申文

給由申文

交印文

鹽課　徭役

稟帖

又均徭稟帖

稟都御揭帖

稟袁察院揭帖

陸行稟帖

告示

定耗銀告示

諭里老告示

禁饋送告示

保甲告示

保甲法再示

招撫逃民告示
勸賑貸告示
諭礦徒告示

四卷目終

淳安縣政事序

君子何為而仕於人哉天生一物即有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萬物之理無不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舉凡天下之人與天下之有饑寒疲苦者必哀之見天下之有冤抑沉鬱不得其平者必為忿之哀之忿之情不能已仕之所由來也然君子居窮處一身一家其事易及應舉入官事為慘憐人為奸欺且臨於前而不能操吾明且剛者以應之謂能應事之善爲不可也且身當利害得喪之衝始于執義終于舍義隨俗賓客之態逸至入之交論始於為人終於舍人為己初仕良心擴充之未能私心之梏浸而可哀可忿之在民者與我不相關矣吁仕云乎哉瑞自濱海入中州知淳安縣事初閱州籍民之逃亡者過

長問之則曰態困不能堪以後朴直不能
隊奸撿使之而予之心惻然痛矣剝民以
媚人多利而厚貲使之可為民怨可為民
慨之事日臨於目日聞於耳而吾不平之
氣憤然生矣嗣識者以所處之方則曰在
今日不可能也在今日又不可為也寧可
剝民不可取怨於上寧薄下不可不厚於
過往彼自為一說而不知當於予心也嘗

八 二

歎自為一編以紀錢糧以節財費以酌事
便節文略
國制日月之明擴吾心體備萬物之理使淳
滸戶曉咸見不能緣為奸弊民得安業樂
生而予亦得以常目在之識者師法而又
私念秀才發軔仕途知識有幾將筆準擬
遲疑三年有奇矣壬戌
以師緣道詠思恍如有得師取故籍參考牌

訪以訂所思自信或可以定貴利弊粹乎
聖賢中正之道公己公人之理哉
祖宗類行畫一之制一毫世俗之論不與焉
民風士習藉此發明而心向道或有在
也夫彼上司彼過客萬物之理付予於造
化猶之我也獨無為民哀念之心哉時乎
為己見己不見人一覺悟焉而同歸於道
矣政之大者曰政政之小者曰事是帙淳

六 三

利弊兼有巨細因撮其要名曰淳安縣政
事碎則坊與如師予做前此曾為之說政
事有記亦嚴師教戒意也諄諄然歎吾民
去其嬈利爭勝私己罔上之故而以善新
焉是亦與吾民為嚴師教戒也蓋已孟人
舉於是冊賴之其可得而已乎用是梓之
復為之序以告吾民使知是編之意
嘉靖壬戌歲仲夏上旬瓊山海瑞書

備忘集卷之四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浙江嚴州府淳安縣政事

知縣條評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境必先之野而先采魚之俗則知其賤之政矣發中年之境而見雉馴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爲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撤樂謹告上則爲

租求言凡屑斯民之責者體上天之意而與咻之氣禍必衰饑寒必恤不能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丘冤獄盆中鮮鴞亭堯爲民關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爲庠不喪凡牙無訟則政備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物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縮半道行一邑遂貼治然色書理沒真心不惜廉恥多方掊尅以充囊橐朘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甚至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爲吁縣則右矣官能清乎槐根齊矣馬骨高乎貪酷者此殊不知上而

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焉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己不可潔人潔人注謗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

朝廷之背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

心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未有息訟之期感乎之道薄而謏不化燭奸之習浸而糾術有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孔孟幼學之壯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深愧焉俗吏非所以詔我若卜猶知縣職則今未也

縣丞叅評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守承流而宣化之也誠清共稱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我為之安知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封之畧哉是縣丞之事亦知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也如未入官門先當家計角祿隨路奪貌動心圖病民寃如聾如啞縣丞之請聊端自下事日竊心鄙之詆我寮列備官而本之講聊無是時可共言為之卷舌事可獨任為之却步有如韓退之所謂崔華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聽凡不可否事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子息元元之意不能承而宣之也非縣丞也

卷之六 八

主簿叅評

主簿者掌一縣簿書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大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右所謂僅得一官亦可小試奇不盡分稱職僉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即假巍科登膴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觀緩如錢穀一告宜出入明白無作孔手會計當之說着勾稽册記追呼嚴儆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比且計稱數之多寡而論縣之有大封小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惡家兒為驅使了不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恂輩唯唯諾諾惟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典史叅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鬬微事盡屬之折當小心翼翼夙夜惟勤棲偃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祿微而誅大黑白出於吞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為盜為己殿利欺稱石之無言棘林之哭泣不恤焉何以為民長上哉況居一夫究一婦民之覊旨隨之為民上者可不繇此為慈蔽歟且又偏聽衙役指勒贓削盜賊分其贓爭訟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見李非典史也

卷之六

獄官叅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廉隅薄質俱賴其益成兒門下皆俊傑之秀乎所事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王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即淳邑簪纓濟濟不爲少矣學教者誠可安閒以自曠乎庶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群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課切磋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

國家有濟於生民亦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淄仕淳邑一載有奇矣見諸生唱飲哼虛逐題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事齋忠臣孝子錄漠然罔聞也足准之過歟若寄空名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爲年謀爲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充稱廣文之職也哉非教官也

陰陽官条評

陰陽官測日晷星候別昏曉而陽早晚氣數以占一邑之機祥而次趨避焉故有下子之指算而授渾天之說行有蘇子容敘水轉輸之制而後知星辰之變火故陽德主逐陰德主閉調而燮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災厲物無夭札此陰陽所爲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釁浴春官司厥政焉近因周禮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充之希貪罔利每於朔望月餘大享餘零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之理懵如也不幾與古陰陽之說大逕庭哉以是而稱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陽也

醫官条評

醫者參軒岐之奉心天地之心察病症脈理識藥性以利一邑之病兹起太子於暴蹷之頃識豎子於膏肓之際以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

識操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魔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眞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癖發請獲之或弦洪或沈濇懵然無下手而厖眞之技窮矣更爲之說其計曰治諸龍中得之無不效但皆依龍宮物因而索價之高也而病如故也夫非求醫者有心爲醫者無恆哉以是醫人是以縣牙之心醫本死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夭札反不如南陽耷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条評

古有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吾襄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爲之以年則老以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有求人門對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朔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毋任口雌黃不憑臆亦在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淼無夜弊之驗驗矣乃今老人以錢神爲使鬼希圖差勛賄官作弊以肥私橐閭有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賂曰吾豊吾袖矣至而詞供偽飲疑莫決彷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焉嗣是公道不彰貞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名而智則反落孺口齶齪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条評

古有五家爲比十比爲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長五等之長並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

朝規制立二都圖即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幇之里之中有井者與共之情爲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誰富誰困若誰逃流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爲之收輸焉若果不奸錢不刻剥無私向有天理心里既無索瘢洗垢之苛甲自無醫瘡剜肉之慘甲內之老稚皆得本老

之里而長養之矣如縣官孰能如之者乎則
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黨正體國奉公者
為之可也倘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壯丁之
東派應卯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
以顯售其奸讒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
賄賂之術有錢者偏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
持事兼利己則同甲者作弊以欺府縣事上
利己則假府縣名色而剝甲者百計取錢無
心撫恤致使村野窮僻甲首流離剝其子以

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生員泰靜
我
國家群士貴宮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
宗族待之不為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
生民還報
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
所希在榮利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即所以
生萬物之理彼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

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於一
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
以盡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
其所有約而報其職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
以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
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而所以人謂士非
不脩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於謀纂途患
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
間傳則士脩之始壞之終間亦有之然大槩

不愛之士不必獻身
天子之庭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
固窮居之所以自脩自薦有彰彰然著者誠
舉一二今上人之披靡諸士子皆盡靡勢也
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群然而曰是能
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
之後其鮮勢更有大焉者無恭之乎上而
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如
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宜與也今越分而求

且紛紛焉比之播間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為利更有大焉將無乞之乎謂義則與殺與之功之成事可也而今凡事有疑於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鄉群起而曰護我類焉晉戰國時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性難管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勞朋比以壞國事乎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今士子之施於家者似倫理洽恩義著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為閒女孟子人有不為後可有為意也今之秀才不為處女而為淫婦亦多矣以著所為求若所欲負天地生人之義旅

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參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乃書時文移掌簿籍類縣事古稱無人之在官者果有美意則及人之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今之為吏者每以得利為誇惟以得利為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以狗虎呼之賊之也一為吏而天之所以生人仁義禮智之道同於聖賢者喪之盡矣非吏異也

吏書常例上而二司撫按文上而六部寺院衙門愈大其常例愈多猾吏巧於騙財輒偶中之事以恐小民小民暗於事體不知上人之心何心不知官府中內面文移是官府為

主吏書為主見一人偶以吏書而竭進謁與賂則不可見一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可吏猾民愚弊非一日苟非上人逐一簿記所賂之事遇若事則詳詳然問是有賂與否小有犯若與若受若並刑加焉而又以身先之不可免也謂之以身先之者何吏書何等人也彼見夫內外縉紳之流鬧騙為以賂於人多矣而何獨不為之小民何等人也彼見夫紛紛做官人衆金帛以賂人敗

朝廷而竊榮祿㒺

朝廷以免刑罪多矣而何獨不為之小民之愚可
怪我輩讀書知禮義識事幾人也紛紛之說
皆謂要做官則不得不如是然則舉天下而
盡不為上官之賂也吏部能盡不遷轉之耶
舉天下而又盡惟上官之賂也三五年考察
吏部能盡不黜之耶京官有分貲之費是以
外官書帕不得已受焉孟子謂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謂所識窮乏者得我為之分貲是亦

不可以已乎猶消然化之機誠在於上不在
於下縉紳之常例不去而去吏書之常例不
可得也

協濟夫役民壯申文

嚴州府淳安縣為出巡事承奉府帖奉
驛傳道湖使丘 分守道右參議卞 分巡道
僉事陳 察驗奉
欽差總督軍門胡 批建德縣申河下夫差乞照
富陽縣事例分派壽遂淳分四縣勻貼及
察院分司五處令六縣輪修其什物亦分各縣
答應仰縣從長酌議等因又為議處災傷地方

夫役以救衝疲事府帖奉
巡按御史崔 批建德縣申乞照金華府事例
令淳遂壽分四縣共備民壯六十八名答應本
府并經歷知事照磨各衙役用仰縣覆議轉詳
施行等因又為申明優免則例均役以甦民困
事奉通判魏 帖文准本府牒抄蒙
欽差巡按御史袁 批建德縣申優免則例一體
遵奉施行等因奉此除遵依外查得所申協濟
夫役分派六縣擬同一節詳本 縣知縣海 議

徃昔人輕化併重任分建德縣申議雖為巴縣
計實徃古人均平之道本縣往返府城日夕亚
問目見為之惕怵惻隱不寧於心人皆有是心
况建德縣親臨父母其情尤切者卿所云典衣
鬻産賣男鬻女等説皆一一據實之言非過為
痛切求動人聽求減巳役為私計也第淳安縣
係當徽饒使客絡繹不絶據水背論
臨濵察院出巡徽州此必由之路上無驛舘夫
無遞運掰防夫無答應水夫皆銀兩絲卷出
自旦甲較之建德衙疲減十分之五比之壽遂
分經年無一過往不役一夫不差一船一馬者
天淵懸絶矣著欲均平本縣似不當再協濟桐
建也若細細較量分數壽遂分協濟其十本縣
亦止當得其一然苦樂當均居者行者又當通
別會見院道出巡本府分派四縣出鋪陳轎傘
出民壯吹手出下程等項供應後去有失期之
罪先夫又號川持又租屋租物倩人借巳比之
家居者不同抽陳交納有使用及其領出新者

易之以照好者易之以破出所解鋪陳償価幾
去其半建德居者處其逸與各衙門各鋪行人
役日夕為親四縣行者處其勞與各衙門各鋪
行人役為冤先年止減建德縣水夫淺船不令
各縣協濟或有見也四縣當與桐建較量使費
然後得為均平淳安當與遂壽分較量衙否然
後得為均平建德與四縣又當較量行者居者
然後得為均平也然此説與建德縣所議雖云
欲使均平然以巳所受害分害於人不探其本
而齊於末下下策也聞之長老皆云民間之害
近二十年比前二十年為甚近四五十年比前
四五十年又為甚嚴州衙要自昔而然
院司往返出巡亦自昔而然何今日繁苦如是
四十年前獨不如是在縣在上司若窮源探本
據義撙節於巳據義撙節於人復前四五十年
之故則今日之民可比昔日建桐不告困四縣
不增役而六縣舉相安矣費用衹巳不為之求
巳徙欲以巳之受害而分害於人併為可巳

遂壽分三縣雖云僻處然民間賦役日增一日
民亦勞止突為加役怨將何如又查議本府仍
經歷知事照磨役用建德縣民壯分派淳遂壽
分四縣建德民壯聽該縣收回就作河下撥遞
急辦一節遵依查得原立民壯蓋取古者寓兵
於農之意為防守地方計也積弊至今以之供
差遣供使客迎送知為人情計不知為地方計
其為失計關係不小況本縣民壯原伯伍十名
海防扣追一百四名工食本府并清軍管糧理

刑一十四名共去一百一十八名止有一百三
十二名存縣本縣臨近各處礦山特有警報本
府近又取七十七名團練本縣昨以不足防守
為懼曾申請發回今建德縣又欲四縣均派本
府守宿跟用名數四縣孤懸山谷又無城池比
之建德尚有一所官軍相幇防守不同建德附
府四縣遠涉居者之與行者勞逸相遠卯之團
操七十七名增工食又增月米本府應備十四
名三倍工食付建德縣人包當懸絕可知然此

特加費民財耳若論防守則地方為重差遣迎
送事在司已為輕未可輕議派撥也除俱備申
本府外為照前議事宜俱未敢擅便擬合通行
申稟為此理合備由另具書冊具由伏乞
照詳批府併議施行　申
軍門胡　巡按崔　監院袁　守巡二道
布按二司

築城申文

淳安縣為查理築城禦患事案奉府帖蒙

分守道右參政翁　案驗奉
巡按御史王　批呈仰縣應築墻垣將分定里
遞土築等因及蒙
欽差總督軍門胡　批申前事奉此今該本縣知
縣海　屢次拘集里遞人等欲興工築各稱與
其為墻垣不若即為城池一勞永逸畢截隨到
各方相視果係地土瘠惡縣西北二方依山粹
有水氣浸潰縣東一帶地勢洼下築土為墻勢
必不能堅久縣南一帶居民臨溪溪深也只築

石平岸即可為城用石築皆與用石築城所費
僅多十分之一若為墻垣三五年間必復修築
誠不若鑿池築城一勞而可永逸也况縣治去
磯山三十里而近昨有警報三十五年倭賊在
十餘人各方搶掠道經縣後過徽州府昨在縣
居民驚散縣治止存縣官學官吏數人自杭州
府至徽州府水行陸行淳安皆必由之道古人
設險守國必其上可以捍干櫓梟士卒設有不
虞居高臨下勝筭在我上墻藩蔽内外於禦備
或無大利也卑職帶同里遞人等所行丈視周
圍計九百丈築砌高一丈七尺垛高五尺共二
丈二尺下闊一丈三尺上闊九尺內臨溪一丈
七尺全用石砌止垛子五尺用磚東西北下三
尺用石砌上一丈四尺仝用磚計將八百丈分
八百箇通年一百丈付居民之有店房在縣治
者領築縣東北二處其全帶山者止外面砌築
之功原係消乏額三分里分領築帶山少者五
分甲分領築又少者七分甲分領築縣東一帶

涔下砌築功力比平地多十分之三則以殷實
甲分築之其等第亦視帶山者分三等縣南一
帶臨溪築基之力雖多然築平岸址即便為城
與不涔下不臨山功力無異則付之中平甲分
有舖店之家扛擡上石并衝築功照丁畝數起
夫在倩磚工石工灰砌并運之費照丁畝數起
科銀兩選家道殷實立心公直能幹耆民何一
仁等一十六人分方督築其有創築不如法不
堅久者督築之人自行復修此合通縣里遞士
民日久計議如此為便土墻用前之功不可經
久其由申詳本府蒙批該縣先議築土墻行仍
一年之上未見完報今始改議築城何也且築
城大事未知民情財力若何仰縣再審通縣耆
里果願築城還須區畫周密繳等
上司具批詞由繳今蒙前因隨審耆里老黃
叔亮等衆稱原議築城各情允服為此除申
軍門胡　巡按御史周　布按二司
守巡二道照詳外今將議過緣由先申伏乞

照詳示下施行須至申者
嘗謂縣無城守亦若人之治家內有堂㙜崇
其蔵穀粟貨財而不為之限以藩墻蔽以門
戶苟一禍出不虞後悔何及鎮之舟陽不得
已築一小城以衛縣治後又重復續為一城
以衛民居近事可鑒人情憚於出財小民不
知遠慮固不必區區問是樂從否也但近日
錢糧繁疊催徵苦難更加城築則古稱封人
慮事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畧基址

八　一四九

具餱糧諸事計所費過萬金苦難何如鄰邑
欲八十里中好甲分計費出銀五兩醜甲分
計費出銀三兩二兩淳民喜訟本縣於詞訟
中酌處帮助通以二年中為之似或可以使
民不覺勞費而今已矣後之當事者非誠別
有區處筭計優裕不可輕舉輕議也

量田申文

嚴州府淳安縣為乞清經界均賦役以極民疲
以息民爭事據縣里老方作德等連名呈稱
本縣洪武額定流水田土規設丁戶錢糧自彼
迄今業移籍改緣淳安僻居谿谷屢遭水潟山
崩多致地塌田淤貧戶不堪差役逃徙他方產
業間有存留皆退占耕可開墾者富家備劾開
而據為已業及有寄飛灑那移界址改換冊籍
有力大戶山地開墾成田厚收薄賦貽及今日
有田者無糧無田者反當重差逃戶錢糧灑派
存戶苦樂不均民窮為甚呈乞轉達通照杭紹
等府均平丈量立規定業庶使賦役均平民得

八　一五〇

安生遊流歸復一邑幸甚等情據此案照先據
十二都里遞何富宗等亦因欝拆田畝歷供業
稅皆蒙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　處批行分守道查報
又告
浙江布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參政劉
浙江按察司分巡杭嚴道僉事李　俱行府轉
委本縣查勘本圖原額官民田共七千九伯四
畝零後查得荒熟等山地成田備數外尚欠七

有餘畝不敷額數難以完報據呈有田無稅無
田花查及執佃寄灑那移山地開墾成田未經
陞稅等情卑同縣正宜通行查理奈世遠人
亡册籍不完與號改易無憑查定且山崩水决
去處原係有之稱三分五分里分者本里無從
瘞補若欲存撫疲民招回逃流均平賦役誠莫
若照縣丈量通融摘契一勞而可求定中緣下
稅賦命無容吟畢縣親詣各里會督管保書算
量手照依見管田地山塘坵段從實丈量吊查
原號無定今業勘視原被衝漲可開墾者晉令
開墾山地成田者報陞田賦以裨不足衆係勿
稅無管者即與除豁奏成原額縣總更正流水
號册魚鱗形圖清立各戶實該錢糧求為賦稅
如此則經界正昔樂均而爭訟息矣但將未敢
擅便擬合通詳為此今將前項緣由另具學册
呈今備由具申伏乞
照詳示下施行須至申者

均徭申文

嚴州府淳安縣為修念重大民隱事抄蒙
本府牌開前事備仰本縣官吏照牌備蒙事理
內事理仰本該縣集申均徭令七甲為首分
果於衆心樂從民無[illegible]分與議奪中間若有
窒礙難行亦當將[illegible]中府毋得拂亂民情
滋煩擾又蒙硃[illegible]否通將七甲人戶細帶
須應帶酌斷去[illegible]查議由緊待擇報所查一[illegible]
均徭提編似乎[illegible]轉有何別處或與一甲均徭
更換何如等[illegible]蒙此案照先據本縣一等[illegible]
第一甲里長[illegible]文光等連名呈前事已該本縣
孫[illegible]許[illegible]蒙前因查得節年糧銷弁應
某一[illegible]等項錢[illegible]之兆前繁多
然猶似近[illegible]之法[illegible]年以後每丁約用銀
多則四兩少亦不下三兩徭年均徭少者一丁
兩二錢多者一丁亦[illegible]餘兩是以民情不甚
朝廷正差獨苦均徭退役當者破產貧者逃亡間
國有之是誠未可輕議也先將前了二甲均徭

後又提編了五甲均徭所以致今重併今當改
革之際當為畫一之規酌處調停使可久行無
弊正其時也訪之別縣有五年方輪一次均徭
又五年方輪一次里役者小民將四年所積應
一年重差當一年重差得四年間歇重不能積
酌為處分誠長策也毕縣六甲門行補役不堪
再應均徭自七甲為始則七甲雖云五年二次
均徭似乎稍重而一甲仍舊十年一次均徭不
至過經正合一甲換任五年內尤為均平之說
且蕭一後有提編七甲共一甲速迭不致僻併
似可久行而七甲之人皆稱先當三十六年里
長應三十八年均徭實則自三十七年七月便
行着役僻年重羔至今困者未蘇逃者未返欲
將四甲為始五甲次之繼以一二三甲則六年
以後仍兩重併欲將叧甲為始挨次至十甲方
以一二三甲繼之則一二三甲均徭又經十有
五年方着二次羔提編去了兩箇甲分弥補攢
從今日欲為處分非偏重了數甲偏輕了數甲

次不可能與下甲之人均平如一彼下輕此不
重之半也又欲仍前補役則均徭銀多寡不同
二甲人户至今消長不一縣事之難者難乎錢
糧之完難乎事任追徵而安靜不擾也以一甲
之人應一年之役苦難完小若以十甲之人應
一年之役追併之苦勾攝之繁將何如今欲
查照舊規追銀補役則補役不可行任其重併
則用其二而民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君子用其
一常緩其二重併不可行自一省論一省原不
為一例今不可同自一府論數縣原有抵捂今
不能不抵捂也拘集里甲問以均徭十甲之人
未有不執其甲分之苦以為告者蓋均徭里役
之貴流弊至今日甚一日溯之因初或倍蓰或
十百或千萬年年均有厚費甲甲均之疲困是
以人各有詞互相較競畏避廣緩各自私也築
舍道傍何時而定所可行者若不追論既往自
今伊始期可久行則七甲雖云五年二次然中
間已得三年間歇當以七甲為始八甲為末若

謂人情毎皆重若可使有太輕下可使有過重
則當以四甲為首一二三甲為末且縣未敢擅
便擬合申詳為此理合備由粘連原案牌面并
排年數申繳伏乞轉詳示下遵奉施行　申

嚴州府知府張　均徭稟帖

淳安縣知縣海瑞謹稟本縣申覆均徭甲分
以四甲七甲為始併行甲分者蓋均徭里役在
今日是極重差役或併年或併在一年使民鬻
賣男女妻產逃流死絕恒必由之是誠不可擬

議今乘改革之際當思經久之規比論往事惟
該一甲二甲然或順序或更換皆犯併併之累
本縣曾通將十甲逐一排寫逐一較量將以三
甲為始然三甲近於二甲跡耿未久故不用三
甲將以五甲為始又以六甲方行補役六甲併
於五甲故不用五甲較之較之思之思之舍四
甲七甲外再無可行愈究者矣今四甲七甲之
人又行告免夫四甲七年丙次均徭中得五年
開歇七甲五年二次均徭中得三年開歇苦求

緩後乃欲一甲二甲之人均徭里役丁田三者
併重併重情可通乎事可行乎以一甲二甲為
始以漸至後四甲七甲亦是併併小民不知遠
慮止欲苟緩一時以四甲為始輪去雖一二三
甲獨得十五年二次之利然四甲七年二次去
十一年二次不遠四甲巳自無詞今此府爭告
不知又是何人也恐民因此忿爭彼心雖明不
肯下氣輸服人各私已何特而定為此具稟伏
乞內斷於心一言以折卑縣幸甚謹稟

嚴州府知府張

在今日均徭里役是極重差役又加以丁田
毎一丁逃耗亦將有・兩之數雖相去一二
年亦且不可何則困者未蘇也如併於一年
併於下年本縣建議上司以四甲六甲之人
告訴故仍用一甲充均徭不忌三差相併是
不思孟子用一緩二之說今日三役之輕重
何如也特以均徭過頻不能再行申請然一
年三役重併則以後九年三後俱是重併者

不過毆足從上甲之貧民而均使之送出人

一、蠲貪大戶申文

嚴州府淳安縣爲患辨[illegible]杉木以資口用事

准紫本府牌奉浙江布政使司劄付奉

欽差總督軍門胡 批呈蒲申仰牌掌印官作速

清查[illegible]田最多殷實上戶從公僉定具批

起戶四名開具鄉圖年貌[illegible]查取解

等因依蒙行該知[illegible]。欽遵查[illegible]黃冊丁田

最多者僉[illegible]等[illegible]皆田[illegible]田多而[illegible]

下五十七

田畝未必盡[illegible]近日[illegible]免累田

政累官[illegible]吏也[illegible]戶因以[illegible]繁差此

則賣事凡[illegible]而[illegible]田[illegible]民[illegible]利[illegible]稅重山

逐久利厚[illegible]五斧山徒

計栽養[illegible]年[illegible]二百[illegible]較之田地

利益倍蓰十百矣以故富家[illegible]買山栽木此

則家有富饒而田地畝數又不甚多也黃冊田

從買報丁多[illegible]限多是合衆人之田註於戶首

一人之下[illegible]照黃冊僉取則當事者亦必照[illegible]

戶甘之[illegible]名衆人是貧而田少者亦出人戶

之列說者又謂[illegible]惜易[illegible]正不知近日錢糧繁

殷[illegible]富[illegible]名出十有兩雜或[illegible]

力亦有從來貧人一次則[illegible]頭內也許三

何[illegible]富人家[illegible]爲此牌[illegible]查冊[illegible]多田無

博[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家僉正戶四人[illegible]一人

朋之共八人內有年老有[illegible]少者[illegible]家富足則

有家僕有錢不患無人也[illegible]合封

冊[illegible]從[illegible]年貌令[illegible]名[illegible]理合

五十八

備由申乞施行 申八

嚴州府知府張

不特買木一具當僉富戶的名凡僉糧長徵

收糧絹諸事亦當僉其實是富厚之家的名

者或有逃絕[illegible]畝數目不盡[illegible]與富共戶

家貧而田少之人也

交印文

淳安縣為印信事准本縣知縣海　咨卑職先
月內聞邊官報近今本年初付近七月又聞
監院衣　舉劾本卑職與劾列本年有
命君子難進易退然去就以亦當分明聞之道述
皆謂近時事體凡被劾須自退避卑職自揣自
得官後每自揣上不負吾
君下不負吾民中不負平生所學一介不取抱守
終身令日一應應行事宜夫之日如始至或不
須嫌疑自避也雖事關廟廊牢相行罪皆有定
說卑職看欲離任須交印信交倉庫錢糧與者
據明文然後可與受者據明文然後可為與者
之受也肯者承乏得遷知縣事此我
皇上之命令者未奉
命而可黯然去耶卑職處今適當去就之際煩爲
轉申合干上司速除明示使卑職得有憑施罷
斥改調勘問退閑惟法是聽等因准此擬合就

行申伏乞施行　鹽課徭役附

明之道路謂計鹽課之入於
朝廷者尚不足以償各管鹽員役祿奉之費官不敷
是官獨非冗員耶今府縣官日不暇給非府
縣事誠多也大槩是迎送參謁重複文移若
減去一衙門則省一衙門伺候省了一衙門
文移竊意鹽務當併之府縣啟力務巡鹽撫
按當併之各地方撫按巡鹽應捕他方鹽徒
縱横者未知可減與否如淳建遂壽分當青

之捕盜應捕不當更立巡鹽事體歸一無十
羊九牧之弊且省民財似可行也
均徭編而謂之均者謂均平如一不當偏有
輕重也然人家有貧富戶丁有多少稅有虛
實富者出百十兩雖或費力亦有從來貧人
應正銀致使產致典賣妻子有之若不審其
家之貧富丁之多少稅之虛實而徒曰均之
云者不可以謂之均也均徭富者宜當重差
當銀差貧者宜當輕差當力差渡夫鋪兵比

最輕者當以極貧并逃絶匠稅人戶疑而未
定來與除豁者當之免糧禁七等役編在坊
并隣縣圖分鋪兵渡夫就各縣近圖分編僉
其户富家户下人有貪而丁少者編以重差
不許照丁均役仍照各貧富糧田多少貪者
輕富者重田多者重田少者輕然後為均平
也
訪之他縣有將地山編均徭者淳安亡地可
畝下田婦山得利遲較田地利加倍亦有之

編僉丁田遺了山地非不均乎竊意當以三
畝地當田壹畝以玖畝山當地叁畝人田山
地并入冊編僉分於此則輕於彼小民受惠
多矣附記於此
見年里長催徵勾攝其本事也僉充資為可
用淳安縣每丁有叁兩肆兩之數又甚如
建德不捌兩玖兩
大重寧知有此耶均徭正銀數目其本事也淳安
每丁約六錢建德每丁約一兩二錢不為不

重矣乃至加徵銀數倍徙正數十百正數
九重寧復知有此耶令人過談無不以錢糧繁苦
為嘆誠由事出
朝廷無奈之何百姓亦無不以錢糧為苦生悲愁
若就淳安論官民田地山塘八千一百四十
貳頃三十六畝每年出夏絹一萬六千一百
七十五疋農桑絹三伯二十六疋秋糧三千
伯八十二石九斗鹽糧八伯六十二石九

斗又見年丁田大約每丁科銀伍錢伍分以
天下財養一人以天下財為天下用古今通
義雖近年以來日漸增益可損不損不可增
而增諸臣失於料理
天子深居九重不及致察然去十一法未甚遠也
乃今里甲乃令均徭乃又派差大户費用不
可貲計若如淳安甚如建德然則錢糧之繁
朝廷為之耶諸臣私自為之耶下民歸怨
朝廷所自致者何如諸臣為
朝廷取怨者何如諸臣計以里役均徭[illegible]

姑勿論其取以稱過使客取悅上司存鄉士
夫士子者白以為事體宜然也能此謂之通
不能此之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
知此口一開惠私一人害千萬人此口不可
開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牌一發惠私一
人害千萬人此牌不可發近癸丑科
制策有何為臣者無克艱之思每懷欺與諉之嘆
今日
朝廷正差總出於桑糧出田故天下未甚病也自

後均徭飛差大戶月日內追促索銀民以為
厲如庫安縣題一頭官遣役用銀二三十兩起監察院起用銀一二百兩建按縣過察院出巡用銀一二百兩起按過用銀三四百別大戶造船陪銀一百餘兩別差亦照銀三四十兩之類諸臣所自為諸臣所得行者不自為
發惟以其出自
朝廷者用為口實其為欺與諉不既多乎竊謂可
損不損不可增者而增此輔佐諫諍諸臣之
責里役諸事則外列臣工欣自裁損可也
而不帖　均徭稟帖

嘗聞周禮大宰以九式均節用故無頭會箕斂
之事以為物力耗竭平時滋漁獵之弊迄年思
殫饑之民必不可得矣謹竭愚衷為上人陳之
甲職訪求民瘼合縣皆稱近日夫馬支用過多
上司派下饋送人情過厚銀力二差數倍輸官
小民不勝憔悴日甚一日是以計議將力差連人中
送銀差據數徵收且甲職於民最親不能遠夫
庖廚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比之上司見牛未見羊為使客上官交際計得

以行其過厚之心者不同毅然行之正名正義
意上司無不允悅也近申解徭銀未家改准見
以理勢諄諄為甲職誨愛人無已之心甲職知
之感之銘於心刻於骨矣甲職又思時丁戰鬥
孟子有順天之論蓋以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門
所遷依將在民矣苟逆天而剝民仁奉壁如割肉
充饑腹飽將自斃矣何異虞人反裘而負薪也
哉雖秉國成而階之厲也君今則
聖明在上凛禁布列皆我輩讀書知禮義人也生

禮之禮非義之義一苛趨承一覺悟而同歸於善矣況

臺下權足為才足濟中流砥柱無不可者乃欲與時俯仰以成無道之天耶從權枉道當辨其機區區誠不敢昧沒本心以事臺下矣心天日敢自許為　臺下忠臣無一毫欺慢捲隱比他人象恭滔天者大徑庭也伏惟臺下體之諒之發回徙銀吏詞定奪須至揭帖者

嚴州府知府韓

稟鄭都揭帖

嚴州府淳安縣知縣海　謹稟伏讀

臺下劄付云凡有益於隨政者務三致采府運州縣等官具帖詳報又云素性簡朴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宜儉朴為尚毋得過為華侈雜費里甲又云方今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務宜體亮諄諄然於　而止知仰臺下為民為國言出由中非虛設也第今時風俗喜諛惡直今時居官人利害得喪動其心因一人疑千百人樂於為諛不樂於為直臺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聽者皆云各處皆有酒席每席費銀二四百兩金花金段一道湯一進下程則山禽野獸人不能致者備為供[illegible]極華麗雖游蕩亦欲為之與臺下頒行條約大悖矣夫都院出此鹽政我

祖宗以來未之有亦希闊[illegible]也事出希闊則疾苦者望卑鄙[illegible]其所[illegible]與[illegible]而攻心百姓待希闊之[illegible]可也乃今府縣恐以不周致罪極意賓對[illegible]不得[illegible]出財怨曰咻嗽百姓不活希闊之恩反甚希闊之費是毋乃官爲承奉意下樂為諛不[illegible]下之心[illegible]卑職先[illegible]南事[illegible]解沉罪門道經南平供奉過[illegible]而峯發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欲衙門之說因峯[illegible]云此揀是審我[illegible]法通滯卑職知其端末知其悉不敢妄為之詞獨此一事耳聞目見嘗私謂縱使臺下日後一不復受然物既買歸必有

花消里甲咎怨誹則當之官屬以今時俗例
殿臺下竊恐臺下又若官爲利貪詖不利執守
禮法事不反知而悔無及也害有甚於蓋法之
滞者是以敢竭區區為臺下詣之為此具稟
稟
都察院都御史鄒
稟衣察院揭帖
淳安縣知縣海　為給由事蒙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衣　批呈蒙批

一知縣海　方呈給由而□為陞任之狀倨傲弗
恭不安分守等因備開單縣伏而讀之自責自
思日夕惶懼竊君子有三畏者謂聖言大人皆
天命所當畏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狎大
人侮聖人之言今
本院糾察一方上有德位可欽下有刑法可惕本
職奉趨下風亦竊有志於君子者也何至無知
如是右人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卑職家昔雖不以不孝不弟自居
而檢點未周不能以克孝克弟自盡今日檢點
未周忠順不足罪莫大焉正當俯伏受責復念
本院德潤九河膏流萬畝周賜貧生不令遠謝各
縣官送至淳安者約語分付已遠了不要再遠
送了知
本院天地同流存神過化未嘗以非禮責人德之
盛也越境奔趨曠廢職業或重罪責為此畧叙
心迹在職待罪伏乞寬恕原宥等因准此擬合
備由具申伏乞詳奪施行
首

陸行禀帖

淳安縣知縣海　謹禀本縣於本月貳拾伍日
奉到廣西提刑按察司使伕　火牌起馬先奉
雲南表文進賀行嚴州府起陸路經淳安至歙
查得自建德縣至歙舖舍止是傳遞公文原無
使客往返是以夜無公館可棲宿日午無中火
舖其路崎嶇榛蕪可通人行不可車馬淳安巳
上雖行尤甚此路原以人行自杭嘉湖經有倭
變至今此路一通來者源源不可復塞從淳至
歙租一馬用銀一兩過客以此為利水行故作
陸行折馬有之卑縣自到任以來止給以船不
與以馬以此省費今來前因此必因進表日逼
而欲急行也然得輕便小船秉炬夜行與陸行
亦無異此路原非常行官行與公差二三人單
行不同橋梁渡船諸凡不便萬一驟雨山坑水
發阻不得行因急而反遲於水者有之陸行實
是不便而未經常行者或未知也況此行一開
啓日後多費之禍為此具禀如卑縣說亦可通
前官至府乞本府以此意阻之寧與以多夫與
以火炬則客不阻行民無厚費建德縣之利抑
亦卑縣之利也　禀
嚴州府知府張

告示

定耗銀告示

淳安縣為徵收錢糧事原本縣各項錢糧耗銀
多寡不一蓋因各上司衙門兌銀輕重不同也
然輕重不同存乎其衙門有彼一時重此一時
輕者小民秤納錢糧與吏卒通多是各項總兌
多寡不一深山窮谷之民易為收者所騙矣况
因其輕重不同朝更暮改小民豈能遍知里遞
戶首因其不知而多收耗例比比有之今定自
四十一年四月為始凡各項錢糧盡是正數外
別加二分作耗一錢加二釐一兩加二分十兩

加一錢一百兩加二兩此法一立雖有一項錢
糧上司秤兌甚重一時上司秤兌錢糧甚重正
從將輕者補之二分之耗一定不改甚至不敷
補者僉富戶里遞領解蓋二分耗中數也兌輕
則剩剩亦不多兌重則賠賠亦不多且兌重係
貪污者為之此無許多賠分無多項或補或賠
亦易也外缺官柴薪馬丁齋膳夫雖是解銀亦
不加耗蓋數目不多太甚亦以輕者補無可補
則庫子當之不增耗以致事體不一也為此示

卷六　六十三　十

諭里遞人戶凡各項錢糧納者止出二分作耗
收者止取二分作耗外有多取者許不時赴縣
呈告以憑重究

加二分耗錢糧

一　田地山塘銀水夫馬價槓脚秋糧丁
田課程牌紙贓罰紙價料價等項凡頭
驛錢糧俱一分加耗

無耗錢糧

一　本縣柴薪馬丁及缺官柴薪馬丁齋膳

及縣學齋膳夫缺官齋膳夫家伙其人
縣均徭除織造外其餘俱無耗
中預僉富戶里長領解應了當之後言其不
可增耗致事不歸一貪人得緣為奸嘗其中
將輕補重止有餘剩決無不足至累領解之
人
餘剩耗銀代充消乏闕分並稅錢糧　戶書

諭里老告示

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
安生理毋作非為之言凡民間日用常行之道

卷六　六十三

為官為長所以教養小民者明而備矣今後坊
里長老人皆須去近日名條張於朝夕為民解
說中有不知遵守者和言勸諭務使必行里長
每月朔望日下縣老人每月朔日至縣至日本
縣聽候
聖諭考察各里民中小民不遵守聖諭足里長老
人不稱職也小人皆依大則罪責其有凌虐小
民多科錢糧者如律治罪另行

禁饋送告示

按受所部內饋送土宜禮物受者皆以下數等
以一等律有明禁糧里長各色人等紛紛送新
送宗然不能止窮詰所以蓋緣舊日民人目
視為常事且爾等名為奉承官府實有所希
求謂之意有希求者蓋從官府不易反而令
少獻然勢他日無公事假私債爭科錢糧占人
便宜得以肆行無忌也若有焚意則周鄰里
鄉黨之急可也官有俸禄何故縱當與之官取
之民出其一而收其十所將不可後先有送
新之菜入縣門者以財賄論並行鄉官拱物
之門包非先有明後許放入其人以作物坐贓
門人等不投稟者重責枷號
族中及卑幼昨相遺為人之情似亦不可峻
絕也然律設大法官民界限不可越且貪
私成風非一朝一夕不嚴禁絕之不可止也
貪黷官私謂此

保甲告示

本院近行保甲之法止論居止人戶作至十五
以上盡行開報為保為甲不論原管鄉圖有籍
無籍該管鄉圖人戶今有遷徙又有他方來此
為工為商住上流寓之人故又立為保甲之法
以訐奸細聯保使衛等出入相友急難相救
亦即古者井鄰里邑比閭族黨之意也爾等可
照發去式樣照依居止次序編甲若街道挨家
去處則編東一戶為第一西一戶為第二又東
一戶為第三西一戶為第四若居止星散參差
難以齊一者各隨其居相近者為一甲多或十
餘戶少或不及十戶但取守望之便不必分析
割補拘定數目多者接紙少寡四五戶於十戶
之後遇有事繳去處即備其事觀內之人為一
戶甲內有新來人戶增入新去人戶開除仍
住人止覺察來歷不書論年月住工人皆入
大則除之各戶人丁年貌有冊冊上止書花名
一甲擇一有行止才力為人信服之人為甲長

三甲或四五甲擇有行止有力為人信服之人
為保長日輪一人領鄉兵察[illegible]戶動靜遇有面
生可疑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便舉覺一戶[illegible]
三丁出一人巡夜戶有二丁亦出一人照[illegible]戶
止一丁者免領兵巡夜之人於日日是夜外出
則輪及別人其人明日有補一戶每三丁出一
壯丁為鄉兵餘人才力稍劣亦皆當習武不失
鄉兵如止一丁二丁皆為兵亦不得自行逃命
該圖自行保甲者不在此限務人隨便各備好
堅利器械其至[illegible]不能者亦備堅好木棍
有警各甲[illegible]鳴梆或鑼[illegible]三丁出一其丁[illegible]
援追捕戶止一二丁者[illegible]守戶門首等[illegible]
遠出其巡夜領兵之人[illegible]甲[illegible]
下築一月三[illegible]
一人一日一戶二人三人一夜也保甲之[illegible]
累如此其問或有本縣愚頑不及[illegible]不可行
若則在承委人自為通融惟安常懶惰不念能
不足行則不合式若實心奉行中有聯絡戶有

利兵領鄉有人巡夜有人[illegible]多務人無不均
之便則無有不合式矣里遞保長人等仍於稍
暇令各人戶各鄉兵皆學武藝本縣到開試有
武[illegible]者[illegible]向前者給賞去縣不及三里者調到
[illegible]則在市鄉兵操其丸到縣操試若日給米一
升日中給米[illegible]酒食有武[illegible]者[illegible]向前者
給賞再念保甲之法令爾等互相親愛互相保
守才家[illegible]救行[illegible]甚美意也爾等如
或其順不聽諭不依約束惟欲目下偷安不
體諒 上司為爾計圖長久有隱情一人不報
官登冊里遞總甲分派照人員編甲之後有警
不出救援分保甲[illegible]不[illegible]領救援者各治重罪
爾等試思無自[illegible]罪悔

保甲溱南示

保甲之法令爾等相[illegible]相保守身家甚是美
也不差遣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爾何[illegible]
不樂為一多為兵輒紛紛怨言爾[illegible]其實不
過如是耶爾意豈不以一編為甲則有[illegible]有

巡夜不得如舊關隘近六都一圖三十一都三
圖被擄徒劫掠為害不遠發先事防禦豈至如
是二里之人協之無及衛製又不鑒之術氣其
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
以一念鄉兵則行患必民為賊如倭冦如礦徒
皆舍死之人也民則欲生焉能敵之夫彼礦
徒為衣食計而來也為圖小利何云舍死惟我
兵畏風先奔彼得任行衝突勢若不顧生死而
前者益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皆然蓋
前則彼死我生退避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
平時不悉念兵臨冦畏風奔潰邪襲其禍不靈
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敢浙
致死者亟因保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
互相救援則群皆在應群屏其中首為
供應誰能我傷不聲而死上為
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為鄉鄰救難義士也死無
愧心兆有芳聲號之榮夫狀士烈為強對苟生
人世者相去何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知

惜死不知取義背盟只顧不靈圖目前不圖遠
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事譬之濟俗喜訟好爭
其來久矣至今流弊争念眼前自結凡比有之
小亦犯刑重破家業而不惜念争訟氣比之
侮出之溺丧之勇者何如乃礦徒臨門束手任
死倭奴縱縣遠近逃竄争訟氣何其壯避冦氣
何其餒反而用之功業過人遠矣山今不變其
為無名枉死非為徒訟才民本衆當試思爾等
訟爭之壯氣逃賊之懦氣倒行可怪逆施可惜
爾等實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又其一也
正謂爾等偷安日久藏府不明故直以禮義諭
再以遠大之計為爾辯說若仍前不聽保甲法
下壯丁兵臨冦退縮必以法律從事兩
徒窮民計圖衣食情當可恕今劫財殺人罪不
容誅矣爾等可一心方隨即補者隨即從之
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為忠義死法為愚
頑民爾等試思淨治罪條
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亦在衆家之堡又微

募客兵當之謂此只可並為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不利遠攻夫良法歷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決非府論骨髓歲月為休縣定我法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併不别計應之目前之制已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意還淳朴修為和睦便益禦侮法莫有良於此者必若以近陰視之則客兵之害甚於流賊者何時而已于道之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耶是不可見甚末遂不深採其本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人之利而謂保甲之法為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里之心知退避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使後遇有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鄉則一鄉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之人又足以禦之矣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何有客兵無籌備之煩非甚無過欤

之騷害歸退之謂鐵兵滿衛不若召募數千決誠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有為比閭黨族州鄉者為伍兩卒旅師軍者亦是閭里鄉同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於後之理也

招撫逃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　示諭各鄉圖外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的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過時節所標拜的祖宗丘塚若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蓋因不能賠貱錢糧些小產業既賣與富家者再無寸賣或本身或男女寫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為衣食不充錢糧何出妻啼子號甚憫窮當而里延多科尚不已官府刑徵衎不息致小民不頻有財可賦有之賄惟頻無催徵打門之聲不頻有連絡累牘之紹惟頻無攻責催科之文來人頗不欲劉天獄路所以忍割天性之愛舍淡

途必此方以求衣食以避禁刑非事務可已而
所行為之也雖然竊為爾等籌之旅傾果而遠
集以妻待我自矣萬一不測賊狀狀若乎兄弟
而不見抱歉乎當著依婚姻而不見妝奩撫白
年夜室致使煢童嫠婦獨其上此將懲想故都寧
無今之嘆乎歲時伏臘寂無故舊之思乎意
至回首山陽荒烟野蔓走燐飛螢種種淒其寧
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明扶之不足若
本縣與爾百姓不啻子父視之也我實為父而
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忍矣我實有子而向他
人之父為父爾百姓寧忍之乎今亦此遠歸
之志礁術不遑踣車者矣今本縣盡田山以
有一畝收成者方與一畝差糧無則除豁自此
以後無賠累無虛錢糧爾等可以還原籍墾縣
中者求其產業收贖男女無業者本縣將荒田
給助人力與爾開墾並處住房牛種與爾安生
不能耕作者照鄉例日給銀錢分或用充答應
使客大役或用充衙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

游鬥四之人給與執照待三年之後生理充足
然後科派爾等本身身後多方區處如是則室
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淳安再造之天日也爾宜
體之諒之毋疑遲貽悔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吳有中賑儀之請魏有威
孫氏之告無非急病恤也故周民之急若救
焚溺焉損讓救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
得各都富積穀粟之家每每秉荒歲勒措貧
民質物與當倍約利息其貧甚窘無可償者雖
倍約亦固本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羸形衰
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屍骸溝壑夾有人心者
見之有不能為情者爾等獨無惻隱之心至是
耶貧民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
一不偶而貧假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
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視待斃略不加恤爾等
無從覓食亦將然之否耶恨之否耶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倘能偶以此心發其心故令里老人等

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當將所積穀粟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止與之者本縣以尚義名目書扁鼓樂獎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累無惻隱借稱取利許爾民指告以懸重治大積財而不能散者皆人以守財奴鄙之爾等將爲尚義之美抑將爲守財奴之陋財積無用德積慶及子孫爾等念之

諭礦徒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　示諭盜掘礦人等訪得近廣山村落居民屢被爾等擄掠毒害人各有身各有家人毒爾生破爾家爾心何如我縣官與爾等皆天地之民也當相愛相生不當互相殘害故諭爾等使爾各回本鄉各圖安穩生理尚仍前所爲是終日取禍亡也爾等念之反思之毋自貽悔

目錄

五卷
淳安縣政事 下
禁約三十一條
條約
吏屬十條
戶屬六條
禮屬十二條
兵屬五條
刑屬十一條
二屬
鋪陳家伙
各衙家伙
修理公廨
水利
溝渠
礦山三處
五卷目錄終

浙江嚴州府淳安縣政事

六代孫廷秀編次重梓

禁約

節次告示俱撮其要於後以便小民遵守

凡三十一條

一通縣諸色錢糧每正銀壹兩只許加收二分銀為耗一兩二分十兩二錢百兩二兩秋糧亦照此收耗

一均徭凡本縣柴薪馬丁皂隸齋膳夫分總司府舖三墳門子舖兵七十五名俱無耗惟絨貨每兩加耗二分與收錢糧同

一件甲首不許與里長戶輪當里長每一官丁許出銀三分與里長以償應役之勞仍作多收應卯銀者甲首不許首告

一禁里長戶不許分日輪當里長止許論丁田分管錢糧事務錢糧數多者數人分遞年管數少者一人管或兼管

農桑絹於夏絹內帶徵不許該催里長并催甲硬戶辦納每年農桑絲絹六十丈五寸遞年共銀一分八厘零

一禁催甲不許出所催絹匹銀鑰布袋銀與糧長不許起科竹木銀并常例送官吏

一禁編審均徭審見役丁田里遞不許科斂常例送官吏書手門皂

一禁造黃冊里遞不許科斂常例送官吏書手門皂

一禁各圖里長總甲不許起科火夫造山當送官紙價送吏

一兩廊火夫只是輪流守宿并本縣門夜出外說燈籠一二對前導過祭官儀用數名其本縣一應擡扛木石鋤草打掃等項止用皂隸民壯分撥人不用火夫

一禁各圖洲舖不許買洲收貨斂將器送縣

縱收領回改造飯缺
一禁各有店屋之家不許作歌妓婦違者折毀
其屋妓婦遞解
一各地方凡有起丐婦人到圖里總人等即將
鎖拏送縣以憑遞解回籍
一禁收割之時不許將酒偽到田掗換穀粟違
者是治結草令者許諸人即行拆毀
一各圖遠鄉禁盜砍山場柴木遠鄉禁放牛畜
踐食稻麥粟豆者即拏送縣治罪
一里老須時常勸諭小民趁時耕種其荒棄田
地者指名呈告本縣即將所棄田地給與無
業小民耕作
一禁通縣人民不許設齋醮奈佛枉費財用不
許擅造佛廟違者里老人等勸諭之諭之不
從許諸人告治
禁溺女傷骨肉
一禁火化殘毀父母身體
一禁庵寺不許送各衙油燭供錫硯冬瓦炭巾幅
一通縣凡有冠婚喪祭俱要照依家禮依節行
喪事不許請僧道設佛婚禮不許多用聘金
豬羊糖餅不許令禮物謝媒媒人索取謝禮
者赴官告治
禁吏書門皂不許取頂頭銀
一禁糧里長催行人等不許餽送禮物菜果
一各圖有教唆詞訟之人許諸人指名首告
一民壯夫解府遞京者僉殷實富戶其餘每名
一全年只許收七兩二錢為工食其有在府
圖隸并台州等處征守者止是將在縣民壯
工食扣補並將遠近勞逸每名或抽一兩二兩
津貼不許再於正戶身上加派七兩二錢除
溫州海防在外
一丁田銀凡民船顏料皮張等項凡屬工房二
辦加派錢糧俱出在內以外更無錢糧節年
多寡累不同小民不能盡知無閏月年止納
銀伍錢柒分有閏年止納銀伍錢玖分與里
甲使是

一凡有事打點衙門者餉其分紫銀些小什物
亦與吏書門包等受人一同治罪枷號二箇
月
一凡與借銀穀多取利息者許被害人告治甚
年借貸乜不宜多收利
一凡在逃流今新復業人戶准免本身差役三
年後生理完足方行科派終身免其代賠虎
税錢糧
一秋糧止納折色每石該銀二錢五分止納司
廣二項米每石該銀五錢八分二厘零三項
總納每石該銀五錢八厘零鹽糧照時價納
一田地傍有樹木遮蔽田禾者即令砍去枝葉
餘甚者連樹砍伐

興革條約
吏弊
一新官未各倚衙有牌帳到即差吏書門皂人
役前往舊任索籍丹撥里甲中途供應至日
具花段盛設猪羊人席飲今
頒行儀注新官赴任未到城一舍論止令人報知
禮房吏前期一日備儀仗出城伺候遍謁諸
祠廟如儀致祭署理公事畢行所祭牲酒與
官屬父老享飲而退無送迎候列設席之制
也新官到任士民觀望之始義利之辨亦其
發軔之初濫受段席踰制勞人不美之端見
矣後將何望享飲父老所以通其情制之善
也不知變禮存羊變化在我順以里老人品
微末禮廢不行花段酒席制所無者安然受
之循之家及喪之初仕不知其可也今已革
去一如儀注舉行
迎接舊例凡府官報到即差吏帶民壯夾手
皂隸人夫至其家或中途候到生日先候為

不合禮例姑置勿論併六縣計之勞人費財
不爲不多非有道者肯安受也人不可知禮
義在我所當自守本縣到任以來止差吏一
人至刑廳他方投批尚覺似多了止衆至
甘惟太府參謁二府三府四府候使日
一參謁縣有事統於府舊例小有故必參謁必
帶里長供夫爲百用一發公事亡費財勞人
本縣非甚不得已不輙任至府初到猶間於
二錢五分內支用近一切供用本等柴薪銀
炊飯船夫用皂隸小溪起陸行則租馬隨行
吏書自備飯食無絲毫較用於民心竊安然
已定名銜凡出俱自行出應夫用木銜牌所
皂快不許小支應銀亦不許中途起鄉夫借
學除人役少公出量點夫二三名止夫而已
則無供應
一朝
覲今人習例
覲年爲京官收租之年故外官於覲必齎金帛以
求京官上下相率而爲利所苦者小民而已
舊例就三年里甲中科派一里一兩三八共
二百四十兩中取上二兩供本府十二兩
覲府首領六兩覲府吏府上或又取裕夫吹
手民壯民壯如納銀則不止十二兩之數是
年催甲不納竹木每人出銀一錢共銀一百
六十兩人當年里甲自初春日扣米奮經筆
墨拜帖賀之舖行約至路行米可三十四五
不惷可一百四五十觔筆墨帖計費百紙計
數千或正用或收貯餽行見年里甲出扯船
夫數名各里間有餽送官又暗自紙贖中討
取有端利派皆爲京中用度故也大此舉在
京師之禮在外充之則爲贓狀沿襲成風上
下一律上官未必執此爲我罪也潔己守義
君子之自表何如彼之所以其身爲淸楚借
口徵倖猶可況受其賜我亦非以其身爲淸
惧應之日不得已而然也可乎本縣二經朝
覲止用路費銀四十八兩吏上二兩造冊十一兩

止錢伍分派臨邑快備各工食外並行不
貼許例悉行禁革惟本府取轎夫則應之似
亦未爲合議者一州市座迻飯等事向來之所前市座迻飯等事問頂之
轎擔轎例取取之民上下府同所以暨中公然自許多自系
一吏農兩浙收議稱吏農初參令里甲辦花紅
酒菓腳尾近送淳安先無此例此是役滿領
起送文日有花紅送出計費里甲銀七八分
彼此守法恭公三年無過似亦可嘉未免禁
革所革者吏書門皂頭頭常例初送農民置
紙二刀討銀伍錢公堂酒席銀二兩盡吏農
納柴薪而來利心生矣役以湖紙公堂亦之
流可寒卞惟有此狀故終役則爲之進項頭
初進則爲參進酒席常例舊規合概不禁識
所必至先任二府詭可淡胃容吏書取錢猶
人之縱容妻妾犯姦此言足以發人羞惡之
心破世俗姑息之論即而推之則官之縱公
受取使漁百姓於強盜劫財之非何知吏之
受於我猶我之受於

君夫之縱容可愧妻妾之自縱以救其夫也獨
無愧心歟倖柴馬丁之外非已之利倩外至
之男非妻妾之夫也
一書手皆隸吏胥職也彼或不能自募書手錢
之亦其本分舊例清理軍匠丁田均徭派徵
錢糧等項皆令直日里長出辦工食今已革
去獨有大事造冊用工多者算字計該若干
工與工食小事不給
一紙筆原吏房掌之原詞房科與繁簡給紙雖
取無二分紙價給用不派里甲竊意文移之
繁出自近日若上司加意節省知無甚干係
冊籍文票比較簿損之申文只用古干不必
原失供招近又添 書冊申文可併入一封
又以房科不同各爲一封似皆可檢縣去府
不遠只用單紙爲封不褙襯依准等狀附比
較文簿內既省紙又易編附稽查無不可者
率繫皆民脂膏損之毫釐莫不有益
一原二院守巡道出巡并委官查盤縣有說進

吏皆攸出作弊甲多十二兩少五六兩沿皆
成風無一無之今已革去夫身為府縣見吏
者受賂則甘恨刑之為收已亦也乃賂人之
吏皆役身處地其心何如本縣自到任至今
吏書每每稟說若還無此禍出不測本縣以
事至不能辯白充軍死罪可忍受不可為此
穿穿舉動後之縱已自辯不與舉行此正說
也畢竟與有賂者共查撥其同罪不甚相遠
乃知事係上司注之此輩人撞太歲人為所
愚而不知也

一農民舊例上班今聽四遇有差遣方票喚候
次輪流不論差之繁簡久近惟其所遇吏每
房三人亦似多了今聽其歸每房止有一人
代理房事呼喚有人到則止不必本名人盡
聽其歸農歸商以同生業在縣閑坐不免討
較作弊欺官害人也

一比較所以稽查未完事不可已者中有可損
而不損者甚多然此非下司所得專也比較

各衙門日期間後每月執簿稽查一則不廢
上司事二則吏書不能隱匿

戶屬

一里長十年一役事在催徵錢糧勾攝人犯他
非所與也流弊至今官府中百凡用度一一
責之初年所用猶微至今則日增一日每丁
多則出銀四兩少亦三兩自本縣到任以來
止科銀貳錢伍分應用百凡用度盡出於是
用多日以用少日補之不論閏分日期存安
路通徵饒無驛遞防館夫無額定水夫舊規
銀兩近因倭變此路通行上者下者絡繹不
絕是以支應為繁然大抵應縣中用度少應
上司用度多若上司加意節省不取水手長
夫不輕出應付牌票文冊紙張不必厚美參
謁迎送如法禁止文移紙札一如兩浙政議
以門理詞訟與二分紙價準用雖貳分伍釐

亦可足也

舊例里長逐日在縣應卯遊卯則罰各里每照

丁科應卯銀每日或伍分或七八分不以爲

夫每丁許收銀三分以償其勞朔望日查比

錢糧詞狀牌票餘日聽回幹自己的里事勸

諭小民使歸農畝不許在縣

一舊例里甲照丁愉日應里役一人輪幾日問以

先日事則惜然不知問以先日錢糧則彼此

推諉推賴事體紛然不一今定甲首戶每丁

止出銀三分與里長戶里長戶止許分管錢

糧事務不分日錢糧數少者一人管或兼管

數多者二三人分各甲分管或詞訟或催頭

聽自初春入役日計納本戶人數多寡分派

多則分少則兼其人名丁錢糧完名下事務

完則此雖州里日不必到縣本縣亦止以各

名下事責其人

一里長近日人多不樂爲以故應當里役品類

不等縣官亦每每賤之夫役利甲首茶□心

役稍有端如果知歲可賤而當其心細推

所以乃近日差賦繁苛求其上下相率爲利

致之法以化而各姦科科變而成移上失其

道非獨百姓之乃也然亦吾不律如卅都

二圖只設又四都二圖汪信夫七都十二圖

庸子爲今□行維讀書人不可多及可概

賤乎受任有手鼓而舞之朝益賄賂而夷撰

在我也我賤之則彼必自賤而惟利是趨矣

使我能以爲重如我所欲其可得乎

一均徭加銀止□見在□定數然亦當有增減

本府米豊庫庫子壹名正銀壹拾兩每兩連耗

四拾兩正

本府預備倉斗級弍名每名正銀柒兩弍錢每

兩連耗壹拾兩正 如數多耗銀不止此

本府和豊倉斗級弍名每名正銀柒兩弍錢每

兩連耗五兩正

本縣作房庫庫子壹名每名正銀陸兩每兩連

耗伍兩正

件兼行通關一張甲長分各甲首戶作為一
張甲首領照此帖服從此內細各不俵分外
此良法也本職以各圖派役太多意在丈量
姑停此與曾經沖四紙二千到府印由帖至
今未常發下

一黃冊戶房是掌其事架閣吏專管收冊籍遇
大造往往飛灑欺隱百端作弊俱在造冊時
須將舊冊并今收付數目逐一翻對稽查乃
可造冊年差則流弊十年查造明白則有十
年受用不可不慎

查得通縣洪武初人七万七千三百七口嘉靖
三十一年冊止四万六千口戶減額之多若此自
國初自今人口不宜減縮之矣而以漸減額何欺
隱之弊說然今日丁多此此差徭丁少亦此
差徭丁多則散於衆人而輕丁少則積於數
人而重欺隱者為不肯欺隱者之害為不能
欺隱者之害謂之不能欺隱者如戶有二三
百丁只報五六丁戶有三四丁者報一三丁
戶只一丁者盡報之隱者五六十丁册一丁
不隱者丁丁着役獨丁得重役由多丁欺隱
者使之一甲隱丁則害及二三甲人一都隱
丁則害及二三都人淳安縣隱丁則害及他
縣嚴州府隱丁則害及他府兩京十三藩之
民同胞兄弟也有利於己害在別省別府然
且不可共一縣一圖可為之耶利己害人非
三代良民也任其利己害人而不為之正非
三代良有司也況人存一欺隱之心則心術
破壞奸偽萌生百端作弊皆兆於是今良有
司良法美意展轉反覆迄無成功者正以民
偽日滋欺隱一念牢不可破為此可謂尹晉
陽損戶數為正道安而使民為之乎凡事為
欺隱者上欺
若負國逆害人遠壞小民心術流禍日深一日不
可行也

一僉點收頭必須丁田上君既解之後須查批
迴準免役用停留拜免錢糧置二等予與

庫天平合一付庫子一封存收貯如有爭
論取所原封者拆較之可免抵換天平騙
寸之弊
縣中百凡科派止照丁田不照里分蓋里分
中有全甫有三分五分不等照丁田出辦
方均凡□□中有事亦止當照丁田分派
不照枝股

禮屬

一鄉飲酒禮原生員皆預席查儀註無有革去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鄉飲酒禮尊重年德正
為政者事也從政之人未必的然德行
有可師法亦當愛惜存羊貫死為者致千里
焉以降
望治可也今當事之人每多忽略以是禮非不行
而意念所係不在是焉民不興行風俗不美
由不知堯舜之道故也人生員多係年少後
生與□不知讓道以視高年長者以故事視
鄉飲凡進而供湯餅禮貌衰殺夫鄉老從□

抽父兄也生員凡民之秀縱狀元進士唾手
可得亦子弟也隨行侍食禮所當然聖賢開
口便說孝弟惟其極知唐虞事功亦以孝弟
當之精神命脉實相關涉非迂說也世俗□
薄不知此越蓋不特鄉飲禮幾成虛設而當
事諸人傲慢一念去堯舜之道遠 天君家□
仕無一而可亦奚怪哉

一科舉路費本縣遇當科年連續考生員名數
約五十人舊例派自見年已上三遞年出每
一生給銀四兩又見年出辦每名酒席銀五
錢近科止於支應銀內取用不派里甲酒席
銀原縣中私派今革去
科舉路費此待賢之禮也待賢宜豐不宜
儉然出自里甲胥晌與得其人是謂養賢
及民取之宜也與不得其人令稱所待之

賢他日撫民之人也屬民之人何從得
本之治又當慎選其人不當濫及本職廣
東人廣東舉人七十五名間正德不在科
舉生此取亡有在十名場屋中第十人有取其一計舉數人
為了見在皆貴民其便之上了亦因科舉
名不可得得濫加勉勵濫作一名則省一
名路費者一名場屋中省一名費則民之利
也且名數既簡則小試校文不得不精當
家子弟不得濫列名而場屋中請託為拔
又三場卷少考試官易於精擇不至叢多
而混選之精士予有所觀感敦敎寡濫託
不能為奸華宿弊省民財將作上一舉而
三利焉似可行也
說者謂科舉數多人才内有遺失再行減
額遺將何如然此小考不精之故爾必謂
多而後不遺焉中式名數亦將多取之乎
今日收人較競於一日之長取决於一夫
之目是以多不得人竊謂教官於生員日

課月考日夕與處者也提調官於生員季
考朔望講書月季與處者也縱用力亦下
未必識人然朝夕相親近間見參互較之
提學取决於一旦或勝也若提學道臨考
、取教官提調官平日所取者參互較量或
可以不至失人
近時舉業習時套獨第三場五策議論將
務經史較前兩場稍可得人主試者毋以
卷多日有限頭場不限取數者不復檢看
是以末場雖有極工者頭場非時套不能
羨俗觀因之不從選錄是科舉名數多亦
為得人之累
一鄉士夫近日上司所發禮物求文稍動支縣
撥銀若干送某宅上某宅上取回帖鄉官舉
人進士歲貢生俱有之豈有無故官銀輕現
出自里中上司不可云然無故官銀其借穿
耶本職到縣至今絕不為此非故欲交際也
取之也不足取之民不可故不為也惟上司

開至以其衙門紙贖應之間於支應銀內動
足者須其衙門無紙贖開不行將此等項院取買官
十兩送給與家官員四川行本院紙贖十八兩等以一兩奉相及竹木有為之勸者
初年十一月賜人不過二升及作祿米祿米照
人與衙隣與鄉黨義也近方以銀初數錢禮
設由今則三五十兩有之紙出紙贖然君子
周急不繼富鄉士大夫家業不同要不可言
急也小民衣食不足種種差役困苦百端不
恤其急而益富何必哉說者謂化途狹小加

禮私結正謂後日相遇地也夫朋友通財於
貧者通之今之交際有私意焉雖出之已不
足道也況乃剝之於民以益官宦關經於應
受鄉凡官府餽送一切不受天下有若人乎
義利交際亦本有關也紛紛上大會日散之
此以喜其禮際君子受之借口巧未了謂姑
私出以自結於私人天下相率為利津成一
開私意不知小民之困何日而蘇也
一凡鄉官進士人人歲貢生上司往往批送禾

千民大撫按司府衙門多一名批名二名
各為人情甚至一人之身受千十餘名有
之府學建德縣學歲貢生又有條錄民風名
日奉府牌至各驛取花紅酒禮夫進士舉人
歲貢生正經所得有牌坊銀有路費銀若長
夫水手賀禮牌偏接跡而來分外物也既其
正而取之民義也民不得而辭也分外所得
豈之窮民之身民何堪之間之待士禮物種
種錯至今日而厚濫之先年無今十分之一

自儕眼論之則先日待士薄矣瑞嘗即所
見而論今天下之才嘉靖不如正德正德不
如弘治弘治又不如成化先年待上以薄或
得佳士今待士隆矣天下之人鴨鴨然延頸
一人以蘇德困不可行
當官亦皇皇然若無一臣可倚恨乏才在昔日非
謂盡爽也然未爸顯顯拚供者今日乃知昔
之待士非薄士也重養士而列門有與之銀
者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引心尚恬循有

可觀若今則作與士子者利焉而已士子者
出門而利心生矣利心有根故得一官則侵
日役年無所不為重義不重勞間有彩物之
施取成禮而已故其時士子勞心尚微猶有
可觀若今則作與士子者勞焉而已士子未
出門而勞心競矣勞心有根故得一官則恣
得志矣無所不至即此而觀則俗稱待士之
薄非轉厚士乎俗稱待士之厚非轉薄士乎
以厚為薄以薄為厚以其利不入心者能身
之木可易與俗人道之為也
待士之厚不獨不可此其往往遂至厲民謂
之厲民者何上人稱一二三夫大同以財貨
與之者非從下而降何從而出也取之民而
已俗稱一富敗三村之業豈亦此之上人者
不多雖居官月久無得而已故當其時殷殷
其吾人衍家富今之人高屋之居官人所得
枝前十百千萬矣天也地也止有此數豈今
此必取於彼鄉土人則當若此矣而欲小民
之裕於衣食也其可得乎乃今小民困苦之
多乃今鄉士夫當足之多為之也夫士而厲
民
國家何取於養士士惟勞利之慕不足稱士矣然
則士之生於先年者何幸而過待士之薄使
已無愧於士民之生於今日何不幸而遇待
士之厚使已製衣若為奢之謀食若為譏之
一朔望講書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蓋不獨益及
諸士府縣日親簿書詞訟日月間得聞經書
議論或亦可以瞭廉俗進德義也
一季考五經四書道學正倫也哉
朝廷以是取士故今士子轉習俗文習活本語
而聖賢道德然在人心者有底本以率率之
而不能述人也近見時文浮靡日甚幾失已
本淳士子亦有意見超邁發揮精當切題者
往往不能取科第小試不得前列時好之耳

不知何故昔歐陽永叔點鈞棘以復洲乃一
時俊遊咸誇又之而士論及翕然亦占日惟
在當事者為經書作主據力而行之耳因不
可謂時好如是我之所取當隨風而靡也
一新進生員舊例本生辦洲中席而於縣官學
官此謬舉也猶之較贄飾禮物稱士風厚薄
謬論也一入門而意向差他日就恭爵老而
不休爭賄賂惟利是競端肇是矣本職到任
嚴禁是日令里甲辦無席面酒數卓鼓樂三
端送各生參見學官少將父兄為子弟求師
之意酒禮皆革去
家居敘倫理敦行孔義士風之厚也其待先生也路北數原教訓不以官之甲迪而有得心焉去之日如始至不以先生之去而禮貌衰薄來則迎去則不送入懷其情士風次厚也若人未利以時巳以以利而附人義之害也當日七風
一寺觀洪武六年令各府州縣止存大寺觀一
所併處其徒擇有戒行者領之若請給度牒
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
一社學洪武八年詔天下府州縣各里立社學
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今汝寺觀院庵計今
二十二處其餘小神庵雖置於民間山麓者
不可計數僧每寺歲約有十餘人私居道士
以數百計詢訪社學則一無有焉雖各村鄉
間立家塾延師儒然詢通縣社學生不及
百人民之好尚俗之厚薄有可知矣本職到
任以來凡遇僧道皆諭令還俗禁齋醮以究
其得利之途各圖延致讀教民間子弟咨從
一如六年令盡改寺院為社學未果
今之社學即古之小學教之始也句讀詞章
不得比為舉業訂正義在倫理在四維教道
之正今人非不知之也故舉其趣向嚴舒其
志意則若禾之有開導當予之苦難而欲也
悼絕束而不樂學也亦失然我王陽明訓家
大宗小學良法也附記於後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
起而先王之教亡今人教童子惟當以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

集278-281

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
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
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
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
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
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
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
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
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
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
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
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
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
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
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
亦所以沉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
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
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

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
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
訓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
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
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
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欲見窺
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設詐飾詭以肆其頑
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
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

一年節暫例府上送節禮物過多下四衙等吏
書皆有府官發或不受亦終雇吏婦之里甲
十無二三自本職到任以來止用鮮木米酒
太府約用銀二兩餘二府三府四府約用銀
一兩火將本上之敬不用多品
父祖骨肉之所自來子孫骨肉之所遺蛻也
焚毀父母漆沒子孫與傷毀己身何異是而
可忍孰不可忍汙俗火化漸改聞七夫中間
有行之者禁之不能此殘忍至此不知何故

一浮俗夜安尚怪民間往往競為華侈越禮僭
以自炫不意愛諭之不能止所以不能止損
士大夫畢為倡率也而何今之為士者身處窮
約猶有正俗意念及家道畜積或作一官富
貴利達有巢穴為身落其中而不能出矣內
之不真不能見外為悅每從人競侈靡淫聲
勢昔之嗤笑富貴溺俗于反自蹈之夫猶
[illegible]夫則若此矣何以責之小民中流砥柱無
其人俗之所以日流而莫可止有由也

東[illegible]　二十六

一援例生員
朝廷因邊急缺糧餉開上馬納粟例沿行至今名
人賢士有開出焉然亦千百中之一爾爵祿
駕馭天下利可得之天下之人將不顧死亡
之患故亂之行以求之矣今天下盜賊縱橫
東征西趨趨利故也窺望之徒入學[illegible]
一人得生十人以衣
朝廷苦盜發一征調費銀十百萬計待於援例
然何所損於援例十百千萬[illegible]

入仕深[illegible]几[illegible]一時為進計不假計後諸[illegible]無
歷長久一進則似出失策焉[illegible]云故衙不可
不慎農民亦然不職任列位以來凡納粟納
農民中論歸正途不與起送
門等近民學道校文所縣凡生員入衙門者
記之以鄉士子無求節[illegible]開之刑府縣生員
于援例[illegible]則鮮其人為然輒鮮有[illegible]
援不能給大小有希求之[illegible]與感恩不與者
私怨即伊川之[illegible]宋諭之是尚執一乞字也

一合[illegible]

先儒謂經[illegible]天下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
是自作不[illegible]一無所求而後欲於援[illegible]
以正[illegible]援分[illegible]自[illegible]皆入[illegible]
此[illegible]不受他人[illegible]恩是[illegible]
故[illegible]可[illegible]之
一公私[illegible]今[illegible]當先[illegible]民利官民界限一[illegible]
世不可[illegible]
當[illegible]之[illegible]任以來[illegible]迎送
[illegible]人[illegible]任[illegible]

如或衆行另有買辦借例多累公酒非里甲
辦私燕共費六
兵餉
均徭
本府當各驛館夫工名每名銀一十兩每兩連
耗一十二兩 近日忽變而爲三十餘兩
本府桐江驛館夫一名銀一十兩每兩連耗一
十二兩

卷之 三十八

桐廬遞運所防夫三名每名銀七兩二錢每兩
連耗十兩
查得賦役成規冊載當桐二驛并遞運所
船隻舖陳水夫工食支應等銀共六千五
百三十八兩六錢費用不爲不多矣防館
夫之設當答應奔走卅爲殊給口糧諸戶
用銀計也今水夫銀不足用不思其悖
防館夫之身取足焉遂至正銀一兩加銀
十餘兩桐建二縣里甲亦因二驛當衝過
費浙用永豐康平鄉極重往若非東湖

禮物是民間有端苦費皆爲過往使客也
過往使客如法當供應百姓苦之不得已
也法有明禁而上下畧不一執明法必裁
抑者亦不過曰情之不可已而已遂至私
意滑漿各應過往禮費日增一日小民困
苦亦日增一日待過往情則厚矣待吾民
亦何情之薄哉過往之厚私厚也私厚之
惠小待民之薄公薄也公薄之罪大
聞之閩人[illegible]立峯名 恭見任布政使道

卷之 三十八 中

往返皆自顧人夫民船不馳驛今居官有
若人焉當事者欲獻慇懃情何所施焉人
譚次川名大初任江西驛傳道凡使客過
往痛加裁抑江右以此省費今當事者若
人焉過客縱欲需索亦何所用二者待其
一焉過往有一奉可動當事執法之思當
事有次川可動使客守法之念民疾宗少
瘳也而二者均之不可得也此民之所以
日就困憊與死爲隣哉

舖川兵作力差中止極輕者先年多收加
銀近因府亡查歷有使用斜贖各衙門差
人查稽遞公文亦有使用然查罰雖嚴公
文仍舊稽延淳安縣公文遞至省城有一
月餘方到若許轉回有過二筒月餘者遞
至府亦四五日方到況鄰邑命為最速今
則又遲矣查得先年桐廬縣吳知縣申議
鋪兵集縣前總遞縣遞至將業准行將公
文無稽遲者後不知何故而止然鋪司兵

盡在縣候遞送則鋪舍成虛設凡中途無
護送或有疎虞若各鋪留一二人作鋪充
護送以縣遞縣仍一二人幫行充護
送者與在縣遞者輪流均勞逸一可以
免稽延二可以備疎失不然雖稽查極嚴
徒為包當之人增一分銀耳於遲速畢竟
無益也

一民壯工食成規冊載每年工食銀六兩三十
三年
巡撫右僉都御史李　選取民兵行文編工
食銀七兩二錢後遂以為例然民壯往往有
取至台寧把守本府團操者則又加收工食
不止七兩二錢之數或減或增或取名
數多或取名數少小民不知包當人得借口
騙收近本縣准照前定七兩二錢之數永不
增減把守團操過京等項量其遠近勞逸以

在縣者抽一兩或二兩貼之包當之人因有
把守團操過京者得工食有增減正戶出銀
止是七兩二錢無增無減
一軍門加派官兵行糧并犒賞銀節年多寡不
一近本縣奉文到止以支應銀充解不再發里甲
消乏無賴遞年徵收下進卷各一日程原無答
應銀兩無上司取水手支大縣中巡舡用度銀
是凡年出辦先年無　約出銀少三兩多四兩
本職到任以來每丁定銀　錢五分大約毋遠

有餘九百兩上下然應縣中用度必應在任官
上司用度多近因支有不足上司取用法以紙
贖無之無可取則不可行若上司憫百姓不促
一以急繼當留意節省二分五厘可足而留意
盡之無其人也本職身當一縣之任上不能蓋
禮畏夫賀從中不能盡法減除下程人夫不過
叁錢五分之用父母濟民之責有負多矣
何者每謂百姓當憫惜為節者待過客決不可
薄百姓口小有公議不能自致於上過客口志
稍不如意輒顛倒是非聽有言焉然厚過客手
出己身取之百姓之身薄于心若厚過客心加
一分則待百姓心減一分然厚過客為自心之
百姓獨義心理欲交戰於非法理卒不勝合過
百姓之心剝喪無餘有不足之百姓不可說亦
不能不取之中必取之謂過客不可薄於他人
不厚之中稍厚之待百姓待過客二相調有仁
焉是則鄉愿之為而已鄉愿不可以此心德仁
道義利無行於心可以語存心哉所以待[illegible]出

任時居官苟百姓取悅上司過客大抵為幾
殺有大上如黃金美玉市有定價雖一時是非
顛倒置事久論定愛者之亡不能使增惜者之
口不能使損縱己有過當如日月食焉求以
更之何長之玷隨人而生如故矣將取百姓皆
當然修街今日修一兩縱心今日加一玷矣明
日修一兩縱心明日又加一玷矣或日增而足
可為美玉乎君子舒于取快於心不當悅於路
於外欲為美玉可以無玷縱哉

一上司派下各官進表陞任去任并故官長夫
水手銀兩本縣覺作紙贖支應然究解不再
派里甲
給故官謂憐憫其得已開出然不得已
也欲之窮民附益歷任其任所表官之當
者非義也下以取悅上司同僚以此相
取悅貧民獨何辜哉

刑名

均徭

獄卒四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每兩加銀一

兩共□□銀□兩

內浙致淺刑具支用神祠紙燭買辦祭獄

□辦候新均徭改□裝□該銀

機兵舊機兵聽差用內常有奸婦誘引良家

子弟酒色蕩產今革不足用奸婦盡逐去

一舊例夜巡兩廟火夫執燈籠堂上三對各衙

各一對巡捕官堂上四對後又照用里長今

並革去堂上并各衙各存燈籠數對過晚

則皂隸執之或懸之不必仍前用火夫里長

燈籠舊例出行火夫執燈籠過多今定止用

一對其隨行人各街自燃如不便一對一

街亦可月光今不用過夜出加火炬一把舊

例出行各家於門首燃燈今亦並去以省油

火之費伺候之勞

一保甲所以彌盜安民然戶有聯絡即右同井

之誼如同作同甲之人□□有□□□行旅□紀

遊則譏察行止有勸化則籍屬所與民風以

率災防盜以保其家勸善以保其身功不可

以其事創之

保甲十家牌格式

某安縣某鄉某里圖第幾甲甲長某保長某

右甲居某人

一戶某男子幾丁 本身年幾歲 某年幾歲 某年幾歲 某年幾歲

一戶某男子幾丁 □門有人九十丁者依上數填寫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一戶某男子幾丁

右甲共某

一丁者免冊牌伍日巡夜二丁者該值
一日四丁者在二日如丁多者酌而分
派巡夜週而復始甲長於各戶下填註
巡夜日期以便查考
牌兩面俱粉一面書前十戶人丁一面書
宣諭六言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
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一詞訟易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說
者謂慎交結於相與之初明契券於交易之
際訟無由生矣然此特言其□爾淳安縣詞
訟繁多大抵皆因風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
是狃見利則競以行詐得利者為豪雄而不
知此心之安以健訟得勝者為壯士而不顧
終訟之凶而又倫理不悖弟不遜兄姪不悖
叔小有忿爭不相能事則執為終身之憾□
縈手訐告不體不知講信修睦不能推己□
人此訟之所以日繁而莫可止也
昔淳處光為相州刺史為鄉□學□□□

集試有助學其余遇朔有閒者亦量□以□有
好爭訟情罪無戾者坐之庭中設以淳其由
是風俗大改淳生員有與人爭訟者悠□
一告而服或未嘗定而自認己曲或原非訟
者之田謂己田不應多有故數遜以與人十
人中七八人如是本職嘉之服之常謂此雖
各士子志向高邁與俗迥遠而淳之風稍厚
學校教化之功不可誣也若小百姓皆如是
訟事可稀少縣官亦省許多事而必欲已勝
必欲利為己有至死不已服可痛也本縣每
遇里老人等諭令勸各人戶有子弟令就學
為僉選社學師此雖縣官正事亦為息訟計
也
淳士子少訟故亦易折服士風亦可取矣然
至富家生員監生則爭勝累與小民無異尚
父不然問所以皆不相讓因答言而逆其心
大抵皆為家有許多産業者一件被人爭去
則利其物而訟取者接踵矣此則因利心並

滨以也夫小人有存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之因為彼計非此之不合義者而
護衛之私心因因争勝而取強也可乎
浮俗多訟大抵是先因口舌先因一事訟官
成隙以後遂互結釁訐告終不休止昔人云
化山之城一笑可收翁爾之禁千河不收人
若能寬裕其心念此非役父兄事也言語訟
争何仇之有誦以沆報怨之言得失在僕之
論又之而心有明焉背之如仇如敵欲其死
不欲其生者真可渙然無迹而不留於心矣
浮俗好勝姑以勝道論本職每見訟者求勝
多通賄賂求情囑託取財為訟事費則
敗行之甚也敗行從此須以必得勝而代洛
他人下之告人謂好色見色鬼迷好貨見貨
鬼迷浮民喜訟是被訟鬼迷也迷不能返不
知何故
浮俗好訟求勝人也然勝人在行已有德在
名聞所賢進訟者任今日就俗見論訴者勝
久畏訟者不敢與校而避之亦有之矣然人
人心惡之亦皆後稱惡人則指之甚則謗訪
斧階刑衙不得其死究竟勝乎不勝乎
一人命浮俗多以人命誣人此事亦内上人用
意謀致之律圖賴人命未決罪止擬徒二三
年候告人官府每以若是實之彼誣之人則
寬不也將被檢二三次所費不知幾何也受
刑貞百般苦楚不知幾何也輕視人命使人
輕於殺人人命不可視之輕重視人命使人
妄事圖賴人命又不可一例視之重而不知
別明係圖賴者不可不加重刑以儆後也須
研審干証係真實後可檢驗若輕檢驗則誣
証者受害圖賴之人反得勝
一服毒令天地所生之身父母所遺之體以
人人成罪而身先亡矣先作有服毒不給
埜碑文流風遠矣小民之愚不知輕重不知
何故
一構案曽見霖渭進奏疏稱訟不平者泉訟者

訴之縣彼訟前訴之府府訟者訴之司被訟
者訴之院縣之判曰某曲也府翻焉司之翻
曰某曲也院翻焉小民不目為之眩惑吏胥
案牘由是混淆然又非特此已也與訟者爭
實因於是蓋小民不願理義當否以訟輸為
深愧縣判曲轉變情詞訴之府府判曲轉變
情詞訴之司司院判曲於此猶欲翻招於
彼司院去百姓遠不知所以逆其苦告誦必
有礙也縱情辭不可強通亦必假一二況又
多是轉委府縣官被委員亦曰上司原告不
可盡抑也觀望上人亦欲假借側間之人說
被委人有說上司原告雖甚沒理亦須扶持
使後人聞風可告至我處問理誦我廉明而
我得聞名於上司矣言之可笑可鄙不足道
也小民好勝謂再訴於上縱不大贏亦可小
勝將不訟之乎告感某官問理彼必德我為
彰名也得勝可料將不訟之乎輕於推理翻
案使民爭訟之道也獄貴初辭縣官所問正
初辭也大小為乎定孟子曰定于一凡事出
於官自為收人逆已私事體何辭而定乎縣
官於民最親上司止當責成縣官不可輕為
翻案

一供狀曾見刑部供案情節不遺詞極簡短合
在外衙門供狀多鋪敘許多無用說話遂使
吏胥得以暗藏字面出入罪人官不能究竊
謂當止取官所判斷話為供不用書手可免
百般奸弊而上下沿襲不敢自生事可怪

一此訟問之識者多說是詞訟作四六分問方
息得訟理與原告以六分理亦必與被告以
四分與原告以六分罪亦必與被告以四分
二人曲直不甚相遠可免忿激再訟然此雖
止訟於一時實動人爭訟於後理曲健訟之人
得一半直纏得被詐人得一半罪彼心快於
是矣下人揣知上人意向訟繁興矣小官問
寧怕刁人兩可和解俗以老人和事笑之四
六之說非和事老人乎易進爭端健訟之人

正再須中之便利明刑獄也可畏訟而含糊
解之乎君子之於天下曲直自有此理
四六之說鄉愿之道與訟務爭不可行也
一疑獄兩造供備五聽三訊獄情亦非難明也
然民偽日滋厚貌深情其變千狀將明者十
之六七兩可難決亦十而二三也二三之難
不能兩舍將若之何古稱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屢疑大際也即此
推之輸踰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
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姪與其屈貧民寧屈
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
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鄉宦計奪小民田產借柚
缺契侵界盛通鄉所不為為害不在此此宥之收口啟衅作在作言貌猾
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鄉宦小民貴賤之別
日存體恭鄉官擅作威福小民人不可以存體論上官豈何作此
民俗趨之為風俗計不可不慎也
一各衙門日日聽訟迄不能止訟者何失其本
也彝之龍黃卓自嘗以德禮勸諭曾父子訟
者而孔子曰以孔子而不能別其
情彼求其心也昔川文正決之泉乎
角者何辯之聖賢未嘗不聽訟也其轉移從
一導之機則別有所在而不在於是今上司每
以未完責下下司唯求完事以避責感化之
意微了事之情切獄訟日繁而不可止不有
出我今時風俗從訟者聖賢當於其間常必
省止訟之方而不徒聽訟之為尚也

工銘

里甲丁田頭辦坐辦雜辦併加派等項錢糧丁田銀節年多寡不同一如竹帖應納小民愚朴不識字特欺不及知也今查自三十七年起至四十四年止三十七年有閏月多不過五錢六分五釐少者五錢三分九釐小民知者每丁亦照數目應納不知者止納五錢六七分可乃加錢如三十七年

十八

五錢八分與四十年為浙欺小民甚遠也然謂之丁田凡渡船車夫轎夫及張等項原工房錢糧俱在內丁田之外並無絲毫應納錢糧謂之丁田丁人丁田田畝也人一丁准作田十畝

朝廷夏絹農桑秋糧課程諸色無笑及人丁者獨丁田銀人丁預為然十年一次每丁大約不過五錢五六分之數間有通融人丁派者不過每丁三二分之數十年一次里役十年一次均徭丁田均當里役每丁出銀三四兩均徭每丁正銀六錢加耗十餘兩均徭有輕重大約田當重差加銀多人當輕差加銀少然雖少每丁亦有一兩二錢之數乎以較之丁田不止十倍之矣夫民有此身則有此役以下事上古之義也然古先聖王與人以常生之業小民數口之家衣食賴之內無俯仰之累外不見往役之為難三代而下不復制民常產而聽民各自為養矣夫民子然一猶民之子然言其無田無地空有一身也上

四八

父母下妻子朝不得以謀其夕有之乃欲使之應若役若徭銀每丁至六兩七兩之數獨非禁而不禁也耶竊謂當輸丁田之意行之田畝應其十人丁應其一謂之應其一者以丁奉上義不可缺為之損益調停使可久行少寓以下奉上之意不然民之苦者饑死者者逃流恐不止若今日而已也

鋪陳家伙

巡撫過往察院出巡府牌下取鋪陳轎傘

各應往往被衙門中人盜換汙損外縣人至府又有伺候之苦使用之費類建德縣答應近一二作方為此何獨謂建德仍舊答應每縣每年出銀五六兩湖郡可免矣四縣之宮亦不改仍累建德故建議累[illegible]

各衙家伙

士大夫以官為家日用器具所不可缺者額買辦家伙知縣銀十五兩縣丞主簿教官十二兩典史九兩載在賦役成規冊數目各官

無缺用矣古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因其祿同焉品有崇卑均之以官為家其日用器具不宜甚至相遠近兩浙政議又議縣丞主簿教官增銀二兩一錢八分[illegible]典史增銀三兩四錢一分五釐然將去任官家伙照修造以應新官新官家伙銀兩必至餘剩於此取之於舊額無所增也損益調停故為良法各官遵而守之可也舊例家伙盡出里甲買辦費銀比額數加數倍正額銀各官又倍收取為

原缺

已有焉如知縣則家伙計價值已有四五十兩之數銀十五兩竟入己囊矣去任時可帶者盡數帶回不可帶者又取之以與下人弁所謂士夫不知此何義也兩浙政議去任官應家伙備[illegible]查照[illegible]各[illegible]易於散壞不能散失不必盡撥[illegible]餘承[illegible]掌簿當[illegible]不須可以修理[illegible]立冊[illegible]三分之一價[illegible]給發[illegible]新已失者照數[illegible]補送新官收用各員[illegible]兩[illegible]數[illegible]在官

[illegible]

可以支防禦不廢民壯正事一舉兩得
優免本縣原將各圖各甲鄉官生員吏典避冊
印鈐上旁权每有一甲已免别行户籍在别
门户至均徭等事又冒免可即工旁冊查之
别縣寄庄户原縣已免至本縣又告重免可
移關原縣查之胡建德謂節制其優免一丁
之數則貧民受一丁之惠節制其優免十丁
之數則貧民受十丁之惠與其濫免以滋富
民之奸孰若節制以甦貧民之困權衡最當

謂若勿不可謂多與優免為無害於義而聽
其求請不據則例為之節制也

一水利道明文行縣水利官僉報塘埸長將管
各鄉塘埸年終將有無修濬緣由造冊申報
舊例每年更換姓名共七十三里每里一名每
名納價銀三錢并吏書俱有常例自本縣到
任以來盡行禁革止是令得利之家自行修

理以防旱澇
一縣治古設溝渠一道引西山之水横貫市心
而東注本縣到任以來令傚作居民修濬
溝水以防火患朔望日兩廂總甲遞狀通不
淤塞結狀將結狀遞入以作虛應之多致懈若平以為縣間足申本縣溝內有滿水非特可以防火患而已也
礦山三處
梓樹塢一處坐落三十三都在遂安縣界上
去縣三十里
洞坑一處坐落三十一都二圖與遂壽二縣界

鄰界去縣一百二十里
連石山一處坐落六都四圖與徽歙鄰界去
縣一百二十里
已上三礦雖具石屢被外郡流徒盜採擾
害地方申蒙撫按衙門差委官兵驅逐封
閉查編附近里遞圖保甲長鄉兵責付巡
捕官員時常訓練防守禁地方居民毋許
結引接濟仍按季填註循環差坐礦里長
輪流齋赴

兵備道於此

礦於本縣發行帳諭令其退散毋擾害地方彼則具狀申稱近日差使絮擾又加軍門錢糧若無所出是以盜礦收利以應差役據言亦可哀憫但小人趨利彼勢寡則恬靜彼勢衆或缺油糧或礦利微小不免嘯呼行劫嘉靖三十九年假道劫六都一圖徐副使徐提舉家財焚屋殺人先後打掳人村取油糧砍伐竹木亦所有之彼等稟狀不可輕信哀憫遂忘防守驅逐也

按礦乃天地自然之利官開以應

朝廷諸用軍門不得已之費殘省吾民一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且免盜掘接濟之害不亦可乎說者謂官開則必沿官設衙門取掘礦户役種種費用十倍礦利礦利盡日且必併其賦於吾民常受盜開之害不可受官開無窮之苦端變人心遡思採珠之苦誠若議者之言乍年成守珠池防盜採臨採照丁漁故起珠夫走供給官府諸物人約民間無珠線一兩可買者計採珠用進珠交珠之費有二十餘兩之數官開誠不可也寶產於地反不能取之以濟

國用以紓吾民天地自然之利反生劫奪接濟重為民害然開為盜盜開為害官開為正正開亦為害

廊廟之當事諸公不知何一無所建明一無所處置至棄此有地令盜之利使民不蒙其

利反受其害也

一縣中一應修理并各衙有事做工如營土石杠木鋤草打掃等項也用皂隸亡多兼用民壯再多無用犯人决不用火夫蓋火夫數少守衛輪班勤如有不知此意照舊例誤用總小甲執此稟告

目錄

六巻
都察院政事
賢擬條約 三十五條
續行條約冊式 八條
諭道府州縣聽囑記
示府縣嚴治刁訟
示府縣状不受理
葉印書籍
均從冊式
考語冊式
錢粮冊式
應付冊式
官擧等冊式
吏部侍郎褒獎告示
大田則例 同五件
大田當行事欵
歸糧

大田不可行事欵
嚴法
餘議
流水魚鱗冊
附奉分巡道唐敬亭書
復唐敬亭
又復
又復
奉瓊山劉大尹書
復劉大尹
又復
再奉唐敬亭書

備忘集卷之六

都察院都御史政事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督撫條約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
院海　為巡撫地方事照得本院謬膺
簡命督撫南畿蒞任之始所有一二條約除讀樊
於相安後
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變舊雖此氏固可撫舍此
不可言治為此劄仰本府官吏照依劄付內事

卷六　三

理轉行所屬州縣各一體遵奉施行俱毋違錯
條約開後

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如城郭大潤及本院
驟至一時不及知者隨城內近便街道迎
送俱亦不出郭本院經過府縣城郭雖去
遊次咫尺亦止於城郭內近便伺本院入
如不入城府縣不許出見撫按不見過客
可知驛遞官止於驛遞衙門前伺接不許
遠出接遞客亦然

一本院按臨各縣如該縣原不曾經有撫按
按臨止隨原有公所就中擇其可者奉本
院暫居不許改修其擺院硯池卓幃等件
亦止隨便不新製本院到府外州縣官不
許赴府見

一本院所至各屬官俱用本等服色見不許
如前素服
各官參見手本用價廉草紙前後不著殼
後不嘗餘紙劄事具手本亦然凡冊用稍
堅可耐久而價廉紙不許如前用高價厚

卷六　二　中

紙中文紙亦然用白紙表褙為殼封筒
用單紙內先用一草紙護封防弊不用表
褙紙凡文冊俱褙須大字便覽勿洗補中
夫供招等項不許重具書冊

一本院到處不用鼓樂止壹傘不用看傘看
馬各縣驛暫備堪征戰犍行馬壹匹俟本
院住劄日別處

一本院經過并住劄俱不用鋪陳如吏書頂

無鋪陳本院到日别處
一本院到處下程止鷄肉魚小瓶酒等件不
用鵝及金酒物價貴地方費銀不過叁錢
物價賤地方費銀貳錢燭柴俱在内驛遞
縣不許送不携家行别有牌减數
一本院凡巡歷所在縣驛俱不許鋪氊結綵
拜席等用止用本地方所出稍軟蓆草席
百凡家火一一從朴素有用銀箱錘筋并器
美物件言之不從是阿諛小人也剥民脂

人不獨我也已
一府縣每有新任離任上司必遣人前往送
接新任參去任辭廢事務人殊非禮法以
此之類其目尚多縣之於府尤甚合行禁
革若妄億人情喜諛不此仇一虞人守廉
冠堂堂衣冠民表率也乃不能守此一致
耶此不能守他尚何望今後凡正佐首領
官某月日或離任或出城或出村落勘驗
使見某上司某過客從實從記同告行非

民非為一篇聽本院吊考
一本院到處即於江南才風盛行非係民
間疾苦官吏貪毒實有冤抑而官司分理
不當者不准
一本院到處雖村落非荒野可虞地方許里
老見指畫木里利病及府縣民事至衙門
府縣耳屬於垣彼有不可言不敢言者以
密通之
州縣理民事驛遞管過客

祖宗制也阿諛作俑流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箇
驛丞知府之身亦當驛丞之半殊失初制
會同館出馬遞運所出夫宛大縣無設站
咫尺
天威法度尚在應天府官小大銀兩已行查革止
以前日驛遞浪費之銀補那日州縣今付
驛遞之用甚所損益在有長單自前文到
之日各州縣那派答應過客銀兩已徵者
貯庫未徵者停徵起止作分以本院發去

是以有過客取應付無驛遞州縣俱應付
銀米夫一半照係一半應付驛遞矣宗之
弊本院深知之有不如單應付酸酒腐肉
瘦馬小夫及中途而逃本院决不輕貸若
過客敢有象虐生端索取先拿家人送府
縣監治停應付走申本院按臨有此驛遞
單款呈本院知惜民財如有
國法不知其為部堂為科道為部屬也驛遞官
行之我輩讀書知禮義人且長單所定食
可恍口大冠撓舟夷伏可行何事變序左
右前後呼驛遞人勢亦不能変序也驛遞
毋自生事
一府縣驛遞凡奉有勘合牌票嚴加查勘隣
省雖撫按牌票不准應付借勘合者外官
自六品而下不應付京官自七八品而下
雜流出身雖長單列肆號不應付長單亦
載之者謂實有公差事非借關也實有公
差雖有勘合無前路印關恐有失起詐冒

不應付係虛差陳差不應付陳差謂號限
久者虛差謂無差而虛填亦是借關則例
備任長單本院每月每季委官磨勘一次
不當者罪坐掛號之官甚者罪及驛遞盖
驛遞官原以應付為事亦有裁革之權本
院誓不妄與一勘合妄發一牌一票為一
有誤驛遞官徑行裁革具由請本院當以
禮謝
一訪得驛遞每每過期領銀借貸應付不特
增利苦害且使出由吏書借口需索今後
附府者於府領附縣者縣領俱按月初壹
日巳時先領銀後支應過一日一時鎖吏
比較官生不職吏書索常例并驛遞官聽
而與之一併論罪其有津貼銀兩各縣不
依期前所者鎖吏赴道官以罷軟論
一過客至驛雖去城去關咫尺道府州縣官
亦不得出見各驛遞不許遣人傳報送下
程送禮非止曰取諸民以奉人取民以奉

已其罪無異也開姤賂之端長刑娼之念
各官目覩民艱未見拊巳賑之乃加意過
客亦非周急不繼富義也縱出俸金事當
嚴禁若過客係親係故情不可已自存各
官各官那此拜謝不得出城還拜若過客
穿城行自京堂三品而上官驛官差人報
知各掌印官出見自四品而下弁外官係
親舊情不可已者先遣拜至公館酬之驛
遞原不得投不許遣人探聽先迎拜本院

七

過往不在出見之數非不推巳也

一過客至夜泊舟暨宿去處本院法之所行
能保無虞不許嗔取更夫驛接萬一有事
其地方人本院决不輕貸

訪得拖欠錢糧其在小民無幾大抵包攬
役欺勢豪抗拒包攬之人府縣得而治之
若勢豪則袖手聽之矣本院法之所行不
知其為閣老尚書家也府縣原有此權甘
自卑瓚自今以後宜痛作奮發凡有拖欠

府縣徑拿赦人追給果為抗拒者具申本
院職在糾劾必為府縣張主府縣毋以不
才心度本院隱忍不申甘為賤辱拖欠如
此諸凡受寄花分陵害小民有犯毋貸不
言可知

一役欺倉庫律有明條與凡紙贖等項無分
上下皆在庫錢糧也本院非為公為民决
不支用其送過客送鄉宦為人做坊牌與
贐禮賀一切不舉若道府州縣敢有紙贖
等項用充人情不行申報本院知有律法

八

决不曰此俗弊也情可原恕其隱充褒崇
者又不必言矣各道府州縣毋貽後悔若
本院妄行取用是法司官自犯法也州縣
鳴鼓攻之律有明條本院不能自赦

一里甲止是催徵錢糧勾攝人犯外此非分
宜然也自官民之分不講義利界限不明
里甲受害種種勞費本院不能備言條奉
辦為各官所用出焉乃後取之百姓之身

有此法亦有此義耶亦有官船府縣停
泊之門乎除供府縣行船役之外此處一
處人盡是賊犯命與截御火出巡心紅紙
劄油燭柴炭府縣將官鈔買辦今後凡上
司出巡諸用取諸本縣照例如無用及各
院道具數報人役亦止照定附從役人等
用如本院經手不出南都編八名人役可
借用之類不得給付上司科派里甲者附
縣不得給付用資本庫銀鈔以數申三門
無不批給如上司將至一兩支用一兩申
詳
一府縣官役用里甲及紙贖一分一文皆是
贓犯儒學拜見禮而獨非贓耶忘上不忘
在洋為非義小數目外[illegible]
所尚更無為士所自并也學校
禮義相先反相剝奪對此何得士何能正
士節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爾也[illegible]不小合行

行府縣季考學月考及三等等本院巡
歷嚴加查考缺於此生以不職
一古者巡按以上地方對行處萬古不易之
道也守令陸事于今行之則知之意今人
性性稍詐高者位不高世情不宜於真宜
於假不知假終不能假真終歸於真今後
各官以恰分認真事取分之真宜分
於心不相之責此為職分內事而行
各官事本明之今
本院為考語則例考語例內認
真分以為徵數民
排風俗之為長之也
均之職分事理而非乃本
為之不妄取文不妄用分毫
文之謂才識乃教養已之而我
舉之如木利如之興利作
取錢民化無
健訟能禁則則式領

行令復言之詞即認真次第也鄉愿非德
言貌非才題目張大不能實落下手不謂
興革各官思之體之本院區區然恭見迎
送并禮貌過客一切禁革雖是正法亦使
各官得以一心民務除却所假之門成彼
認真之事昔人韜業擅專門今專門奏各
官慎毋上負
天子下自枉一生
一訪得江南兵備廢弛爲甚近日延江察院
亦有此奏自倭寇寧息而來召募之兵文
養兵之費未嘗止也嗣以郡邑民兵法度
如舊廢弛若此何故何故古人安不忘危
况寰於其備事同一海未可言安耶寇至
練兵事無及矣今後各統兵官宜日加訓
練甲必堅兵必利士卒則必壹可當拾拾
可當百本院一聞廢弛之言輙以李光弼
調發閱精采百倍自許各兵將能應本院
口耶本院恭

命知有軍法而已各兵將念之明自貽悔變故不
測生死存亡本院同之本院身先士卒非
徒責人不能責已
一弘治六年令官司私役民壯者照依私役
軍餘例問罪乃令府縣百般役使謂合此
更無可用不知天順初設民壯弘治二年
兵制始備弘治二年以前府縣用何人民
自今以後一歸兵營時加訓練與軍士募
兵一體操演在州縣官照依冬操三歇三
餘月操二次私役一人本院決不輕貸本
院提督軍務亦惟行軍事時然後用之餘
又不必言矣
一今日諸幹不能盡革大槩在文移過繁本
院一時不能盡言各官自行酌量一以簡
省爲主凡事不必抄寫前案許多繁冗者
畧飾用之府縣所自議說話一句而盡者
止用一句二三句而盡者用二三句當用
片紙者用片紙當用長紙者用長紙止使

事情不遺便是　官們做稿付吏膳不可
盡付吏書以致　項其有供招一如刑部
例簡切數語起草付吏膳案若識機括事
本不勞不必用吏書行移則所多詐也
省之省之事由於官不由吏書風清弊絶
存日矣本院喜之不勝敬之所人君子也
以俗奪貴人非本院本衆面目各官體之
則辦銀力二差近日題准總一條鞭總編
銀不得已而為補偏救弊之法一時良法
也府縣官不能為百姓作主各州縣尚有
力差名目可恨可歎今後各州縣遇當編
審均徭月日即照題准事例有三五年未
編者即三五年總編其有數外編餘銀及
優免不照則例妄將人半丁糧一并作數
官生員人情及先年優免今再免者官吏
坐贓問罪
一查得本院座船每府皆有一二隻各院亦
然本院一人之身焉能坐得許多船隻止

水手工食吾民脂膏各州縣有均徭明追
不能俟本院機械者即將本院及各院船
水手銀兩一半不編止存一半船上如有
別用銀亦皆一半存一半已編者文到日
追銀貯庫其本院門皂轎夫除上元縣外
各府州縣派編工食銀兩盡革下編凡不
編役銀逐一開報
一本院到任上元縣於正櫃銀數內開買辦
家火用銀叁兩伍錢借辦過家火用粗銀
壹兩伍錢江寧縣亦然二縣買辦人役二
名借辦人役二名每人月領工食銀壹兩
貳錢捌人每年共領銀壹百拾貳兩買辦
物件用過尚在物銀役銀猶有下落若借
辦則純然虛費矣又查得本院刷卷二三
年一至提學印馬年僅二三月住劄各院
徭役共計叁拾餘人工食銀柒兩貳錢各
院至日又官錄募人兼用諸如此類其日
尚多本院作縣貳次上司到皆彼此衙門

中那借人役看家火先計貳叁次租銀頭
遊一次之用綽綽餘裕矣俗謂算計不到
一世窮本院非能算計人也事理顯然人之
人可以求縣官雖至愚寧不算及此那財
不足與揃不切身此民之所以一世窮也
除貳縣已行議革外各州縣事有類此速
議中華請以古之仕為人自處勿以今之
仕為己自安
一禁府不許差人下州縣催未完縣不許差
人下鄉州縣未完止發文催如違吏重治
罪將官決革罷職無不准詞狀比
用里長拘里長不得縣示告訴狀付之薦
不得已如真正大盜強盜等事方用皁隸
用民壯用皁隸民壯登記與報城備見同
查印鋪聽本院而查若縣城中買辦人
等諸小事勢不能需索者一時里長不在
許用皁隸
一各州縣有每區齊編正副糧長共三人又
或二甲或三甲朋僉一二人催糧號小糧
長夫銀糧完入其餘全任縣官縣官果肯
則法之所行勢家不抗拒矣小民虛糧大
抵豪家毋使然或即此袖彼或通縣丈
量以寸合之權待自專也不然搶百其人
徒為粘糧耳所謂何曾陽城催科政拙
為撫字心勞人攻拙力急情不行幹理圖
革而聽於奸豪官田有組天下事容有此
等糊塗者耶為免遺累小民衙門中且說
多事謂於撫字何知借口皆貽害殊不類
本院總理糧儲決不致糧戶賠累宜合責
并央不害糧長貴責文字分人令僉小糧
以寬正副糧為費用計此又縣官之貴也
併及之除蘇松常三府姑准照常再議外
其餘七府通行禁革其簽一甲中僉糧長
即行徵收又或以一甲里長徵收就中僉
糧長數人者俱不禁
一江南刁風盛行事誠可惡第究所以皆因

上失其道使之衷矜勿喜之言官守者學
日誦也近有等不才官吏則徒係纂類審理
輙擬以不應得爲而爲之律坐杖者有
衣於賂多般勒以掩己貪等民財爲己積
從百姓告人之於泰矣今後凡詞訟口告
者盡口告細簿狀告者發狀告即簿事當
實情真不供止於狀後批其情節於案牘
實件下親註畫情發落字事當擬罪者於
狀上備細書情節罪名什史勝錄前件下
註擬罪字不爲許刻不〔〕息但案牘不
遺心跡明白即賢有司也豈有化民成俗
之方本院決不責比紙贖多寡之數其有
發落不盡一狀不存一案雖減紙贖雖多
刻而責之賁人也雖已離任必行追究
一江南刁訟日盛治之誠有本焉蓋江南刁
訟入人罪深則情未及審徒滯則又不可
易盡啻健訟之人正吸中健也欲夫頑
中之梗可無法嚴法加於所當加無不丁

者而府縣官總循書意推前往往斷之不
及致詳誠有如昔人夢分人鹿之云者夢
分人鹿尚在睡眠中未覺也欲以之覺人
其可得乎訟風日盛一日有由然也今後
各官凡聽訟必須直窮到底審之審之始
不憚煩慎之慎之終無姑息鄉之人
必痛之而後畏然後若長刑政生焉矣
而不爲痛痛而不能使之畏是興詞之
遍而已健訟之盛其根在唆訟之者亦
起於口告不行是以唆訟得利今後須設
口告簿凡不能文者准口陳不過其所訴
刁唆人則或已發覺或令里老公舉執律
加刑勿少假借夫有口告之易無可爲唆
訟之求而又直窮到底是是非非無所隱
遁清水明鏡刑罰所逃也秋霜夏日氣不可
抑也如此而猶有犯焉有之乎斯意也嚴
行峻法用之恰當爲雷霆之震差之毫釐
爲務而無愛之恭各官念之各官慎之

一士而下作農為重已於前條略言之但今
人曰云重農每有拘滋人似以農為賤
盖彼無財帛不能屬吏得口木訥不能勝
巧詐且人品微末上人忽之見官且如此
矣其含冤抱痛不能自達於府縣之庭又
不知其幾也名為重農所重何在民之含
本趨末變質詐而從許誠有由也今後各
官須堅持此念不從於勢豪擴充此心不
忽於微細體及其不能言之情必如古循
吏給牛種多方曲全如鄭崇元以備除本
舊棄歸之與設方計夫七猶有作奸有情
業若農則日勤作役頻然廿痕絕無此矣
可無敬嶽佃人之田佃以人且待而賤之
又必知兩漢力田孝弟並列之意隆禮相
愛惟一意向惟民趨之一歸本業必延其
純濟一方於黃虞熙皞之世指日矣舍此
而言政本院不知其所以為政事也
一修飾辭事認其條略言之矣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不可易也然躬行矣而法度不繼
即躬行無濟也姑以弊木言本院並無有
厳厚白紙餘紙矣禁之禁之病根尚在本
院之外能保其無用之者乎即其用之往
往來來而民心不一矣古人謂一道德以
同風俗府縣官即當責令製賣之家不復
製賣即籍書名時加覺察躬行所在而法
度隨之他如忠靖凌雲巾宛紅撒金紙斗
糖斗纏大定勝餅卓席物金銀紙馬符籙
等紙先經科道題華若刻絲補宋錦等紬
凡屬侈靡法當嚴禁火化溺女父子之恩
衰矣何無禁嶽則責之家長里老長而無
妻疾而貴姦夫婦之道喪矣則兼責地方
娶婦從良限之月日大民性無常惟上所
化上人加意而民不以變且化我應者有
之乎天下事若此靡靡不立者非淨不可
立也所人俗吏布滿於天下而事不立也
日謝孔孟之言效法古循良之政而事之

矣事立而天下治矣簿書獄訟功在一人
化民易俗知府為之功在一府知縣為之
功在一縣萬古不可易也議係印簿本院
不時弔查有不如約罪掌印官併其經捕
官嵒貪祀約罪教官本院則在必行各官
體之法立脊生若郭槖駝種樹之戒此又
在府縣官潤澤之也決方而增損焉不可
拘攣而弊法不行尤不可
一吏新參每訴頂頭銀無從辦及參頁首騙
財刑不能止其術不可不慎一入吏途心
術壞矣加以先入頂頭或欲盤本或為債
迫有不冒死以詐利者耶今後行遵減法
今年數月內亦作一年算凡頂頭銀壹兩
者減去貳錢每拾兩減去貳兩參者無欺
數與之雖無來參之人彼做吏一年拾兩
減去貳兩做二年減去肆兩以後皆然正
月初一日該滿一日亦作一年算參吏照
此與之參官嚴加訪察不許詐增報頂頭

稱足低銀又折算減為足色數登冊一備
學巡司驛遞等吏行頂頭者皆詳審定數
附府者定於府刻成書冊併中各院永為
遵行即一項頭之多可知吏占騙財之故
不才官吏聽吏胥流弊全令思無底極不
得也由為之處耳其有增數而刻刻減數
私為增追者是又不才之甚之甚者也
一訪得撫按兵道出巡府縣每有銀兩私賂
書吏相沿為習無處不然本院兩為知縣
須知所執六年間不士為此畢竟查據問
罪此有賂縣分不相上下主 仰上司主持
書吏何預愚民有此或不足怪我輩乃愚
至此耶且身為府縣官見吏書受賂不免
痛恨刑之為小壞也事大壞也官也路人
吏書設身處地於心何若小人見利則愛
不足道也堂堂衣冠作此穿窬舉動不亦
可羞可惡甚耶其有善指吏背為之已不
與事掩耳盜鈴為罪尤大今後本院巡歷

每月吏入先巡捕官收檢後教官再搜其
則倒卷箱一一檢之凡弊到底用賂之官
其刑罪比書吏門皁必坐數倍不能鈐束
之罪本院不諱也各官毋自貽悔
一本院所行條約計叁拾伍欵非本院突為
一說也
祖宗成法今修舉之以上利國以下便民文到之
日各官當自嚴惕厲之心痛洗頹惰之習
官日加翻閱各房科吏日以本等事請

糊塗吏枉斷之吏隱蔽官徵策之并一應
本院行事政有一事一字不遵一時一刻
遲誤者本院決不輕貸非本院故自苛責
也立主道行於前乃可必世而仁於後令
行禁止不可謂非大聖人作用也諸葛孔
明以嚴治蜀本院於江南亦云各官毋自
貽悔

續行條約冊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巡撫地方事本院
到任後曾有條約計叁拾陸欵行矣近自應天
特往蘇州近二月稽查各府州縣一應事體其間
廢棄成法創立新例似是而非者其日尚繁本
院不及先知因之前約間戢未盡隨事有感別
為禁約有九并考語冊式錢糧冊式應付式均
徭官舉等式通皆關係治理合行各道各府州
縣官一如前約遵奉毋得違錯條約冊式開後

計開

一里長老人今日府縣直以賤役視之底有
縣分五六百里老人不及五六十人者夫
太和在成周宇宙里宰黨正先之管子以
里軌連鄉富強齊國我
太祖制里長老人聽各里之訟於申明亭酌古準
今譬之網綱舉目張而漁譬之人欲免疾
疾和平氣體功先攝理脉絡萬古不易之
道也庸人俗吏奉行不體氣脉壅滯風俗
日漓有由然矣今後州縣須擇年高有德

人兑一里老人里長户有定役縣中賢而
明者擇使當之縣官隆禮相待視府官之
於縣各里一應公務民風責成里老耕此
根源丑夫綱之亂之化成都也日摩月漸
將見太和景象目下可致復矣如其漫不
加意忽忽而不知治體者也柳宗元有言有
進吾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
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
而後有天子無里吾是無天子也府縣官
行之[illegible]

一進奉都剗革庫手役於均徭中編縣燭銀
為貪夫防也各州縣紙燭銀有五百六十
兩者府又過之本院反思先年晁開府縣
紙箚庫子里甲銀滿三百六十兩其人可
數而計也不用一分一文亦有之額為之
數特非反為貪人依據也那建平知縣戴
度稱非義中亦良是法為小人而設太平
王知府中事九十兩四錢[illegible]四兩[illegible]

可通行今照所將案開立為等第上粮
燭銀一錢中六分下三分府視縣量增其
數見各州縣均徭冊中一應迎春迎舉人
進士送學各官新任朝賀考滿等項係
是公事皆有酒席額辦銀數別公私也今後
各官事出於公用此公銀係銀時年候中
作正用若拜客帖依衙門行已事也用俸
金辦請過客請同僚行官行慶行弔自
已事也自舉自辦如兩京官飲分金不得侵

用公銀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
人言交際也交際而然況財之在民事于
倉庫可以一介取之耶學莫先於義利
之辨居官臨財正分別義利之際其有不
分公私混行支用雖額數餘銀亦以贓論
一返淳還朴府縣官類能言之考其作待上
下待客酒禮又往往以華靡為尚作興
之典如是也我欲還淳教自我立風俗靡
薄賴士人倡而轉之食大於堂尚又禁之

使不上堂其能使之不上於堂乎取悅於今
愚夫俗子之耳目作興士類此一作興士
子心術壞於是矣此一作興閭閻風俗
壞於是矣欲往京師北行為是欲往京
師而南行終無到北京之日轉移風俗而自
以爲康示之是往北京而南行也人心自太
古轉易非難革各府縣官思之
一江南民風刁偽往往以人命誣人希圖一檢
中彼毒計官司少不及察被告名為兇

二十七

手破家受刑若慘一日般原告招誣一徒
罪耳所誣之刑不能水償被誣之害萬分之
一今後府縣官有告人命速拘衆証審問
獄實初詞稍遲而設計裝辭不可信矣況
人命獄之真者乎若果下手是真方親相
視死人受傷先由皮膚後及骨肉外無傷
痕而内有傷色無是理也相視無傷不許
聽檢令人往往駕為遍身亂打之說覬新
檢希圖一中萬一遠方日久不可相

視不得已聽檢者須令原告供明某處打
傷某處打傷口詞在案檢驗既畢參酌新
舊痕迹取今打傷口詞誣告必加重刑不
肯下手即行疎放人命至重誣人以人命
亦至重均之不可輕視也
一各衛所官軍月糧往往欠伍陸箇月甚有
壹年外不給幷合者夫各官軍朝夕所需
止此而已今日盡歸操練於地方有禦侮
爲又非無功而食也府縣官所得較官軍

二十八

數倍矣　月欠支俸米柴馬銀者乃軍士可
欽之耶除先年未領者各州縣嚴行追給
外今後一照先年事例各府州縣於各倉
内會一二廠以爲軍儲廠凡官軍於此支
領入操官軍不減支者領銀一照府縣官
吏一體每石銀伍錢府縣官不行催納致
軍儲廠無米銀支於府縣官米數銀數内
支之每月皆衛所官軍先領支後及府縣
官吏一如官軍無可支府縣官吏亦不許支

每月各具有無更領一體申報
一江南嘉修道事例甚至迷惑不返廉財破
產比比有之民愚無知上人遂為之禁不
行申明曉諭使然也文到之日各府州縣
境內有寺觀廟宇庵堂等項查非額設係
是淫祠即行改毀或即之為社學或即之
為社會所或折修公廨止有道士和尚廟
祝人等諭令還俗不容既往原住屋耕作
墾地聽與之使之失所棲食流落他方不
可也事關風化府縣官行之
一里老而上惟守令於民為親郡邑事係
省守令之所當知也知之於前行之不諸
令後各府州縣正佐首領凡部內某里某
地方田地應開墾某里某地方某人叫地
係荒瘠係常年淹沒某戶丁多某戶丁少
某里某人稅無田某里某人田無稅某里
某地方何利當興某里某地方何害當革
某里某人某人富某里某人某人貧某里

俗尚何如某里俗尚何如某里某人善何
如何如某里某人惡何事何事鄉官某鄉
老某可師去事當咨訪鄉官某奸豪某何
事為害當為民除一應事務本院不及言
係民務關治理者先立款目一有聞見獲
筆書之防遺忘且為他日得參考地也知
而真切事行隨之為一本院再查旋即發
回再查即以此送守之真草好醜不論也
大守當內事分內事一郡一邑亦然只為
民父母此不及知可以為民父母哉區區
於此正欲民隱民情時在各官心目知明
處當郡邑郡邑能與中曾其人無本院不
及知者亦或緣此有知也教官有師道焉
前件并學中事務生員賢否置簿記錄一
體遵行
一本院到任先後年間擬斬絞等項罪人往
往苦訴冤抑人情從倖求免未必可信然
一時草率一時誤聽十人中二三負屈或

有之本院少與僚屬盖以府縣親民本院
闊遠比一應干証人員住居府縣今後並
府州縣於一應囚犯不必其人有無詐狀
不必本院有無批行細加詢訪的係冤抑
者從申本院除本院得以自專審覆開豁
不必言矣其他經察詳者可以題
請別院俱已定擬者尚有會議天下事止求簡是
而已民之父母顧忌觀望坐視冤抑可以
為民父母哉

諭道府州縣聽囑託

撫院海　示照得各府縣百姓往往告稱官府不
知執持囑託公行百姓受害江南民風刁詐言未
可信然致小民時有此言不無其故賢者為不賢
者所累小民借口衣冠玷辱本院與焉為此仰各
府州縣官各立門簿一扇凡鄉官舉監生員等入
門并差人投遞書柬者把門人即行登記執簿隨

行逐一填註對官言語書柬中言事其管海防管
粮巡捕等官如別出公館理事掌印官亦置印簿
付之者令本官從人登記所言者不許容隱言所
未及不許妄增從公從實必使諸士夫心亦得以
自明才碩小民不得借為口實其有不令把門人
登記并登記不實先登記後更改者記簿人同官
吏一併治罪其府縣官自至賢士夫家求教咨訪
民間利弊是謙己虛心切於求治者也本院與

示府縣嚴治刁訟

撫院海　示照得江南刁訟太甚本院已約府縣官無憚煩瑣不爲姑息正欲變刁訟之風爲淳樸之俗也近見各府縣申到批詞往往兩可調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備言大抵狀詞准行則便得利俗有種肥田不即告覆狀之說誠哉言也乃知刁訟盛行皆府縣官縱而召之至諭民情土俗則又以健訟爲說何哉爲此仰各府縣官曉諭各百姓令後告狀須從實數詞不得一語架虛有取重罪

四十六　月

其各官今後斷訟除非已往訟事迫不得已隱不知者與之查情議罪并吏書件告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鈐束之過鄉官安縱放人家人件告其實皆是倚靠鄉宦名色不可執以誣告論之外此絕無相干生端波及一一執律擬罪如仍前兩可姑息如狀求追銀則同念彼貧難姑量追人命不曾下手亦相量給理痊之類者定以故出入人參論不恕

示府縣決不受呈

撫院海　示照得刁訟自江南爲甚累紙亡弗行端累牘蓋不啻十狀而九也本院已諭令各府縣官始無憚煩終無姑息痛之使畏恐乎尋可衰止迨今及坐招詳尚有姑念貧民愚民之說委官徒知一念之矜情可矜恤不知矜此一人遂千萬人不能舍一人之誣必召千萬人之訟其間身有極跡果彼刁訐飾之同姑念貧民愚民亦有之刁訟日盛非府縣官召之而使之來也耶又告狀人往往稱府縣官當爲父理軍民赤子府州縣官父母

四十七

也凡爭鬪戶婚雖是小節當爲判分衣食等項當爲處理者免使其誣捏十狀九誣并九人之誣而一人之實亦與其中矣況十人中或不止一人之實十人中一人爲冤千萬人積之冤以百以十計矣不能執我嚴法使誣者懼之不來乃併實者棄之使含冤之人不得伸豈可以爲民父母哉情者不肯受理偽者不能執決其事均不可通爲此再行曉諭今後凡民間小訟州縣官供要一一與之問理若果無情無辭細小必治甚則照之擬之百端

者史如作仍前覔織後為始急之流與不受理新
一併治罪若曰多之不可勝理也夫人有痛之而
不知説者乎始不覺於多終當寧其適者置之不
理乎今月月止是如此多而已矣民怨上罔防民
之口甚於防川府縣能一日遠於民上耶始無惮
煩終無姑息本院所見得民情官法恰是如此各
官信之行之毋自貽悔
計　禁印書籍
一撫院海　示訪得各撫院按院臨將復

四面

命經理牌行府條中刷書籍為入京封帕用費以
數十兩計　今以不許之合各府縣并不害數
百兩矣有假稱動支本院贓罰有不動贓罰借
稱無礙官銀者此等皆是肩縣剝民充之額是
贓罰原無可作此用之理
朝廷原無許作此用之法憲司官犯法法當參究
念是沿襲相沿辦送在外使之辦而送之者致
之在内私人私事非其来已又為此票仰其府官
吏即行各州縣官但有各院道刷印書籍并依

送鄉官長夫禮物等項即抄本院前後禁約將
原取牌面申繳其有一意阿奉不恤民艱不顧
國法者定行究治此等事在内謂之禮在外執律
論之便是贓府州縣官識之
等弟廪給夫皂馬匹数目因之俻在水陸
夫單内
均徭冊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酌定均徭以節民

六卷　五十六

財以便輸納事照得錢糧外有均徭一事錢糧
正供有額獨均徭官自為私時有增益且不如
例徵銀包當人指名倍取厲階不改剝民為毒
本院今就各州縣原差徭數一一較量損其可
損益所當益大約一縣中其田地其人丁其役
免其今歳役當增其來歳役當減相去不遠縣
官委曲調停存有餘補不足事無不齊而視民
如已者之難其人也長其二縣均徭原設備用
銀一欵借此立為通法以後年分諸事增減小

借備用銀調停之小民輸官歲歲此數通之而
百拾年可豈定可通行矣一切如長吳二縣俗
當里甲公費歲當買當上江二縣官夫小大止
糧外攤算功名也盡除去分均徭均費二端於
事用人謂之條其中用銀為之費又止以均徭
統之刻成書冊槩之曰某縣均徭冊以後年分
用有加減丁田優免有加減先年銀有無餘剩
因之備用一款增者干減者干隨多寡備細刻
完貳紙續於後遇法弁則例開後仰各府州縣

一體遵照施行已入役者亦即此數刻定以待
來年行之毋得違錯

考語冊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甄別賢否以儆官
聯事照得本院撫綏一方任大責重分布撫綏
之功於下小民朝夕賴焉本院藉之以免尸曠
府州縣官也稽察憑考語而近日情偽日工徃
徃習為兩可活套之辭事鮮指實語無分明所

有申送文冊日夜閱思賢否莫定為此立為
則例仰各道各府州縣官照後款式註填按季
申報其間多立題日不厭繁瑣正欲使之無所
逃於其間也於此而猶有為人逃之者無是非
之心非人矣下狥已私上違
國法本院定以不職論黜不輕貸

錢糧冊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稽考錢糧事照得
各州縣錢糧有五七年未完者有已完那借不
明有未經抵補未解者有起解五七年未獲批
關者蓋因頭緒甚多文卷繁浩官司不及致詳
吏書因而為奸蒙朧久積攬侵欺日加一日
積將何極本院職專總理必有提綱挈領之方
庶見擲一滌為之決為此設格眼冊仰各府州
將為州縣自嘉靖肆拾叁年起至隆慶二年止
一應錢糧先北京次南京又次各衙門一衙門
之中又先其急者後其輕者解赴某部某局某
項錢糧共若干　照自[illegible]列於橫行之上各錢粮
總數填於格眼內各州縣下全完者將起解日
期官解姓名已奉獲批關照式填完一半者於
起解日期上添已完若干填註未完者空下格
眼不許混填奉例議免者註明免派本坐派註
未坐派字其有晋米各州縣官辦人數多格

眼不能容者別為一冊前冊總其綱別一冊記
其日全完者別一冊內不填其冊解北京者一
本解南京者一本解各府并存留一本存留別
一冊者一本每本造二本一存該府一送本院
每冊前釘白紙照後填錢糧目錄次序填寫後
備承行房科造冊之後續完者按季造後一日
於存府冊填註仍冊報本院遇本院按臨不必另
造即將存府冊送比前冊掌印官親自封收陞遷事
故其中本院交代明白方許離任違者定行重治

應付冊式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酌處驛遞事照得
本院巡撫江南看得民間困苦日甚一日第一
是官吏貪污其次過客騷擾過客之費不減貪
吏為此酌處驛遞事宜有長單如單應付與否
及夫皁中途而逃過客請逐一填於各款之[illegible]
本院如有國法維不能為過客私無忘貧旅亦
不偏為驛遞護過客卒相體悼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稽考官戶錢糧事
本院自南都入北數日承令
命士夫頗糧紛紛然在左右也且日作告則全不
拱官拾人而拾賢者不免小人乘隙則易使時
以訛傳置之及入境稽查縣官以實舉數上糧
里時訴苦害又紛紛然北都所聞無異也中間
依託假借士夫不及知者亦或有之凡其諸色
銀錢急數不別開存留起運之地運不用要子弟
而註一管數家人於完欠又為無益也為此仰
立格式開後文到日以後年分一如式造已造
者止於各戶下照式約略左右細註夫都府縣
會準用數定從勅額數上府軍
國之需下關閭閻之用一十一分無可少者仰蘇
松常鎮四府各州縣一體遵式施行庶乎查比
有憑法行自責毋得如前不便須至冊者

吏部侍郎海　為禁革積弊事據通政司送到
西營街人陸武告狀告之初批票六張後西營
崇禮長安三街人等又送批票與兵馬司自行八
十九張為各衙門行者二百二十一張曰此偶未
繳送兵馬司者是其先已繳還者尚不知其幾
何幾何也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事用度
之害侵川里甲
朝廷屢經明禁今兵馬司官也小做了一箇狀之
貪虎之猛以小民膏血奉迎合于上官又做了
一箇過送贓私的貨乎此與侵用里甲何異何
異合行禁革兵部夫役事宜有刻本各衙門自
有官定皁隸等役又加之此非也然猶一說可
通姑聽之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票擾者雖
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姑恕
三考役滿辦事想
祖宗初亦進士觀政舉監生歷事之類流今日而
上銀於官曰罰班曰納辦一部之官上而下正
用私用変用在焉小何與做出何作作令自今

以後俱停止不許收已收者自五月初一日不今給還在四月內不給盡也鄉用給各人矣凡不可追也其本衙家火諸件除上手流傳下之外出此銀辦者退出必用不可無者一一以本体新銀給還一如原辦價分文不短是雖價直之多罷官之日責可送人可留後人用作巳小惠可又不然一船之便載借用前途不足換米換柴貴充路費可為官人不貧兒至侍郎本不至大看激而憤戲故之其伺候諸人原領此銀

充工食聽其自散必用而不可無者一如家火物件以巳銀給家牟㧞百官豈有吏部不能令行一兵馬司聽之借口科道各衙人如若仍前做害可自放膽來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頑不聽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軟弱聽人打聽人殺而不言的百姓不言自苦苦何日止或攔街或叫門不禁狀上必明說通政司畏忌若干次告不准送字樣上下有體豈有堂官不能出令一司屬官乎北吏部此等銀年有三千餘兩之多

掌轂之下不禁我不知也辦事官吏今後有為司所迫不出此銀而禍隨之許登堂叫訴又本職上任先後日各衙門諸公往往增有禮物曰交際先日規也夫今日做了

朝廷官便與家務之私不同嘗謂孟子之見大不如萬章之嚴小獵較猶可况受其賜孟子亦誤說也彼酬此答殊是虛繁鄙之不為巳甚而仲尼不為俗行告止前二件後附一件共三件皆

朝廷法度中事今非遠道以千百姓之弊非借此

訐人之短赤子如在水火深熱中如將入井部事本的書主侍郎轄候丘尚書日久不至居一日官盡一日職故不自嫌疑突此嚴示

擬丈田則例計五件

丈田非欺人不為欺乎欺人不為欺而使勢不得
不出於受欺之人為之上人求之思立法不善非
受委之人故自為欺之罪當只田地坐落里中僉
人為之允公正者算手須家道殷實素習服於
人之人公正人總管丈事公正人尤急者里多有
田地則僉二人一正一副二人非請輪流管事二
人共管一事自有寬餘不勞之處二人共當一事
之嫌又自有拋當之美其里有田地少人戶則借

之鄰啚鄰啚謂熟識田地與本啚之人無異也弓
手用三人繩丈筏夫竹竿丈弓丈但每日查其欲
數免其有長短之差而已各聽其便算手用令官
教成者一里一人亦是田地里之人無則鄰啚亦
則城市一里一人庶卑門而精又有公正業主照
之可為無失先計不數則才教之如積山一百四
里須得一百四五十人過數乃可完丈而總於縣
中算之弊端百出官府不能禁止端已先知其必
有今日也先期排年會於一里界至兩界之上會

鄰里排年定之一俟地方次第用紙一張先畫如
改連賍罰之類通縣如一以便日後可釘可閱不
有參差粗畫一田地山水人村椊椰圍之形上書
某一大塅某一小埔某一上埔某參伍椊椰圍亦
如此記田埔椊椰圍形詳於山水地今丈田所忌
在田邊道路崖陂等倒椊椰入編行條所急在椊
椰也書總土名又書北埔的前別小上名土名人
所常呼之名又書即名某某謂人亦間有呼之備
書之何益恐今以一名報他日官府若問人又以

他名對或生遺漏之奸蓋亦難為查考謂之執謂
然許多畫手草草大略取之人人可能而云雖粗
草而大槩皆具其不挨次第先者畫之於後後置
之於先此亦粗草流水魚鱗少有顛倒即當作弊
之罪兩界會同鄰啚里排諳定多釘深入地木椿
一面書我界一面書鄰啚界又業主亦先自丈已
田用小片板為牌類得如冊式上條款許多字下
方不過四寸五寸業主名貫冊戶首之名旁人
田四至亦照此牌戶首名寫牌或油或他滿水之

物塗之䂓則日久不淵其字畔以縱斗懸於小橋
之上深插田中直至縣官復夫回報完日然後収
起不插次來而此不來者有躭閣來者今日來而
明日又從來偏受擾矣定界懸牌官示之以一定
之日使日不至者治之懸牌而亦定之日謂業主
或不及知四至戶首之名亦或田之塍畔不明也
公正丈田所可恃於業主者上名四至而已弓步
田瘠坐中不則能保其定今不敢官爭能保今無
差謬乎公正又顧我公正之名而思其義不可潦

草隨業主脚報後又當界也起丈定日起則一縣
同起如寶山一百四里正月初一日發弓則一百
四里之人盡是正月初一報其報完雖田有多寡
不同不至相去之遠公正業主書算弓手十排年
各有司存弊則各當其罪然公正業主係是總管
一切他人作弊公正業主到不能免發弓跳坵跳
段非流水魚鱗是作弊矣每日聽其順田次第或
上而下或左而右田有彎斜象形難定貴心詳勘
者每日多多出必各聽其人力宜之便每號或一

坵或十餘坵三則同聽為之每號田里遍等公論
公正人酌之定上中下則又最上者謂之上又最
下者謂之下又上又出上上下又即下下必如此
定使上中下則之中又有分別而互且不疊字而
混也上中下乃一府一縣之上中下非止即此一
埔一里而定也丈仝有拔榔地方公正等里排眼
同查勘數株起稅非謂有一萬而一萬逐株數也
數之有法如一丈數有一百株繩至十丈即是一
千由此推之則雖千萬之多須刻而數之完矣又

又須開其老樹若干新樹若干與地幾尺者若干
與後開荒田共一冊同是一日封報每日天明即
到田中起手晚則止八格眼譜數定者畫花押封
起次早送官一日一封一日一報成冊公正等自
封收如有查考之故任其自封自開每日打揶之
後公正至術不至者公正小紙帖開名同未滿格
眼幾號幾號報之田送官以憑懲治里分五十
里之外則定之日不然縣官起丈十日之後即到
小路某里某里役夫則前十日之遠後十日又如

歲歯之近勞逸亦參相得也然不先有一定之册
使人易開縣官所在則亦騷擾起丈定日月到必
賤其言萬不得已如墳山兩都一線牽入而長則
延作三日四日縣官留定之日別行加意無不可
者一日一封不許私下開封所報之冊縣官親任
收取封鎖之勞因一而可以致微於首者正賴胡
時振肅声也履丈不必待多報宗稅有冊便可行
履丈初公正各於起步之處鈎稽坰石記識縣官
只尋獲照懸牌不可令原丈人指引以致紛闘其
日舉丈之事履丈亦縣官親任其勞不親而差官
代署親丈而高坐田岸之上令人代全田中皆弊
之所為危而害隨之矣荒田則爲一冊恐其亂正
冊也亦具田形四至以待召耕防有指熟為荒地
墳州地大抵地多而額數甚少地無虛糧萬分之
一亦有里遞人等肯為認納只照黃冊額數更足
明隼漭漭無可下手不可丈有魚鱗紙稿之畫田
形四至舉目而見可日報之冊原有千字文次第四
至田形即是魚鱗流水部類亦止號尚冊不曾說

及稿紙之畫無亦可丈田人底冊須與報官之冊
形式如・然可磨對事後給之紙張官銀空言而已
矣先給之為便報冊用十張則給二十張報冊用
百張則給貳百張底冊亦給之然盖底冊即小流
水魚鱗每耕坪各一权貯之謂中號千文次第盖
未丈也先一里領一字號如賓山東廂、領天字
二圖領地字丈田之日冊之第一格縣上書天一
第二格縣書天二第三格縣書天三餘如之許其
十餘坵作一號亦可者隨人之便官用亦有告戒
號數之便也

右丈田當行事欵

丈田完則造縣糧之冊矣初丈起算完一號算
手即算一號積步若干一畝一一縣之格眼冊
之上一里丈完之日又總記七名某坵田係是
某里某人戶田各上中下弓步若干別用
付紙闇謄附之格眼紙冊之末一縣總完之日
如寶山縣一百四里縣官又總一百四里之數
合之上中下各為一筆又合之貨冊額數之總

廿五

多有餘步分剖補之中下之田上下待有增实
盡使之可與上等田畝也如丹澗不易之地宋
自畝一易二百畝再易三百畝之謂必過相畝
之外然後上田得與中下分有田餘步數業主
自報□□田一如公正開報之式此皆縣官侵夫
覆算有明白者未令鄉頭之先額先定有畝數
之數何此數公正業上等人人已知合縣頻之
後卽此上加之而已明示告示上下下各安若
干繙算若干畝若干繙步算該若干粮若干繙

天　十六

首算該若干　　　　仲某某上
號之數算已田而明白無疑矣昔算人李雅秋
再爲先日飛灑之奸亦不可得如此而後知
不如此書算人朝朝夕夕恐不免乘間爲弊也
瑞先巡撫應天之日
朝廷殊有獨見恩典則州縣錢粮久改換書口此
年又道一會計會計屬之何人循之平日慣爲
作弊之人也民間論數年年不同書算爲奸日
浙一日江浙亦然非與粮待過里百端爲詭然

弄竊以爲
天子富有四海與損與何異則直免之而已弊何
從生若待粮不過里亦如粮不過縣之例飛詭
絶矣黄冊之年里書亦無躲越門路先與相公
户鄉諸公議定後舉疏未及上而縣令者得請
爲各業主分□□各□□粮數目號各里輸官如
不可得則合□□□而算之輸官照是舊日之例
丈完粮冊數□□□中□造丈□人先爲之數縣
官一查核合總登之冊紙之勞而已粮冊之造

天　廿七

殊非縣官難事
右歸粮
丈田之事不過如此而已矣有綱有紀本自簡易
先日人稱令待均平之妄今謂權善而悲何古人
言執簡而御繁大抵天下以簡御繁繁者可明以
繁御繁治亂絲而棼之之道也縣有黄冊畝粮之
數在冊里遞業主何爲乎日開日不合式令買田
人與上只有畝米總數又升田與上方經丈之田
不同米丈之先必不能得作此者有粮數冊有有

名無名二樣曰人不及知以此相磨對也不知已
多官必不能自為磨對必付之人無名為弊實與
有名無異所以不可過風雨易混亂一有懸牌及
矣紙旗必不可用多差小官履畝則人多而精不知
富戶無一不是要出錢求減省糧之人小官無一
人不是要做生端討錢之事况甲乙丈已混亂又
有别造魚鱗圖長每有一班人民鬧又有一班受
用奔走之苦者造魚鱗紙圖亦非領旗在岸上弄
村中造者可能令識定詳填慣尚有言之不盡者
一切不行知有不易簡則弊作害生而天下無不
可丈之田矣

右丈田不可行弊欵

丈田議之定矣先丈百端作弊其孔穴已開人人
知何者狗者必縣官不及知必縣官力查不到之
事百計千方今非嚴刑峻法胡然而天行之必不
能有效昔之論治者曰直一誅賞之餘而起耳董
仲舒謂視觀戚貴為在諸侯逃亡流者恐而誅
之如吾燔遂東高廟避可火不忍於作弊之人頭

於昔民受作弊之害甚之乎一有覺察嚴懲十眾
而下無成後悔無及

右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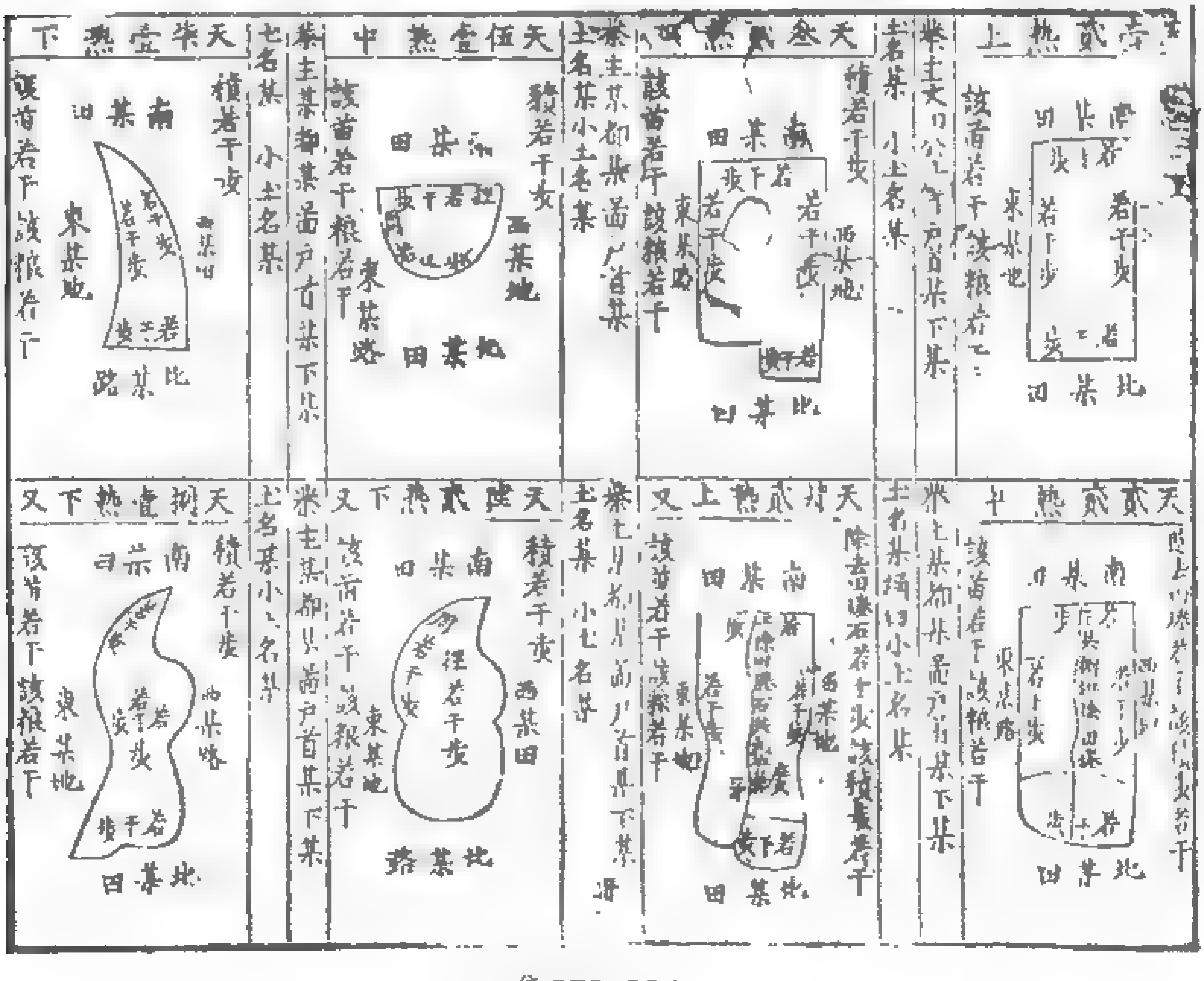
以上丈田事大略備矣有未盡者田必履丈縣官
盖無一日不在田收之間也比前開收勘事不同
是必米菜隨行手下人携水而饗共取之民天下
無滿與之火而已丈胥隨行之例尤當嚴禁不恕
今日明日又明日雖不為擾而自無不擾之事矣
屯田有雜之民田之中者矣其糧自一涌別自一
區不必言雖有間錯當別為一冊民田四至書屯
軍某人田軍田四至書民某人田四至加書軍屯
民字以為別歸糧之日抽出算入屯田軍冊之上
人田有知算法如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一步是一
格眼二百四十步是二百四十箇格眼也二十四
步為一分二十四步是二十四箇格眼也書之紙
上或以灰炭畫地而數其眼即便可見其丕針其
零碎不成一眼則皆補算所算人人能知之則人
人皆自算得已田算手不能欺之矣丈田尺尺小

寸不可差錯橫步直步有別如有田五一百步橫
步二十直步報一步只步得二十步橫步一步則
步去一百步矣橫步尤宜着意秧地担秧去仍做
一熟田者報田止下秧兩熟俱不栽禾者報作地
為入荒田甽上明開秧地繩用綜細破鵝毛管如
綠與雜之邊兩邊水方不伸乾亦不縮每步為號
亦以鵝管綠橫纖指黑管然後開之更有分明可
步着一釘於腳下使忖則入地丈丈不致那移一
熟田及勝二熟者之然上等只當以二熟田為之

一熟雖極好然只一年一得而已當合中則起下
下又則一熟二熟俱有之公正人等酌定作幹人
謂縣官不及知必求不及知之所在知之作幹人
謂縣官力查不到之事必尋力查不到之事查之
書算乘間為弊必朝朝夕夕兩在我手我卻不說
書親算親日監督縣官能此而吏卻自無不可之
弊矣

右條議前因其不及言者附見於此

左流水魚鱗圖



前執此小紙為之使人照此如式云胥官中當用
大紙如荊川連順昌等紙依截而為二各隨
地方所有之便東西南北如此寫縣官一坐堂
查冊南即其面向北即其背後東即其手之左
西即其手之右如瓊山縣一百四里通公冊底
用皆然縣官查對亦便可免不致錯亂其餘俱
要一一如式寫不得少有顛倒中有只寫戶首
名者其田係是戶首之田也前此上寫戶首名
者謂黃冊只有戶首之名也今聽其寫戶下人
名者恐其兄弟叔姪日後有爭競也
者皆不可復失限寸又不可復失下策之良無
過丈田盡丈田則無匿報虛差小民雖無田而
得自生理無他日官中苦惱矣乃今無一處不
稱丈田之害雖消百出與先年黃冊飛詭無異
民間出錢奔走無日而息甚之如儋州四坐教
變賣棋逃流他方者無數人謂丈田如遭一大
兵火良是創業艱慮垂如今日反成貽害乎其
一是當生平中不知有此而朝更夕改多為之

法致有騷擾其一是貪鄙之人借此名目為取
錢之計若能先知勢必至此南之田北之地一
一深求其丈之之故而講明之著為一定之法
必如此而丈如此而丈必不如法點首治罪議
定後行不先之曰聽外便宜行事為此通牒之
語以啟外官生事紛擾之害今日寧復有此乎
今日寧復有此乎

奉分巡道唐敬亭

一丈田而百弊清矣士君子為郡民父長之計無
過於此況瓊州開國而今無一人見有丈田之舉
根芽弊孔有或莫能止之為里遲荒想國亦草
草數矣千載一時然此一大美事亦一大難事不
一一講明於今無以善終於後茲以為簡明人以
為繁雜我曰詳悉人曰脫漏有之諸含示出里冊
業主等皆曰多是離不得他方不可知瓊州粮在
此里田坵又不在此里散在二十里三十箇里分
亦有之大約黃冊粮數一半田在本里一半田在
別里地方相去或二三十里八九十百里外今丈

田夫粮數之田與夫本里田無無粮在之田那夫
粮數之田一里作者或不及何埔何頃上中下則
準不及知是本里無無粮徐鼎之田淋然大於此
告示又不見某公議其時木板長八尺寬六寸姑
以生盲粮籍寄在海口二田在那社一啚一石二
斗八升之粮田九十三坵一埔之中散爲十餘處
相去之遠與他田間亦又多間雜又非有零小如
所板計二十塊如此高氏家春留寸能辨之乎生
其少若他人田計用板少亦四九十塊能辨之乎

瓊山縣已令里排總各業主造田產坐落之冊書
被稱首坵段土名四至已足爲據田坵彼我間雜界
之不借界之何用部議用十排年丈今書算弓手
等僉之猶難又以甲首夫里長之田是一里之中
二班夫田人也從來稱丈田爲冊謂之流水魚鱗
一里之田一補之田里長一冊甲首又爲一冊非
流水魚鱗矣且彼此參錯難爲稽考必若以作幹
號之曰里甲同是一家矣不可彼此互而奸猾那
是亦自化一乘端而已滿乞是爲冊之其他小有

室碍紮刑言

覆唐啟亭

生所謂夫無粮之田非無粮也田在此里而粮又
不在此里如生一人田在那社一粮籍又寄在海
口二是那社有其田而無其糧故謂之無粮瓊山
大約一半本里有粮有田一半田不隨粮百四里
皆然極爲參錯翁今將使那社里排丈生之田耶
抑海口里排丈生之田耶一言而事朗然明著人
人知矣此與瓊山人買外州縣之田不同何也粮
不過縣也瓊山之人買瓊山之田粮過里也翁於
此亦未諭耶謹復

又復

生官江西日丈田皆以其事責之田地坐落里分
里排不言粮在浙中亦然然皆閱會各縣曾丈田
者閱復一辭而從其例非生自爲之翁今又以粮
在之里排任之天下事不必盡同求其無弊而已
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所難者則生前云一里排奔
走不及何埔何段上中下則派不及知乞翁有神

智別有善處之方則亦何難之有哉並後餘一二
农弄亏
又復
丈田之舉無一人不專曰二百年來復觀　朝廷
今日內平之美矣蓋黎面之徑亦與丈田之數令
而後民田得以分其根於黎而徑是以雖彼富家
私巳亦合舉稱便昨會劉大尹云與里長取一坵
根田形開亦不可得無以向上司之意此則有故
蓋各業主巳赴各坐落地方查田丈田田形另要
覆之而後知官府之號令反覆代間識論一謂如
此一謂如彼業主不能應里長是以里長不能以
應縣官也生一家之人亦是昨早方自村下趕回
止查得坵粮數付之里長丈田未完又未具有田
形續人老老切切未曾知有丈田之事萬分合
以其假之令人人趕事踰滿田間想成功月日近
矣又驗之以不可驟能不及知之民欲其速及驚
沮其成外劉尹說及一一一恨此生言之未終者
一日一封二日報者二封三日報者三封若西黎

都怨又不止定以三日一報也二熟田為一等一
熟田為二等亦乞更為酌定蓋同是二熟田收成
相去遠甚一熟田亦有倍收於二熟者併濟
奉璞山劉大尹
先十四日領意即以其故懸之敬亭公矣回云田
形必丈完而後知今不用嘆奉行之人失其初意
遍門子慮有另托之明稟於台矣聞皆具田形
如故或敎翁別有分付嗽各衙門之號令彼此不
無為定致民間之議論亦我不能會同生兩官江
淅當丈田事亦有不能上知况小民之愚而愚耳
目所未有者乎台端果若將今日之發端著他日
之百弊當俟初有作奸之人施之末開一方百四
里人每以手足何措為懼官府有矯一式樣矯人
矯予知之人有不如式乎有田則丈何難之有而
今則視為天之不可階而非之難矣官耶民耶人
情如此何以善後另算書手等只以里甲中之田
多厚積者充之萬不得已方及鄰畄我自有擾當
之者亦多無辭從來謂丈田不利於富家小民則

並今小弍然不可勝言矣何耶何耶

復劉太尹

承諭生終是醒之不得如此則業主今付里長之
冊一排而主矣之人因里長催督之急因以者間
或明白田多者大抵草草如郭令主山亂畫一冊
形以應上司之謂其中謊供遺漏者則遷延不報
以待爭之定謂是事可鑒徒費紙筆於無用之地
今不為旧形自丈之後豈得不造旧形亏必根啟
四至之冊是又一樣而三次冊矣所愈丈田排年

廿四

將上之冊不丈之冊業主兩報丈田人目不曾一
見田形之所在不曾一履田地之地中有奸獘罪
歸何人不容不丈如前一樣而二九冊矣民間謂
只好了賣紙商人外此皆妄誠是誠是妄意謂此
何等事可一日草草為之當熟之思之參酌衆見
審而行之要必其當於今無論又有更改於後據
業主則寸寸尺尺差當罪業主究以月日據畫排
則寸寸尺尺差當罪里排究以月日人未開亏何
以何之紙上冊帳如此之迫急那條開有兩箇月

之限次年六月完報之限上人先後矛盾亦難乎
難乎奉行之人矣謹復

又復

聞台造有老人呼夫引以業主若遲遲然有此舉
耶璦山劉西路九月中以東路則十月盡方可完
報丈田事經題請誰敢遲誤誰能上之業主亦不
過惜此禾稼之傷民之情也即乳重農時之議良
是老人奉委有一人不取錢為害者乎生未之見
也生來之開也進事查照界牌亦以老人防夫為

廿五

之合如有關事可知夫況在督丈官府中每有好
意而百姓輒以為害為怨痛者此心之難具
以也踐道有寬限期之議生以為二三月可完報
不須六月故遂不違台端乞更酌之

奉唐教亭

丈田行之久矣璦山之人如夜行失塗而又風雨
如晦乞今不定所往識者恨今年程方豈又遭胡
騎之運蓋無丈田事言之也是督多端勢必至此
民間之言良非浪說第抑何以更而息之乎江南

田地推收之緊帳仍跳又不在此較江以北或不
同言有定於先不可行於今者尚乞更為酌之始
人治法翁病症原有自來此處將有明白勿藥有
喜矣敢讀

每二里老人防夫各一人皆業主夫不可不可

復

六安行之得意無乃江南江北過剝多寡有無有
不同乎江以南丈田亭村之田地坐落之里排其
冊謂之經即都村題請大小源水魚鱗冊之謂歸

四十

糧於丁糧坐落之里排其冊謂之緯即都村題請
歸號冊一貯布政司一貯府一貯州縣之謂一經
一緯組織成表並不得平差賦於今日抑可以止
爭奪於將來并田限田今不可待法行而良無過
於此翁今又特以丁糧之里十排年為之經其根
柢而反畧於經乎不先於經緯何所附所願別為
酌之不必拘有先日條欵蓋如此前言一里排奔
走不及何埔何陵上中下則不及知大畧已盡故
不再言非於此獨有所隱也今里甲人請一户之
差上里甲户連坐之令曰自高曾至我之身我從
幼而老不知此田何方賡依橫科田形何若上人
以所不知不能罪我乎縣官慮書算寺手東走西
奔苦而逃避令之執糧數請彼田排年代丈事與
介須條款不合卒不可行今業主里甲均之延缺
曰姑徐徐待事之定人情如此望翁更為審酌置
一着望化裁於人不若分寸朗然知愚賢不肖如
式而行不待潤澤之為善

他如一熟二熟等則楨椰圖魚塘等裏多甚

四一

寡亦既竭思豈其不詳然亦有未合事宜當
講詳之處八尺六寸他縣查界版不如式民
舌之翁思之不審乃至於是附告

復

親管里長誠是
祖宗制度然論今日人丁糧差備之此里而田地
又多不在此里律例有其所在官司告理之文
亦以其勢之所及著言也論田地坐落之里其
里長又反似是親管獨不可以此律例意而推

之行乎流水魚鱗冊歸號冊矣田之三綱五常
也翁謂部議聽在外便宜行事何胥執必我依
之然部議又有
國初魚鱗老冊為主之說欲天下之人主之也頗
比之制度又為聽人為之損之益之乎織造之
家必先理絲之經而後核之以緯不先之經緯
將何附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欲求尺寸絹帛
為九月衣裳之授不可得矣聞近日撫按文移
言及翁亦稍稍有悟而又為之辭曰我先造粮

四二

冊後造魚鱗視劚峯說雖有先後而實無少異
其於歸粮冊之歸字非之不通姑勿論欲使周
四府執粮冊還湊魚鱗謂粮冊原有田形四至
一檢尋而魚鱗之易矣夫田地形象不同而大
槩亦或相似四至亦然比交夫丘夫先後次第
與今之流水又不相對合數十家之間而流水
之其亂不可成生不能一一備說猶試即一墻
之小小者令人還湊數日間能成不能成而事
可知矣聞四府又必令里排為之夫夫自丈戶

是一番驚亂又還湊魚鱗為必不可成之事生
竊以為還湊魚鱗不如更為流水之夫又覺明
白之易翁無苦此一方之人為也何也里排必
取紙張必需供給又有分外取錢不可言之為
也里甲交夫瓊山縣在分巡道腳下且不依行
而別為之說翁曾不一就人之情思乎翁復言
數而數之甚矣生居治下人不敢為數第恐翁
先後所執二端皆必不可行之事苦此一方之

四三

人翁必有悔而無及之日故再進若曰尊中條
款撫按已批准九府依行矣翁獨以為不可何
也則生不知之矣

目錄

七卷

序記部

贈郡侯肖野郭公膺保薦序
贈郡節推大東劉侯膺榮奬序
贈定安博莫君署澄邑事膺保薦序
贊恭人林氏墓誌銘
註唐詩鼓吹序
贈廖錦堂膺首薦序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內江龔氏族譜序
贈吳頤菴二尹旬容序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贈陳侯署遂邑事得代為府序
壽王先山六十一序
贈賴節推署貴縣序
贈鍾從吾香灌陽學教序

祭黃墩江文
祭吳南瀛先生文
賀二守陳後溪榮奬序
賀大尹趙三山榮奬序
賀李東城榮奬序
贈東橋馬侯榮奬序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贈顧省拔榮奬序
贈顧弘宇榮奬序
賀兵憲見菴陳公榮膺三朝錫命序
贈養齋蔡太守撫黎序
贈參戎以吾晏公改西海序
贈恒所列侯膺榮奬序
沐水尋源卷序
賀衛趙侯軍政視篆兼督屯序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序記部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贈郡侯肖野郭公府保薦序

君子之於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己治人孰為之心為之心為之心自知之得若失心自致之雖夫下之理無微不彰而人之視我終不若我之自視無適形著之為的不敢信於我所自知之真實矣於人不盡我知之迹失之矣肖野郭公登壬戌進士守璞代巡柳坡馬公劉薦於

上遊銓司不次之用光及齊宋三府趙侯四府劉侯因布予言以贈將舉柳坡之言發明肖野平生之素夫肖野平生之素仗於柳坡始發明之耶肖野終已學業侯於人言之及乃歎其力人不我與撤而不復論耶性分無待於外有待於外而為之非性分也肖野公之心吾嘗有以得之鄉有允迎刃而解言一如府無難事矣而日夕皇皇常若不給今人有未能而事與之共同官之義尚當與而進之況在肖野望治之勤日

之外用之至西土怙冒文王視若有傷光武中興兩漢中賢主也以百姓愁氣滿腹誰欺[illegible]責於予一人處心如是言今日事三州十邑能處之無不如其則限海而為民能使之無不被明之澤矣乎一之為累承流宣化之職欽如矣肖野能安之于我無安於是人與我於是察我於形骸之外孰與我自謗我於肯綮之中君子戒自欺求自慊二侯今日相與聚會精神一堂之上夫而為之真擬質於習恐無能自效於其

故民已家國猶問然也又況分之以毀譽得喪之私債於耳因以滑於內內無純心安得外有純政夫吾心則有定若乃從違得喪則亦何常之有御史持憲為天下公柳坡言之矣今日言肖野之心令日成肖野之美姑置之所願二侯上體肖野寅恭之心同寅協恭為已責自體呂祖謙請狼瞻之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肖野公亦云區區真有以見公以傷視民之心於青天白日之下而無間知必不以予

之言非矣倫德之頌也書中所兆人之者人則
應之呼他人之名則不應以其非也二侯曰然
當為贈

贈御節推大東劉侯將榮遷序

今之入官而仕者率皆學古之人也然往往不
滿於識者之意天下之人不見古人之利特見
官人之優者蓋其人之初蓋不實則然哉未仕
學者既仕則參之今日仕人之論平生之學不
盡用之今人之論亦今人仕官之利是故其說

三

易以溺人始有今古之岐終入從令之諺大抵
以正入者以邪出矣萬曆三年　月大東劉侯
自邑傳擢推吾郡視事之初抗然有執已守法
不混於俗之意是雖未能非事中則由此事過
其心皆中治行特操有俗指為薄俠行之者有
俗指為膠固俠行之者道在是也今人誤認為
膠為薄於此有特見焉我有行之出入於風靡
波蕩之中欲自比於砥柱中流之柱俠能久安
於是矣乎秀才初官移其心而左移其心而右

未可知也詩云新得西師候之好音常試小中
以縣新侯未至堅侯已然一旦代巡撫安□公
檄撫所為意有大者侯與馮侯偕師弟子同以
贈之以為門下欲有進於侯未及行而意不
為浙省弟子有愛人之德於今中是以今日宜
贈言之樂於外大哉我而學必有受其薄者矣
受其薄者怨之矣有從遷我之為道其為勝者
矣道大抵任於貨禮貌人自比之自已亦宪[?]
取之自民愛道因治官有時與民之不當其官

四

無有也
聖天子為民設官令人入官於可以為千名達階
之助則庶心當為民之心從之計毀譽得喪於之
失之矣然則欲俠節推佐郡終於其職守復有
過於薄為學股為通勉所未至堅所已然模範
之以盡其人無有甚於發見之初者乎失職分
則失道矣失道失心矣無一可者用是特書先
日之望復諸君者以為贈侯根本在是模範
終始之而節目無不周矣柳坡枕俠止於節門

不詐及云

贈定安縣莫君署澄邑事還任序

澄邑去郡城陸拾里環為京師三州下邑同一荒遠僻地澄土瘠民貧好作囂訟尤稱難治貪泉易心尹難其人而士民亦難有以尹之賢而難稱之者萬曆三年秋尹以定安縣教諭莫君署其事士民翕然與之代延柳坡馬公秉政教事屬君於上謂君其才當不次用協士民意相率徵予一言以贈予問其所以則人同辭而曰自莫君挽篆之後詞訟清而村落無追拘之擾催科緩而事事存撫恤之恩亦無稽晉人無緣胥里甲省約一邑晏然究君之心蓋仁人長者之心其不爲貪恭苛刻之爲終身之遠亦可以占之一日之近夫澄訟事獨多於他方無貫之訓最小民之情所難乎者今皆以亦公須莫君且莫君於澄暫署其事可令人凡皆署官府之事稱推官百凡姑應先日之務願入之後切非創立規則坐久遠也乃已得撫按蒞然之稱下不失撫綏之譽數月之間當發散難為之時惟士民惟聲稱知一君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有立已講學之功澄立用行施以出之自能爲宜士宜民之政先自定安乎論於府不寸啟公昔爲之矣政與孔門弟子言偃武城而有絃歌之教子賤不下堂而單父稱治道相近似然則令士子一入官還以篤齋樸節奇恭因循各就其資之近而自許已瘝其本矣天下只此人心天理而曰某方之民易治某方之民難治可信也哉是書之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莫君之教定邑以之泂酌之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莫君之署事於澄以之莫君無愧于詩川見屛之後士民請若大前途事業方興未艾此特其發軔之初耳大都於此可見矣予故云

黄恭人林氏墓誌銘

余與瞰江公兄弟環山偕外去不下里許
恭人林氏之賢聞之矣而門內朝夕不及事之
其細日月何得得與其詳無有君以狀付余乞
誌先人故事為誌之辭不獲辭狀敘之今稽
實按恭人瞰江公同郡舉世名高士林翁女也
與石祖七府約為公與林交交通一日出瞰江
公見翁翁之以言恭人矣與為配意與其母湯
氏不合益湯不歡以己官家之女貧上如約為
公俯就之而後其子婦且夕進有祝言乃翁既
初不易舉論要約恭人遂知其意之有大也言
歸黃門之後維處貧困難未嘗以衣食為夫
者向學內屏其心之累晚始出而貴有仁聲勉焉
自入門奉舅婦人從夫之義與獻然矣嘗有
姑順慈其性而恭人朝然夕夕及得其太安人
之心此內外人雖乎其婦意粹之外咎叔欲敬
識仍之誠有之太安人以婦有色笑為益恭人
婦儀無失漸實之下又婉愉而有誠勤而瞰江

得有恭人之後不徒外有親師取友之資抑且
內無高堂奉養之缺年二十五預鄉薦歷六科
第進上益又十又九年彼一時也士風括苗無
具其先實中之日也而恭人安之第進士又四
年乃授西曹主事兩曹無外差京城衣食難於
給而恭人安之安之於不得之日易安之於衷
妾之奉改心他而得之矣之日難我入白外室
人交偷謫我恭人不為也瞰江不變寒於舉人
進上之初稼濟泊之心為他日有為之地恭
人成之其尤可言者瞰江以嘉靖二十九年部
郎資及得推臨汝刺史二千石不一遷銜而皆不
同矣恭人方且不自為通隨官僕蘋織績紡有
不堪尤之曰秀才小家始雅如凡不作逸於太
守恭人之日反逸於其他而乎恭人推除惟勤
初終一心雖百十年之久可以古知於知消一
官之日何也俗言得官喜其室有一官之人享
入而處內外員不親代知所者也瞰江不幸嘉
靖癸丑歲內艱服闋則北部舉選法也而恭人

齋循不能枕仰之言若於古人知足知止先幾
而退有默得之令士𢪛功名大指又任高[illegible]
爲滿盡行猶不休多之矣曰與見聞斷守之如
反有出於目有見聞世人者之上有之乎宦海
波濤職江㛠池陽晉憲副望荆襄而欣心焉
匕疏請田恭人不行一着爲先導也歸田之後夫
婦如賓若加先日恭人之爲職江公教有自家
矣吁賢矣哉大抵職江性迂蹟恭人性深沉迂
蹟矣而非得深沉者加之救庸終不免於水火

天　廿三　8

濟水寒琴瑟專一之失貴氏厥子若孫於墳猶盛
經史精微職江之方而朝夕檢約自童孩以至
今日弟使納邪而由之正恭人之助居其多也
言念恭人婦道姊道母道無不可紀奉尤謹實
續𥻆應對內外冗之家下人不失恩顧事事調
討則小不遺復筆之中有急則周少或漸染流
俗不以一失不動防諭職江晚年益自咪放恭
人又自嚴整過前按其家及身內外悄悄微無
下跡可否相成以一婦人而天資近道有如此

識有淵家有徽君父卅之絹並職江公而撫之
誠得恭人之所爲恭人矣恭人生於弘治癸亥
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乙亥九月十二日
享年七十有三先嘉靖甲辰以夫貴
封安人後嘉靖甲子以子貴
封恭人子男八其二早夭長宏字任浙江參政次
宏憲南康知縣次宏賓宏宸宏寬俱郡庠生宏
賓先卒宏賓遂卒季宏家亦先卒女二其一早
夭一適侍御唐西洲公孫已故郡庠生梓孫男

廿四　8

十八耆之舉人右之式之郡庠生壽之詔之建
之名之立之偶之升之諧之性之交之任之修
之儲之　之　之女十三一適已故邑庠生馮
應會一適知府王　公孫邑庠生廷賞一適大
御夏東巷公孫百戶一適邑庠生陳起元一適
以傳丘文耗公孫承袁一適郡庠方楊綉一適
副使林　公孫林啓元餘幼在室曾孫男三曾孫
女四各幼以丁丑年十二月十七
日合葬于余𥛚嶺職江公塋之左恭人有是全

德天與金榻錦

亦有先幾之見又不止於為婦女之仁矣夫
迪予奉姑及身小無不及惟大有倫利北焉
之貞往元亨也齊驅之人根柢今日正家而
定蓋自有因與窮時富貴與之綠貽年命服
羽翕趾鱗勿忤而引命自天中金鷄之兆卜
者曰氣因而愆益久益仲百千萬年待與恭
人式德如新

註唐詩鼓吹序

古先王成就人才由今考之大抵六經並行
教為育夫教以言行詩亦言爾何以益人而必
之若是蓋人稟天地之精言語文字之間天地
情神之發也約而為詩不多言而內見蘊藉外
著風韻天地精神以詩而發則裝物感人變
化因之禮稍人才在上長嘯中作胡騎因之而
北有矣詩興入人往往而是時飈九畝之方興
詩游藝之道百世以俟聖人不可易也錦臺廖
先生嘗得於是丁丑會試中乙榜來署璞山學
事課弟子員因以所註唐詩鼓吹八卷示之夫
宋一代掄士用時義論策我
朝因之先宋而唐則以詩賦錦臺日課生徒適時
制也乃以先日於鼓吹中有見並之前人之註
鼓吹多矣竟作句解究其事之所自來探其意
之所含議較錦臺不及為甚余謂同一文章取
士如以其文而已無唐及宋為得我
訓之闕亦宋人之闕也使之文不為使之詩文且

可以為全乎哉錦峯造精學問以代心之然矣
雖然錦峯新會人肯公前陳先生指學白沙天
下知伊其嵩趙以前詩人以子美詩之聖堯夫
有問學向本緣作者二妙哉能蕪唐而下學詩
匪此入乎其詩卞有許可於康節者乃公甫又
若於康節獨推尚而復以若夔飯無之于野之
獲餘之說從滿隄者浩浪無邊若為攜誠一人矣
吟哦游戲胸中造化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
妙也少陵能之乎然不惜文彩動君之誇陰雅
吟矣不同為體一二不足道亦奉君國之念堯
夫亦好僕而命之矣本迎生許洞詩會九僧約
以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會日星禽無犯其
一九僧閣筆夫天光物色抑亦一時之觸爾本
真在我因觸而悅故亦因觸而詩假若周未振
程有洞之約性真之悅出之矣無待於外能困
之乎子美陳郟君國諸作一時或有料必有得
同之可聖取哉擬滄浪謂詩方之妙悟禪道曰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於乎

此所為復庵謝焉夫水月鏡象言若流觀水試
有不可執著之月鏡誠有不可執持之象而非
誕也文淵矣以詩之曲暢旁通隨將而與齊之
文之妙也復庵亦嫻文理哉則古詩人同物之
興無深會乎伊川程子指穿花點水之句謂言
無用惜工部一生之心白頭而老止有二詩觀
何是亦復庵之見也余嘗謂元宋詩人均爲一
知下解之悟孰為唐而孰為宋下哉定說於滄
浪復庵之間彷彿二妙合上取焉而未之及刑
川唐子復庵之師也復庵嘗以其意開翻因於
邵子之後謂天資學力若未足然已為莊陳權
輿矣吁禮義無窮人心有覺况賡歌風雅頌詩
法在焉自是而後又安知無有無花隙擠條出
且入二妙而上之者乎余時以註白沙古近郭
之錦峯錦峯謂曰無得也夫錦峯生長新會時
上白沙無幾有得於白沙權輿後學有在矣推
輿於白沙哉吹又不必言矣透徹之悟錦峯其
尚求之

贈姜錦臺游泮宮序

天下事如斯而已詡令無經學士文有為於大

下哉

國朝以經術造士士非此無以進其身迨得官則

又有令守應官之道經術之在聖人猶術矣有

備官焉游於而薄此之人無地爲而奔走奉迎

故事虛文視爲衙門無異人之所以責官人之

所以責士判然兩途矣然天下有術者諸書者

又不如是吾者新會錦臺姜先生富有經學文

十九

翰擅名於時即彼小試項山而已丁丑落第之

榜而變非今人為貧之仕借此自暇退者乎

舉人教官又令以一通經譬之以下所不深責

者錦臺仍徵秀才攻墳典而来人日矣此今仕

有職掌寒暑燈窓與諸先生非乾乾惕若中有

實趣者不能課士予不廢文論為時制也老弟

禮義乃所謂中學切之之道有本末教有後先

興起士於為急得所之中一不見其崖岸自居

威師尊道必人為敬學之日草創之三章心有

天游之衆也錦臺會之矣然即此而論不過理

事論事得錦臺之小尚無得於内蘊之多所以

為他日設施之大者自督府姜泮山公之鶴言

之錦臺益踰隱牛毛之學天高海濶之心夫簡

編之在今日蓋前百千萬年事也前百千萬年

事者不有於方寸之中聚此而措今日之應酬

芸芸之往之成效措之而有不當焉者乎夫士

才當經為文又經史正道中出乃入仕則背而

馳之哉理學敬明之流謂其初不過假此以為

卅

階梯之地真心本不如此錦臺不變塞於今日

之官矣不變於既閑且逸人不深責之官變之

於遺棄被大人所屬心之日乎又不然若荆公

以一執拗得之始敗之終錦臺温如玉不然也

然則錦臺非如心之經學有用之文華也乎洋

山意歌廊廟上大用錦臺使得盡展底蘊不負

初學言其大略其小言學問寫有熟見其小蓋

經學文章其精神心術之蘊令日舉行於中其

精神心術中小小之餘也老子謂樸散而為器

故火刻不刻今日與凡言歸塗於一宮一事之
中孰若論之於不求少知天下之上洋山之見
有大焉者矣因言之内之廟廊百執事謂外攘
援寫竟為攘外有鷹隼之美火行其志機會也
厈弟子攸俟有此相與問言於余余替痼簡人
華有聞見不盡有聞見術而文章因人言也若
其當不當則非余之所及矣書為贈

贈高將軍陞指揮使序

指揮同知高前江死於倭之神尖三載矣死以
王事
天子郵焉加其子一級指揮使世襲衛侍称某某
端
大恩所及生死光榮也間言於余為令李南君贈
余惟神尖之役前江迫於兵迎道不得已而赴
其本心予加之級何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史
方齋不知有此將前江為不知彼己之死前江
冤矣然兵發有期方齋至備前江不至前江得
當而後進非畏死也方齋不諒其心然方齋感
此役食之心其急如火初非有譽於前江以上
知之小不勝大而以二小舟突二十七舟前江
不愛其死至此歎以平生不顧身家心事為後
人計白之史方齋也死於追不死於義贈其子
以其父之義何以贈衛指揮及僉餘先後前江
日疑未到股慄兆之不能前發一矢者比比萬
十不然亦大抵顧有身家之心無死綏封疆之
念雖盧和高千秋之烏附救百未易起其陷下
氣也前江度越此等百千萬倍余嘗謂彼方齋
若能少諒其心諒勇氣資前江非徒死者無神
尖事待不死將不為虎豹在山之勢外海内
黎方齋之功尤大前江張領兵前進方齋迫不
為無因君命不受將終執之於義或可今日始
知獄吏之貴乎不可為也有此二難前江受迫
即死之輕亦無異先日屢勝死綏之慨心卒之
李賊破勝衛有聽報一死而地方之受益多矣
前江之勇於是可見時以其事
上聞隱此不及其賞前江白日青天心當厚典贈

歟大夫既死之身可予何不其父未見也何以
及之天下有有其父不不如其父者乎一血脉
之亂而又氣習風靡之道子不共父千百之一
從古而然以目所見言之户家罕能無懼而已
驍雄之將也今其子名維績者他何擬法氣槩
大抵過之今高將軍大哉無能如績也似其父
夫獨非前江之子耶古稱父作子述子不共父
人以爲肯子呼之今高將軍特陞一級
聖恩者亦以有其父有其子也得

廿三

天之榮崇然所以保有其榮孟子曰事親若曾子
則可謂能養其志保榮之道也市井人一時之
忿有其以其身償人之死不顧弁賊分内事不
盡國法綱評奈之何獨無忿心猛烈而死之人
氣之壯者也其精爽英靈常存天地間一氣子
孫寔有依附於人自責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
高將軍何無識
朝廷加今官之意能見前江於依附之間也哉家
有祠堂鄉有鄉社庶隨入隨出可悼可感父似子

和天根有必然者僚屬贈言之者有所者只不
興起見於親炙之之趣焉故不辭而爲之說言
長矣一言以蔽之曰華南今將軍是則前江之
子而已書爲贈

內江龔氏族譜序

蜀之内江有龔氏爲其先人福一郎避元末亂
逃難之蜀家内江遂爲内江龔氏始遷之祖於
時及今以其子姓之蕃於先人者之凡世矣枝
幹蕃衍而皆端朴淳謹言義不言利故雖代無

廿四

中人百金之産科貢家家有人未及化於自懷
川父子兄弟賞方入仕籍而内江之言名族則
公井之龔氏顧爲七世希遂漢臣八世以爲文
獻亦嘗合心斷自可知之祖尚其傳次爲譜而
合禮文附見前譜之末不幸未遂繼前人之志
述前人之事懷川癸甲科及今奔走王事未嘗
不一日弁懷念也茲縣多年北有成稿萬曆丁
丑得持
天子命振其歷官國子生受官王氏丈學家

傳史才也。嵗而折。之討論潤色。遂得完帙懷川
幸今繼述之有成而又命熊一言以引其端族
人未知為譜由來之意導而化之熊因世屬之
余余惟秦漢而下天下無世卿不復能為五宗
法士君子記其家人名歷傳次標初一人為始
謂之譜事不師古矣然人心有真飾稱萬物本
乎天人本乎祖水木本源之地人心真切之機
也族譜執以故興物之跡亦乎姓於視無形捷
無聲之中其機神矣有乎所謂立木生遺之原
孟子所稱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大
此機為之宗法執綱紀于宗人之事族譜見綱
紀于族人之心人心有切近精實之原孝弟有
充周無窮之用譜挃其機族譜之功於是為大
我
祖宗孝治天下士大夫稍言詩禮其家大抵有譜
純心忠義出自孝子之門不多見有譜之文主
張作譜之人非孝弟忠順之身無譜之責也子
孫以嚴文視譜則祖先之名次不神御史代

天迦守二百年來吸人未有見災於懷川見之邇
近聞懷川三從早麓之三章删字言念懷川為
息會心其溫如玉貌意多作創有此許龔氏譜
符其實矣福一郎之神可以如見乎孫維存息
不遑朔
國家日祥之運龔氏亦日之泉居乎龔氏之譜
先族茅苑之家焉事作家庭之中道關天下之
大為是不辭懷川請其所以為之序

贈吳順菴二尹何將序

順菴吳子二尹何將三年矣其親友人某某自
京行刑以至於今日引思舉思奈何謂意氣不
時人物也入官有年不失初意又敬字丁進士
為之長官貴而知賢可有激推乞余遂致一言
以見其愛順菴於余親故時有會晤曾以一二
言一二事高之渦造將行迴崖避迫托焉鞍於
余四舟之上日久不復詳其時酬答所以大槩
惜令官而有供覗狀戲之供一笑也順菴變聲
進而曰公人品高矣乃允賢夾則不然有交同

行曰顯顯嶽談田言如是友人亦嘗問余許之
而終以為退懲耗靴滞之病不可官呼非也言
愈順菴地芥青紫自幼而志有大焉不遂有日
一旦罷典
恩貢人意必順菴之待米鹺然候選天官所授不
過縣尹事有堂長上之而為其戎南都上下宗
陋處人必由此上之地也句容丞之不逮鄉人
丁接順菴而嘆曰衙中空空如也崇禹候補外
無幾有丞丞之入事自堂付之彼盡心如法而
行不貪不賄不自巧詖不自為情操殊先曰秀
才之氣時事二字今等有人有同言余信之
有不盡然於余心者順菴句吞而今三給於余
矣大抵卑抑無聊之情內之有懷鄉鄉鑑之想
夫吾平日有取於順菴取於氣之直也直氣即
孟子知言養氣之氣行則慊心之功乃其有事
勿忘之驗氣之所加無大無小無不當無不達
乘田委吏孔孟無一日為婦與之與行道之氣
充知不服為心此順菴三背於余何家如切大

試見小官之亦有崇又見還鄉之反為逍不能
逆不能退是以三恩辭之鐵明慊心之驗曰李
然退之王公失其貴王公失所貴之常心服於
吾可見之氣心服其所不然之理也今由歲貢
而出之人偶授知縣所判雖猶有向前氣聚降
此而下自視小矣其言曰如此官階所由如是
待之諸進士大官之下譬之雲泥縱使出群其
才識則我與本山歷邦因而頹靡順菴辭心或
亦然矣夫人豈其盡無仁義之良哉吾能不見
官之為小養成此氣由中發外而天下之人翀
肯之矣謂世無不好諛之人諛幸少安夫豈其
不然然而自謂執是人情上官又有其說曰一
為資格所限見可侵漁不為侵漁之計無有也
難策不前十人而十余以為二說皆是做成今
天下有其事無其事之人天下靡靡
國家無賴人不能位已以致無人有之已不能有
重致人㭊已有之在彼在此均當分任其咎使
吾識掌無欵不愛一文其心好諛之人彼亦人

爾純無一服義心哉不然矣何各堂長丁敬守
之賢也何知於順菴必不以堂長崖序純順菴
不繩之必能揚之至此而順菴無不可為之承
矣雖然吾人浩然之氣不因物而亡有不依形
而立吾親其是彼峻其権鵰鶚蚊虻掛過乎前
也浩然於天地之間其大無外聖賢論在我不
論在人道又如此順菴素有方正之氣入仕途
不免動其心於纍牽待变之來時共移身余憂
之君子愛人防所未見書為羅世尚圓活圓治
私意之所自起也盡天下順菴能知先司之
執滯而天下無不可為矣順菴勉之

贈大尹吳秋塘德政序

學為己仕為人其義不謀久矣以故天下之人
生受仕人之害瓊州號為嶺南百粵海南之遠
陵地連崖州山海貨比郡治下為勝其地又居
郡城之盡有化於此為貪為肆實為已百方文
飾傳為人又蔡於郡治中人矣自非介石之守
豪傑自命未有不以世變并浮沉秋塘吳侯由
恩貢國子生授儋州判判儋州守之武帶治秋
淺不可否事者無待自其之懦執作識者亦無
不曰其有不為有制之術三載考績得晉其州
屬陵水以昌陵則無有此於之上矣其貪其作
用有制之而不悖選乎乃復擢任又二載奇矣
無悉於香仔無索於海泊里甲紙贖徵収火耗
行事於官而為幕役之入其非己所有不為己
入不必言矣雖出村至府飲食供需前人無不
求辦於里甲中者侯亦不然其清節有過人者

以言其才則皆曰淺不可否今則可者可否者
否有獄有為毅然身獨當之勘非破精吏胥無
能為幹行鄉約辨爭訟可凡有為民則便之利
無不興弊無不革皆不待己捐俸二十金充蛋
户類課雖罰之滿腔子惻隱之心可也然皆未足
為異事也自南呂生出人意料今嶺判今非百
來年前所以為然如何哉招撫勸諭誠信有
以服其心當從毛氏先人而險又何以至其力
必則深用婦心大則籌州縣等凡二十餘村桀

猶不受於敗亦惟侯所指無不如意洋賊林道乾揚帆陽掠非他則無敵者哉內撫有厲士氣百倍於水六七人先試而侯衆焚擒其一道乾及以英途視陵轉洋他去侯益不特救民有政才謀士千有文章內禁外海門百里內民蚕状侯武事而安亦先年諸尹之上人也大抵天下人內有涵養然後外有施設侯任能為人侯學能為邑為之若侯者其可以今日仕途中人物視之哉予杜門謝事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二時耳聞予歷世故多於人情亦熟嘗謂人心不古變今難信然酌量於彼此公私之間參之以尚書聽詞於差之法百與而日無失矣況今避道錫崖舒公日侍燕訪而加之意者府州縣正官也激濁揚清於侯許與民牧若侯也而又何疑乎雖然州縣親民瑣屑睃脉日雜然尹前所又守遞撫殺于百端其難為亦什州縣草創上至之邑自昔難之侯果能以當於廉學便外無獄然不渝尋當言之實哉及吾獄而下之分茫於所求之中矣則凡田土民苗侯撫黎事并樂政大端乞言以彰其美遂所說附己意書為贈

贈丁敬宇父封君壽誕序

大天下有説如父子者乎一氣脈而流傳之形雖二而不可以二言父子也況日夕家庭又有風聲氣習之近蘇氏謂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夫豈以子弟故為父兄隱如血脉其中之為厚也哉予不如父人以不肖子呼之謂子必其父也子必如其父乃其少先如其子為之矣其不盡然焉一不全替更所未言動易入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天下有不滿親為不義之子天下有陷身不義之父乎自端言之未有子賢父不賢者今封君七十有 之老敬宇丁君之父也余於封君一無閒焉於敬宇子則嘗聞之敬宇之於句容何如哉大抵百度具舉滿腔子盡是惻隱政又足以發越之而無遺其才也一塵不染六年一日其節也目見耳聞一時循良聲稱天下未有若此尹者然人之賢不賢亦有自來

余意度之尚非先有封君然後得有教宇則必
敬宇有執而行父子情親封君順之二端之中
苟處一焉君子曰父也能賢也猶有可言者今
之時何時哉仆仆一官之榮又望乎滿為尺家
之計財與世界見可欲而心無止足焉又富家
習氣也君曾子則可謂能養志亦未有棄口體
不為父母封者於十六年之中入一不見其有
內累於家甚矣吁非封君之能賢教宇能若是
乎余於教宇見爽于六年之中見封君迄有義
方之大封君於是乎大非時俗人物矣時禮於
人父母有生之辰一則以喜同其子而慶之今
已卯孟秋　日封君七十初度之辰也乞亦誠
可為教宇慶矣然一人有向隅之泣滿堂為笑
不能為心況居官則有民貞明有百姓之非尚
則有吾心無能於職之愧封君父子能為教宇
一日安之乎不安於是日用三牲之養不能樂
矣得子教宇人稱大尹之賢六年之久廿而和
風邑無異議定令日亚嫺之衣莫非一点惟娛

之邑特觴慶祿乎拜稽首乎為之亦一邑之人
為之也天地和氣平於一門吁盛矣文林錫之
天子七十有　之壽乎捨自天夫豈偶然之故哉
人閒樂事無越於此用是不辭其僭為師生請
書所以可慶之實為之賀

贈陳侯署遂邑事得代回府序

雷瓊自昔指為貪泉之地雷山海貨不及瓊遂
溪在雷又小邑地瘠無別產一歲之耕僅足一
邑人一歲衣食之用無可貪也然同以貪泉得
名同一萬里
君門之地生斯長斯同一　狐臣孽子
日月照臨有所蔽障而不能及之人府州縣僚猾
借
天子之威以行其志者視其景同此炎心假其埶
同此肆意先後異時守令如一　吕東萊謂狎鑼
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曾之室何以堪此遂溪
之謂矣乎瓊人也習知瓊府州縣之害習聞遂
溪同受其害之危一　且其邑庠生梁有守吳一

桂等将庠師生意揖予進之曰都陝節推侯權
邑篆討今正尹將代當代懶一言壯其行彰其
美有龔黃卓魯之譽令恢恢間撤不能自已之
情况二生不一而足之稱縣二生不一而足之
意只今便民之利侯興之矣只今不便民之害
侯絶之矣其廉泊自養不易心於貪象其敬事
臨民集木臨淵又不謂食祿之方
天顔萬里夫霄壤之人生不幸為孤遠臣飽意
天澤百年矣百年間淵之久出望外其一得之意
者氣數秉除無往而不逐之日記云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遂慶上游其氣先至而先得之歟况
今天縱
聖明瞻言百里海内外喁喁承德出之水火危墊
之中置之枕席安全之上惟侯行之規畫在案
誦習在人有老成人亦有典刑今之謂矣標準
立而人觀之雷瓊近壤得無先被之為幸也哉
旱麓之章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泂酌之章曰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請共申令適然過此侯攝

邑事無愧二詩川足示將斯弟子請書其集以
為贈且以志前愛聞見之私云

壽王尭山六十一序

尭山自幼與予同師友為學業其神氣之靈諸童
稚中識者與之予亦歎然於予謂得天之厚不尭
山者稍長業舉子文論文宗諸大家咸有稱許宵
逸之氣不泯塵俗而別為一局其文類之以故不
能俯就時調雖科第科第之文非尭山所不能攻
尭山所不與事也然世論今事不平之憤有發焉
亦古人好靜無為上一層意也隆慶庚午予懽管
歸別尭山廿年矣場屋中尭山終不得一捷歲尭
扶食廩日歲貢生又棄去不就家居為山之中即
此採山釣水適以物與人風浴水歸隨地而樂夫
一歲貢生亦庠序士途窮而不得不安於小希之
不可得者尭山棄之能我所願我則行之古之人
在泥淖之中與一世而得淡矣為傍花隨柳為庸
魚羅尭山自為說友爭笑淵人說又尭山為山
中木石為鹿豕遊脩然自脫去世俗姿雲氣遊天

地間意適入之味樂行日方回戲勝涉夫前北山
菜于太乎山谷三百里許多想神交方聘先山之
樂意先山感當偲抱其一靜之徐清形可長生也
今丁丑九月十有一日為先山再甲子初度且室
人同生一堂偕老宗黨戚里爭持酒漿走賀謂異
哉於鴻雁鹿門天作之合于今罕有因問頌言於
予予惟先山先年下帷經史百家其學博作為文
章向羅萬象其氣豪談今不平疾苦其志憤經略
人間世曲暢旁通其識精令時命不諧反之身而
謀之神者而視而口之所有事者又若無有為專
氣致乘與鳥為花木忘其形于天壤之內古之得
道術者蓋如此心與天游天為者之矣豈曰不知
其雄守其雌聚於積理也守道曰以期年壽而無
經綸本末無以先人也哉大姊佳今六十又 平
格伊始而衆心感焉詩云令終有俶公尸嘉告用
是不辭其懇借及先山自幼而今天眷之隆不偶
然也書為先山千百歲壽

贈頻節推署貴縣

也天下許安天下求守令知不及而天下守若今
每不能以計安天下態
雖人汲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今人士一入
宦初心大抵循俗而偽日見之於推其心蓋
有宋人游高從而之日流至今日論派淡髓不
可破矣試看天下一日之安外其心而安之其
可安乎當流風壞於功名富貴之會而曰純心
任事也有人難矣洪生洲崖自貴邑一以遺人
致書而來盛稱其可府願皆來之賢道後先任
言之不一而是洲崖平生志氣不妄語不欺人
言無可疑雖予視彼其迹日見耳聞不過如是
中有不能盡信然者今天下士大抵迹是心則
不如是洲山之皆楚之曰晉君以心不任諸徒
也北方可謂君心不在民而徒有在民之迹無
補於民矣醜女而粉其面老人而為其髮洲崖
其知之乎修讀及終有不求人是求吾心之真
是不求人知求無愧此心之良知之說忽吾心
有感感焉偶然而配則今日洲崖之言正嘉靖

乙丑予初官戶部罕一遊道府守開可考而見
巻淵涵朴巻手入此皆者造觀於前來今得泗
崖之狀而驗前來年不可得見之人一旦忽觀
觀之凡平不可貌其真則揣隨為今天下不守
尺之議則然也天下不一可見
天子計安天下之功日相奉於
天子分之守分之令之害莖此為繁長決矣應盡
不止日亦如無有而已類候以直道之行發揮
宇我

十四 居

祖宗曰守曰令之政泗崖之狀侯日視府事之良
民懷畏怯於二縣中易近民查盤概息二府不
挽不擾前之吾民興學聽訟俗甲催科改際編
復里甲歷歷可書而民以為惟已之便實使之
中實心實政雖不中有不遠為者況前泉公
事正守令職分事無不中為者事以心感心而
民因各得其固有之心以為心凡誠心直道所
從有明於天下令之世合前泉而無與誰與民
皆府泮山崁公以侯選御詠為 問按院敘齋

陞公以友賢能 川
天子命之德下史治例不形容盛美之頌揚
王休意也義也不辭而為之說若夫群小聞潮令
職泗崖亦得之傳聞云爾故此文亦如肖衆求
吾心之真是畧而不錄云

贈鍾貞吾晉潞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升晉令
之潞陽掌教門下士恭恭謀所以贈其行者謂
非文不可請予從言于懇辭之餘門下復曰鍾

又 十五 劉

師必欲得予之文蔡子者也于辭文不得因言
之記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孔子於會孔
門未嘗廢仕亦未嘗言學則是其有得於是
經義治事並舉之為蘇湖之教夫古之經與今
之人事索之經典天下之非具於是矣而別于
治事之中求之蓋經與夫事中之理而未能一
一蓋及事中之變事中之變百千萬端君子之
應如之響之聲者隨施川樂而又因其一時之
所傳變改方因革損益本末先後惟亟緩急浅

淵長短廣狹盈縮有衡量焉毫釐之差千里為
繆苟不知其變之所以然而思之以其理之所
當然可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事鮮矣伊符統
一理貫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聖平日無講明
融會之功則所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
已具之體昏如矣抑何通之故乎嘗謂
聖天子為天下擇官地無缺官天下不見官為天
下利獨見官為天下擾大端在不曉乎官民事
利之謂先無以洗其心身家作念貪取無厭西下
及其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待也
夫從事經典而日求之紙上之文事之義理而
已若夫有其義而又有其事之變則必于經典
所及之內加深求焉于經典所不及之外加深
求焉而後可以從其故蘇湖教法至今稱之正
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教者以其能預講之未用
之先而其所以訓之者盡彼也代
國家設有府縣學在有司無府亦得此謂之仕內
國學外府縣學官亦謂之仕國學府縣庠謂之

仕仕焉而進乎其學者也鍾君司訓文昌經義
治事兩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
事計已月序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僅于其事而
為之夫引而伸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
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備嘗
與口耳之所談說意趣自別以躬行之所自見
之於事示之於人其切有味為從為悅必然矣
鍾君之𡚒三邑不徒隨任仰其獨清之高而且
隨在有從事獨覺之頌身教言教淮陽士子今
而後特無多讓乎哉教成十人為
國家造十方之福教成百人為
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待乎府縣
之秩為銓司不知人不滿於誰知以人事君鍾
君所得多矣乎況今
天子在上求賢若饑渴而銓司又能上體
聖心教官類陞郡縣選之又安知公道之不
可挽不有如印以斷待由斷同介如石如吾從
吾亦有以待之乎由小而之大由閒散而之權

涎手于鍾君㧞曰侯之矣昔人謂然〼〼弓浸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謬石稱丈〼從
而寡失陸象山謂此可為觀人之法言太〼可
以熟乎其小也予于鍾君則錙錙十寸且從而
得之矣何疑乎書為贈

祭黃墩江文

隆慶六年歲月日眷生海瑞謹以牲醴之奠致祭
于湖廣按察司副使墩江黃公之靈曰
惟公空洞拟遠朴簡塞淵內無蔵蓄心若其言如

垂于谷如集于木餘已躍矣而笑語燕娛目視天
壤之內身心內外孫子福祿人無伐光弗不廢迹
行岡拘牽惟公初載穎囊于玄脫穎而出振振乎
提刀滿志簡寸數千甲科部秋外守歷矣公悚悚
仍與標表後賢況民事業至今撫川之頌抱陽之
漬稽有嘉告烏臺逖秩十稔言還閒崇浴缺
編蹤撫臣交薦耕用為儀公矢勿愆于舒予悉質
任自然嗟我人兮亦哲不愚嗟我人兮蚍龍戢隅
公戲不壬證緘不涉任彼交匪郁御遁脫組棄我

鉏藻之闌滿庭鄴酒賦詩公志則矣公無外願公
心則奠子孫川至勿替引之令德壽考生瑜古稀
福祉如公幾見也耶而復何皆逝不山處方何為
則緬想儀度含情悽悲羞一以入之云亡為慟一
以慟吾今日之休尚饗

祭吳南瀛先生文

萬曆二年歲月日門生海瑞謹以牲帛之儀致
奠於尊師南瀛吳公之靈曰惟公恬淡麗朴質美
自天復庵父作流長光茂遠有根源平生不能

少貶一二時況時浮為詭隨態度亦無能矯激
明者述世稱賢匡君活國拯濟為有壁壁七木
為之兆也因以用世之推
帝心簡在歲氏為惡一斥不復平生蘊蓄未效埃
消念彼共人亦貞亦妍〼排剌天公心如結言
老而幼金石為堅事業無用於後獨行服也公
道則然養恬樂善熙熙目畏忘無慕援太白若
年盛德若不足心曠神娛瑞公門弟子也瞻仰
在念實與周旋春風絳帳恍惚前後返鬼〼〼

泰山梁木有涕如漣嗚呼哀哉尚饗

賀貳守陳後溪榮獎序

國家建官正佐僚屬一取寅廷貞協和衷之義惟其人亦惟其備流弊至今下諂上抗長官稍得專行其志貳佐僚屬則唐人所云漫不可否事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府之貳縣之丞無以異也撫按藩臬類制於上貳佐既與府正負惟命是聽同之而貳佐又復制於其守士生斯世不幸而不得為長欲行其志難矣神而通之存乎其人其為功其取效又反有出於正負之上者後溪陳侯貳瓊郡計今七載雖未嘗以同寅協恭之道過望於人亦未嘗以靖共爾位之義自矜於已樫篆視事七載中數居其半侯亦惟盡其在我而已矣民情多爭喜訟府縣事大半五聽功居他事十之九侯非訖於威惟訖於貨惟明惟斷民知民惡曲中其情爭於野者鮮訟於侯丁口分瓜諸出納令出而施事至而酌惟侯所處

民則安之其他不然侯何以得此於民哉侯有淡泊養心之功是以待之為明道公溥之用侯昔與予官浙同為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棨山公今以年例不及卓薦為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侯所明且平侯之介賞為之且侯之節又非可以易將易事鄙者有終侯之者積去京師萬里而邁跡匡廬名至今為梗聊侯所代亦既以持利益富權門里矣有風声彙習而侯不染民之來者不能非侯聽訟多於他人百倍之入若可利矣大者月報上聞事情可恕其小者與民有之不為公斂戀不於已充橐七載一月惟介惟明惟公惟德於民之中侯之政則然也獄訟者不之他而之侯謳歌者不謳歌他而謳歌侯夫豈一時一事遺道干譽偶然之故哉侯兼理海防事有土之奔今迄無成績然即其不已於行之心小有瑕疵與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為禦災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詩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我侯以

之其事功其取效先後巨負有過於侯哉代□

燕山楊公復

命有日大計粵東郡吏之治則撤獎侯其語曰□□宇沖和才猷練達海上既防惟謹郡中惠愛於多歷仕已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與議于所聞知無與一時州縣爲教範於侯猶倒乞言以張其美乎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愼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第為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

明也諸君信乎不為佞乎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

賀大尹趙三山榮獎序

有仕於此承上交下動見尤怨誚之曰時勢之不可宜者非也夫七患無為物一體之心爾萬物一體之心人皆有之以我之心將無不協之心衆人之毋辭衣推食無逆於人不必言矣大而刑罪之加小而呵譴之及風雨霜露莫非同人於道焉也同人於道有不得於人者乎孟子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三山趙君令頌今日月計三年代冠楊燕山公不及章薦馳檄獎之三尹張子奉大行事揖予乞一言以振民矣先無是例而張子心欲之二百年來無今尹言之不可以已也夫三非與丞同稱佐貳韓退之所云涉不可否事為長官之惟聽今日體觀大都然也三山縣百務一以家有長兄無二上自與宜乎同寅協恭之意微嘻者皆悟之風儀也乃三尹倦惓然道三山矣不啻口出盡三山誓不貪泉故恐

帝命三十六字奉之既有案矣志在字民生民服化從義日辭訟中衰衰赤子呼究纂前不忍舍之而曰刑為一教道也因彼競爭諭之禮義由慧日勤用不勤或戒且貴表率風化日諄諄焉實心實政細大無舉俗吏視迂闊事三山直前為之此何心哉萬物一體之仁不得而已也百蠹攸除百利與興見之日行莫非萬物一體之仁蓋由蓄之中藏莫非萬物一體之義不獲乎上竟之上之人與其共不獲乎下竟之下之人仰其澤德交同歸於道

以弟稱不俗道學上達去於義不於私講十子思
嘗以凱悌順張尹大道為公淵源有自家學見於
是矣而實則三山心虛心傳之也面謀爲恭不如
是也然則曰雖乎見於今之世矣不已之求而人
之貴其得爲論心之害也哉雖然三山政尚節氣
言沖和尚處分數天地萬物吾一體有得於光明
正大之域無毋私和融渾純之用大之似矣而未
始融之也人人心則如此矣又安而上其爲虛將
如之何三山盡之哉天地萬物為一體仁道也成
已治人道合上於是矣吉之使張三尹意爲三山
賀勉

賀李東城榮獎序

今世官於其地者治下人往往彬輝剛說借貴
人爲文案典爲有增飾以巨粗絲蓋其然進之
諛風行而天下無公議矣事之可以已其一也
然亦有出於人心之公情不容已者出於公則
不出於諛或德在人心遂酒同又或飢食渴飲
臨深爲崗目前之功身後千百棋之澤大小不
同德之不忘於人一也且頌德之中監戒存焉
益於其人因以益於其民情在是義又有大焉
予於東城李君見之言之不可以已東城陸參
六年冬任臨高縣代廻楊燕山侍東城初政循
例與之時未及期月也耆老王廷著吳應第等
造予微言爲賀其言曰臨稱富饒由先後令以
富饒制之今日之臨又一臨而非昔日矣我
國家官民財法有界限官自爲官俸祿柴爲民自爲
民並蔽衣粟柴爲俸祿外毫髮屬民枉法不枉
法其爲贓一也贓在官者法無赦今也不然我
代口就腹削見促生不見休息盡由於此邵有
守也有令
聖天子以牧養寄之如保赤子義也設官分職不
爲不多有以其子視其民者乎見尹而感天下
然也而臨遠方爲甚東城李侯百有爲爲民爲
之惟徭賦惟出納聽斷視若切已事一有不協
惻然在身一朝夕不能安也燕山之喚侯曰哲
識造同籍爲之一清增城垣捍禦爲之永賴侯

心無不盡之心事無不宜於民之事庶小之所
未及知者亦視城則人幸相等嗟民須其才大
冬計令期月日矣暮夜入衙未之有聞也當刑
下吏常例職貽不入錢金民予其節居官之近
清慎勤三者東城庶而有之邑人有樂利之依
寇東城為樂利之德然則是贈也得非情不可
已出於公不為餞者乎二老又即先後尹此方
今日曰其人往矣政声秩跡猶入心口若今日
李侯與先賢列難其人而今有之斯倒懸就枉
瘠民之不能忘也彈其操而章其善二老之言
粲粲然皆成存焉常自在之如臨師保揮於其
又因以揮於其民誠在是矣情在是義又有大
為詩云商朝令終令終有淑用是予其請書之
卷以為賀

贈東梧馬侯榮奬序

予日為天下求才官惟其備矣事不立於天
下者才之不足於天下哉古人言才於德令人
舍其本心則自為才以不才言才焉

天下遂治其人之身不於其人之道天下坐是為
害甚矣哉世習之謬道術為裂而中流之砥難
乎其人矣隆慶三年秋予自北歸海上鄉人口
有東梧侯之學謂侯秋亡無柒鈎鉅操切職事
可用而侯不為與侯之德又若不滿於侯之才
予心異之然猶未卜侯中心之蘊何如也今既
四載於茲矣所待於侯月旦評侯得聞之者曰
詳日益有驗乃知侯獨見本心不狃於俗立異
於一時求名於一事非所以言侯也明心見性
今天下士動闢佛老曰流於棟梐變詐而真之
反純白不備神化不定又佛老之所羞稱匯之
而不為者侯先立其大獨認本心與俗見迥異
人誤以無用於世認之侯莅事臨民應於其心
有規為有揮霍講信修睦息民爭而不示之偽
則佛老之心而吾儒家法也內藏其渾純真一
之體而外不失其因應變化之用至誠臨下絜
己係物古先聖王合內通外紀綱造化經理人
物有其心不什於川侯庶幾焉居今之世有人

如侯者共可以易而得之也哉天地萬物什分
足為舉此措之天下之事乎矣許云乱將爲歸
懷之婦奇乎嘗試侯擴充分量以盡其才梓侯
本與彼天下偽應
天子求才急歸老山林使侯而進之未能也嵩山
楊公本
命推侯知侯之才未盡於侯之德用與學御生請歡
題贈為侯贈且以堅侯復古之念云

壽顧母何氏八十三序

天地間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理之必然也然和
氣孰為大曰孝於親為大人能孝於親則其心和順
即此和順之心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一和之所感
召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嘗以弘宇顧君家庭事觀
之其和氣之大萃於一門者乎弘宇母何氏相夫
孝姑克盡婦道先自致和於身矣天地間和氣之
祥固有事適其幸心適並之其不然則惟心之和
而適不與焉何也心可以言和心不必於其適適
亦可以言和而不能以兼乎其心也錦爲黎歟

陽膏生於朝夕之養而未亦師其心將以有得於
是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膏在側雖無離
憂其心不樂也膏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心樂也太
孺人姑能建安之養母和於上子和於下不必言矣
先官浙庠今登也令子宦遊數千里外母晉安成
宜遊若無甚於此矣然太孺人觀于道濟四方不
俱于為兒女涕清膝下母則氏母則已上無負君
下無負卑母以老姑為念之訓顧君朝朝夕夕周
旋以之視無形聽無聲俟若母氏日臨在上已身

日嘻母氏之旁若是慈調和順興為用為從良一
邑之利有乎如是母心誠不能無快於是也古稱
父母俱存俯仰不愧為君子三樂之要心契心感
[illegible][illegible]淺淺雖隣于萬里外勉自見之矣天下之和
有大於是者乎登邑士民餘為謂弘宇君為祥於
孟有自來矣為母甲戌春正九日太孺人八十三
誕辰也先期乞予言以紀一時之盛予母太恭人
今八十四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聞言不覺色動乎
溶于下含我其誰孟子之志未能或之先矣所養

小榮不過守先王之道以躬入孝以行後之學者親親長長而天下平道無越於是矣予川行乞世與顧君同長病林泉無復為天下念風自火出家作無疆舉於顧君偶之用是乎郁家嚴州教授祖後先繼美值祖姑家有嚴君爽秉顧氏長發其祥無肅及也正月之吉為此春酒數千里毋子慶特書其一時之和為百壽介云

贈顧肖岐叅奬序

昔李平麥立諸葛武侯論法廢之終身重念武侯

沒世如在素有恩懷及已者不至是也武侯何以得此於人哉嘗竊謂武侯水鑑無私觀武侯昔蓋不必求之恢復之心開濟之業即武侯之不忘於人者而武侯王佐之才盡之矣天下凡章經號令或可以聲音笑貌為於一時以心感心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者不可強也肖岐顧君以隆慶六年冬尹文昌闔月即有興工築城之役張生世望以別丁懷爭不得於尹土恭二月完工一時撫安可道以城工倩肖岐初政變異之人心同然張生一旦將御也下大意乞予書為贈夫三代而下人心私憾攻訐愛憎毀譽形書而不足為言之信久矣張生曰肖岐毫髮於民無染百慮迎刃而解也丁消濟於刑不是過也惟性氣高急與慕事用法惟岐氏不可與處始如是余竊此則慈祥愷悌油然如初政矣庭無留事民深仁貌肖岐心攻不一而足大都不出常刑且所三者與予所聞知及諸上大意無異成陽君窮處於齊秦太后為第魏冉計收繆翁以王聽之卒之五國之成賴以不

廢七旅時事務成功尚權變不足道也肖岐氣剛守定上案豪猾無異消改南溪賈積飛詭百九柳強扶弱豪家群衆撓之不恤也強項破柱則有素矣範曰一介儒生能持由吉短長遷權利不利因之破吏岸押閭譯恭敬併其心耶肖岐不然也張君請昔為儒不然也大抵肖岐之得此於生有本焉武侯有淡泊寧靜之學是以有李平廖立之感李平廖立之感於其心不於其事也以心感心是以孔明武侯終其身不忘其德生之詞戶吉日秋

毫無化狄毫無我然則肖彼之心服於生訓不有
由哉乾陽坎水相背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肖彼需
有孚猶生復即命安貞其大則顧君之仁一也之
人有永賴焉言之不可以已用是書其事以為贈

贈顧弘宇榮奬序

晉子謂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嗟眈
之賁有取於大夫之言無取於旦易之說而猶生
我疚之美者其毒滋多君子之愛人君子之所愛
道豈如此弘宇顧君以鄉薦繇攸令遷邑倅郡代

延燕山楊公馳檄奬之謂弘宇能於其官也耆民
若甚等循例乞言以贈仁義教所以稱說弘宇
君不一而足從民有言弘宇君則誠無愧於今日
之令矣宋儒謂伊呂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言君
相父母天下守令父母一邑大小不同其責一也
一人有罪我陷之一人饑寒我饑寒之是其可以
易稱也哉況今天下士舍其行道行志之義幸無
繫為家齒慶得官為己利曰要做官則不得不隨
此俗奚聖賢入官之道耶一日也做不得 借口

寸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吁今之所謂從俗寧去
一所謂從俗哉士而入官舉止語默動與民關
止語默動為民累其事其心蓋不止於未仕之前
失已而已而於人無與焉者也祟馬俸祿外以一
毫充已用以一毫市己私不免即此一毫為部民
殃門阜胥吏外以一人充已役以一人市己私不
免即此一人為部民害僅一人一毫已非居官之正
在民之道矣况日積一毫積一毫成千百毫積一人
成千萬人哉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治岐之

天下無有也古今無有也且以如傷為視下視岐之
不及一二者視之又當何如聖賢之道同人自考
之有言君吾身自方之半今也未[illegible]倒置其間
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illegible]大[illegible]文焉
亂正失真何可勝紀雖之[illegible]人不精此
不若信吾本心之真信我聖賢之道之為
利公執禦謂人言不足[illegible]本之世嘗有取
弘宇君志出伊呂之上小試藩邑方以行志為幸
而學聖賢之道率是有明於今也文王視民望道

出遊頗有而不居弘守佐其法焉采菜謂依辦之
烈豈僕僕乞憐而求人之譽者哉予於傾君亦云
用是澄氏之言未據久也若予安人以德特書其
可規者以為贈焉

賀兵憲見庵陳公榮封
三朝錫命序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所敬者先於所悅者
親我
祖宗因之萬曆初
天子幸祖效行加恩寓內爰命內外臣工得封父
母如已官而及其配先時黜陟幽明大計羣吏
其無功德忝官常不遂其嬪者不與也見庵陳
公至是益榮耶
三朝之命矣公世閥長樂人封君太夫人又奉璽
書載豸冠黼黻成稱觴以慶國人遊為見庵公
榮之衛指揮某某日以其事為予誦祈言以賀
予惟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孰不欲其親備老一
侍金章紫綬荷天寵光也哉顧德不足以使心

於天子因之欲不足以慨於其親裕後貽先
乎不匱已則然也公由進士服官所至有聲
人嘗聞李三州初鎬所為贈公之文公平生
業恍如見之公能於其官不待今日之贊矣
終有似其亮功熙載休揚於世以顯父母有
為公言者東狹氏謂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
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氣之所加無大無小
無往不濟茲公兵備嶺境入境之初正冠肅
行之際侍無而驕攝機匡測人象以此觀公殊

尚以秀才實歷文無膽千人一律疑公也公叱咄
閱群豪獲膽衛首約束置洶洶水火之人而
措之袵席之上公何以得此猶異於人哉人徒
以其見畏服如虎公以才以其氣已人物小不
見其為虎也天下而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
事非其象之過人者誰則辨之詩云孝德引
翼四方為則然則公之所以荷總石祿顯揚
親以承王休寧此措之內則慊心外無撓襲
所及寧可涯哉國人數其事而稱之如漢

壯丁官當驛役丁糧民壯夾拐川之不均者與
民均之民之利也乎獨區區於海商之一言之
其大也率海之濵衛所布列殆無提焉氣不足
以守其本坐是為累若公所為雖不為則矣用
是書之以為賀

贈香齋蔡太守撫黎序

國初至今言官建者必以治黎人為一事乎然率
未有以得黎人之治者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
之有也冀遂待之以安撫海捕網待之以梳張
畏卒之有以服其心而戕其禍況在黎岐質文
樸變吾中國不知其幾哭易也自有天地至今
尚存太古風致然諾信義死而不移天性之真
獨有存焉者乎動以弓刃相向自昔記之蓋以
弓刃為蛋譬之共不能自至守令之庭非曲直
直勢使之然無他意也苟有以開導其心剖其
不平彼無不聽乎嘗謂待有人心小則息爭大
則開道十道地為郡也入入版籍千萬年無

不可者所以知此道者之難其人也而又賦役
繁難官吏刻削彼自為誠我自為詐有以厭其
心而格其至至誠之為難乎其為助矣徵其
端謂可見之行事者吾於香齋蔡侯見之事跡
蔡侯潑海先輩崖州初政大抵率從其真由其
質有其內學於誠而欲求其至比之俗吏矯飾外
貌學於詐而務為名高者不類也府是遥香有
是作用方抱有四村學校旁村教尤摘撰事撫
沒淺滋蔓正侯涖任未久之日也單車往諭侯
信使之心士民未之有許者乃侯為之迹不曰
叵測之為幽遠不曰嵐瘴之地何必哉曲
曲而直直之不過數語卒以待乎平其風
然解然為村村如故乎此張網冀遂後先無
異然則不曰已之無誠也誠為動也而曰
猶佯之不可為州吉青則然可信也哉即小推
大則州縣中苟有以一彼之頑無碍其生版籍
而郡縣之無難事也乎嘗以為黎人之不我向
也乃我之無以致其向其為亂則始事於州縣

之民長從戚兆於無既之吏黎勢固不能以至州
縣言曲在有無以判別其不平之端而僅欲使
之不為不得其平則鳴之舉嘉靖間二勤王師
予木敢曰師出之為名也此則太守不能處分
之罪非其人之過也皆欲乾俟今日之功破先
後黎議之謬為開道郡邑之漸一日崔士民以
贈言聞予曰吾志也雖未為千萬世之功而心
情孝達向化可為兆於是矣中孚豚魚吉九二
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信在言前不言而
信變詐之世而得有如侯者黎人得以舒發本
真民七寧適其可以易而得之也哉有
朝廷之上薄賦輕徭承宣之吏還諄返朴舉蕃庶
而為之無不可矣單車之諭侯得為而為之矣
權不在侯而侯侯之勢也劉安之諫伐閩越行
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蔡侯以一使之任倍
十萬之師回視庾于已酉大師兩及荊棘生焉
崖至今生氣未完復也何如哉何如哉曲突徙
薪之功誠能動物之道侯所得之川是不辭而

十九

為之序其喻撫頗求月日以在周貢生實狀中
不為費
贈俞戎以吾安公改西海序
瓊獨居一海中外通閩廣接諸番斯不逞之徒
便風帆一息瞰抵州縣城下鹵民業漁海之民
倉卒不及為計
尚曆吹元帥戎以吾安公奉
命書督其事專屬保護隨便宜遣人至之無巽
惠潮冠徙巢而出不安於東尚復越下於西洋
洋風濤倭雖如舊依倚量援勢必然也督府言
汀旋公計度身邊多故望洋而勇其人上請
天子俞之平海以西付公調度海角備指揮某某
千戶某等念惟北臨陽江不免於歲月之間也
乞言為贈予惟諸君之意言之曰大月徐表之
為梗也我中國不逞之徒因之蓋自嘉靖中嘗
試台寧寔如其來志滿氣得三十年矣
天子之靈中國之大迄無一人王功為侑揚氛海
上其故起於惡宦逃俗中外同風內無許國不

二十

二之忠臨變應兵又不眺於司馬孫吳虛實避趨之法死生利鈍吾有命焉自諉於武人而莫之講也尾合結私胃推借禦外此未之有聞矣三年來予接以事之親聽以吾之言矣將欲以有為也太方很罔每一為兵牟州熱中迄無寧願枕席過師繼嗣斬獲計自今亦既功於前人矣然非公稱心作用不足為公言之也先者從事浙中督府遊劒門溫張侍御惟公屬意聞之
上曰敬慎謀畧沉毅才猷事實心以求濟務為全勝之謀敵果敢以爭先不為觀望之計奏請妻情熟閑水戰忠信足以動人恩威而能得士呼參錯於數公之言觀之而見其幾於公矣詩云匪直也人秉心淵塞然則珍威妨祥教寧海岱指今日之危而汜意焉匪公屬誰僞哉人苟不以死生利鈍入心利方納私胃功罔上皆見其可今視為妄悔無用之心滋氣劲袞集而天下無不可為矣人惡有其外無其內質有其內事從其財知之而不與行之乎公必不然吉之而不以與嫌諱今叫濟之也用是書此以為贈陸諸撫所名志

贈恒所劉侯序

大子在上環天下無一物無不欲其入我生全之中按撫藩臬海內外統之既有其人矣郡為守邑為令有其人必有其人之選者以任其生人之責經野設官用為民極日久法弊而入官之人計身家營利矣我瓊萬里京師
天子坐生下流之恩雖滯尤甚惟劉侯入境之初一百年矣言念劉侯溫其如玉識者易以以消瓦運無殄
天子十遠民非先日比屬之山一日至期年節用愛人米如識者之料督府行訂敷公秉民屬吳之曰安祥處事平易近民聽斷無冤催科亦善品藻如見翁子貢公焉諸子徵言以贈夫諸弟子治於侯皆其所以望生全於侯者也望侯以為生者深責侯以為生者必備一有不及而生全之道缺如矣請言之冬物翔調其叫生理自

然使有惻怛慈愛之意人於人無不愛矣況又
有令日治人之責愛人其職者乎然官於人得
使吏譽嫉在人動心於人則我之心不我作主
惻有惟上之聽惟人之徇百姓不被於我之所
為而為之矣無問大小顯微如一果能如父母
之於子以其滿腔子虛是惻隱納交要譽無之
也而施之者也　今有朝夕受人之金人指而非
之矣叢馬倖鋭迴此皆法之所不宥也常例里
甲上下御安何所拔而行之率皆義利之辨士
予一入官而容心焉俗論也宦一郡者以一郡事
為任官一縣者以一縣事為任初無大小難易之
別令人曰不明之罪有之而無不公予大以問
政於子淮子淮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
始而圖其終如農之有畔如之何無能以之不
公不明其罪不大而遠職在是罪亦在　甚矣
小之爲害也況又有積小成大甚矣一之爲害
也況又有失於一害不止於其一者乎昔人得
官而仕於縣令獨有取焉言親民也其臨川門

肉稷伊尹之志得縣可試公孤守令大小別焉
仁道在中率行則一舍伊何言縣宦一縣之人
有一不被堯舜之澤皆有諸也劉侯志安天下
發潮豐山內重而見外之為輕今侯無是與有
為者學顯身于變侯以德詩云庶幾夙夜以求
終譽今之謂矣用是推言之用為贈

汴水李族譜序

汴梁杞邑之孫盍自始祖諱至今凡十有二世矣
無慮數百人汴稱大族巨族雖親盡服盡而崇古
修睦伏臘祭祀婚喪酒食以時會焉本之情未
之有改也夫人情聚則樂散則心懸之四海之內
一旦而聚於道途之間初若先日之親歲月論交
之故也燕談笑傲有樂之者況在同宗之系自厥
初至今一體骨肉有以聯而屬之者乎詩云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情也而亦勢也孫自褒垣公
洪武中謫戍於填杞邑之孫至是分而為二蘇老
泉自叙其宗之譜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盡途
人也吾所以相親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也

初一人之身也夫以首山一也之聚長公有勢然
如何之喚矣况乎殊勢別分而為二而又隔之以
萬里之遠難乎其為情者哉雖然天下所得而間
之者事也心則曠百世而相通所待而別之者迹
也氣則跨百里而相合屈勿軒以序序之矣心篤
禮義生長於賢豪間但爲了处在人而冰水之比
祀莫之墟切切在念其心北氣祖先宗啟則既無
間然矣一旦作而思曰神交氣與者之為同不若
見形所貴者之為切吾心所存吾氣所發尚悵然
以為依據之地也念茲厥初勿多行色祀先合族
今日得以不徒為想像之託有期日矣士友輩相
與義之遂歌矣詩海門為別因問作者之言於予
予之心亦士友輩之心也孔子云吾了為於親則
民與於仁勿軒昔日之同於宗也以心今日之同
於宗也又得以不悖於其跡事有依據其道光矣
覩斯行也而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時倒
宗人從我其不從我者豈非庇焉性返行寔須此
為照厚道也而利在焉勿軒孝弟况於中發於外

不在先也用是不能而為之說且以為祀人告焉

賀衛趙侯軍政親象燕詩小序

軍政例五年一推萬曆三年冬忽報衛趙侯思
梅如前軍政軍餘人色喜欣欣舉賀侯之文詣
予為問夫事無係於君國無係於州若縣地方
不之言可也

祖宗列土而官無能舉於其職有甚於今日之武
人者乎孤矢之利以威天下無武難乎其國矣
請言之異乎孤懸内梨外夠窺歟有人四面敵
而請不遑息文致何施燕雀處堂中無倚賴有
甚於此三千里地十一所而衛者乎請言之由
瓊而北十三布政京師濟濟布列有難言矣特
於思梅一武人言之言之何如時也流弊也文
武衣冠誠有別於

祖宗之舊矣不有天之與我三代直道求自得師
在人者乎今天下事由書生矣書生自黨特無
有天理人心根古可恃其大者又無有天之與
我聖則聖賢則賢在我而已可死可辱彼書生

無待而奪之者乎戰國爭雄孟子有二折天與之說師文王大臣小七有幹而旋之矣一王法慶衛使司兵品三加其品五備首聽命有痛斯石與章律倒曾有之乎前無所閑尚當猜我知能如百祈結可以義酬生造化日南余有清水王代甘武人立之標焉可以望而趨之者乎端乎准仰止一人而已師王而行准恐不及名宦鄉賢者人無出清水之右其襃恥累印

武宗皇帝初年武人失至今日之衰而襄之始也清水能之於先曾幾何時今日乃不可能之於後孟子謂挾太山以超北海是誠不能清水行義峻絕風采無一時俗氣矣要之只是一座不染一私無容開其攻假便觀書史絕不為今武人酒食嬉群之習詩文無一傳示於人善讀書者也無搜摘章句之勞坦然自得其性情之正詡之非人能也可乎哉一時也攻軍行無一不當人心之舉一人倡率上下一所肅如也雖然

天下無不可者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由前信後思梅之思人歌舞之矣乎之所取於侯者則願侯如清水收盛美之功不願侯於無義戰中存煦煦之德侯閒提策而總十一所事矣勢不得舍侯他適況侯從而附贅矣可上由清水而入聖舍侯無可以為引者乎用是勉之以為賀人有元氣下陷直死亡矣蓋非為附靠剩無以達之今者希闊之言類是為附實則和扁參苓建年久視非為附也天下事亦為之而已思梅勿以為訝

崖州太守蔡養齋致仕序

蔡養齋知崖州事二年矣一旦有
旨勅令致仕出崖州士民意屬之外庠弟子員不
遠千里懇兩道請之不獲乃言曰噫去京師
萬里崖在兩南千里之外爲中國盡地皆稱荒
險山草州縣大兵兩及之後海寇躁之只一太
守孤臣孽子小得生意而猶欲奪之耶詩云昊
天不傭降此鞠凶乞一言以爲之額先生薗之
余惟蔡侯擢自澄海而來時萬曆二年十一月
也崖兆步逃亡十百先日二十年矣今疑杌小
哉然守面蔡三丙海乞兵千百又未可曰來則
備之徐陸在□無憂也事未有定稅粟爲亂
喣育招徠侯無所不竭其焦勞之思而亦無所
不極其綜理之計無耕田之人存先日之稅侯
緩其二用其一事之不得自由者應公檢下百
凡調停類多如此百姓倚仗而安施雲霓於大
旱之後民之忧之非偶然也其尤偉者四村忧
激從自抵其巢而諭之由突投薪一州寧謐底

予已酉大師十萬有其功而亦有其害未定爲
侯言之矣一時嵐瘴之憂偽爲疾不堪事去猶
以此爲民以此得謗君子信讒何窮如之民上
憤不得其平而言然民士念自爲生之苦剝牀
以膚激發於侯宋蘇洵衡論重遠一篇衡之刻
也曰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檮杌饕餮
爲之縣令而上不之覺然則今有龔黃曾卓民
弗稱之能覺之乎勢使然也不幸生爲遠方之
民又不幸陷於生長無計也脫遠方之勢然然
之與無得於然然之當太守佐爲以然故去州
先年事諸庠士則亦多爲不平矣繼自今後有
如蔡侯之寬如蔡侯寬而甚可勝憤乎爲蔡侯
憤不能使日後受如蔡侯之澤小人剝廬憤之
何盡小弁之詩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巧言之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出位狂談嘗以爲嘗
於人而人不之賢者縱使衆口交攻亦嘗挽彼
賢能同父任以概其延日無容補悲明閑而久
序蒿莪不歸於世漿爰惜之綾而人不曉於一

警百之道也哉
太祖得天下起自側微未受天命以徵宜邪三十
一年之中重典峻法正巧言亂亂之方而君子之
然也人有畏心天下安又狐鼠驟急於始始息
陵容於積而令坐是為累用小弁之舒行
國初之法上撰籌勢之權下有大習而民安之蕃
遠方憔悴
聖天子聰言百里之中潤澤而出脫之矣此在廊
廟諸君子加之意因舉太中有派感焉僭以之
以俟

目錄

八卷

序記部
贈羅近雲代丈定安田序
贈喻遂川獎勸序
贈喻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贈羅近雲陞欽州太守序
賀景行王十千榮膺軍政序
賀岳元禮生子序
樂耕亭記
贈林東泉考績序
賛龐氏一門二節
郭封君壽拳序
贈呂化齋曹齋得獎勸序
贈陳俟夫詠成功序
龍南令廖峯吳公墓誌銘
贈黃竹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借山亭記

贈毛蒂江陞天臺大尹序
贈總督府兪務劉公平八寨序
贈文昌大尹羅延雲入覲序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贈瓊郡陳先生得獎覲序
修學宮記
贈蒙生德範還遠全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為鄉士夫作
嘆擴蘆思親百詠序
贈王朋江陞寧波府大守序
贈史方齋陞浙藩大叅序為南學師生作
壽南溪吳公八十一序
贈周柳塘入覲序
贈陳元山往古田司訓序
贈顧懷東晋京兆丞序
贈趙三山德政序

修志集卷之八

六代孫廷芳編纂梓

序記部

贈羅延雲代夫定安田序

東坡蘇子有言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多之口從其所同然之心古今有不曰井田之為美法者乎漢初限民名田今日廊廟有入議舉均粮新例是經分無立錐者有先日而可以已一時飛詭之弊千百而取其一是亦井田之遺也然今之初家之田迪阡陌亦曰此一均平美事貪富心口同然余喜之謂事行可立見也遲而今日則大不然部題有曰以國初流水魚鱗冊為主名曰流水魚鱗蓋有其義今不講此而別聽為之開端既差末流之弊其可禁止東扶西傾朝更暮改百病之所由坐稱臨高會同文昌人以彼善於此分之文昌者延雲先生今晋欽州太守舊治也文昌夫事方申上官知其才使付為定安之夫延雲不辭委於始不忝懈於終大抵事本易簡古稱治亂係有

洪有田灼丈顯顯條緒非亂緣也近雲金什㓕
節之道足以待之定安之卑余木之有閒也然
觀其被崇於文恩可以卜於定安亦必有齊心
力不能以兩見任人為而理其緒間具後一律
間觀行校奸賢不大之家二十有一准之政補
完報雖曰安知其無尚有出於二十一家之外
而近雲精明果毅之才亦可見矣近雲才大過
人安以之不一介之操又足以鎮之排難解紛
乃其餘緒道有出於太田之上不可以共一盤

二

者是宜乎朱尹忠齋神服而樂與之也忠齋必
余言為近雲贈桑務之誓曰入之有技若己有
之忠齋有為均之義不得辭書之贈

贈黃體齋陞南京國子助教序

感恩堂學士黃君仁甫別號體齋余署教南平
之日門下人也自幼善心文學而行已亦自謹
飭不風氣自苟余素謂是亦科第人數頻屢試
無幸恢貢得分新塗之教後三年晉學寔之感
恩三用小邑之小感恩也之至小者也弟子負

教討亦許州邑之後鄉薦寥寥百年不一人與
若不足為人師中吾意者仁甫以丁丑之夏任
行憤憤而起曰孔子不離小宣也存乎其人焉
耳雖小有大諸凡序庠規件
祉宗先年之定日聖綱目提數十非耳而新之不
遺其於咸咋拜見之陶意貫志則而道無愧焉
一時御史行賢口懷川先生巴蜀內江之能也
三喻許賦役之必於近行之外千載一時聲得
於上仁甫亦亮千萬旨知之然諸人咸翻有

三

余月中而仁甫助教之
詔則令十年五年後事也士之素重仁甫者曰夫
部是途借口之言今見行事之實色喜徵文言
贈大士前無會於錫崖之為高贈之誠是也夫
亦知京師之研為美觀而四方極乎兩京
天子之耿光令流之聲名利風生而譊隨用循之
病裁如矣焉道胡廣之區蘇味道要師德之地
崖亮裴光庭一切龍會而合之之鄉非家室也
首皆人耳刲此則染京師人人出待曰京師人

人出得頭洋洋乎天下之處也建可行於天下
後行至到此無望維今派作有人進之寸而過
尺
祖宗遞升積分之法又縣方許出身且曰未也未
也會乃建議亦不免被殺嗽誅北京而西行終
身無到北京之日新建儀黑初脫身巾之見執
之科甲濟濟之際十年情懷猶背盤庭愛仁實
書為仁前書乎能執之乎誰能執之乎有師道
湖吳寓游取萬其實而書者書之天下之達道如
[illegible]時日其有能會其觀天時稱之為行也
是壯直臨於大精肖謝端應官王今無一帳又
姑

贈俞遂川與勸序

言有出於一人之私可信為天下之公者澄邁
大尹遂川俞先生任甫五月被院擬初公有從
事也洪以讓雷一誠吏也季冬之朔拜子而曰
侯尹二以不獲上有今日今得之矣得上有道
先自得民而來造福於澄當不至如富陽建安
年月不多情愿也願得一言將闔縣人意志其
者言若止於二人之私矣澄去瓊山不遠余簡
出亦有所聞尚不能無私意結民民與之惑姑
諾之曰縣官日與百姓親古稱此之謂民之父
母子之於父母寒求衣饑求食苟有不得求與
有一焉致子於不得其所之地父母之責無如
矣二老之言曰權是之均當聽斷之公明稱最
先後之與無有也先時吏胥作奸今者無有待
民接士法不廢而以仁禮濟之蓋無一不當人
心之舉有尹如俞可以無愧牧堂之上而吾民
福矣與澄邁事言語錯亂而說尹之賢終不能
口此曰有大馬人曰吾夜無知我尹楊伯起四

知也其術路不行不必言所收不為火耗之偕
名紙非不為深文之名襲先後尹不及二老韶
將一縣人意若出於自為私而借之口矣濮人
謂選士純盜虛聲夫處士無事可見名則可盜
縣官日與民親日與民酬應乃其本職有一事
則有及一人之恩有千百事則有及千百人之
澤亦有一事而千百人受恩者安得以一人之
言掩一縣人之見二老之言皆遂川日日行事
之的証蘇老泉某也賢以某事知其賢某也能
以某事知其能之謂蓋不特一縣人意言實不
實即一一行事之據可信其為一縣人意而非
私矣二老故縣官念此之故此後刮目非一縣
人之公也安知縣官不謂衙門出入之積龍絡
之為術也刮目之乎以其時與存者之信二老
之言不妄洪武三十一年定八十貫贓絞罪之
律我
太祖愛民之深與初作皮場設廟無異同一處死
姑以其愛源之形改從和緩之象蓋亦使人土

覩典刑而有惕心歲有於先全之於後刑期無
刑也自純
欽定事例政雜把失初意而刑法繁矣民不蒙惠
瑞自出仕至令作遂所到大抵居人寢未尚可
戶來散我之悲惆此壞為也澄邁治下咐郭又
甚寢來言刼財也遂川能不為刼財之政當
祖法廢弛之後且不得遵特非無待猶興之傑與
哉生謂昔發深人機戒遂川無令仕為己之心清
本原而心在民矣天下未有貪私之心能假為
在民之事亦未有心在民而中可見之迹民下
宜之正本而為事出為余於是益信二老之言
為一縣之公言而非安言矣雖然君子之使必
本於父兄師友余廷撫應天十一府州俗之美
朴近古惟太平瑞江公自歷官而廷撫南贛政
聲在人邇爽詩禮風氣習宜遂川之有今日也
政宜民而一縣人宜之其妄乎一二人之言可
信為天下之公是可書也書之

贈俞遂川得撫按獎勸序
聖天子作天下君師勢有不及外設府州縣官共
而理之府州縣於民曰父母官
天子之君道天下也於川民之俊秀則不曰父母
而稱提調別之言提調者立之標爲禮義廉恥
日提撕而調度之如人之愛其子必思勞其子
期之遠大進之聖賢
天子之師道天下也師天下與君天下從衣食之
懋之由不強使知不同今府縣官有顧父母提
調之名而思之義者乎模不模範不能言提調
失官則百年來視父母爲甚廷於學校之爲
私謗於借士譽之爲累事之牢不可破其大也
御史有賢學校三諭特嚴之出巡條約之外而
今學校之中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二年之中
不見有一堪能懷川之應余以爲終焉已矣天
下以靈齋視學校天下之提調爲之壬午春初
忽一日潘士拜余而曰今有賢尹梅劉二公不
約同獎顧言爲今樓上有道之時兆是老功亦

同共請而余言之矣遂川析頭大縣其學校
未許得也諸人士之言姚師一狀則曰今將
先年有吳鄉先生投刺之難非公事未嘗至
於偃之室也此子羽之自守則然今有欵至之
而不能先日嚼訖之風今門消絕決曰投刺曰
出入請託非人所帶矜人士有口不爲達而聽
之者乎履任之初正其要緊之辣觀之肯公政
訓時好尚可見遂川特自爲執無期會也上與
棣川之諭符合如一提撕調度按大綱而大子
教我工矣陞九淵謂史度不量從而募大可爲
論人之法然則有賢遂川待士執之矣其他之
小而不能執乎仁父母不能爲提調之職有之
提調稱官不能父母之仁無有雖然執之是也
遺有出於有執之上不待不足以執者老未及
人士能道其詳請序言之大攷事出十年之近
人稱破家亡身莫得仲顧非殆盗拔扯事乎益
官中以得盗爲功奇貨可居吝力也遂川初任
特念然曰盗人何心有自投其黨乎置不問上人

先寸風肯不顧也米幾別得實有此物頗十人
脟然無累蘇子瞻謂孫若介夫洲者也不仁而
能以一言服十二人於必死乎余於遂川亦以
夫執令人所不識過此而能何所不勤明令時
人所不明過此而能何所不明先之明成就其
前後之執究矣其明父此挑訓人何間言且事
者溝士而士反歸之同尊大夫才能相與以有
成也皆可書也則是不辭其請書之贈

贈羅近雲陞欽州太守序

辛巳孟冬之初郵報文昌尹近雲先生陞晉康
之欽州太守邑士夫華依依色喜同以邑人之
情來乞言賀余惟士子一旦賓之王國則非獲
序序日一無為矣苟知一縣一縣事無一不爲
之爲尹一人之身其難在才尹與民親則亦日
與民財賦財有苟得之者矣其難在守近雲尹
文昌今五年矣一有不宜於其人之政一不滿
其民父母之責矣乎五年一日之守則又由近
雲速無不回道矣此於義利之辨官民界限有
[illegible]
過如此非克壯而民甘有溝操若磯而民集如
安問忠之道得購所其為之令之謂矣士人華
願得一言為別文之行贈夫欽視文昌難易之
遠不啻千百近雲爲難於所難人與之矣即令
亦有論說所是矣欽太守小有經之乎雖然事
有甚於尋常以度之外而濟者天下之變何所
不有請以先所聞者之天下有有根願無其
由亦有旧之所入不支根着之半有甚於文昌
者乎髮稍從流之多實郊甚年之早有甚於文
昌者淨易窮而變觀之會通其時也庖丁之庖
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刃若新發之硎無厚
入有間近萬里

泉下之場最東西中亦殺賦之無幾何者三州十
邑一士而文昌特以供官備隔辦節之無闕可
乎精細不可概圖矣算鬻輕不能一日而緩固
安得并直分木植本者同心先之為崖陵易感
邪指掛躬耕措柳諸利編入塵後數尊府公同

今夫田之與又三川十邑北北而行視封三
上君子許矣寫人而變通之道也余先日云過
南雄雄人所深喜者而言有門六七十年來擬
是二十椅梁二縣無田而有粱民不苦德足以
不比於從吏之小補之云也軍門司府諸大人
心君子誠能類惟以盡其餘今之文昌無必不
可為之事近來宿於一年之作文軍門法有大
弱五年處民一旦不能為心之甚一切應之時
有識者有怨說譏謂民父母不如是怨讀又有

大父母主於於上縣官所得自專吏胥不能作
奸之才可對況日不有耕頭之入乎不言制度
尚亦有幸夫地無絲毫之入而一不免乎三年
如故之輸鴻雁乎飛集于中澤今不然矣我雖
不殺伯仁孰與代不見殺之為恩亦有一曲之
說借寬於人孰與沛余先日之仁之為大縣官
催科錢粮恩不敢征
則定法度中事也出於尋常法度之外為之為
國家亦變事也近要精明果毅過越寸人敢得此沸

天下無不[redacted]矣詩云楊國之道御於敵在

贈

賀景竹王千兵榮膺軍政序

聖天子分天下職下都司衛而立之所焉所典州
縣錯峙蓋其品秩也兵以千一百討餘人倍獲
之所管轄有戍卒有屯糧訟獄是其以衛封國
翊戴
聖明之治實兼牧養允藉從事行道遂志視州縣
有大者令守令下民莫敢仰視人視之不勝其

榮且榮所則不然其故起於秩襲父祖不由問
學於官守義俾無所識且其無理德以和心氣
也動輒猛悍戎厲以凌剝其下撫按藩臬用是
從而抑之抑之誠是也沿以成習遂致厚相賞
與者卒以坐受辱見致斥顯顯然中秋之崇反
出文雖流下居之者恒亦愀然不樂曰此奴等
冠裳而其間志有所尚者竟亦以莫可奈何付
之莫知所以致此之由去此之道夫人之參其
身於天地中者豈必人之榮我而後能立哉孰

義以往天下有莫能禦者況亚品之秩森然列
也吾將執國制以為衙公那之在人心未嘗泯
也勢之亟重有甚焉者百得以亂人心之分而
反之理可以張帥之勢制足以振品爵之崇
故愚嘗以為今日之武受抑于文者十一我之
莫能自立十九也且其所取以自貌者繆戾亡
甚既以成莫如□攤護莫矣乃曰剝媚之行州
縣同名文士也我制人□節不然攤按薦梟
之我嘗者閃偸然名過士斷斷然天下矍也彼

八　二六　下

亦冊縣之為爾我何人□而獨不然效砥貨利
以求容媚方以為□□可中一二不然甚矣計
之良也孟子曰小國□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
弟子而恥受命于先師也然則武秩之態乎其
恥而謂肅由於文上之私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為今之策亦曰執制以白
守據義以行制而已毅然不諉于莫與之徵所
然不事於剝媚之習則吾固參天地人也彼之
並且上乎我者將睢雛而奴視之矣汙獨與之

角也與我獨求不我抑也與哉千兵畧何亦有
志陋什嘆者攤按請下
廷而卑政及焉反此而逃有由矣愚惟其莫知所
執也因軍上之請用是書之以期天下事亦為
之尚已矣秉哉勗勉之

賀扁元禮生子序

曆千年三十餘矣仲秋之夕得嘉貴兒而生子
衆咸欣欣於餘慶之說相率徵予言以賀焉子
附人生而無以嗣於其身者餘蔑言之抑可以

八　三三

以也哉者教以成子之貴乎然今之教者於世
賢之道則故蓋自門左之懸久廢焉後之遣
祀柳弧之誠猶書于司馬氏者與鄉習之屢符
節逆臉久焉夫天地四方之事舉而屬之男子
之身矣其負荷者之何也傾沉默之名而精若
義者能堪之乎是故孟子善養浩然之氣正以
為天地四方之所也漢人因有生男如虎猶恐
其鼠之說予非敢以漢人為適中見也第中人
之性挹其氣而挽之中也易抑其氣而企之中

則難中行不得惟過中之狂士屢心焉仲尼之
所以眷於進就也夫今所最當于天下之教者
何如哉愛其子而深為之計顧以守雌之道施
焉以水濟水血肉雖可保永於世而德義之有
於身者去賢聖或遠矣謂之能成其子也然乎
戲就火衛不以財遺自謂為子孫念光矣史册
矣而祀者愛焉夫道之見須于君實而世又率
以為是者雖則挽之諸女安然曰元禮以學禮
知此義者也予亦欣欣然有餘慶焉幸天岸四

方年十此年乎攸寄也用走次之以為賀

樂耕亭記

始予未接西塾先生焉一拳養之人云爾德交
數歲見其誦砥行廉隅之士欣欣然英傑君有
企慕弗及之意嗚呼休哉蔑世祿之難也矣益
久見其閭仁篤檢約之行欣欣然羨焉行且欽
崇物嫉躬詩禮制嫉子敗度維欲敗禮維欲將
深慨弗為焉嗚呼休哉蔑世祿之尤難也嘉靖
甲辰之歲予贊玉堂遺址之西墨客村構樂耕

亭於上將以紀卒僕傭之耕非徒取名於此也
一且以其事為子孫乎爵山書門將代為生業
耕之意乎而尤之者則曰不此之舍而願彼營
焉裕祖之盡非孝也予曰不然賈子稱一夫不
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今之為民者
五曰士農工商軍士以明道衛以衛國農以生
九穀工以利器用商賈通焉而資於天下身不
居一於此謂之游惰之民游惰之民君子之所
不齒也世咸以其游手自之而不知稼生貴

族特居先生以文華嫡裔居寶丞之柴僻自棄
於游惰之域以逞無疆之欲則尤可傷可泯之
物同一不備其為國夫紅女之蠹可勝痛哉視
其游手之害十百矣維亭有作為耕也且以
繫名雖此意也必不忍肢若飲食為滋采之靡
必不忍就若衣服為布帛之蠹又必不忍厚若
聲色之娛妄若貨賄之聚為妖生傷年彌邵德
彌崇來丸游後小物為世祿子所有若成變是
無崇之漸盡矣嗚呼不賢而能之乎仁篤儉約

孰觀之行義節之[illegible]且於反肯之日可期矣
卒爾業耕於曰小樹哉若夫流避光景假此亭
為娛消之地聘五堂有述亦猶也烏乎孝始而
士今而眾不為五畏之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其先生之謂乎嗚呼賢矣哉先生曰茲吾
志也敢揜以為記

贈林東皋考績序

予於東皋先生均業儒友也然東皋令瓊山計
七年於此矣嘗有大夫義焉古之人有曰君子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自斯言之出也故凡有泣
於人者雖心晉叔歷紀事執春秋筆焉其頌誦
於人裂乘而贈之者必捺然為其增細以巨雖
以龔黃召杜顯顯然按之皆賞汲出嚴來下用
是善惡誌冐莫可憑倚君子習見其然故凡乘
而書之颺歌而休頌之者皆將曰此不非其大
夫義也雖歷歷可按若莫之聽焉夫以善惡之
相冐若此弊乃底實莫稱白之君子之心又若
此今欲復者以為東皋賴也亦異甚哉是故東
皋悉澤著於人心政擧惟於行[illegible]績業留於所
過之志端不必多為之贅然東皋此以奏績行
也行將擢而之他邦俾而之升之道其統賴有
大於瓊山者統賴大則其績之所奏隨之東皋
以其迎刃而解之才乘迎刃可解之力隨職業
之所到執平日之所學者毅然行之因術身以
忘國毋私己而棄民小之瓊山大之天下則謂
舉逢於遐邇功烈著於不刊猶良寔將耿耀今
古予得以從而鼓舞於其後矣吁豈不盛哉豈
不快哉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
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
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儒有見善以相示者東皋
先生何以復我

贊蕭氏一門二節

予讀東洲李太僕所為雙節傳觀二母寡於華
年依孫子為命[illegible]三四紀而念夫之心迄如其
始矣心天日而志絲泉水[illegible]不北其兢於守而

可為貞婦者實難勸也雖夫人之自在於天地
間能以其貞為天地萬物之依者其道有五焉
五教貫三才而為一君子道之然聖王御世御
俗所急而且先者惟臣之良婦之節崇顯褒異
拳拳然特此以為天下勵者是則何故蓋以義
合者而能不悖其心可以致艱而他從者顧終
守於一志　行斷與從非其自在才地焉矣況
夫遇有常變存亡境人恒於久近間求之其人
節操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久近之謂也是故

夫亡則無所為矣無所為而一從不移雖金石
之堅未能過彼夫存之備婦順而家理寧未
足為難矣其之從事於上多者計三四十歲少
者亦不下十餘歲承於顛或悖於幽艱然誓不
以所戒負吾君者競於始或渝于後歷年所而
心一焉彼殉君於日月不足為難矣藩宣不悖
可以見臣職之終婦守克堅足以礪婦行之備
故君子論人廷之效忠用之者節無軒輊焉而
處世順俗獨於此拳拳焉者亦以其久且久者

身有之正教於斯關繫彼然彼此貫學問
如禮義以應上求者訓師友以徹誠明古今以
建毅謂誠莫所事焉一也則中之見視此何若
竹出之命則亂出於其所以受人策命之寄而
不貳乃心者則或斷焉易於閨則女子之間離
於多出講學之際二貞並舉獨推君子之所前
獨而不咎自己者垂示乎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也況於親炙之者欲慨臣義之喪節守
之壞者如三才所賴以立者而僅於二婦焉守

之則夫孤念君民不改之心奮臣子不恃之義
侍御公之遺稿俾學者以然矣予學人也敢乃
之據不能自已用是書之以慎

郭封君詩卷序

嘉樹教天下親初亦皆嶺之人皆有是節文度與之紫也我第外心之文既盛內之存主不無所紡祉以陵在皆意狐之答皆爲有由然也以今回視乾元之府樹者忠信之詩尤甚窮上及下者有天下國家之志者文君無可於今之世也而今司訓卷序之請又及自潮之瓊崖萬曆甲申王正日也自封君清琛太守之父於学心有戚戚焉手卷為封君而作際約閑不及予方宅其可無丞詩其可有何以信信之於潮人稱頌青琛之予也青琛之子何如古之月旦人物者大端信小節今天下一大議論天下安不安有係焉非太岳張今日事乎公室大張守琛因言而太岳之罪一字眷秋矣太岳今日法當家國兩截斷案数年来紛紜攻擊大抵入喻之吹非張本有名實大學有案年天下之道所懸於民從寬於士雖乎為天下人矣雷發齊而物同應之青琛不然約束十一府縣至今不攻相公考成先日人曰撫切青琛曰關乎青

端昌化府胥齋侍獎勸序

士子伏匿京師皆樂華之勝則不喜者非也君子將以移易天下然亦有受變天下之疑陳傳良謂俗移人賢者不免之說是也府州縣官令稱俗吏徵訟錢穀周旋其間而莫能解去上官有驅使下民有仰賴能不因之而俗乎今之山州草縣大抵尚存古風紛華著名之方全然今昔氣矣昌化為瓊州府為人田之數不滿十里不來也龍論言飜晉有之非徒有州縣之名所有催山而負乎胥齋吾先生初晉昌化上高相夫之遠何若不知月其初肯以迨三年今日間或余會一會則曰孔子里仁為美是言吾之昌化是也有書心無協色繙遲之謂柳宗元不鄙夷柳州之民今稱柳柳州是宗元厚造柳州也胥齋於不鄙夷柳州之民已哉胥齋二年之中順治化之故而加之以涵濡之養務使昌化里仁不失天與初性視蘇膠兩手既樂其風俗之淳士民亦安乎之拙無艮由了務宜拙於為政者哉天下繇此則吏撤風消脩絕胥齋之為道可

知矣東萊呂氏有言入單父之野而見禾黍已知
子賤之政矣入中牟之野而見荊棘已知魯恭之
政矣夫禾黍荊棘是亦孔門作用而猶費於力也禾
黍荊棘之外別言政事古之善覘人邦者心不如
是今觀曾齋之政其有出於隨昌化之故在道而
行之民適以在道安之也耶惟曾齋先此淡漠之
心故有昌化而喜惟昌化素稱古朴故得曾齋而
令聞之昌盛二縣嘉靖之末古風不無少變得有
存實用以學道存行今也純然初習矣是曾齋之化
今耶柳宗元之再造柳州也唐侯因昌化而為昌
化動變之功不壽投院開野羅公從舉政事之小
盈錢粮刑罰亦唐侯之所不廢開野無及其大因
師生贈言之前書之用補開野之所未備

贈陳侯丈叙成功序

萬曆八年部劄天下有司徹田為糧不果洪武
三丘令典之
天下有均平之旨天下同然誠擇公正書算於未
事之先畫里界田圩於將事之際約日起于用
日一報沉水熟識縣官未有公應勤慎四道行
之一里公正非得之人了一里歸號歸實之數
至簡而亦至詳初無難事討之雖久不出三月
四月外之功而今也三年行之行之三年百姓
以為三年之害獨臨高一縣稱許不然蓋有治
法先須治人臨高一縣不然有由然也夫以公
議鄉士夫亦不敢干之謂大日應當人亦不能
隨之謂勤時時田里之中使一字不入吏書手
目此他州縣曾有之乎而極源陳侯自入臨而
未開也然矣今謂丈田為
國家之重典民事之急務四道之有於身日益加
萬一縣之人得有千百年均平之美有其田方
有其糧舉賴於侯刻骨之感念一日耆老吳應
朝士子林士元謝尚賓推作合縣意求言贈余
辭焉辭之者謂長老之年而文又素非所能也
既而又有思曰
天子實丈之旨付之州縣不得親行成功有歸
於今者乎作縣惟丈田事視國如家民君子

非陳侯其人乎漢司馬遷歷覽天下之勝蹟者謂史官之於山川為助非淺卑辭彼其四邈吹聲亦此待之好凡契後之心不可謂獨太史公當有此風之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陳侯之在今日能西歸矣於此不言他尚何言用是陳辭復為求言之口者復獨云勝爲一縣不然他州縣矣為后我之望也良不心獨若此獨非宇宙事乎贈侯併為侯問

龍南令鴈峯吳公墓誌銘

龍南令吳公之捐館舍星霜屢易矣其鄉所撰行狀則鄱陽令王子汝為也公之季嗣覺以誌銘久未有屬為缺典乃持狀請予決然顧有以請也予為公晚輩蓋素荷公教雅當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識之公諱誠字明卿鴈峯其別號也南湖之西有峯名鴈塔公居瀕之因號焉其先閩之延平人世居永安之貢川大父諱本字淵泉娶羅氏生子二長大用次繼祖以避景泰癸酉兵亂携繼祖入瓊續娶滕氏生女榮奴滕氏卒本携歸閩以繼祖與榮姐留瓊舉其婚嫁而歸更繼祖名俊字子賢娶周氏有賢行生公公幼穎悟過人稍長嗜學不倦年十五遊邑庠踰年考妣先後繼喪公哀毀如不欲生甚祭盡禮姑氏榮先適李舉人明年二十四而孀無子矢志不二歸吳撫公如己子為之聘娶教戒懇切公獲勵志舉子業無內顧之憂正德丁丑值辭世公哀慟如喪厥妣殫力葬服喪三年御人

義之共請于郡旌焉時桐鄉王公佐西洲唐公
貞命修郡志輯之孝義傳附錄諸名公詩章以
彰之盾以風世也己卯公領鄉薦有持於未試
禮闈弗第遂就諭柳城時校院謝公督學唐公
雅重公文學檄綂八桂書院五經師事尋委修
柳州志成以成績豪旌丁亥擢掌教贛州哲府
唐公復命修郡壹志凡諸訣草詩文多屬焉其
以才識見推於上如此公在柳時唐公以鄉雅
兼遺鉄賸百金公固辭至再唐公為之悅服在
贛有指揮某罹法當刑以公受知督府密遺三
百金求先公擇而卻之唐公聞之深加嘆賞其
以廉介見重於上如此乙未擢令龍南竹苑宿
弊四十餘條嚴禁令絕苞苴獎善化惡植弱鋤
強民賴以安有龍南書生馮尭者以強盜株連
繫獄公力辨其冤釋之遠近稱明縣與龍川和
平接壤流賊非劫難制初督府陽明王公勦三
洲招二酋撫戢李鑑者給以冠帶使戢群賊至
是縱黨為狹公乃建議當險從含廵守緝捕逃

特牢們擬入賊巢相地二酋恐誅焉迎公慮得
其情因設議以敗竊賊將進武七檄二酋刦司
榜諭諸賊解功行賞如期無功先加竊殺三許
悚毒受命會沙頭賊徐守沐等併號鉛亂鉞鐺
彼劫稱補上功罪門悉平餘黨境內晏然其以
勦[illegible]勞劾勞於上如此縣中巨猾陳彼徐呆董素
富[illegible]賊以賊彼先公適小民諸縣告彼弄占田
土公明正其[illegible]深建與呆朋焉泰和刀
但[illegible]之當道得其狀寘之獄
公復視事[illegible]曰道不可行矣遂懸冠掛
致丁酉冬[illegible]歸田邑士民攀留無計臥轍
挽舟者斥江滸有遠送至數百里者咸戀戀不
忍別蓋公能愛民如子故民愛之不啻慈母
歸則寓巢湖[illegible]絕跡城市靜坐一室左右圖書
布衣蔬食晏如也公古貌古心孝友篤至蚤失
怙恃每遇春秋誕忌日輙興風木之悲姊年八
十無依迎養不怠沒則以禮營地葬焉性尤好
義樂施有稱貸者輒焚券之不計[illegible]子孫

學徒者雲集教人以立心無妄為本州里人士[illegible]
口不言人過鄉人咸信而慕之凡有利病興禍
質平因界酌藍田鄉約剏望會衆來行期[illegible]
淳敦薄至今頼焉晚養靜湖南踈闊世事當道
有司每延訪加重時有廖安者以人命誣訟公
兵憲巔泉胡公詰之曰此非郡志所載孝義者
乎立置訟者於法明晨命車就拜對語移時因
四顧垣屋嘆曰真清白吏家風也小洛何公按
部至關祭命造其廬而禮焉郡推徐侯邦佐以

鄉飲累請公不至郡學諸生請門教請始一為
之出其恬靜足以激貪儒大率類此生平所著
與懷動必形諸吟詠所著有鴈峯集詩晚年日
錄其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埜歲戊午泊庚申
寢疾者三年絕粒歷四餘旬而精明不眩乃為
其一子曰汝曹知邇本源乎予大父淵泉翁銘
達溫雅常以琴書自適至獲以賈為業有市絹
遺金者既去候其還而返之予父純和府君端
恪恭遜與人無競隣有壓垣侵其址僕輩直之

輒疲止曰彼所侵咫尺耳何以較為尤樂財好
古有債負則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
積德不可忘也公享年八十有二可謂以德致
壽者矣公卒於嘉靖庚申年卜葬于白水塘邦
墀之原寅山申向蓋葬其佳城也侯為之銘曰
於惟六葉延浦發祥生此[illegible]人[illegible]然瓊陽史
隱南湖既壽而藏斧屋之封精靈未藏有穀
以貽來世其昌令名不朽湖山蒼蒼

送黃村趙先生陞靖安大尹序

黃村趙先生楚之襄陽人也以己未歲中乙榜
署淳學教事始至進謁於予視其貌忠信溫裕
若有道然頃桉言議久欣然若以是官為幸者
夫官教則呵從不足祿入不豈徒寄空名於諸
士子之上一切紀綱程約不克自樹立且敦戢
時俗薄之師嚴道尊之實義善人多朝廷正天
下治之實功世不知有此久矣先生獨欣欣然
若加榮焉自非心有獨是其行之也將舉百餘
年既廢之緒而直任之也能之予心竊異之閱

軌栽止曰彼所侵地尺耳何以較為尤輕財好
古有債負則焚券示之吾所以有今日者祖父
積德不可忘也顧吾老且死不侍一謁貢川之
廬墓為有遺憾且德薄俶爭無能顯揚吾愧焉
汝曹其謹識之勉昌門祚以畢吾志吾可瞑目
矣將屬纊之日衣與與二子訣曰予較盡此日
中遂起離榻易終正寢公生於成化乙未年十
一月十二日卒於嘉靖庚申年三月十七日
享年八十有二吁公可謂以德致壽者矣初娶
林氏生男鍾竇蚤卒繼娶林氏側室蔡氏生子
男五人元允光亮寬元光亮俱蚤卒允府庠生
娶許氏繼出隆慶壬中年卒寬由府庠貢授欽
州訓導娶馮氏教諭王谷馮公之女女三人長
貞適邊墉庠生張桂志潔適石城王府教授周
謨能姐適潑邊縣符桔孫男二人懋芳桂芳懋
芳娶李氏桂芳聘都督府經歷鍾玉陽季女孫
女四人景清景淑允娘重娘景清適柳州學正
黃偶孫男鵾娶景淑適潯州通判周月池孫從

數月見其模範端嚴程約整戢道德為師文詞
不廢凡一言一動足為士子楷法士習稍稍丕
變計至壬戌二歲行辭矣先生之教無怠於始
躬予服先生之化不岐於初教用有成卒如予
所料人心同然先後繼按察岩周公羅岩袁公
春洲崔公均以志向高潔模範嚴整獎之蓋先
生忠信淳一則行之外必能如其中先生以此
職為榮則知此職之不小且行之也必能盡此
職之為夫師道立而善人多於潯有成效矣正
朝廷治天下方日豐焉先生歸自會試銓部以結
最薦進靖安縣令
天子俞之夫令雖有一邑祿入稍裕可從寒途經
百凡出納苟效鼠狗計行之可以厚業嘗豢擢
閭里即所當事巧便史書習於計簿欺謾苛暴
勇猛操切百姓違道干名甯同上下上府每每
右之將有顯擢故凡職列於教者人恒以不可
以府縣以兼豪以風紀幾務短之蓋謂所司之
繁簡異事所理之巧直異功有司非任可迎宕

利昧沉而沉昧浮而浮與司教者之迂然襍義抱守區區相懸也時俗之薄於教君榮之矣有司過峻厲諄諄聯勢父母斯民之道幼學壯行之守𣁋乎未之有聞也世俗榮聯君知反而為之乎孔子之䔥以恭敬以信忠信而寬明察以斷為乎路須夫治蕭王善非俗人所以榮令者豎賢每加意焉先生忠信淳一温㕙不苛即所蕭諸士子推之則其見效於不倫不㒌者特餘事耳見禮知政時俗所榮先生弗為之必矣雖然道一而已矣道行於教者道之分量淺淺在於能充君子之守亦一而已守貞於教者守之分量小小貴於能執令茲有百貴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財十之九百職惟令臨財惟瑣惟多民之獷者訟訟必求勝覬舋隙以投所好靡攸弗至先生操持於始能無變於終乎今日而上而下而旁交互凡𥠖涎於令小不如意輒怪言怒色隆淵之計行焉得長利害李少卿謂勝一日而九四有之先生無恐於一二能恐於上下千萬其人乎眞西山大儒也劉平國謂貞令亦嘗並用必有可觀縣事非溪山積獄訟叢委好人行以變化為何鼠穴其間窒於此則通於彼市役挾公行以恭於鄉豪植伴朋比以威剥於民苦一不加意民有不得伸冤而死者先生能㓗察於幽且險剛斷其禍福於民者執其可禍福於已乎擴充未至則道之分量有不盡執持未堅則守之分量有不充世俗之所薄所榮終將出入於其間矣孔道云乎哉吁亦云乎哉予於先生宦游於淳見善相示聞過相告尚矣故於諸弟子之需一言以為先生贈也竊効頗由二子之相與贈處也備述縣教難易以為先生誦

借山亭記

才满天下事不並於天下人下之所必者非
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蘇子瞻本然遇之
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賁育失其勇儀秦失
儀失其辯氣之謂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始
資學力擴充之功終在長育涵泳之力秀水繼
山熊先生以洪主事刑部一日出有兩辯之言不
延達氏鳴陽蔡二守就陽江邑中之隙指俸構
亭為講習所而名之曰借山借之為言天地萬物
本同一體之義也一旦
上心有悟山事或非父居繼山之所繼山先君嘗
寓繼偶而部伍可見之行术大也鳴陽何取於
繼山而期之若是曰期之以氣瓊樓蓋子必余
記之夫氣充體無可見而君子必此觀人氣在
我則我大也我大天下之物為小歐陽脩以諫
官事宋仁宗齊復劉子言今言事之臣規切人
主忠易繼山時處其難治然天地之間繼山之
謂次大倫犯亦有一端之助養氣而助之長者
非善養氣者也請與繼山別白言之孔子稱管
仲十合伐暘之功孟子無取孔孟有異道哉孔
子取一時之急孟子當家治標之論孟子言王道
之全也嘉隆之中江胡濮中庸之會岳老圖學
其後而一掃新之
祖然如見其短其非有在也此則短中特見之長
時輔之刑名目之操切如爾發憤物風應之大
操切言把持凡力殺斬辯而人不使也大學絜
矩天下言願天下之情不有偏一人之使孟子去
霸王道天下可運之掌齊國天下莫御焉不足
置意中也功烈如彼其卑孟子自不肯為管仲
譏紛紛毗議邀下未有以代意也操切刑名我
心何操猥推人論我又何別可以服之天下之
人操切人而人怨然則須因循苟且聽之日趨
廢墮而取悅人耶天下有望治之人心不見有行
治之官吏民之疾苦尚然日也今會於亡三本

論道有急於此乎操夫人必痛之而後畏之情
可収一切之效不能清賄賂之源末不能峻追
贓之禁後循平興事齡端然扶長有助也求
之言者之言或循大小而無有矢相公以一人
身應天下國家莫大無窮之變僚人之追乎不
獲者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或過不及相公亿
可護謂無有天下事有義理義理之中又有推
要不思之天下勢而已矣之中不求之一二日
高與之隱恍惚悲言陽靴搔癢朱子指熙寧元

豐之爭其說多出安石規模之下余于今亦云
以此而氣是曰助長之氣無已則王介孟子不
操切人也五紋百紋之規為序有孝弟之中瞓
交僚有道一愆以安天下之民陸秦楚之甲兵
乎曆行之征布時食禮用雞犬儋承未嘗一事
弛廢結纓孔悝之難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
然請以是記
相公身任天下之重恨不見此謝非有關繫
請更一一明之紛紛今日之言或又是爲相

公服也陸下皆謂之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
不足以歸公之疑友以明其意爽今大抵相
必未用事路死御愀之争應前不邪達戊死
宰附記

贈毛滯江陞天台大尹序

古之君子急欲得君而仕之於其中定天
下無何代之於君子意也大天下有事也以天
為無謂故也必此而後致之天下有無急矣味
為無皆樂也必此而後樂之今之君子慕得君

與者同意所有來歟去見今出身之途三曰薦
人無仕於下第後教官例矣今之將仕者頗以
廕事後有例從使平之不失爲縣正官之數如
之何去終身之熱就一世之冷蘇東坡出守河
氷其詩有酒肉淋漓渾舍喜之句此正冷熱之
別也士若了性分內事何事初登仕路便致侯
然此念横脚帶江毛先生近古風味昔脫爲帶
江長於文學豈甲科鑽營人哉落名丁卯如
於樂會之旅四年冷官安之一日周元公師道

之立會之心矣分巡道御公問以割鷄小可試
之俗稱桃官如切況杳皮本之舊帶江不與切
也感恩七里之民素不習為官府逢迎之事不
遠千里之難而有今日保嵒之再居予之善頌
人物者石量夫度之而亦有以著帶江之縣矣
萬曆辛巳之秋吏部特以帶江擬天天台之缺
人語俞先輩有感恩今日之天台熟路也世有
談天台山水其幽邃清絶之勝者言之如畫人
人有隙坐歎去之意謀野則獲帶江坐而得之

士子問余一言為今日之行賀信若四年發歷
之狀適指他日山光水色之胸情雖列之竹帛
而非誇言矣然余有佳允古心之許不盡什然
一信千百之定諸葛孔明之言曰學以廣才二
邑天下之小也可以廣言之乎人之相去若九
牛毛先儒以天地江海鐘門斗筲別之象山不
取天台大於二邑天台而上十百千萬有大於
天台人有改行而非其先日者許郡每月更為
題品名之曰月旦評一人之身後先異議無須

就冷之初心學與川新鄉是二邑之小試余於
帶江川有望陽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感則樂
會縣社率也苟缺宗之不能充之天台今山而
上後輩也用是為諸弟子之評評他日望中不
及見事書之贈

贈總督府叅議劉公平八蠻序
蕭望之謂民莫不有仁義好利之心雖桀在上
不能去民好義之心道之不可不慎無東西蠻
山中生聚之衆倚險作寨其人習氣亦如其山
之險然同函陰陽之氣得生天地非他類也逮
今不服者予以修文德以來之爲策夫亦無以
來之而已
世宗熟談文武重臣控制其衆後又常上征蠻將
軍之任總其事於都御史一人吾夫子意也
列聖承運二百年餘矣不見大征之修日用兵
之害何妨人自其不甚土化特行山以自雄誠
措矣無兆仰

九重曰天朝知有
天子如天之尊謂督府
天朝選擇而來天下人也視如神明望為標準鵠
廉去留大抵督府之命惟聽威從
朝廷威畏及督府先後坐閫府而一其人何如督
府日行政令仁義之言不絕人耳可謂曰賢然

言在仁義將之一非不在仁義在利欲者十
之九軍門得以便宜行事天下謂提推重故官
貪特多兩廣貪衆甚多又居天下之一大上此
兆馬止此係我出此之外一文一分藏証中經
曰懷惡而謝離此不服軍門拜我劫掠軍門劫
掠猶我山中人之言也非猺獞行掠搶等處敖
十年前甲餘聞者乎流至今日其言尚存標準
之地先自壞之欲持之以服山中之人難言之
矣君子之推有甚於軍門者可勝數一嘆
偶嵌吞恩報主當亦無過於軍門輸作例時
事至今回首
天朝言之可為愧口湖湘綏寧劉公當風靡波蕩
之中超然千人一律之外百事如新始即其切
近之小持言之督府燕有巡撫奏事其急故同
軍門決勝千里大抵身不親行錯總叅而下將
領於外運用晚唐待師宋南渡而下抗私財以
自給於私人今日施之行為自揮其手足之
用余不知其所謂公下車初政爽然變之贖門

不聞將領生氣所在有李光㶁入營詞參閒粘
乘百倍之象入寨之兆瑞所以先事之端仰占
後事之成就師不懲則果循捷奏
天顔有喜遠近獻勞先公而行如公之兆有之而
紙筆間功級不同也先事一方用兵百方枯骨
府　縣　民牧不得安於其牧矣一旦功成瓊州
府知府唐可封同知楊繼文通判黎九皋懸一
言以志今日之喜夫天下有清其心不能以清
於事者乎天下有養成此氣不能以駕馭一時
五七
遊其刃於天下者乎萬古人心又有維之當須
無能行之者乎不圖今日復見威儀甚為贈

贈文昌大尹羅近溪入覲序
易謂天下之道两而中也中也者心也天下未
有一物一事出心之外者心何以得曰得之寡
欲
聖天子思得寡欲之才以天下其心所在切文昌
地瀕海衍稱疏瘠貢役之繁反甚於他州縣碩
鳳食甫
大夫當者不我顧亦惟文昌為劇以今時事言
之盡非大過人之才不足以為大過殊挽之濟
五八
也自昔官斯瓊土往江右人七八則宜之然資
禀流民求如建城循轍之余天下豈無不可破
燃無不可入又不可得而樂羅君来自宜黄一
時譽迫余猶表恩岳一江右之才而已矣任事
無幾絕無之中得化有之見是人遠邁不約同
頌究其所以則曰當作卑田迷奏罪錢叉一切
非縣官所可有時呼常例指人未有不狎秋毫
無犯之者侯獨不然質之天日無愧心無報色
羅侯也彼剛生白照者儼然見之行事不足以承

其心之所存天下無有文焉非人窮而請有作
米鹽只不可詰不可止者中存懸一徼有之餘
意氣所加一朝如洗大抵惟民之利若無不見
亦無不興惟民之害君無不見亦無不革乃晉
吏僕木可悉數君倘以行此於民哉君之心為
之也集義所生是非義襲而取以故可大可小
可常可變一里之城切近清淵抱瓊華方剸繁
牡朱之蘇非前人付之無可柰何柰則撫印而
材者事君無所不盡之心所守得地朴清乾所

宋　　五十九

與無徹視之君無有焉遠近待為無恐一邑安
堵大抵近雲僕一人之力民皆衣食樂徙仕貢
空存籍版名戶亦既有年歲矣識徹君子不能
無日積月進之應非過應也而人亦非不曰當
務為急招來有文稜業無一近而三年之內告
歸於故者源源可計久當何如天下事心感心
應者有源有機變愛撫養之而不可待滿為于
飛樂于中澤吉尹如君吁我矣哉君樹來矣上
江之說以已卯八月六日急

王事也邑人不能朝夕去君邑庠教諭某訓導某
生員某將其意懇一言為贈述職者述所職也
守令六事對揚
上休君無愧矣雖然無非事者而今視為故事矣
矣以書紬之禮用為入京之急內京謂之禮外
京謂之班君行之乎書為贈用為君省

贈李太守母七十壽誕序

天下有親如子於父母者乎念其子念及父母
情之不得而已也通之天下皆然清江楡齋李

集　卷之十　六十

先生起官桐廬己卯夏有
命晉任萬州太守月日無幾一州一縣是雖山谷
以為居者亦無不有德守之心焉人無異心守
何以得此於人哉德守之深日夕思所以為守
報庚辰王正二十又七其母七十初度之辰運
周而始人子一則以喜之日也庠士某某將郡
士夫師生意乞言望清江之許纂雲端以致其
孝報守也報守而止於世類之係言之誇張而
不當其實母子一氣有行而成事言必其事請

為請人士言之令
聖天子代天理物設有百官官必其備無一而非
為斯民地也士讀書文入式而後授之以官謂
言如是行不然哉初不然終則大謬有然大抵
牽於外持之不堅不免變於中也牽外變中孟
子以三可已不已當之出在己可父母之際難
母又難之難者閭門人見俗尚如是謂義理恰
是如是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李侯亦當
爭難而難矣漢有行己其人或亦君子與可之
中毛義是也初心何心捧檄安陽不覺喜動顏
面為以香藤板葛先年杠漢於人小民衣食弄
精棋榔海船利為之術蚕不足以供不得已而
顏之者也他方之人一官此方不知其方愁苦
十人九人歲歲而北惟侯今日蓋不止曰於事
應事自惻隱中發之見德於人已也退食委蛇
羔羊之皮又一州一縣之人老老以以談不容
口有從容自得之美無牽掣難心之態非先得
其母脫然於財帛之中能得有脫然無累之子

小世俗外大隱之之心比心也哉特有不進特
母則祉之供其甘何當扌觸之民一時里仁為
美宋旋之中不止一陝山之非不恤其縊之娶
可以想見然春秋而三人物無足異也今此傳
時乘乘之篇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母如此
汰不賢而能之乎先有母氏之賢然後從子之
後頌母之義有者不為虛假者之而矣猶有退
於是有春生家謝治活為係元和上壽之日家
本以我慾之錢獻陽彥之錢有餘而娛親心樂也
和和於清江之際矣氏然錢不以養母余晦庵
謂日用三牲不足以為孝子心樂也子和於今
日收氏之室矣聚州縣之帷幕將望雲之喜哉
孟子曰父母俱存俯仰不愧二者之樂李氏一
門以之為此孫酒以介眉壽酒之可以為介也
和氣也天地和氣萃於一人可盛矣潤之不爵
人士之請者之以為賦若夫行道揚名為伯其
策勿剪伐䋎業大而遠矣他日與鉠記之不免
足云

贈霜柏陳先生得獎勵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
格而已這資格將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格了
許多不賢者亦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
焉而氣困之孔門在得之成爲成無有拉御史
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此然執焉曰牧職有
初個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曰教官之所自來
史非誣也正名正義闡係不小三諭之文行於
丁寧七條之外諭教官於附縣特許責教官於

府縣衙門貴之評人之德之或不及至乃咸貢
出三仕不脫於儒吏卻霜栢先生上有鄉科之
士獎薦亦有與焉請弟子謂旦斋潤遇也六一
言為先生慶君趙霜栢於求得獎薦之先究霜
栢於既得獎薦之後大抵即霜栢之言貌可以
得霜栢之心身古人指問條狀繪之事不可方
物如小人霜栢内能又理有別外則寬易舒爽
心不伐功行如其口苟非養之正定靜之業
當不及此諸弟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經替補

入學矣不一見有計利言色先後進生自行來
修以上向此游心付之不滿慊翁克類之望固
也懷重禪滯聽之人代與與其間其心清矣内
有清心外自有清慎教官無關縣吏事之繫雪
讀書課外無幾也霜栢之素行之而有不至乎
人各有師霜栢初許不可攖人就我來不拒不
來不追錫崖舒公條約以行之後一縣取必者
捉已異而霜栢奉行之謹不啻已出已不誇名
覺殺於滿不見其有事之跡今士人日有成就

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栢奉行之力也不見物
我之分霜栢之賢於是為大余故曰苟非其養
素之至亦必其生質之美夫師取模範弟子己
矣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粗在於身心性情之
際古人有先之者兀者王駘沿伯昏子是也霜
栢如之盧而往實而歸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
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久其他何有不脫吏部
資格之外積次程功霜栢可一縣尹劉方來有
他異史間覽韶之不煩霜栢事也過此以往

得志以鳴
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必史部行三途並用之云
終實不然儻此後弟子受師之意借之贈

修學宮記

宮室一手一足之力也哉民日從事於官府造
作之中傷其力不惜傷其財其亦孰要於是役
有與之不捷勸人益歷之說變
天子之民而役之於者傾其智不借人若哉目謂
供游覩之態也心謂不為出己之財也南普之

經有曰火林丘山之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余
意欲持上古茅茨土階之道不失赤子之心花令人
心然天下事亦有必不可已雖大邪生今之世
不能已之者取譬近事以例其餘府學之為官
五頊山三一官一舍僅有其一人間世有不同
之人倚乎出納盈縮之權今非有司官不能官
舍矣不矣不同未見其一人不得存止之安六
訓導獨無所有
祖宗九經治天下體群臣則士之報禮也初不如

也不可一日安之節一二三十年人安之太守叙
令孫公泫任之久亦書院也有危閑改公鎖而
日封鎖之何補也轉之府學後山之麓事非創
新為之廼風日於文花石室之中板其周圍上
下并經財從古經史石室則文莊公著述世史
正綱學的遺稿會稿墨板猶有存焉貯其板榙
聖祠地址狹隘更之前右爽塏之所舍訓導宇
兩時一新之村力不至於此創成其一其五期
漸為之嫌與家有白虎昂頭之忌後門儒生之

虛見龍於東敝西方之口前南城麓坡陀草昧
之象也闢而廣之城璧立而廓然文明矣亡于
前碑厲塔後眺尋經風光物群不可謂非身心
性情一助也昔性置之所儲界以別之庫有合
於制先有令陞先人未有行之者今則為之後
先錯衆皆萬曆七年八年月日之事其脩徑裁
植一庇一木補葺鋪隨亦事之不可已而非其
大者不計一心在民亦未嘗不一日一心在士
其功如此七煩威德之深俯余舉本一言紀事

贈蒙生德懋還進金序

今天下何世哉予並仕得避中都歷天下幾歸鄉間嘆世君子每有財帛世界今不如昔之歎予始聞而疑之以為此特市井小人自為風俗於中只有識仁義禮知我輩讀書知禮義辯別素明天光煥發當不如此已而交與愈衆更歷既多乃知我輩亦沒於聲色貨利也焉不得不也奔走於富貴利達之際老死不休幾之附羶蠅蟻之投燭火無以異也視市井輩反為過之

吉昔公道大同利無彼己下此小康下此人溺於濁叔世季世利趨便爭競琢詩書詩云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此直叔季之下者耳講明於讀書窮理之時不自欺心於暗室屋漏之際與乎其人又不必言矣據據利往天下皆然也而誰與易之乎之論此言久矣一旦鄉龍坡父老孫[illegible]令揖而言曰村蒙生端守德業孫序於予貝由家有行義問厥所以則曰先年本三月海德如村衆材聚家亦背家用可欠無暇為傾余过

妻特利包袱裹銀肆拾兩及餘物匆匆失之於後至左右前後無有見焉生亦不知得之者近間人物也數日得失上人氏當官搜訪覓之色袱內藏纖芥無失先是張氏訟官疑似拔推但追為急乃生心爭向同首犬有是舉也不徒以疑獄於一朝而因得以脫罔陷張氏鬪爭不已之患不為利己不為欺人分金酬德生視之若將浼焉命遂之懇求村衆之懇遂生辭非義有辭無此義之言又若義利之辨有以豫明

於先取舍之分不待今日處之而後得之者乎賢矣先主未明道固有待今日處事之周先令居家以禮孝友無間姑勿悉只今財帛世界居財帛世界之中獨能自脫於財帛世界之外義利之辨別不爽屋漏之照監如是有之乎不復有斯人也而今或有之詩云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因鄉父老請不辭而為之序府縣獎生踰義學憲王公進生褒牌加優禮上人之所自為可矣生志趣遠大舉此措之何所不可歷履而是

與於人生之初心不如是也不許及云

贈吏方翁陞浙藩大參序 為鄉士夫作

瓊去京師萬里而遥
國初以遠陋進制至
憲宗純皇帝始令分巡道兼飭兵坐按識者以權
重勢專輔按昭之所不及民之幸也然賢者藉
是措以安民不肖者則藉是推使已甚者不必
言矣賢者不免大抵雜雅俗半矣假行已清濁
有養無特遷之心而無毅然有為之念官則相

安民無利為至今我生不辰旧里差慈人思
國初之安不易今日之利
勑諭事理
天顏咫尺端禾之有間也閩晋江史公以嘉靖乙
丑守瓊旋晋兵備今七載不貪一錢以出士民
望外矣其政事則又非并條理行史不任撓為
奸編省繇費清符牒詳訟獄寬捶楚三州十邑
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宜天下折寓
於猶者公先後皆能行之大者交許小者充爱

瓊内縣於海寇亂頻仍民自視無一日寧矣嘗
事者動以閉城進守為策殘野飽食兵衆聽之
平時無依障之功隨變無禦敵之力幾不知兵
備道為何職矣今皆異位公獨毅然以身遏敵
為士衆先卧之驕了允戢盡法律之與守瓊日
持法不阿無異鑑經毀却不易初心士之不以
成敗論人者知公懇真之心而未行
勑諭旅幾矣上論鄉關撥出之今正方松巖之才
守胡嶺公之峭直則南山之和易公節有之勤

訓練似洪洞陽忠平寇亂似徐伯輔今晉秩參
浙藩政須得一言以贈之公昔以宜天下者宜
瓊矣以宜瓊者侍之浙天下可也何有於浙昭
聲蹟績異在口耳不為悉焉可也所願於公者
懸替克脩之力益廣廣私之度無私當大行之
有未至率其道矣擴之有未周皆性分中不滿
分也討云爾役亂必特亦以獲用書以贈

貞菴堂思親百詠序

孟子以善養浩然之氣自許後世亦心以入則

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自任修
此孝弟養成此浩然泰山巖巖塞於天地孟子
之所以充滿於其身者不徒然矣斯道也堯舜
關之吏臣約之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以敵
與繼堯孟子以養氣上接堯舜無以異也然二
典隱而不發知言養氣憤激人心源無異也而
孟子盡為之曠其流為韓愈氏嘗推尊孟氏以
為功不在禹下以此而已自是而後上之人無
戰譽弗斯士每以上氣言之鼓舞誘掖言無不

言義配道與義而義存乎其中矣義氣節氣之
說大抵宗言孟子以浩然之氣養士以紅往辭
來之責道德性命之微骨之士也
聖君賢相百爾有仕待士為功而今之士下應上
求則有大謬不然者誦孟子養氣之言不知求
之入則孝出則弟之義職在庠序
朝廷官之曰弟子卿弟子師云者無能可否於諸
上子之間建空名於諸上子之上弟子行之師
和之去孟子粹然仁義道德之言別為一種無

誠遂無退上競利同狼世俗之氣原代崩历厂
大學生醜行無顏今日如之兩耳之心彌倫之
行乃晉吏僕不可言也是吳也其義也至大至
剛配義與道行之乎其最高焉者也狀元進士
於利弟之念而亦不出於貪鄙富貴之念何為
才之名無上氣之實顛昂蹇驕敢之孟子蝕者
逆非之在義利邪正嵌之孟子不啻千里之遙
道大學之門而不敢踏礙尚何能仰視其學徒
者哉齊濟多士瑞嘗曰峰一方反之天下思叉

五二

天下驗之一方同流合轍為我
國家二百年養士痛而曰浩然之氣將絕矣於今
山也安得孝弟之人語之以師長之職一旦廣
莹黃先生執思觀沐刻不于更祈際括以為升
曰將說之令諸弟子見其端知其悉循循善誘
有依據也先生教長沙長陵水名人士皆有端
能負教之頒先聲有在非苟躁進字名於諸士
子上人也其言無之非道術於隗倒返士氣之
方類師道之存人多

朝廷已而天下治有要矣用非不創而為之序以
云孝子不遺永錫爾類廣罍錫之具王大淑雄
却於戰職競競臨深履薄得之惟唯之說得統
孟子詩七子慎毋以寸言為不然云

贈王刑江陞寧波府太守序

自秦而下天子奉天撫有天下而内公卿外守令
殿輔參贊官職備矣吾于此世守令為重蓋先
王以其不能獨理者付之諸侯令以其不能獨
理者付之守令今之守令古之諸侯也我

祖宗待守令加隆視守令之法亦加嚴慮日久法
疏
皇上御宇吏治一新詮部諸臣奉承德守令為念
然迄無如孔門之漢世循吏之難而未者
起於世為守令者不知報上而人之事入化之初
有異心矣而又罷賢之言不足以破世俗好官
之論患得失為初心者承迎為良計者不勝歟
而卒之民之於守漠然不相關矣論者欲為之校
實之方久任之法久之誠是也此自國法為良

言之非法有所不及亦於守一心如物不以時而
加於率性而行不因人為作偽是故立本於田
宅樹畜之先而心於庠序孝弟之後文為經綸
武以保障仁典利明出如聞事而應應於其左
莫非為我性也亦莫非自性而來也彼吾然世
俗之論無忤於撫按無忤於鄉士大夫而又欲
無拂於民者官科儀文獄訟留與發無關為
性中自有之來乎傳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吾保民也保民而於所為之念於子譽之人

此所以心為誠為偽心誠求之自性而作之也
性命之來君子所性是故上欲官之執此以往
國所性於人上不敢官之執此以歸守所性於
己盡實之道也道自聖賢參於天地故嘗以
為據孔孟之說而行之官之事也別為一種巧
宦之說倒發自今不自上出不善官者也而未
易與俗人言也隆慶三年余守波守缺銓部以
朋江浙
天子俞之朋江能於性者也乃浙瀕海貪詐之風

汪脈游食之俗今得以啟於其首一人標正而
世俗之論破矣用是因同鄉輩致為贈循然以
之若大將令之敗御史之良君子同有難先生
為不亡者古人愛人不以頌而以規言可畏也

姆史方齋陞府判大參序為兩學師生作

瓊古珠崖郡今瓊州也貨號之為尚作人作有
吏於此後視今今視昔未涉鯨波先嘗蒙案甚
者蓄貨積實如餓豺狼上率下法貪濟貪而民
日居劊剥吞噬中矣且地去京師萬里按轄不

及毀譽勢消甚哉賢者之難也莫能久於其位
而貪者酷者焉能有無者比比巧彌縫家私旋
無利於民有悅於上謝令去不盈上官不我盈
也中人詎此干譽動心百計逢迎無恤入己無
夜無知爲子海物不可得而言矣奇珠犀以予
此且脂膏口則中媚之士子鄉官之奉一需
之民而民愈難乎其為生矣迎取肆意貪泉召
心嗟嗟遠民蘇息何日閩方齋史公來自晉江
守瓊旋晉兵備官僉憲一日如節省民賞嚴勅吏

符郡民究之所及也天不道行雖小必慎姑不
為苟昧愛之名人所忻行公曰謝之矣既遣先
例公無犯焉上貨民財不入內次脫於其俗惟
人心矣庶幾課七訓先仁禮行一意惓惓然與
而納之惟法所在則又小民何公不可以貞愛
民愛士有惟待焉先例貨者上而遺民不與行
也特法不狥私後先政事大率如此書曰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公其
有焉以此蓋民民得蘇息先將兒戲論兵公身

先士卒冠來迎敵遮賊斥士驕將慢不奉上命
罪矣公一以法律之事有誅之不可勝誅者不
得已存化行以漸之心而賞執孫武宮嬪之法
委經敗勿秕厲初心士之不以成敗論人者反
公至馬知公也誌紀黎亂翁之冰蘖之才與志
十字郡邑公日夕未忘也外憂方殷世未暇及
可謂有其志矣士論上周郎壇殺川次及公古
兵則謂公發作之可以上下合晉參亦收乞言
以頌夫公本職不偏舉其法不為常淡以悅心

不此伐利是道也昔之天下可也何有於哲士
心跡於惡無係於私可念也用是下斷其
請以使後公者知有上論公普及有日亦思為
瑞計云儒有高不臨深言無忌也今日私恩明
日公法漢人行之明皆發揚之功甚廣兼包之
度一體萬物蕩蕩平平又諸士終性厥初之望
頌不忘覩意也併書以贈

壽南瀛吳公八十一序

南瀛先生吳公家郭南自幼以忠信之美聞於
黨里雖屑於世俗華靡之中不安於世俗華靡
之習谷神不死謂天地根莊老發之世之言養
生者宗焉公待人之美不期近似已而業郡庠
賓上國交及天下覩古心實識者器之藏其虛
寂之體而不能斯其內應之用師莊老而失焉
世有之矣嬰兒弄孫玄與完固然區區內守無
補於人無裨於天下國家君子無取焉前志稽
骨莊老非為養生計也養生之秘寧不外是者
養五命言其功還廬久視其效無二說也公
北年學問本根於孔孟發即允佑排古為貞定
御令為應理實之莊老歷化歸門小道若杜端
皆揖之始卞秀才事業無俟於人不必言矣
世宗皇帝銳然有為初年志趣超三邁五雖士本
一役亦笄有以比當簡在者公晉甲科即著工
部適承其命好我方將經營四方進四品留用
駿駿然
世宗之視公大用指日矣念彼民人取達權要公
上答天子下撫如公精神抱一執此而性泊如
也以此飛跡亦竟以此自信雖享有田園之奉
而胸次悠然實超然於富貴之表怡怡閭里將
若終身已日覩日勸誅與鄉人同歸於道事之
苟陷不明則亦已矣一有明焉于姓至視法不
為講失之於前從之於後與先日進觀嚴氏令
日許占守一不阿無異我公數以九世間無能
啖於武右之非而重高宗隱忍之過君子尤焉
公不為無忍不為有忍白日青天其心其事大
率如此用能滅除玄黃明闡天門斂藏於身氣

致兼之淵迎道於沖用不窮之命惟公得天惟
天壽公不倘然矣惟公門弟子所稱有徵師公
令公昌二月八日公八十一誕辰也鄉父老子
弟請予知公後一言為公頌先得我心樂共此
樂爾人之言又門公父後庵道尚書精賢秀為
遺始祖公袖祖武發祥有作後其身天地之心
乎天下之項蔽於是矣獻辭以今樂越桂此後
奉樹觀於後惟公以後得天厚壽永長久作子
述詩云樂只君子邦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
孫公業予以受青書以揚予公之未究厥用
也儀書觀也一言公言其心也崇公之壽木於
后於不沿月也道其實也盛尚書公世濟事運
言可以云

題周柳塘入覲序

善言仁者莫如伊川伊川之言曰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天地萬物為人性所必有夫天地萬
物為人道所當行仁人性也少有不盡之分而
生人之道缺矣我

祖宗設官分布寰宇得守令至降作守令亦急而
峻夫其特於守令加之意者蓋天地萬物之性
于守令也體之者天地萬物之性于守令也行
之切實士衆民若子飲之被我性也是故寒為
之衣飢為之食爭奪為與之息有倫理焉講明
從之和折獄爭為之制曲為之防繇之吾身言
身則桐拜呼吸之必誠言道則起居食息之惟
慎是故守令守之職令率令之職而性道行乎
其間矣物自性學不明國法日久弛玩謀家利
己之念勝彼萬物一體之心不曰官所以行吾
性也而曰貨之以榮吾家也操筆而儒者操戈
而盜蘇老泉本若遠之可發萬里京師之瓊宮
當之闇闇家吉之惜頗頗之於生靈之命懸於
守令不懸於
天子充有難乎其為言者矣柳塘周公令三月溢
璿一以聖賢中正之道行之則所行政若宴滌
為清特牒懲惡勸善節用愛人和平之中嚴毅
濟之充然頗賜山家諸人知及下車之日百利

隨與在縣隨非無所不盡其心矣訓詁為教化
外之與斯民同歸於善公用道學飭吏治數責
卓魯不足為公言矣不徒從事於簿書獄訟之
間而直探斯民心心相感之妙用聖賢作[illegible]收
聖賢治功窮谷深山莫不翕然有去惡惟公是
從之心莫不忻然以前無有也為公頌若不屬
己自然也不相干前後之守則然也公認得為
己何所不至二百年來民情今日始洩二百年
來民心今日始安秋八月藩司擬公入覲適

王制也瓊民幸公之來悲公入覲於公又不免一
歲之離亦千悲毋可制夕離乎士大夫之情與
民同之微乎一言為公贈乎嗟吏治不貪則俗
古君子不可復見於世也於鄉塘見之忻然書
此以贈也以從公覲事畢而來歸速慰民望焉

贈陳元山任古田司訓序

聖天子寄考作人付其事於國子學在外付之府
州縣庠序周九兩繫民師以賢儒用道我
朝因之重選北廷介以來學校官無可為諸弟子

範者諸郎子自為師師鈔習舉業希科第軼薄
呼名一吏足矣三五負債民祿食其而為之錢
司視是空名無補將之不與推顯選次上予得
此因亦自導 官終身棄擔為事見今日之外
不求之先日之是稍以為貧而仕昔非不可也
也而
祖宗設官初意無可言矣元山陳先生幼有大志
卯目以貢作應貢授古田學訓拜命
天庭充然無畢賦其官之意日語人曰君子性定

於天官爵不與胡安定教授蘇湖今如身也特
非人為之耶是況諸賢相繼鄉相我
朝有初忘剛氣邁乎周而鼎之頑 吾為元山助
元山之所已知者不必言之矣夫君子讀道於
講書窮理之時而不能不移易於外與物交之
際先則世俗之論天下皆迷奪之而已浩然之
氣原自天與惟孟子發之後世因之有七氣之
論夫七歲武不能在富貴貧賤不能移任以天
下誠非後養浩然夜河東法百所而不河焉不

是與有為也以氣養上無遺說矣然孟子毅慷
以生今人乎尤助之長一切利則趨勢則赴無
長之無譏進退能由孟子之浩然會充舜之精
一小人而然忌悍也皆以士氣言之俗謂秀才
為難嘗言氣之無有於道也學校官不能止其
用氣之邪又或私其用邪之為當相率為膠固
傳曠曰佛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
天下治矣其能之乎差若霍燈膠以千里之無
惑乎

聖天子臣無克艱之思心齊恒難其奇之嘆寡皂
當宁若無一臣可為倚賴也朱晦翁嘗謂同父曰
真正大英雄却於戰戰兢兢臨履薄冰之前
氣血粗豪一點使不着也與孟子浩然之氣正
相發元山正氣人也予慮其或本於世俗之說
也用是即士氣之在養無害陛道義者以為贈
元山之所已知者少有過焉吾氣正而相說以
勝矣不必言也

贈顏懷東尹京兆丞序

天子恭天子良我
祖宗臨御在外以其事付之府州縣布政使統之
兩京三十府直隸六部順天應天不以直隸稱
秩三品世視與卿寺一根本重也
天子所重以本若天道父母吾民尹君丞其選也
丞化者被內方聘御故凡角任股命皇司府特
崇重為
列聖率由者之有故至今晉秩雜往六卿之丞布
政使無及焉人皆且宗之亦奉之有故問職分

事爲言殺然閒為書錄順官視外司府為甚然
其人之自視初不曰食冷所事人也銓部亦初
不曰職業不待人也具舉趨於御望待遷之須
謂官對九卿不應獲備細務又嚴曾法工部理
衙學御史分五城與祭嚴衛庶奸犯近侍萬國
咸拱衛
宮闕奠
一人府縣事無侵及也今也不然有侵而為之者
四者推力與府尹丞抗拔役之從而與之事可

入下官於民稍大者自縣令於其切近於民稍官則一邑之人秩益不稱官則一邑之人秩卑亦自縣令今天下令何以哉下民易受取脂膏而嚴禁之益嚴罔知以雖不明其然心嘗粗之天下同風爲當然者其不然者狃於世俗行已清濁問於今爲利之說執而行之上司過客鄉士夫有私爭爲秀才一介儒生無勢而有低昂以言爭學校士又今人謂居官第一事也上下渾成一團私意心與口居之不疑又視爲當然而行之爽貪者此其彌縫不盡然者此爲要求遷擢完全之計私爭用財物財物民之脂膏充之私爭聽鄉豪武斷貸於此究抑於彼今之仕也爲己所有念及吾民下暇及其他者乎我

太祖視民如傷親制書如保赤子之義毫髮侵漁者加條刑數十年民得安生樂業千載一時之盛也今也不然變而紀犯其視之爲當然已非一朝一夕之害矣況環大京師萬里貪泉易心岐峯滑稽乎方悲豪傑之士無所行於人而賊自行者制權能輕重不當爲役行於人者謂之側於是不能反

祖制無是也而今自失之順德之民休戚於尹丞不相關涉尹者及今日人稱榮且崇之吾誠不知所以爲榮不知其所以爲榮矣懷來先生壬辰登進士第任給事疏大體大議諸臣思得與此吾常爭是非忠心義膽爭光日月三十年遷尹職安心處之無幾微見顏面誠知吾職所望而義無之假未有守道而失官者毫髮詭隨不爲也志氣既超塞於天地豫而措之無不可也今春以銀臺參政丞京兆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聖天子化行先近於懷來作尹之矣此已行日莊婦處義懇耶氣節稽事功皆小於大忻然吾此以復非爲侫也若夫昧廉耻協恭之義漫不可爲事占筆涉位者惟謹如韓退之所譏者又不必爲懷來言之矣

贈趙三山德政序

者無其人也
萬曆天子登極之秋三山趙君以奉化邑擢任瓊
令甫日閒一邑怡怡向榮百凡政入視聽父老
謂世道一新二百年來無此縣官也瓊今日得
有撫會饑食渴飲德教流行交會之間說者之
言有所感發而然非虛美也三山政績具紀瓊
治錄則本其未詳者諄諄然禮義忠信桑綿欲
瓊日為小民輸物俱質為奴之俗用柳柳州方
計役之里甲總其費用錢贖捐之與民隨事而

處無非以教民率先聖賢有行之法三山直方
豈弟仁政實心待小民溫然可掬赤子慈母下
是通矣以為吏胥豪家如祟光日借之為雀與
視為當然三山一以
朝廷明罰勅法行之一時人快其峻目之曰趙御
史受三山者持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之
說三山曰獲乎上有道信誠明而得之上吾不
知之也吾不為之也三山慮剛而峻知有民不
知其他大率如此用能憐小民於水火之中而

下先置奸豪於夏日秋霜人所不堪之地謗言
朋興顧公之去良有自矣皆人不以待民難為
子產病焦待於為豪敗類此俗之見習凡以為
三山累于學校有知識之無私出者忿然不平
司訓馮先生率之乞一言為贈以釋此曰請有規
焉上古以始文市利于方病之今日不得其平
而鳴視濡劍還獎則與有大馬書之不可以也
也為是不辭其請率攻之六章曰不失其驅舍
矢如破并獻之應帥生熹者曰大剛則折不淳

於太和元氣區區樹大抑陽是務去馬瘠斃世
持鄉惡易血氣平不敢為三山頌之也

目錄

九卷

書啓部

答譚次川侍郎

復史鳳峯太僕少卿

啟史方齋瓊知府

復葉立齋孫熙猗諸年丈

復熊鏡湖軍門

啟陳鏡湖軍門

復周柳塘袁州知府

復王兆泉霍山知縣

答譚次川侍郎

復趙大洲閣老

啟朱鎮山工部尚書

答閣部李石麓諸公

答閣部高中玄諸公

復嚴養齋閣老

與鍾心瞿督學御史

復余斗南御史

復譚次川尚書

與周一陽主事

復周一陽主事

啟尤小谷給事

四按院張惺宇

復淳安大尹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徐玉臺都憲

復李石麓閣老

復梁浮山中書舍人

復徐存齋閣老

復張華峯侍郎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復史方齋瓊分巡道

復徐繼齋尚寶小卿

啟譚次川侍郎

啟鄒雲凌洋山兵備道

啓劉帯川兩廣軍門

復朱鎮山尚書

復沈萬川會呂大丑

答殷石汀兩廣軍門

啟劉存國誠意伯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復胡杞泉都掌科

復歐陽梢庵掌科

啟徐存齋閣老

復工部尚書林退齋

啟閣老徐存翁

答姊丈賈實行走約

復傅中所分巡道

復王閣漈參政

復鄭青螺潮州知府

復畢松坡吏部尚書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復周奉初糧儲參政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復汪濱瀛廣東巡按

復薛鳴宇分守道

復汪渠瀛巡按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復朱訥齋鎮山子

復贛州軍門賈春嵩

復王忠銘

復梁霖宇

祭龔懷川

祭進士家人梁仲經對批

寄梁霖宇吏部郎政

寄王忠銘禮部右侍郎

啟王荊石閣老

啟鄧純吾原廣東巡按

啟通政司倪東洲

啟閣下吏部

原缺

復賀唐菴
復湯陽南
奉二守陳南川書
再奉二守陳南川書
與瓊御講先生書禁婦女買賣行走
復巡按龔懷川
復總督凌洋山
復總督殷石汀
與博白大尹林仲和
復陵水大尹吳秋塘
復巡按龔懷川
復巡按龔懷川
啟戶部正堂郭一泉
啟戶部正堂劉清渠右堂陳洛南
復按院張惺宇　復分守道王用吾
奉王兌山　復萬載彭舉人
奉張拱衢大理評事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復沈繼山

備忘集卷之九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書啟部

答譚次川侍郎

閩公曰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後領亦退不獲之說漢報稽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吾豈爲楚人之許公公之行尚何如也如斯而也而遂歸耶北來人詢及否事公勵精過人殊爲欣慰戶部錯認做的錢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的木匠頭公今所事皆救時外戶口樹畜有這等耶等而上之大臣以道事君既通民情成就君德薦引人賢無不可者如此而歸公於初心有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爲悔以初出爲悔何不即此一出行之俾我心慊君成其功外公無可望者天地萬物原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於知止知足之說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誤矣公今日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哉二大夫俗論也鄙說也不敢爲公頌也

復史鳳峯太僕少卿

禮以積財能散爲賢者中行之行生二十年前曾試

經南都閒翁名稱誠哉居鄉澍濟天下處鄉當濟及一方仁之為道無施不可也近望沙公備及與今昔耳聞不謬正欲達之左右望翁成終成始施於有政適華札下及使貽特此申候致私忝仁道不大行而加不小施而損惟留意焉公惠恙段紵縣不敢領酒果拜賜矣并附謝

替史方燕瑷知府

三月間開舟次上新河口令人探之則已發朝數日矣咫尺間不得一瞻顏色可恨可恨仰惟我公守已水藥視民若傷城百年內不存太守也一家海感戴何可言壹南來人因問而說云自公一身言公無可議矣然貪酷求免肆行吏胥如舊為害里甲用度猶平加微未見其大有改革過前日也纖微曲折照察不及終為不滿之分此則在公加之意而已水清無魚治去太甚別是一道盡以為擬而施之政事焉不可也生自入仕至今未南歸俸金所入僅僅足用餘無分文可償可貨田業止祖遺糧一石二三斗外未增一畝一株有以二郵中端有難狀者非詐偽也乞並下一言治之勿少假貸上裝區下潞偽於乞此相諭人從特此申候具致私萬推將意瑞朗賞滄溟悚懼無任

復葉立齋陳熙齋許介夫

貴府平生習聞之矣與今華翰種種說無一參躁為私弗推酥在今日以千萬人之命論之前人之罪不勝誅矣今日值提之人能逃責乎天假賢守才足堪誅及濟直前諸當直由數十年郡守之上其壽諸年丈地方度幸又矣而當事者實有言焉可任也而居方可以盡心得以竭力無不為諸平丈少効一二以期無負但核其魁根言執法可矣諭情則處之亦未盡是用其力而不滿其食亦人心之所以不服道歷數歷祿事非一朝一夕特瀕情所不便而不可行者徽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咸天下之事而以辛衣之氣行之彼我文武區以別焉不可也伏守不久大用始終造福於潮諸公並所聞見在右賞翼侯守並勵初心宜通而通宜

執而執則恒恒至頓耳諸事不及盡者什四人口
數年殊缺餧閑不便也統惟合鑒

復熊鏡湖軍門

弄道長函並拜領承輪諄諄然地方為念仰知海
濱得賴廿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
標每不能立有實功蹈襲其病有二第一是怕
自己死第二是怕兵卒敗惟恒二念而其所謂
存世盡前者衆然餒矣能有濟乎賓中用兵是
於殺全生士不用命一句謂二字前後過無
能免禍事前官媮法耐縱平畢殺士卒行之正
以兄嚴將官驕平上卒故非一日為一約束加
而激而他變成敗觀人而謗隨之是亦畏敗之
類也今日之事果能不蹈前轍矣平士卒必用
吾命 執事能了了然信之乎如其不然良法
勝算無所用之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
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大古人豈欲其死
與敗哉但如是也機如是也為惟晋意今日之
事惟此為急若其效伏用間伐謀悍虐日下艦

所托造兵所以濟地利定行事之不可遲疾者
也則先立肖其大之後一概輪之而思無難者
也

湖殊公念承梓私情瑞臨稍不勝惓惓

啓熊鏡湖軍門

君子成天下事類皆虛己集思為之生非其人感
公虛也下問且自念桂山之石可以攻玉王道長
抹草札據愚見隨付莫氣於參役矣竊念自有成
算刻日見功不必更為贅論惟道多難急則治其
標緩急皆當固其本貪寇大都起於武備廢弛之
故多端大概皆不得其人為第一之皆稱子之役
缺催則加以兵伎元陽待有底定之所焉斯為可
耳端當鐵興利矣如又宜除害矣如承兵自以為切
中今事隆胜致望於公此而已不然且絕於今稍
將後起於伏我兵中大半賊人能一隊而盡實樂
太平生不敢以功領也生以材勝貴米每年八十
吳不堪奔走不得已北上荆婦極婦依死丘首道
滇多故欲乞一歸鄉以供無咎於中惟無妨排

之夫馬廩給紛可杜絕縣邑不敢求也

復周鄉塘贊州知府

公原本有稠識世舊歲入京會序掇閒及坡翁柳西爲海外流此人物時不勝吾怀竊荒僻壤得此太賢爲之固者蘇瘓者息矣何幸何幸下問增尤事及居官雖浚此等與人心布方朋舉而待之而已本無俟於人言璵在執事尚明之見尤不係人有言邇而行汝萌耶今人每謂做官自有套子比做秀才不同不可言依死本俗人俗見謬矣之甚偃區恨願明公執我舊死本行之而已如此不執舊熟人錯老世故万凡通變失已失人全無用處矣夫如通州廖平庵留心濫邊隹自幼業儒也可稱謂餘本妝另奉兵數帙中並不備悉明公尚三千里之命誠不可草草爲之背人調伊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況一府耶竊不勝悵悵

復王七峯瓊山知縣

承不遺存賜之華諭捧誦之下感激佇之瓊山刻日既快作正以數十年來未見一好縣官也執事精陳經濟小試割雞頗此所也何幸何幸生亦淡尚用是以日覩皇上下切膽仰也今人居官只莊記大有手段爲可好興其利除其弊止是不添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許爲害使出特奏中尚高等矣此不足爲執事道因有感觸姑一質之人便猶此奉候外餘約二則覽覽亦是執事有以教之有以取之也諸不久盡者惟台鑒

荅李津洪川侍郎

鈞翰章玉政書拜領華札公之愛我甚不特以同鄉之故而已矯枉過直古今同之不過直不能矯其枉然矯之所矯而未見其爲過直也事期有成必不至於衆人之議但公之言自是龜鑑不可少者感荷一念何可如之何可如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先至地方始知窮饒全是虛名而吳楚特甚其間可爲百姓痛哭可爲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閩討不可缺矣外使川及史外諸人之弊在公

少加意焉竟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江南
巡撫充錢粮是一大害事是以一言為公贅外
條約二冊告示八件林有道而正統祈留念

復趙大洲閣老

攻府新
介閣之所怀百揆公任以天下為天下斉生不覺
過慮辛也今既數月矣施為次第在公自有剸
量伊周事業具人心布方兩寧待請之人而後
知也哉今人事機在手每每不潜入意病在借
口特勢難行因循遷就公勿以此自安斯高出
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已處
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
米事機甚是可慮議濟吳淞江兼行賑濟乞留米
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
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為主張使得成事條約二冊
呈覽更祈加意評教

啓朱鎮山工部尚書

瑞春正月内題修吳淞江令工人已竟七八分能

民靈集是以人皆以為並書成工自本有若此之
速者吳淞江則成矣常熟縣白茆河隆慶二年雖
開而淺狹大甚是以三年之水畢竟不能消洩且
青黄不接時分尚多吳淞畢工饑民無從取食計
再修白茆也於今初九日起工矣其工可成與吳
淞無異望惟早賜廻覆銀在前疏議内取用計無
不足分毫無取於民而一利可以濟目前之饑一
則可以興百年之利百凡無妨老先生弗勿疑慮

答閣部李石麓諱公

瑞誤蒙
主知濫叨重任才不逮則不及有之然心力則竭
盡矣百所經畫自謂期月後可并成就未見其
不可行亦未見其不得行也紛紛口舌何自而
來哉何自而來哉榥思特事平生用世百念灰
衆老母今年八十有一闢予風波日有憂恐不
能貽親之安貽親以危可以為人子哉欲具苦
懐納不及盡惟公細加憐察少假貫襄使得賜
孫而行惟罪歸休無不可也公之賜也心逝具

見拘中丞不贊生當今日非特二宜去丑不可
晉而已鄉百懇而
但上旨不見允爲情不可止也而惟明公憐爲瑞
宸鑒

再啓閣部萬中玄諸公

臣殫竭盡心力正欲爲江南立千百年基業酬
主恩報知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
節此豈小事端亦非久參奏私訪公問科本先
發事猶無影響可怪可怪此事從古有之不平
之恨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眾發是實不能再
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家鄉萬里
老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耶
是以一向不敢言疾今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
又父惟明公少加贊成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
如此而已矣能有成乎冊予天性熙熙山林舍
之不爲而自與群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何益
何益生去意也決惟公成就本內別有餘說諸
事並識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悻見顏面也

恨公勿以爲訝不宣

復嚴養齋閣老

長者賜不敢辭然行須矣使司將此而貽生二次
請休而歸指日過此則萬里而道問諸盎俱無日
矣知己之愁徒爲結草之念奈何奈何生聞部諸
公求錄覽天下事米不可與俗人爲之耶明公以
爲何如

與鍾心羅督學御史

於中一刑至今不一通候顧前之罪可勝言哉
然亦特在貴下料公不我亦罪也督學有
古喜倫風靡習得公可一變而異乘便面及而今
不可得矣於其鵬舉處屏領華札過升徒又承
眷愛何感之何感如之茲便特此附謝高明
之見事情有不俟人言而知者惟執守而行不
止曰杖丈一事遂謂爲職分之盡則吾美焉之
矣生引帆南歸入山之深入林之密紛紛事不
後請此期此後一意世變不入耳中也諸惟台
鑒不宣

復余斗南御史

留部別後以冗纏未及修候非甚罪甚仰慕之
私無日忘之方今
新命可少遂也偶爾失攝寒病沉重衰年得此純
無用世之念矣老母八十有一孫非臣子弟君
然之日今日雖事細安答世事與心背棄之何崇
之何百凡鄉理重成中止可恃可像無此從古
有之者是爲撥承論不必介懷止己豈不言矣
叙此入山才深入林之將更後有何可介懷念
那人使謹此奉復不一

復澤洪州尚書

偽司調費華札至知公勿止日登嶺母愛我念我
無殊衰皆也何感如之何感如之前者度嶺渴想
須面及有請於下執事也至今爲歉矣奉何崇何
謝絕冗俗濟心頤神在公自是一道生抵家用
公爲法覺得此身此心在我肚子日與群小較論
是非雖曰我鎮定也而不免游心動氣矣於人必
有所濟所濟幾何那乃知古人遂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良有以也歸拂塘渚攻然數月作用殊幾
瑰賢非俗吏也前守本之有爲竟以上人忌嫉
去而科道論上貴州賊跡嗳人譽不容口余若貴
府則未知實何如也乞詳示諸凡可爲誨益者統
祈下及耑去毋令不爾音而有遐心
次川復書云承問周椰塘公此公守雄奥學
造士節用愛民舉行鄉約敦崇禮教當於古
循吏中求之推難一月生即此行相與之日
雖改而地方受惠實多竊嘗太息以椰塘之
操守乃不免於多口以椰塘之作用乃不免
共所施不知造物者竟何忌也同時後爲司
訓者云椰塘公之清風善政雖人虐之台
頌之此執事之所知也愚吳客贅附記於此

與周一陽主事

聞二子父產爾之一空不覺駭痛令人之遺其子
孫者計長遠則置田宅務生謂此有根著比之錢
銀隨手便於花費不同也二孫子謂識及田宅勢必
不能復振令一旦而薄盡之至於盡矣貧親体死

恤生從亻旁為之謀者似前日責其侄銀五十餘兩
須那買致旧銀二百兩已無之矣今之所責又未
必不如前也所為迫寒族人未至死絕小兒四次
遭過逐令無一人與聞其事有是理哉伯父老年得
婦酷講與天正理欲挑難持及紛于今日有此
殺安分如見利為誘叔嫂翁婿其親親者生不得
辭與責矣執事抑何以為之耶雖今尊從當是何
如老譯亦

復胡一陽主事

來札以示教一一處鹿自尊執事之疑誤矣責者
必執事為名人可樂就賢者以執事為說人必無
辭此亦人情常事豈非以見利疑執事也⋯了之
其親者生與死亦此與執事關之耳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此與事分也執事責也爺罪恐外人
有意度之謗一切不與且不能止之不責則不推
忍生者之無依與死者之負任我雖不稍伯仁
伯仁由我而死執事總得以辭其咎耶⋯老有遺
命事奉於淨土之下矣惟執事念之

答李小谷給事

年久行⋯求任有嫌恐其刑不得已一面而別後會
又上本⋯⋯於假歸為繁事何及何及升
中備年⋯⋯為如都⋯年來積蓄食貨
而旗去秦從論⋯⋯人心口表守大郡無乃天
假以此發鋪用處人小從計之⋯者見之年丈身
耶令人做官自有⋯論做官則有一⋯論了知不
入觸火矣但今⋯此⋯與⋯此從人事有
雖為之者⋯⋯正當於道難雅俗半勤半通
近亦君無正夫⋯將⋯之耶何以為⋯使有
成耶敢於非聖⋯⋯利⋯入⋯立古今而不
補韓退之之論⋯羌村⋯敢黑瑞腦悄不勝惓惓

與⋯世院張惺宇

牛承足大方懷⋯⋯紳⋯稱執事名號謂
可相與有成人⋯此⋯寬移懼為喜何幸
何幸天下事向而成異而敗生常積歷年積弊
今人指為舊規相安行之不知其為非義也所
賴我撫按一整肅之耳曾有初任⋯⋯數端入

火牌行之執事與生同一準
命同一　朝廷禮法同一民生事務非如人之各
自為家各自為祖為父而教法有異也火牌內
事尚有當增入者時下所備具道人會發天下
事曹何彼此之間執事一加意焉而下可遵行
矣至願至願聞蘇松四郡水災為甚生已有文
令各府縣勘實報執事以觀之矣果若南都諸
公之言或當會以蠲免　請耶何如差人遠
候感荷感荷人回作此申謝生數日間行矣諸
不及盡者容面請

復淳安大尹鄭諱瑤

使至承惠高篇遡流窮源出畫今日利病令人仰
服吳省節書疏義氣凜凜如見乃知淵源有自非
偶然也伊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亦淳安人今
日之幸矣江西錢粮俱入一條鞭法小民既知一
定之數官亦得通融緩急應付兩便尊議獨少折
耳餘皆至當無能駁抹補所三因知批劄濫稱致
亦舊為今世之政必以告新令者尚缺然未備也

將事近稍清明人尚昔節交際之禮指為賄賂比
之先年賄賂之私借名交際不同自今期與公商
下議論有見概盡意附便相示彼此有益若饑物
分毫不必見賜亦彼此心安也恨與公相得晚特
此惓惓聊私頌斥候與告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諸不及尚惟台鑒

復吳悟齋操江都院

承教累數百言莫非相愛至意我輩相與如是
然後可稱一益而不入於損也感荷銘心可特
以盡耶其中有不敢面以為是者過客一節也
孟子謂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簡今人居官舍
職分事日逐奔走於外
私制不出郭迎送乃過客又出之耶事有可存不
必身親奔候然後謂之不忘賓旅也水路夫有
餘裕矣陸路夫馬張筆翁見教區區反之生亦
欲人品不同者用少則今數有餘若用多者則
今數誠不足非如水路一船而載可一定也况
未言及不知今數尚可少增否乎小東說及存

俞也無此意人言之紛紛聽之可也此履錢粮
亂如亂絲今欲稍有頭緒若用賊則尚未得妙
所以為之之端緒也鄙意必欲行之兄前札未
及下手功夫今有以教我乎日不暇給諸凡俱
未能做成岸履可恨忙中草率固借此殺惟少
進切禱

復徐五台都憲

令姪至拜誦華音並聞福履日綏甚慰甚慰天
旅吉人爲
國家儲才待用賊如是也卜居之計
太宗兄有肉感何何蓋宗依太古切急苦壯七
三而天降禍從要安樂十年一思及百念灰矣
即當援例扶櫬歸處寇中止初之所以欲公依
公者今又在狐疑徘徊間也柰何柰何今言較
前年六年太淵矣若論太平亦天淵也時可
待賊如來諭教為之今亦搞手日入於時節
矣今見事無怵惕惻隱之心耶恐公不能奈石
其心也今人不能求石且捨之又焉

國家平日養時事多不許多應付如斯而已
矣非徒無益又害之可恨可笑人使特兆拳

復玄湖白石惟不負責切望

復李石麓閣老

來諭誦讀大德謹如見之仰服仰服今天下事
應不止病也當事人因循苟且日積　山共
此成效一擔當之而事無不濟矣原非時有所
難為於有不可為也天下以此日切仰望公以
社自處而天下之事集矣復何言復何昔散矣
已有發無勞尊慮今可憂者水荒之後無從取
米賤民困為未知吾後之為策耳敗折二十餘
萬石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
若必之前也惟公力為上張使濟河濟饑一舉兩
得為幸為幸存翁近為辟小所苦太甚虐常之
多令人驚異亦自取也若不退之過半民風刁
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後
事之戒論非如此如此者承教及口頭說話姑
陳及之區區欲存翁退避過乎為此公百作校

獄案肘訃乞下多以為訏講几言不及盡高明
亮之

復界津山小書舍人

曬几切附璀卷自北而歸賁剉
封桔四軸舉案丸棠餘首
萬歲
是上天高地厚之恩及已洪恩叵不知將何以為
補報此也然逮之二年今始安事執事成全之
力大矣感激佩之何可言盡千里重託冊執事
亦懸懸然念不舍置森入便特此奉告并附謝
外餘約二冊呈覽但帕將書號祈鑒亮

復徐存齋閣老

至松江日荷領教豈僅公相交無異昔也昧感
昧感近聞退田限滿知底總出人意表但所過款
不多再加清理特之可也昔人敗父之業七年之
全滅史而救公以父故子無所不可監隨意從柴
上遊不及盡悄衙門之來甚

復張華峯侍御

承札教足占厚愛隆路已如命益加夫及為矣补
此不可再加何如何如蘇州府蔡知府州縣户被
各衙門人指索致而官刑司姓如出水火北解亦
然各府縣有申請者生也令通如蔡知府議行叅
近日貴部羨聽各衙門之言過派銀不足料解當
轉回官封官印萬無不足之事也此事在各衙門
人誠不利於百姓則為甚利貴部一據掌之而百
年因害一朝可起息矣就變撻奉懇府户生不致
復吳朱矣禹催晉意

復侯菴吾湖州知府

本性若直率好賢如渴見一善必曲為回護加意
中提汲汲然恐其不得貫通顯明達之天下也況
在執事人中尤不易得神交氣合先有一日之雅
者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浪說也生前歲以人
言歸入覲訪問得不徵錢糧過道之說又得
舖遞保狀借名於人出執事管運說此皆上人只
語若七氏則以備知一帙在南都日無與聞矣夫

上省予並已行故窃必入之我學哉邪家無愁不
通因人自考道之以端爾非以無愁之言盡人之
道也推其極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
亦曰視皆好皆惡則不如於此爾亦非以善者好
惡者惡自考之道盡於是也守己方人孔門自有
成法恤人言亦不恤人言君子盡其在我人言不
足入吾心爲經並意矣但今上大夫畢齊走仕途
人物洗心不清百九舉止頹毀與討街衆閭離私
意論瑕疵日月並爲而已矣官則尊矣身心何益

況復不勝其終必爲纂執事明明烈烈人也此不
是爲執事言之矣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人
所言反觀省察宛其未周防其或誤又非吾士師
係進德養心之一助也耶恕乎王邑悖瓊僉同人
也僕人賞善札及犀覢旋爲趁此附謝弁致顧私
惟台鑒

復吏方齋瓊分巡道

執事遠移於瓊計已載矣一旦責刑人許之常桂
不容無戀戀不濟之意也君子則在楚欲成德辨

天下事不在是也贈文二首承之爲之不足以揄
揚夫政則既知之矣誦公將來之所未見之愛信
晉既去之語不覺大加感歎夫上君子職分所到
萬物一體之義供之若必俾令職掌春遞天下去
則過矣而不當爲有仁人之心者忍之乎人之知
已莫若已之自知人之知我莫若我之自知其克去
任性之偏大加涵泳之力充所未周勉所未及廣
業崇功潤澤天下爲物一體之下瓊人與焉則又
在公發揚之而已推廣之而已瓊海萬里京師殺

之中土地方情態爲別尊儒渡海之後建治民情鼓
人視聽係晉於既去之後又第一義也何以討之
于庚之乎匪匪言別不敢更爲寒暄寒暄說也

復徐樂齋尚賓少卿

紀綱法度令被此老壞盡其說蓋謂織造査鑑

自政先日之

詔夜宵
謎旨今日作偷為之不能執禮處已不能執禮家

人也此等處太是差步人人不滿小人欲行引
意必即公據為之今日始出直責意雖不當其
所指則正義嚴辭不可破也當與即此抑揚遂

有有用無用之說所举

道認功刑寡不敵衆彼為奸賊者不之與耳易
六五竟業言正其時也無故驚疑自稱沮抑然
則必俟君為充窮然後可以行吾志耶竊意振
幾之會當即出視事一則身為障蔽持以廻徑
勢於方倒之初一則反為擔當得以善補過於
方壞之始持君則有時有事則有權人心歸向
扶者尚衆功烈一入焉一出焉孟子云不為也
非不能也今之謂矣首能在我我乃避人獨非
怯乎畏首畏尾自動中宜之懼獨非惑乎爭由
中發尊爭動攻調停國子自許然調停處待之
者與調停處失之者多人情好諛悖不為直況
在首相門下聊諛人滿前不分所長別所短伊
傳周召動而與之內自生疑不能說外不閑過
無由改有山然矣今日好人得有借口哥與之

借復何益哉復何益哉陌限憤滿不平言語錫
盡乞一一達之有刑説毋吝封示本宰

答許次川侍郎

生什北通政自謂徹半開敢無多事且晚得趨
門下頻叨益也如頓木於殺遂繼之
新令所禁可畫報然大長師文遂誨益未始不
恨然恨哥事之不能兩全顧如此曾懇祿米請
用不如公借而華之否生今日巡撫江南吉藩
有為兼總而外平籠館不收板席量滅敬家腳
予適因請命衆為裁華乃生管倉日所行非今
日也無板榜初定無番筆案不見允行然生亦
未嘗不委曲區處役者減焉江南糧長十人而
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所隱也如榜所訂置之
無用之地及官倍役用之需何益何益庇不可
通者舊例小米用鋪席以其漏也大米用方
席細席也方席價增五倍祿米亦大米也乃
用細席添糧米家立兩貳錢祿米乃僅兩五錢

祿米加籌與飾皆工價高者減帳中折色米本
色改無增飾本色足原祿米令州本色盡一分
民受一分之賜云完日已暑行之非今日宜於
其地而始私之也惟公諒之外余同籲
封誥文未然繳稍當悉

答張雲渡洋內兵備

灣中承教九邊事如月見之肯之人人以為難
者今且然為易事矣然尚恨識微未盡與闢一
將避其文難紀直候鴻便求末適有
新令承之大方公乃走候直言輝海從前當原柄
第一荒蕪乃至於是致人閑職漢以力由叙科
秘書急務也非公幾盡言之坐幾乎不勉於行
事矣先後次第矣何事何事使田特此附謝二
事尚有進於是者尤惓惓至願也

答劉滄州兩廣軍門

管仲述論可準所以破燕同將軍有死之心士卒
無生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矣

法中千百之一耳相反而實相通皆是也所廣幹
袁殺王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劇我馬冒矢
石公騎射絕人在前似亦先折後閒倭焰熾天身
自當之經難多慮忠誠足公又為出二華之上十
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地方何幸地方何
幸撥亂世而反之正誠非公無能也但君子論事
在探其本君子行事在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
百邪襲之今日之疵百邪中之一耳若不調攝元陽
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又來今日一邪去明
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每發散元氣不
免少虧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元之氣日薄
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一二
味固本之劑繼陽氣下陷在可死亡烏頭附子全
治標矣氣雖後又未嘗不汲汲日用和平丸散解
胎毒鎮元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着吾兵土着吾
民嚴令責以起倡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
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
如其不然今作曰急以治標明日亦曰急以治標

曰日發散其於人元之氣何如哉時射絕人立而
倡士撥亂世而反之正端不敢為公許之矣范雲
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
如雲言治之翌日果瘳雲甚文伯曰不足喜也
政恐後不復起耳越二年果卒匡隱意願公為他
方立千百年業不顧公為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
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復朱鎮山尚書

昔宦遊兩浮公百端維護瑞知公出世俗別
為一等人物久矣河役勞孫言者紛紛今日反
歸功焉事久論定振古如茲非今日也仍須都
事左右廂廟大行其道有機會矣公私諸之何
足為念我
祖宗建官工部居四民時地利今日錯認做一篇
木匠頭猶之戶部錯認做錢糧收頭是以時論
雖有相說奸宦自我為之百姓國家了無補焉
君子不取也凡百又有從權濟道之說究竟道
不能濟
朝廷紀綱
國家命脉始一線終流天遂為大壞肖人謂半木
有不失之於此正者從權之謂矣昔者成我之
恩與生我等受公報公不顧一等而下人物也
使斯致有私惟台鑒

復沈宓川會浯大尹

度中交與二年與會道里不遠政事如公未聞有
疵議也今日之說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延與
五台朝夕乃知公受譏有自和與冥公之厄於廟
過如此如此夫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久論定從
之而然縱使不定亦豈君子之所宜預心哉禦寒
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吾儒學問其功夫止責
己不責人誠如孟子三反殃了不校即嫉桀之所
自用之檢吾所未周即懸空之所指用之防吾所
或蹈是今歲因寒之來將之為歲歲禦寒之備也
因謗而益其盡不既多乎若曰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而從行以求通行之少而謗則多不敢為公

頗之矣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示卒意敢許私
念以謝惟諒之

答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二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諒
亦嘗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條條矣然害止頻海
地方日甚一日作甚一年今乃月突有船先後分
入攻圍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也據
於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為其
勢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乎恃養兵近歲不養之
時無兵吳游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
夥數維多各營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
耶昔人稱為匹夫匹婦後世今日之變變矣大矣
復之不可已矣引公今當復譬之任事本因仍其
戰深入安划風声氣習召之而來也瓊民如水益
深如火益熱惴惴日久縣府縣城池尚未可保哉
民當盡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遠明公念及
而後一加意焉權宜為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

瓊民延頸需後不能一日若此前之患焉有兵以
為無益也縱有小滸兵從由遠又後來矣意則旋
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止
不能矣他尚何望其方齊號稱勝不怯賊事則亡
行日者海旁失事已入開日已發敗援法復覓勝
賊知匪冀官兵救尤兆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
里地耶欲寇驕矣萬方一嶺一味貴之餘而老爾
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效自異不可一槩論也
殺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為守人自為戰通計
在高本中之本備養兵息又在守令則公在討

預慰良殘破非一地也特人之論必曰雖有桂林
頗此不免忘東則緩西矣寧料盤梅府權摩四面
初非身歷其地為之籌天下之下有待之者實施
之東廣之西遍屬那詩云依其在京使自沉糧惟
別晉公念地方不勝幸甚

答樹石廟誠齋伯

承教多矣以兄非未能答復種種事須汛畢日往
巡歷瓊天南及之中非愛公念公非有所為也散

未領多叚與樽盜之事然後再救或不得言置之
不問可也其中寸訟累無分毫事情而竟為天大
之冤誠可駭從生亦未必不重處也除發府縣外
衙門兩齋不能七八人細蹤又先痛打夾害之候
庠滿發驛充徒曾有前齋二三起從茶告中途脫
逃驛人告稱關此重處督也此心者之謂可以清
息才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術未旅論曾無前擊
公無念及此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
奉復惟台鑒垂察不宣

復裘悟齋條江撫院

承諭誠行之可成小民數十年不平之憤牌行嚴
散尤是良策至已從裴尚賊以俟後之君子而生
不興矣百凡區畫止寺其淞江成功之迹而成耳
條壘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道等世界做得成甚
事業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
矣有懷如海恨不及述統祈體諒

復胡枕泉都掌科

八辨署中屢承亦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斯意有
哀鄙劣不恭此以來旅觸蹈然開導遊此縣舉
之餘悠悠何已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
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義罪在己也不在
君若果能法無濟不激不咻言當其事而不為相
訐惡指所必至而不為浮言推已及君切中情
事而又同心同道多此人為天理人情安知此
無濟於事耶委之曰吾
輩之不我受言之誤而無益其亦僅口面已矣此
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不聞
宗社利害在在 武與遵可姑待事在時已者不同
者以併死無益一語盡之進退兩無所據瑞不
敢以諸公之言為然矣承愛甚致私念附謝高
明以為何如

復歐陽柏庵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近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者伯
者詐術之私而已此說似矣實非孔子之言必世後
仁至三十年進矣然為鄙商殷男女別途廉恥
不飾但子貢謂事之成在道之斯行綏之斯

未動之斯和又本有若此速者是則何為聖人
此道法即此至誠惻怛之心為之可以光教
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於昧頃之前必世後仁
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占其速而自無不速
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待衣食速矣然自此以後
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速無遲而不待以
其初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而待
聖數月也繼而責備功場國天鄉鄰性與來莫非王道亦莫
非孔門事業今人每薄書生迂腐無用勞絲能操

之書化雍熙氣於世正以書之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
之速也假如于今賊臨城臨村破城叶吸乃曰欲
我去做務要講武之法米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
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緩
未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
霸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
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於聖人莫是過也
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
聖人死迂聖人耶自謂我為天德為王道一謀畫

一拖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為矣乃人不
見其出手為之者且目前日換一日是以一件
有待不可速做藉口於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之迂
腐無用而尊孫吳者憂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
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
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上藥無功利厭仁義
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貴與
聖人並為速過孫吳乎百世王無不樂之樂之於
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速在孫吳之上而國

強兵見日前也許魯齋謂學以養生為本或者以
不知道謂之借口養生為富積計則謬矣朝聞道
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之死
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
死不為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濶於事情無所用
之有賊臨城行冠襟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
術有誅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
也已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中諦莫利於聖
人莫鈍於中村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

其迹不於其迹但通也為其迹亦為其迹上通也
天德也公既隱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敢布
所見求正非敢為辨也

答徐存翁閣老

端不幸有荆婦之變衰苦中忽聞尊公致仕有
旨不覺駭嘆夫
道絕亦有人以為不可者乎小人欲行己私變亂是非
無是為怪今天下較前五七年天淵矣然南北水寧
水旱日甚以太平視之亦天淵也倚賴元老今日是
事何至有是何至有是化陸偕美齊虞三代■今
不敢用為公望積其倫教其弊來使因時一事而
為一事之計則公可自為力亦天下人所見為公整
也君子不能一日忘情天下況公適猶三十多年
國祿君恩天高地厚有不可辭於其心者耶萬一
論久而定天啓
聖衷行止之間似當別為斟酌多後日之功補前
日之過亦公厚自為計之道也聞舟抵維揚遣
官辦候迎致私顒惟晉惠

復工部尚書林退齋

瑞赴任日正值尊師在告十日內竟不得一面
而別歉甚歉甚至鎮江適有此事正欲遣人上
達料彼實為詐偽且念師在病中不欲以此增
煩惱也欲行中止彼實有勘合實坐官船而來
何自而得哉何自而得哉近日諸公動輒以此
爲入私意橫行非法非道亡者又有一種私人
以私意怒之世道之變不知何底止也絕人口
語顛倒說得之南都又說別方人姓氏據姓氏
行查全無之料止是南都之徒不欲以此累親
故熬刑不供也亦因端去說了送勘合官船的
人我就題本論了他不怕尚書侍郎是私道
也以此他苦苦不肯具說亦正矣
國家事都被這些歪秀才壞了此其一節部院道
諸公今後不可不慎所與也 尊師便間
一論之為後來戒端當此大任每臨事惴惴如
失秀才初官如人入暗室今此又似入精室摸
揉也漫有條約一本已進入本內有不當者爲

卅叙上承命具人必加重刑無姑息宜寬分仍
山轉咨貴部人同注此本後卅合鑒

答閣老徐存翁

瑞自上月未
仰惟京九月二十四日令沂兩會長舟乃知仁湖
尊之出補邳給路費甫中而止須令知歸指
老先生之賜也二家別家人獲閒與天地而生
照予歷感激可勝言耶老舟悄度梅閣瑞獨至
南海而轉角令南都上洲乃新休四日也危至

二月五日方接照會到任往返問道上無不以伊傅
周召推公頌[redacted]且日幸有是人今日倚賴蓋先時在
同好翊翊㩳好若無可否於其門矣終必去之調和
手段已著於前即今
遐諧培國脈回元氣及四十多年之誤而正之伊奮
力量旋乾轉坤見與於天下非偶然也然公以身
任天下重天下亦以天下重責之一夫不獲時予之
辜胡虜猖獗為今日善後之圖東南困憊為今日
拯救之策是又天下之所惴惴焉者屬中當幽

其可使少有不盡之分伊傅周召出出入入日
月也焉於其間耶瑞差吏北上特此申謝兼致
懇私瑞北望惓惓無任

禁婦女買賣行走約

瑞頃會撫與鄉士大親友諸先生約貨太府滋環
禁婦女於街市行走買賣初約開列一款男指男
之生理女指女之生理擬正剖切俗變斯不肯為
者難施於嶽然為之地方何幸地方何幸瓊潞轉
俗為推也亦一機會也我誰少加意焉用為鄉人
倡率有公府官共之所才及而嚮然權別之俗表
率積武林親來矣華約合有婦女無論老幼舂
要一一遵行不解苦求其老徒傳來親友家及資生
大小買賣必男子充之婦女止做門內工不刻
幽冬有緣之時相勸諭轉入之稱婦德曰幽閑貞
一行走買賣婦女亦各閨中使用人也此等人往
來閨中亦惴惴然聲氣可以言幽閑貞一乎
此等事我輩何為就謝陋門者也府官愛我我輩
當與共成其美八月朔三日瑞頓首具

復傅中所分瑛道

休養生息今日居官第一義也我輩往往失之恭惟[illegible]台端源得此趣百好幸有今日之仁恕所代歸亦予藥毋遠行而訟口人未有抱負陰陽之氣一生一無愁疾者死生有命君論調攝飲食醫藥在瓊州并與撫州無異君子之仕也行君子之義也百姓戀公公獨無戀及百姓之戀者耶今日之事望惟剔出一心別一道啇之使人得焉領後言合瓊撫畜之情不及盡悉惟合鑒

復王開源參政

君予不免為人間世仕人之事謂榮其身謂肥其家世哉瓊人謂科第有人徒先鄉人而害台端獨門不然有予有父今二十年矣今日大參閩政不寧後有異事鄉里之人致有異說耶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大參其兆鄉之人與焉敢據加賀網繆遠奪訖何使旨謝小刻六冊呈覽就有道而正之惹也統祈益亮

復郭青螺潮州府知府

瑞嘗得公於言語文字間矣叩不孚外比信及豚魚之謂謂論文如此人品必高今日果然今天下尚足從頭到底差錯禮樂文物罷壓天下因之然亦有自而來之遠承示條約計六條凜古之人明作氣度終生又曰公極簡淡無一毫擾而潮人便之則從前而來之差公又不如其轍行矣予賤彈琴不下堂孝耳之無為清靜公先得之瑞何言哉瑞何言哉詩云報之以瓊琚瓊瑤公身有之瑞無從投為報矣冬子疾侍空空爱麼後壽參序大奉草具公視不可余置之斜雷葛二端小刻十冊將敬希叱入

復畢松坡 南吏部尚書

瑞以二月末日起行四月初七至英德縣尊差迎候一人在四六千里之遠而來人之勞矣山川險阻覓有仲嶽其心安先時謂無益於生有勞於人不免微有不滿於公之意倏轉而感一旦幸附保求之求朝朝夕夕賢師傅不是過也至江西閒公

晉計徒當一得生以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
公先月二十六日北上事之不能盡如人意恰久
如此公先日首爾行事諸衙門人時言之先人規
模後久楷式也題知行人之使將此附謝十五之
日文選忽進一不具名小束為董胡二生求將事
衙門一堂之上二十五人指視可行之乎十萬私
事來私徇之不論大小是東偽邪抑亦真邪奇
一問

復舒錫崖通太兵備憲長

門下之處瓊也何如哉何如哉比氷之清配玉之
潤而才猷又足盡發抒之暢中形外利與人與害
與人革至今言兵備海南第一人也甲科當之鄉
相而日久矣柰今惟有資格故公尚爾然官爵足
為士君子輕重哉今二月之末生應命北上渡海
計至維揚當得面晤而乖又相左盛使至林華翰
而拱揖誦之恍見顏色拳拳然開導之求並德盛
心下有道君子自足如此生愚本不可卻但以近
日上候殊脈南都虛禮今日猶然皆有告示峻絕
之不可皷人分彼此謹削來人登上北望通太大
方高山仰止而已心乎愛矣言不盡意惟崇鑒

復周養初樞儲參政

門下柳塘先生豸也借有今日以提攜矣光輝何
幸何幸正方應命起行而華翰適至匆匆開百凡
不一言悉謂此大日近一日而覿者得盡言言得
盡意也其後令兄柳塘書亦候面致之倢旋謹此
上復非故故為畧也惟崇鑒

復周柳塘先瓊州太守

我公守瓊之日何如哉何如哉生不過傳此黃童
白叟之口碑一時感德之意非有一語字減益也
時共事之人萋菲不一謂瓊人墮假物計中不覺
其假豈歸退之原幾時狀啓流今日猶然耶可怪
而悵然此足為賢者累哉天下爭有似損反益者
今時稱清明君子向用事久而論定矣他山之石
廾可久借攻吾玉者哉兩集貝錦自旁觀論曰忌
人曰害正可自君子求之已諭不曰夫豈無因不
可二月之末生應命行而華札適至十疏如對行

季匆匆未暇和也偶便甫此上復客日匏所未能
別致益樂公之樂亦生喜為不厭者餘種種未能
詳及統祈崇鑒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人情世態瑞無用世之念久矣借譽諸公得見知
於主上似亦若有天然之幸揆之先日後事可推
謂能大有所為滿吾願或不然也俗耳庸目誰與
我為之今已勉強上道自北流行詣門下以次進
止萬一北上人便求人佩辭官本得詭懇求尤幸
種種候面日及之甚至瞻賀感激尤切言之不能
罄者亦先附回使言謝情祈台鑒

復汪乘瀛廣東巡按

主恩三四及矣知天之高並地之厚然瑞今何幸
耶古人致事有期而今過焉杜少陵之幽憂有
詩曰恩深辭苦瑞之謂矣人情世態見知於一
時焉保有終於後日淡契相謝宦女千數其可損
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觸類而長小小補塞其繇
滑或不如不為之為愈也天民達可行於天下而
後行之夫豈為高案哉謂事機理勢不可行於天
下者不能濟天下也公祖之忠義不得辭使旋暫
附之謝共行止進速可不可俟面日請之種種令
未言及惟崇鑒

復薛鳴宇分守道

門下生鎮廉州之日昔稱滿瑞耳矣瓊州之人每
每向洋頌企生今扶衰北上道路之談者與公初
鎮廉州之日無異聞其次曰府之傳猶可問其他
先日今日則氣忿不平而言懟矣曰賢者何故吝
之曰雖賢只管得已大抵其言亦門下言之而不
行反禍之意昔人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職
學所到有不潔人可潔已者哉雖君子不能無斟
酌之計然斟酌必行非斟酌不得行遂止厚意稠
疊使旋附謝來猶可追區區不願門下今亦有不
滿之分也敢進一說惟崇鑒

復汪乘瀛巡按

承惠勘合及草紙甚感甚但本部差人趕至瓊州
迎生而不齎勘合郭華翁亦手書來迎拳拳言意

勘合工其職掌廝書二人不與脚力南都諸公今
日驛遞之議又不知作何如說也大抵天下事
過於守法人稍小膽心反安事在疑似利己則以
不疑處之不可勘合長單壁上共不兩別門下者
爲著熱勞尊也統其崇鑒

復吳小江兩廣軍門

承惠導之出疆人役且令之催應付一應事厚意
不一而止矣部題各於南北本兵給之勘合不及
在外新例方嚴生疑焉拜別台旆之後去三水是

下水縣驛各止用夫十名三水而上則生自顧舡
新來與縣驛亦無相干上會渠翁亦台端厚意也
面請不得後又有小東奉送錄上外種種厚意言
之不盡并附謝

復朱訥齋鎮山干

生北上三月末至南韶得會徐仰峯王如水知我
鎮山先生先一歲古人矣昨向悅到貴邑舉家及
生盡沾着病又不得一謁如生靈像一大缺情缺
事也忽閱行狀益增惆悵生忝門下士老先生宜

垂稍知一二衣此實而揚以示人夫豈不可俟前
進行加編閱別復外苟用一端以教古人爲酒之
情託而使此名上致

復贛州軍門虞蓉峯

在贛州日感賜多矣臨行又復惠之船座高梁大
廈廓而且安與家居無異一家人貿熱之苦忽爾
如脫且自湖口起二日直抵南都舟子以爲風迅
之極數年來未有同行小舟不敢破浪前行此亦
莫非台福之所賜也舟回肅此上復附謝

復王忠銘

生二月三十日渡海今五月初四日到上新河感
冒熱之兩足發瘡未能即便上任近賜華札二如
期拜領之矣上上變而隱指天下賢望公意亦生
意也私念與公同攜太平今日之盛舊天下稱賦
差繁苦官吏殘貪此習弊未易爲未知能如吾願
與否生上任北在三二日間便遣人齋謝本北上
生與公始而合中間隔多年今又復合誠可喜也
但頃意及吾與近日事容他日拜詳細奉答汪二

手脚焉今且病患未能一一

復梁霖宇

自得聞高第以來日日月月皆之生之喜與他親
朋之喜異蓋謂賢親平日志此借此階梯可大發
洩吾境他日增一賢者士夫不比他甲第學華俗
眼與之仁人居子不與前後領講華翁了知感受
過為推轂之意忽領上命已於二月二十八日離
家五十日渡海今五月初四日到上新河矣賤體
目暑然且二三日間亦必趨赴上任賢眷自飛起

先後行同二郎郡府勒下處相見自南雅而下生
以先一日趨嶺以後變彼之未到未得相過謝口
筆之想一二日間亦到南京矣本七二不打作緒
凡未得詳悉上任後人齊謝本北上作具存

啓龔懷川

別後人各一方騃遑之甚思公如天之上而不可
即矣奈之何奈之何見藏貞有華札知公離閩中
將發命後又聞公在告今以五月初四日到南舉
又聞公浙浙江東道先見者件病熱請過上任衣

逞無有也方急闘製之先甲中之夏府差劉經歷
綽册南京萬啓數年來得事獨之訖川中便人轉
致彼此至江西袁州半年而歸於在今行李函中
偶檢之獲生亦此一二日間上任遣人北上對本
容檢本并別具數年種種意今行人倚馬未得一
一

梁進士家人梁仲熙身批

南京吏部右侍郎海　攸攻山在京吏部觀政進
士梁雲龍家人梁仲自上新河開船至揚州府轉

回告稍關之嚴禁原有併照一紙係仲先年往來
者不准知此阻滯身有路費計算必不足用念梁
進士今往北京為官妻王氏王氏係舍姪女海氏
所生自瓊山渡海而上山海之險互相依賴今月
本部上任彼此分離借助銀三兩任彼前途别求
長男生員梁恩孚在瓊應科場一姊人携少男小
女并懸嗚家人男婦十一人大小共十四人萬里
程途阻關阻關參丁照管為此給之批照仰所過
關津驗武放行毋得阻滯須批文聽到京梁進士

自公參以南部須至此者

寄羅寮宇吏部硯收

自離家而來日日與賢叔相同起止二郎亦不
時至生止歇之處生先十八日過嶺謁支提學賢
叔次日與又同後此遂至不能相候生五月初四
之夕至上新河賢叔直至十五一日之差差了十
餘之日風有便不便也今以十七日上新河起此
後無囊河遲船之爭不一月而張家灣矣生自瓊
而來夫馬柴米係是自處船之大小不同可求其

一其他視陸行事無異生行之難賢叔尤難
遲之又遲有以也生五月十二日上任任後倒當
其日題知行人之便特此再告諸公謝久之當有
引年小疏自念衰老之甚不十日而有人北上矣
客再言

寄王忠銘 禮部右侍郎

瑞於五月初四之暮抵上新河十二日上任盡足
慰之痛新冠服求便也王李二子行已有小啓本
途中無恐人之恨矣山林之久公家典故又多遺
忘日久以公必我一一不憚指示為慰今又聆遠
途望奈何奈何上任例當題知行人之便特此附
告新任以後事宜非衙門儀注之所及并北都近
事哨天下注向一一明指而密示之尤望尤望不
十日而又有北上之人矣容再言

啓王荊石閣老

瑞無用世之念久矣一旦誤蒙主知十六年山林
變而感發私計萬里京師之瓊思報盍至如此山
海之涂前朗難定於二月二十八日東裝北上五

月初四之暮抵上新河咨到赴任念此成命兢兢
也乃以足瘡之痛諸冠服一無有十二日始得如
願奉例題知之便附啓上候處念主上改而勵精
千載一時之會也況又有虛懷之待天下所仰望
如公之為輔乎古稱治具畢張今之謂矣瑞北望
台端依稀鐵江口預可也惓惓無任惓惓無任瑞
齒髮自料可用與否請公於廊廟之上一語決之
餘不一

啓鄒純吾 戶部尚書

坐将而無用十六年矣一旦有贤門下及華溪翁
推然拔之以令正荷米郎报二公薦章之昔二報
通政三報部闕不允四次报南院先歳之冬王忠
錯承霖字亦有啓而日起用即矣明明天子意也
生自知枯槁無用即古之人引年討之非可復出
時矣又思有君如此耶千載一時而忍負之乎二
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三十渡海至化州報陪無
至電白縣改陪為正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十
二日方得上任蓋諸冠服未便無之左右足瘡也

上任例當題知人便謹此上逹併附之謝區區日
夕開上荅明聖乎酬知己者無一不滿之心矣柰
年力不足以副河令日亦進退之間也惟一一教
之進之愛也不一

啓通政司倪東洲

生以二月聞報二月末渡海北上五月初四之
夕抵上新河諸冠服未便兩足瘡至十二日上
任盖以是日方可勉為行走也任後例當具日題
知人行之便謹此啓上煩循例轉達當衰老之年

非可復當官事非節矣勉赴明命進退之間也惟
明者一示决之外別悉

啓閣下吏部

瑞無用世之念久矣一旦誤蒙上知十六年來石
心腸變而感激私討優大京卿薦興之逆恩無
且知此山海之險前則難定於二月二十八日才
裝北出五月初四之夕抵上新河咨到赴任衾有
成命數矣也乃以足瘡騎諸冠服一無有十二日
始得如題遵例題知人便附啓上假衰衾主上收

而弱精千載一時之命也若稍治其畢張有存有
匠今之罪矣北望含薾無任惓惓嬴髮自料當豈
不白如其非可庶用時節耶可之與否公於廟廟
上一籌决之餘不一

復賀濟茶原慶州知府

門下三遷之還日月無久也慶州之人不今在念
賞查白叟皆曰賀公之不久於慶自足我慶緣分
為海忠賢人君子一有施為施為自別百十年功
業可以失之一日之間來諭云云則人可畏無卜

生有而以加之公加之而至如是如是何耶大抵今日人心殊不能少似丞成先日辨宗學問樓世界空而無有今日安心要訣也生初至南都禮文與先無異未同而言曾具峻語絕之不可曉人分彼此學處敬託來人璧上今吾故吾惟公與生受不受無所不可勿以為評種種意語有待而未盡眷眷來交候公往至促膝及之公毋負約惟崇鑒

復湯陽南

生自聞命有北上之意曰且待與吾陽南公一敘久渴情思矣五月十八日上任會風阿待知門下春秋雖高神力未倦田里優游怡怡熙熙焉用為慰三五日之先賀濬菴亦遣使至而歸矣則會孝拳一令孫所言之候蓋暑退涼生至此然後為便使者曰湯公主人親至也居同縣同門下能與之携手而事未耶至望至望惠餅食拜領之矣餘璧上淳安而後賜之諸般藥方用轍有效惜已失之今能併會後而又有可稱神效之奇者示之尤幸

奉二守陳南川書

邇者海寇猖獗中外惴恐求管項刻寧息卑職管軍無分毫用處無許求位二刀徐兵賊池企權舉以授賊矣斷例之藩所以無懸心息忘者料索循受民絲亦如執牛者歸府之日有賞賜也牛酒之出市井欣欣咸謂黎兵敵愾當百倍前日然鄉兵打手黎兵人多勢少而革行左右又失執事旗意無勢者轉內歸城而黎兵所得有名無實二縣之內聞其象嗷嗷日語賴土舍此文而後受是醇酒腿肉非徒無益反性懸心本以牛羹犒師衛以使竭厥此何等時節而猶各有疲敝若斯邪則兵士之所輕命者民之所重情所輕而欲民舍所重衛我爲不可得也恤死傷生正今日用人之訣黎兵死於澄邁之戰身亨疫奈妻子厚賜周縣丞良有見矣生凡鄉德貲之死非可盡以輕生例之也居民皆若人焉海寇豈能猖揚入村落窺城市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取焉官軍剿賊強弓向賊皆總兵調習所致傳則傷海寇賊

軍士數人正所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
人必有所濟也況事不關有哀恤之意乎何以
爲死難之士哉執事近歷中禽居江介胄於
外諒有大爲變民保障者夫聚白沙而他所多
缺我所避又無為賊衆猖熾盜甚中外疑焉以
此二事尤為不當人心可以坐生呼吸之變若
伏惟執事執為匹夫匹婦復仇之心周詳謀畫
毋以卅郡往屬付試入身任其勞勿以緊急專
號委庸吏再調黎兵以布要區厲募勇士以乘
戰勢毋稽遲以失事機毋疑畏以餒士氣則總
戎之能與愛民之政亦著於時而變民成功報
德于億萬斯年矣端不勝幸甚幸甚

再奉二守陳南川書

竊惟執事清白之守愛民之政仁事之能變民
歌頌有素行將鑄之金石紀之史必自其式愛
政者所未有也第為民父母亦大艱難毒刻者
民無望焉爾矣既事愛民之心豈愛民之何賴
於執事亦重其急陳希冊代求衍安生之言既

同日矣在今則又以為此事有察賊侯賊艦
暖自夫之心而無决戰之志謀勇如虎江亦竊
為歐殿賊如虎不用變人而侯打手不過私己
貪功之故夫海冦殺人之慘擄掠之毒有其十
餘日者乎苟有仁心者將食不下咽求所以處
之必矣况仁能之守謀勇之略若此議論似出
料安然撫之事迹則或有以致之蓋慮海冦與
山寇不同山寇有巢穴海寇無定所大只一舟
則彼將飄然遠去故海濱之番擊賊者不與賊
較多寡大小而惟伺其便或接其遠出之快馬
或乘其獨存之大船誘之伺之千方百計皆以
為大衆之暴不如乘便之捷目今愈肆志所
視軍快馬當輕大船百里外塔蜂村若大船
亦要相離捉小便可乘而擒誅之曰無人大孫
子之能矣婦人可試諸前等處泉多擊賊之手
雖奪利一事寡於前人誠心之招採鼓舞之有
道今不得而用之耶巧婦之難於粥者為無
米也今則不如火候之功而非無米之炊矣請

舟婦於廣相詶打手於岂咸救不止於一月也
遠而獨郊仍決一區日今東湧一村西埔一村
若爲無人之境則患在朝夕之近生靈塗炭何可
久堪此荼毒耶用兵之道毋恃其不攻恃吾有
所不可攻賊勢若此能必其不自他道以窺我
寧城乎論兵來賊去一郡民之深仇不
復猶之可也上人之謀爲社率居民之備豫敎
諫易於他府所得多於別方既昭然在目中
矣此之基利後來實與閭風繼至自今以後殘
特何以支哉竊和請一大局之則終身創矣且
今日之謂也兩願不爲也行權隨無拯按明文
可據然前人固有罰其界人修理某學舍某公
廨費以存外兩計者又或作私情于某士夫某
社夫十兩二十兩者上不能如汲黯之發倉粟
下不可爲[illegible]權之計乎值燃眉之會而行此權
宜似亦得允此數說雖不可決云至計然千
處一得護之同況不可與應始惟以候兵船爲
村望爲非特吳人所悲以自爲之鄉爲一使之

任皆有性緩者其家失火至近親之家取梯以
救方與斯人陪讌相禮坐定兩復徐奇其梯去
救梯至而其家灰燼無餘今日持重之謂矣夫
職任一郡者惠及一郡則有一郡之功慶罪而
方則禍貽一郡之害朱祇翁泣愛要其初政亦
滋然慈良長者徒以拙兵之故遂致議者以縱
兵殺掠多寡科其罪君子或以爲確論焉所可
不慎哉伏惟執事仁民之政蹈事美矣今日之
事本當曲爲區處之計毋以事之得以自遂非
俳之不得自專者談之使[illegible]望者得以[illegible]之
議曰軍旅之事故非書生所長也吁非今日難
中之一幸也哉事在聞見不敢不以實告惟執
事裁之度之

與瓊鄉諸先生書

猶頓首再拜敬質之諸老先生大人執事竊惟
婦人處人世其夫不幸者夫亡勢不得與夫
俱亡而抱守區區婦處也故婦人之喪其夫而
寡者古以未亡人稱之然示

朝廷旌褒官司與論咸知禮法行以世教爲作
衒者襃奬之傳列之衆呈而世之作而甚達於
上惓惓汲汲則必姻守之節何故益忠臣
烈士貞婦者十之植天地之紀中揭人道之大
下立世道之關鍵人道之維而彼婦人無師
友開明之功匪名義驅役之故獨絶情感哀今
夫守於數十年之後心堅金石行信四時處心
積行所關所感叢光報淺小故也瑞甫內歲每
父時母謝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勵節確守經今

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終之行無毛髮纖芥觸
胸襲於姜氏直可以相上下而無愧焉者蓋母
幼粗識書史語瑞以學口授身經學以篇嘗
稟近剛一父性嚴敏不驕不事家人生業相勸
護持能使內外不致乏絶先後苦節裁管衣食
飭費資督瑞學至今雖衰疾扣仍不能一息少
懈女事爲疾勞計日夜同瑞寢處訪詢咸近懷
惓然累而托之嚴明之師以琢以磨與有父道
焉今日猶知認義勉自慎飭若非卅年皆父母

盡母氏訂誨訓戒力也惟家有紀法教子有義
方飭身以正義喪父之日行所親以日者拒笑
進母聚焚之婦不可照如日者諸執之令日不
變夫豈偶然失乞石下行舊服狀於心非徒取
譽於其名婦人潔飭乃身凡以凡天之與我而
已是安足爲盛乎間者微而上獲旌閭之榮下
獲紀述之筴於節行亦何所增加也瑞顧區區
舉而頌之者是是非非之公本無擇於途人
父母而綱常之義亦貞爲重皆不孝遊歧郊開

必資詢考實以述其狀色爲請太史上翀瑞荷恩
問極知考實其光之實譽夙辯者顧乃擁歷而
不公之乎世有言及族戚君子恒不以了信承
之者蓋謂執謁親之私其習久固經曰其先祖
無美而稱之誣親也孔子正父子之隱孟軻宜
周公之過請訓之文不必矣於父母祖先獨累
焉寧揚壽特於親親避我然則聖賢不以褒貶
之權假其親益可見矣又北淺則有誣揚親行
竊寵祭稱子者遂致人併以詰所揚而父殃之

言議紛紛不已誣親之善顯親之惡也亦多矣
而端獨何以川心獨念吾暖先輩師法如曾白
渾亦共彰彰著者徒以羡行之名經久不與鄉
祀其他著卓行而豫於稱如炎名於敗類將不
少焉況中間事迹尚可得而著聞者獨非君子
之所宜盡心乎公議不行俗將無以為勸桐江
一節漢冉賴之端补畢齊之身有不能自已者
故縷縷為諸賢者稱若夫行之可褒與其言之
可傳與否則惟下執事以所聞見參之耳在清

議者敢以一毫私意為毋弃間也端不勝屛切
頓首再拜

復巡按熊懷川
盧陵邂逅至今神釆嵩度猶如見之以過可化
以綏可來匪屈東粤下及禽魚草木有沾被矣
地方何幸地方何幸入下惟恐無其志有志如
翁其人又以代
天巡守之椎濟而行之尚有不盡之分無能滿慰
一方之望有之邪十府雲霓可預為賀古人有
博訪之說又有五聽之法五聽所以為博訪詳
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訪之而其人止是屬官
止託查盤官訪之詳而非博然此犹明照中不

及分數十而有一不足為翁言者第重姑及之
瑞平生有濟世之念而人不與爽午告歸展布翁外
無能及一此非幾天乞人之念終已一生止此
還天不能不付為歎也區區衆石有夢不在周
公忽覩雲章魄營猶動孟子謂廣土衆民君子
欲之中定四海君子之樂有此施為之本懷以
故有此樂欲之情邑天下惟俗見久乃能遵敝
人本然之明俗説紛紜立有根脚者亦或牽之

而上符比不然性分天也感之而應決江河矣爭行伏人言而後可行行不伏人言行而無不當者今何人哉唐以聲詩取士三百年之中挂帝言天下之枉也及淬木安之前尚白不見救久之恨今請以台分當之瑞臨楮惓惓無任

復總督凌洋山

羅旁為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閩府垩公乃能使之入我版面一鼓而擒求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曰

四十六

者灣中竊有大德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無者一得所恨學疎才蹇有同賀文惟公運用之如倫揚萬分無得其一為慚為歉謀家事急務有弁受慚感弁之恙官回護致謝私附搏上煩人不幸三次大舉不過如公其人乃十無得止華潔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勝之矣報盡本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大黎岐中慶而州黎環之夭下事有易於瓊州事者中部議發近文武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崖州之上

亦有心公之心符矣今日將如先年余兵備名舉者其人不諳一兵指日旬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豁食之也可縣可所郡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缺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决其會端桑梓切情祈俯亮

復總督殷石汀

吳苔中本府賞到華翰生履於山林無文於人久矣門下乃能不我遐棄綢繆譴意過越於人

四十七

感荷可言盡耶瓊崖事以二三年言門下要果為文移以亦非盡經略也第日月間又有清欄林錫之變突如其來官兵就縛魔下洗海大兵已追及之窮寇又旋帆北上雖未大加剿戮然狂奔逃竄日無安所則聯散可計或亦可以稍妥然於剿恐間矣門下文武吉甫為地方了此一事海濱何幸何幸謹將本府情致謝私衷普昏迷不能織悉事變機要非大縈則如此矣旺台照發伐撫綏非舉不遺尤幸

尸白大尹林仲和

此欲一面求幾時而衆有安身矣知子擇行
之行乃黄生來任感恩之日先夜夢州曹主事
入夢吾無心也何以米之而思子平日節操凝
人說夢尚是鴻漸於干而已無足為異有此人
事有此天機夫豈偶然之故哉日月之間料必
有驗今吏部止是一箇資格逭資格棒了許多
賢者不得出頭棒了許多不賢者使不退步識
國如極擬之說然吾人出處之亦條

國家氣運之大有握其幾不必在念爾恨山脩海
阻不得胡多 和視是今日割雞之功可否伊
呂小試也 莊子曰軒冕者物之儻來也寄也
令人以寄無累數與得我官贊所係我心隨之做
官累心做官何用仲和試驗之念頭如動是何
景象比之不動此念時分何若自知之矣聖賢
無問時之違不違盡其在我自有無限受用此
正莊子所在樂不為軒冕去來者不係之謂何大
小高下遷不遷又言哉區區所望仲和不過如

四十八

此而已

祖宗朝不無資格吏部無為作僞而行不知遵何
訓令沿襲不改歲貢五選六選之官乃進士出
門平而不授之職進士進尺借之口曰今日三
途並用矣吏部局人也我亦隨吏部之鄉而鄉
吾心耶不可也不可也子官七品尚非與爾梓
里時節遂來絹段不得已受之矣餘未開封付
四人返璧新刻奉覽并照入

復陵水大尹吳秋塘

執事蕭黄卓冑葷人也生 以謝客少閑外事近
方得之二任泰論其賢如公無復可疑者矣所
恨原非能文之人矣辭措意揄揚萬分無得其
一執事方且歉然不滿於是實為退託寧非中
所自許尚不止是德盛心下有大焉者乎仰羨
仰羨体誦七議錫崖公謂林道乾突至公應之
俗如以事有條理致許即此而觀寧非胸中之
區畫素定故應之也而區畫見乎臧謹上月行
不衍而窮之學也承恩使旅謹此 洪思菰成嶺

四十九

念昔人訓伊呂之道得賜亦可小試區區有望
又不止日一官令日今終有徵而已統祈台鑒
不一

復巡按龔悰川

區區允什乚府而米祈於陶浙院行事曰嚴峻
而風來有如人人恫言又云亦自有先履堆嚴
而不為翻推七推代鄉邑權心百來年一人而
已來翰稱伺價㳄之過當傳聞二司近日皆不
得私自取與酒帶之小亦有限而不得為過無
乃此其人有不仰為之言歟我華行事當包荷
之以吾心之理吾必倫人之言待後吾事是雖
或無關係之小與機之所在敗大多矣一一諭令
人又迷不知公發端言之恰是聖賢正當道理
恰是
國家正當法度而又鈐錫崖持正不私庸數亭獲
華徵也與公行之無乃德生會聚乚子反正
大機會耶士民曰 公如也父母濟月滿米年本
時特在念台從史 於侗川慰卜入心兆年亦在

按院到玃村仲以為助事而川正差否拟學迎
正被朋宋猶儀二次案考各州縣皆觀發溶渡
海雖險行細有累夫邑萬無一失其亦有之乃
民附輕身肯利之人而非官府中之事道府同
有阻言是亦過慎之意不可信為行上壞生貧
每三年方得一考又多是先行府宣截取有賞
無退上無懲戒以故人才寡落科第不多今日
得此日扁事例壞人之本也不然明公倡先
周詢能使提學如公 一年一全亦可惟公酌之今
天下事尚是從頭恭到底我等小是從中做起
中起不差猶可但恐中起亦差耳既首中起不
差能使其終不至差耶巡按令行禁止一發吾
無所不可止君子得行其志守相居中不及此
言可使事權不在已之日有令日有權不爲之
悔哉直以而行無後顧慮是在今日區區見并
附告

復巡按龔悰川

承惠初行條約讀之讀之未見有此等文字也

聖賢攻乎士子類能言之非無此等文字無此
等文字之中颯瀰醞藉也流之脩脩躬行心得
天下有言之如是無能行之者乎一十七欵異
興之中有決存焉法語之中有巽存焉見者能
無悅聽者能無從乎川茫為卜府鄉井今見生
意彝怀累日其不盡什然於中者事大而慈又
今下官人人犯者條約此言其應不詳其不應
之大一一為禁發端之初上大禮際其難滔敷
之旛然百姓未與賜也獨此先之疵廢孚一
分毋乃百姓身上亦涛去一分耶葬納及繽示
三端原本存額誤每欵北開端一謂覽巳見於
下荃覽山人愛莫為助公以他山之石視之幸
矣

啓户部正堂郭一泉

𠃔全南都日承教良多至今感荷感荷然尚恨
以事在蘇松不得日侍左右如顧想必在來春
正月半間也粮辦因有辦戶苦被各衙門人構
索蔡知府改差官辦北辦亦然百姓如水火

各府縣有中許者生巳令通如蔡知府議行矣近
有官辦貴部晉以課不足拜此議嚬各衙門存吏
之害耳我莫奉命而官將於衙門左右之人利
將於閭閻百姓利公令日破舊憶當利民題門人
心同然自後衙㩭今日之例江南常有無盡之福
矣區區苦懇於此之故利民利在右惟公別之

啓户部正堂劉浒渠右堂陳洛南

祿米改折待公主張題覆小民得存五六萬米
倍當豈雖生與有地方之背何懷知之何感如
之今年水荒甚是異常先以題災在先九月十
月後道奔浸府縣亦不復再報是以改折分數
小民尚以為災歉過之而在我之恨今未償
了消一日迹流切奔勢所不免二三月間又不
知何處取米也今議與工賑濟乞留米二十餘
萬石盡不特吳淞江當濬亦不得已而舜其亂
也此事甚是苦惱生每思及此寢食不安限手
里限隣不待與公面談所以屯二十餘萬石不
過京中一月支粮而巳事無難行而可以救江

南千百萬人之命祈公力爲主張速賜兕罷不勝幸甚

復按院張惺宇

領教分賠本當遵遲良是約在二月初一日出了不再奉瀆近南都諸公謂陸路大馬短少陸非如水一舟而載事可一定生不疑之也如命夫另無量加之矣若舟行大則有餘裕生一向南北行不及此數非以已不能而難之也此爲借此糜費耳承諭了兇執事心無彼此事求同濟雖生亦寧有各自爲其之心耶惟執事諒之酌之而已事行已定恐不必再加也等差回謹此奉復有兄統希鑒恕不宣

復分守道王用吾

泉石間報有貴人書使空谷足音誠有不勝愛然之喜者矣何幸何幸再及聞緘捧讀誦之玩之則又百姓地方拳拳在念有真切之情有真切之辭此其今時交接中所易得有者乎喜復何如今天下了矣不刖不肯做官人之福而又反當做官人之害曲以從有其言獨我從人有其言未必有其心也即言見心有如翁其人者生可無一言以爲復乎今時視做官爲戲場事日日認真而心實不然勝沒本心此其一也其中似是之非襲古之謬又且日群群然見矣居之不疑妨民病國可爲扼腕而嘆者又非可以一言盡也敝以光判八載居官職分太繁散見於其中者呈覽倫奏或亦不免於瑕瑜乎高明幸自擇之續集完刻日容再致使人回謹此附意諸所不及者都台鑒統旁及之

奉王北山

紹亂相與以來如兄如弟一別十年彼此不得通音問爲歉爲歉然聞得兵入京用爲喜慰然歲歲月月從爾跂望兒不行之故阻滯之由未備聞也生舊歲七月內得祭告尚是從前淵懷或可少遂老母北上生又催至五羊而將事之不能恰恰如意如此令人悵恨柰何柰何萬里間可以通一二紙草而已茲因便特此申候語不及一一肯統祈台照

復萬戚彭叅人

生為龍溪公屬下吏許三年恩深而道不能如一言悲也旣傳文以併又遂當自歿之兆爾子孝孝敬有尊意所但生平日拙於為文而不托之以又亦毋由變之時今已淝除文尚未就甫上舍行近特此附告尚俟後日造而為之不相負也遅稷至此惟門下勿深罪焉為幸為幸

大七

奉張旋齋大理評事

別後共心事奉時會令姪亦云待京信之難蓋地進而歸自是如此今聞兄積遷大理寺正此無是為言然亦受知於上而大行其志之一也致君澤民今日無限事業深山密林之下惟吾年丈想之而已矣北來人謂兄到京以來其精采尚倍在家之日令郎二人嶄然見頭角餘年丈甚珠為喜慰瓊人近有啓庫盜扳之苦令姪與焉然損已之財而已陸他人無大為害也其事令姪必能言之年丈抑何以為之、致力耶雷上舍行特此飄續并附候餘不及盡肯統祈含照

奉王忠銘翰林檢討

生以事柯行及歸而公渡海北上矣區區別懷至今為歉北來人謂公試官事畢即當經筵進講啓心沃心維賴之言語文字之末然大行其志卜於是矣鹽梅廟廊霖雨天下指日於公屬之忻慰忻慰雷上舍行謹此申候天眷方新慎為調燮以慰天下之望又為萬里外拳拳意也吾瓊年荒盜起百凡比前一二年急提為甚台照所及一吹噓之而事或不同矣何如何如不宜

九叅

八五四

復沈繼山

許對揆任日頗深意矣去年之冬至今年之夏未得對英人便之說也然台端氣節無日不於心日之間嘗恨此等人天地間有數有之而又不得朝朝夕夕如之何如之何區區愛敬其見山亭記文之中令不為横少有可進者大抵今人生斯長斯多是脫不去一味功名富貴之習見在富貴更求富貴之上見做二品官便為一品受用見做三品官便為二品受用人欲無窮心無紀極若身當

禍患除去不戴紱幘員額之外不免昔日順境氣度則亦與之一而已矣況又有言未必盡合其人有言未必盡當事濫人豈無辭士君子原有身心功夫此功夫不分窮達小刻九冊呈覽中有識見不到之處記中後中台見未愿如也言之言之係江千里面聽無由只令筆札之所及是亦神交之所及也不宣

復郭雲翁

旋衢歸田之日承尊意矣卒然不報遂至今日豈無便人開門少有數接有行人而生又不知也然其心之勤未必君書之忘分守道王用吾有言官階四品十外年宦達而歸日祖屋清操可知是也是也有賢如兄況是鄉年之雅握手平生心胸如見可一日而不仰思之乎所恨鄉井同而有一千里之遠回念京都月日之會反不可待不與一時相從刻薄致有今日然數年間日所發揮亦待匪匪見平生之素矣此心何在山林人又有山林作用頌人之寬料不至求田問舍而已矣如月旦之

爲評也前十年能守後十年變節不能顧惟高明堅之進望飛鴻附永矢爲門下進小刻五冊呈覽便中亦有可教不吝金玉類也幸也不宣

目錄

十卷

議論部

嚴師殺戒
寡位告能
出處論
嚴光論
東陵辨
泰伯論上
泰伯論下
孟子爲貧而仕論　周公使管叔監殷論
滕畢戰問井地論
孟子道性善論
鄉愿亂德論
其嗟也可去論

四書疑

生財有大道　足矣
富與貴是人　章

無違樊遲御　無違
巧言令色足　章
先進於禮樂　章
子路問政　無倦
子貢問政　章
有安社稷　正者也
樂天者保天下

偶忘集卷之十

議論部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絕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拔幹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諱而宗風之者師因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誠足以善為芝蘭芬孫以忍辱石碁予能降師親炙則霧棉坐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端為此懼一旦召神立脏予下論之曰端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發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illegible]

無事一動其心於此中有所操令或為惱惱者一易之乎渺為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實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衾則愧食從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見眾而有媢心焉無能以義自范乎麥之長張雜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為重乎或放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與衆揖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踈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務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于天地間耶俯首喪氣綴其一舉而終已於粥粥之列天下為之奔趨焉無足為也嗚呼端有一於此不如速死三復斯言禀翁嚴師丁寧夏楚之辭爾上絲如直友箴規嘩罵之諍爾旁

吝位告辭

君子之不能絕人遊世情也然文侯子羡排遲

掷鑿以迎孔北海亦有座客常滿之幸若不可
一日無焉者情云水炭猶幻少能知識意緣
有耽焉紛紛世態其不當乎心有日矣近有一
二執此行者自謂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其
纖篩所係尚無能特然擺脫俗以超入於賢聖
之域清夜揣較猶天地間不才子也而人或以
固陋之尖端之所守豈偶然哉其不能以悔悔
而易決矣然人非聖人幾微之不能自省一時
之昏以怠者有之正須諸賢者提掇之力也願
無能以正道旁拓方舉世俗之說居不放而進
焉者責猶水炭之不相能固矣陳登無客主意
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端非敢以此介
懷念也有終鮮克雖端寧無一日若柳子所云
河間婦耶用是憬惕以箴規磨切之道為諸賢
者望故敢以此論於下執事亦冀共成天地間
一完似子也

訓諸子說

二三子之從游於吾者何為哉天之生此人也

出處

君子處世昔人皆以不仕則隱出處二道對待言
之竊不得於君則當處而隱遯性分之樂一彼一
此皆是也其說定於孔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隱之辯然孔子有是言孔子終身事業謂之隱謂
之仕春秋之時是亦然道而極者矣齊晉秦宋之
邦混亂擾日不舍置其時以時而隱若丈人若
荷蕢若沮桀溺微生畝至以果哉末難深戶儀
罪之夫子之道則又何在夫人生天地有是耳目
口鼻之形付之以天地萬物之性天地以生物為
心生人之理盡生意也天地間盡此生意是故君
子出而仕人不負天與性在是道在是人皆可為
堯舜亦在於是夫人荷蕢耳目口鼻之形而不知
萬物一體之義蔽其體一饑則食渴則飲保之何
益見孺子將入於井而無怵惕惻隱之心非人矣
余嘗竊之賊與則之孔子終身之事其云有道之
仕有從仕也其云無道之隱雖定隱也意有所在

儼然對待之辭不可因之遂謂為儼然對待之道出處二字不可並論去就二字亦不可並論就者君子仕人之正去不得已為之出者君子之身之正處不得已為之天下只是一道舍此則非道矣道大性矣是以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雖計較於毫釐僣飾之間而萬物一體天之與我則不以一時而輟天地閑塞生不息與機活潑自不得而已之也曾子為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辭者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言是仁即天地生物之仁志即

十八

孟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之志亦儒謂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自有位之顯言之耳自天子至於庶人德性賦予其得之天一也當理而無私一身一心曾子以任之仁如斯而已耶孔子無道則隱其隱也皇皇然有道則見之心孔子舍之則藏其藏也惓惓然用之則行之念雖有用舍行藏之判而舍之則藏即具於用之則行之中有定出無定處非二道也只一萬物一體之仁故亦只一出而仕人之義說者又謂聖人則可在賢

人則不可其說尤不可曉究據天下於許由而許道小人爭半錢之利九牛毛之論誠有之矣實則人生之後人自遂天人自為界謂靡不有初而又謂有可不可於後有之哉子路執無道而隱之言何必公山氏之就夫子曉之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之身門弟子之法也聖賢君子之別大抵只是安利困勉判如於其間如孔子答哀公為政之問及其成功一也而已矣春秋之時武城弦歌夫子喜之漆雕開斯之未信夫子使之

十九

仕謂有可不可聖賢之別耶然天下一本四海一國不得於一將無可入之二矣若之何孟子曰今然後浩然有歸志雖然王如用予[illegible]天功五就湯五就桀一人之身一念一事今日明日則有悔悞君子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已獨行其道得不得時也志念如一志與時協許其人不可而去時其人之可而聖賢之志又將之矣此正是有定仕無定隱之道大中至正達天下合人己孔子不過終其身六經垂憲七篇仁義孟子自[illegible]取法[illegible]

下承秋戰國之身衛欲置之為後千萬世之任與
實皆有悟然隱處奉越天下為。身不為天下計
孔孟不為之矣曰出處去就截然對待之道居于
遐不出其位合性命言時勢守宮然皆雖當須何
有良知能術不害孔孟吾不信也

嚴光

嚴足加帝腹天下視為奇事桐江一絲以古而今
亦然未為子陵高而實之矣然高則高矣高而不
實奇則奇矣奇而不中人生天地間只是一性分
是所謂有見之日用只是一職分惟所當為舍此
分言高奇未見其能高能奇矣此分何在天如萬
物本同一體自天子以至庶人一也性分是職分
在是有天子以至庶人作用一也故天地萬物我
而為之我一人之身舉而任之為我一人日用常
行之道人不我用然後退而守之雖退而守之而
萬物一體之心則未嘗一日息也從古聖賢皆
如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子陵果如光武相所為堯之念則光武之所立而

定明良相遇治凡躬振起耶子陵之所立而定也
其機貴際于陵何故不樂為之孔子生于春秋流
行轍環日不舍置荷蕢丈人知不可而不為之矣夫
子非之相對環日因此俯仰由古而來遂為寶主
二女九男情分無間未之過也可以謂之不可為
不為之耶孔子於荷蕢晉其果於微生責其固於
丈人責其潔身亂倫疏于陵言之其亂果而固有
甚之矣有君無臣吾悲其為君萬有天下國家之
於光武之時不為孔子孟軻之出可勝悲乎此時
後世獨於子陵賢之朽祭咏揚不一而足是所謂
高而奇也三代而下蜂蟻汗穢之中以浮游塵埃
之外權位名利若敝屣也誰其人哉誰其人哉奇
可得之無所不至有桶斯石室宮宴其其心而
後之矣光天子之尊故人之舉彼有求之不與得
之獨非人間世一希濶事千仞之上翔之者乎甚
矣人之好怪也又既好狎帝慢古無有也今無有
也天下後世無有也駭人聞聽然君子之於天下
求盡其在我而已不必其高不必其不高不高而

特我節性乃所以為高無所於性高之何益況不
可衣識不可食為珠玉實器不為布帛菽粟了受
之高之謂矣且子陵不得於高世而言之於此亦自
可見蘇東坡謂魏晉梁得之文工而終身不得哲
尋之所輕者也人雖修衣鼓琴若固有之君子內
重而見外為輕蓋如此何諸內形諸外不能飾也
子陵為有所得將富貴貧賤視之一也故人而敵
人大焉天子卿相浮雲泉也何所為而高下視之
昔日故人則就之今日天子則不之就耶貴王侯

卿士而婣之俗心也見王侯卿士而輕之亦俗心
也清濁不同見在人不見在己內輕而見外之為
重則一光武稱狂奴故態無乃子陵只是一味為
天子而不為之狂出此之外更無他長耶若子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不得志之志即得
志之志苟有其志故人如光武不與行之未之有
也子陵無其志是以無其具無其具是以其無乎
日之狂成一个是後之詠釣臺者出脫子陵云侯
歡未浮僅見歸帆散歲淡終見微云閒君乃畫不

住無乃平日狂其微大有托則有非君自光武
東二十年論之小與乎於止此而已尚不如子陵
順兵抱一不為之高百姓氣滿復乎衆懶散江
湖無能僕勞固也然子陵實有伊傅周召之器不
能輔成光武入下付何湯文武之澤耶乎為後
日如洪言不聽諫之不從如不我得於先亦不我
力於後故人有其名無其實從而去之未悅也雖
信如光武中興如光武奈之何領遂其不可光自
絕之伊尹之於湯傅說之於高宗傾盡如故子陵

之於光武貴賤易交何可而新言一人之交二人
同心如蘭斷金未可言也補性而長天下之民可
言之乎老子謂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
乃普身心天下德之在我為之區區然桐江煙水
留春風月有一節之備缺全體之正可以言德之
真也哉范文正謂子陵之風山高水長山則高矣
無草木水則長矣不能水氣上興雲雨無取焉狂
奴故態子陵之論定於是矣而天下之人獨於子
陵稱賢非則好高之過絕無之小僅有此一

醒人耳目也

朱陸

朱陸之論定久矣何待而辨之辨之以齊之心而已然天之命其在人則為性而其於心者今洪之聖恩同之得此而先堯舜為有危微精一允執厥中之傳得此而後孟子有求放心先立乎其大之論未有舍去本心別求之外而曰聖人之道者何以死不得其情而人心之天則在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特有赤子之心故緜此之千百載之前其東千百載之下可以一言而定

陸子門人問陸子學以何進曰得之孟子則精一執中之旨陸子得之矣乃朱子其學則異於是大學致知在格物借之為誠意正心之用也俏之惟精乃惟一之功明善乃誠身之功功在格致道在誠正朱子篤信大學平生欲讀盡天下之書竊盡天下之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舉矣天下之書可得而盡讀之乎事可得而盡識之乎轄遂之求道言誠正不及格致朱子指為無頭學

問定以格物致知為大學頭一事矣入門以終身欲做得大學先之之功不盡得大學後之之蓋無待於心所知及限下陽明謂晦翁氣魄極大會下便要繼往開來少年已著了許多書然則此非其躬認之故危殆之甚而為千累之謬者乎夫顏子曾有一著述乎聖人以其躬行心得之餘出之於威儀文辭之末當於中見於外不可強而亦不得而飾也心齋坐忘不遷不貳顏子之善述大矣舍去本心日從事於古本冊子章章句句之

好勝之私心好名之為累攙此雜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堯舜之道矣聖人不廢學以為涵養是以中庸有尊德性而道問學之說賢人而下不廢學以求復初是以孟子有學問之道求其放心之說子思孟子傳自堯舜陸子識之然陸子不免應舉子業那其語錄文集年譜可見餘力學文尚不如是也自傳心之法視之猶俗學也朱子反謂其專務踐履鮮講學論對五劄言涵心性乃自具所心知者也之如孔子答哀公修道誠身孟子告齊梁

仁義孝弟亦惟本之論也朱子答之書而戒之云
道此乎恐是意緒帶得來天下之人只一性命而
事物在焉朱子只要人讀書講說研究於外乎不
知朱子之所謂矣儒學禪宗其判不啻千里而要
其初只是毫忽儒道收守其心中涵事物有天下
國家之用禪宗廢棄百應抗為空虛寂滅之養朱
子指陸為禪然則將不精其心就外為天下國家之用
呻吟其佔畢而因某章某句如此某章某句如彼然後
為能學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夫子以道統許之生丁

朱子之時言論相及不知其如之何而為禪之詆
矣陸子不免少溺於俗然心知其然乎日孳孳以
求放心先立其大為教開彼也自間而已見彼也
自見而已猶有待之朱子則楚辭陰符參同契諸
文皆其年年月月訓詁之冊不知此一訓詁何以
而已也末年之悔謂令此心全體都存在冊子上
君有得矣而先入之深讀書為上而待其餘末至
其真能脫去舊習收功一原也危疾一日前猶解
誠意章在溺於訓說沒身不復聖人六經躬行心

得之餘為之養謠之元因者此則朱子則先急於
此讀書為先求心反為後溺繇十毛識者以集大
成歸之謂擇諸家之訓什而參其長則亦可矣謂
道在是則周孔公或可而朱不然矣論者又謂朱
子羽翼六經嘉惠後學其功不淺夫朱子自少至
老無一日不巨經書子史間平生精力盡於訓詁
而其所訓又多聖人之經賢人之傳也夫豈得無
功於後聖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離又不能不
為後人之誤功過并之而使人繁於枝葉昧厥本

源其過為大三代而後學之陷溺如宋者比比然
也朱子欲以其學為天下宗天下亦以此信宗於
朱子故寧不及其他獨指朱子為過陸子謂此老
平生志向不汨於利祿當今誠難其匹夫朱子豈
不知心之為大而求之心哉誤認格致為入門指
者迷為功業途轍既乖所得隨之籍退之因文以
見道而非明道以為文日月至焉而已矣無乃朱
子過歟欲往京師必識國都之所在行遠自邇訂
日可到惰於究向執途之人而訊之歧路之中又

有以剖斷之說不及夫之矣大抵朱子精密忽寓
退遜於支離辭說之間良始薄矣然從事科目當
孔之際乎然與道體孔子乎終無言天淵辨學而
其致廣大之為一而已矣然則朱子亦乃持論而力
尊於其德性自得之則有居之安資之深之效曰
從務於故紙堆中紛雜中托於東萊謝錄林而訊
也子而辨之然後有詩矣朱子之謂矣朱子乎
未嘗在格物為入門而不知大學之道誠正乃
其實也以致一意解言其前書其論人心術是為

辨詩馬溫公只恁行將去無致知一段朱子曰
經史其不滿於實心實事無私無黨有餘力而從
學文之者實是怪矣大凡人言語文字皆以為
之陽明致良知其外辭不取朱子也說者多說在
心性上朱子什經至說任多學而識上陽明偏安
只說識貫通然猶不失為本原之意也指第一義
也朱子則務而下之離而去之矣道問學之功為
一事德性而故正與孟子學問求放心間義朱子
辭之曰並存心無以致知而存於者又不可以不

致知崇禮中庸行也以屬之知始勿論所云致知
非程子進學則在致知根心著已之知亦姑勿論
乃其意則全重致知矣細玩尊德性而道問學皆
有此口氣乎蔡模錄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失
亦在是是非於陸子靜亦在是得之矣其訓中庸
分章分句分為相屬明費德天道人道小德大德
分中分和道不可離此言素位此言不顧太極通
書此言陽之動此言陰之静支離為甚默而識之
識言知之於心乎声字米子作去声解音志謂記

三十九

之於心不以聖賢說聖賢以己之所誤說之能說
之耶得人之得適人之適難言之矣自得其得自
適其適天機之觀不言之喩得能之也哉然又非
止言語文字之間織潮行麗性涯識論之差而已
判公祠記千百年太公案也學問偏枯識見昏昧
之敝其誠之不遺餘力與初之精為禪會與其今
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
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
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正諸儒

人當有之病也伐在周邵閭之甚過而樂與之矣孝弟忠信常不足以應天下之變而才術辨智術不足以定天下之經亦此意也朱子遺婺人書謂謂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致有此等怪論少見朱唐交惡錄辨則失矣是亦未為得也光風霽月灑落襟懷有如周元公邵康節其人者寧有此事說舉指耶情見乎辭行如其心涵養未熟見伐為學梅菴不能無大不滿於後學之意矣後人為朱陸之議蘭溪江以黨同伐異狄勝崇私丁之然當其時門弟子則已然矣豈非朱子身自作則一時門下習氣而又因以貽之後乎自朱至今五百餘年是朱非陸所在群如也匪獨江黨伐異崇之謂陽明之所解今之尊信朱子者乎兩國之尊信楊墨也何被而辨之乎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請以是為朱陸之辨

太伯論上

太王翦商之志金仁山胡雙湖辨之詳矣愚竊謂太王實有是志太伯去之夫子亦不當以至德許夫太王當祖甲之時去商宗中興未遠後一百有餘年殷始亡則當太王時乃商家盛強之未衰歸之於其天命人心尚有未動所謂翦商亦有爭其志焉耶非爰整其旅如觀其孟津陳師牧野之為也泰伯然則變之迹則闕矣之泰伯知覇之泰伯而泰伯以不取為心則翦商之志篤於太王者息之泰伯季歷不得並日後然武王事紂無滅亡之理此其以天下讓商也為何如太王欲傳位季歷則翦商之志季歷繼之矣太王啓於先季歷從於後父作子述事必有可成無斷者君臣之義泰伯不以此身誤特具間而俟於條桀之夫衆雖不設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克類至義之盡泰伯其得為有君也我且蔑君天下大惡也棄而成之公議凜於斧鉞不至不成大則身首異處破家門小則毀則投荒流竄終世不返之子曰之欲以女與姪泓述怒耕坦之曰汝其疑罪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和溫之制輔以為泰伯之愛太王不如述之愛其子矣中賢之論曰君有過三諫而不聽則逃之父有過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

隨之夫子臣異尊卑比諸其天命人各義當如
此也予之於父一體而生比之異姓君臣情分
有剛以光明正大之義按一氣相通之親婉順
號泣至三五再無不可以感通而挽回焉者父
有淨争則身不陷於不義無君一念此其事為
何如乎逆料其不可反而遂逃之耶仁傑周旋
于母天之朝蒙陸不勝之兆姑婉子母之言且
能動之俾天下復為唐有太王固非昏瞀之武
后也仁傑能行於異姓之婦人伯不能行於至
親之父勢且朱子之論伯以德足以朝諸侯而
有天下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而不能以大義
回父心焉不當之矣以子事父情有可為而不
為身為世子權有可為而不為以事父尊則不
矛以事商宗則不忠啓天下無君之禍貽家門
絨湛之遺皆荊蠻一逃為之也夫子旁通事物
之變豹見義理之原而猶以至德稱之哉

泰伯論下

聚如其所說則泰伯潔身而去僅得與中人之
恭為類賢長禾率謝之德且不可矣況可謂之
至乎蓋揆諸一去使太王果欲翦商之事則商
家天下不得於太王當得於身歷是泰伯不取
商家之天下而任父與弟取之也春秋書趙盾
弑其君任父與弟取之不以此身維持其間繩
以春秋法案所罪不可逃矣仁傑周旋于女主
之朝君子取焉蓋君子期於成天下之事而不
必於明也彼悲苟謂情求無愧直遂徑行可以
維持者使不至於成其逆謀皆不為之泰伯
不得為多賢矣朱子以遂成吳周事料太伯於
商周之際足以朝諸侯有天下大王邑於岐山
之下從如歸市不能以有天下乎太王可有天
下而泰伯遂身去之謂讓天下於商可乎且朝
諸侯有天下之說尤不可就若謂周之禎民
為商忠臣觀多方多士訓殷民者詳矣豈三紀
而後風俗移易牧野之師雖殷民有倒戈之志
然猶有前途交戰之人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是以難也泰伯雖盛德當不

遜于文王文王伯州與舉之紂不能為之奉
伯當祖甲世去商未中興未遠又焉能朝諸侯
有天下易易耶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說者謂九
州所以不遂叛者皆小心翼翼延焉夫紂猶有
可延之勢以泰伯不從之德當祖甲盛時為天
下倡率民可知方商室太山而四維之矣朝諸
侯有天下比必無之事也孟子曰繼世而有天
下者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適聖賢六七作之後而天遽棄之耶以德

言泰伯無取天下之理以時言泰伯無取天下
之幾徒見夫遂成吳國之迹謂可以朝諸侯有
天下夫歸泰伯之人正却人從太王之人也其
心知有君臣之義故見夫可治者翕然歸之又
辭我于天下一君之上恐知有仁人之人不忍
是也歸市之太王不能即遽奪商之心遂成吳
國之泰伯能朝諸侯有天下乎且攘己之物以
與人謂之讓猶商家未敗之天下為泰伯當得
而不取之思是何以異於盜賊指所未攘之家

其所攘為己有而始讓與攘財者所用邪大禹
太甲成王之天下不可謂為益伊尹周公旦所
讓周之天下不可謂為泰伯所讓亦可知矣夫
子之言當不如是朱子憑史記之語而想像推
之於太王泰伯心中皆不得其實而坐將其事
許夫子稱許之旨有相悖戾不可強通者不若
讓兩字歷說武王終有天下故以讓天下許之無得稱也
孟子為貧而仕章
人在天地間同一日農曰工曰商皆男子事也

其事雖一然士在行道天地間惟道最大故士
居四民首士當斯世無事而食焉養矣曰農曰工
曰商無非資身棄也此其事之在我者一仕於
人則制於人制於人則不得以自由制於人而
懼於人者惟祿焉且云非出處之正可非其道
者而可以謂之仕乎以不正之出處望祿之思
此其心何如也君子之仕所以行其義臣子之
義分無從此而以言商行道德議君子出仕
養矣天地間無可以生此身者為之可也本廣

之間之際自也出固區於他關乎所之係由人
謝者皆大賢君子之所為彈若此哉孔子曰
進以禮難於進也退以義易於退也求田問舍
安然受之而不辭者亦願其舉賢者而辭求心
爲齊且行道之端將係乎事君敎其事而後其
食爲貧以進寧使役後其食耶孟子平日執不
見諸侯之義分庭抗禮宜若猿而謂似之不要
卽者莫非聖且大哲爲之斯言一出吾恐氣節
衰有所不免無義所生者或不能長江大河源
滑然而東矣

周公使管叔監殷

周公之於管蔡諸賢皆以爲不忍逆探其兄之
惡而棄之是編謂不然蓋之於象雖亦封之有
庳而天子之吏實理所以然者正以全吾親愛
之心又使之不得以肆其惡其爲家國保民之
計詳而密矣人必有惻隱之心惻隱之心於親
切人必有是非之心是非之心於觀真僞之真
者非獨詳於此也日夕周旋心術之善否見事
之明辨才識之大與小莫不畢照於我而非君
他人之日月一更見其一二而未易其千萬也
古稱知子莫若父知弟子莫若師群於終日而
以知交稱亦以親之不離之故也猶蔽於愛見
之心然則聖何以不滅四端必有隨感異應緣
天下皆然而周公獨何以得此哉伏大學稱莫
知其子之惡莫溺愛者之不明也書稱舜子爲
賢子教以義方爲賢父彼于朱傳明臣民稱爲
流以諸厥子之見有其事之判也將謂過舜
未暇顧其思其長有可舉者知人則哲惟帝其
難四海不出於堯而去於舜人心之微不可測
度雖明聖亦有未能盡爲之則者矣必兄弟門
而後始成此亡國之子而求所以救之此其關
係有何當何如以許之者臨以擬親之是周公
處事之術亦可想矣蓋史曰後之事則所謂錄
帝之難聖人亦不免也而其初之必使爲者正
其才忠之可觀兄弟之真見今觀金縢之册公
之愛護王何若退避勤斯之懷公之實成王何

著後從之意無不知其以作彼猶作此者皆
使人以背戾親管所為行出於天理人情之外
者而公安得逆知之竊以為管蔡之舉公必自
處以為得安國之計矣而寧意其後之至此耶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
之意如此無惑我了然孟子之閔斯之言哀而切
所謂善讀書而通之也敗露之後其親愛之情
尚如此閔管蔡僻之親而使之監殷人焉獨
非聖人之至情也乎天理人情周公之所不能
不過也嘗有歎於安兄以至今日猶之古今及
之人心不能以強通矣
使事戰問其它
不井田而能致天下之治者無是理也何也人
必衣食有所資然後為善之心以生日夕有所
事然後淫侈之念不作井田者衣食之資日夕
之事返朴還淳之道去盜絕訟之原舉賴於此
故昔以為一井田而天下之事舉矣然自三代
而下曾數千載而莫之行者何井田所以為民
而亦無以足國自秦漢而下其心於為民者能
幾人故間有欲為民慮之倫又遠之計者又若
於考究之不詳便過之無法彼見夫天下若此
其大奪富民之田以畀貧者紛紛籍籍無從下
手其講學之臣多詞章記誦之士淺及井田精
然不知所以行之之故或見其莫返利也因不
深之以為君相者亦有之舉世相安於因循之
習竟無經久之計望治之思膠柱鼓瑟宜乎其
終不可行也考之後之稱儒識者莫如端
臨馬氏與為井田之議謂後之君子無嫌撥
也不能後三代之法以科比民使豪強坐擅兼
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
與莫若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其出二公
之外而為之議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
然後授受可以無弊然則自周而下吏於民者
素不深知其利病也耶不知民間之利病阻限
之隔嘗以奉之何用設官分職旁午而縱橫之
者何為乎今之遷除其歲月有限獨不可求而

文作之户斗炙燬香能絕文以亂雜書山里之
一一可觀丈尺可憑或不得亂遷移之務啟無
窮今則然矣井田既行之後而民猶有無窮之
奸弊而君決然井田廢壞所以困百姓之業
而一朝之法若君斯言則三代之貢助徹法將不
待而一乎不反其本一之故而見夫末流之弊
遂舉而廢之不論其本而稱於末端臨于是為
失言矣韓朝在文苑有取於蔡澤之論而其言
曰開阡陌於周初人察之時為之承平日久生齒日

繁之後終歸於險廢絕而謂天地間更無人參
地火之理今之廢壞其溝澮數倍吾民日多
之食而續可以取給事可知矣隨時制宜而不
失先王之制歷代賦物以為勝文獻孟子之所
云潤澤不如是也于以相配取效於數百年之
後井田以漸為之而俟其成備不可舉而行之
乎謂張載據之有術之言惜其要以險而未竣
吁三代行之其為日若此其久也地畢舉日可
見貴度及學而行徑能縣之取文莊之見小儒

險之見也讀之者蘇旗所一一公之言有可笑
凡溝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
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
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康成
謂此鄉遂用溝洫之法也川之近郊鄉遂底人
匠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
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康成以
為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縣都此並

以平原曠野之地行助法以山林陵麓之地行
貢法然非截然一定於此而不易也皆朱子論
述周制必依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孟子
所云潤澤者此意也必若塞溪壑平澗谷夷丘
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而後可為聖
王之井田將蹙之平之夷之壞之易之而後為
之也耶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謂聖人
此而所行之非當有治溝澮不遺亦必九百畝
而後井必方十里而後成不足於九夫之地百

也之同而可井可施者井施之中遊行之所限
而為多少之授受非則井不可井則一夫一夫
當之可同則同不可同則因夫下大當之勢不
必將而行域不必國中而行此聖人之法也故
民以不通之見而議古法雖乎其為計與所見
之好者此則其謂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多
願天下之人端天下之難消數行于平力於此
不治他事宜乎此勞免井田者井田之將也人
必奪田而不必給井者井田之實則後野行助
法國中下一什城聖人變通之權可想見矣為
今之計不必盡求復其制而做之以為首務今日
之土田皆已盡為民所有人不能易不易之
地家有數小則徒七人地家七人與夫大宰九職
任萬民者而所用之中等縣令　以井田為事
其繳悉又屬之一旦之我不以今日紛紛之病
而沮其必行之心必委曲以為行而求為久遠
之計既定之後無籍書以驗田上定地不必則
更改之發故可停之不必從其繁非者相明如

頗遊而亦可以濟斷世於於用之盛壞斷兵於
樂與利剝之中矣撥紛回世之病期相補於始
不以驗令富人之田為為所益謝其或以行亂也
然天下富人多乎貧人多乎田井而貧者得免
奴佃富家之者皆知其欣從必矣正當固有城
人之故沒公之誰而求于聽者取其有餘之則
而不奪其上下之後彼亦安得而遇之竊以為
井田之決可復於後世者諒夫有何然之心而
不於恤其象多之日更複職論委曲變通必無
召亂之事也然則數世之後而其子孫衆多不
可以死徒無出鄉之法行之者若何因物之不
齊物之情也自夏后以至八百年之周其間獨
無若此者乎然要在必有田宅而不失所養化
少後遊之而已要之不能以一一如意而較之
田不井授一遇災旱而民之輾轉溝壑白骨遍
野平時則奸偽相與有故則群橫寇盜共相去
萬倍矣愚故以為斷然必在可行而無疑也
若今論井田之難者惟須奪民田以召怨讟一

既為稍遠似與今日大異者雖窮之弊則實難行
不常之由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論若大作
溝洫井同之法而謂今日之地非古昔平原之
區者以膠柱鼓瑟而論豈人不通之甚者也夫
人貧富不相維以和其心而居天下之治可定
今居太平之業必以後仁之化漸浹於此彼夫
心所固然而日之綜緒固不必拘泥而行之
而戾可與樂成矣然封建所以維持其者也
則欲井授亦將舉封建而行之乎曰又守常是

六　　四十七

任而一里之長長子係於其中復為之維持
焉井田之可行也必矣制度一定則心志一矣
俗成其所以維持之者不難矣然則身必封建
為哉
人皆以井田為聖王之義所以為聖王之教養
民於先教民於後有養而後教行謂古人田自
為養庠序自為教不相涉矣然勿發難趙予象
之以辯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教之成也
一夫百畝者由百畝外不能加惡本末敬之宜

五畝外不能加惡本上下以分長短廣狹彼此
如一而無不分民志之定何如程伊川傳履
後世自士庶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
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亂
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降至今日韓伊
川書亦有道所所稱君人賢士曰世所稱賢者
不能絕去為富不仁之心小民持非為觀諸
此為日實用是風俗日流莫知紀極亦不能止
大抵皆尊田宅豐衣食奉妻孥一入使之有此

八　　四十二

一念又皆田宅無分界人人得以自買自賣欲
為井田行則民貧富不相耀而心和矣生長所
習見而志定矣漢人以富人觀欲天下為甚止
此田宅更何欲以觀漢人以彼民恒見美則悅
為嘆止此田宅更何業可悅富者欲過貪者欲
企雖有其心而害無其由也無其由而過企之
心滅矣井田未嘗教民而械民於教教道之妙
有若此皆謂井田立而先王之教斯過半矣天
下之治井田為之本學校不過補其之所不足之教

井田教於始學校不尚成教於終一非自講天
下之事明矣後世紛紛然交鶩於利彼身當敎
化之責者亦惟利是徇制度非不詳教戒非不
切也以言相禁實與別以忍相傳夫曰教之天
口教之云者是亦空言而已天下如之何其能
治耶井田盡天下之非與民均力為庠序為教
約而端拔擧民無不足迨無成功不若均力為
一非田以復庠序三代之治不可以王業也
墮紛擾借口也

孟子道性善

孔子論性曰性相近習相遠雖未一一剖析而
天命氣質實具於中程子所謂二之則不是相
近一言盡之矣論性不論氣無以見其氣稟之
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夫義理之同言性不可
不析而為二無氣則此理無處安頓曰理曰氣
無離合無後先性即在氣質中非二物也書
又不可不合而為一合之而不帶不分渾然
中稟然者希聖人之言備矣孟子論性道
然說一性善之說人人之所以信服於人服其
心也服其心者彼亦有所驗之於心証之天下
也程頤生於戰國一言而告子服矣告子不為
孟子服者實孟子言之執於一辯之不能詳使
之非告子諸人故屢變以求勝也說者謂孟子
時當戰國人欲橫流不得不執性善之說矯偏
春秋時俗猶去戰國不遠孔子稱性相近繼之
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周流不舍孔子救世之
心亦均切矣將不欲矯正之耶不等言以屈其
心欲反言而矯其失不可得而矯矣告子所謂
仁內義外乃不知仁義二字字義所謂非知仁
義二字義固欲反之孟子不曰心之德愛之理
謂之仁心之制事之宜謂之義區區執敬酌湯
水之說辯之不詳亦徒多言而無益也
孟子有命焉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之說於氣質
之性既知之矣答告子諸人獨不一言及之蓋
孟子甚欲伸此抑彼如說夜氣欲人知涵養此
性說四端說擴充欲人知體認此性充廣此性

詩辞然不一而止無非為佗善謀也孟子之乃
大矣然理氣不相離而謂之知為性善謀不能
使人信吾性善之説是則孟子之過也

鄉愿亂德

從古未有言及養氣者而孟子言之古有説者
上容之説郎鄉愿意也亦無有若孟子之論訓
切痛快者蓋鄉愿餒其浩然之氣以從俗浩然
之氣孟子身有之兇鄉愿若為身害故言之詳
惡之痛今天下惟鄉愿之教入人最深凡處已
待人事上治下一以鄉愿道行之世俗稱能稱
僻狂稱所行大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謂如此等
後儒中道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為而已所稱賢
士大夫不免王道鄉愿調停行之鄉愿去大奸
惡不甚遠今人不為大惡必為鄉愿事在一時
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此說者謂孟子擴前聖
所未發推養氣言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當以
惡鄉愿吾四第一

非躐也可夫
天下孰為重德義為重德義孰有之存乎之身有
之命仁與人謂之道有此身然後有此德義是人
身為重非人身之為重德義身有之之為重非德
之德非義之義自視此身之為輕是不知有此身
而後有此德義身之為重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身有輕焉者矣孟子曰取食之重與禮
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身有重焉者矣去身言
德義德義皆而之去德義言身身皆而之天下一
德義而已曰而之如之云者言當用中而行不可
見一偏孰為德義不顧其有甚焉者身之為重也
餓者不食嗟來之食黔敖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曾子曰微與微言小節細故得之矣舜謂豈可去
謝可食則又不然夫人一身宇宙內事其分備行
言養其身以有待發其身以有為飢者之身何其
獨非天地之性人為貴宇宙分內事之身耶身有
重焉者矣噫來從謝區區間於我何與孟子云與
禮之輕禮非有輕概會道以行之之謂禮非德非

栽而俗訓之禮並為輕重可得而與我天地之身
一般重哉蔑不當食之為並無毫釐之差千里之
繆此等處天淵懸遠誠不可以其小加之大者之
上也餓者之死姑就其近易曉者言之飢者獨無
父母夫婦子弟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者哉一不食死
矣死矣亡矣不復見矣況不嗟謝不謝何所干係
有家溝壑何心哉何心哉飢者父則不念子不慈
之父飢者子則不念父不孝之子飢者為夫則不
念其妻不義之夫此乃吾命分中之事溝壑之近哉

姑就常人論乎皆有不忍之心者之常人孰無皆
有不忍之心飢者獨無大哉天地近哉一身飢者
之勢無可奈矣務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聖人無
取焉此惟陳仲子井李三咽然子蒸不資入於堂
尚念其可以當之孔子謂子蒸為愚飢者以蒸
而死不得其貞身而凶之道也一父母天地之身
生生不息草木同仁忍棄之耶其故起於識之不
明知有一事之義而不知有一身一心天地與並
之全責於其大足以徒飢於其小者有見焉會者

因為身死不受之一端人會有莫翅食重於大難
之而道之與時宜之際其概重與並嗟來食致風
道非從而謝浮雲觸目見則我不成之以為恩其
嗟我不成之以為然非適為荒不食則荒出此入
彼我知皆有大為吾討其他性祖有口偶発於防
半年抵觸可以阝小半年無知可以廢務乎哉仲
康之徒無越極又之事者當倘會而之所不為也
如其仁如其仁夫子與之豈若匹夫匹婦之諒一
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之為大也夫子取其功

累其陷是一道也造化生乎身之身父母妻子所
仰望而終身也是尺之軀可忽乎哉貴人與貴己
不同管仲無足取者為所重大小之說借明之矣
固也乎無取於飢者之操無改於謝則亦不食而
死矣曾子謝也可食之以無取焉雖然人有不為
焉行之美然後可以有為也有為恢弘之大飢者
則誤矣志趣凶而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人物也得聖人依歸之此其最高者歟後之
之所當使其命見勞利日無休息生求如死非以飢

者為口實

四書義

生才ヽ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

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聖主之治利天下國之利裕如矣夫利天下言民

也利國之道於利民得之言利者可以外求為哉

待大學之言壹言　給乎天下于天

下當籌其下所用之不可已也有天下而藉

其利民之生殺流有以生其財於先然後得其

財　用之一

財而用之然後財在民而量在君主之才大道

為聖主之治遍天下矣　大

下也於其生之也　以倫其為養則寡

井里之孜孜將遍天下而程其之矣于以應天下

之務也故致作之衆取給焉並入為出其取給則

設捐畜蓄權識縣隔以為天下之人利之而已

然天下無不耕之人則天下皆十一之稅寡食舒

用行乎其間以十一入者此又未嘗以十一出自

者也以此利民道足天下亦以此利君道足國家

歲入用三通三十年存十極之飢意外之災頻仍之患百千萬年我收其陳濟於是矣天下無撟枉休國家潤民之休也無撟枉用此之謂天地自然之利有道之長無越於此舍此言利天下有利而能無出於民皆爭竭其源而欲流之長爲拙於謀利者也是以地外更無理財之方國治而天下平平易之道也故有土有財之功免亡身殖貨之禍聖賢不計利害義理之周自得於利害之盡後世田不井授事有借口民自爲生爲淚君相無與

四十八

矣於縱欲不恤其民錙銖繭絲則出於上明於大學之道誠意正心所自來也豈有之中國之不亡幸也日甚一日日見天下少一人不一日見一人養天下吁天下何取於稼於大學之道曰君曰相也哉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韓

物之不失其定君子之得養於素爲之也夫仁人心爲萬應之所自也若子素養爲定抑何物之有累哉夫子揭之以謂天下物有在物之道人有在人之仁吾皆會是觀之知應物之能無隨於物者不偶然矣夫人有不欲富貴者乎無惡於貧且賤者乎均若予特與人異欲不必於富貴有不處之者惡不必於貧賤有不去之者信於義命之真不信於人心之妄君子抑何以得此哉得之此心之

四十九

仁苟使君子自失其仁實喪而名浮矣何以成君子之名哉然仁養之爲盛全於養然後能全於仁其養也功在未事之先功不分於有事之際仁不息心亦不可息夫豈一朝一夕曰作口輟能爲之也哉觀之君子之素危微省克事心之始事也君子不一息廢於其始尊奉儼涵事心之終事也君子不一息怠於其終以此而終食時之近而有忽心無有也以此而造次而顛沛時之危而有喪心無有也況其造不至於終食況其變不至於造次

於敷演境有變遷仁無出入代未為定又何僞乎
然哉一時之能引之而去也哉夫人無會於本原
秋毫之奉為外應是無惑乎理欲交戰之為心而卒
歸於胥貫矣然則君子反於動中求其仁歟心性在
人無內外之判君子於仁亦無為動靜之分靜無
不至動亦於動有存而從氣平旦有惺惺法矣今
有嶷後無安動然於動驗之於靜大子以終食頃
亦有不違謂由靜存動察外與物應之謂動即
此動無失吾遂哉於時之真即之所養之靜人亦
見曰虛寂滅之中而又自為一存存之法耶動
而養靜之先事也致而存之之後事也一靜也天
也間動靜兼始有存之養如環無端橫渠所云外
誘以為定明道謂索照而反其鑑學者不能體驗
於物我應感之時徒操討於息絲斷念之際吁惑
矣

無遠樊遲御子告之　無遠

求臣節於子道之中豈人復有望於門人為大下
節繫國家子之能孝而節無不盡矣大夫無悟得
不復之門人也哉此吴天罔極天下孰非報德父
母之懷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臣則有不可適差
之分分所不可而曰吾用吾情於斯矣三家僭親
不免陵君一旦其孟問孝夫子止無違一言答之
者孝亦言分乎於父母曰臣故曰成長盡是矣微
引其端不竟其說正欲懿子聞耳入心不能以自
已也而思家庭平日發悔悟之良心其不能思無
違謂無違於父母之令耶抑無違於義理之大耶
亦必中難而有問二說橫中而天機之明有自失
之繼無能於懿子夫子能以自己哉樊子在御之
備自一時之答問述之仰躬下數學而來則然
言無出於二言之外意尚先曰含蓄之中也無得
於懿子抑何以復之樊須盖須及門講業日不出
夫子德義之外目擊時事大抵必問夫子德義之
心當在人子意望三子臣節之明答酬懿子切心

我魯猶水之漸乎之家庇伯什不聞改微之為也
率乘發犹是坐言之比夫子如之何哉如之何哉
雖然夫子之道也大有必後世仁之規模有紋不
動和之妙用夫子之得邦家而三家大子禮法中
人矣可以過化存神可以同流上下還至而立何
被俚於嬿御雜施陰之口其小符之討曰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于於是為夫子咸
三家之不可亍旨備也夫子俚以無道二字
荅之何學訊之齊測而亦違剔恩之義也關

則人有不能不思之端非違則人不能自已
父思之道不能不思君子之善於使思戚之
也魯大賢大有囟大有滋蓄又或曰言有盖
容雖偏作文之法亦是如此

巧言令色足恭　章

衰世林心之非畏人之所深惡也夫出門而交者
雖言色之小必為之也昧其心而為之寧不為君
子之所惡也哉夫子之意蓋謂三代直道而行有
其事必如其心吾嘗以是望天下而今不能無慨
於此矣以其一二言之人不能不與世為酬酢言
色恭行為情之不可已本自有當然之則也乃巧
好為陪奉媚為色周旋舉止柔邪為之夫豈獨無
人心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容於人為有違

合之私恐自嫁其心情之正羞惡之良喪於是矣
在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有醜面目天下有公好惡
焉世道之衰此其一也人人不能離人於獨朋友
之倫行焉道之不可已非可声音笑貌為之也乃
背有憎惡而為交好若初未嘗有恐者夫豈獨無
人心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納交於人在小人
則穿窬之盜也諂詐計羞惡之良喪於是矣左
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情蹤親親天下有公好惡焉
世道之衰此又其一也天下臣負其君子悖其父

其所由來者漸也是皆起於一念不直之微遂至
亂臣賊子之四人心世道交際之小而國之理亂
係之春秋明轍假道非此孰免人子不得已以巧
令之可恥係之直以生理不直之真借之為渝肌
決髓轉移之術也皆以謂今滿米鋪去又其醻得
一僞術特非上之為教人情世態有相激為言教
之直而又不免使之引入於罔是以下有甚焉者
乎真想在襟應念自然令雖不必如漢人陰蓋乎真
而不為夫特禪不為之矣尚有巧令足躍之為謾

六十一

也乎統自備而道載之不可不講也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而直道行於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
躍於淵請以是是夫子作人之意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不免從事於外凡以致養乎吾內也夫心之為大
也已則失之矣能無求之於外乎學問人心合一
之道孟子揭以告人蓋謂諷詠於詩書與故事事
物物[redacted]惟其所在而考求之謂之學儀式刑今之
君子日與周旋不知則質之疑則辨之謂之問古

先聖以此二端教天下天下後世所以人聞世一
學問也學問者外也大曰求之於外而已乎蓋人
之生此人也賦之仁德具於心既生之後誘於物
欲形而後有亦或拘於氣稟心放而仁非已有矣
古之經與先王精神心術在焉事事物物天地間
人莫非仁之發露也既放之心虛微精一考之於
此而可既今之君子精神心術非古人天地間
事事物物我與發也既放之心操存舍亡求之於
此而明講習討論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君子蓋

六十二

其在我而已夫豈有他哉學也者學吾之心也先
聖人得心所同然於古是以有古之學學非外也
問也者問吾之心也質人君子得心所同然於今
是以有今之問問非外也學問之功為求放心而
設然則厥初天與罔不有終也而知之安而行之
聖人也無事於學亦可下為者就學復其初上
焉者涵泳從容得養於正聖人之學與人不同聖
人不廢學也放其心而不之求急於仁者也雖彼
視學問為雜事視為閑漫淵淵甚乎假之以快其

遂私繼欲之心背之以熾其傷害敗類之獄哭聖
人問學之意矣道問學之功為尊德性而設與此
同義朱子乃謂能如是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自
能尋向上去此以之解他書一道也以之什此是
即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
之疑林次崖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失在是見
非於陸子辭亦在是吁學者有會於是陸子謂虧
道之害滿壘吾無與也仕自讀書無差步矣朱陸
之辨煥如矣

先進於禮樂 章

聖人述時人之論謂以不同於所趨為大禮樂有
初也時論失之遠矣夫子背而為與之趨耶其言
曰殷初聖王治天下則有禮樂矣禮樂何始乎人
心之自然為之天下周旋於和敬之中特以復反
於性情之本周監二代不能無次於古然文勝之
中質有存焉流至今日人心禮樂離而去之道無
是也方且自以為得曰君子則然武成初日白是
則殊對史文而已無聞知不見文物之美守居庭

不能今日之為盛習染之深偶和之言吾亦有焉
於今日文世矣如有用我我於禮樂為天下用人
心世道吾將借周初推古始於禮樂禮樂之中求
禮樂備立樂由心生情文之會優為之遊漸之使
化後進之於禮樂倚與其本亡之吾無與也記曰
復夏之道亦然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夫子豈
不欲大道之行中和成化身親夕見之哉化行以
漸之化為不不倍之義昨也而亦莫非道也轉移
消息之機綏來動和之妙夫子有成算矣後世不

知郁郁之文意有所指儀矣制度一收武成之餃為之人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乃傳代三百十四已遂有先野人後君子反其祖始之說正以其惟文之重天下是文不見質貽之為不善亦發論之質先乎煥乎其有文章於是先進先覆而序者先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非非煥郁之文則同本之有無有出於二言之表而言之者乎知煥郁之文不可同知夫子從先進之說矣

子游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聖人盡賢者為政之問躬行之外無他說也夫教養惟政以身率之而政無遺用矣外此而後有他說哉子路行行剛強視天下無不可為者為政之問將盡政事而日見之政有本原在身不在政末之知也夫子告之曰君子之政於天下也以興行望天下然興行在民感發其性良模範於德義機在君子望天下而求之身無有為不可為也一人為天下教當以一身為天下先君子之政於天下也以力穡責天下然力穡在民率作其初心鼓舞於不倦機在君子責天下而聽其所自為焉不可為也一身為天下養當以一身為天下勸夫曰先之六行之時書六刑之不率舉之矣夫曰勞之九職之轉移大里之布采舉之矣於此非尚有遺說也道本諸身而子路書於有為求之政謂政正天下收之身不足也有求益之詞謂轉移化導之機求心感通之妙勇者莫為悟也夫子抑將何以加

之答之曰先勞盡天下之道矣子尚疑於先之
勞之之說乎夫人有先勞之功不見先勞之效是
則亦有倦心而已先之而倦非先也勞之而倦非
勞也子誠於是亦惟始於是終於是所以先之也
所以勞之也此心也無一日不在於民於此而先
於此而勞斯舉也無一爲不出於心有至誠惻怛
之爽不見隱顯久暫之爲間則先之勞之分充足
無餘天下之道盡於是矣我無不盡之心民無感
心之應政無作輟之累治無化成之功無之也先
之勞之外尚復有可以益子者哉夫先勞言事也
無倦言心也說者謂勇者喜於有爲不能持久夫
子以是言之以救其失誠是也然聖人之言上下
愚甚根極要領政事之大端節目舉不外焉伊川
謂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若不爲已自與已不相干
與此正相發吁一體萬物而尚有至於倦乎今之
仕也爲已不知少有此意否蘇子謂學者入仕貴
於試之學而躬出之於政不可也爲已而至於貴
人有意於貴人也視潛之張於不明有用也吁子

謂之喩於有爲爲人也不爲夫子所喜後之昔人
利也喜於行爲夫子視之如之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章

聖人之政舉其周不能周則存其大也夫足兵食
以成其信政無不周矣至去食惟存其大聖人之
道可以常可以變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夫子嘗
也子貢問政有處答之曰惟天降衷人得之以成
其生曰信曰愛綸日用之當信行焉國家理亂所由
係也子知爲政之道乎正此而已外此井里是其
食井里之政資命屋其兵無非爲信道計也上
有保愛之勸下有固結之應君子爲政兵食信
其一不可矣夫子言政不言時道與世移子貢疑
焉曰去于斯三何先夫子答之曰時則有難矣通
在君子因吾今信之民進守其可則爲之計一道
也食與信則不可去過此以往未之言也子貢又
以天下之至不可無者皆也爲一兵食之存於先
者今又不可得也如之何道之夫子曰去食去食
必入於死非對無從出而死之也人有生之氣宜

生之理氣無不死信不待生得已兵食生存其氣
不得已去兵食死存其理外此而爲國爲君生不
如死君子愛民之政無取於是也處常以兵食存
信處變去兵食不失信於民無往不爲信道計道
之變而未嘗不常焉如此而已謂浩然之氣塞於
天地之間正此有生之信有養無害合而助之也
無食存信死一時之身而不能死其千萬年之氣
死一國生乘乘死一人生千萬人後世不知此義
愛一身一人一國之死亂臣賊子接踵於世亂亡

相尋無感也振厥許遠至今聞者莫不興起得全
江淮以濟中興可以死視之乎朝聞道夕死可矣
聖賢不論道理不論死生卒之待道而死死之未
始不爲生也後世謂死義可以責君子不可以望
民無猶於夫子信民之戒害道而禍人國矣

有安社稷臣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

人臣品類有者大概有三焉夫悅治而達之天
下則臣而已三人賢矣各一道也大人斯其進乎
孟子之意蓋謂君子之仕於天下必以有用於天
下然人品不同作功由異不可幾也若以是觀
今若從天下事君人不足言矣有安社稷臣者仕
不爲身家謀心存王室出不爲利祿計志在立功
業自先君逮今日天地與立焉而其心快於參贊

率專報主勲在一人所及有限也等而上之有天
民焉則是人也以天民稱天欲萬物一體之理付
之我以萬物一體之理自負君舉天下皆吾所欲
爲我舉天下皆滿吾所賦于氣迹既從天下分
一官一秩於人必有所濟所濟幾何邪後無顧於
是也取必於人爲得人人濟之大人有大爲人以
天爲天下一人而已爲體天理無私不足言也盡
道其間聖人立人極矣貴乎神乘動之乎氣機功
化威靈自修於廊廟君無非心民有恥格餘事也

也為天下用不以天下為天下用有臣如此極於
是矣悅化社稷有人者達行天下知有天下大
人無是也至誠々德洽人心文明之化光天下而
被二人可得而同之也或有仕於此取法於此舍
天人無可為矣孟子抗禮王侯平治自任天民其
人也物正之說無乃學聖未至無寧一節自居耶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意也雖然身家在念名
利蕉心卻怔聆論富貴利達窠穴焉而入域於其
中矣身在窠穴則心不在國家頭出頭沒存焉者
寡舉明主於三代堯舜君堯舜民尚可言哉切之
小者無一而可安社稷且無望焉愚于是有感

樂天者保天下

無所為而為其容德乃大矣夫仁之為大何為而
為之也哉滿天下有遺於其心之外吾無信也孟
子言之蓋謂天下有純乎無以議為未可曰盡道
其間者以小事大有之矣曾何禮法之可守仁者
為之道不安於尊卑大小之常機自融於至誠惻
怛之際吾固曰樂天之心也然是樂天也滿腔子
惻隱矣恢恢乎天地之為大也太和元氣流於四
時物何所不包人何所不化蟒中天下定四海民
爭親之天下之人精神心術會於是矣今日有郡
之功他日過化之蹟曰小補之也哉樂天言仁者
之心也保天下言仁者心之量也然湯卒有葛伯
之師文王卒有昆夷之役嚮昔之樂何在文儀有
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嚮之於恤矣天者理而已
矣其大無外春生秋肅無非教也功日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不可以執於一論

目錄

十一卷

祭文

誥贈
御製祭文
御製塋文
六部尚書祭文
各寺卿同翰林院學士祭文
六部侍郎主事給事祭文
都御史暨十三道御史祭文
總督兩廣都察院祭文
刑部員外祭文
御覲祭文
兵部尚書郎中祭文
行人司行人許祭文

備忘集卷之十一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於直節敢諫之忠臣畢命在公之
遺老生加[redacted]䘏賚榮名匪徒諭祭以酬庸亦
以旌賢而化俗爾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明
經奮跡並仕發聲訓士以身卓有嚴師之範撫
民知子君然良吏之風雖强項不能諧時而真心
終以遇合回翔閒之入既於輔座之深憂慨片
言世争傳其諫草崎嶇百死天亦鑒其精忠乃
肅宗容之以勵諫臣
穆考簡之以光先德既升華于九列旋建節於三吳
矢志肩霜每爲民而任怨幾蓍介石亦罔敢而得
名試歷特達之知感應泛鋒之佐銓衡則公方
之毛砥持法紀則懇直之周貽計吏六年忘愛惜
於物我肩揺嵩不吐茹於剛柔顧倀駒之覲方
靡而黄鳥之歌已作可無殊數用闡幽光茲特贈
爾太子少保謚忠介錫之誥命於戲純節

三朝老成人之典型猶在易名千載清白吏之遺
愛斯長爾靈有知服之無斁

御製祭文

維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參政

徐應奎

諭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海瑞

曰惟爾高標絕俗直道從身視斯民由己饑寒
恥厥辟不為堯舜矢孤忠而叩閽抗言爭日月
之光出百死以登朝擬戀勵澄清之志迨起家
于再廢乃茂歲而三遷巖石具瞻早爾留京之
望素絲無染寂然先進之風綜覈務而讒言懲
貪頑法臺而政志聯賦若金在冶雖百煉之介
堅似河之濟崇九原之莫及非須祭遙以賁然
終不昧爾靈尚其歆服

御製祭文

維

萬曆十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皇帝遣廣東布政司分守海北兼管海南道左參政

徐應奎

諭祭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海瑞

曰爾介節清風[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氣積且攜生
迨茲歸窆之期益隆[illegible][illegible]之典[illegible][illegible]特示
恭思惟爾明靈歆茲遷典

六部尚書祭文

維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二月乙卯朔辛巳日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楊巍　太子少保禮部尚

書沈鯉　户部尚書宋纁　兵部尚書王一鶚

兵部尚書傅希摯　刑部尚書李世達　工部

尚書石星　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　户部尚

書王友賢　禮部尚書姜寶　兵部尚書陸武

鄉謹以牲帛之儀致祭於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

保謚忠介剛峯海老先生之靈曰惟公廉貞之

氣鍾于南方挺生哲人在毅以剛嘉靖末年以

敢諫著威觸

雷霆分甘刀鋸圜扉長縶正志從容

先皇嗣服若援從中廷尉納言中丞此撫南右鋤奸

士民欲舞居在鶴伺博口孔多右次枝米世樹

則那能蟠屈於十七八載光不終含恭荷

宸采起佐銓務上遷留臺

帝曰遣直鎮我南方曰予有吏職廢於賄惟汝片玉

以戢魍魅曰予有民俗以侈移惟汝東以挽

澆漓公介益堅千仞壁立側耳生風豺狼屏息

陪都蔡毒莫如火夫蒲行裁革民用以甦一心

精白報我

軒堯底幾石碑是式足標方公乞骸先後七疏

皇懷慰留民望所聚天胡不憖一歲遄逝訃來自南

天子輟朝乙酉之冬公觀化公胡為者相邀泉下

噫嘻如二公旅堂蕭條靈旆千里孰臨孰哭居者

拊奠行者以惻官居其[illegible]撿貲群賻公節良若

公行實端公事已定公名已光以埜以祭增秩

予謚朝士爭請

皇恩示異余輩誼則寮友眾行如何生不可即寄此

挽歌尚

饗

各寺卿同翰林院學士祭文

維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朔壬午日
光祿寺卿杜友蘭 太常寺卿沈玄華 大
理寺卿孫鑨 鴻臚寺卿王鑑 國子監祭
酒趙用賢 太子賓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
士王弘誨 太子賓客吏部侍郎兼侍讀學
士兼管庶吉士朱賡 翰林院掌院事左諭
德習孔教 國子監司業余孟麟 光祿少
卿王執禮 太常少卿王世懋 大理左少
卿李尚思 尚少卿許子良 左通政趙世卿
右通政黃克念 左參議田蕙 右參議李
覿光謹以牲醴香帛庶羞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剛峯海老
先生之靈曰嗚呼世有一身而係四裔之望一
言而當千載之休者是唯振古之英傑奚止斯
世之枝也先生以珠崖之產海南之岬挺立
乎流俗何異沙礫之琳球方其令淳安與民同
疾苦而不為身謀也威不能怵勢不能加紐[redacted]
鄒中丞之驕汰而視之若往風之纖濟滄浪之
濯纓迨夫即司徒職錢穀毋論牟秋秉操翹然
與諸曹異即其上封章伉顏批鱗慨然轉茶焦
之思鍵而甘受僕之幽因蓋自靖以獻
天子致身以效明庭甫兒而勢若將終身夷猶也而
霆碎電射文奚足為公憂既而
穆廟當宁謂羔羊之節足以坐鎮雅俗而疾風之草
又以興起懦頑出諸囹圄置之清要奉

璽書而撫南陬也庶幾慰蒼生之素望而奉匡濟之
宏猷
制下之日豪強斂手棄偽嬉遊令式一須非特部內
凜然相戒歆成其美凡駕四牡而歌皇華者亦
莫不徹聲樂而戒從騶不知者以為毛舉蝟務
或矯枉過正而知之者以為國奢示儉此然砥
柱乎中流雖不合而去遯海而處欣然耕釣是
以朝野斗仰愈久而愈彌越數載而賜之環
即[redacted]舟就道由留京少宰而掌御史臺者殆已

歷乎二秋爲
國家肅憲紀杜私交飭止罔失尺寸雖同患難之故
人不少借而裁力役革冗費惓惓歆風百僚以
水蘗而解鬬鬩之家秋而截關乞骸之疏七上
力請生還故土不忘乎首丘顧
宸衷之眷念悉老成去國而
溫諭屢下方鼓切而慰悉諭而忽一夾之長夜恨白雲之
悠悠身騎箕尾今乘列宿氣作山河兮肇
皇州益右之遺丘而名垂不朽亦天之所生而爲國
十七卷　十四
貽殃年踰杖國不爲不壽志在澤民不爲不酬
人生至此亦復何求雖一旦易簀上自薦紳天
夫士以及田叟儒服監子之流莫不咨嗟悽泣
悅然歆挽公之駕而不可得而公已含笑於僊
遊蘭等攄蕪詞以寄慟來江蘋以爲羞盡爲
國家惜台星之既墜而非特爲儕輩貫索之哀傷嗚
呼哀哉尚
饗

兵部侍郎主事祭文
維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朔越二十八
日癸未　吏部右侍郎趙煥　户部左侍郎
溫純　總督倉場左侍郎胡執禮　右侍郎
孫丕揚　禮部左侍郎仌慎行　右侍郎徐
顯卿　兵部左侍郎楊俊民　右侍郎蕭大
亨　刑部左侍郎陳濟　工部左侍郎曾周
等　右侍郎李輔　通政使掌司事工部侍郎賬
十七卷　十九
孟男　南京吏部侍郎何原　户部總督操
餉侍郎方弘靜　刑部侍郎李江　禮科給
事中朱繼藩　兵科給事中杜㯢　刑科給
事中徐恒謹以牲帛庶羞之儀致奠於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剛峯海老
先生之靈曰嗚呼瓊海周環朱明南甸靈秀中
開爲生俊彥奋跡賢科筮仕巽澤長揖上官抗
顏師席核膺民社兩縮緜邑恫瘝赤子若饑待
餔勞心撫字玉潔冰清皆當

世廟入侍承明含香粉署折檻彤庭危言正諫宸衷
不驚
天威震怒如雷如霆累繋南冠酷對獄吏身犯龍鱗
親履虎尾日月回光弗湛斧質
穆皇膺聖時維穎庸畀之卿寺夙夜在公有履■錢
開府江左甲帳轅門
威命是荷奸蠹肅清權豪氣挫直道忤時孤忠自
許未竟風猷中道齟齬惟
聖建聰捜訪老成海隅日出啓女中丞

兩朝遺直一代忠貞其亟起用以協輿情公拜稽首
犬馬餘齡恒懐再出勉慰蒼生雲龍既逢九式
利見擢貳銓衡爰掌臺憲赤舄憑瑲清霜紫電
公孫布被晏子狐裘身先朴儉力挽頹流懸車
告老七疏乞休
皇心悯用
溢旨慰留如何遘疾一■不瘳嗚呼公之秉節素絲
羔羊歲寒松栢仮日秋霜公之丰儀野鶴昂藏
明珠南海翡翠越裳年垂耄耋後凋不易或云

報德天奚其嗇嗚呼祿位名壽公俱兼令千秋
不朽含咲九原快爭念今追者能不淒其嗚
呼轔轔喪車介馬素旂山川悠遠道路逶遲
魂歸故里公也知之蘋蘩共薦聊以永思尚
饗

都御史暨十三道御史祭文

維
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朔越二十二日
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 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姚時鼎 左僉都御史唐仰龍 南京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用汲 南京河南等
道監察御史方萬山黄傑李一陽白一麟
潘繼岳黄正色王藩臣等謹以剛鬣柔毛清
酌庶饈之儀致祭於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剛峯海
老先生之靈
曰嗚呼惟公挺生瓊海萬夫之特鳴鐸南
平長揖郡伯眼至一世天植孤操兩庠訓

迺撫字心勞不悔矜寡力抗殭禦人醉我醒炙
騰清譽聲聞上馳紛署攸司日剔宿蠹峻卻蒸
餘惟時多艱職競斯力氣奪朱雲群工動色忠
言逆耳身罹徙仟
聖主必念恩何怨何歎
肅皇晏駕乃慟比下曰推骨鯁中使
賜環着歷卿寺迺秩朱輪三吳秉越撰貐銷視直道
難容人言繼起不容何病抽簪故里天啓
睿聖固惟舊臣海濱應

詔風采猶新總憲留臺執法不忒無縱詭隨紀綱南
國黔首歸仁
當宁切倚屢疏未俞一夕乃死嗚呼以公之儉何啻
公孫弗被大布麤糲是飧以公之操何啻伊尹
嚴視一介千金不恤壽宜天保為國是瞻奪我
黃耇胡然而然都是驚心縉紳失望計聞
廊廟南顧悼傷嗚呼誰云公貧而有令名聲被江
流萬古長清誰云無後而傳不朽聲徹鍾山實
懷同久賢愚好醜剖判菌冥靈人為公惜乃公則

賴某等生平公後夙仰高風共事一堂睹德惟
躬肅肅其儀巖巖嶽立允矣君子是矜是式攸
爾長逝百計莫留憶公悚慨紅飛雲浮敬奠一
觴聊申私衷公靈不昧陟降庭止尚　饗
總督兩廣都察院祭文
○維
萬曆拾六年　月　日
欽差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兼巡撫廣
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侍

生劉繼文謹以剛鬣柔毛香帛之儀致祭于
明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剛峰海老先生之墓曰嗚呼古稱天下奇男子
者公非所謂其人哉天下皆男子而或溟涊依
違如腊如韋逐波而流隨風而靡則男子而婦
人也若公者其挺峻山之嵂崒鏡珠海之洪浩
剛大塞乎天地為砥挽乎世道砥柱于中流
廻狂瀾于既倒而確然擅天下之奇者乎公舉
科名跡據鐸南平長楫郡伯氣節稜稜岸岸而

奇于教也及宰淳安再移興同家僕負薪惟民
褆福邑宰而奇于政也繼司粉署批鮮抗疏折
指
乘輿雷霆震怒禍譴如飴蔡因屏斥郎曹之奇
節哉奇登鄉寺擁麾江左濟松溥澤勵撫植懦
猾豪猶消豺狼氣挫斯撫綏之奇操哉妻孥妾
侵漁得衆石特建鄉風獄辭更裁革浮費謳
歌四溢奇蹤躋于八座矣妥總憲臺紀綱振飭
冰孽自持而被服食社絶私交饋利百辟奇乘
秉于三臺喜鳴呼公其天下奇男子哉不知而
誣公者或謂沽直要譽矯情矣俗而公固率之
天性盟之幽獨不自覺其奇也知而惜公者或
謂四壁蕭然一飼不足而公固以天下為家焉
世為總是益見其奇也茲焉
贈諡登瑤
皇撰簽其忠尸祝俎豆亦庶銘其德勳業鑄之鼎彝
而聲名垂之史冊則公之磊奇卓異者果求嘗
壞無極矣乎公復何憾耶繼文而江旋傲北覲

聯鑣業已心奇矣副是仰公作用愈出愈奇
觀風茲土歆贈依而不可得誼述公之所為奇
者膺風寄聊其為天下悲尚
饗
維
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三月甲申朔越六日己
丑
欽差刑部雲南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朱天應謹
以香帛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老先生老大人之靈曰
公真天下奇男子哉拂疏
世宗批逆鱗言今昔不敢言九死不回公豈直捐生
以博名哉既而鬧制杜私風振綱常豈博美
官而已哉歸老與綠野堂再起勵金石操昔歆
饒前人未有業補前生未了事公之所為作人
異之駭者駭忌者忌而其節益堅公真天下奇
男子哉其尤冰壺秋月一朗青天作從今而往
成一轍生乎後者瞻公之植範識公之心哉公

為天造
朝廷之禍而天胡不憖公之生公為
穆宗正萬鎮之統而天胡不求公之傳天俾使公以
億萬歡為壽以存千忠臣義士之分矣哉應奉
天命欽恤兹土恍泰山之既頽嗟典刑之日遠望南
雲奠公其歆哉公其歆哉尚　饗

鄉賢祭文　維
萬曆十六年歲在戊子五月癸未朔越有二日
甲申鄉侍生王弘誨晚眷生梁雲龍晚生王顯
先門下晚生許子偉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明故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剛峯海老先生之靈曰嗚呼天地生人惟有此
心人心作用惟有此真凡此真心所賦惟均挹
真以還惟公獨然四歲而孤母訓是循性秉剛
介學究本原鄉薦力詆曰師聖賢恭如世態匪
染胸襟特立獨行砥柱迴瀾爰登仕路平黎兆
言民物已任着拯溺焚秉鐸南平明軌急縞禮
以作士勝不屈人南平彼邑尚用條鞭家僮
薪里歸田國見上官知有下民淳安三載折
挫愈堅與國歲餘京秩孤騫牽我
肅皇慷慨批鱗九死不回茸鏇如爐荷知
穆宗一歲數遷歷華要尋撫應天芟強植仆矯俗
華還而功最鉅淞江開浬磊磊難偶浩浩隨緣
扁舟皁帽十有六春雖則屢薦若將終身會值
聖明特起海濱姑蘇銀臺
帝更憲臣趨
命在途孚貳留銓[illegible]南臺辟歷司植凝汰夫役
若解倒懸孫有用世力不逮年七踰不允糊捌
登仙囊無長物原憲之貧嗟乎生禀間氣出稽
泰元孔剛孟浩近代誰倫於世無覬於身無庫
亦惟高風入人自憐民悲喪考士悼摧岑
當宁震惕若失濟川
贈謚祭葬渥典頻繁於公何加與埒長殁海芋君
同里開仕棲官聯閒南咫尺絮酒莫伸頤瞻矣
誄缔用沾巾匪為吾私痛世斯民恪守典刑庶
公如存尚

衮
兵部尚書郎淥雲龍於
海忠介公為外室戚未以萬曆丁亥冬之仲六
日聞公卒於留臺不勝哀額欲奉
使命為營塋事不果因沐公行誼從里中諸縉紳
與公奠而沐恩也深瞻風也切復束織帛遠致
予思等扶服偃僻而吊之曰古之所謂大丈夫
真男子者故嘗聞其語乃今於公而見其人夫
丈夫而謂之大男子而謂之真者非於吾性分

量有所加本來面目有所增也自世以妾婦害
大以鄉原亂真而所謂大丈夫真男子者始寡
寥落落窮宇宙而罕聞惟公質禀剛貞中流屹
砥力排紛紛俗態必欲全其天之所以與我之
理而毅然以聖賢之學責諸其身素位而行獨
持清介即都尊顯涉塵坌而不為身謀不為家
謀生死於斯世無所覬覦謂孤竹子之芬志在
救時敢於任重惟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即百
折不回鼎鑊不避見謂羊野氏之倫與物無迕
洞見性真接引後生諄諄靡倦君恒無疾言無
遽色即橫逆顛沛而無猜氣無忿容無飾辯見
謂柳下先生之溫律諸孔夫子之時中雖云未
協而允節以生允節以歸其於形也庶乎允踐
可以參天地而表人群龍豈阿好我蓋以左右
最久睹記最真欲學之而無一能故不覺其咨
嗟慨慕敢謂公皆於聖而得三子之全此固出
於龍一人之口異於龍一人之心而一日克復
天下歸與齊其千百年不可泯滅之同然尚　饗

衮
維
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仲冬月朔有七日
欽差督造墳塋兼賚
諭祭文行人司行人門下鄉晚生許子儒謹以剛鬣
柔毛牲醴庶羞之儀致祭于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
保諡忠介尊師剛峯海老先生之墓曰嗚呼我
公生平大致已揚於於人人或狀而讃或紀而

銘先後矣軍輸豬無算莫非盛德之流形而所
不能盡揚扢者則公至誠動物之心盡公之學
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而獨眞理之眞公之
行焯然乎自救自利之途而默追乎渥古之貞
士論始疑而竟信公道幾蝕而益明故自晦爵
錫之燉諡褒之推文重典肅厲之而因以見公
之得君自典國祠之崇安像之藉松金陵之偏
戚趨事之而因以見公之得民自交口頌之文
章在之挽歌嗟詞榆揄遊通而因以見公符中
外之朋情公素所重者忠孝無節而皆焉公有
公素所輕者爵祿名壽而皆為公曆即此生之
志遂矣九土之目瞑俾後公生者咀之有餘味
而聞之有餘馨子偉叨承
欽命戡蜀公靈魋靖恭之當職塞報德之風襟其旦
夕播事斯以進謹採卑者惟公所嘿相而致菲
陳謹爲鴞虔誠以對越者惟公所鑒歆嗚呼哀
我尚
饗

目錄 十二卷

輓詩

何以尚 二首
楚世潤 二首
葉愈 一首
許光祖 一首
凌霄漢 一首
葉繡昌 一首
朱良性 一首
徐甫身 一首
葉朝榮 一首
戴應良 一首
梁肖顥 一首
陳儒綸 一首
朱汝能 一首
姚光舜 一首
李文秀 一首

滐子喬 一首
宋良知 二首
袁謐 一首
凌人鳳 一首
許子佛 一首
曾養正 一首
林憲蒙 一首
饒憲學 一首
黃案吉 一首
黃中美 一首
譚可為 一首
梁棟國 一首
黃成章 一首
行狀
梁雲龍 述
遺像
王弘海 贊
許子偉 贊

備忘集卷之十二

輓詩

六代孫廷芳編次重梓

南京戶部河南司郎中西粵何以尚

乾坤正氣獨鍾奇直道堪為百世師忠似比干名並久壽過尼父逝還遲先生與我元同志後死何人更相知杖血未乾流作淚哀哀豈為哭吾私

又

公為男子一生奇烈烈轟轟是我師胡爾正人歸去速真云病客吊來遲公於我昔非以傳我輩公今或有知終始交情當勿改鎬風杯酒奠吾私

金陵八十九翁天然子范世清

皇天詔海老黎庶喪若考懸知聖主聞致歷瀨哀悼安得天下官亦噴身餘貲涵淚附行舟私心慰如壽

又

含然痛哭泣天災酉中諧評發藏以古今日月

自非沉春生秋殺天之道天之道玄之竅水底
燃燈曾一照又何須為生者快又何須為死者
吊生耶死耶皆是幻惟有一靈真性常炳耀吁
嗟兮名利害心死形存貪尚嗔浮身職德增雄
嗔何如變山海老不嫌貧壹憲官常貴生平顏
巳伸風清月白為知己天長地久通同神

吳民姜愈

與槻枝肝舊有聲南臺秉軸慰蒼生蠻夷感義
波濤靜豺虎潛形道路平正是孤忠扶國是何
堪一夢賦棲成滌山窮谷皆悲慟涕簡千秋表
查名

應天府生員許光祖

江南十月雨如傾總是悲號道路聲雲凍霜寒
敦政肅月濬水澈泣官清劍宛義膽言何壯星
殞忠魂氣尚生謾道姓名光
國史於今草澤口碑成

蘇州府學生凌霄漢

生平正氣肅朝端胸次忠清世所難忠心似赤
葵傾烈日清如秋水挑狂瀾將多後又無尸諫
人有箕裘苦骨寒千古芳名光史筆庶留精爽
照長空

蘇州吳縣葉緒昌

南都秉節望如山總憲重來父老歡楊紹相看
驕傷格長淵在漢覲饑粟功收治水三旬易簣
救饑民十萬難今日仙輀向墳海野人酹酒泣
江干　公治吳淞救飢民十五萬故及之

吳縣朱良性

批鱗玉陛大夫奇正是風雷示變時為死一生
千古事孤忠獨立寸心知神飛瑱島乾坤老淚
滿江南草木悲李有
聖明公道在會看殊典勅名祠

蘇州吳縣徐玄貞

砥柱中流大丈夫剛風清節古今無赤心白矢
天人與白髮還將社稷扶原是神龍翻海運
煒鳴鳳起高梧天不為留元老忍見紫微寫
姓孤

吳邑朱汝銑

秋霜烈日獨公奇不世勳庸在口碑君念民嵓方倚重天摧柱石已無支夢歸瀛海清風遠影落江天正氣隨此日拜公人世隔涕雲如雨不勝悲

吳民姚允舜

勁節剛風未易尋孤峰峭立氣森森方期拭日沾仁澤遽爾傷心泣訃音一疏直言天下事兩朝眷注

聖明心獨嗟未罄經綸蘊遺恨蒼生淚滿襟

吳縣李文秀

羲皇風度出明時葵藿丹衷百世師邦國又安猶戮力經綸未卷忽乘箕瓊崖白雪封節土柱石青天樹羽儀昭代古良天下老千年遺像鎮華夷

蘇州府吳縣葉于喬

海上生人傑才鍾天下奇諫書光日月聲價震華夷孤介水如澈寸忠山可移公今騎鶴去千

載有餘師

蘇州吳縣朱良知

批鱗直奪比干志若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舊箋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哭公柩前止見菜羮故云

又

哲人逝矣泰山傾載道絃歌總哭聲南國甘棠思德政雷陽枯竹動民情忠扶社稷輕康辱功滿乾坤任死生屢疏承

恩晉白骨英靈千載佐平成

吳人姜謚

海父真人傑三朝第一臣寸心惟爲主百計只安民折檻彰忠跡埋輪讋佞人最憐貧與獨青史淚痕新

英人凌一鸞

簡命吳淞績爲功頓令萬派水朝宗力排豪貴驅妖孽爲拯民窮副衮龍疏抗

三朝辭敕烈身經百折意從容
聖明注念嘉忠直會見 恩光下 九重

行人司行人瓊臺許子偉

本來正氣參天地氣正如公信可參九死孤忠

四

聖詰一生奇操媿負婁包罔昊下呼為毋會見
朝中滿是男兒翼介輪何事重對公衾影欲無慚
人難太知

擧人曾養正

人鍾天地秀春過海山新兩官蘇民隱

門 卷之九 文

三朝寐
主身臣忠家
帝眷敦戲識公貧誰謂夷齊死名列萬古昏

擧人林逢燮

雲邊五指一峯傾綠野蒼生雨不下摩漢早知
鵬遠奮朝陽惟是鳳高鳴松生琦節從頭直月
印吳江徹底清粒卧一袭恬晏子未開三癸斷
元卿崩廟憂切 三朝志忠介崇留萬古名綸
綍自天光海瀣九原含咲遊猶生

寧訓桃逢學

一生骸骨自天成。歷歷冰霜色不磨。眼底在空
塵世界。胸中惟認此丹誠。諫叫北闕星辰動。澤
滿南阜草木青。遙望五峯何處是。海天秋月古
今明。

寧學生黃慶吉

五指蒼蒼峻太清。百年間氣鍾奇英。挺身直作
廻瀾柱。逆耳時聞折檻聲。一點孤忠回 主悟。
三朝元節自天成。由來地脉連滄海。萬里山河拱
帝京。

門 卷之九 文元

寧學生黃中美

勁節凌霜不改容。明時嘖嘖羨英風。壓埃絶點
寒煙淨。丹赤高懸烈日紅。調鼎雄班惟獨步。含
香烏下倡群雄。天南更有阜壤衡。霖雨還看散
碧空。

寧庠生譚可為

忠本直誠介益堅。三朝元老肅當年。乾坤不
朽臣時業。日月長懸報國篇。古去何人堪伯仲。
漢來汲黯讓高賢。
先生可起承明日。小子猶能快執鞭。

吳氏策韶蓀

開說董詮有海龍公來髒舡濤吳淞孫忠揚
斷辟情麻一鑿能令萬派從星殞海天光耿
耿月沉秋水色滲滲。應知仙夢遊江上千古
烟寒 曙鐘

戴應長

中流表柱望巍巍成值龍蛇萬事違公論亙
須他日定特恩猶勝乞骸歸芳名勁節留千
古正氣清風動九圍兩洗豐碑期命重蕭蕭
落木有餘輝

十三葉 六 七

一夕光星墜海天水声山色兩迷清波猶
照中州月新塚時牽故國烟會見石麟除野棘
那堪枯樹抱寒蟬行人若問當年事心。膽。錚。
錚。王。殿。前。

儒士陳傳績

衛徽新膺天柱峯三官戊奏附金莖東門深鎖
烟霞暮清佩仍含玉滴重絳節幾時還入夢瑤
霄何路得相逢年來想見瑞枝色金殿香猶明
綺籠

寧庠生梁棟國

誰將石畫獻承明耿耿孤忠直史生一點丹
心漢日白幾廻奮奏楚天青服傳滄海波濤
急氣滿乾坤山岳驚千載今威無復返五山
家孝有蛩声

集唐句弔忠介公

海樓東去鶴歸天王謝遺蹤玉籍仙本為
程朝除敝政恐驚熊悴入新年遠落高樹宜啼鳥
欲雨空山噪暮蟬欲奠忠魂何處問疎林荒
宅古坡前

十三葉 八 八

行狀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峯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備在
帝心昭于 國史即愚夫稚子但能道之矣所事狀顧有隱衷微行足以師世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不盡睹記者不佞龍叨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真實獨忍不搦管詳之而今既沒矣公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 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今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瓊遂為瓊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為御史又有諱潤諱瞻諱遠皆舉於鄉俱名賢有諱瀚係寬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曾敏象宗不治生產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矣志礪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傳為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不渝狀栢舟而慈訓子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脩飭者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為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似出天性然也公生而頴秀挺拔風神迥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若無當其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欲人識此真心率其真而明目張膽以身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昧其真而餒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為浮沉者鄉原也非聖賢也今天下惟鄉原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群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世者或不免鄉原之為鄉原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為鄉原而孟子功不在禹下嘗以惡鄉原為第一公嘗慨叔季人情物態盡於鄉原一語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為聖賢不為鄉原力

破夫無容從俗之說獵較廢喝之說往不爲道義
貧之說以爲此皆聖賢偶有爲而言今紛紛爲俗
夫肅入轎口豈不大謬居恒著嚴師教戒召神立
腔于下誨之曰端乎女知女之托形於天地間者
乎只付完節女須完之毋宮室裏妾動心毋惆物
易操毋財帛世界而中流不砥毋對人語雄而魏
影妣炙毋貪見裳終抵務而有媚心恥心毋敗中
而氣縱毋矜能而諱醫毋自許窮天地亘古今而
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遂死公執此
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猶見
時之人紛然舉俗說以進懼夫微節少徇竟亦天
地不肖予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濟
而自號曰剛峯以代箴儆云乃若居室之間人所
忽易公獨謂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即爲之壅閑而
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
然一切男女僕役至老死不踰閫閾相往來豪伯
仲嫺婭徇恂怡怡而並立曉拜則惟禮是嫺有拔
子鴝與公身相埒同船楫同寢食起居又同上春

官然言必名事必稟毋敢纖微媟狎司徒卯二溪
楊公於鄉爲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爲姪婿相
見間公總角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
在鄉庠時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郡博且嚴
敬不敢問餽遺常例環人士莊爲道學先生相率
師事公惕然爲作訓說以詔之曰今之學者狀
元進士於科第人恆壯之此學奚有而來聖賢以
識眞誨人其說備在方册惟潛心玩味而騁躍於
諷咏持舉仲由之不恥縕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
敎於非聖賢之心胸往來不置耳或者充養有機耳
其經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當一
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莫之與補盈何異宋人
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
匪特恥爲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
雖不稟有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
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燕其行誼大加獎賞
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資林公詰問以出妻
令其可嫁爲對至所誣裝僎不辯惟稱實倍償而

巳林公蓿東之巳再督學系公繼至試題有不曰
由乎之句予公卷珍藏移時因詢知公徽隱書
曰茲所識浞而不繦者非邪是歲公舉廣東鄉試
甫庚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擬仕即毅然
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矣必制科
遂就教而瓊方平劓黎岐安戢未定公始舉子鄉
所答平黎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才公
經濟至是伏闕上書條申前說其略曰瓊之黎自
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凡三大舉

矣臣嘗以為弘治間開道立縣可無嘉靖間兩次
大征即今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勦則年年
守戍開者韙之已下兵部議覆殿閣說計便宜條
若指掌而議竟寢已授南平學教諭始至申諭曰
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
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
令自盡乃有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鄉會粹六
事并摘鄉原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
孔子中根剛者之辨反覆啓迪以發其真心作其

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散必宿號舍即其家冠婚
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行檢大節所係乃袵
惕即戚年微細亦曰即此巳蹈於不誠不一之地
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物進而參
謁禮儀斷斷執 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為標幟明
倫堂不跪遺僚不跪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
後不復問有司作三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
教官請左右號公若中樹立諸大夫色艴語侵曰
安所得此學案禁來蓋有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

入官臣節不見誰誰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
遂告病郡丞某惠公甚欲聽去太守某獨挽留曰
陝所執竟是吾誤也時大司空米鎮山公為閩學
憲聞之取赴正學書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公慰
留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跪耶公乃
留授院至廷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進見
公長揖不跪而進之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
物色公投院作何狀已授院進公禮如前分守
公聞之吐舌曰今世猶若教官耶大會與憲綱

準皆廢於而獨創舉于公雖若不無駭迮而理有
同然則固更相嘆服謂當於古人中求焉用是抗
顏於南平四餘年所如一月而守相臺察以上咸
㗖然矣閩中若驛傳不命有司而獨擬公酌議
公謂驛遞之廢乎省百孔蓋由近年閩文胥濫所
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後 國初五馬
三驢之法此則上策乃若因職級崇卑以為應付
多寡而借閩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
稍為調停節縮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
已謂非 國初之舊然皆核時急務故特舉之以
為閩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縣令以至巡
撫則固從上策矣戊午春權知淳安縣事一履境
睹瘡若萬狀詢所以嘆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
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剝克橐索即賢者亦鄉原正
道交戰胸中籬堝膏肪傳交延與衿紳歸咎
朝廷征賦煩不可為何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
一未遠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 朝廷為之枷鎖
臣為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而先為明其意旨

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 朝廷君父身中而撫
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士里
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遞之各有正道不謂不可褻
已不可褻人褻人先誘謂凡所行不可饒真認事
生然取禍不顧 朝廷之指否而以鄉原之道待
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手足吾長兄弟浮沉取名
竊取仕宦非知縣也而吝而尅而[illegible]備而里老而
生員而吏胥相各中飭詞自吏胥而上誰不身任
民物之責其有民社之寄獨奈何自甘私為也即
其所宜者為淳令名曰淳安政事蓋自信其耕究
聖賢中正之道者
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俾新外
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足其清閒吏書無事
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
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徵緊
取金銀境內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其饋鏝
內理焉有則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陪遺其告請
無此則禍且至公獨罷充軍延羅守此受安可為

此翁宿舉動聊津要知厚有傑門外官入京有交
際請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獨曰盡天下而不汝
上節之雖也並盡而遷又盡天下而惟上官之賂
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非濫叡也淳故多遷
祠社學獨缺公致祠宇以為社學故盡如洪武六
年令乃止而作與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間有撲
例上聚必諭之歸於正焉維時都御史鄢氏挾權
相總制入省縱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友焉
不與其擬與臺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

圖 卷之 九

客執鄢問防詐偽中所云申文得鄢批惡補接如
法先是鄢憲令巡歷所至務為節省而其實不然
大率有司皆竊杜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
一日當至嚴嚴守約戒盛為供具以待公獨上兩
帖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
從傳聞則恐遺憲下也疲敝未知所從鄢匿[illegible]
署曰照憲牌行然遷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鄢且
至而中止疑之已知公具稟之故恚禍且不測盛
怒待公入見輒踞坐拏案曰錢大官敢爾需不停

口公惟斂容長跽無一語辯氣稍平起揖而退亦
無後言迨鄢史竣嚴諸官故無害太守見謝曰盱
了淳安百姓雖為汝雖為汝然鄢雖嵬盛公而陰
嫉其私入衷巡鹺曰不驅海疆項何以持風憲體
乎衷既受顧使而按淳又見公迎送不遠供應不
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譁曰汝即欲學府官棣還
不還未已而公給由巾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為陞
仕之狀不惟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甬判
嘉興之命又以衷論之故仍以原職致調公聽調

卷之 十

赴部朱鎮山公衡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緇
且敝笑公曰即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黃
石絹朱公為言公清望於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
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寮地瘠民貧歲徵
不滿什之伍賦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贛都御史
吳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急浮丈清丈甫畢而報
陞户部雲南司主事蓋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
恭人怯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人攜二男三
女挾侍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上既視事日見

肅皇帝晚年玄脩大小臣工率勉強逢服佾首乃撫
訦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盖為世
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
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
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臯夔稷契之輔責臣欲
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
言皆許於有犯無隱之義 國史並詳載之公是
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內
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

卷之 十一

庶吉士王先生于玉堂公署相見間自分必死者
以後事為託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
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
曰死於爾乎殯遂救首丘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
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
己惟以學聖賢集義養氣為主徐而曰今之醫
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用字卿原治右之盛
何由而見諸事從容赴 朝房肅業待罪出鎮自
若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生者即今宮叅忠銘

公故嘗為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公就
義從容若此豈亦有沽名徼倖於一試者哉疏入
為乙丑冬十二月踰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厰衛
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往而公則終日孑孑
然無所顧畏
上方憤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失色而
會尚寶何公為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
聞公疏入時
上劍覧怒甚擲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

卷之 十二

上為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家
論輔臣在華亭集中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耳
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然則
肅皇帝曷嘗本死公之心哉詔獄雖上而竟留中意
亦以淵矣朧月幾望
肅皇上賓
莊皇踐祚肴奉遺 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
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尚寶四月丞大理右
七月轉左適有淚羅之役奉使四方公遵令即行

出使諸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
學憲羅公尤相齟齬至以私郄沮太恭人旌節事
公亦不為之屈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
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来巳巳春正月改通政司
右通政提督謄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太
勅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並理一方欲
有規畫必衡牍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事不得
越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為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
與國者稍加潤色櫎充為督撫憲約蓋上於东
黜貪畏撑擊豪強矯革浮濫釐正宿敝令既布[illegible]
乎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
日人賦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
至栘他省避之有顯者構其門第以居聞公明日
將至一夜徙易而黜監造中貴某素驕橫侈縱出
入有輿八人蹕從甚都一見公即内媿貶損不能
自安所用有輿人遂减其半吳故有淞江匯震澤
入海瀕江田畝溉潣弘多巳被潮齧淤為陸淺濬
者要迮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從臣至是

公議開寶應民證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己欲
事不與之商議乃於此舉故為相左且欲按劾請
其後公不顧毅然獨以身任之措處公羡召募下
作乘輕舸往来江上督畚鍤不旬月報竣計費甚
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按院某驚詫竊嘆曰萬世
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德之獨以公在任
不久未及大究其施為憾焉江以南貧富相傾弱
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奸利而佗離脅者之狀
接於目僞占奪之訟聚於庭公氣勃勃下令受
獻者悉還〔退〕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素
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
一法井田之卒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
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
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液邑皆用淸丈法又令
獻豪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假詭托名以
李當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童交互糾擊寺督
南京糧儲方巡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計去公
也公以庚午四月四籍閉門却掃絶口不言自始

仕至此十八年所禄入厘買居第一區值一百二
十金祖田十畝外無益惟萬曆乙亥治太恭人葬
事兵憲陳公助賻金始斥置墓田數畝耳居恒稱
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
夫或戕相屬語民瘼關行政得失必纚纚為正言
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符用畝陰為公
藏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必鳴而正之山
東諸藩一無好而惟喜讀書其所著述如泰函等
論多破除俗謬而猶蕃引進後學家居十餘年日
為課疏文說經義或發困時以手撐腹言無遺藏
即相送登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慨有用世志嘗
讀嚴子陵傳至橫足帝腹事輒曰吾人一身備萬
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為己任士君子出處何
常視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
而薦者踵至都諫雒淫坡等合薦有忠貫日月達
重華夷之語而吏部具覆奏
上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逾年萬曆改元癸酉
又奉

今上命選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蓋籍籍望公起
矣副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給
事若王各具疏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按院
純吾報 命薦如會薦然
上曰海瑞既累經薦舉查有相應員缺即便起用不
逾月推通政司左通政
上又曰再查相應員缺起他逾年乙酉正月起僉南
臺都御史未至以為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搢紳無
不羨 主上特達之知而海內聞公起亦誰不舉
手加額獨惜其起稍遲矣蓋公是時年已七十有
二矣公以三月閏 命即束裝就道或勸公盍姑
辭諸公則謂 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
達之報區區虛聲奚取焉遂啟行自瓊臺至鎮嶺
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秪擕附前輿不與馬又
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抵
月後任家宰五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
票取坊上人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造各衙門取
應此共三百餘紙嘆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

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而吾矣吏部既長六曹
要可不念恙百姓遂張示禁華故辦事官吏有輸
銀公與身新任有賀禮一切革除思念方今
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
嚴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欸安百姓先守令欲
嚴守令先而道欸嚴司道先擇按而致望於閣部
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惜
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
絞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莫不能懲以故
卷之 十七
楼霍支致請復枉法律疏而因及 國初尚有剝
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察遂謂欸
復剝皮令焉且歷舉今政以責難於君頑
皇上以第致土階之心若九重正以惜紙者行折
無事之術一日萬錢見堯舜毋見天下意真語
切而近於翰耶
帝心亦且難之蓋疏上為甲申二月而是時則又有
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銳
上用公亦極銳決成三遷成屬 啓春行此疏一出

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遽捃摭實房則大肆詆
擊公憤不勝房惟是彭君尊左諸右壽賢頗若免
成二進士疏乃足以發縹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
於時繼拜 命復都御史任而歸志已決再疏乞
骸骨第國是未定 去春太原火甲夫差方題議
未定特且大計故遲遲焉大計若於愛憎最頗是
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衆
咸服去冬於火甲止為地防守原無稱差今則一
京千百其官率於茲焉取用雖節題革亦竟廢公
卷之 十八
乃一正之於官民界限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
之為簡可照類一冊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
民若地重負出湯火矣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
為歉云此夫議既定歸志益決貽不佞龍書曰七
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如此而已不去
何為能復同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六乞骸骨
不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十有四日卒於留都
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
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

抱負純以還檢篋內屋祿全[redacted]十餘兩綾紬
苧各一微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捐金治具
何以歸乎子姓兄弟旣無一在側雖有二媵四僕
又愚弱不任而更衣沐浴含斂悉都御史王公左
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何以得此於人公於南
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佑善俾正人氣奪
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一月六日訃
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
上聞爲之咨嗟禮部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衙

致金錢宅窆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
贈官加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蓋
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我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
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出
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
側室二丘氏韓氏人之曰賓公者畏公此處說真
大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愼選輒易則
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尙有人不
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

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並殀
又生一子中期丘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玥有仲
子中適倫序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
繼者必此子也女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
子林帝譽許出三適郡學生周維誠王恭人出嗚
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　國家氣運吾不敢知
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第以公之
徹而家食穢稱顯而蒞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
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强哉矯而孟
子所謂大丈夫者古今一尊者乎世論者察其性
甘淡薄有探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近
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恥厥辟不爲
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蒞官必守
祖宗成憲權折不磨鈇鑕不避則伊尹奚讓望之如
泰山巖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
臨難與樹氣無怨容筆楚子弟縱賊獲亦不見其
厲色嚴聲卽柳下惠奚加悖其質多由於天植學
術適於時中任實不無或過而險略不點亦有

嗚呼夫公所莅咸曰碑戶祝所至爭相道塞途
望之廢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來供帚除
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覩公像以去學士大夫
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如羅浮棃綱齋者而不
倭龍君門下既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詞之
何哉公始至留都遺誡曰吾嘗慕賢慕栗砥柱中
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凛若嚴師教誡在上善哉
用放洪矩述深自鍼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於幽
而勸天下於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巡撫湖廣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門下郡人梁雲龍泣狀

海剛峰先生道像

贊

海公者非席所稱揚縉流而方縉之初席而大臣臧否樂熱賞擲賂從方拜命而轉化乃獨此豈有聲音笑貌也乎哉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又多遺議者何

天謂公意不可一世則可謂公無用於世則不可固其不可一世也而遂不其不得用於世則又不可嗚呼衎爲國棟德足世儀忠以遂名介而遂和剛標高碣挑我叔季若海公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禮部尚書同都友人王弘誨撰

維萬象之森森此象應不可少即大生之濈濈此生曾不自小碌碌畫地而趨不風旌於起倒的的照之以天靡照闇乎煦飽民則隱隱瘰痌而極此朕

罔則望望堯湯而計太丞四海仰之洵如不可刺之錚錚不可淄之皜皜明德耿耿青緗造物悠悠共老

行人司行人同邑門下生許子偉撰

備忘集跋

余家籍瓊臺世業儒儒之道無奇也嘗讀孔子世家見其生而徇齊長而聖居鄉而恂恂在朝而唯謹未嘗有非常可喜之事以駭人耳目學聖人者亦奚以奇為哉余叔祖忠介公世人稱為奇男子非娿揄也蓋公于

穆宗朝疏引胡銓諫孝宗曰詩云毋聽婦人之言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言若激而過然性戇直而鄙阿諛世見其恥為婦人也故稱男子又見其磊落不群也故稱奇男子然公非有意為奇也余髫年侍左右嘗曰汝輩為人須作真人毋以假為也余曰所謂

真人何也公曰真人非世外求之惟率吾心之真而不與俗同耳余情然未解其義脱而讀其所著備忘集淳安稾諸篇生平惟認一真字真則不涸于俗而為奇非標異吊詭誦法孔氏而矛盾者也歿後有恭哀録有

諭祭墓文輓詩行状中外莫章併其所著無慮數百卷然板籍或朽或蠹若存者亡惜無司篋者什襲之余叨侄裔時時歷左賢豪而于先紫顧不得一當焉譬之家有千金而持鉢于市何以異𢌿于暇日搜其残編彙而輯之約有十卷雖存什一于千百然而居鄉立朝已獲其梗概矣語曰享敝帚以千金夫敝帚久棄誰復見享余取而付之剞劂氏匪敢輒自誇鳴亦直寄焉以為其來裔素俾生公之後者得見公之真即不見之于世亦奚忍弃置焉

旹

萬曆壬寅陽月侄孫海邁貂阜甫謹跋

僃忘集後跋

忠介先公芳之六代叔祖也芳雖未及瞻依膝下然公身心性命之理修己治人之道莫不載在僃忘集一書炳如日星赫赫在人耳目間也愧芳不克肖未能遵祖訓一一倣而行之然公之集則不敢不兢兢而世守之也夫斯集也自公志學之始以迄乎歷任之後凡發一言行一事必筆之於書以備遺忘故爲奏疏爲敎戒爲政事議論序記書啟不一而足要皆先後互出隨作隨梓是以原板十本有庚辰辛巳之异焉至芳祖爲

乃輯

御製祭塋文中外奠章及輓詩行狀共爲十卷梓時値変遷板又毀缺父昌後爲補刻約成六本大畧僅得舊板之半常期欲得全本以重刻之而不及爲矣丙午春芳悼爲訪求始得舊本一部讀之數月始畢爰是互相參閱板之無存者重梓之板存而目錄差謬者補刻之編次成部共一十二卷分爲十册每册各具目錄庶集無遺漏而觀者亦易于稽考焉夫芳本一無知小子也何敢以修書自詡第以祖父集裘於我而不繼述之恐莫有繼述之者矣謹跋

旹

康熙丙午孟冬穀旦六代孫廷芳薰沐跪

書